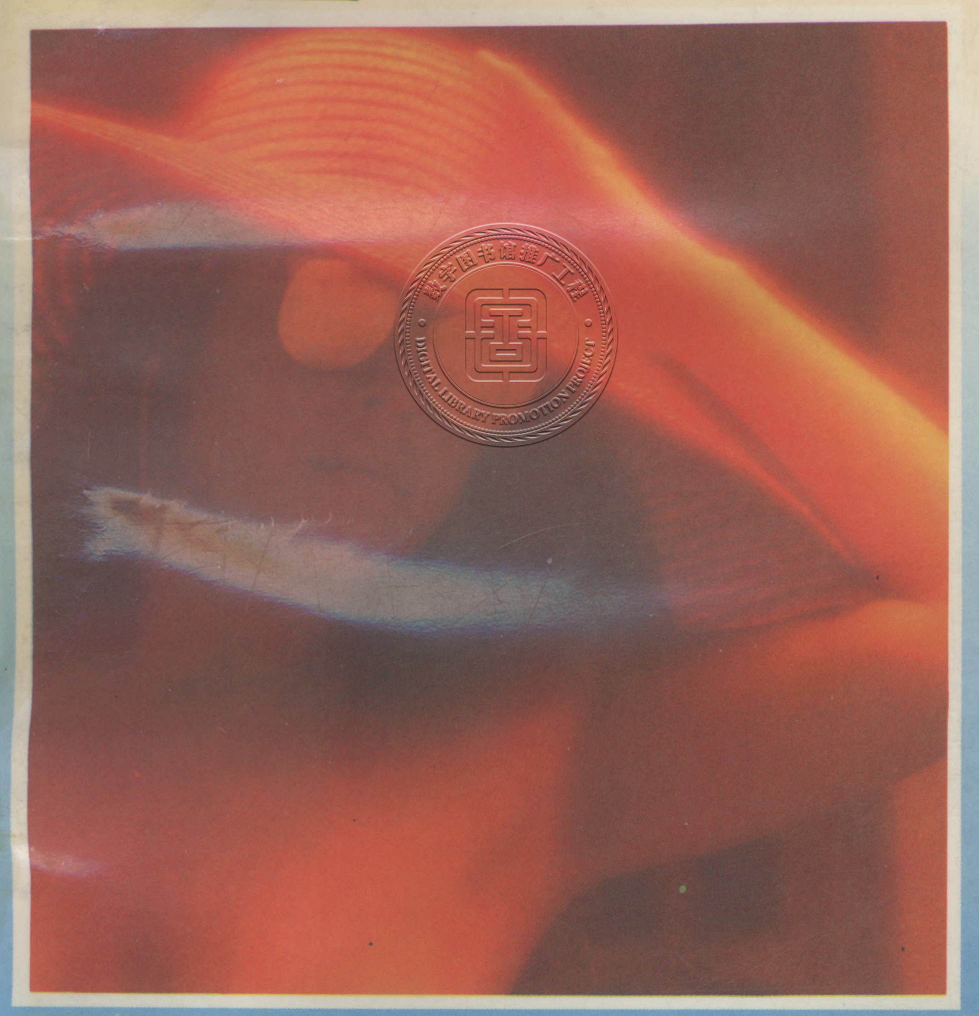
张资平情爱小说（下）

红 雾



宁夏人民出版社









最后的幸福



一

美瑛二十二岁的那一年，又过了四分之三了。过了双十节后一星期就是她的第二十一次生辰。从十六岁那年起，她对她的生辰就无欢乐的心情了。近二年来每到她的生辰，不单绝无欢乐的心情，并且讨厌她的母亲和妹妹提及她的生辰快要到了的话了。她每听见双十节快到了时，就感着一种不安，说孤寂不像孤寂，说忧郁不像忧郁，一种莫明其妙的不安。

她的妹妹美琼今年也十八岁了，在县立第一中学第三年级肄业。她也到了处女的成熟期，但气质比她的姊姊比较多血的，还热烈地从事她的学问，不像她的姊姊时时感着寂寞。

"姊姊，明晚上到学堂去看白话戏么?"美琼的团团的粉脸给外面的寒风吹得绯红的，前头部的短发也异常的凌乱。她才踏进门望见厅前坐着的美瑛就喘着气说，说了后微微笑地咳嗽。她像逆着今年初起的狂烈的朔风，急急地走回家里来的。

妹妹的骨格完全和姊姊的不同。团团的脸儿，矮肥的胴体，骤然地看来就赶不上姊姊标致，并且肌色也赶不上美瑛的白皙。但是还是女学生装束——一条粗粗的漆黑的单根辫子，灰衣黑裙，又另具有一种风致，美琼也还特有一种美——无论哪一个只要把她俩来比较一观察，就可以发见的健康美。美瑛的确比她的妹妹纤弱得多了。

听见了她的妹妹问她明晚上去看戏不，她好一会没有答，美琼像没有留神到她姊姊的态度，她抱着书直往后面房里去了。她像没听见姊姊在微微地叹息。

过了一会，美琼又出来了。

"姊姊，我带了两张入场券回来了。送张给阿文妹吧。明天晚上天气好时我们三个一路去好吗?"美琼说了后把头歪了歪。

"……"美瑛只微微地点了点头。

"妈呢?"美琼到后来发见了她的母亲不在家,又看见姊姊的忧悒的沉默的态度;立即敛了她的笑容,脸上也表示出一种忧悒的表情。她看见母亲不在家,一个有胡子的,年约五十岁的放高利债的黑影就在脑里浮出来。她想,哥哥完全为这件事气不过自杀了的吧。

她们有一个哥哥,名叫铨五,是C将军部下的一个营长。美瑛十九岁那年,铨五在M省境上阵亡了,铨五在小学校毕业那年,父亲死了。父亲逝后的家计不容许铨五升学到中学去。因为不能升学,他就想干件投机的事业或想一掘万金或做当代有最高威权的大军阀。恰好那年冬,省垣的陆军小学招考,他就和几个朋友,不得母亲的许可,逃到省垣去投考,一考考上了。

在陆军小学三年间,每年年假铨五都得回来家里看他的母亲和妹妹们。这时候妹妹们眼中的哥哥,要穿着军装回来的哥哥是在寒村里唯一的人物,最英伟的人物。

妹妹们都希望哥哥能够早日毕业上进,替她们的父亲支撑将要颓倒的门户。

哥哥毕了业以后,果然当了一名连长。同年在省境上捕匪立了战功,又升了营长了。这时候哥哥的年数只二十岁。

美瑛得在女子中学毕业,美琼能进女子中学,完全是靠哥哥的力量。母亲本不愿意花许多冤枉钱叫女儿们上学,但哥哥竭力主张她们要进学。

美瑛原想跟她的哥哥到省城去进高等师范的。可惜她在女子中学毕业那一年,哥哥的恶耗就由M省境上传来了。恶耗传来时,最悲痛的不是母亲,不是嫂嫂,是两个妹妹。其中哭得最悲痛的还是美瑛。

那年正月里,铨五回来的第五天,他发见了母亲身后暗影时,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说回营盘里去,永久不回来。

铨五回来两天就耳前耳后听村里人说了不少的闲话。什么"亲

生的儿子不上进时就认个上进的干儿子就不知赚多少方便了”。什么“有了那样威风的干儿子回来，讨债时候的声音也响亮些”。最初他不十分留意，但到村街上去几回都听见这类的闲话，好像是专为自己而发的。他回家里来只五天就看见江老二——放高利债的老头子，也是父亲生前的债主——来了两次，并且每次都很不客气地跑进母亲房里去，许久不出来。铨五心里虽不从恶的方面猜疑，但马上觉得自己疑心太重了。他想，都这样的老了，哪里会干这种没廉耻的事呢。自己对母亲怀有这样的猜疑才是不孝呢，太对不起母亲了。

江老二走了后，母亲出来看见儿子时又像有点不好意思，忙向儿子辩解般地说，她蓄了有一二十吊钱，托江老二放出去生点利息。铨五对他的母亲和江老二的态度还带有几分猜疑，问自己的妻，妻又含糊地说不清楚。最后他捶他的妻子，为她不该不爽爽直直地告许他。妻哭了，他怕母亲听见，不敢再追问了。

到后来，他怀有种种的确实证据，证明了母亲已经把泥巴涂到亡父脸上去了。他想到父亲在地下还要替母亲戴绿头巾时，就禁不住痛哭。在布衣店里当伙计当了半生的父亲生前为妻子劳苦万分了，他觉得在这世上没有比父亲更可怜的人了。

铨五自正月里和母亲拌了嘴后就回省城军队里去了。自去后半年间不见回来。当军人半年不回家，原是寻常事，不过铨五的军队开拔到M省境上时在邻村经过。他也不踏回村里来看看家里的人。

七月下旬——美瑛才由女子中学学校毕业出来——铨五在M省境上阵亡了的信息就由县署里转到村中来了。

二

美瑛的哥哥死去的那年，她达到了处女的烂熟期，快要度她的十八周年了。生长在南国的女儿十个有九个是早熟的，美瑛十四岁

那年冬，生理上就起了变化。从那时起，听见母亲或哥哥替她提婚事就会害羞起来。但同时又感着一种孤寂，暗地里祝她母亲或哥哥替她物色夫婿能够早日成功。当亲向她说哪一个婆家好，哪一个男人标致并征求她的同意时，她心里难有七八成的心思在希望成功，但又觉得太急对母亲表示了同意，有伤于自己的处女的尊严；所以她对母亲所提的婚事总是反对，很勉强地加了点驳论。母亲因碰了几次钉子，也捉摸不到她的心思了。但是母亲若有一两个月不为她提婚事，她又恨她的母亲太冷淡，不替女儿的婚事着急。她的哥哥在时也曾向她提过婚事，说要替她做媒。她对哥哥的态度和对母亲的态度又不同了，她只说了“讨厌”后就脸红红地低下头去不做声。因为她深信哥哥所提出的，将来做她的夫婿的定是哥哥的友人；哥哥的友人定像哥哥一样的英伟。她也深信哥哥定能为她物色一个合格的，在她眼中不会落选的夫婿。

母亲和哥哥虽然有几次为她提过婚事，但终没有一次成功，大概是因为她还年轻。母亲和哥哥都不十分替她着急。她对自己也说——不知是不是真心的——还想求学，还谈不到结婚的问题。

“妈，怎么样？她说还要到省城去念书呢。”她听见哥哥对母亲这样说。

“你听她说？女孩儿到了年龄，哪个不情愿嫁，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还是早点替她定了婚的好，到年纪长了时就不容易了。”

她听见母亲这样地回答时恨极了，恨母亲的话过于伤了她的尊严，她想母亲太看不起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寻常的女子看待了。女人嫁不嫁有什么要紧呢！

美瑛虽然这样想，但同时又觉得母亲的话也有点道理。自己心里的确希望着婚事能早日成功，定了婚就迟一两年成亲也不要紧。她觉得自己的婚事一日不定，身心和灵魂都一日不得着落。到了十七岁那年，美瑛愈感着这种孤寂的痛苦。在春间，母亲提起了一门亲事，但直到那年暑假还不见把这门亲事议妥，暑假过了，就无形

打消了。听说这男人是个北京的大学生，会写几首白话诗在各报章发表的新进文豪。美瑛为他描写了不少空中楼阁，只有这一次她没有向她的母亲提出抗议。

自这门亲事失败后，由秋至冬不见媒人到她家里来了。本来她的乡里有早婚的习惯，和她同学的，岁数在十八九前后的女儿们，十分之九早出阁了，邻近的女儿们也陆陆续续地结了婚，有几个未婚的也早就定了婚约。其中还有一二个女友今年竟做了母亲了。美瑛望着女友们一个个地结了婚，觉得还没有订婚的自己完全是个落伍者；想到这一点，愈感着自己孤寂可怜。

在高等小学时，有一个独身的女教员曾对学生们非难本地方的早婚的弊习，美瑛现在才知道那位女教员完全是为自己鸣不平，她才知道那位女教员并非愿意独身，不过经了几次婚事的失败，过了婚期就不能不抱独身主义罢了。

自哥哥死后半年有余，不见有媒人到她家里来向她提婚事了。哥哥未死之前，美瑛虽感一种生理上的不安，但她还信赖哥哥，她想自己的终身大事要不到自己操心，迟早哥哥会替她主持的，不过时间的问题罢了。但是现在哥哥死了，母亲是专在金钱上着眼，女婿的人品如何完全不置眼中的。美瑛愈觉得自己的前途黑暗。

——早晓得这样的情形，从前不该拒绝了那几个求婚者的。美瑛暗暗地恨自己对婚事太过于唱高调了。生理上的不安一天一天地压迫着自己，自己的确是在热慕着男性；但总不愿意给人家知道自己有这种欲求，还虚伪地掩饰着，在反抗母亲替她提婚事。她想，自己有点作伪，由自己的作伪的唱高调终害了自己，把未来的幸福完全拒绝了。

十六岁那年冬有三个人向她求过婚了。第一个是由南洋回来的商人，听说他有三五十万的家财，母亲当然十分愿意。但美瑛拒绝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人，因为她看见了这个南洋商人丑陋的样子，并且年纪大了，由他自己打了个折扣，说是三十五岁，他的实在

的年龄当然不止此数了。第二个是县立中学生，比她还小一岁，家私也过得去，但美瑛第一嫌他年纪小了，小孩子般的；第二在这时候的她抱的希望很大，看不起什么都不懂的中学生。可是她看见了这个中学生的脸儿，又觉得他有几份可爱；有点后悔不该拒绝了他的求婚。第三个是个中学教员，年纪有二十八九了。二十八九岁配十六岁，岁数的悬隔太大了吧！但美瑛本可以不十分拒绝他的，因为他是个高等师范毕业生，也是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不过有一个使她难堪的条件就是他要娶她作填房。这个中学教师的先妻没有生养就死了。一听说是患结核症死的。有洁癖的美瑛无论无何总不情愿作人的填房。

三

不知不觉的自哥哥死后又过了一年余，美瑛又快要迎第十八次周年的生辰了。过了这个冬，算二十岁了。听见二十岁三个字，她就着慌起来。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道理，自己的心情近来会这样的紧张着。她觉得自拒绝那几个求婚者以后，永久再无这样的机会。

——过了年有相当的人家来问时，还是将就答应了的好。不要再自误了。妹妹一年大一年，自己的婚事不先解决，不单误了自己，也会误了妹妹的婚期。自己的婚约未成，母亲不敢先提妹妹的婚事。美瑛每想及自己一身的事，心里就万分的焦灼。近来常常失眠，夜间至十二时、一时还睡不下去。她翻过来望见在那床上熟睡的妹妹，心里异常的羡慕。

——妹妹恐怕是没有达到那个年龄吧。怎么对她的婚事像无感觉一般的。可是她也和自己一样的早熟，早过了生理的变化期了。关于那方面的知识，她比自己还要详细呢。她比自己活泼，并且还有种情绪的温柔，这是谁都承认的。但她还只十五岁呢，过了年也不过十六岁，看上去还是小孩子般的，还早吧，没有人过问她

的事吧，美瑛睁大眼睛，望着面壁间挂的四条幅美人画，反复地拿妹妹和自己比较，愈比较心里愈焦急，也愈睡不着。

——不要耽心，她在这二三年内决不至于比我先出阁的。母亲不是说过么，妹妹才进中学，学费不很多，让她再读二三年书吧。她就不读到毕业也还得在中学读二三年，在学校里的期间内，母亲不至于把她许给人家吧。美瑛再这样的想着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比妹妹哪个长得好呢？当然自己好些。这不是自夸，母亲也这样说，舅母们也这样说．并且不是单对我说的，是在我和妹妹俩的面前说的。至少，我的肌色比妹妹白皙些，这是的确的事实。我的脸儿是美人格的脸儿，妹妹的脸儿是男子像；朋友同学们也是这样说。美瑛始终不相信自己比妹妹长得坏。她想，就算有求婚的来，不问他论年纪，论面貌，论学问，都当然先及自己吧。

——但是论性质脾气呢？美瑛想到这一点有点担心。眼见自己周围的人们——凡认识我们姊妹俩的都比较向妹妹亲近多说话，都像有意和我疏远。我虽然想和她他多多接近，但一看见她们的神气——排斥我、鄙薄我的神气．一团热烈的向她们接近的勇气也立即冷息了，准备着要向她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她们的脸上明明表示出鄙薄我并且可怜我的样子。她们中十之八九都有女婿的。里面虽有几个还没有订婚，但都是年纪轻的。她们鄙薄我，可怜我。完全是因为我没有订婚吧。因此美瑛对她的女友们也抱了反感，她的女友们看出了她的态度，愈不和她接近。

“我们又要凑一份贺礼了，瑞儿订了婚约。”结了婚的一个女友说。

“嚼舌头！”

“是哪一家？”

“你还不知道？”

“Plus 方面怎么样的？”女学生里头用 Plus 和 Minns 两个字

代表男性和女性。

“阔得很呢！上海×××大学的学士！”

“晴儿，你的呢？还守秘密么？不要紧的，说出来吧。”

“讨厌！”

“我代她宣布。×××银庄的……”

“你只管说，看我撕烂你的嘴。”

“我们多备一份贺礼吧。”

美瑛每次和她们相聚时只听见这一类的话——异常刺耳的话。她当然参加不进去。她们就不和她疏远，她自己也要疏远她们了。

近来好像有人来问妹的年庚了。美瑛听见了，心里十二分不愉快，并且沸腾着一种嫉妒。有一天下午她由外面回来，刚要进母亲的房里去时，听见母亲房里有客，最初她当是江老二，忙退了回来站在窗帘下窃听。听了一会，才知道是个女客。

“他的家私总在三五万以上吧。吃的穿的，我敢担保，一生不要担心。”美瑛听见女客在这样说。

“做女婿的还在念书？”母亲的声音。

“在上海念书。他的母亲才对我说，我又忘了，在什么大学念书，还得两年就毕业，……”

美瑛在窗外听到这里，胸口不住地跳跃。苍白的双颊也泛出红影来。她担心母亲不能随机应变地把机会错过了。她很想走进母亲的房里去马上答应那个媒婆。

“多少岁数了呢？”母亲的声音。

——人家不追问你的女儿的岁数就算了，你还追问做女婿的岁数做什么事！在大学里读书的还怕有三十四十岁的人么？美瑛暗暗地恨她母亲多嘴。

“岁数还不多，只二十二岁。”

美瑛想，这是理想的了。

“那比我的大女儿大两岁，……”母亲的声音。

“男的总要比女的大几岁才好，女人是不经老的。”媒婆的笑声。

“你看我那大女儿怎么样？”母亲的声音。

“大小姐么？我也见过，很好的，不过……”

美瑛听到这里，有些担心了。她心里想，“不过……”说了后，怎反不爽直地说下去呢。

“我看，照年龄说，配我的大女儿恰恰相当；比我的小女儿，岁数有点悬隔了。”

美瑛心里很感激母亲，同时又大大地失望，她此刻才知道媒婆是为妹妹而来的，她的胸口像浇了一盆冷水，全身不住地颤动。想回自己的房里去，但又舍不得走开，想听下去。这并不是好奇心使她继续窃听，明知其无望了，但心里总在希望由母亲的解说，或可以移转自己的命运也说不定。

“但是，做女婿的本人和他的父母都喜欢二小姐。他们还称赞二小姐的面貌是福像呢。”

美瑛听到这里，觉得自己的双眼发热，鼻孔里也是辣刺刺的，起了晕眩，她险些要栽倒到地下来了。她隐约听见妹妹的声音由室外吹进来，她忙走回自己的房里去。她回到自己房里在床沿上坐了一会，由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楚的心情，忽然流下泪来了。

——这次向妹妹求婚的到底是哪一家？媒婆不是说他看见过妹妹么？

四

到了晚上，她打算试探妹妹的心思。美瑛想，妹妹比自己活泼多了，她对男性所取的态度是很自然而且大方的，她想，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像妹妹一样天真烂漫。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自己和男性相对，就万分局促的，大概自己太把对手的男性意识着了吧。

“谁想结婚?!妈妈的意思?谁听她的话?莫说妈妈,就父亲哥哥还在,也管不得我的婚事!婚姻自由!姊姊还不晓得?”美琼说了后笑了。美瑛也跟着勉强地笑了,但无话可说。

“姊姊要听妈妈的话时,我也不敢劝姊姊莫听妈妈的话。不过母亲想管我的事,我偏不要她管。”美琼虽笑着说,但美瑛看她的样子,对母亲深致不满意。

——妹妹莫非有了恋爱的经验吗。她如果没有恋爱着哪一个男性,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可怜美瑛上了二十岁了,还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对异性只是像瞎子扶着杖子走路般地暗中推测,又是一种漠然的憧憬。她生来二十年,也没有认真地认识过一个男性。她原是在寒村里生长的女子,从小就少和青年们接近的。近两三年来,在距自己村里十多里路的县城里异性间的交际稍稍解放了,但自己又早毕业回村里来了。她想,妹妹比自己活泼,善于交际,在友人中得博得相当的称誉,完全是就学时代的关系,自己可以说是时代的落伍者了。

——还是再回城里念书去吧。进什么学校呢?B教会的K牧师夫人不是劝我到她们教会里去习医这么?我就习接生吧,就不结婚,日后也不愁不能自活。西洋的女宣教师,女医生不是很多守独身生活,为社会服务的么?我就跟她们去。我该早点把守独身生活的招牌挂起,也可以减少朋友们对我的鄙薄或无聊的同情。我就去学神学当女宣教师去,或习接生法当接生妇去。美瑛对自己的婚事觉得绝望了,深抱悲观,不得已萌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思想。

近来因生理上久熟了的关系而起的性的苦闷和由性的苦闷而起的不自然和情欲逐行症把美瑛从精神的和肉身的双方苦迫得厉害。她近来双颊愈形瘦削,脸色也愈见苍白;歇斯底里症也愈见沉重了。

过了春,一个在教育界落伍者蒙塾教师竟大胆地向她求婚了。当母亲笑着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知道时,她快想把耳朵掩住不情愿

往下听。

——太把人当傻子了!你这老家伙拿什么资格来向人求婚。是的,他也是鄙薄我的一个,他以为我是过了婚期卖不出去了的。太看不起人了。美瑛很气愤不过的,觉得自己是受了种侮辱。但同时也自己觉得悲哀,为自身的前途悲哀。

——我怕没有资格受知识阶级的人——大学生们求婚了吧,莫说大学生,连中学毕业生都不来过问了。她想到这一点暗暗地痛哭起来。

到了二十一岁那一年的四月中旬,美瑛决意到县城里B教会去习医学了。在B教会里习医,不单不要缴学费,每月还可领五元的津贴。不过毕业后有三年的服务期限罢了。哥哥未死之前,美瑛就想进去的,经哥哥的反对和哥哥答应她不久送她到省城进学,所以没有进教会的医学校。现在她想,不进去学点职业,自己的将来和生计是很危险的;这是对母亲请求同意时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她也想到城里去混混,或者有机会由自己物色中意的夫婿。她想,这次出城去,不要再战战兢兢的,要大胆点进行才好。

美瑛搬到城去时,村中的山上,溪间,春都来临了。到处都是青春的了。梅树上早满装着浇绿的嫩叶,矮松一株株地长了笔状的松勒。天高日暖,深蓝色的空中浮着几片白云,云雀高高地在云下翱翔着唱着它们的小曲。

在这样的景色之下,美瑛更感孤寂。她想,在性的烂熟期中的自己绝无恋爱的守在寒村中度冷寂的生活——像尼姑一样的生活;自己完全是枉生人世,无生存的价值了。她对一切世事像无感觉般的,也不起何种兴趣,自己所觉得到的唯有心的焦灼。

B教会医院的院长是美国人,副院长是北京Y医学校毕业的。院长,副院长之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助手。此外没有男性了。其他助手,看护的,学生都是女性。

年纪在三十以外的副院长蓄有一丛日本式的短须。美瑛初来,

副院长对她很亲切。美瑛好想尽力所能及地把在家里时的不活泼无表情的性质改去,对人接物都时时刻刻留心着取顶和婉的态度。

产科那门学科是归副院长担任。始终微笑着在讲台上解释生殖器官作用的泰然的态度叫美瑛觉得他太岂有此理了。他有时望着美瑛,她便当副院长在意识着自己,忙低下头去,怕红着脸给同学看见了难为情。她初次听产科的讲义时很不好意思的,差不多不情愿出席。但过了二三星期后她觉得顶有味的还是产科这门功课课。因为她由这门功得了不少的安慰。到后来她是兴奋着听讲了,有时还觉得先生的讲解中太少刺激的分子了。

"受孕的准备作用,不可当它是种无目的的娱乐,分娩,也不能当它是种痛苦,我们要知道是女性的一种义务,保种的义务,并要归荣于天父的。"

美瑛听见先生说出这一段的话来了。她想,先生太把我们当小孩看了,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她——全无性的经验的她,始终感着一种刺激。但她的同级的大多数都是既婚的女性,并且其中还有几个有了生育的经验的,她们的听讲的态度和先生的演讲的态度一样泰然,像不感着一点兴奋。美瑛望着她们,禁不住羡慕起来。

——她们定把日间学得来的知识带回去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她们的丈夫吧。美瑛深刻地想到这一点,格外的兴奋。

"魏女士,明白了没有?"副院长的讲义告了一段落后常走下来到她的坐席前这样问她。

——先生莫非对自己有什么意思吧。美瑛这样地想着也感到一种快感。但她想到他是结了婚的人,这时候心里又感到一种失望。

两个助手,一个姓秦,一个姓文,都还没有结婚。姓秦的年纪轻些,约有二十四五岁,也比姓文的生得漂亮,但院里的人们都说,秦助手虽然没有结婚,但早和某女医士发生了秘密的关系,在教会里算品行不良的一个人。美瑛听见了她们对秦助手的批评后就很注

意那个某女医士和秦助手的行动。那个女士姓李，怪老丑的。美瑛想这样年轻标致的秦助手怎么勾上了那样老丑的女人，她替秦助手可惜。

美瑛在医院里听讲了两个月，已经到初夏的期节了。懊烦恼愁的春天早已过去了，她跟着医生和助手临床实习起来，也许不是偶然的，当她临床实习时，秦助手总站在她的旁边；这时候的美瑛是很难为情。经久之后秦助手对她很亲切的，也有不少的挑拨的表示。这时候她证实了秦助手和李女士的关系了，因为她自和秦助手认识了后，李女士对她的态度异常难看。

五

美瑛暗地里觉得秦助手总是可爱的一个男性，她也很明了地知道秦助手决不是能长久和李女士相持的。对他和李女士的关系的缺点，她虽然很不满意，但终不能打消在她胸里日见浓厚的秦助手的面影，她对这个缺点，真的只有不满意，但并不当它是可耻的行为。对男性的不品行能够原谅到这么样子，对那个男性不是有了爱是什么呢。她觉得秦助手能够和李女士的关系完全的断绝，自己就和他正式结婚也未尝不可。

美瑛近来不知自己到底是恋着哪一个，副院长呢？秦助手呢？自己觉得副院长的面影在胸里比秦助手的浓厚些。不过有一件事使她和副院长疏远的就是他正式地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小孩子了。她觉得由李女士那边把秦助手夺过来总比从副院长夫人那边把副院长夺过来容易些。但对于这些事情，生来就很怯懦的美瑛只能把它付之想像，真的只有想像。

秦助手也曾对美瑛示意过，美瑛只战战兢兢地说，要他去请求母亲的同意。但后来又后悔自己太没有胆量了。

暑假到了，有三个星期的假期美瑛回村里来了。

回到家里来，听母亲的口气，像自从那个蒙塾先生来求婚以后

直到今年暑假并没有一家人来问她的年庚。只有一家人来问妹妹的，母亲因为姊姊的婚事还没有定，就拒绝了他。在教会的医院里还可以是上上课，实习实习，把寂寞的时间混过去。苦闷的时候就到副院长家里去或找助手们谈谈，也可以得相当的安慰。现在回到家里来了，就像进了禁绝男性出入的冷落的尼庵般的。炎酷的天气，单薄的衣裳，又是使她兴奋的一个原因。

在一群村童中有一个牧童名叫阿根的，是她们姊妹幼小时一同游戏、最要好的朋友，阿根今年也十八岁了。因为家里穷，他只在小学毕业后就不升学了。他在家里种田，牧牛，养鱼之外就唱山歌，赌钱和猎色。

“瑛姊，好久不见你了。几时回来的？”

美瑛回家里来后的第三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时就到屋后的草墩上来吸新鲜空气。这时候恰恰碰见阿根肩上担着一把锄头由草墩左侧的田间陌路上来。

“我前天回的，你这么早到哪里去呢？”美瑛对这个旧友的态度比较自然的，也不觉得双颊会发热了。

“瑛姊，你真好看啊！听说你在县城里嫁了个有钱的大学生，恭喜你了，”阿根不客气地笑嘻嘻地说。

“谁说的？你莫尽嚼舌头！”美瑛这时候脸就红起来，她看阿根只穿着一条短裤，上身打着赤膊，两条富有筋肉美的下腿部也露出来了，尤其是赤铜色的富有筋肉的有男性美的两臂在美瑛的眼中是异常美丽的。

阿根看见美瑛笑着和他说笑，更不客气了。

“瑛姊，你怎么穿这短的褂子？你看，你那红裤腰都看得见，县城里的女学生们都是这样的么？”

“干你什么事？！”美瑛笑骂他。但听着这个像希腊古勇士般的男性这样地问她，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血微微地在沸腾，由他这一问，她很奇怪地感着一种陶醉的快感。

太阳光线沿水平线射来了。阿根正向东南方站着，光线由他的赤铜色的皮肤扫射到美瑛的白竹布褂子上来，他和她的距离只有两尺多，远处的禾田虽有几个人，但给几阵早饭的炊烟遮住了，他们的附近还没有发见一个行人。

追逐女性惯了的阿根很大胆地凝视着美瑛微笑。她禁不住脸红红地低下头去。

“你还不快点看田去，不早了哟。”她无话可说了，觉得两个人尽相对站着怪难为情的，只有催他走开。

“还早呢，你看太阳才出来，就迟点也不要紧，横竖他们还没有来，我是顶早的了。”

“你吃过了早饭的？”

“天还没有亮就吃饭。老头子的算盘精明得厉害，他要我们做足十四个钟头的工。”

“你们真早！”她无意识地低声说。

“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吧，瑛姑娘。”

“讨厌的！”她再脸红起来，但她免不住要翻过头来望阿根所指示的地点了。原来就是这墩上的一座坟墓。他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常到这坟塘游戏——组织家庭的游戏。某男孩子扮公公，某女孩儿扮婆婆，某男孩扮少爷，某女孩儿扮小姐。墩上有好几个土坟，每座土坟就把它当成一家屋，搬了许多砂石，采了许多花草来陈列。美瑛和阿根是顶要好的，他们就分扮了新郎和新娘。

这是十一二年前的事了。现在追忆起来，禁不住发生无限的感慨。

——阿根小时就长得好看，每次游戏，他总是跟着我依靠到我的怀里来。她想及阿根和自己小时的情景了。

“姊姊，你大了要嫁人去吧。”

“不，我不嫁人，嫁人做什么事！”

“你可以等到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嫁给我么？”

"我说了不嫁的。我也不嫁你，听见他们说你是我的老公，那不好笑么?"她笑着抚摩依在她胸前的阿根的双颊。她觉得她的掌心有点冷感，她忙低下头来看时，阿根的双颊上垂着泪珠儿了。

嗣后他们小孩子做家庭的游戏时，她和阿根总是扮夫妻的。有时阿根来迟了，他看见瑛姊和别的男孩儿扮新郎新娘时，他就站在旁边垂泪，那天他就不加进地回去了，要美瑛多次地劝慰才喜欢过来。

回想及小时的友谊，美瑛在这个打着赤膊赤脚的，赤铜色的脸上满长着面疱的粗鄙的农夫身上，隐约发见得出十年前的可爱的面影来。他的上下两列的雪白的牙齿和十年前的没有一点变更。最可爱的还是他的巨大的眼睛，除了有点隐进眶里外，也和十年前一样的无变更，现在的有筋肉美的臂膀也着实地引起她的爱慕。

"瑛姊，那边是我们的…"阿根没有把话说下去。

"讨厌的!"她看了看阿根又红着脸低下头去。

小的时候，他俩扮新婚的夫妇时，曾借墓碑左隅的坟塘的一部分做过洞房来。

"瑛姊，坐下不要紧吧。我俩罕得相会啊。"

"今天不早了，明天再来吧。我要回去吃饭了。"美瑛说了后又后悔不该失口约他明早来。

"你明天一定早来么?"阿根很诚恳地问。

"那说不定哟。"美瑛笑着说。

"不管 你来不来，我明早定在这里等你的。"阿根一面说，一面拾起锄头，担在肩上向她告别。

美瑛望着他走过墩后去了。她还站着怅望了一会才转身向家里来。美琼已经走到后园门首来叫她了。

六

美瑛吃过早饭，把她的思力运用到阿根身上去了。她回想到十

六岁那年秋的事了。那年阿根只十五岁，但骨格很大，发育很快的他，表面看去就像十八九岁的了。和纤弱的美瑛相比较，谁都不承认她比他年纪大。她在那时候虽觉得有点讨厌。他没有受相当的教育，也是她鄙薄他的一个原因。

她十六岁那年秋的一天，平素没有往来的阿根的叔母忽然到美瑛家里来找她的母亲——魏妈。阿根的叔母来时，美瑛和她的妹妹正在屋后院子里做女红。她听见来客是阿根的叔母就很敏感地联想到阿根来求婚的事，她的全身的血液即时涌到脸上来。她的身体也在微微地发抖。她怕这样的狼狈的状态给妹妹看见了不好看，佯说要解手回房里来。美琼却天真烂漫地跑出厅前去看。美瑛回到自己房里坐了一会，精神镇静了后再走出院子来。这时候妹妹也回来了。

"阿根的叔母来找母亲做什么事？"她装出很平静的态度问妹妹。

"……"妹妹只望着她微笑。

"笑什么哟！"美瑛有点发气的。但妹妹还是笑着不说话。到后来美瑛看见姊姊着急的样子，才说，

"真不要脸，她也敢来替她的侄子做媒。"

"什么事？"美瑛还故装不懂的。

"阿根的母亲说要姊姊做她的媳妇呢。"美琼说了后笑起来。

美瑛虽不十分愿意嫁阿根，但对美琼的态度——鄙薄阿根的态度也抱几分的反感。她没有话可以答应妹妹的，只低下头去做女红。但她心里着实的感激阿根，她想真爱自己的还是阿根——从小时就亲自己，恋着自己。"

过了一会，母亲也进院子里来了。

"自己穷得没有饭吃，还想讨人家的女儿！像那个半桶水也能养老婆吗！"母亲和妹妹一样地鄙视阿根。

阿根自求婚失败后每在田间路上碰着美瑛时就表示一种愤恨

的表情翻过脸去不看她。她看着他这样的不理她，免不得要痴痴地站着叹息一会。她又看见他走远了时还频频地翻过头来看她，她禁不住悲楚起来。她觉得自己虽不很愿意嫁阿根，但也不愿意阿根对她有这样的态度。她也莫明其妙自己的心会这样的强烈地受着阿根的支配。

"——阿根，拒绝你不是我，是我的母亲；这是叫我无可如何的事，你切莫怨恨我，阿根！"美瑛在心里替自己辨护。但她又想，假定母亲答应时，你也愿意嫁他么。美瑛想到这点，自己又疑惑起来。

美瑛由墩上回来后思念自己和阿根的过去。

——阿根不是约我明天一早去会他么？还是不去的好，怕他有意外的举动呢。但自己又有点舍不得不去看他。我整天的思念着他是证明我在恋着他，那么决意嫁他不好么？但听村里人叫我阿根嫂时，又觉得不很情愿。她觉得自己有点矛盾——喜欢阿根，但不愿意嫁给他。她想恋爱和结婚完全是两件事，要分开说的。

这晚上美瑛整晚的没有睡，她望不得快点天亮黎明时分，她就离了寝床。她望着妹妹还在呼呼地睡着。她自己到火厨里去烧了点热水，洗了洗脸，漱了口，又忙忙地梳头。梳好了头，站在镜前照了照，总觉得对自己脸上的搽的粉和额上的短发有点不能满意。

她在大镜前痴站了一会，胸口忽然扑扑地跳动起来。

——这样早出去，不会叫母亲和妹妹疑心么？她想动足时又踌躇了一会。她再回到寝床上躺下床，她想等到阳光稍为亮些时，等母亲起来了，再说出散步吸新鲜空气就好了。是的，我每天早晨都出去的，今早出去有什么希奇，她们不会说什么话的。但她觉得今天早晨总是比平时不容易动足的，胸口不住地跳跃，周身也微微地在颤动。

朝东的玻璃窗屏上面的一部分晒在淡橙黄色的阳光中了。檐瓦上的雀儿也在啁啁啾啾地唱起它们的小曲来了。他战战兢兢地起来打开后门走向园里来。

"小姐到园里去散步么?"她开门时听见老妈子在问她。她当老妈子晓得她的秘密,心房突突地跳跃,也感着双颊发热。

"是的,房里热得很,到外面去凉一凉就回来。"

她故装镇静地说,但她背部和额部已经微微的发汗了。

园里小径两旁的杂草满装着露珠,她的一双裤脚已经湿了一部分。她走出后园门首来了,沿水平线射来的光线,直投射进她的眼球里来。她看不清楚对面草墩上有没有人。

——比昨天反迟了些,他等不到我来,恐怕走了吧。算了,本来没有什么事的。回去吧,美瑛虽然这样想,但她的双脚还是向墩子那边去。

到草墩上来了,但不见阿根的影子,草上的露水渗透了她的鞋,她感着袜底的湿润了,她心里异常不愉快。但好奇心仍叫她翻望他们俩小时的纪念地——那座蓝色的坟墓。她发现坟前拜垫上的一把锄头反射着太阳光线在闪光。

——阿根还在坟塘里面吧。站在这里望不见他。他在墓碑前坐着等我吧。他怕人看见所以躲在深深原坟塘里。她一面这样的想着一面走向那座前来了。

啊呀!她看见阿根睡在坟塘里的那种态度,那种行为,着了电般地骇了一惊,向后地倒退了几步,差不多叫出声来了。阿根像沉醉着般地耽享着他的自渎的快感,没有人留意到有人在偷看他。美瑛看见那样的丑状,心房快要脱下来的,惊震得全身发抖。她不敢再看了,想急急地跑回去,但又有点舍不得,她从没有看见过男性的这种丑态——不,恐怕女性中也没有人实际地看过男性自渎的丑态吧——望着这样的丑态,自己又感着一种神秘的快感,她退却了几步又停住足翻过来看了一会后才轻轻地走下墩来。

回到房里时,心房还不住地突突地跳跃,双颊也还像喝多了酒般的红热,背部和额部更流了不少的汗。

——阿根没有看见我吧,他定是等我等得急了,才演这样可耻

的自渎行为吧。幸得我没有早去呢，早去了时恐怕他真的要出意外的手段呢。她象从虎口逃了出来般的，后悔今天早上不该冒险出去的。

——他像有意演给我看的。他听见我来了就演出这样的丑态来蛊惑我。她想到这点又有点恨起阿根来了，像他没有受过教育的村童当然有这种丑劣的行为。他完全是个恶少年，我怎么能够爱他呢？我错了，不该应他的要求来会他的。美瑛又像受了莫大的侮辱般地在痛悔自己太孟浪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美瑛像给一种不可思议的力支配着，想到草墩上去，她知道是有一种危机迫近她身上来了。但她还想看看男性的自渎的行为，倒可以感受点神秘的快感。

——他今早还是要来的，横竖没有人知道，我就去看看他是不是故意的。或者他的这种自渎的行为是病的象征。他每天早上都到这墓上来贪图自渎的一种快感吧。昨天我在那边，所以他真走了。把他的秘密识破了时，他定给我下不去的，他要用最后的手段对我也说不定。她很想到草墩上去，但又有点害怕。

结局她还是去了。阿根的自渎的行为对她的确有种诱惑性，一连三天，美瑛都秘密地走到那座墓旁的树后偷看阿根自读的行为。到后来她发见了阿根的自渎行为是有意对她的一种戏弄。

第四天的早上，她在看得出神的时候，阿根忽然地跳起来狞笑着向墓旁的那株树。最初美瑛以为他还没有看见他。但只一会，他以完全在情欲中燃烧着的像兽一样的可耻的姿势奔向树旁来。

美瑛骇了一跳，忙拨脚向前面跑，迟一刻时，她就给他抓着了。她忙向后花园门首奔，他在后面追来，这时候的她的确怕他了。

瑛姊，回来吧！你看了四天了，我都晓得，你还怕我么？”阿根在后面这样地叫她。但她只顾跑。

“瑛姊，我今天不得空，明后天到你家里去看你好吗？”

美瑛还是不理他。她完全当阿根是疯了的，当他是个色情狂

——为她而发的色情狂。

她已回到自己房里来了，幸得妹妹去了，她把惊魂静了后才出来厅前吃早饭。她很担心阿根真的跑到家里来对母亲和妹妹说疯话。她又担心他告诉村童们我一连四天都在草墩上偷看他。

过了一星期不见阿根到家里来，也没有听见村里的人评论她和他的话，美瑛才安心了。

七

秋近了，美瑛打算再回B教会的医院去。自从在屋后的草墩上受阿根的窘辱后，美瑛很少到外面去。近几天来因为要回城去，不能不到几个友人家里去告别，并到村街上去买点物品。她两次在途中碰见了阿根，她一望见他就脸红红地低下头去。但识破了美瑛的心的空虚的阿根像促住了美瑛的弱点，像前次一样对她嬉皮笑脸地说，

"瑛姊，怎么许久不见你到墩上来了，我等了你好几天，总不见你来。"他说了后，脸也不红地向她狂笑。

——不要脸的东西！她只低着头不理他的走过去了。她不敢——也怕和他交谈一句。她虽然有点恨阿根，但并不讨厌他，她替阿根可惜，她觉得他不该有这样丑劣的行为。

经秋季的体格检查，美瑛知道自己的眼睛患了初期的砂眼并且肺尖也很弱，副院长很亲切地替她诊察，诊察眼睛还没有什么，听诊胸部时，她觉得副院长对自己的态度有点不寻常。

最初袒着胸和副院长对坐着时，她感着一羞耻和局促，她把给裙遮着的双膝紧紧地挤凑着，闭着眼睛不敢望副院长，她只挺着富有脂肪的胸部让他听诊和按摩。副院长像嫌两人间的距离隔得太远了些，把椅子移凑近来，他的双腿就乘势把她的双膝夹着了。她觉得副院长是有意在腿上用力把她的双膝夹住。她侧着脸不敢正向着他，她的右颊感着副院长的温暖的呼吸，他按摩到乳房的附近

时，她的全身的血一时腾沸起来，同时背部也感着一种恶寒。她这时候只好把身体向后闪退，但副院长很不客气的伸手过来攀她的肩膀，好像在说隔远了听诊不明白。她没有法子，只得让他攀动，凑近她的胸前来，在这瞬间，副院长像有恶意地把她双膝愈夹得紧紧的。给他这一夹，她的全部的骨骼像都松解了。副院长也像有意由这种对她的挑拨的行为贪求点快感。

副院长把听诊器从两个耳朵里取下来后还凝视着美瑛。她的双颊更红得厉害，忙低下头去。

"可以了么，先生？"她拈着衣问他。

"……"副院长点点首。

她忙着把她的衣扣扣紧。副院长也站了起来，在她的肩背上拍了一下再捉住她臂膀捏了捏说，

"你的体格很好，不要紧，不像会患肺病的体格。"副院长说了后再伸手过来摸她的胸部，"你的胸部也很宽，不至于患那种病的，以后起居饮食留心些就好了。要留心莫伤了寒。"他的手由胸口滑至膨涨着的，满贮着暖血的乳房边来了。美瑛在这瞬间全身像受着一种重压，也觉得一种使她战栗的恐怖，同时又感着一种陶醉的快感。

——讨厌的先生！美瑛初次的确觉得这个副院长讨厌。但经了第二次第三次讨厌的先生的蛊惑后，渐渐感着有诱惑性的官能的美感了。她近来觉得给副院长的诊察是唯一的秘密的欢乐。

秦助手在这时候还不住地向美瑛求爱。因为有副院长的羁绊，并且对进行恋爱平素就异常胆怯的美瑛几次都把秦助手的要求拒绝了，在美瑛的眼中的秦助手对李女士的关系明显得来的一天一天地疏远，李女士对秦助手的监视也一天一天地严密。

和美瑛同级的有个姓林的女儿，比美瑛小一岁，名叫瑞云。秦助手向美瑛方面的进行失败了后，就转向林瑞云方面进行。林瑞云本来是和人家订了婚约的女子，因为父母的主婚，订给一个有钱的

屠夫的儿子，这是她顶不情愿的。因此她想自由恋爱的拣一个夫婿，好抵制那个屠夫的儿子。没有多久，秦助手和林瑞云就互陷于恋爱中了。最留心他俩的恋爱的只是李女士和美瑛。美瑛望着他俩的浓厚的恋爱的情形免不了要感着一种寂寞，同时也发生一种嫉妒，也有点后悔不该把秦助手放过去了。由美瑛看来，秦助手和林瑞云的恋爱完全是由对自己的反抗心理而发生的。他因为向美瑛进行恋爱失败了，便故意的以加倍地爱情接待林瑞云，借此向美瑛复仇，美瑛最初以嘲笑的态度眺望他。到了后来又羡慕他俩，嫉妒起他俩来了。

秋尽冬来，到了十月初旬，医院里起了一种变动。虽有教会信条的限制，外国人的院长的监督，李女士的警戒；但秦助手和林瑞云的恋爱还是像轻舟逐流般地尽流向它所能流到的地方去了。

到了年假秦助手和林瑞云间的关系在县城社会上当做一件丑闻(scandal)传扬出来了。社会还故意地夸张着把他俩的关系宣传得无奇不有。但他俩像预先知道有今日的事般的，一点不惊恐。他俩不久就由教会放逐出来。

秦助手和林瑞云的恋爱事件在美瑛心上留了一个深刻的影响。她虽然觉得他俩的淫乱的行为很可耻，但对不受任何人的束缚或掣肘，一任热烈的情热的奔驰，自由的大胆的实行恋爱这一点，她也禁不住要羡慕和佩服。她想，林瑞云到底比自己幸福，她到这时候只能暗恨自己的怯弱。

副院长是个教会的寄生虫，他看见秦助手的被逐怕要蹈秦助手的覆辙，对美瑛的态度近来消极起来了。美瑛也觉得对已婚的副院长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作妾，不消说自己不情愿，并且教会中也不许娶妾的。

年假到了，美瑛又由城里搬回家里来；在城里住了一年，一无所得，带回来的还是一颗寂寞空虚的心。据母亲说，因为到城里去了，一年中不见有 人来问她的年庚。她想自己是完全失败了。

她觉得到城里习医习了一年，没有一点意思。她决意明年不再到城里去了。在这寒村里能够使她思念的男性还是阿根一个人，诚心爱慕她的也只他一个人。听说他在十月里到南洋寻生计去了，她免不得有点伤感。

美瑛又迎第二十二次的新春了。

八

美瑛二十二岁那年又过去一半了，在这半年来问妹子美琼的年庚的人倒不少，只有她像过了时期般的再无人过问。

美瑛在村里渐得了老处女的微号了。村里谈及儿女的婚事时就把美瑛提出来警戒女儿的父母。

还是将就些吧，拣婿拣苛了时，过了年龄要害女儿的，你不看见魏家的老处女么？真的是个老处女了，前礼拜我去看过她来，嘴角边都有微微的皱纹了。

“这一点不满，那一点又不满，哪里找得出圆满的十足的女婿来。人材要好，家私也要好，父母要双全，兄弟又要少；找不出来的！你看魏妇不是把大女儿害了么？现在人都叫做老处女呢。”

老处女的名字渐渐地吹进美瑛的耳朵里来了。她听见了时气愤不过，终于气哭了。

暑中的收获完了后，又快到立秋了。立秋的前两天，东山姓徐的农家打发了一位媒婆到美瑛家里来，美瑛听见这次媒人为自己来的，不是来问妹妹的年庚的；心里先喜欢一大半。她想婚事要由自己决定才好，不要再让父母作主了。至少自己该出到厅前去和母亲媒婆三见二面的，自己总要参加点意见才对。美瑛虽这样想，但终没有勇气去见媒婆。等母亲送客去后进来说，她已经拒绝了媒婆的提婚了。美瑛像着了电般地吃了一惊，她暗恨母亲不该不和自己商量，专断地把难得上门的媒婆赶跑了。错过了这个机会时，恐怕又要再熬半年或一年了。

据母亲说，刚才来的媒婆提的婿家是个农民，岁数有三十五六了，同栖的十六七年的老婆在去年冬死去了，现在想续弦，听见美瑛还没有订给人，所以托了媒人来问。母亲的意思本来是可以不拒绝他的，因为第一徐家的家计很好，嫁过去时一辈子的穿吃或以不要担扰，女儿年数大了，做继室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媒婆最后提出的条件，母亲觉得瑛听见了时一定通不过的；就是徐家的先妻有个十四岁的男孩儿和八岁的女孩儿。

美瑛听见母亲说了后，气愤稍为平复了些。

“有了这么两个半尴尬的小孩子多讨厌。做填房还不要紧，做继母就难了。相处得不好时，人家要说七道八的。”

母亲再替辞媒婆的自己辩解。美瑛低着头不说话。美琼看见姊姊的可怜姿态很替她抱不平，

母亲出去了后，姊妹两个沉默了一会。

“姊姊，怕什么？我想女人要嫁时还是嫁农民幸福些，一生相守着。先妻生的小孩子又有这样大了，不比三岁五岁的小孩子。只当他们兄弟看待就好了，没有什么不容易相处。”美琼总觉失了婚期，又在性的烦闷期中的姊姊还是早点嫁出去的好。一年多没人来问年庚，再把这一家放过去后恐怕再没有人来问了。作算再等一年半年有人来问，也恐怕没有更好的人家了吧。

“我也这样想，不过……”美瑛听见妹妹的话，沉默了一会后颤声地说。

“姊姊不嫌徐家，徐家当然很愿意的。就打发一个人叫那个媒婆回来不好么？”

“姻缘是定数的，勉强不来。已经拒绝了她了，再叫回来，有点难为情。”

“那不见得。是他那边来求婚的，又不比做买卖。叫她回来，还怕她叫我们让价么？”美琼笑着说。

美瑛心里有点不以妹妹说的话为然了。因为她把姊姊的事看

得太潦草了。

妹妹美琼的态度近半年来有点和从前不同了。在姊姊眼中看得出来的不同了。从前不爱修饰的她近来和姊姊一样的——比姊姊更喜欢化妆了。虽然是粗裙布衫，但对裁缝的式样和色泽花样也很注意的选择。在报纸上登的化妆品的广告，和美容术和记载，也特别留心地读。从前每星期六很早回家里来的，现在非到傍晚或入夜时分不回来了。有时竟以学校有事或功课繁忙为口实，星期六那天也不回家里来了。

——近两年来——自一班新教育家提倡妇女解放以来，女子起居行动比从前自由得多了。像妹妹比我就自由得多了。怪不得近年的女学生们中发生出许多令人羡幕的事来。妹妹也怕是跟着她们在暗中飞跃吧。美瑛对妹妹的最近的行动很羡幕也很嫉妒，同时又暗恨自己太怯懦了，太不中用了。

妹妹的行动给了她不少的刺激，母亲的暧昧的行为使她感着相同的兴奋。她觉得烦闷的，孤伶的只是自己一个人。

看看寒假又来临了，美琼由学校搬了回来，两个月前还是天真烂漫的热心从事校课的妹妹今年寒假回来，态度有点寻常了。美瑛想，妹妹也到了性的烦恼闷期了。看她每天不论早晚，总有一二次一个人痴坐着凝思什么事情般的。美瑛想，妹妹希望自己草草的快点结婚，不是偶然的忠告了。

过了几天有个媒人来问美琼的年庚了。美瑛事后听母亲说，男的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明年就可以毕业。名字好像叫做黄广勋。美瑛听见黄广勋的名字，像是个熟识的人。她再深深地回忆了一会才知道黄广勋就是她十六岁那年向她求婚的比她小一岁的中学生。

“妈妈答应了没有？”美瑛鼻孔里辣刺刺地难过但她竭力忍着问她的母亲。

“要等你的妹子回来，问问她的意思怎样。”

"约了她再来么?"

"她说明天再转来。"

美瑛不便往下问了。她知道母亲的苦心了。母亲明明知识黄广勋是几年前向大女儿求过婚的,不过不便说出来,怕大女儿伤心。

黄广勋向美瑛求婚的时候,美琼只十二岁,当然一点不知道。美瑛想,这怪不得妹妹,妹妹的命运是比自己好些。姻缘是有定数的,命运的幸与不幸也是有定数的。

美瑛虽把命运的话来安慰自己,但她的精力还是固执着不容纳这样的无聊的安慰。她在中学代,有一次的学年考试,代数教员出了一道应用问题,她是最初把它解答出来了,演算也一点不错。打算交卷了,她重新把那题的答案清查一回,查看完了后就望望教室壁上的挂钟,该死的就是这个挂钟,告诉她距限定的时间还有一点多钟的余裕。她觉得这个答案总有点不满意,再提起钢笔来把它修改。愈改愈得不出结果来,时间到了,她就缴了卷。出场之后才知道最初的演算一点不会错,后悔不该把它改错了。她愈后悔愈心痛,因这件事有两天没有吃饭。她形式上虽然对朋友们说,算了算了,能及格就好了;但精神上还是受了一个重伤般的,许久都不能平复。美瑛想,现在对黄广勋的心理完全和把答案改错了那时候一样的痛苦了——不,有千百倍于那时候的痛苦。

九

过了新年又到了元宵节了。美瑛开始了她的二十三岁的年头,美琼也十九岁了。但妹妹美琼再不客气地等她的姊姊了,她把处女时代告了一个段落,别了她的母亲和姊姊嫁到黄家去了。

元宵节的傍晚时分,她和母亲在门前送妹妹的花轿走了后,她一个人急急地回到自己房里来伏在被窝里痛哭。她想,妹妹虽然想嫁,但不该嫁黄广勋的。母亲已经告诉了她,黄广勋是从前向姊姊

求过婚的人。论理，妹妹该忌避这些才对。但妹妹急于要嫁了。终给姊姊一个滑稽的讽刺——使失败者万分难受的讽刺。

——妹妹近这几天多欢乐的样子。她嫁了一个有活气，前途有望的美少年，她的身心一生都有所寄托了！只剩得……美瑛愈想心里难过。自妹妹嫁了后一星期间都是流着泪到天亮。

美瑛想，妹妹嫁黄广勋像故意对自己的一种恶作剧，此仇非报不可！尽顾着人类的虚伪的义理，尽守着旧社会的腐败的规约，结果只有牺牲自己！

美瑛由黄广勋联想到那个中学教员了。

听说他现在升任至省垣大学做预科主任了，不该拒绝他的，不是钻营得力，哪能够以师范毕业的资格做大学教授呢。没有大学预科的学历可以做大学预科的主任，并且升任得这样快。在中国只他一个人了。由此可以断定他的手腕很高。美瑛后悔不该拒绝这个手腕家了。

——早知道过了年期不容易嫁出去，就嫁了徐家那个农夫作填房也算了。早听了妹妹的好了的。最初以为自己的婚事未定之前，母亲决不提妹妹的婚事的，妹妹也定让我先出阁的，殊不料母亲不再为我把妹妹的婚事迟延。妹妹也再不客气地等待我了。

美瑛再看一看自己的周围，所识的同辈朋友们都结了婚。她们都找着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了。前几年自己眼中完全是小孩子的，现在也结了婚了——只十六岁就结了婚的还好几个。相形之下，胸里像受刺般的痛苦。自己已经廿三岁了，还没有婿家，对不认识的人都感着愧赧，对村里认识的妇女们，美瑛差不多不敢和她们见面了。她想，今后决不听她们谈别人的结婚的事了，但村里每次有人结婚的消息偏吹进自己的耳朵里来。

美瑛想，自己真的变成个老处女了，做了村里妇女们的嘲笑的对象，最后怕嫁给作后妻都没有人要了吧。

——听说思虑多的女人，颜色就容易衰老。自己就有这样的病

症。美瑛愈想愈不敢见人了。

"她恐怕不嫁人了吧。哪里有到二十三四岁还不许给人的女儿。"美瑛像听见有人这样的说她。

"怕没人要了吧。正式的初婚不会娶这样的老处女吧。"美瑛又像听见有人在这样地嘲笑她。

美瑛现在愈感到有结婚的必要了。不是由于对结婚的憧憬，不是由于对异性的好奇心，不是由于一种空泛的恋爱；她为要立身做人起见，觉得非结婚不可了。在她面前只有两条路了，不快点嫁人就立即入庵做尼姑去。

有时候她遇见既婚的朋友，朋友就对她说：

"我觉得独身时代不知多少快乐，要耍就耍，要睡就睡，不受谁的束缚。真的，结婚没有一点意思。我真羡慕你，又自由，又舒服，结了婚时这身体就不是自己的身体了。女人虽然不能不结婚，但我觉得迟一天快活一天。"

美瑛想这个朋友的话虽有点道理，但总觉得是对自己的讽刺。她想这个朋友有了丈夫，有了性的满足才说得出这样奢侈的不负责任的话来，作算这个朋友的结婚不是幸福的结婚，但比不能结婚的自己也就幸福得多了。

有时候村里的认识魏妈的老妈子跑到美瑛的家来时就很不客气地对美瑛的母亲说。

"年数大了，不要选择得太苛了，尽叫她等，等到什么时候？太可怜了！随便些嫁出去吧。"

美瑛想，这老妈子虽然不太客气了，但她总算是说本心的话，替自己表同情。美瑛又想，自己何尝不想随便嫁出去，不过现在想随便嫁出的人家都没有了。

"婚姻是有定数的，作算两家都情愿，没有夫妇的缘时也难成事的。"母亲只能这样地辩解，她知道自己的名誉的风声也是阻害美瑛婚事的一个大原因。

由阴历正月初旬到二月中旬是结婚的好时节，不论早晚，屋前屋后都听得见迎婚的鼓乐。这种鼓乐在她心里催起了不少的兴奋。附近的邻人们听见迎婚的鼓乐都跑出路口观看，但美瑛不能像十六七岁时一样的好事跟着她们说笑了。

过了二月半，黄广勋再出上海去念书，说要带美琼同去，第一是作上海蜜月旅行；第二是他还想叫美琼到上海去再求学。动身的前两天美琼夫妻同到母亲家里来看。初次上门的新郎，村里的妇女们都拥了来，魏妈的厅前都挤满了人。有的说，新郎比新妇还长得漂亮些。有的说，新妇的肌肉赶不上新郎的白嫩。有的说，他俩是天作成的一对配偶。美瑛在屏后听见这些话时差不多气得要流眼泪了。

不客气，不顾忌的黄广勋对岳母说要拜见大姨。美瑛听见了时只当他的请见是种讥讽性的复仇，抵死不肯出来。她只一个人坐在后面的房子里又悔又恨的垂泪。

她不久又听见那个中学教员在G大学当预科主任不满三个月就向献官鬻爵的政府用了些钱，竟外放出来做邻县的县知事了。美瑛想，早答应了他的求婚时，现在自己是个知县太太了。她到这时候不能不深悔当日自己的轻率。

十

暮春的天气，空中密布着暗云，像快要下雨了。美瑛近来在家里代一家商店编绒帽子和绒袜子，得点工资添置自己的衣履。今天把编织好了的两打小孩子的彩色绒帽和十双绒袜送到那家商店去，回来时已经下午五点钟时分了。

一踏进门，觉得房里特别的黑。她不知道是天黑了呢还是快要下雨的黑暗。厅前还没有开亮。她想叫母亲时就听见母亲房里有客。她忙放轻脚步走近前去听了听，里面谈话的声音太低了，听不出来客是哪一个。

美瑛在窗口站了一会，想进去又不敢进去，她怕来客是江老二，进去时太使母亲难为情了。

"谁？"母亲在里头像知道美瑛回来了。"是不是瑛儿？"

"是我。才回来。"美瑛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答应母亲。

"快进来，进来见你的表兄。他等你等了好半天了。"母亲今天说话带点欢乐的调子。美瑛前几天就听过母亲说，大姨妈的儿子凌士雄由缅甸回来了。

美瑛才踏进房门就听见男音的咳嗽。她听见他咳嗽，就联想到瘦削身躯所有者的表兄来。从小在外祖母家里常常见面的。从十三四岁以后她很少到外祖母家里去了，也就少和这个表兄见面了。

——表兄至少有三十八岁了吧。小的时候在个祖母家里的楼上。他还抱过自己一路玩呢，那时候就听见表兄快要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母亲带妹妹去吃过喜酒。自己很想去，但母亲不允多带小孩子去，所以没有去，但后来表兄带了他的新妇到自己家里来。那时候在自己眼睛里的表嫂，完全是个丑妇，肌色很赤，南瓜般的脸儿。上面的两个门牙黄黄的向外露，不说话的时候就紧贴在下唇上。听说是离县城很远的深山里的人家女儿。美瑛当时想，这就难怪了，并且表兄的样子比他的新妇也好得有限，半斤和七两半吧。美瑛最初听见来客是表兄，并且表兄在等着自己来回见见面，心里觉得有点希望之光在前途等着自己。但到后来想到表兄的样子来了，又感着轻微的失望。再联想到前年染了时疫死去的表嫂的怪丑的样子，心里更不愉快。

房里还没有开亮，在薄暗中美瑛看不清楚表兄的面貌，只看见他的瘦长的身躯的轮廓。

"瑛妹！"表兄在笑着叫她。

"士雄哥么？对不起，失接了。我有点事到城里去来。"

"一个人么？"美瑛的视力在薄暗中恢复了，她看见表兄的惊疑的颜色。神经过敏的美瑛由表兄的惊疑的颜色又联想到表兄对女

性的浅狭的多疑的性质来了。她想，表嫂还在的时候，表哥对她都怀猜疑，不准她一个人归宁，定要叫个老妈子送她去，带她回。假定他再娶个标致的填房时不知要如何的严重的监视呢。

但表兄的惊疑的颜色立即平复了。

"天气该暖和了的，忽然又冷起来，怕是要下雨了吧。"母亲像对美瑛说，但她的脸并没有向着她的女儿。

"外面真冷。我出去时候穿少了衣服，在路上冷不过，"美瑛回答她的母亲。

"我想等表妹回来，见见面，就等到这样时候了。怕响了六点钟吧。"士雄不转睛地凝视着美瑛说。美瑛很不好意思地忙低了头。

"就在我家里歇一晚吧。莫说不能回你家里去，就到城里去也迟了吧，怕关了城门呢。"母亲说了后站起来出去了。美瑛想，母亲到外面去叫妈子准备晚饭，但又觉得她是有意叫自己陪着表哥谈谈。

"你陪表兄坐坐，我去拿灯火来。"

表兄的样子很欢乐的，他没有答应在家里留宿，也不说不留宿；他只不转瞬地望着美瑛的脸，望得美瑛很难为情。

"瑛妹，你的样子完全和小时不同了。就前三年我回来看你时也没有这样的标致。你小的时候体格弱些，现在长高起来，好看得多了。"表兄很不客气地在感叹般的赞美美瑛。但在这种赞美中像含有一种饥于色情的男性碰着旧识的年龄丰盛了的女性时的喜悦。

美瑛脸红了。但对表兄的赞美是满意的，不过同时感到这年龄还没有嫁出去的羞耻。

"今年不出去吧。不再出缅甸去吧。"过了一会美瑛才抬起头来问表兄。

"我想不再出去了。外面的生意近年来，年见年不好，橡胶落了价，工人的薪金又涨了价，实在盘缴不来，我想那种生意不做也算

了。”

美瑛前两年就听见表兄在缅甸经营橡树园发了财，已经有一二十万的家财了。欧战后橡胶的价钱陡然地跌落下来，表兄蚀亏了四五万元，就不想再投资了。美瑛一面想一面偷望表兄双手上的金指环——右手有三个，左手有两个，左手上的一个像是镶有金刚石的在微暗中微微地闪光。

“你的橡胶园也卖么？”

“没有卖，但也和卖了一样，订给一个代理人包办了。本来想叫阿和出去的，但又怕他太年轻了，监督不来。并且那边的土话就要学年把两年的工夫，不容易。”

美瑛听见表兄说及阿和名字，又想到表兄的儿子阿和来了。她想阿和今年有十六七岁了吧。

“阿和今年几岁了？”美瑛问表兄。

“十六岁了吧？我也记不清楚他有多大年纪了。”表兄笑着说了后从衣袋里取出条纸烟来吸。

美瑛想起阿和儿的样子来了，一皮肤很黑，骨格横大，有点像他的母亲。

两个人相对沉默了一会。美瑛想找点话来和表兄谈谈，但尽想尽想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并且头上像受着重压不容易抬起来。

——表兄像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向自己说般的。像有什么事情要向自己要求的样子。

“瑛妹，你今年几岁了呢？”表兄突然地问了这一句。美瑛觉得表兄的这个质问太失礼了。提起岁数，美瑛比听见什么还要难过，她只低着头双颊绯红的。

“老了哟。”过了一会，她才苦笑着说。

“听说你总不情愿结婚，说这个婿家不好，那个婿家又不好。有这事没有？”表兄还笑着说，但他的声音听得出来有些微微的颤动。他说话有几滴口涎飞射到她的脸上来。她还闻到表兄气息很臭。

“像我这个女人……”她只说了半句，双颊再红起来不说下去了。

“你太拣很了吧。”士雄还是一点不客地笑着。

“像我这样的女人有谁要呢？”她最后说出这自弃的的话来，但心里还是承认表兄的话太拣很了。

——表兄像有意思于自己了。嫁表兄作填房——有先妻的儿子的填房。美瑛看见表兄衰老而有病的样子，心里实在不情愿。但望见他的双手上的金指环时，又想这个机会再不可让它逃过去了。

母亲拿着洋灯进来了。过了一会，老妈子搬了酒饭进来。吃过了晚饭还坐谈了半点多钟头，表兄打了几个呵欠站起来说要赶到县城里的旅馆里去歇宿。

“不下雨吧？”表兄在问她们。

“虽没下雨，但外面黑得很呢，怕不好走。”

“那不要紧，我有手电灯。”表兄打着呵欠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盒子来。把盒盖打开，倒了几料小豆大的黑药丸，伸手向台上倒了一杯浓茶一气地向口里灌。美瑛看见表兄的鼻孔里流了点灰白的鼻涕出来。他忙由衣袋里取出一条雪白的绸巾来向鼻门上揩。

美瑛知道表兄非赶出县城去歇宿不可的理由了。她再不留表兄在家里歇夜了。

母女俩个送了士雄出去后，再回房里来时，壁上挂钟响九点了。

十一

她们回到房里来了。母亲拿了三四个大包东西出来。

“表兄送了好些东西。送你一件华丝葛的衫料。”母亲拣那个衫料的包裹交给美瑛。

“我看，什么颜色的？”她抢过那个包裹来，急急地解那缚着的绳子。

“深蓝色的。”母亲在解别的纸包。

“深蓝色，我不喜欢。谁要那样的老颜色！”美瑛把嘴唇一歪扯。

“表兄说，这样的颜色大方些。”

美瑛再不说什么，她只想有这样好的上衣料就要有好裙料来配它。她恨表兄不加送一件裙料给她。

母亲的礼物是青宁绸。还有两箱西洋饼干和一打毛巾。她想，除了两盒饼干外都是很切实用的东西。

“妈妈真贪婪！全数收了么？”

“不全数收下来，还要叫他提着回去么？”母亲笑着说。

“花了他二三十块钱吧。”美瑛想有名的鄙吝鬼送这样厚的礼物给人家，恐怕这次是创举吧。他真的像还想说什么话，但忽又中止了，“他多早来的？”

“我才吃完中饭，他就来了，一点多钟前后吧，他要我带你到他家里去玩。我想，我们迟几天送点礼给他。你说送什么东西好？我想，他是有钱的人，什么东西不能买。不过表点意思吧了。买两斤肉，两条鱼，二十个鸡蛋送他好么？”

“不要累赘了。送他两斤肉。两只鸡就好了。我是不去的。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人，望得人……”美瑛红着脸说了后低下头去。

“单我一个人去也好，探探他的口气。”

“探什么口气？他对妈妈说了什么话么？”

“没有明白地说什么，不过你还没有回来以前，不住地问关于你身上的事，问你订给了人没有，为什么还没有嫁，希望怎么样的人家，他很留心地问这些事。他恐怕不是替别的人做媒吧。”

“讨厌的。”美瑛这回不敢一口抹杀地说不情愿嫁表兄的话了。

“我想他那边有这个希望时，你就将就些吧。人物虽然差点，但以后的衣食可以无忧无虑。我想难得再好的人家了。”

“……”美瑛只低着头没有表示。若在数年前听见母亲这样说时，她定提出抗议了，说女人决不单为衣食而嫁的。现在她实在再

无这样的勇气。

“去探探大姨妈的口气，就知道他们的意思。”

美瑛回来自己房里后还坐着默默地想表兄的事。她觉得表兄那个样子实在难于亲近。还有一个缺陷是母亲不十分留意的。这就是血统上的缺陷，听说表兄的父系一连四五代都患这种病死的。有了相当医学常识的、并且实实地看过这种病的苦状的美瑛想到这种血统上的缺点，心里异常地不愉快。

她还没有和表兄结婚就先想像到患这种传染性的恶症的丈夫临死时的状况和自己无可奈何地在看护的情形。他的确是再活不到多少年的人了。尚未结婚就先要准备着作孀妇，这是如何难堪的事。

美瑛把表兄的事想了半点多钟后，思索力又回复到今天上午的事来了。

——×商店的杨店员像很诚恳地在恋爱我，对他不该再漠然无所表示了。可怜他穷了一点，不然，他比表兄好多了。他的嘴唇厚了点，除此以外他可以说是个美男子。今天他的态度大胆了点，乘没有人注意的时候竟捉着我的臂膀。他约我明天去会他，同到市公园去游玩，若不是表兄今天来了时，我打算把杨松卿的事提出来征求母亲的意思的。母亲也喜欢他，只说他家里穷了一点。看母亲，也没有不赞成的。不过现在表兄有了微微的表示了。母亲的意思当然倾向到表兄那面去了。美瑛又追索起认识杨松卿的经过来了。

美瑛认识杨松卿，是她的一个朋友介绍的。要说美瑛的编织绒帽子绒袜子的生计是由她的这个朋友介绍的。她的这个朋友的夫家和杨松卿是同一族的，住在邻村。最初编织的绒线，美瑛间接地由这个朋友领过来。到后来美瑛在杨姓的家里认识了松卿了。松卿就常直接送编织材料到美瑛家里来。到了第二天时松卿果然来了，恰好母亲不在家，美瑛还在房里梳头，她披着头发脸红红地走出来。

“请坐一会，我就来。一刻就来，对不住了，劳你送过来，”美瑛一面说一面叫老妈子倒茶。她说了后又后悔对昨天才认识的人不该用这样亲昵的口气说。

松卿像带了点礼物来送给母亲的。

“你母亲呢？”

“才出去的，一刻就会回来吧，”美瑛说着进去了。

过了一会，美瑛再走出厅前来。把绒线收好了后，看见松卿送来的两块肥皂和一包食品。红着脸不敢收下来又不好拒绝。

松卿的态度像没有一点局促，但从没有和年轻的男性应接经验的美瑛尽相向地坐着想不出什么话来说，有点难为情的，看见松卿尽凝视着自己，忙侧过脸避开他的视线，幸得母亲来了。美瑛忙站起来向母亲介绍，母亲对松卿很表示欢迎，为失了婚期的美瑛计她特别地表示欢迎。本来对男女交际，母亲所取的态度是很开通的。宽大的，她对美瑛近来的出入一点儿不加监督了。

美瑛跟母亲一路出城时，松卿又在馆子里招待过她们来，有松卿在×商店，美瑛的生计上也得了不少的便利，贪小利的魏妈就常常在美瑛面前称赞松卿。很奇异的就是美瑛听见母亲称赞松卿就像称赞自己一样的愉快，并且不知不觉地双颊红赧起来。

嗣后松卿常常来访美瑛，跟着时日的进行，他和她渐渐地惯熟了，有时说起笑话来了。松卿来时母亲大概不在家。就在家里只陪坐一会说有事出去，留他俩年轻的在一间房子里，母亲的这样的态度实在叫他俩感激。美瑛更感谢母亲的许可般地和他结为恋爱的同志，他俩一同出去散步，一同上馆子，一同看电影。但都在日间出去。松卿曾几次要求她在晚间去看戏，只有这一件她没有答应。

美瑛看母亲的意思，只嫌这个店员穷了一点，若能够替美瑛负终身的责任时，她也未尝不可以答应。

“只要他是个可靠的人，能负责任，就和他结亲也可以。”母亲对美瑛曾露过这样的口气。

“松卿决不是浮薄的青年，他的店主很相信他，不是靠得住的人还相信他么？”

美瑛想，松卿的嘴唇太厚了点，怪难看的。除了这一点他可以说得上是美男子的格式了。贫穷决不是一时的现象。作算穷，只要夫妻相爱，能同甘苦，也是幸福，她意识到自己对松卿感着一种情恋了，觉得自己一身只有他能处分了，只有他能把迫近危机的自己救起来。她时时描着和松卿结婚的空想以自娱。有时对着松卿，忽然感着一种欲的发作，胸口不住地悸动，完全的面着失了自我意识的一种危机。受着冲动的打击，身体不住地发抖。她想，松卿是很明显地有意于自己的了，只要自己一启口示意，渴望着——在很久很久的期中渴望着的安慰，顷刻之间就可以领享。便只一瞬间，她又恢复了她的自我意识，觉得这是关系自己终身的事，不能不顾前后地随便地把身子委托他。虽经他的几次的要求，她终没有肯定的表示。但实际美瑛对松卿的恋爱可以说达到相当热烈的程度了。

十 二

美瑛躺在床上，不住地把松卿和表兄比较，觉得他们间真有云泥之差。她想，看母亲的意思有点倾向到表兄那方面去了。但在自己觉得万难舍松卿而就表兄。

除窗外的雨音外，周围异常的沉寂。天气好的日子，在这时刻常听得见犬吠之音。今晚上天气冷了些，又下了雨，外面的村道上像没有行人，村犬也匿迹消声了。

蜷缩着身体深深地埋在被窝里，体温渐渐地高了起来。她的神经也愈兴奋起来。她从席底把松卿今天偷偷地给她的一张纸片取出来看。美瑛是中学毕了业的。看了小学程度还够不上的松卿的短简，心里也有点作恶。信里面的“庄次”当然是“妆次”之误。还有“清阳谷继”四个字，她真猜不出什么意思来，她念了一回实在觉得可笑，但她总觉得松卿的短简中笼着一种爱，在兴奋状态中的她就

禁不住向这张纸片接吻。她渐次地描想到明天去会松卿时的一幕，她的体温越发高了，尤其是腰部。她想，松卿此刻若在这房里时，她就把他整部地吞下去。

她像听见邻家的雄鸡的啼音。她想，天快要亮了吧。她忙起来把衣服穿上，坐了一刻，天大明了，但不见太阳的阳光。她听见松卿在门首和扫地的老妈子说话。她想，松卿的胆子真大，这样早就赶了来。但她还是急急地想见松卿。忙走出来，外面还丝丝地下雨。

“你挂雨来的么？”她在厅前接着松卿就这样地问他，但他只笑着点点头不说话。

“你怎么今天这样早就起来了？”

“还早么？我在市公园里的八角亭下等了你半天，不见你来，才跑来找你。现在快要转十点了，还说早么？”

美瑛听见后心里觉得很对不住他，辜负了他对自己的热诚，但她又半信半疑地想自己才起来，脸还没有抹，头发还没有梳理，怎么就到一点钟了呢；莫非我今天起床迟了么。她忙叫老妈子，但并不见老妈子答应她。

“你见了我的母亲没有？”

“你母亲早出去了。我在路上看见了她，她说在家里等我。”

美瑛想，怎么母亲出去不告诉一声呢，心里有点不舒服。但她想，母亲定是到表兄那边去了的。

“我们走吧。还等什么？我在K酒店开了一间头等房子等你呢。”

“没有人在家里，怎么走得动呢？”

“不要紧，快走！快走！”

“让我梳好头再去吧。也得换件衣服去。”

“你的头发还整齐，一点儿不乱，你身上穿的衣服也很可得，不要换，顶见得人了。”

美瑛没奈何跟了松卿出来。在路上松卿要求她并着肩走路，她

不答应，只在后面跟着走。看见路上只他和她俩，他就走近她的身旁捏手捏腿的。她对他的粗鄙的举动虽觉有点下流样子，但也不十分拒绝。因为她实在感着一种快感。

不一刻他俩走到K酒店来了。酒店的茶房引他们到三楼上的一间陈设很精致的房里来。在房中心由天花板吊下来的电灯煌煌地照得全房里通亮的。她想月薪只十八元的松卿怎么这样阔的租起这样好的房子来呢。

茶房不一刻把饭开了来。她想她今天两顿饭都没有吃，怎么一点儿不觉得肚饿呢。她望着台上的酒菜，有许多她有生以来没有尝过的。松卿告诉她这些不是中国菜，是西洋菜。她望着松卿在吃那几碟西菜，很羡慕他用刀叉用得熟练。幸得茶房备了筷子，她不会用刀叉，只用筷子夹着来吃。

吃过了饭，茶房拿了一张纸来叫松卿写姓名，他就填了杨松卿，二十三岁，同妻魏氏，二十三岁。她只脸红红地望着他写，不便说什么。茶房去了后，松卿就翻向她说，

“这样写不要紧吧，迟早有这样的称呼的。”他说了后竟扑到她身上来。她躲不及了，松卿已经坐在她的怀中了。她这时候也觉得自己周身的血在腾沸，松卿把两片很厚的嘴唇送到她口边来了，颈部也紧紧地给他揽抱着。她只闭紧双目，觉得自己的身体软洋洋地快要溶解了般的。

美瑛连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给松卿搂抱着睡倒到那张铁床上了。她想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她领略到她渴望着的一种安慰了。她像喝醉了般的。等到自己醒过来就闻到一种鸦片臭和口臭的混和臭味，怪难闻的。她忙睁眼看时，搂抱着自己的不是松卿，是自己的表兄。

“啊唷！”她骇了一跳，自己叫出声来了，忙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台上的一盏小洋灯，黄豆大的灯火半明半灭地还在燃着，朝东的窗口上部的玻璃板浴在淡黄色的阳光中了。

她靠的枕上还默默地想梦中的情况，觉得身体懒慵慵地不容易起来。她听见后园里鸟群的歌声了，她想天晴了吧。

她睡到八点多钟才起来，和母亲一同吃了饭后母亲真的一个人出去了。她说到县城去买点礼物来，明天就到表兄那边去。

母亲走了后，她把梦里的情景再细细地咀嚼一回，愈咀嚼，那种冲动的强压力愈大；她想，答应了他的，会他去吧。万一有什么意外的事 发生也算不得什么危险。自己的身体迟早要嫁人的了，不嫁松卿，也嫁表兄了，作算和松卿有了什么关系再嫁到表兄那边去也不算得是件罪恶。表兄还不是再婚么？恐怕他的身体的不洁还有比再婚更甚的吧。强烈的冲动的发作逼着她发出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来。

“你来我家里不好么？何必要我到市公园那边去呢？”当松卿约她的时候，她就这样地回答他。

“我到你家里去的回数多了，村里的少年们很注意我呢，怪不好意思的，多到你家里去，也怕他们说出不好听的话来。”

到后边来美瑛还是应了松卿的约。

她走到市公园门首时，看看自己腕上的手表，差十五分钟就响十二点钟了。由家里一路来，自己心理上都不起如何的变化，到了公园门首才觉着胸口有点悸动。幸得将近午了，公园里很少游耍的人了。她壮着胆子走进公园向松卿约她的地点来。她觉得公园里的人都在注意，她不敢抬起头来看公园中的景色。

只一刻工夫，她走到温室后的一个小小的八角茅亭边来了。她远远地就望见松卿一个人痴坐在亭子里的石凳上。他双手环抱着双膝，下颚承在膝上，呶着他的很厚的嘴唇痴望着茅亭对面的一片桃林。

他像在这里等久了等得无聊起来了，她望见他的态度也觉得好笑。

十　三

天气很好，太阳正在中天。她早晨出来时，里面穿了一件棉背心，上面加上一件夹外衣，又因走了许多路，她觉得背部微微地出了点腻汗，身体也感着点困倦。

"啊！你来了。怎么这样迟！"松卿看见她，由石凳上跳下来。她走进亭子里来，先在一张石凳上坐下去，喘着气，好一会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身体不好么？"松卿就在她的旁边的一个石凳上坐下来，凑近前去问她，她只摇了摇首，她像准备着许多话要向松卿说，但此刻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和他说，他的胸口更悸动得历害。在茅亭前过来过去的人们都很注意他俩。

隔着一个浅浅的池塘，那边就是在这公园中有名的桃林。深苍色的桃叶密密地把那边的草场遮住了。在桃叶林中隐约望见几颗桃实，去年秋尽冬来时，美瑛曾一个人到过这亭子边来看在池里游泳的一群红金鲤。其实她也不是真心喜欢看水中的游鱼，不过天气太好了，自己心里反为闷得难过，她一个人到这公园中来像有所求般的。但到头又感着轻微的失望。看见在公园里游玩的一对一对的夫妻并着肩走。甜蜜蜜地互相笑语；她又感着一种烦闷。她正在痴望着池中的游鱼，忽听见池塘那边的笑声。她忙抬起头来，视线透过有枝没叶的桃林，看见那草场上坐着一对的青年男女，他们俩坐得很接近的，男的手加在女的肩膀上了。她看见那种情形，胸口突突地跳跃不住，忙低下头去。她想那个女的定是拒绝男的要求接吻，拒绝了后又在笑他情急。

美瑛坐在石凳上望见那边的桃林，禁不住想起去年在这亭边看见的情景来，她默默地在痴想。

"你还没有吃中饭吧？"松卿坐在她旁边问她。

"……"她只摇摇头，但视线还投射向池塘那边的桃林。

“我们到外面吃饭去吧。”

“那桃林后的草场，在冬天很好玩的，草枯了，很燥爽的。不晓得这样时候怎么样，那边幽静得很，”

“现在草长了，又下了雨，很润湿的，坐不下去了，但是草场周围有铁梳化椅可以坐。”

“就是要坐在草地上才有趣。”

“我们到外面吃了中饭再转来游玩吧。”

美瑛杖着紫色的小洋伞站了起来。

“你来了多久了？”

“多时了！等了你半天，我当你背约不来了。”

美瑛只翻顾着松卿一笑，松卿等了半天不见她来的懊恼在她的一笑中完全溶化了。

两个人拣了一家比较清洁的幽静的馆子，进去吃中饭。馆子在公园的后面。美瑛给松卿强灌了三四杯酒，满脸红热起来。乘着酒意，松卿走过来握着她的手，她想躲不可，不躲又不可了。

“听说你快要结婚了，是不是？”松卿随便捏造了一个问题来开始和她说话。

“我结婚？瞎造！我不结婚的！”

“哪有女人不结婚的！”

“你怎么样？你订了婚？”美瑛红着脸回他。

“你不结婚，我也不结婚。”

“我不结婚，你就不结婚。”

“至少也要看你结了婚后，我才情愿和……不，恐怕你和别的男人结了婚后我终身不结婚了。”

“那你不结婚，我也不结婚”她说着笑了，但禁不住脸红。

“彼此把自由束缚住了怎么好呢？”他笑了。

“那没有方法。”

“我们同时结婚就好了。”

“哪里有这样凑巧的事。”

“我们不能结婚么?”松卿加紧地握着她的手,更凑近前。她只脸红红地低下头去没有回答。

“你讨厌我?”

“……”她摇摇头。但她看见他的很厚的紫色的嘴唇不住地颤动,实在有几分讨厌。

“那我们就订婚不好么?我相信我是深爱你的。”松卿说时不单嘴唇颤动,声音也颤动得厉害。

“请你去问我的母亲吧。”她只能这样地回答。

“我当然要征求你母亲的同意,不过先要问你的意思。你讨厌我,你的母亲就答应我也是假的。”

“……”她只红着脸抬起眼睛来看了看他。

“那你是没有问题的了,是么?”

他们俩出了馆子又回到公园里来了。他们真的走到那个草场边的铁梳化的椅子上坐下来,并着肩坐下来。

他俩的话像说尽了,沉默了好一会。

“太晚了,我回去吧。改天再来看你”她站了起来,但她的双手紧紧地给他握住了,她赧然地翻向他浅笑——带几分不好意思的浅笑。

“一场到了这里来,就这样的分手,我总有点不情愿。”他笑着说。

“那么,你想怎么样?”

“到什么地方去玩玩不好么?”

“什么地方?”

“你疲倦了么?”

“……”她凝视着他摇摇头。

“到什么地方去好不好?”他低声地问。

“太迟了,没有时候了。”

"你不回家去,不可以么?"

他到后来把最后的话说出来了。但她并不觉得什么可惊了,因为她早预料及他有这种要求的。

"怕母亲说话,也怕村里人说坏话。"美瑛终没有那种胆量。

"那你定要回去?"松卿的态度很不乐意的。

"你恼了?"她又有点觉得对不起松卿的热诚了。"松卿,我希望你像我哥哥一样地爱我,这是我可以答应你,并且可以担保像兄妹般地和你永久亲近。至于刚才你所说的,我也不是不愿意,不过还是问准了我的母亲也好些。"

美瑛岁数虽然大了,也常感着性的烦闷;但她到底还是个生长寒村的,可爱的贞淑的女儿。并且她的性质很怯弱,尤其是对于秘密的性的行为当是件极重大的罪恶。她终坚决地拒绝了松卿的要求,她想,千辛万苦地在这几年的性的烦恼期中保留下来的处女之关万不可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把它牺牲。"先奸后娶"在这地方也视为一种极大的耻辱。

松卿送了她一程后,她别了他一个人回家里来。吃过晚饭,坐在自己的冷冷静静的房子里又感着万分的寂寞。她又有点后悔不该错过了这个机会,恨自己太胆怯太守本分了。

十 四

等到松卿托媒到魏家来时,魏妈拒绝她说,美瑛早和凌家订了婚约了。

松卿托了他的堂嫂——美瑛的同学——来诘责美瑛时,美瑛只能把责任完全卸到母亲身上。但她也未尝不感着一种内愧,自己有几分——不,其实是完全屈服于金钱的势力之下,只两对金手钏,四个金指环——其中一个是镶有红玉的,一个是镶有金刚石的——送到她的面前来时,她就忘记了士雄的一切缺点。她终于把这灿烂发光的黄金尽数收下来了。

她的精神稍为镇静了后也觉得自己的心里的矛盾。只剩下一副残骸的表兄不能引起的半点的爱慕，母亲固然希望自己到表兄那边去，但她并没强迫的意思，错在哪一点呢？错在自己！自己听着母亲的劝告时只默默地无明白的表示，但自己如果真的不情愿时，母亲的劝告又何尝不可拒绝。

"你替我转告松哥，我自己何尝情愿。一切事都由我母亲做主，我真无法可想。总之松哥日后看我心吧。"美瑛对她的同学就这样地为自己辩护。

松卿虽然有几分承认她的婚事是全由她母亲的主持，但还是怨恨美瑛本人对他变了心。他写了封信来，信里有这样的几句："恨我无邓通的铜山，无吕洞宾的点金手指甲，所以你不愿意嫁我。"在松卿这是很有文彩的一封信的了。

在婚期前，松卿或托人或写信来要求她出城去会他一会，只要她去会他一面，他就死也情愿。

"不行哟！你要知道表兄的脾气，万一他碰见了你俩一路走时，怎么好呢？再第三个星期，你就要出阁的人！"当美瑛要求母亲允她到城里走一趟时，母亲就这样地警戒她。母亲又说，结婚前的女儿不该在人群中抛头露面的。美瑛觉得见了松卿实在不容易辩解，所以也认了母亲所说的理由了。

士雄和美瑛终于成了婚，举行了在他们乡里所罕见的盛大的结婚式。成婚的初夜使美瑛最难堪的就是在洞房里加设了一个鸦片烟炕。来洞房里凑热闹的都是士雄的缅甸的朋友，或坐或卧，在烟炕上挤成一堆。

他们轮着烧鸦片烟膏，各人都过了瘾后摆开两张台子玩麻雀。这时候做新妇的美瑛只能很寂寞地坐在室隅的暗影中望他们。看见这么一种情形。再望望猴子形象的新郎，她觉得自己的命运在今晚上完全决定了再无幸福可言了。

虽然是初秋，但气候还很热，穿着两件单衣还觉得热不过，只

有副残骸的士雄，宽了大褂子后，里面还有一件绒衬衣套一件西式背心；但他还说冷不过。他的朋友们呼他做寒老鼠。美瑛听见他们把寒老鼠的名加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心里虽然有点不愿意，但同时也觉得这个绰号冠在她的丈夫身上是很确切的。

"寒老鼠，我们都料不到你竟有这种艳福。"

"寒老鼠。比兰贡(Rangoon)的小芙蓉如何？"

"怎么能够把他的新人比小芙蓉呢？"

"满足了吧！H 市的莺娇也不差，你的确是艳福不浅。"

"听说新加坡的跑了，是不是，寒老鼠？你给她卷逃了多少？"

"你真是狡兔，有三窟四窟了，怪不得你的身子被淘得像干姜般的。"

"莫瞎造！你们总爱败坏人家的名誉。你们总想离间我们新夫妇吧。"士雄口里叼着一根纸烟，笑哈哈地很得意般地说。

美瑛看丈夫的态度像并不以秘密的蓄妾为一种羞耻，他当它是有钱的男子所应行的一种义务。她在结婚的第一晚就受了这么的一个绝望的大打击。

——允许和他订婚时有了觉悟的。作算他不蓄妾，自己跟了这样的人也不能算幸福。生米已经煮熟成饭了，一切唯有委之命运了。

她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像是十一岁的那年秋，她费了绝大的心力制成了一个很好看的纸鸢，拿到屋后的草墩上去，想让它飞起来，她才拿出来，一个很凶悍的村童来硬把那个纸鸢抢了去。

她争不过他，她只能把新制的纸鸢撕破。她当时的心理是，不情愿把整整齐齐的纸鸢让给他，要把它撕烂一点才快意。她想，现在的自己的肉身——挨了几许艰辛保留下来的丰熟的肉身——就和新制的纸鸢一样，一点儿没有撕破，整整齐齐地让给表兄了，她想到这点，觉得为表兄牺牲得过大了。

那晚上，美瑛感着说不出来的痛苦，表兄的向外微露的两个门

齿，时时触着她的红热的片颊，一股像腐败了的死鱼的臭气不断地流向她的鼻孔里来。她把脸歪过一边，忙取了条洒有香水的手帕盖在鼻梁上。士雄的粘滞的，但又缺少气力的行动陡然使她发生一种厌闷。快满十年间的渴望着的安慰，结果不过这个样子；美瑛不免大失所望。她虽然面着士雄，但她的心禁不住飞向松卿了。她后悔，后悔不该给松卿太失望了。

美瑛和士雄结婚才满月，她和她的大姨妈，姑媳间就生出龃龉来了。她至此才知道士雄的嫉妒和吝啬的性质完全是一种遗传性。

“一天到晚，夫妻俩尽守在房里，差不多连饭都要送到房里去吃了。……哪有做媳妇不跟婆婆做事的？我吃了早饭到田里去时，她还在床上困呢，……像这样的家事一点不理，工夫一点不做，只管好穿好吃的；还成什么家呢？”大姨妈近来渐渐地向村里的人发出这类的话来了。

士雄若不出城时就不肯放美瑛离开他超过半钟头。烧烟的时候也要她坐在炕沿上，有时候白天里也歪缠住她至几个钟头。对士雄的无节制的要求，和他的无气力的迟缓的举动，她虽然有点厌闷，但从来没有任何的异常的经验，并且生理上正在烂熟期中的她对士雄的无忌惮的挑拨也有些耽溺。

她和他的这种露骨的丑态引起了凌妈的不满和反感。并且士雄就美瑛的要求在她的首饰和衣裳方面花了不少的钱；对母亲的供给却缁珠的计较；这也是引起他的母亲的反感的一大原因。

士雄出城去了，凌妈便向美瑛冷言冷语的，

“夫妻相好，也相好到有个分寸！整天整夜地相守在房里，成甚么事体！岂不叫人家笑话！”

美瑛听得哭起来了。士雄回来了，那晚上她便哭着要求暂回娘家去住。士雄当然不能答应的，他正迷醉着她的肉。

美瑛在凌家住满了三个月了，姑媳之间的沟渠愈挖愈深。到后来，无可奈何，士雄只好带了新妻到城里来另租了一所房子。村里

的人都睁着惊奇的眼睛送他俩离开了这个小农村，他们都叹息着说，现在的新女学生娶不得。替儿子娶新女学生作媳妇会革掉自己的老命。

十　五

美瑛和士雄在城里租的一个小小的洋房，在吕真人庙后的幽寂的一条街上，在一般人看来，他俩的生活是在这小小的城市里算顶奢华的生活了。论美瑛的性质原不喜欢这种生活的，习惯于城市的生活，烟赌的生活的还是士雄。士雄早就不甘村间生活的寂寞，利用姑媳不和为口实就搬到城里来。

反日为夜的他们——士雄的一群烟友赌友——的生活，在美瑛最初觉得异常的痛苦，但过了个半月，她渐渐习惯了，她也习会了麻雀了。到后来天气不好的晚上，没有赌友到她家里来开开雀台时，她反感着寂寞了。

她渐渐地和他们说笑起来了，露骨地说笑起来了。有时他们也很不客气地捏她的嘴角，最初她脸红红地骂他们，到后来她竟向他们报复了。他们也像得了机会就和她扭成一团。厌倦了士雄的微温的拥抱和不愉快的亲吻的美瑛由他们的玩笑领略到不少的安慰和快感。有时候她竟避开士雄和他们有更露骨的玩笑。

她也常常暗暗地吃惊，吃惊自己会变化得这样快。

衣食住，她都得了极度的满足，只有性的生活，——在由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二十年间的女性所不可缺的一种生活——，她总觉得士雄无能力为她提供，她虽然没有别的男性的经验，但她深信士雄在生理上是有了缺陷的。结婚快满半年了，她还没有享受到她平日所渴望的强烈的性的安慰。正在盛年的女性不能得相当满足的性的生活，所谓生存是全无意义的了。

在他们农村里农民正在起床的时候，士雄才从烟炕上爬起来推醒在熟睡中的她。由微明的时候至太阳出水平线时候止，其间是

士雄和她纠缠不清的时期，有时忽然的中止，有时把时间延长；总之士雄的蠢动徒然地把她的欲焰煽动起来而无法扑灭。等到士雄疲倦了熟睡下去后，她的眼睛里燃烧着欲焰凝视天花板，再睡不下去。有时候，她常为这件事笑着向他说：

“你的身体该叫医生替你诊察诊察才好。尽是这个样子不呕死人么？”

“我自己也觉得不能满足，也向医生说过来，医生说是久吃烟酒的结果，要我禁烟禁酒。你看我离开烟酒能生活么？中西药也不知服了多少，但一点没有效力。太对不起你了。”他也笑着说。

美瑛起床是在上午九点十点钟前后；士雄却要睡到下午的三点多钟。美瑛因为吃了早饭后一个人无聊，天气好时就出来在附近的街路上游散。有时竟一个人独步到公园里来。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微微地起了点风，但太阳高高地挂在没有片云的深蓝色的空中，美瑛一个人走到公园来时，觉得背部发了点细汗了。出来的野外有点儿冷，穿了旗袍，给太阳晒了半点多钟，感着郁热了。

她踏进公园门联想到那个茅亭了——在她算是个纪念物的茅亭。

——半年多没有听见松卿的消息了。他早忘记了我吧。我虽然算是结了婚的人，但心情还是在这个亭子里会他的时候一样的懊恼，心里也还一样的空虚。切切实实地反问一下自己，自己又不能爽爽直直地回答说，早嫁了松卿好些。自己虽有几分恋爱着松卿，但其间还有一种说不来的隔膜。自己说不出这种隔膜是怎么一种东西。论在社会上的虚名，松卿和表兄一样的无名。论利呢，当然表兄方面靠得住些；不过自己并不十分注重，自己也曾唱过高调，只要真心爱自己，自己就可以和他共甘苦；那么金钱是不成问题了。论人物，松卿就高出表兄十倍！不决意嫁松卿完全错了！但哪又不见得。听说松卿在村里只有两间茅房，此外没有一角田一角

地，他在××商店里月薪十八元仅仅够养他的老母亲。

嫁给无能力独立生活的男人的农妇的惨痛生活映在美瑛的网膜上时，想和松卿订的决心愈加迟钝起来。农村的工资近来增加了；由早七点钟起至晚上的六点钟止，除了正午一小时的休息外。共十时间的劳动；由五分钱增加到八分钱了。工资之外还有早午两餐的饱饭，春水来时正是插秧的时候，裤脚高卷至大腿部，雪白的一双曲线美的腿，膝，胫等都毕露出走来。走进田里时泥水高及膝部，或竟涨至大腿部。泥臭和水的污浸渗至她们的腰部和腹部来。黄昏时分放了工回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又要为丈夫儿子的事情忙个不了。喂乳，挑水，劈柴，洗衣裳准备明天一早拿出去晒。等到家庭的事清理好时已经十点十一点了。有时为小孩子缝补破烂了的衣裳，就要过了十二点后才得睡。睡下去后还有丈夫的歪缠。美瑛想，这完全是奴隶的生活，做无能力独立生活的丈夫的奴隶！

——嫁了松卿，迟早要过这样的奴隶生活吧，所以美瑛默认了表兄的婚约，对松卿绝无半点留恋。

现在她是有夫之妇了，嫁了表兄了，算幸免了那种农妇的奴隶生活了。但是她想，现在的生活，和表兄同栖后的生活能算幸福么？想到后来她只有苦笑——不，只有惨笑。

她现在思念起松卿来了。听说他听见了自己的婚事，异常地失望，××商店的职务也早辞掉了；这是她初次归宁时，她的同学告诉她的。到第二次看母亲去时，听说松卿跟了一个村中的水客往南洋去了。

她站在亭子里痴想一会，也无心看公园里的景色，再走到桃林后的草场上来，今天天气太好了，一对对的年轻的夫妻，还是和去年所看的一个样子，在草场侧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其中还有抱着在热烈欢呼的小孩子。去年冬天一个人来看这种情景，感着一种寂寞，同时也发出一种羡慕，今年春伴松卿到这里来看见同样的情

景，虽然感着几分寂寞，但同时也抱着几分希望。现在又轮到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看同样的情景了，感想当然和春间大不相同了，就和去年比较也不相同，虽是同样的一个人来，但是完全绝望了的一个人了。她只感着一种悲痛！她现在觉得从前的孤寂，都倒是一种耐人的孤寂。现在在自己里面剩下来的只有疲劳，懊恼和悲痛。她想，自己的目前的生活才算是正式的奴隶的生活。和虽然受着压迫但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村中的农妇比较起来，自己又惭愧万分了。

她在公园里转了会，想出来散散郁闷的心情的，谁知返增了不少的懊恼。

——许久没有看母亲去了，看母亲去吧。到母亲家里时就请哪个同学过来谈谈，顺便探松卿近来的状况。她走出公园买了点食品，就叫了一辆轿子坐到母亲家里来。

十　六

轿到了母亲家里时，门前先摆着两辆轿子了，她想，母亲家里的客是哪个呢？她从轿里下来就看见老妈子提着菜篮走出来。

“啊啦！真凑巧！可惜你不和大姑爷一路来。来了时就好看了。”那个老妈子看见来的是美瑛，像取笑般地向她说了后匆匆地提着菜篮走出去了。

母亲听见美瑛的声音，从后房里走出来，跟在母亲后面的两个人，一个是穿西装的少年，一个是抱着个小婴的年轻女人。

“你来的真巧！”母亲说。

“啊！姊姊！若在路上碰见，我真认不出来。”妹妹说。

黄广勋站在他的夫人的肩后笑吟吟地向美瑛点头。她看美琼的样子有点憔悴了。服饰也不像从前华丽了。美瑛想，这就是去年正月里出阁的妹妹么？在途中遇见，我也不敢认她是妹妹了。她再看广勋。觉得他比去年胖多了，虽然他的脸作微微地变黑了，不及去年春时的白皙，但那种有男性美的一种姿态，就叫她生了一种羡

慕。她想，妹妹才是个真幸福的人，有这么美壮的丈夫，又生了儿子。女人所希望的一切她都算达到了目的，她的前途满敷着幸福之花，她的家庭定是很和暖而且甜蜜蜜的。

那晚上只广勋一个人回家里去，美琼看见姊姊来，姊妹俩就留歇在母亲家里了。

美琼把她嫁后至现在的经过情形告诉了姊姊。

美琼去年春跟广勋到上海去后就在私立T大学的文科挂了一学籍。广勋就回到自己的学校里去。他俩原想共租一个房子同栖的，因为两个所进的学校相距太远了，并且广勋的学校有半膳费的供给，他有点舍不得；他俩就分开了，各住学校的寄宿舍。只有星期六的晚上他俩可以在廉价的旅馆里相会。星期日的下午分手各回学校里去。

广勋是习政治经济的，美琼习的是纯文艺，在T大学里，认识了不少的研究纯文艺的青年，有比她丈夫长得标致的，有比她的丈夫长得坏的，有比她丈夫有钱的，有比她丈夫穷的。她对文艺也渐渐持感着兴趣了。她不论好坏，耽读了近代作家的作品不少。她读了有趣的作品就会想那个作家，尤其是读了自叙传体的作品。越发想看那个作家是怎么样的人。

美琼说，她的丈夫对艺术一点没有理解。他只想如何地在政治场里活动，还没有毕业就喜欢和交游起来。他在上海三四年间花了的应酬费不下几千了。在美琼只看见他请名人，总没有看见名人请过他一次。美琼对她的丈夫的无意识地拍名人的马屁，心里有点看不惯；因为她研究文艺研究了一年多，发见了一条原则是“名人做事愈不近人情，他的声名就愈高。常人愈诉其人生苦，他就愈受人的轻视。”

广勋的学费全由他的哥哥供给。虽说是由哥哥寄来给他们，但还是父亲的遗款。广勋的父亲在省城开有一家绸缎店。五年前父亲死后就由哥哥一手经营。据哥哥来信说，近两年来，店里负担的

特别捐太重了，店员又全体增加了工资，挣的红利又给他们分去百分之三十。生意仅仅能维持下去，挣钱的事是无希望了。本来是家小小的经纪，并不是个大资本家，所以不能支持。再有什么特别障碍发生时，生意就不能不收盘了。他的哥哥还来信希望广勋快点毕业出来谋个职业，可以减轻他负担。美琼却不信他伯伯的话，她说嫂嫂没有出省城时，生意可以挣钱，去年嫂嫂出省去后，生意就不好起来了。这样看来定有别的理由，哥哥说的"小经纪"，"大资本家"等话完全是口实罢了。

今年七月初美琼做了母亲了。小孩子出了后就废了学业，她说，有了小孩子后才知道女人的最神圣的事业就是抚育子女。为抚育子女什么都可以牺牲，她为儿女牺牲了她的学业。

好容易挨到今冬，广勋的 N 大学草草地毕了业。他俩带个小孩子由上海回到家里来还没有几天呢。

美琼又对她的姊姊说，现在的社会只有一个吃饭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争饭吃，父子也可以不成其为父子，朋友就更难靠了，广勋还没有毕业之前在朋友间的应酬，看来像个生活上很过得去的人，很多朋友也就和他交游，现在毕了业了，为吃饭问题想在社会上图个职业去求几个在政界上有点声望的友人援助他，可是他的友人们以为他的这项要求在他们的精神上会起一种纷扰。因此就置之不理。所以广勋落胆了，不敢再在不易居的上海留恋，想回故里来觅个中学教员的席位。

美瑛看妹妹说了后眼眶已经发红了。看妹妹的服装虽然不算旧，但式样不是最新流行的了。

"但是妹妹总算幸福的。"美瑛听完了妹妹的话后说了这一句。

"幸福？什么幸福?！你那个妹婿又……"美琼说到这里不说下去了。

"妹婿怎么样？对你不好么？"美瑛问她。

美琼忽然地流下泪来了

"我看你们俩是对理想的夫妻了，你还有舒适不满足么？至于贫富不能够把它参加进夫妻爱情里面作一个条件的。"

"年轻的读书人意志总是不坚定的。"美琼揩着泪说。"我羡慕姊姊呢。表兄是个给现代人情世态海洗炼过来了的人，到了中年又得了姊姊这样好的人物，只要姊姊不嫌厌他，你们俩的家庭是顶幸福的了，太年轻了，意志不坚定，要人操心，真是辛苦的"

"我幸福？妹妹还不知道呢，我近来过生活差不多可以说不是人的生活。你的姊丈还是个一样不定性的人。听他朋友们说，他在各地方都有家。不过没有证据，所以没有和他理论，我也不希罕他。管他对我专心不专心。!"

她们姊妹都各有心思地沉默了好一会。

"妹妹，你瘦得多了。脸色也不似从前的好看，在上海不服水土么?"

"是的，自从生了这个小孩子后脸色就苍黄起来，也不知什么缘故，我的脸色原就不像姊姊的白皙，瘦了下来，怪难看的，现在无论叫谁看来都不承认你是我的姊姊吧。"美琼虽然笑着说，但说了后叹了口气。

美瑛想，妹妹说的话或有几分道理，因为女人的年龄像会跟着服饰增减的。现在自己，由自己看来，实在比妹妹好看些，比妹妹年轻些了。

美瑛和妹妹在母亲家里一连歇了三夜，谈了不少的话，也讨论了许多关于"妇人与家庭"的问题。她知道了所谓的幸福并没有绝对的只看她的希望能否达目的，她的欲望能否满足，一部分的希望达了目的，一部分的欲望得了满足；但还有一部分的希望或欲望受了道德律的制限或受了夫妻的名义的束缚；那个女子就不能算幸福了。总之不受社会的惯例的支配，不受道德的限制，不受任何名义的束缚各向其心之所安的方面进行，在彼此不相妨碍的范围内男女各有的充分的自由。要能达到这样的田地，各人才算真正的幸

福。受了一种名义的束缚，受了一种信条(Doctine)限制；事业固然可以成功，声名也可以成立；不过真的自由，真的幸福，就完全被剥夺了。美瑛想，自己的性质太怯懦了，对社会的制裁常怀恐怖，对道德也绝对表示服从，对名义也绝对的忠守，想这样的去求幸福，结果唯有牺牲了自己的活气满满的青春——不，实在牺牲了自己的一生！以后不能相信命运了！自己非改革自己的命运不可了！

十 七

一星期，美琼夫妻同到城里的美瑛家里来。由她们姊妹的介绍，士雄和广勋也认识了。广勋对酒和麻雀和士雄是同嗜好的，他俩就成了莫逆。

美瑛意识到自己十六岁那年的事——广勋是先向她求婚的人——广勋在她的心上像持有一种似恨非恨，似爱非爱的印象。他不像中学时代那样的美了，但他的美少年的印象还很深刻地印在她的心坎里，同时受着士雄的蹂躏，不能得彻底的性的安慰的她望见体格魁伟，富有筋肉的广勋也垂着涎沫生出多种羡慕来。

——像这么一个魁伟的好男子，怎么妹妹还说不满足的话呢？她觉得人生就有许多的矛盾，不经过一次的社会革命还不能解除的矛盾。

寒冬的一天下午，士雄今天起床特别的早。一响十二点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吃过了饭就出去了。他说××公司今天开股东会，他是股东之一，一点钟就开会的，不能不早点去。

上午美瑛起床时，朝南的百叶窗扇上太阳光还晒得很强烈的。近午时分，太阳在灰白色的云中隐了形，房里也微微地暗淡下来。外面像起了西北风，在屋后的竹林里吹出种凄惨之音，但这种凄惨之音里面又像含蓄着一点春意，美瑛在房里的暖炉前坐着还觉得有点冷，十根指头也微微地红肿起来，她由美琼那边借来的一本“艺术与恋爱”虽然摆在面前，但她觉得今天特别寂寞般的，也再无

心读那部书了。

——他说今天定来的，怎么还不来呢？天气太冷了，他不出门吧。他还是喜欢他的妻子，这样冷天，在家里拥抱着妻子向火吧。他们在冷笑我吧，丈夫对人说妻如何不好，妻也对人说丈夫如何不好，其实这是饰词，他们都在骗我，嘲笑我没有和暖的家庭，他是有了妻子的人怎么还有真心向我呢？她一个人在翻来覆去地想，愈想愈觉得广勋前几天的话靠不住了。

——是的，自己明知广勋所说的都是假话，称美丽是假的，说他和妹妹已经无爱了也是假的。自己虽知道他的心不真诚，但总不能放弃自己对他的希望。

她前星期到他家里去，回来时，他送了她一程。

"出了村口就是官道，来往的人多，不要紧，只有由家里到村口的路太僻静了，单姊姊一个人不便走，你送姊姊出村口去吧。"美琼看见姊姊说要回城里去时就这样地向丈夫说。广勋当然很情愿的，他在美瑛家里打过几晚的麻雀了。他和美瑛渐渐地混熟了。久和生育过的美琼同栖，对她的有主妇臭的态度和做了人的母亲的沉着态度早生了一种厌倦的，他看见美瑛的始终欢笑着的无忌惮的态度更感着一种兴味。有一天晚上，广勋在她家里一连输了几圈，输得双颊发热起来，美瑛看见广勋在座，她就没有一刻不意识着他，她也知道他的经济状态不好，看见他输了，很替他抱同情。

"我看，我来看你的牌怎么样。我来做你的参谋！"她笑着凑近他的肩后来，她一面剥着瓜子一面说笑，广勋在左额上感着她的有暖味的气息，精神更摇摇不定了。他又输了一圈。

"你起来，我替你打一两圈看看，看可能转过风来。"

广勋真地站了起来，她就坐下去。

"可是，你也走开不得，你还要在我旁边监督着。"她笑着牵他的手，她叫老妈子搬了一张椅子来，叫他坐在她的肩后，广勋脸红红地望了望士雄，才坐下。士雄坐在对面，虽然注意着他的牌，但也

时时注视她和他的态度，广勋坐在她肩后很局促不安的。但他看她的态度像对士雄一点都不理会。她只手摸着牌，摸到了好牌时，双手就伸出来捉广勋的手，好像叫他看牌，但到后来，她双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了。广勋也由她的这样的表示领略到几分快感。他想该输了，今晚上该输了。

平时美瑛等士雄，等得不耐烦时，就先就寝的，这晚上她一直等到他散台。广勋起身告辞时已经是午夜两点钟了，她忙取了他的外套替他披上。只手抓着他的外套的 袋口送他们出门首来。

他真地送着她出村口来，一点钟时分，农民都吃了中饭回家里去歇息了，村道上除了三两个村童外没有行人。离他的家远了，看见他的妻背着小孩子进屋里去了，他忙走近她的身侧，两人都像预先准备好了的，他的左手和她右手触着了，紧紧地互握着了。在他俩的身体内循环着的血液忽然沸腾起来。她的髻上的黄澄澄的首饰也使他生了一种羡慕。他嗅着她的有刺激性的发香。

“那晚上真对不起，我本想送回来，又怕表兄晓得。”他想起那晚上输了钱回来在外套里发现的一束钞票来了。

“我看你输很了，你有家务的人，输了这么多钱，怕你家中不方便。”她脸红红地翻过来向他说，“我家里虽不算有钱，不过我们吃的穿的尽够了，多了钱也没有一点意思。”

广勋这时候万分感激她了，不知道要如何地表示才可酬报她的厚意，他只加紧地握了她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俩又默默地行了十多步。

“你在军部里办的什么事？”

“军务处的股员。”

“月薪呢？”

广勋给她这一问，脸红红地说不出话来。

“有一百元？”

“有一百元倒好了！”

“有多少呢?”

“四十元。”

“仅四十元!”

“四十元还算位置好的,还有二三十元的,里面冗员太多了,外面听得好听,不荐用私人,但是有势力的军官荐来的还是下条子,下委任状。”

“处长的薪水是多少呢?”

“不十分清楚。五百块吧。”

“你直接属处长管么?”

“不,还有科长。”

“科长的薪金呢?”

“看哪一科,有二百的,有二百五十的。”

“那你们的薪水太少了!”

“还不是!薪水愈少的人办的事件也愈多也愈苦。死的是连排长,升官加薪水是师长军长。这和劳工神圣的原则就不合了。我由一个认得军部里的当局友人介绍进去的才有四十元的薪额。还有一两个股员跟着军队在各地转徙一年多,但他们的薪水还没有增加,还有领初进部里时的薪额——三十元。你想公平不公平?像这样的赏罚不明,劳工的真价很难提高的。有后援时,大学校的以看显微镜为专职的生物学教授可以做警备司令官的秘书长呢!”广勋说后笑起来了。

“我想,才力虽然不同,位级也不免有高有下之分,不过工作的辛苦是一样的,不费脑力,也费体力,薪额太定得悬隔,团体的作品就难持久了,徒事牺牲有时或可做得到,不过人是堕落了的动物,只能一时,不能持久,牺牲是求解决阶级争斗的方法,但在这牺牲中不知不觉又分出了阶级来了。结果还是劳心的管劳力的,这是不合近代潮流的,我想,最好只在职务上分有级,劳动的时间还是上下级一律八小时,薪水也平等每人一百元或两百元。大学教授不能

比小学教师高三四倍。公安局长的薪水不能比巡警的高三四十倍。你想对不对?”

“你怎么发出这样的议论来了!”广勋笑问她。“薪水平等,在现在一团糟的政局是难实行的,为奖励勤劳的人计,也得要分等级,不过不好差太远了。位置只差两级,薪水就多了一二十倍,这真是太笑话了。处长的太太来往驾着汽车,股员有太太赤着双腿在农田里插秧呢!”

他和她一边谈,一边走,不知不觉和她的肩膀贴在一块,他俩的体内的热气交流起来,走到村口里时,她松了手向他告别。

“不忙,还早呢,我再送你到前面去。我叫你在我家里歇一晚,你又不。”他停了脚,她也止了步,同站在村口的一株大榕树下。

“等到新年的时候,我再来,那时候我真要到你家里来歇三两夜。”美瑛垂着首笑向他说。

“我们慢慢向前走吧。”他俩又开始走路。

“你就到我家里去不好么?”她再笑着说。

“今天有点不方便吧。”他也笑着说。

“那你就回去吧。”她推着他的肩膀。

“我舍不得你。”他大胆地故意试探她。

“我还不是一样。”她红了脸低下首去。

他俩手拉手地再走了一会,空中忽然地阴暗下来。像天黑了,但时间并不对,还不到两点钟呢。

“像要下雨了,怕要下雪呢,你快点回去吧,妹妹在家里等得不耐烦恼了。”她说了后狂笑。

“不要紧,让我再送你一程。”

美瑛把洋伞撑开来了,果然头上一滴一滴地下起雨来了。

“真是下雨了。”他苦笑着说。

雨滴越发粗了,也愈下得急了。

“你快来,快进伞子下面来。”

伞小了，两个人紧紧地肩膀贴肩膀地挤着走。他的左手，她的右手共撑着伞柄，他俩互感着热热的呼吸。

“两个人撑着伞柄，不好走，让我一个人撑吧。”他叫她放了手，她的右手就搭在他的肩膀上来。

雨愈下得大了，路上没有个行人，他俩走到一间破漏了的茶亭里来了。

“我们躲躲雨吧。”她提议。

“也好。”

他俩就走进茶亭里来。

“给人看见时，不晓得他们猜我们是什么样人。”

“真的，不容易吧。”他倾着头笑。

“夫妻不像吧。”

“兄妹？”

“更不像。”

“那，他们猜是什么样人呢？”

“定猜我们是幽会的。”

“我们本来是……”他的声音颤动得历害。说不下去。

“是什么？”她也颤声地问。

“我俩是未成功的夫妻。”他红着脸紧握她的手。

“你还好意思说，提起这件事，我真恨你不过。”她说了后她的上下两牙齿还紧紧地团着表示对他的深恨。

“那是我家里人的意思，那时候我不能作主。”

她的双腕从他的颈部松懈下来后，雨也晴了。

“我要快点回去了。”她对他说，他只点点头。

她才走出亭子外又回来说，

“望你常到我家里来。”

他点了点头，他望着她在前面站在转弯的路旁，只手撑着洋伞，只手高高地伸出向他挥动。像叫他快些回去，莫尽是站在亭子

前痴望。

十　八

美瑛从那天在茶亭里和广勋接了个吻后，自己像受了洗礼，觉得前途有一种希望在等着她，她有生以来没有经验过这种能使她常常悸动的美感，她想这定是小说里所说的恋爱了。

——可怜我生了二十四年今天才感知恋爱是怎么样的东西！

房里渐渐地暗下来，她叫老妈子把电灯开亮。她向火炉久了后，双颊红热得厉害。她把那本“艺术与恋爱”丢在一边，双掌托着红热的双颊，靠着椅背凝视火炉。外面西北风像愈吹得厉害，窗扉在索索地作响。

老妈子端了茶壶进来。

“太太，像快要下雪，今天冷得奇怪。”

“没有客来么？”她懒懒地问老妈子。

“今天这样冷，怕要下雪，没有客来吧。”老妈子说了后回火厨里去了。

——他有妻子的。今天这样冷，他抱着小孩子和琼妹对拥着火盆在说笑吧。他俩的和暖的家庭真叫人羡慕。他俩才是真幸福。无邪的面貌所有者的琼妹从他的膝上抱了小孩子过来，解开衣扣露出膨大的乳房来喂乳给小孩子吃。他走去从琼妹的身后拥抱她，她在笑骂他，他从后面捧着她的脸亲嘴。这样的一幕幕的景象不住地在美瑛的脑里浮出来。她立即感着胸部起了一种焦躁和苦闷。她刚才对他的热望忽又随着今天的气温渐渐地降下来。

她正在痴想着，老妈子忽又走进来。

“太太，有客。”

“谁？”

“黄先生。”

美瑛听见是广勋来了，忙站了起来。她忘了刚才的焦躁和苦

闷，只觉得胸口不住地跃动，她还没有走出房门，广勋已经走近她的房首来了，他把外套除下来，她忙接过来挂在近房门的衣架上，她禁不住用鼻尖触触他的外套。那件外套还是和在茶亭里的时候一样地发出一种特有的臭气——纸烟，毛织物，中年男子所特有的脂肪臭三种气味混后而成的臭气。在其他的女性闻到这种臭气定要掩鼻而去的，但在美瑛闻到这种臭气，自己的身体就热麻起来。对她像有种诱惑性。她很不好意思地再把脸凑近这件外套又嗅。在她，只认是一种强烈的男性的香气，她久渴望的也是这种香气。单嗅了这件外套，她已经像喝醉了酒般的。

他俩夹着火炉对坐下来。

"我想你不来了。"

"难得的机会，怎么不来！"

"妹妹答应你来么？"

"她晓得我到什么地方？"

老妈子端了两盅茶进来，他俩暂时沉默着。

她的左手搁在椅旁的茶几上，手掌托着她的鲜红的左颊在凝望着广勋。她的上唇也受着掌的挤压，微微地掀起来。长的睫毛黑的瞳子，眼眶周围微微的地带点紫晕；平日是很苍白的，今天脸色也特别的红润。他也觉得目前的美瑛是个人世少有的凄艳的美人。尤其是她的一对瞳子——不住地转动的纯黑的瞳子含有一种蛊惑性。

——像这样的美人嫁给士雄真糟塌了。他把她和流产过一次，生育了一次的她的妹妹比较。就有点不相信他们是姊妹了。年小的时候的圆圆的脸儿，并且始终微笑着的妹妹的确比姊姊好看些。但是现在赶不上美人格的姊姊了。

"你尽望着人做什么？"

"你呢"

他俩都笑了。过了一会她说，

“我想我的事情，不与你相干！”

“你就告诉我。看我可能替你想法子。”他笑着说。

“告诉你不得！”

“为什么？”

“有了妻子的人不能了解的。”

“你感着寂寞么？”

“是的，有点儿。”

“那么，你只差小孩子了。迟早你是要生小孩子的。生了小孩子就不寂寞了。”

“不想！要小孩子做什么！”她摇了摇头。

她自己承认恋他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了。她看见他来了时，早就想钻进他的怀里去，最好能够把他的衣裳撕成一片一片的，看得见他的胸口时，她就把他的胸口咬破，咬至流血，她的热烈的情焰才会冷息下来。当他进来时不即张开他的双腕把她搂抱他的胸怀里，她的心头已燃着愤愤的热焰。她就想及他是有了妻子的人，并且他的妻子就是自己的妹子。她到后来知道向着这样的男性进攻未免太冒失了。她碰着劲敌了。但进了兵，一时收势不下来，想战胜这个敌人，自己实在全无把握。

——迟早会失败时，那就早点收手的好！女性想掳有妻子的男性为己有，至少要先得了男性给她的可为她所有的证据——表示他能离开他的妻子，全属给她。若冒冒失失地为那个男性牺牲了一身，后来的结果就不堪想象，由恋爱之梦醒来后，恐怕唯有孤独，疲劳，哀愁的死灭吧。尤其是对方是自己妹妹，这是叫自己更踌躇，更迟疑不敢向前进的原因。她早就想向他宣言，他如果没有和妹妹离开以前，她就不和他有更深远的交际，但一看见他时又说不出口了。她想，这是他应当先向自己表示的。自己固然想向他宣言，但有一种羞愧在阻碍着自己启口。

——虽不和他有深远的交际，但不能说不和他见面。可是事实

上见了他会感着一种苦闷——不在他里面完全溶解下去就不能解脱的苦闷。已经进行了，向他进行了，和他亲了吻了，再收势不住了。能全始全终地使他属自己否。现在也无暇计及了。现在只能一任情热的奔放，迟早非解决不可的事还是早点解决了的好。到有必要时就向社会承认妹妹是自己的情敌也在所不惜。为求自己的胜利，非毙敌不可！不毙敌，敌将毙自己，不必再踌躇，不必再考虑。我还是大胆地进行自己的事吧。"士雄今天回来么？"他问她。

"像这样的天气，不得回来吧。"

他俩又沉默了一会，炉火更炽烈地燃烧着，但他俩都忽然地发起寒抖来。

"下雪了哟。"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站起来走到窗前，隔着玻璃屏望见外面下雪了。他也跟了来，站在她的肩后了。

"怎么你哭了呢""他看见她向着窗外拿块雪白的手帕揩眼泪。"他的右手加在她的肩背上了。他真想不到她竟会翻转身倒在他的胸膛上悲哭起来。他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安慰她，他只抚摩着她的抽动着的肩膀。

十　九

县城西郊的一家旅馆，昨天下午五点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俩冒雪走了来。说是由 T 市赴海口，经过这个地方的。旅馆的主人对他俩虽有几分怀疑，但这种幽会在他旅馆里是屡见不希罕的，他就应了他俩的要求，开了一个最上等的最幽静的房子给他们。

第二天早晨，阳光射进那间房的窗口来时，那个年轻的女人先轻轻地从床上走下来，头髻蓬松，双颊苍白。一件毛织紧身背心的扣子还没有扣上，膨大的乳房的轮廓在背心下面的一件白绒衬衣上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裤角高高地撩起至近膝的胫部，胖胖的弧状的胫肉白白地露出来。她跳下床来就走近衣架前，先把一件青素缎面的皮袄加上后走近梳化椅上坐下去，把袜子穿上。

她走近面南的窗口望外面的雪景，窗下一带是种甜薯的干田，都满满地高积着雪，远望那边是一面起伏不定的倾斜低缓的山岗。散植的山岗上的几株枯树都满长着银枝叶了。又像敷着满枝的棉花，一眼望去，完全是皑皑的银世界了。

她想，只一晚上，昨晚一晚上，自己的命运完全决定了。昨晚上到了这里一过晚饭后，自己还尽力和这种诱惑抵抗，试过最后的掐扎，向他提议不留宿就回家里去。但他死都不肯放手，一手把我抓住，我再无法，也无能力向他抵抗了。想及自己的妹子，虽有点后悔，但晚上由他得来的经验和自己的丈夫比较起来，就有天渊之别，她想，这种强烈的压迫决不能在无力的士雄身上领略的。她禁不住羡慕起日夜在这种暴力的压迫下的妹妹来了。她想，现在不单精神上，连生理上，自己也是属于他的人了。

她在窗前站了一会，觉得额部和掌心微微地发热，背部也感着微寒，喉咙里辣刺刺地作痛。口里很干燥的带点苦臭。她想，定是昨晚上身体太疲倦了，并且没有充分的睡眠就感冒了吧。她忙走回衣架前再把皮裘的旗袍穿上。

她开了门，茶房送了洗漱的水进来，洗漱了后觉得头部很重赘的，身体也异常的疲倦，她懒懒地再走到床前来，揭开帐口，她看见他还把头深深地埋在被窝里呼呼地睡着。她略把被撩开，他的圆圆的赤色的脸就给她一种诱惑。她低下头去在他的热烘烘的颊上吻了吻。他的颊会灼人般地给了她一个刺激。

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看见她站在床前，微微笑着伸出双腕向她，她立即挨倒在他的胸上了。她狂吻他的颈部。

“再睡一会吧。你不睡了么？”他再要求她。

“不，不早了，快起来吧，怕有十点钟了呢，我洗漱了哟。你快起来洗漱。让我梳个头”她再吻着他的热颊说。

他起来穿了衣服，洗漱完了时，她也梳好了头。她站在镜前把镜中的自己细细地观察了一会，待翻转身，她看见他站在自己的肩

背后向着自己微笑。她也微笑着向镜里的他呶嘴，表示要和他亲吻。只一瞬间她翻转身把头埋在他的胸怀里了——埋在他的宽阔的温暖的胸怀里了。他咬着他的领带，许久不抬起头来。有种从未经验过的激烈的情绪把她的眼泪催下来了，他看她的肩头在不住地耸动，忙捧起她的脸来热烈的接了一个吻后，又取了条手帕替她揩眼泪。

“你为什么伤心？我俩该欢喜的。”

他俩紧紧地搂抱着，她的首枕在他的左肩上。

“广勋，以后怎么好呢？”

“什么事？”

“我们不是犯了罪么？”

“恋爱的结合，是顶自然的，不见得是罪恶吧。”

“但是你是有妇之夫，我是有夫之妇。”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太对不起妹妹了。”

“那我也对不起士雄了，是不是”

“那又不同，因为他并不当我是真的妻室看待，我也不过机械地和他结合，一点爱情都没有的，我都不觉得对不住他，你当然更无所谓对不起他了。”

“啊！原来你的意思是说我不真心向你，还对你的妹妹抱愧，是不是？”

“我并不是怀疑你，不过我担心我俩以后不知有如何的结局。”

“让我俩走到我们能够走得到的地方去就好。将来的事，担心不了的。”他说了后再吻她的颊。

“所谓结婚，现在想来的确是个公式——呆板的公式，夫妇也是个空虚的名义，用这个呆板的公式和空虚的名义，去解决变幻无穷的恋爱，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是这么样的社会，我俩没有这种名义，也没有用过这个公式，我俩昨夜的行动就是犯罪了。”

“我俩不承认那种公式和名义就好了，莫管社会对我们怎么样。”

听见茶房敲门，他俩忙松了手，各让在一边。

“进来！”广勋说了后，门开了，茶房搬了菜饭进来。他看看时表，九点半了。

他俩对坐着吃饭，他一连吃了四碗。她因为有点伤风，不想吃，吃了半碗饭就放了筷子。

“我们该走了。”她先说。

“怕士雄回来么？”他嘲笑她。

“你总是这样的嘲笑我！怕什么！？并且他不到下午一二点他总不能起床的。出来的时候不是对老妈子说到母亲那边去吗？我想我顺路到我母亲那边去，也可以解解嘲。”她也笑着说，他点了点首。

“你怕比我还急些呢。快想回去看你的老婆儿子吧？”她反笑他两句。

“我就要到军部里去的。你不信就请你跟来看。”

他俩约了下次相会的日期，同出了旅馆。他望着她乘了轿向他的岳母家里去后，他匆匆地回家里去了。

二 十

嗣后他俩利用了种种的机会在市外的几家旅馆里密会了好几次。每次相会，美瑛都尽情地享乐。广勋也应着她的希望，加以频繁的热烈的——热烈的程度几近于残虐的——拥抱，他所加的愈热烈，她愈感着不满，她自己也不明白对他的欲望何以会这样无厌足的。到后来她发现了她对他怀不满的暗影了。她几次想把他咬成一块一块的，又想把他裂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她的热烈的似恨非恨似爱非爱的情绪才能平复。

过了新年又近元宵佳节了。她和广勋有三星期不见了。正月

十七那晚，他俩又约了到去年最初相会的旅馆里来。茶房开了房子出去了后，美瑛看见广勋就像铁钉碰着大磁石投身向他的胸部来。他也燃着热情把她紧紧地搂抱着，他的赤热的颊贴到她的颊上来。

"你的嘴这样冷，冰般的。"

她没有答话，两行热泪立即由眼眶里滚流到苍白的冷颊上。广勋莫明其妙的，不知道她一见面就会这样悲伤的缘故来。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伤感的？"他微笑着问她。她看见她的热泪能感动的他在微笑，心里越发伤感，越发悲愤。她把头更深深地埋在他的胸怀里去，双肩不住地抽动。

她暗哭了会，才抬起头来。

"你莫不理我。你若不理我，你就要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你若对我没有爱你就明白地对我说，我决不勉强你的。勉强装出来的爱即是罪恶。"

"美瑛，你说些什么话？"

"望你恕我的唐突。只这一点，望你发个誓。敷衍的恋爱，在我是很难堪的。"

"我有什么敷衍的？"

"你这样的说法，我不愿意听，你要明白些说。"

广勋虽然热烈的地抱着她，但她总觉得他不能像最初的二三回抱她时候的野兽般的热烈。她只承认他近来对她的举动完全是所适非人的女性的一种温柔的安慰和同情。她虽然不是不喜欢，但总觉得就这样的，她不能满足，她承认他和她的交游完全是种越轨的享乐。

——这次再供男性的牺牲时，……她想到这点她的热泪重新流出来。

她早就想向他提议，提议今后对妹妹的方法。他虽然对她说了妹妹的坏话不少，但她只当是他的一种敷衍的话。有妹妹在她和他的中间，他俩的恋爱就值不得赞美，结果只有诅咒。她也想向他悬

崖勒马地宣告脱离，但自己苦于没有这种勇气。自己的肉身一经他施洗礼之后，若除却了他，她的生存就无意义了，一切都归幻灭！她又想，妹妹还算是个贞淑纯良的女性，把他从妹妹处夺取过来，又觉得妹妹太可怜了。因此，她好几次想向他提说都没有说出来。她只恨他不自动地把对付妹妹的方法提出来讨论。

“士雄说，他在这月要到缅甸去走一趟，的确不的确？”

“因为那边橡树园的事还有点交割不清，要去结束一下。大概月底就动身吧。”

“那么我们可以自由些了。”

“恐怕更不自由呢。他走了，他们家里人就要留心我的行动了。所以我想等他走了后，回我母亲家里去住。”

“他怎么不带你一路去呢？”

“他有不能带我一路去的理由。”

那晚上她也想尽情的欢乐。但妹妹的幻影——喂乳给小孩吃的美琼的瘦弱的幻影，时隐时显地在她眼前浮出来。广勋疲倦了后熟睡下去了。但她反兴奋起来，她的头脑愈疲劳愈睡不阒，她愈想愈替妹妹抱同情。

——妹妹只当她的丈夫有事不得回来。至多不过当他在我家里赌麻雀了。他像告诉了妹妹，赌输了时，我常借钱给他，妹妹有好几次向我道谢，一面道谢，一面骂她的丈夫。她哪里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卖身给我了呢。不错，一点不错，他是想我的钱来的。至少，他近来有点这样的形迹。但我怎么能说出口去责备他呢？我也不忍说出来叫他难堪。我实在爱他，盲目地爱他！明知他没有真心向我，但我无论如何舍不得他，我爱他的热烈拥抱，爱他的强有力的压迫。我的这种万不得已的苦唯有上天知道！妹妹，望你恕我！我并没有破坏你的小家庭，也没有掠夺你的幸福！你的家庭幸福依然存在的。我只一时地掠夺了你的丈夫的躯壳，并没有夺你的丈夫的心，他的心还倾向着你，永远倾向着你！我才是你的丈夫的牺牲者

呢，你说你恨你的丈夫么你不过是口说恨他，不是真心地恨他吧。他今晚上虽然睡在我的身旁，但我才真的恨他呢。他在这里熟睡着，他——刚才还搂抱着我的他在梦中去看你了吧。只剩得我一个孤独者深夜里还醒眼坐在荒凉的郊外的旅馆中，没有人理会。她想到这里，禁不住把脸埋在双掌中悲哭起来。

室外的风呼呼地吹得愈强烈起来，但立了春许多日数了，房里的气温并不十分冷。美瑛一个人走下来。她站在床前翻转来看在床里熟睡了的广勋，她恨他太没有感觉，太没有神经了。

——像这样死人般地熟睡着，谁相信他是真心爱我的人！像他这样冷淡地对我，岂能为我牺牲妻子！

她恨恨地望了他的睡颜一会，走向衣架边来，她把外衣披上，他的外套，反领外衣都挂在一起，她禁不住脸埋进他的衣服里去深深地嗅了几嗅，那种臭气只是和从前一样地给了她了种刺激——使她的感官上得着满足的刺激。

她嗅了后，无意中伸手向他的外套衣袋里去，她摸着了两包东西，一个袋子里一个。她想这是什么呢，莫非是买的食品，忘记了拿出来吃么。她忙把那两包东西拿到电灯下一个个地拆开来看，第一个洋铁罐头的 Lactogen 代乳粉，第二包是一双女鞋和一只小金表，美瑛看见这些东西，胸头似酸非酸似辣非辣的异常难过。她想他近来赌赢了吧。他买只小金表给他的老婆呢。

——输了的时候向我要钱。赢了的时候买东西给他的妻子。她愈想愈气不过，她真想把那个金表打破，那双鞋子撕破，那罐代乳粉丢到窗外的茅厕里去。但过了一会，愤恨稍为平息了，她想擒不住他的心，就把那些东西来泄气也是徒然。让他带回去给妹妹吧。平心说来，我实在对不起她了。

她把东西包好了后，放回她的衣袋里去。她仍回到床上来，看见他还在呼呼地熟睡着。在电光下看他的团团的赤色的脸儿，看一种健康美和筋肉美相混合的美在向她诱惑。她就在他的红热的颊

上接了个吻。他睁开眼睛向她微笑。只一瞬间，他再拥抱了她。在他的拥抱中她忘记了刚才看到的金手表、女鞋和代乳粉了。

二十一

正月初，士雄和几个水客动身往南洋去了。士雄去后广勋有几次在她家里歇夜过来。她家里的老妈子当然看出了他俩的关系，就是邻近住的人也对他俩怀疑。

美瑛家里自士雄走后，一班烟客和赌客就绝了迹。虽然有几个对她怀着奢望的年轻赌友曾来看过她两三回，但都经不住她的冷淡，绝望地不再访她了。

时雨时晴的仲春天气使她生理上有点变态——她近来像患了歇斯底里症，哭笑无常，时喜时怒的心情倍加懊恼，每值阴云的天气，房子里异常幽暗，她一个人坐着只感着孤独和冷寂。她在这时候就恨广勋，恨他不常常来看她。其实他来了，自己所得的安慰也不难想象出来。尽情地享乐之后唯有疲倦和厌烦。他多来一回，自己就多增一重的懊恼罢了。

在广勋的意思，过于频繁到她家里。遇着附近住的人实在不好意思，所以这次约她同去看戏，看完了戏就到郊外的旅馆里去。

他俩由戏院出来时，由傍晚时分下起的细雨也晴了。夜深了，并且是雨后，戏院前的热闹的大街上也没有几个行人。他俩站在戏院门首还听见里面锣鼓喧天的。锣鼓喧闹了一阵后就听见弦管之音异常嘹亮，他俩的兴奋极了的神经突然地受了冷空气的袭击，冷静了许多。戏院门首只有三五辆人力车，车夫蜷着身体蹲在车下打盹。

“车子！”广勋叫了一声，一个车夫惊悟了站起来。只一会，其他三四个也站起来，拖着车子走到他俩前头来争生意。

“到哪里，先生？”

“到哪里，太太？”

"西郊的 W 旅馆!"广勋对先头一个车夫说,

"好的,请坐,请坐!"

"多少钱?"

"四角钱! 好不好?"

"瞎说! 哪里要四角钱,只一点点路。"他笑着说了后翻转头向她,"幸得路不很湿,我们都穿皮靴来了,走到×路口再叫车子吧。"他说着向街路里来,她也跟了来,撩起裙脚跟了来。

她抬起头向上望。灰白色的云疏疏地一堆堆地浮在苍空里,新月之影朦胧地在薄云中现出来。上面的云不住地在移动。气压向再高起来、饱和着湿气的风触着肌肤异常的冰冷。

"三角五分钱。要不要?"车夫们在后面叫他俩。

"二角钱!"广勋翻转头,伸出两根手指头来。

争论了一会,因为美瑛急于要坐了,答应了车夫三角钱拉到西郊 W 旅馆。价钱谈妥了后四个车夫争先恐后地拉着车子走前来,他俩上了车后,听见没有揽到生意的车夫说些女人不方便听的丑话骂他们的同业。

车门虽挂着一块厚油布,冷风还呼呼地吹进来。美瑛坐在车里紧闭着眼睛,她的手左右互摸着指头,她的指头很冰冷的,也很枯涩的。她想到到旅馆里后的一幕虽有点兴奋,但再想到兴奋后的苦恼,她的炽烈的情热也循着吹进车里来的冷风冷息下去。她觉得他虽然睡在自己的身旁,但不过是一副躯壳,是一副肉的机械。他的心始终没有半点倾向着我,自己在这世界中是离隔了一切人类的孤魂,有何乐趣? 有何希望? 为谁而生存? 为谁而强作欢笑?

到了旅馆的房子里,已经十一点半了。

"要吃什么点心不要?"茶房问他们。

"你觉得饿不饿?"他问她。

"不,不过我有点冷,叫他拿瓶葡萄酒来喝。"

"我有点饿了,弄点面来吃。"

茶房走了后，美瑛忙走到镜厨前，她看见自己的短发散乱着，脸颊边平时特别的干枯。他也走过来站在她的后面。她对着镜向他笑。只一会，她倒靠在他的胸上来了。她的双手给他的两手捉着了，她感着他的手异常的灼热。她把自己的脸和他的红热的脸比较。自己就像透明的那样苍白。

她觉得偷偷窃窃地向他求这种秘密的生活是无永久性的。和他多周旋一夜，自己的命运就多蒙一重的不幸，自己也更深深地沉进苦恼的海中去。她想到这里，立即敛了笑颜。

茶房送了一盘面，一瓶酒和碗筷上来了。茶房下去后，他就拥抱着她同一个酒杯喝酒。他咬着她的耳根低声地说了许多甜蜜蜜的话，美瑛的热情又忽然地炽烈起来。她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接吻，才松嘴，广勋不知不觉地打了半个呵欠，但立即忍了下去了。这样的情景在她的网膜上没有半点遗漏地留来了。她觉悟了，觉悟到这种欢娱已经越过了曲线最高点了，往后只有降低，但只能暗暗地叹息，她原希望筑一座欢娱的宫殿，但不幸的是这座宫殿像蜃气楼般地瞬间消灭了。

这晚上虽在广勋的怀抱中，但她没有一点欢意，也终夜没有一睡。

快要天亮的时候，广勋给她的哭声惊醒过来。

“你还没有睡么？你伤心什么事？”

“……”她不说话，还是哭。

“你说出来，我有什么不好？就算我有错，你也得说出来，我才明白。”他的说话里就带着不少厌倦她的分子。

过了一会，她止了哭。

“广勋，你要快点替我这身子想个方法！”她这一句把他吓了一跳。他对她本没有彻底的计划。他不过想从她贪图异常的娱乐。现在他觉得姊姊也和妹妹一样地异常了。

“什么事？”他装做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我想，我们不能再站在这个地方了，你从前不是说能够和我到别的地方去么？”

“但是，……”他打了一个呵欠。

“但是什么？你怎么不正正经经地听我话？”她捏着他的耳朵说。

“我没有什么不正经，你说就是。”他笑着说，他想当做一种玩笑混过去。

“你为什么……”她没有说下去又开始流泪了。

“你不把话说清白，总是哭，叫我有什么法子！”

“我们一路到H埠或到南洋去好么？你只向家里说到那边做生意去。真的我们到海外谋生活去。要在海外我们才能够过自由的新生活。”

“但是，……”

“但是什么？又说‘但是’了。”她恨恨地说。

“我走了后，你的妹妹带着一个小孩子不容易谋生活。”

“那，你还爱她？你对我说不爱她的话是假的了。你说爱我的话也是假的了？”她又流泪了。

“不是这样说法，他们母子不要饭吃么？”

“你只记得吃饭问题！我不是答应你留五百元给她么？”

“但是，……”

“又‘但是’了。”她到后来只有苦笑。

“让我考虑一下。过几天答复你，好不好？”

“结局还是舍不得你的妻子！”她觉悟了般地叹了口气。

“……”他很不好意思地沉默着。

天亮了，微明的晨曦射到窗上来了。窗外的小雀在叽叽喳喳地唱它们的歌曲。她翻身坐起来。

“各人走各人的路吧。”她自语地说。

“什么话？”他也微笑着坐起来想搂抱她。她伸出手来拦阻他

了。

“我还是到缅甸去，至死都不回来了，我要向他忏悔。”

“你想把我们的秘密告知士雄。”

“有什么可守秘密的？迟早是要泄露出来的，迟早会给人知道的！我们就把它守秘密也守不住。”

他给她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她像给他宣告了死刑。至少，这件秘密泄露出去了后，在这地方他再站不住足了。她看见他的恐慌的样子，不禁暗笑起来。她想，他完全是个徒有外表的怯懦者！

二十二

上午十点前后他俩在公园里来了。他别她的时候对她说，他决不至于对不起她，望她再忍几天，他定有答复她的回话。

在公园门首她一个人痴站了一会，想就回家里去。但心里总有点不愿意，也有点害怕，因为家里实在幽暗，像坟穴一样的冷寂。等他几天么？恐怕坐在家里一刻都难过呢。

她雇了一辆轿子到她母亲家里来。走进门来叫了一声，不见有人答应，她想运气不好的人到什么地方去都不凑巧，母亲像不在家里。她叫了一会，老妈子才从后院里出来。问老妈子母亲到哪里去了，老妈子说母亲出门时没有告诉她。于是她再乘轿子回城里来。

她回到自己房里来就微微地打了个寒抖，她忙叫老妈子生火炉。

“我出去后有客来了没有？”

“昨天没有客来。上午少爷来了，在房里坐了一刻就走了。他问老爷有信来了没有。”

她听见阿和来了。背部像给蝎虫咬了一口般地打了一个寒噤。她想士雄没有走时，阿和常常由村里出来。自他父亲走后，他很少出来了。虽然来过一两回，但都是十二点前后来的，由村里到城里来有相当的路程了。怎么他今天来得这样早呢。她想到他那怪丑

样子，心里就作恶。他那对黑白不明的眼睛时常在凝视着我，异常讨厌的。他的像猎犬般的东嗅西嗅爱探取人家的私事的性格，像他父亲一样的强烈的嫉妒心，猜疑心和蛇一样的固执的性质，她又很害怕，她想一定是他的祖母叫他来侦探我的行动的。

她想到他的固执的一个例子来了。他始终不承认她是他的继母。他对她还是小时候称呼，叫她瑛姑。曾经他的父亲多次的劝解，他都不听从，他对她没有叫过一回妈。

他十七岁了。但他的骨格像他的生母一样的粗大，面貌也像他的母亲般的丑恶，头脑又钝，在小学校勉勉强强地毕了业后不再升学了。他只在村里和一群顽童游戏，打架，赌钱，喝酒。他的身体粗壮，虽是十七岁，但看来有十八九岁了。他的祖母热心地托媒找孙媳妇了。他近来竟跟着村里的不良少年到僻静的地方调戏妇女起来了。看见稍有姿色的采樵的女人就要唱几句山歌向她们调情，有时竟大胆地伸手到她们的胸前去。

今年过新年的时候，美瑛因为要敷衍士雄，表示她并不讨厌阿和，阿和过来向她作揖时，她就牵了他的手拦阻他不要多礼。但他看见他父亲转了背，竟趁势靠近她的胸前来，把她吓了一跳，她当时就猜他是有恶意的。但过后她又笑自己神经过于锐敏了，这种举动不过是他小孩子脾气的表现罢了。但她对他总有点害怕。

她沉思了一会，老妈子把炉子生好了。

"你怎么对他说的呢？"

"是的，他问你什么时候出去的，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怎么样回答他？"

"我说你昨天下午出去的，到魏家去了。照你所吩咐的说。"

她想，阿和不至于到魏家去问我昨晚上来了没有吧。自己错了，今天一早就要到母亲家里去，不该和广勋到公园去的。广勋早就想跑的，自己故意作难他，拉他到公园去的。不会去吧。阿和一定是到街上赌钱去了，或是什么地方喝酒去了。他说不定晚一点还

要到这里来呢。

她想，他是达了年龄的，生理上起了变化的，说不定他在追求异性。生理上初起变化的人的这种行动是很强烈的，他定在热烈地追逐异性。但是像乌鸦一样的黑，牡牛一样的粗大，大猴子一样的丑的阿和，有哪个女人情愿看他呢，说不定这是他来看我的原因。她想到这里又好笑，又好气，同时双颊也忽然地发热，背部也感到一种恶寒。

那晚上她孤冷冷地一个人睡在一张铜床里凝视着电灯，直到深夜两点还睡不下去。她思念起广勋来了。她忙熄了电灯，但在黑暗里她的思念更复杂了，她再把电灯开上。

她愈想愈气不过，自己虽然有点对不起妹妹，但广勋就十二分对不起自己了。莫说没有整个心儿向我，就连半个，四分之一的心都没有给我，他的心完全向着他的妻子。他只当我是件取乐的机械，但是自己知他没有真心诚意，还不能拒绝他，生理上完全受着他的支配了。自己的希望是每晚上能够和他接近。至少，也得和妹妹平分，隔晚他应当上我这里来。但这在事实上完全是不可能的。他每晚上都拥抱着妹妹吧。妹妹——体弱的妹妹讨厌了他吧。他以余剩之力来和我周旋吧。今晚上他定在拥抱着妹妹呢。妹妹为家里的琐事操作了一天，疲倦之后就喂乳睡下去了吧。他的要求，给渴望着酣畅的睡眠的妹妹拒绝了吧。妹妹曾对自己说，虽带点浮夸，但也有八成的可信，她实在讨厌了他，她对性交感不到半点兴趣，结果只有可厌的疲倦。妹妹又说，他如果有能力养妻子，就让他娶妾，她也不干涉。所谓丈夫没有一个靠得住，只有可靠的父亲，没有可靠的丈夫，她和他的感情全靠她的小孩子替他俩维系着的。

她想，昨晚上不该迫他的，要求他马上离开妻子，和自己一路到南洋去，这是明知他做不到的，又何必试探他呢。不这样的迫他，他明后天或者可来看我。现在他怕不容易来了吧。错了，错了，他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来了，叫自己如何挨得过去呢。

快要到天亮时她才合眼，睡下去后直睡至正午时分才起来。她起来看挂钟已经十一点四十几分钟了，她洗漱了后回到房里来打算用早膳。待叫老妈子，老妈子已经走进来说，少爷来了，美瑛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来。她怕自己的惊惶的样子给老妈子看出来，不好看，忙定了定神，但她看见老妈子站在房门口望着她狡笑，她觉得老妈子狡笑是含有毒意的。她想怎么会这样凑巧的，自己才起床，他就来了。她觉得阿和是早来了的，起来时仿佛听见老妈子在她房里和那一个低声私语般的，莫非阿和和老妈子讲通了来共谋自己么。

美瑛实在有点怕阿和是他的祖母唆使来侦探自己的行动。士雄的财权大部分交给美瑛了，只有村里的田地和几间小店子的店租是由他母亲直接管理。在城里的几间大店子的店租和凑的生意的股息完全交美瑛收管。士雄的母亲对这件事是十二分的不欢喜。但士雄的折子和股票都给美瑛锁起来了，也想不出方法来要美瑛交出。士雄还没有走时，阿和曾来过几次。士雄和她在房里说话时，阿和就在外边窃听，这是老妈子告诉她的。阿和有时又走进房里来，站在美瑛的箱子橱子旁边，像很注意箱口和橱门上的锁头，想偷什么东西般的。

——幸得我的箱子和橱子没有一时一刻不锁着的。不然，股票和各种折子会给他偷去了吧。他定是赌输了，想来偷什么东西的。我要更加留心提防他才好。这个讨厌鬼又来了。拿几块钱打发他算了。

她正在痴想，那个像壮牛一样的粗壮、像乌鸦一样黑的阿和走近她面前来了。

二十三

美瑛看见阿和在她面前作一种奸笑，没有一点规矩，心里就有点生气。

"你昨天来了么?"她很正经地问他。

"来了。瑛姑不在家,到哪里去了?"阿和露出当门两颗黄牙望着她笑,口涎像要流出来般的。她看见他那狰狞的样子,心头就作呕。

"到什么地方去,要你管!"她当然不能告诉他昨天到的地方,也不愿意说谎,只能这样反射地回答他。

"许久不见瑛姑了,我走了来,你又不在家,叫人心里不舒服。"他还是笑着张开口向她。

"你来什么事?"

"瑛姑穿着旗袍的样子怪好看,我是专来看你的。"他走近她的床前在床沿上坐下去了。

她想这个儿子有点像白痴。他穿着黑呢的学生服,上衣满盖着头垢和尘埃,裤脚也满染着泥垢,她看见他不客气地坐到床沿上去就紧蹙着眉头说,

"你的衣裳这样龌龊,快下来!那个椅子上不好坐么?"她说了后站起来拿了一把椅子放得离她远远的叫他坐。

阿和很柔顺地听她的话站了起来,坐到那把椅子上,

"你床上莫非有金狗子,怕我偷了去。"他还是嘻笑着说,一二滴涎沫真的由唇流出来。他随即用他的满着黑垢的手去揩。

"我真的怕你会偷我的东西!"她沉着脸望了望他就翻转去不情愿再看他了。

"我房里的东西都怕你偷了去 ,你还是少来这里好些。"

"我少来这里,你可以多到外头去,是不是?"他笑声更响亮了。

"你多来了,我就不敢出去么?你说话真好笑。"

"祖母叫你来的吧。"

"是的,她也要我来。"

美瑛听到这里,心里又不舒服起来,老妈子送了面包和牛奶进来,她和他不说话了。

老妈子出去后，他就过来抓了一片面包塞进口里去。

“你看，成什么个样子！”她骂他。“没有一点家教！”

“这是吃你的？”他一面咬啃面包一面说。

“管你吃哪一个的！在我这里，我就要说。”她觉得这样顽皮的人真无法处置。赶他，他是不走的。

“瑛姑家里人不知吃哪一个的。”他嘻嘻地笑起来，笑得更响了。说了后凝视着她。她望见那种样子就有点害怕。

“什么话？”她脸红红地说。她很耽心的，因为他的说话里别有用意。定是那个老妈子爱瞎说，告诉了他什么话。等他走后，非开除她不可。

“我没有说什么，我问你昨夜到什么地方去来。”他走过来拿美瑛喝过的牛奶盅。

“你要喝，叫老妈子冲给你。你这个人真无礼！我看你发狂了！”她伸过手来夺那个牛奶盅。

“瑛姑喝过了的才好吃呢！”他已经把牛乳盅送到他口边去了。美瑛气得脸上红一阵青一阵。

“你真是个疯子！十七八岁还这样的不知羞耻，不懂规矩！只有你那个不长进的父亲才生出这样的儿子来！”

“我不知羞耻，我是疯子，一点不错！要黄广勋生的才不是疯子，才知羞耻。”他唇角流着涎沫似笑非笑地站了起来。

“……”美瑛知道自己的秘密完全给他嗅住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恨他恨到极点了，但不敢和他决裂。她的脸上像硫磺般地青青的凝结起来了。她只睨视着阿和，她的眼，鼻峡翕一同微微地颤动起来。

她和他沉默着互相凝视了好一会。

这时候的美瑛的苍白的脸在阿和眼中异常妖艳的。

“老妈子向你瞎造了些什么话？你莫信她！”美瑛勉强地抑着气愤低声地向他说。

“老妈子的话信不得，本人写来的信总靠得住吧。”他再流出口涎来笑着说。

美瑛的眼前起了一阵的晕眩，像快要跌倒下去般的。她的脸埋在她的双掌里，但只一瞬间，她忙走向书案前去打开抽屉来。她检查了一会，她发现了她失了几封信，她的脸色更苍黄了，双脚不住地打抖。

“你这个贼！偷了些什么东西去了！快拿回来！”她声音辣辣地说，把阿和吓了一跳。他看见她快要流泪般地表现出一种悲哀的表情来，和刚才的气愤的表情完全不同了。

“我偷了你的什么东西？你时常怕我偷你的东西，箱子橱子都锁住了，我偷你的什么东西？”阿和还在奸笑，他想，他站在胜利的地点上了。

“快拿来还我！我抽斗里的几封信你拿到哪里去了呢？”她的说话中已经含有不能再抵抗的微弱之音了。

“我不知道！”他还在作残酷的狡笑。

“你到底要多少钱，你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你快把那几封信还我。”美瑛感着自己的呼吸异常的急促，她的四肢也无力气了。她又倒在椅子上去了。她有点喘不过气来。她只睨视着阿和。凶顽的阿和到这时候也不敢正视她了。他觉得她的凄怆的脸色很可怕。

“谁要你的钱？”阿和低着首不望，颤声地说。

“你不要钱，你拿那几封信去干什么？”她也颤声地说。

“我有我的想法。”他再仰起头来看她，他看见她的脸儿很凄艳，有些可怕也有些可爱。

“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她像要哭了。

“我找黄……”他说着站起来向外跑，他的像蛇一样的怪性格实在使她害怕。她忙跑过来捉住他的臂膀。

“你要我怎么样？”

“瑛姑自己做过了的事不会忘记吧。问你自己。”阿和走近床边

背过脸去。她望着他的后影——怪丑的后影，发生出一种好奇心来。

她红着脸凝视着他不说话。他又声音很低地说了些话，她差不多听不清楚。

“那些信件在你身上么？”她过来想伸手探进他袋里去。

“不行的！就这样的想拿回去是不行的！”他也伸手抵抗他。她骇了一惊，忙躲过一边。

“我看你要遭雷打！”她似笑非笑地颤声说。

他沉默着向她奸笑。她感着自己周身在发一种恶寒。

“你决不把它给哪一个看么？你要发誓！”

“我把它烧掉就是。”

她觉得他像蝎虫般地在她身后蠕动，又像癞哈蟆般地在蠢动。她同时闻着一种臭气。

二十四

一连下了一星期的霪雨，美瑛在家里闷闷的不能出门。她觉得自己身体近来更不好了，最明显的症候就是腰酸头痛。有时候又发船晕般地呕吐起来，一天睡在床上不能吃饭。她在病中，阿和来看了她几次，她很厌烦地赶他回去。她恨广勋太冷淡了。一别两星期还不来看她。她虽然恨他，但又很想见他，她念及他就垂泪。她像患歇斯底里症很重，有时竟想自裁。她觉得她的不幸了，最初想求个理想的丈夫，真心爱护自己的丈夫，把婚期耽误了。到了后来为避社会的讪笑计，草草地嫁给仅存一副残骸的士雄。在士雄家里，不单过的非爱的生活，并且生理上也难得满足的安慰。她几年间蓄着的恋爱之力找不到可以作用的对象，一遇着广勋便一泄不能收拾。到现在她知道广勋不是她的理想的恋爱的对象了。但生理上却受着他的支配，她苦闷之余，差不多要发狂了。近又为保全广勋的名誉和避免社会与宗族的制裁，她不能不忍受阿和的揶揄。社会

的毁誉她本可置之不理，只有宗族的制裁。她想起那种残酷的制裁，她就不寒而栗。

村里邻屋的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了。她的丈夫赴南洋做生意，一去三年并不回来看她。她就和村里的一个少年发生了恋爱的关系，到后来给她丈夫的族人发见了，就按村中的习惯把她捆缚在一个石柱上。凡是族人在她面前走去的都可以提起鞭子来抽她。平日恨她的人竟有用锥子去刺她。妻子有外遇，丈夫的族人是有这种特权的——任意鞭挞那个女人的特权的。美瑛曾目睹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邻屋的那个女人给几个仇恨的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她想，如果照村中的习惯法，她已经犯了要受此种极刑的罪了。到秘密发泄出来的那天，第一个向她加侮辱的就是自己的婆婆和孙儿阿和吧。想到这种残酷的极刑，她终于屈服于阿和的威吓之下了。

她想到自己的身体受男性的蹂躏，早失了生存的意义了。自己极想求安慰享乐的，所得的结果只有烦恼和悲哀。就继续生存下去，在人生上边没有什么价值的了。她想欲从烦恼和悲哀中把自己救出来，只有自裁之一法。自裁是解决一切烦恼的最善的方法！爱惜为己为人全无意义的生命是种罪恶！

她的头痛，腰痛及晕眩等症一天一天地明显起来了。有时下腹部也刺刺地作痛。她到教会医院去，叫一个女医生诊察了，医生说，她像有了孕，不过还不能十分确定。因为下腹部的作痛有点像子宫患了什么毛病。但神经衰弱症是很明白的。医生给了她两瓶药水，叫她下星期再来给她诊察。

她本来就有点怀疑自己是有了身孕，经医生的解说，虽不能十分确定，她愈相信自己是有了小孩子。去年和广勋三次相会时，她就直觉得自己已经受了孕，想到这里，她不能不痛哭自己的命运的离奇了。

她尽在望着广勋来。想见了广勋后把一切告诉他，和他商议一

个善后的方法。

她和广勋初次相会时，她曾想到有这一天，她说笑般地征求过他的意思。广勋最初主张堕胎，但她反对。商议的结果，只有把婴儿暂归士雄负责。她虽然不十分情愿，但舍此别无更好的办法。

到今日他们的预想终成了事实了。她想把这个婴儿归士雄负责也未尝混不过去，但太便宜了广勋，并且她总希望有可改革自己的命运的方法。她想来想去，她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她的结论还是要求广勋和她一路潜逃。逃到旧社会的势力不能及的地方去。明知广勋无答应她的可能，但她循环着希望。

美瑛再等了几天还不见广勋来看她。不单人不来，连信都不给她了。她再挨不住了，打算自己到妹妹家里看他了。她想立即去，但看见时候不早了，她准备明天一早去望他。向他作最终的谈判。

吃晚饭的时候，老妈子送了一封信进来，见那封信的信封是广勋所常用的，她的胸口不住地悸动起来。她想一定是他约我到那一个旅馆去相会的信了，她又感着一种抓着了痒的快感。

她没有把封面的字迹认清楚，就把封口撒离，里面掉出两张信笺来，但是不同式样的，她先拣了一张展开来读，信里面几句话是：

"黄太太，你家里的老爷没有一天不到凌公馆你的姊姊那边去。他俩时常到西郊旅馆里去歇夜。通县城人都知道了他俩的丑行为，只瞒着你一个人，他俩也还不知道，人家都晓得了。他俩的大祸就要临头了。知者具。"

美瑛读了这几句虽然不甚得其要领，但也吓得眼睁口开，一时合拢不回去。周身发了一阵恶寒，不住地打抖起来。她再展开第二张信笺，信笺在她的两手中不住地震动，索索地作响。信里面写的几行字是：

"姊姊惠鉴：妹命薄，所适非人，自与彼人结缡以来，无日不处痛苦中。唯念呱呱者在抱，无人抚养，故忍恨吞声，暂为受罪，脱无此一块肉，妹早与彼人离异矣。近闻彼人对姊又有非礼行为，妹悲

愤已极，曾向诘责多次，乃绝不承认。唯人言啧啧，恐非无因。妹不忍坐视姊再受彼人之累，故冒昧函告。即姊自爱自身或爱我亦当拒彼人，勿使近姊；则妹感激无涯也。附上匿名信一缄，以供参考，妹琼上言。二月五日。”

美瑛看完妹子的信，像受了死刑的宣告后的囚徒，有了死后的觉悟，心境反觉沉静起来，头胸也冷息了许多。

——一切罪恶都要归到我一个人的身上来了。我代你们负担吧，负担你们的一切罪恶吧。让你们都自由去，我的一身本不难自决，不过里面的小生命可太可怜了。最可笑的就是妹妹。她说因为小孩子，不能和他离异。那么我里面的小生命该谁负责呢？不如直直捷捷地骂我“不要引诱我的丈夫！”还爽快些。人类是带一副假面的残忍的动物！人类是自私自利的！人类都是伪善！为图自己的功利，虚名，就牺牲他人的生命亦漠然无动于衷的，好了，我觉悟了，我领受了一番教训了！我做你们的牺牲者吧。我祝你们繁荣，我祝你们胜利！只要你们能够繁荣，能够胜利；就牺牲了我这个人，亦无足惜！我自甘于孤独，自甘于败亡，自甘于死！你们喜欢了吧！你们遂了心愿了吧！她冷静地想了一会后。禁不住自己发出一种冷笑。

她想，我狂了吧。至少我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了。她自己冷笑了一会后又流着泪嘘唏地哭起来。

——在这世上再没有适当的事业给我做了。我也无能力为社会服役了。半死的残躯，还有什么气力！我承认我是枉生于世的人了。不过我还不情愿即死！不能这样轻易自裁，我还有一件重大的责任未了呢！我要把信赖着我，走到我怀中来的小生命保育成熟！这是我的唯一的责任！我不能因为牺牲自己就并牺牲了他——或她。

但是像这样冷酷无情的社会，小孩子就生育下来也要受他们的欺侮和压迫吧。结果还是他——或她的不幸。想维护他——或

她，不是反害了他——或她么？美瑛想到这里，又觉母子一同牺牲也好，使一切都得解脱。

二十五

美瑛觉悟到故乡无所用其留恋时，恰好接到士雄来信要她和阿和到南洋去，士雄要她到缅甸去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即刻回来，他要阿和到那边去是叫阿和去学习生意，不要再在村里游手好闲做不良少年。

她想到缅甸去走一趟也好。她本对士雄无爱，但一个人住在失恋过来的地方，触目的情景一一都能使她伤心。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的痛苦。她想到南洋去游览一回，看能排除这种悲痛不能，故乡的地方，她再不能住了。

——已经负了重伤的自己的心再无恢复希望了吧。管它能恢复不能恢复，就是死，我也到国外去死，不再回来了。我死了后，我的遗骨也不许他们带回故乡里来。我恨故乡的一切了。最可笑的是广勋，自那天向他提出要求后就不敢再来见面了。她愈想愈觉得他可恨，同时对他的怯懦的态度也加以鄙视。她虽然恨他，鄙视他，但临行之前又有点想见他一面，他的面影在自己心上烙了印般地留了个很深刻的印象，精神上时时刻刻都受着他的支配。想着怀中的胎儿就联想到广勋来。

她终于没有会着广勋就动身了。

二月中旬，天气晴和的一天，她和阿和跟了一个老水客由县城搭乘小汽轮赶到海口H市来了。轮船到H市时是上午三点半钟了。

她们到了H市就进了一家有名的T酒店。她开了一间面海的特等的房子。阿和和水客的房子在她的房子的后面。他们就在T旅馆等开往新加坡的轮船。

老水客由轮船公司回来说，还要等三天，才有往新加坡的轮

船，美瑛是初次来H市的。她觉得自己县虽然繁华，终赶不上H市。因为H市的街道很整洁，商店也很宏丽。她想，离自己的故乡这样近，早要求士雄搬到这个地方来住就好了。她又想，广勋能够和自己在这H市租一个小小的洋楼共住，那就再幸福没有了。她原站在骑楼上，倚着铁栏眺望海面和海岸马路上来往的行人及奔驰的电车，想到广勋，忽然地伤感起来，又无心眺望了。

吃过了晚饭，天还没有黑下去，她要老水客带她到街路上热闹去。阿和当然也跟了去。南地的H市在这二月中旬已经是很和暖了。她淡淡地化妆后，换了一套轻松的春衣，她不住地注意她的腹部，她怕因此减少了她的美观。她想时期还浅吧，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他们从三楼走下来，出了旅馆，就旅馆左侧边的横街进去，到里面的内层大马路上来。H市海岸的马路赶不上内层马路的热闹。

在商店前的路上走时看见像广勋的人，她的胸口就悸动起来。她想，真的在这地方看见他时硬不睬他。可惜这个水客老了一点，阿和又丑了一点，不然我就和他们中任何一个并着肩，手拉手的走，叫广勋看见不好过。他看见我和别的男子手拉手的并肩走会心里不好过。跑到旅馆里来看自己时，那我又要恕他的一切了。她想来想去，想不出对他复仇的方法来。复仇的方法只有找一个比他更标致的男子一同去见他，同时可以对嘲笑过自己的妹妹复仇。不过和广勋的关系，必要先得那个男人的了解。到后来，她觉得这些都是空想。冷静地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深恶痛恨广勋，自己又觉得自己的心里矛盾。假定广勋还在自己的身旁要求什么时，自己没有拒绝他的勇气吧。

她出来的目是到在H市有名的S公司和W公司去购买衣饰和化妆用品。她走到服饰部来了。她站在大镜前望望镜中的自己觉得憔悴了许多，她望着镜里的自己的脸就摸摸双颊，她看见双颊

很瘦削，也有点苍黄——淡淡的粉色压不住的苍黄，她的头不住地向左右翻看自己的肩后外衣穿得服贴不服贴。随又侧立在镜前视察自己的侧影。她自己的姿态还很轻盈窈窕的。自己的长身玉立的俏影还有惹起一群年轻的男性的追慕的魔力吧。但她总记挂着自己的脸色的苍黄，忙又近镜前去，嘴唇感着玻璃的冷气了，镜中的自己的脸部陡然地给一重薄雾蒙住了。她忙拿手中的手帕要揩那重薄雾，但已经凝结成针口大的滴滴的露珠了。她把露珠揩干，自己把嘴唇紧闭着，再细细地把自己的颜色观察，那种讨厌的苍黄的色泽还是在淡淡的粉膜下面很明显地看得出来。她想，以后不要叫爱我的人走近自己，也许他仔细地看自己的脸，他看出了我这苍黄的颜色就会厌倦我吧。广勋离开我，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她在镜前痴站了会，微微地叹了口气。到后来她觉得自己的窈窕的身材穿着天青色的上衣、纯黑的裙还是很可爱的，自己就向镜中的自己呶嘴，很想搂着她接吻。

她翻转头来看见阿和站在喳喳响的煤气大光灯下痴望着自己，老水客靠着店也望着自己微笑。

"笑什么？讨厌的何老伯！"她感着自己的双颊发热。

"好看，好看！"何老伯摸着他的几根鼠须哈哈大笑。

"讨厌！"她斜睨了他一眼，脸红红地笑了。

她在S公司只买了一双高跟皮靴，出了S公司，再向W公司来。

"在S公司拣不到你中意的东西，到W公司去更难了。"

"去看看总可以的。"

"说到太白楼去看热闹，不去了么？"阿和跟在后面问。

"我还有点事，今晚上要到D湾找个朋友。明天去吧。"

"你不去，我可以和瑛姑去。搭往那边的电车是不是？"

"是的，是的，搭往W街的电车直坐到终点，下来一问就找得到，那边是S砂洲，有名的热闹的场所。酒楼妓馆在那个地方的顶

多。”

“我不到那个讨厌的地方去！”她早就听见S砂洲是狎邪的地方，她不愿意去。

阿和站在她身旁张开口望着她，像很失望的。

有几辆汽车在他们面前飞驶过去，她没有坐过汽车，羡慕起来。她看见辆辆汽车里面坐的主人翁都是碧眼红毛的西洋人。

“我们坐汽车玩玩好不好？”她笑着望何老伯。

“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花这冤枉钱做什么事？到缅甸去不怕没有汽车坐呢。”何老伯忙摇手反对她的提议。

“真是，有电车坐，已经很好了。你看车里并不挤。”她指着正在他们面前驶过去的电车。

“你们妇人家还是坐黄包车好，你坐在电车里，没有座位时来了西洋人，驶车的要叫你站起来让给西洋人坐呢”

他们在W公司看了半点多钟，美瑛觉得腰部有点酸软起来，说要回去。何老伯送他们母子到T酒店门首后，自己搭电车赴D湾去了。他说，要十一点多钟才得回来。

阿和跟着她由二楼上三楼时，阿和颤声地问她，

“怎么样？”

“不行！”她脸也不翻过来看他。阿和给她骂了后口里咕噜了几句。她虽然听不清楚，但她觉得他是在骂她思念黄广勋。她当做不听见。她不等到何老伯回来，先睡了。

二十六

这轮船是定夜间十一点钟拔锚的。吃了晚饭就清检行李，七点钟前后他们都上了船。

美瑛近来很喜欢睡，每到晚间八九点钟她的眼皮上部像受着一种重压，睁不开，非就寝不可。她每早晨起来时眼睛也不容易打开，勉强睁开来对镜一照，眼膜上都络着无数的血丝。她看见她的

绯红的眼膜，心里很不愉快，因为这会减损她的美的。

等到她睡醒来时，天色已经微明了。她走近窗口向外一望，看得见的只是渺渺茫茫的深苍色的海面，波动着的海浪上面淌着许多白沫，但随即散灭了。她想，怎么就走得这样远了，看不到一片陆地了。

她因为要一个人占有一间房子买了头等的船票。何老伯和阿和共住一间二等舱房，在何老伯看来已经很阔了。若要他自己掏荷包时，他定买大舱里的统船票的。但阿和还是悒悒不乐。他想他该和她共住头等房。

美瑛梳洗好了后走出船楼来。她望反面的那边海面，远远的像苍苍的小岛屿，但不十分明了。太阳在海天界线上抬起头来了，阳光直射到船的左舷上来。她故意地睁开眼睛望船左舷的太阳，她觉得眼皮像受了针刺般地作痛，她忙闭了眼睛，感着一种晕眩。她闭了眼睛靠着船栏站了一会，再睁开眼望船尾那边，黑烟水平地走向东北去，渐远渐展开，黑色也渐微淡。到后来在远远的灰白色的云中消失了。

二等舱房在船尾最后部，她沿着栏杆走向后尾舱的扶梯口来。她看见二等舱还没有人出来，她想他们还没有起来吧。

早膳的时候，仆欧请她到餐堂里去。食堂里有两张食台。正中一张很长大的，围坐着几个西洋人。靠右窗下一张比较小的，满围着中国搭客，挤得紧紧的，女客只有美瑛一个人 。她杂坐在这些男客里很难为情的。她后悔不该一个人买头等票了。在二等客舱里不至于这样寂寞吧。

早膳后。回到自己房里来时，何老伯和阿和先在房里了。

“你们吃过了？”美瑛看见他们像小孩子睡了一夜，第二天起来看见了母亲时一样的欢喜。只一晚上，她像有好几天没有见他们般的。

“吃过了。”何老伯坐在梳化椅上剥香蕉吃。

“我早和你们一同买二等舱票好了。一个人在这边太寂寞，又不便，并且有许多规矩我还不很懂得。”

“我劝你住二等，你又不听话！和你们共一个房子有什么要紧，你自己说一个人要一间舱房，只好替你买头等了。二等舱里只有两间单房，全都给外国人占去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日本人。”

“你们要常到这里来，我一个人闷不过。”

“你来二等舱方便些。我们二等客到头等舱房里来，船上有许多噜苏的，常来不得，扶梯口不是挂有一面铜镜，写有除头等客和船员之外，一概不准上来么？像我们这样随便的服装，说是二等客还没有得人家相信呢。我来往南洋二十几年了，只搭过两次二等。连这回，托你们的福，算三回了。我平素来往都是搭大舱的。”

美瑛跟他俩到二等舱楼上来了，苍空上疏疏的有几片浮云，缓缓地移动。太阳热烈地向甲板上辐射它的光线。坐在房里都郁热的，船客都走出舱面来，西南风虽强，但接近热带的海面，美瑛只穿一件单衣，一件夹衣就嫌过暖了。

二等舱果然赶不上头等舱的清洁。舱面上摆着几张帆布椅子。在吃烟室前走过时，她闻着一种海腥，漆臭和烟草臭的混合臭气；她快想吐了。她望见帆布椅子，急忙走前去，躺下来。她望对面头等船楼上有几个红毛鬼都双手插在衣袋里。口里咬着烟斗，沿着两舷，意气堂堂，左往右来的在散步。

含有盐分的冷空气向久笼在房里的美瑛脸上吹来，把她的肺叶扩张了，血液也特别地加增，速度向肌肤急流，她像喝醉了酒般的，感着一种晕眩，她望见深苍色的海浪远远地涌向船边来，愈涌愈高的。

“这里是不是七洋洲？”她勉强地笑起来问何老伯。

“还差得远。开船还不到十二个钟头呢。”何老伯站在一边吸纸卷烟。

“七洋洲的风浪更历害么？”

“不，没有大风不要紧，下午到琼州、安南附近的海面，风浪凶些，过了那一段就不要紧了。”

阿和也躺在一张帆布椅上，他不住地翻过头去望吃烟室那边。

“你尽望那边做什么？”她问阿和。

“那房子里有个人不住地伸出头来望我们，望你吧，认识你的吧。”

“瞎说！在哪里？哪一个？”她也翻过头来向吃烟室那边看，这时候他们六双眼都向着那边了。

“那个人缩回去了，看见我闪望他，不敢伸头出来了。”

“你这个人总爱说那些疑神疑鬼的话！”她骂他。

“看见漂亮的女人，谁都想看一看。”何老伯笑着说。

“你老不正经！又在嘲笑人了。”她双颊微红地说。

“那个人的样子，格外的不同的。我有点害怕，不是想谋害我们的么？那个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想不起来了。”

“瞎说！怎么样的人？老的？年轻的？”

“和琼姑丈的年纪差不多。”

她听见他提起广勋来。胸口突然地跳动起来双颊绯红的。何老伯吃着烟眺望海面，像没有留意他们的谈话。他不住地咳嗽，但她有时候抬起头来看他时，他那双迷离的老眼不转眼地在凝视着她，和他的视线碰着时，她忙低下头去。

海水渐渐地转成黑色了，船身的振动也渐次激烈了。高入云际的樯桅不住地向左右摆动。船身抵抗着海水的重压向南进驶，它的震动由甲板传至美瑛的足部，再由足部达到她的全身。她有点支持不住了，说要回房里去睡，何老伯和阿和忙过来想扶她。

“不要紧。我自己慢慢地还可以走。”她站了起来，摸摸自己的额，和死人一样的冰冷。

他们在吃烟室前面走过时，室里空无一人了。

她才由二等舱楼的扶梯走下，至甲板上时，她把才吃的中油，

面包,炸牛肉等等呕吐出来了。

何老伯和阿和扶着美瑛上头等舱楼的扶梯时,阿和忽然地向她说:

"你看,那个人又在那边望我们了。他不是站在那边扶梯口么,何老伯?"

她再无心,也没有气力回过头来望船尾了。何老伯忙翻转头来看,果然有一个清瘦的少年穿着白褂子和黑绸裤。上面加一件银色的干纱背心,站在二等舱楼上的扶梯边。那个少年蓄的长头发给海风吹得很零乱了。

二十七

她回到自己的船室里,就向寝床上躺下来。她觉得眼前只是一团黑暗。看不见什么东西,胸口像给一块大石镇压着,喘不过气来。想睡总睡不下去。背部像微微地发了点冷汗,脸上的颜色一刻一刻地变化,到后来变成金黄色了。

"我闷得很,头部冷得像针刺般的。闷死了!"

何老伯忙去请了船医来,船医听说是头等船客。一刻工夫就跑来了。诊察的结果是,妊娠中遇着晕船,惹起了点脑贫血证 ,不要服什么药。静卧一会也可以。最好能够起来慢慢地行动。使血液容易循环,就没有事了。

"喝点葡萄酒也可以。"医生临走时说了一句。

何老伯和阿和看医生去后回二等舱里去,让她静睡。

美瑛醒来时,船室里电灯亮了。但船身还不住地摆动。觉得自己不像上半天那样的晕得厉害了。听不见什么,只听见海浪冲击船身的沙沙的音响和甲板下面的机器的轰轰的音响。

她总觉得还有种臭气,她嗅着了心头就发闷——催她要呕吐般的一种苦闷。她不知道那种臭气的来源。她想像这样清洁的头等舱房里不该有这种臭气的。她留意地嗅了嗅,又闻不着那种臭

气。但忽然的那种臭气又扑近鼻端来了。她从枕畔取出一瓶花露水来，洒滴在枕上，手帕上和胸部的衣上，她受了香水的刺激，再睡不下去了。她虽然不敢起来，但不像日间那样怕船晕了，她觉得喉头干苦得厉害。想喝点茶，但自己又懒得起来，她觉得自己一身是很肮脏的了。

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她说了后，一个年轻的，头上的发梳得光光的，穿着白色衣裳的年轻的侍仆走进来，她觉得这个侍仆待她比别的客人更殷勤。她想，定是她先给的四块钱的小账的缘故。今早一起来，他就替我理被褥，我换下来的袜子和裙裤。他都替我又叠得好好的。

“晚餐准备好了，到食堂里去么？”他很恭敬地问。

“不想吃。”她躺着摇了摇头。

“我特别替你弄点稀饭好么？”他再问。

“等一会再看吧。”

侍仆走了后，她奇妙地兴奋起来。绮丽的寝台，海面的幽寂，船身的震动惹起她的一种好奇的情绪。她正在痴想，假想那个年轻的侍仆是个不好的人，对自己怀恶意时，自己也觉奇异会起一种自暴自弃的冲动。她思想散乱地胡想了一会，觉得头痛起来了，她合了眼睛想睡。但无论如何睡不着。

再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时，她又像从梦中惊醒来了般的。进来的还是那个侍仆。

“我刚才记起了。今天下午有一个人——二等船室的搭客来了两次，看见你睡了，回去了。他说等你醒来了时再来看你。”

“他说了他的名字没有？”

“没有说，他留了一封信在这里，说等你醒来时交给你，你要请他来时，就托我到那边去叫他。”仆欧从衣袋里摸了那封信出来，拿在手中捏捏说，“里面不像是信纸呢。”仆欧说了后向她微笑。

她把那封信接过来，看见封面怪丑的笔迹，她的胸口就跳动起

来。上面的几个字是“交魏女士手收。”等到仆欧出去后，她把封简撕开，里面掉出一个白绒线织的表袋子来。她想，这是当年应他的要求，替他编的一个表袋子。

——他也在这船里么？对了，阿和说的在吃烟室里望我的定是他了，他真的为我还没有结婚时，那我真对不起他了。所认识的男人中还算他是顶纯粹、顶真心向我的吧。她最初看见他的字迹，还感着有点悸动，现在倒很想见见他了。在这海上实在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太寂寞了。

推门进来的是阿和。

“你来做什么？”才思念那个绒线表袋的主人，看见阿和来就十分的讨厌。她想，阿和在这里，他来了时定坐不稳就跑的，阿和又是个讨厌鬼，性质和他的父亲一样的粘滞。

“我吃过了饭，来看你好了些没有。”阿和不客气地坐到她的寝台上来。

“……”她望着他，在凝想，不说话。阿和当她是有意思了。

“你这躁暴鬼！一点不懂规矩！”她躺在寝台上，头向左右摆动的躲避阿和。她拼命地抵抗。阿和伏在她的足部像受了致命伤的猛兽不住地呻吟。美瑛也感着他的双腕里面流着恶魔血。阿和待要再向她突击，突然听见外面又有人敲门。阿和忙坐到寝床对面的梳化椅子上去。

年轻的仆欧双手按着门的把手，站在室外伸头进来说，

“刚才说的杨先生来了。”

她听见松卿来看她，才停息了心的跳动重新跳动起来。她忙伸出两手的小指头略把两鬓上散乱的细发整理整理，勉强坐起来望对面磁盆架上的挂镜，照了一照，随又把嘴唇掀起，露出两列牙齿来。她看见牙齿倒没有什么不清洁。不过自己总觉得齿面滑滑的敷着一重粘膜，心里不舒服。她对了一会镜，她觉得自己今天特别的丑陋，脸色这样的苍黄，双颊也瘦得生了一个浅浅的窝儿，并且

睡了大半天，起来还没有梳洗，她实在有点不愿意见松卿。但又想，迟早会碰着他的，现在他来了，就会会他吧。

“请他起来。”她坐起来后对仆欧说。

松卿穿着蛋黄色的直领洋服走进来，那种南洋华侨风度的装束在她是很刺目的。她不禁把他和广勋比较，觉得邪鄙的界线很明了的。没有和广勋交际以前，松卿在她眼中是个美男子，现在脑中深深地有了广勋的印象的她觉得松卿的嘴唇今天特别的厚，惹起了她的反感。

“啊！美瑛姊！想不到我会在这里碰见你！”松卿的脚还没有提起，头先伸进来了，他刚说定，才看见阿和坐在这边的梳化椅上，他忙敛了笑容，恢复了他的正经面孔，刚才笑得没了缝的闭着的眼睛也仍旧睁开，很厚的紫黑色的嘴唇仍旧把上两个长长的微向外露的门牙紧紧地包着，她看见松卿那种惊惶失措的样子更觉得难看。

“请教？”松卿正襟危立地问阿和。

“是我家里人，同到兰贡去的。”美瑛抢先答了。

阿和认识在吃烟室里偷望他们的就是这位先生了。

“你们到兰贡去么？”松卿问她，但随即又想起来了般地说，“是的，是的，凌士雄兄早出去了。你到那边一时不回家了吧。”

“你呢？你到那个埠头去？”美瑛反问他。

“我么？我什么地方都要去，H 市，新加坡，槟榔屿，大霹雳，兰贡，孟加拉，英属的南洋各地都到过来。”

“问你这回到什么地方去？”

“先到新加坡。下个月可以到兰贡来。”

“你做什么生意？”

“没有一定的生意。这埠有便宜的货物时就采办来到那埠卖。”

松卿到后来看见阿和蠢头蠢脑的样子，也就宽了心，不十分理会他了，他只恣意地偷看美瑛。他觉得美瑛不如从前未嫁时的那样娟丽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美瑛是他的第一次恋人，印象很深，现在

面貌虽然变了，不及从前的好看，但在松卿的眼中还是很可爱的处女。

生性固执的阿和尽坐在梳化椅上守着他俩不肯走，但松卿也和他有同增的心理，想挨他先走。但到后来松卿终熬不过他。

外面的风又激烈起来了，船身簸荡得历害。

“松卿，我有点头晕。明天再见吧。”她又向着阿和说，“你也走好了，我要睡了。”

松卿走了后，阿和恨恨地出去，口里不知咕噜些什么，她也无心听他，她只听见船钟响了。她想，十一点半钟了，不早了。

二十八

轮船在险恶的浪涛中颠簸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美瑛醒来时，风浪平稳下去了。像航行至南中国海的中间来了，距赤道没有好远了。睡在船室里很郁热的，再躺不着了，她坐了起来。

她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对镜，看见自己的颜色像死人般的呈灰黑色时，她就伤感起来。她后悔不该别了家乡，遥遥地走到这四望无涯的海面上来。

——但是，留在故乡，又有谁能爱护自己！恐怕要比现在的漂泊生活还要痛苦的孤独生活吧。自己的身心所系的蛛丝，只能无目的地在空际飞扬，漂泊到哪一块地方就在哪一块地方落着，一切只有委之命运了。女人的心像坚果(nut)之实，时时要坚壳掩护着才能发育长成。没有那个坚壳就会失其生存的价值。女人到了十六七正同结果的时期，需要能专心爱护她的男性。没有这个可依系的男性的专爱，虽有金钱，名誉，权位，结果还是空虚。过了二十五岁以后还没有得到专爱自己的男性时就会发生一种伤感和烦闷，这时候是顶危险的时期，由性的苦闷而自暴自弃，终至堕落，堕落了后想求真挚的爱护自己的男性越发难了，自己就是个例子了。女性想求男性的真挚的纯洁的爱，男性又何尝不想求女性的真挚的纯

洁的爱呢？

她梳洗好了，略施脂粉后再走到镜前一看，脸上虽清减了好些，但化妆之后自己觉得也有几分动人。

她走出舱楼上来了，海面的空气很新鲜。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会，精神清爽起来，她觉得有点饿了。太阳高出水平面上来了，光线在强烈的辐射着她，苍空高高的没有几片浮云。一望无涯的海面只起些和缓的波动。轮船像停止了航驶般的那样平稳，她早把昨夜的痛苦和忧郁忘记了，心情愉快起来。她只眺望着渺无涯际的黑色的海面，有一二只海欧振起它们的羽翼低低地在轮船附近飞翔。

过了一刻何老伯和阿和也走出二等舱楼上来了。何老伯在那边向她招手，随后看见松卿也拖着拖鞋，穿着寝衣，吸着烟出来了。他望见她点了点头。她很不好意思地回了一个礼。她想过去的，看见松卿不敢过去了。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阿和走到头等船室里来看美瑛时，又发现松卿坐在她寝台前，她却半坐半躺地靠着舱壁和人谈笑。松卿看见阿和表示出种轻蔑的颜色，向美瑛告辞，到二等船室里去了。

那晚上真是她一生都忘记不了的美丽的一夜。天上没有一片云，八分满的月亮高高地挂在东方的天角上，船客都不情愿留在郁热的船室中，各人都在舱楼上或坐或立地玩月。月在海波中反射出无数的银色的光线。船客中有坐着喝茶的，有走着谈话的。一个金发美人只手搭在她的丈夫的肩上倚着船栏望海中的几块的月影。美瑛看见那对西洋夫妇的亲昵的情状，心里又羡又妒。她忙逃到二等舱楼上来。

经美瑛的介绍，松卿也和何老伯认识了。他们因为船室里酷热。在舱面坐到十二点才各回舱里去。

美瑛回到舱房里，一时不想睡，她把电风扇开了，迎着电风，坐在近窗的椅子上，八分满的月亮已经偏西了，她的船室是在右侧的一列。月亮恰好由窗口射到她的脸上来。她凝望着月亮又触起了

一番心事。

——刚才在二等舱楼上，他有意地坐近我的旁边来。夜渐深了，月渐高了，我们浴不着月光时，他就轻轻地捏了我的手，我没有理他，他就一连伸了几次手过来。我怕他们看见，回捏了他一下。万一他当我是种什么表示时，……她头脑兴奋着不能睡，也有几分意思希望他来。但登时又觉得这种心思太堕落了。

她坐了一会，觉得有点过凉了，她忙把电风扇息了。也把电灯息了，她再走近窗前，想望望月夜的海色，一个黑影在外面窗前闪过去，把她吓了一跳，吓得她战栗起来她想是船员或修仆欧吧。她翻转身想向寝台上躺下去时，听见有人在外面敲窗口，她忙开亮电灯。

"是哪一个？"

"是我，美瑛姊。请你声音小一点。我进来好么？"松卿站在窗侧低声地说。她看见浴在月光中的他的脸色惨白得像死人般的。

"你还没有睡么？有什么事？明天说好么？怕噪着隔壁房里的人。"她虽然想让他进来，但又有点害怕。

"美瑛姊，你莫叫我急死了。你才答应了我的。你当我好容易到这里来么？扶梯口的栅门下了锁，我翻栏杆进来的。又怕碰见他们——碰见红毛鬼时更讨厌，要出丑呢。我不敢在前面敲门就是这个缘故。"

她终敌不住他的苦求，让他进来了。

美瑛虽然让他进来，但还警备着，怕他有什么超出友情以外的要求。他进来后就在梳化椅上坐下去，他的很厚的上下嘴唇还不住地颤动。她看见他的惊恐的样子又抱了几分同情。她想，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怯弱。

看见他的惊怯的态度，高瘦的身体，双颊上泛着淡淡的红彩；她对他的旧情渐渐地苏醒起来。他的平稳的态度反使她生了一种反感。

“他们说你到南洋去了。怎么你还在H市呢?”

“……”他没有回答。

她看见他淌着眼泪了。她忙坐近他身旁,伸手握着他的手。

“你为什么哭起来了呢?你为什么伤心?”

松卿只手拿条手帕揩眼泪,只手握着她的手。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忽然地悲伤起来,大概是自己神经衰弱吧。总之,我自和你相别以来,不曾度过一天的快活日子。也没有一日不思念你,昨天看见你,我心里就悲楚起来——说不出缘故的悲楚起来,但同时又很喜欢。看见你,我就不能不流泪了。我因为你受了不少的痛苦,现在我也有相当的积蓄了。但是你已经属了他人。我就有了这些东西也……”

“松卿,你莫说那些事了,过去的事,我的确对你不住。不过母亲作主,叫我又有什么方法?”

“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自己,怨我自己的命运。”

据松卿对她说他失恋之后就不愿意再看故乡的城市。临行时,虽然不免多少留恋,但有了腐蚀他的有活气的、青春的悲剧的遗迹的故乡,他发誓终身不愿意看它了。他离了故乡在南洋群岛过了两个月的流浪生活。因为他觉得这样烦恼的无变化的生活不知在何时才能够终止,想到曾和她共游过的公园,共叫吃过饭的馆子,他又忽然地流着泪地思慕起故乡来。那时候在南洋各岛正是秋间,受着炎炎的太阳直射的时节,天气异常的酷热。入夜之后就常在海岸的咖啡店里迎着海风过沉醉的生活。绿的薄荷酒(Peppermint),黄的白兰地,紫的伟毛斯(Ver-mouth),还有眩迷人的眼睛的白热煤气灯和含有毒液的由爱尔兰,荷兰,巴黎等地方流落来的西洋女子的红唇。但这些都医不好他的心的重创——由她受来的重创,他在这时候,像理性麻痹了半狂人般地沉溺在这种毒鸩的但是甜蜜蜜的生活中。友人们虽常劝戒他,但他总觉得紧迫着他的哀愁和孤寂若是一刻不去,他的这种沉溺的生活就一刻不能停止。但是谁能

够排除他的这种哀愁和孤寂呢，有谁呢？在这世上除了她还有谁呢？

有时因职务的关系。由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到苏门达拉和爪哇去，像今晚上一样的月，就一个人凭着船舷，静听海峡的怒涛向船身冲击的音响。含着眼泪，直至东方发白还不回船室里去。倚着给露水冷湿了的铁栏望远远的北方的故乡的天空，神魂就驰向她那边去了。总之，一句话，失了她的他在这世上再难觅安身立命的地点了。

她听了他的话也感动起来，跟着他流了点眼泪，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黎明时分她送他走出船室外来时，舱面还没有一个人影。

二十九

到了新加坡，何老伯原定住F客栈的，因为F客栈的房租伙食比较便宜些，但美瑛执意要住S酒店，因为松卿邀了她同住那家酒店。

她和松卿虽同住在那家旅馆，但他俩的态度是洁白的。至少，何老伯和阿和没有发现他俩间有出友情范围外的行动。至于他俩间有何种特约，那就非何老伯和阿和所能知道。

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有轮船开往兰贡，何老伯就想起程。美瑛的意思是，航行了六七天，异常困顿，要在新加坡埠休息几天才动身。

他们不趁那天的轮船就要在新加坡多停留四天了。

第三天早上松卿起来不吃早膳就出去了，他说，在新加坡还有点事务未了。何老伯看见松卿走了后，也和阿和出去办理他们所应办的杂务去了。

十二点钟松卿回来了。何老伯和阿和还没有回来。他就到美瑛房里来。

"没有出去么?"他笑着向她说。

"我又不认识路,一个人怎么出去?天气又热,一个人坐牢般的在这小房子里真闷得慌。"

"我陪你到市外近海的风景好的地方去散散心好吗?"

"想是想去,不过……"

"怕他们说话么?只一点钟工夫的火车,当天可以回来的,不要紧吧。"他红着脸笑。

"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相信你,也并不是怕你对我有什么。不过……"她也很愧赧地说。因为她有内疚没有向他表白。在未向他表白一切秘密以前,她不敢容许他的要求。因为这种无责任的恋爱的表示,她觉得太把自己贬抑至流娼阶级以下了。

——他虽然说不久会到兰贡来,但他先要到爪哇去。和他这一别,第二次的机会就难期了。命运到了改革期时就非快改革不可。自己还是趁早决断由他的手把自己的命运革新,再开始新生涯的,对士雄,自己是完全无爱的,况且阿和就是自己的目前的大敌人,到兰贡士雄家里去后,迟早就有风波发生,这也是可断言的。最好还是还是,……她想到昨晚上在辉煌的电光下,自己浴在磁盆里所发见的一种恐怖——也是一种悲痛——来。

昨天吃了晚饭后,流汗过多她一个人到浴室里去洗澡。她解开衣服时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膨大,浸到磁盆里再审视自己的肌肉的色泽,连自己也感着冲动的刺激,她想只有"凝脂"这个恰切的形容词才可以比拟自己的肤色吧。到后来见自己的两个小乳头带了点可厌的黑色时,她吓了一惊。她想,事实完全证明了。

到后来,她想这件事便叫士雄负责,迟早要败露出来;还是爽爽直直叫松卿负责的好吧 。我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命运改造吧。前途或有点光明在等候着我也说不定。

下午一点多钟,松卿和美瑛都在由新加坡向北开的行驶的火车中了。

他俩在火车中并坐着，眺望沿海的景色。美瑛当火车一展轮时，心里就有点沉闷，坐在车里和松卿谈笑都是很勉强的。火车再走了半点多钟，她起了一阵晕眩，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带灰黑色的轮廓。胸口像给一块大石紧压着，沿脊柱发了点冷汗，脸色一刻一刻地转变成苍白色。

"我像有点不好。"她气喘喘地说。

松卿留意到她的脸色的变化，凝视着她说。

"怎么样？精神不很好么？"

"好像沉溺进黑暗里去了般的，你那个箱里有什么药没有？"她像要哭了。

"那真没有法了，在火车里，恐怕是贫血症吧。你的脸色不很好。"

"我再支持不住了。"她倒在他的膝上了，他的胸口登时突突地跳动起来。

同车的一个马来人从他身上挂着的暖壶里倒了一盅葡萄酒过来叫松卿给她喝，松卿只手端着那盅酒，低下头去，把嘴凑近她的耳边轻轻的叫了她一声。他感着她的耳朵和颊部冷得像冰般的。摸摸她的额也异常的冰冷，流着腻汗。看她的手也没有一点色泽，按她的脉搏，很微弱。他略所提高他的左膝，把她头承起来，用根指头揭开她的灰白色的嘴唇，一滴一滴地把葡萄酒灌进去。她像知道他在喂药给她吃，她的紧咬着的牙齿微微地打开来。

同车的搭客都默认她是他的妻子。他也紧紧地把她抱着细心地看护。他时时摸她的手，也用唇去吻她的额，前者表示他是替她测脉搏。后者是表示测体温。过了一会，她的手会伸动了，触着他的手了，她像无意识地伸手给他，又像精神恢复后的表象。

再过一会，双颊起了点红影。

"瑛姊！"松卿凑近她的颊喊她，她微睁开眼来向他微笑。

"好了点么"

"……"她点了点头，像很不好意思地想坐起来，但她终于没有起来，像没有气力，又像有意不愿起来。

"你再休息一会吧。不要起来。不觉得冷么？"

她的头伏在他的怀里，摇了摇头。

三　十

再过二十多分钟，火车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前停住了。她也站了起来。

"好了些么？"他握着她的手问。她的手不像先前那样的冰冷了，但脸色还没有恢复。

"没有什么了。不过身体有点疲劳。"她说话都缺乏精神般的，不像来时那样多话了。她觉得和松卿接触，和松卿谈话时，神经就受一种刺激，心头也忙乱起来。她走近车窗，眺望窗外的景色，一面深苍色的高山耸立在这车站前。她觉得车里很郁闷，便伸出头在车外，深深地呼吸了一阵清新空气才跟松卿下到车站里的休息室。

松卿说，这车站是个有名的产锡的矿区，他有许多认识的朋友在这矿区里工作，地方虽然小，但商业是相当发达的。

他俩在休息室略坐一会。她忽然地对他说，

"哪一点钟有车开回新加坡的？我们还是回去吧，到这样的怪寂寞的地方来有什么意思？"

"要等到夜晚八点钟才有车来，还要等五六个钟头。我们到一家旅馆去歇歇吧。"

到近车站的一家的小小的客栈的楼上时，她还感着一种晕眩，很想睡下去。松卿说，他要去找几个朋友，提着那个手提皮箱子出去了。她像睡了一会，醒来时看自己的手表还只三点半钟过几分，他还没有回来。她很寂寞，走出骑楼前来望海，看得见海滨的疏疏的一列人家。那些人家的屋顶，白壁和屋后的树木都浴在斜阳里面，再望远一点，就是像玻璃般的平坦的碧海面延扩到西南那边的

低空之下。戎克船的白帆点点地浮在海湾里，礁岩附近有海鸟飞翔。她不相信自己真的走到这样幽寂的地方来了。看见下面走的都是黑色的马来土人，她有点害怕。

她望了一会回到房里来，略整头发，正在对镜时，松卿回来了。

“精神好了些么？”

“睡了一会儿，没有什么了。你怎么回来得这样迟？”

“到那边时，恰好他们在吃饭。他们要我喝点酒，就过了好些时候了。你不觉得饿么？”

“一点不想吃。”她摇摇头。

“那边有海水浴场，我们去散散步好么？走走路，吸吸海岸的空气，于你的身体是有益的。”

“不远么？”

“就在那边，不要十分钟。”

她也想看看海岸的景色。两个人出了旅馆，慢慢地走出海滨上来了。在这地方土人一个个赤条条地坐在沙岸上，不觉脸红红地不好意思起来，望了望松卿，低下头去。

“你看那边有人在跳舞呢！”松卿像看惯了这些景象。

她抵抗不住好奇心的引诱，忙抬起头来看，一对赤条条的男男女女在搂抱着跳舞。

——真野蛮的习惯！她感着自己的全身在发热，觉得土人的裸体跳舞虽然简单，但有种强烈的蛊惑性。“回去吧。”她背过脸去说，要求他离开海水浴场。

“那才是人生的真味。”松卿笑着跟了她来。

“讨厌！”她斜睨他一眼，红着脸笑了。

他俩为避炎热的斜阳，走近海岸的树林下来。他俩在归途中都觉得彼此的理解渐有进步了，心和心也有融洽的可能了。隐忽了的一年多的热烈的情热再在两人内部迸发出来。她想，他有要求，也不能拒绝了。

回到旅馆里来了。茶房送饭上来吃。吃过了饭时，约六点多钟了。他俩并坐在骑楼前望海。海风一阵阵地吹进来。她的精神很爽快了。她好几次想说回去的话，但又觉得机会很可惜的。她想，在这里歇一宵也可以，不过自己要有一种觉悟——和士雄离婚的觉悟，并且要求松卿发誓替她负终身责任。

"回去么？还是在这里歇一晚吧！"他望着她由浴室里回来就问她。浴后的化妆分外美丽的，给了他一种诱惑。

"还来得及么？"她笑问他。

"歇一晚吧。"

"……"她低着头脸红红地微笑。

"就回去，他们也要说话的。横竖都要受他们的猜疑了。"

松卿下浴室里去了。她一个人坐在骑楼的铁栏前远远地望见海面上渔船的几点灯火在月色中闪动，下面街道上有许多土人挤拥着往来，大概是晚饭后的游散。海上的轮船的汽笛和旅馆后的火车的汽笛彼此呼应的像在相应答，她回忆到自己竟会走到海外的乡间来和松卿相会，禁不住生了一种漂泊的哀愁，她起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思想了，她想自己的一身只有任命运之浪漂流，能流到哪一块地方就到哪一块地方去吧。

她觉得后面有人来了般的。等翻过头来时，早给松卿搂抱起来了。她骇了一跳，想向他抵抗。但只一瞬间。她很柔顺地和他亲吻了。

这晚上终在乡间的旅馆里歇了一宵。

早晨九点多钟松卿醒来时，美瑛已不在他身旁了。他想，她逃回去了么，忙伸出头来向房里张望。

"起来了么？"他笑着问她。她抬起含着眼泪的眼睛来。

"快起来吧。"她走近他，在床沿上坐下来。他伸手过来握她的手。

"你真的下个月能到兰贡来？"她淌着眼泪问他。

"现在还能挨下个月么？到爪哇去一星期可以赶回来。两星期后我就到兰贡来。不过士雄那方面的事你要自己负责弄清楚，以后的事，你莫担心，我完全负责。"他说着再过来拥抱她，她也不能不机械地伸出细长的皓腕来给了一个反应的表示。

她对人生有点憎恶了，她想何以自己的命运特别的离奇，自己的生活也特别比普通女性不自由。上帝像有意同自己为难般。使自己生涯愈沉愈下的第一原因，就是和表兄的结婚。和他的婚约定了后，自己的悲苦的命运就完全决定了。幸福的生活也就完全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着安身立命的地点，在这两年间因为不自然的恋爱，受了不少的痛苦。今后的松卿的确诚心诚意爱护自己，士雄那边又能圆满的脱离时，以后或有度和平安定生活的希望。不然，自己的前途恐怕越走越发黑暗悲惨了。但仔细地思考一回，又觉得自己的沉溺的原因是一种不良的遗传性——性欲的发作过强烈的遗传性。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他俩还留恋着都不肯动身。到后来，才搭三点半的火车回到新加坡来。

三十一

美瑛到兰贡后，士雄家里起了一场险恶的风波，第一，她发现了士雄在兰贡还有一个妾，这使她向士雄宣告离异的决心更坚决了。第二是阿和的报仇，他在他的父亲面前把美瑛在故乡和途中的一切秘密行动通通发表出来。士雄和她终至决裂了，只把作调人的何老伯难倒了。

美瑛到兰贡满一个月又二十余天了，士雄患咯力血症死了，士雄的死，把一切的纠纷解决了。等到松卿来时，她就跟他回 H 市来，松卿说，他在 H 市凑巧有生意，一年中住 H 市的时期多，所以要美瑛回 H 市去住。

他俩回到 H 市在凤凰台租了一家小小的、但很精致的洋房

子。他还替她买了一辆汽车。她渐渐地知道松卿的职业了。她初听见时，虽然骇了一惊，也有点替他担忧；但无可如何，只暗祝他在这几年中不遭失败，挣几个钱后就劝他莫再冒险。

原来英国和荷兰的东洋方面的殖民地政府都是很腐败的，比我国的政府还要十二分的腐败。他们的税关上的用人和巡捕都可以用金钱去收买。有个日本的商人在H市大规模地私印南洋各地的流通的票。松卿就替日本商人带假钞票到南洋各地去推销。他的来往旅费全由日本商人供给，所获的红利又可分得百分之七。各殖民地税关上检货的人大部分给日本商人买通了，有了个秘密的凭证，松卿把那个凭证拿出来，大概不受检查就可以通过。松卿到印度地方去时又常把鸦片输入H市来。

在凤凰台街住的大半是日本人，其余的中国人不是在日本人的银行或洋行里当买办的就是职业上和日本商业有关系的人。

松卿和美瑛搬到凤凰台街来时，快要到端阳节了。时节算是仲夏了，但海岛上的气温不比内陆炎酷。四月的一天，天气晴和，松卿要美瑛同到北园去游散，美瑛近来的身体不很好，下腹部时常隐隐地作痛，并且比初觉得有胎动时痛得紧急，身体也常感着疲倦。但她不敢打落了松卿的高兴，勉强从床上爬起来换穿衣服。

"我实在懒得走路。北园在哪一块？远不远？"她懒懒地说着在对镜梳头。她才把腰立起就觉着下腹部和腰部刺刺作痛。

"这么远的路，怎么能够走去？我们坐汽车去。"

松卿换了一身山东黄绸的翻领西装，戴顶巴拿马帽子，只手提根手杖，只手拿一根纸烟在吸。等了一会，美瑛把头梳好了，翻转身来看松卿，觉得他的衣冠虽然端整，但装束的样子就不很大方，他的样子就有点像伺候红手人的仆欧，又有点像映画戏里的戏子。她看见他的翻领的西洋服就联想到广勋的那件外套来了。广勋穿的西洋服，材料虽赶不上松卿的，但他装束起来就很大方也很自然。松卿和他同是穿西洋服，但雅俗之份，在她眼中总能立即辨别出

来。

她也换穿了一套潇洒的服装，碧色的绮罗上衣套铁线丝裙。只手提的是黑皮钱夹，只手撑把日本的小洋伞。松卿看见美瑛装束好了后就按呼铃叫妈子进来。不一刻，一个胖胖的穿黑油绸裤的老妈子进来问有什么事。

“你到车库里去叫阿根把汽车准备好，驶过来。”

“是的。”老妈子退出去了。

美瑛搬凤凰台街来只四五天，今天才坐新购的汽车。

“阿根？是不是我们村里姓吕的？”她听见阿根的名，胸口突然地悸动起来。但不像性的烦闷期中的那种悸动了。动的是多带惊恐分子的悸动。她联想到阿根在屋后的草墩上的恶作剧，脸上又微微地泛出红影来。

“我也不很清楚。有个同乡的商人荐来的，说是我们村里的人。但我不认识他。你认识他么？

“晓得是他不是他？但我们村里是有一个名叫阿根的。”

他俩走出门首来了。站在门首望得见H市的湾港，湾港里面停泊着大小不一的无数的轮船。湾面淡淡的给一重黑烟遮盖着，望不见隔湾的K市。

他俩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汽车在石砌的台下等着他俩。坐在车前头的汽车夫只手执着把手，戴着一套汽车夫常用的眼镜。她虽然留心看了看那个车夫，但只看见他的侧面的姿势，并且戴着掩了鼻额的大部分的眼镜，不十分认得清楚。车夫略一侧身，背过手来打开车门让他俩坐进去后，再把门关上，就开始运转汽车的把手。

汽车驶出海岸上来了，沿着电车路线驰，他俩坐在汽车里都沉默着。在性的生活中过劳的她尤觉得索然，一启口说话就感着疲倦了。她有时偷望他的侧面，看见他的紫黑的厚唇和绯红的高鼻尖，心里就感着烦厌，尤其是他的脸上近来发了许多似面疱的红，更惹

人讨厌。她近来觉得和他同栖的生活唯有痛苦了。

过了二十多分钟后,汽车停在北园门首了。车夫忙跳下来,除了眼镜,打开车门。先下来的是美瑛,松卿也跟着下来。美瑛和车夫的视线相碰着时,彼此都骇了一跳。你看我,我看你地痴站了一会。松卿看见他们的态度,心里就有点不快活。

"你们都认识的么?"松卿勉强地笑着说。

"小的时候就认识,他是我的邻居呢。"她脸红红地笑着说了后向阿根点了点头。阿根也笑着向她很恭敬地鞠了鞠躬。她觉得阿根虽然瘦削了些,但比前年英伟得多了。不过颜色黑了些,脸上的黑面疱消失了。

"想不到先生的新太太就是瑛姑娘!"阿根惊异地说。

"你就在这里等着。"松卿吩咐阿根后就向着美瑛,"我们进去"用命令式的说。美瑛看透了他的心里在燃烧着嫉妒的火。

她想和松卿正了夫妇的名义后的生活比和士雄同栖里还要不自由了。她觉得自己的短短的恋爱中还是和广勋一段最有意味,也得了相当的结果。除了这一段外,自己的生活都是悲惨的,痛苦的。

订婚是迟延不得的。误过了婚期的女子的命运最悲惨,生活也最痛苦,自己在十六岁那年若没有拒绝广勋的求婚时,现在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再退一步想,就答应了阿根的求婚。现在和他两人在村中度清贫的农民生活也是很幸福的。最后,直截了当拒绝了表兄的求婚。和这个人正式结婚。就生活苦些也有贫苦的幸福,可以免得这回的漂泊和一年来的堕落,现在虽然和这个人成了夫妻。但是过了新正的水仙花没有什么价值了。

松卿和美瑛虽然对坐在一家茶楼上,都各有心事,没有半点乐趣,她犹悒悒寡欢的,因为她近来感着里面微微的胎动起来了。

到五点多钟他们才回到家里来。

三十二

美瑛在H市认识了不少的女朋友。他们都活活泼泼地跟着她们的丈夫或情人到处游散，或公园，或戏院或跑马场，或旗山顶。有时互相邀请，在各人家里开茶话会或小小的跳舞会。美瑛看见她们兴高彩烈的样子，心里就羡慕。她也曾伸手进松卿的肩肋下并着肩赴过茶话会或跳舞会来，但一见松卿的装束和言行就鼓不起血气。愈到热闹场中去，愈觉得寂寞。

松卿是很诚挚地爱她，她也知道每遇着没有会过她的朋友，不论男女松卿定替她介绍，他像唯恐朋友们不知道他已经结了婚。她对他的诚挚的爱未尝不感激。但他对她猜疑和监视的态度又引起了她的反感。

一天松卿往永田洋行——店面的陈设是古董品和液器，里面地窖室里就私印各种假钞票和私铸银元的一家日本商店——去了。美瑛一个人坐在楼前翻读一本先进作家Y氏的创作集。但她不敢当着松卿的面前读小说，因为他不喜欢书籍，他看见她读小说就说女人不该看小说的。她近来对现代作家的创作爱读起来了，把从前买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再生缘，天雨花等小说或弹词都丢开了。她尤喜欢读Y氏的小说，因为Y氏是高唱殉情主义的，文章也流丽。妊娠中的她神经越发衰弱，Y氏的创作常把她眼泪引流出来。今天她读到Y氏的一篇“殇儿”，悲痛极了，想到腹内的小生命，不知不觉地痛哭起来，她把Y氏的创作集丢开了，不敢再读下去了。

——除了腹内的胎儿。我对世人可告无罪！对不起人的不是我，还是他们！广勋对不住我，士雄也对不住我，松卿也对不住我。我只对不起腹内的小生命！我之流离漂泊，我自己虽有几分不对，但大部是想为这个胎儿谋一个庇护他完全生长的地方，现在说出

来有谁能相信呢，生下来不知生身父亲为谁的婴儿是何等可怜的哟！我委曲求全地到士雄那边去，在海上漂流十几天完全是为这个婴儿！到后来要跟松卿回H市来，再在海上漂泊，也完全是为这个婴儿！但我这苦心又有谁能谅解呢？我将生命置之度外了，我什么都可以牺牲。我不再受呆板的名义或习惯的支配了。过了长期间的国法道德律，社会式习惯该有改革的必要！我不能再受这些呆板的公式束缚了，我要打破一切！打破一切，我和腹中的婴儿才得生存！不。我要牺牲自己为婴儿图生存！我该把他交回他的父亲！我要当着妹妹的面叫他承认腹中的胎儿是他的儿子！我要向社会声称他是我的爱人！我看见他承认了胎儿是他的儿子，承认我是他的爱人后，我就死也情愿！我的幸福——一生的幸福完全给你剥夺了！广勋！你是蹂躏我的人！你是压迫我的人！你是奴隶我的人！你还在怯懦的不敢向社会承认他是你的婴儿，承认我是你的爱人么？

昨晚上她和松卿睡在一起时，她对他说，

“我恐是有孕了。我觉得我的身体有点不寻常。我们快有小孩子了。”她说时也感着自己的双颊红热得厉害，她暗暗地自愧。

“恐怕不对吧，哪里有这样快？”

她望见他的紫黑色的厚唇上微微地震动，脸上也浮了一种浅笑。

她看见他不承认她有这样快怀孕，着慌起来。她想，妊娠的象征一天一天地显著了，到了日后掩不了的时候，怎么好呢？她愈想愈担心起来。她想将来定有难解纠纷发生的一天。

她想，妹妹能够承认我这腹内的胎儿做她的儿抚养时，我把婴儿交回他的父亲后死也瞑目。她想到后来，真的想写封信寄给广勋，叫他出来H市。

“瑛姊！”有人在后面叫她，一跳，忙回转头来看，阿根笑嘻嘻地站在楼的厅中心了。她看见阿根，胸口就跳动起来有点害怕，她

怕他对她有意外的不慎的举动。她对他保持着尊严的主妇态度，她靠在摇椅上不动。

“有什么事?”她望也不望他一眼，视线只注视着地面。

阿根看见她这样的态度，有点不好意思，想再向她说话，固然不好，想就退下去也不好，他痴望着她站了一会。

她看见阿根不说话又不退下去，心里有点着急，略抬起头来望他，她吃了一惊，她看见阿根像电影戏里面的黑奴般地微倾着头向他的主人流泪。他的脸上也表现出一种诚恳的热情。她给他的热诚的态度感动了。但她还不能抛弃主仆的成见，她以为对他恢复了在村里的小孩子时代的态度会伤害她的威严。

“老爷有什么事委曲了你么？我说得来的可以代你对老爷说说。你有什么事，快些说出来，简单地说出来。不要尽站在这里。”她说了后翻过脸去望海。

“瑛姊！——当杨先生的面前，我决不敢这样的称呼你——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事来和你说话，我是一心为你的事来和你说话。我看见瑛姊受苦，我心里不忍，所以来告诉我所知的一切。”阿根只手拿条半新不旧的手帕在揩眼泪。

“你所晓得的是什么事情？快说出来。”她有点惊异他说的话。

“英姊和他什么时候成婚的?”

“和他结婚不好么?”

“据我所晓得的，杨先生不该和女人结婚的，他没有和女人结婚的资格了。”

“什么话?”她惊骇起来了，她两眼直视地望着他。

“他们——杨先生的朋友说，杨先生传染到癞病了。癞病不知道确不确，但病毒是有的，我有好几次送他到病院去打针过来。瑛姊，我看你的身子不好。恐怕由杨先生传染到了点毛病，我望你快点到病院里去诊察诊察。不是我的心不好，我希望你能够和他离开，最要紧先把病治好。瑛姊，你可以相信我的心了吧。”

她想到自己近来的种种病症，她有点相信阿根的话了。她凝视着地面，一时说不出话来。只一瞬间，她的双行清泪扑扑簌簌地滴下地面来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多嘴，害瑛姊伤心。”

他走近前来，跪在她的裙下。“但是，我希望瑛姊还是趁早叫医生看看的好。”

“阿根，我谢你了。你下去吧。让我歇息歇息。”她觉着下腹部和腰部更加痛得紧了。

三十三

她听见阿根下扶梯，她就走进房里向床上躺下，她才躺下来就听见下面松卿回来了。

“你到楼上去作什么事？”松卿厉声地问阿根的声音。

“许家的太太叫我来问太太今晚有空没有空，有空时和她们到戏院里去。”美瑛听见阿根撒谎回答松卿。

“太太怎么说？”松卿的声音。

“太太说要等老爷回来后商量。”阿根的声音。

阿根像故意高声地说，好叫她听见。

松卿走上楼来了，她忙勉强地坐起来。他看见她坐在床沿上有点慌张的样子。心里越发狐疑。他的脸色很难看，把手杖和一个手提黑皮夹丢在一边气愤愤地对她说，

“你叫阿根到楼上来干些什么事？”松卿的话是很刻毒的。“有事情，叫老妈子不好么？”

“谁叫他上楼来？许奶奶差他来的。”

松卿看见她发气，又有点害怕，不敢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

“你答应了她没有？”他问她。

“你答应我答应她么？”她反问他。

“单请你一个人去么？”松卿顶不愿意的就是自己不在被请之

列。

“她说今晚上光是女客。没有请男的。”她微笑着说。

“真的她们家里的男人不一路去么？”松卿从来就神经过敏地猜疑他的邻人们轻视他，排斥他；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像他们般地开有大酒店，自己的名誉在他们间也很坏。

“这有什么好说假的！”她说了后轻轻的鼻笑。

“你想去么？”

“我有点想去，不过怕你不答应，要问问你。”

不愉快的沉默扩散在他们间。“那我不去了！”她过了一会恨恨地说。说了后就向床上躺下去。

看看五月快要满了，一转六月初，松卿又要带上一批假钞票到南洋各埠去了。近这一星期来他很忙，差不多一早出去，不到夜间十二点不回来。她一个人坐家里闷得慌，就命阿根驾着汽车到市内风景佳丽的地方去游散。阿根介绍她到一家医院里去看病。医生只说她有四个月的身孕了，不说出她有没有病，给了她一瓶药水和一盒黑药丸。

“瑛姊，你有了小孩子？”他很惊异地说。因为他相信松卿是无生小孩子的能力了。她听见阿根的惊问，惟有惨笑。

一天，阿根伴她上旗山顶上去乘凉。

“阿根，你还是我的弟弟呢。你真的像我的亲弟弟。我后悔从前太对不住你了。”

“瑛姊，我只恨我家计不好。我并不怨人。你看我现在还是个汽车夫呢。离家快两年了，还没挣到一个钱。”

据阿根说，他最初出来到新加坡，就在一家汽车公司习驶汽车。习了一年才始习会，他本可在新加坡图生活，那边的工价还高些。不过他很思念她，明知她早嫁了，但也想回见她——挣点钱，制套漂亮的衣服穿起去见她。他又说。他希望她能够马上变成一个穷人——和乞丐一样的穷人，他就把挣来的钱全数全数给她。使她

感激到向自己流泪，他又说希望她一刻就成一个老丑的妇人。没有人想娶她，自己还搂抱着她接吻。

她和他在山顶旁的一张铁梳化椅子上并坐着，听见他的无邪的告白，禁不住流下泪来。

"阿根，你该结婚了。你该回村里去度你的农民生活。你还是回村里去快点结婚好。"

"没有钱，空手回去，家里人看不起。还是在这里困守几年，多挣些钱后再回去。"

"你一个月的薪水多少呢？"

"十二块，除了五元的伙食，只七元，年中制些衣着，没有什么存钱了。"

"我这个给你吧。"她笑着把左手中指上的一个大钻石金戒指除下来塞在他的手心里。

"瑛姊，莫说笑。我也不敢要，怕杨先生知道了，说我偷了来的。"他红着脸笑。

"真的给你。你拿去就把它变卖些钱回家去吧。"这些繁华的都市不是我们村里人住的。我已经不幸了，不愿意再看你在这里受苦。"她说时把条白的手帕搁在眼上。

"姊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这个戒指你且留着。真的要时再向你要。我暂时不回村里去。我要看护你，看护到你轻了身病好了才离开你。"

她的眼泪更流得多了。她揩干了泪翻过脸来看阿根。这时候在她眼中的他，虽然穿着很粗样的洋服，却是世界上第一等的英伟的美男子。她觉得他的精神比她所认识的男性中任哪一个都崇高。松卿当然赶不上他，就连大学毕了业的广勋也赶不上这个农民的伟大，赶不上这个汽车夫的崇高。

"我想着一件事了，可惜没有成功。你猜得着我想的是什么事么？"她握着他的只手，脸红红地笑问他说。

“我猜中了。可惜我们小的时候的玩意儿没有实现。”他也脸红红地微笑着说。

八九岁时在她屋后莫墩上，组织家庭的玩意儿一幕一幕地在他俩的脑中重演一回。

他靠在她的胸上，她的双手揽围着他的身体，她微笑着凑近他的耳边。

——我们还是做两公婆。

他也微笑着点点首。

过了一会几个小孩子带着她到墩后拿了一条红手帕蒙着她的脸后再牵过来。他在坟塘里微笑着等她。等到她到坟塘里时，就和她并着肩齐向着墓碑拜了四拜。再过了一阵，他俩就在坟塘的一隅互相搂抱着装睡。一群小孩们都站在旁边拍着掌哄笑。他俩年纪虽小，但也会脸红红在站起来骂他们。小孩子们还笑着叫她做新娘。叫她做阿根嫂。

他俩坐在铁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她的两行眼泪重新流下来。

“阿根，还是我们乡里的青山绿水的景色好呢！我很想和你一路回乡里去”农村的风景一幕一幕地又在她的脑里重演出来。“没有希望了吧！我今生不敢发这样的梦了。再不敢发这样的幸福的梦了。”

她只手拿着手帕揩眼泪，只手紧握着他的手。他也紧紧地给她一个回握，他看见她的瞳子里的周围像撒满了朱砂。

她的左肩靠着他的右肩了。他从后面伸手过去，也揽她的腰了。

“你的眼睛很红的，不觉得什么？”

“我原有点眼病，近来更凶。夜晚上眼皮很重涩地异常想睡。早上起来，一时睁不开来，待睁开来时，眼睛绯红的。怪难看。”

“你还是叫医生看好。”

“看我比在乡里时老丑得多了吧。”

阿根觉得坐在自己身旁的美瑛的确不是从前的美瑛了。但他怕她伤心,不便说什么。

"瑛姊在我眼中什么时候都是美丽的。"

"你哄我! 你不说真话!"

她的右颊靠近他的左颊时。他的嘴忙躲向那边去。她的心头又起了一重黑暗,再流泪了。

——他是真心爱我的人。但他怕我的病毒!

三十四

松卿在南洋各埠流转了一个多月。回到H市来时又是七月初旬了。美瑛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了。染了满身病毒的松卿对她的肉体还像狂兽一样地加以蹂躏。但他回来一星期后,她就完全拒绝了他的一切要求。

松卿在六月初旬还没有赴南洋以前,看见她对阿根的态度过于亲昵,并且发现她的钻石戒指不在她的指头上了。就断定是她给了阿根;他终于把阿根解雇了,并且还托隔壁的日本人中村留心,不许阿根到她家里来。阿根因要求增加工资,曾运动附近日本人的汽车夫,人力车夫和厨房罢工过来,所以日本人也很恨他,巴不得松卿把他解雇。

松卿走后的一个月中,美瑛卧病在家里不出来,病中常思念阿根,但不见阿根来看她。她恨起阿根来了,恨他寡情。到后来她接到阿根由A市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到A市当汽车夫了。他的信里又说他所以不能再在H市站足的原因是松卿和几个日本人在H市的巡捕房诬控他是个常常运动工人罢工的危险人物,所以不能不到A市来求生活。他的信里又说由H市到A市只要两晚一天的海程,并不十分远,一有机会——H政府不再注意他时——他就回H市来看她。他在信后面把A市的通信住地告知她了。

松卿回来后,她愈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好,她就写了封信寄到A

市去要阿根速即回 H 市来看她。她花半天工夫，很吃力地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根弟如握：一别四月，有若三秋。自君去后，我疾益危，每欲赴医院认治，无奈无人伴我；言念及此，不禁涕泪沾襟，姊所适匪人，将复谁怨，唯有自恨命薄耳。前星期扶病到植物园一行，在喷水池边少憩，回忆月前我俩人曾在此休憩，触景伤情，又不禁泫然。日前彼伧回来：对我益加蹂躏。我病益危，命恐在旦夕，甚望君来一面，死亦瞑目，须知我在病中无刻不思君，今亦忍死须臾以招君临也。姊瑛字。

松卿遭美瑛的拒绝已经恨不过了，近又发见了她给广勋和阿根的信，更觉愤恨。美瑛还在希望能够把腹中的婴儿产出来，所以写了封信给广勋，要他来 H 市把这个可怜的婴儿领回去，她知道她想完全的分娩已经不容易了。分娩之后当然再无能力抚育婴儿了。她像预知道分娩之后只有死在等着她，她希望是把婴儿交回给广勋，让自己死在阿根的腕上！

她写给广勋和阿根的信稿给松卿发见了后遭了松卿的一顿毒打，她被毒打后胎动起来了。

七月六日阴雨的一天，她人事不省地被抬进 H 市的市立大病院里的产科病室中了。

那晚上六点多钟，她流产了。她听见接生妇说流产的原因是妊娠中胎儿受了病毒，近因是腹部的受伤。接生妇又说胎儿还不满八个月呢。她听见她的唯一的希望的婴儿流产了，痛哭起来。在痛哭中有时呼广勋，有时又呼阿根。看护妇莫明其妙地只跟着她垂泪。在医院人的眼中她是完全发狂了。

流产后的她，精神很弱，体温高至四十一度。松卿来时，医生禁止他进去，怕她见了他兴奋起来，病更加重，由那晚上至第二天十点多钟，她完全在昏睡状态中。

十点钟她醒来了，又哭起来要求看护妇把她的殇儿给她看。过

了一会又哭着呼阿根。哭了二十多分钟，她稍得清醒了。检她的体温也低降了些。三十八度半了。医生很喜欢，觉得她的生命有挽回的希望了。

下午三点钟，医生再来检查时，听见病室外有人敲门。看护妇忙走出去看，但一刻就回来低声地向医生说了些话。

“不要紧请他进来，病人像想见他，或者见了他后病容易治些。”

看护妇再出去，不一刻引了一位青年进来。

“啊！阿根！”她想坐起来，幸得看护妇把她按住了，她只叫了他一声，眼泪又像泉水般地涌出来。

阿根差不多认不出她了。他有点不相信床上的病人就是美瑛。头发散乱着披在肩上，一双绯红的眼睛，脸色像黄纸般的，双颊瘦得像穿了两个窟窿。阿根看见她的怪丑的和不洁的样子，不相信她还是个生存着的人。

她望着阿根流了一会泪，医生和看护妇怕他俩有什么话要说，退到外面去。医生和看护妇出去后，她慢慢地把一切经过告诉了阿根。她说了后又哭起来。

“阿根，是他杀了我的！你要替我复仇！”

“是的，瑛姊！我在A市总希望你轻了身后，把病调治好了，和他离开！我俩就一路回村里去享清贫的幸福。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没有你时我就失了我的存在了。”

“你还要保重你的身体！”

“我是不中用了的！”她叹了口气。

阿根在病室里坐了一会，听医生的忠告暂时出去，让她一个人静静的休息。他临走时对她说到外面吃饭去，一刻就回来伴她。

她等至四点，五点，六点，七点还不见阿根回来。她又开始痛哭了，要求看护妇去请阿根。

“我晓得他到哪里去了呢。一刻就会回来吧。”看护妇这样地哄

她。

到了八点多钟阿根仓仓皇皇地回到她的病室来时，她又在昏睡中了，等到她醒来看见阿根坐在她面前。她就向他惨笑。

"阎王那边派了人来拉我去呢，你不要再走出了，要保护我。"她要他坐到床沿上来。他坐上去，她就紧拉着他的手。在这世上，他是她的唯一的亲人了。

医生和看护妇检查得病人的体温又增至四十度了，他们像预先知道她受病太深，没有什么希望，不很来看她了。

到了九点多钟，看护妇很惊惶地走到病室里来问他是不是叫做吕阿根。

"是的，我是吕阿根。有巡捕来找我，是不是？"

"是的，有个西洋侦探带两个印度巡捕来找你，要你出去问话。"

阿根站起来想出去。但她抵死地拉住他的手不肯放。她又哭起来了。

"阿根，他们来捉你的，捉你去坐牢的，你去不得！"

阿根翻向看护妇，

"你去对侦探说，有话请进来说，我现在看护着临死的病人。等病人人死了时，我自己会按案的。"

看护妇不明不白地只好出去照他所说的回复侦探。

不一会，一个西洋人带了一个翻译跟着看护妇走进来。

"你们快出去，不准你们到这里来！谁敢捕他去的，我和那个人拼命！"

侦探看见病人的态度，脚步放轻了些，侦探叫他的翻译问他，

"你是不是吕阿根？"

"是的！"

"凤凰台第三号洋房的杨松卿是不是被你用手枪杀死的？"

"是的！"

她听到这里忙坐起来，绯红的双眼怒视着那个西洋侦探——专嗅中国人的血的猎犬。

"不是他杀的，是我杀的！我是凶手！你们捉我去就是了！不干他的事！"她说了后狂哭。阿根把她抱着，叫她睡回去。

"那么，请你跟我们到警察署里去。"侦探再叫他的翻译对阿根说。

"你看不见临死的人么，等她死了后我自己会到案的！"阿根流着泪厉声地说。

翻译把阿根说的话告诉了侦探，侦探就出去了，叫带来的两个印度巡捕守在房门首。

"阿根，我们一同到牢里去吧。"她流着泪声音轻微地说。

"你不要替我担心，你静一会吧。"他也流着泪说。

"阿根，我对不住你了。"

"你莫再说这些话了，说了叫人伤心。"

"但是你还没有……我所希望的，你还没有给我呢！我这个证据——你爱我的证据，该给我看了。"

阿根忙凑近前去和她亲吻。

她枕在他的腕上微睡了一会，响十点钟了。

看护妇忽然又走进来说有客来看病人。

"是谁？"她声音微弱地问。

"这里有名片。"看护妇把名片交给阿根。

"阿根，是哪一个？"

"黄广勋。"阿根照着名片的字念。

"啊，广勋来了，请他进来，阿根，他也是我的仇人，你认得他么？我还要……？"她说到这里气喘喘地说不下去了。

就休息了一会，一个穿西装的少年进来了。

"哪！广勋！你来迟了！你的婴儿不及见你就死了呢。"她的眼泪流个不住。

广勋看见她靠在一个少年的胸上，有点惊异，看见她的凄惨的病状又感着一种悲伤，也流下泪来了。

“阿根，我有件事在未死之前向你忏悔的。他是我的妹婿。但是我的殇儿是他的儿子！”阿根听见她的话只凝望着广勋”

“广勋，我恕你了，我恕你了。不过你要把我的殇儿和我的遗骨带回乡里去！”广勋只伏在床沿上流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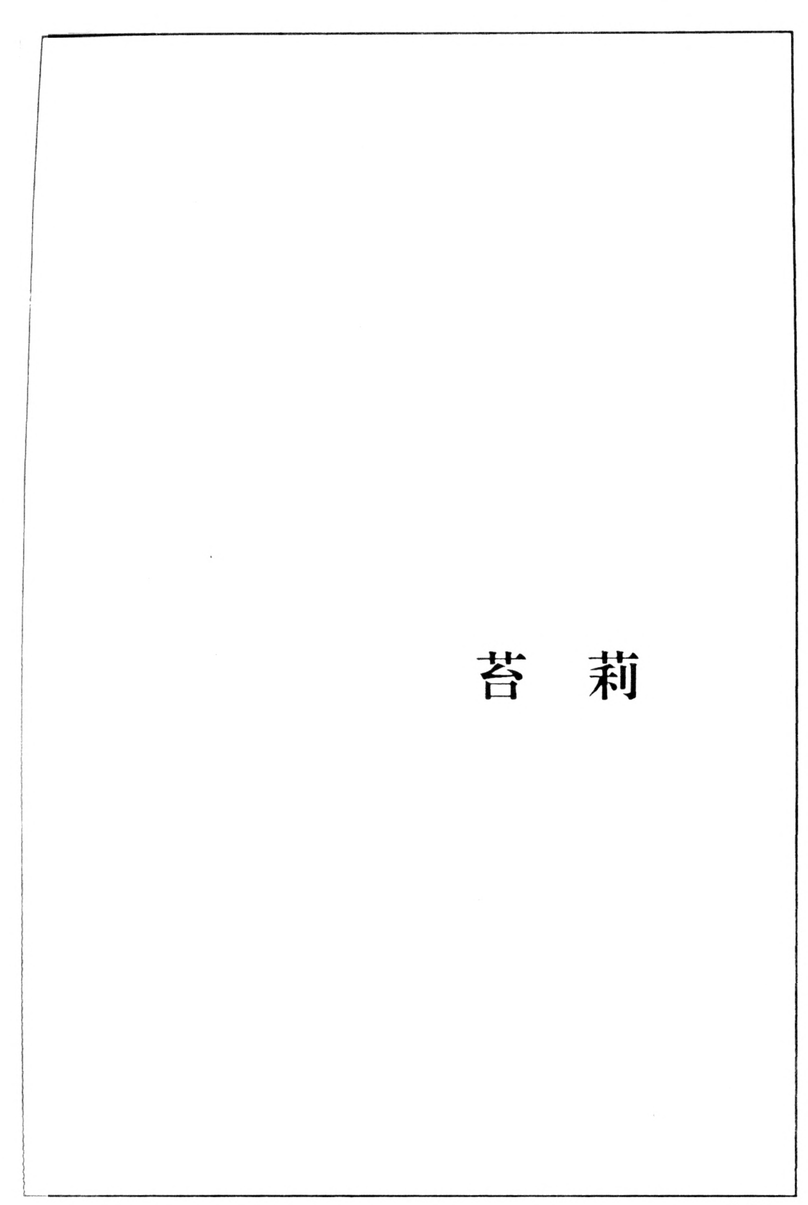
“阿根，别了。我临死之前，你该表示你对我的爱吧！”

阿根再凑前去和她亲吻，他的精神也昏乱了，头脑像铅一般地沉重，他听不见什么，听得见的只是外面电车轮的轰轰的音响和海面轮船的汽笛的悲鸣。

他把她的冰冷的身体放下来时，两个缠红头的的巡捕把他带出去了。

他走出病院来时什么都不看见。他的眼前只有“死”和“牺牲”几个血书的红字！

（终）



苔　莉

一

克欧今天回到T市来了，由南洋回到一别半年余的T市来了。他是T市商业大学的学生，今年三月把二年级的试验通过了后，就跟了主任教授K到南洋群岛一带去作学术旅行。他和他的同级生跟着K教授在南洋各岛流转了几个月，回到T市来时又是上课的时期了。

他在爪哇准备动身的前两天，预先写了一封信来报告苔莉。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终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南洋诸岛的气候是很适合我们南国的人的健康。南洋的热带植物的景色也很有使人留恋的。但我对这些都无心领略与赏玩，我只望早日把我们的学术旅行事项结束，赶快回T市去和我的苔莉——恐怕太僭越了些，不知道你会恼我么……相见。

"我所希望的一天终要到来了。K教授说，我们出来半年多了，菲律宾岛的参观毕业后举行。我们后天即乘荷兰轮船向新加坡執航。到了新加坡大概要停留三两天，然后再乘船向香港回航。我们不久——大概三个星期后就得会面吧。

此次旅行得了相当的收获。除学校的实习报告外，我还写了点长篇的东西。一篇是'热带纪游'一篇是'飘零'。这两篇就是我送给我的苔莉的纪念品——此次南行的纪念品。

"我们的交情是很纯洁的，我们纯是艺术的结合。你也曾说过，我们只要问良心问得过去，他们的批评我们可以不问的。不过我想，这封信你还是不给表兄看见的好，因为他对我们的研究太无理解了，恐怕由这封信又要惹起是非来。我倒是没有什么，可是累你太受苦了。

"你寄苏门塔脑得里城M先生转来的信，我收到了，你说下期再不能分担社务的一部分了，这是叫我失望了。但为你的家庭幸福

计，我们也不好勉强再叫你担任。不过你有暇时，还望你常常投稿。

“我在各地寄给你的风景书片谅已收到吧。你读这封信时我怕在新加坡与香港间的海上了。

克欧于爪哇，九月三日。

克欧到了海口的S市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她，他希望她能够到T市车站的月台上来迎他。

克欧坐在由S港开往T市的火车里。车外的景色虽佳，但他无心赏玩。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T市东公园附近的景色，尤其是夏天的晚景，他很喜欢那儿，去年的夏期中东公园没有一晚没有他们俩的足迹。

火车由S港赶到T市车站时，灼热的太阳光线也渐渐地钝弱了。他跟着K教授和一班同学从火车箱里跳出月台上来。

——我的电报——在S港打给她的电报——她该收到了吧，怎么不见她来呢？克欧还没有下车前，站在车箱首就不住地向月台上东张西望，他望了一会很失望地跳下来。月台上虽拥挤着不少的人，但他终没有发见有个像她的面影的人。

——也好，她还是不来的好。她真的来了时，他们又要当作一件新闻去瞎评了。她的信里不是说，我一到T市就要赶快去看她么。那么她是不来了的。克欧虽然这样辩解似的在安慰自己，但他总感着点轻微的失望。

他的同学们，有的已回家去，有的跟K教授回校去了。克欧在T市是无家可归的，但他也不忙着回学校去。他就在车站附近的旅馆名叫T江酒店的三楼上开了一间靠着江岸的房子。

二

吃过了晚饭，克欧就想到苔莉家里去，但他想了一想，晚间去看她是不很方便，因为那时候她的丈夫是在家的。

克欧再深想一回，觉得自己未免有点矛盾。自己不是很有自

信，对苔莉的心是很洁白的么，何以又怕见她的丈夫呢。每念及她时，何以心脏又不住地在跃动呢？

——还是明天去看她吧。九点多钟，她的丈夫是到公司去了的。克欧这么想了后，又觉得自己太卑怯了，他暗暗地感着一种羞耻。

季节虽到秋初，但位置在亚热带上的T市的气候还是很热的。他坐在旅馆的房子里不住地从茶壶里倒茶出来喝，喝了一杯又杯，一面喝一面呆想。

他到后来才觉得肚皮有点膨胀了，他就向一张藤床上倒下去。楼外江面的天色由薄转灰成漆黑了。由天花板正中吊下来的一个电灯忽然地向四周辐射出无数的银白色的光线。

下到二楼去的扶梯上像不住地有人在上下。

楼下和隔壁旅馆不时有玩麻雀的轰响吹送过来。三楼上比较的寂静，但相邻的几间阅览室里不时有低音的私语，或高音的哄笑，此外还听得见的不知由谁家酒楼吹送过来的女姓的歌声和胡琴的哀音。半个月间的旅途中精神和体力都疲倦极了的克欧早就想睡的，现在他的视官和听官又受了不少的刺激再难睡下去了。

——看她去吧，还早呢。表兄在家时怎么样呢？不，该去会他的。就和他们夫妻俩谈谈吧。不我总不情愿见他，乘丈夫的不在常去访他的妻的我未免太卑劣了吧。……可惜了，今天的火车迟了两个钟头！早两个时辰赶到来时，还赶得及去看她的。克欧痴望着在热烈地辐射的电灯和绕着灯光飞动着一群飞蛾。

外面敲门的音响把他由痴梦中惊醒过来。他站了起来，开了房门。

“你是不是谢克欧先生？”茶房很率直地问他。

“是的。有什么事？”克欧的反问。

“在公园N街白公馆有电话来，要你去接话。”

他听见公园街三个字，心房就激烈地颤动起来。

——她听见我回来了，现在打电话来叫我去的。克欧跟着茶房走下二楼到电话室里来，他一面走一面在唇上浮出一种愉快的微笑。

克欧站在电话机的送话机前，双手拿着受话机。

“你是哪一个？……你是阿兰？……病了？什么病?！肠加答儿？好了些么？……是的，是的！我一早就来。”

克欧才把受话机放下来，忽想到忘记问阿兰，苔莉病了多久了。他忙翻转身再接电话机，叫了几声，那边早没有人回答了。

三

这晚上，克欧在T江酒店的三楼上整晚没有睡着。他翻来覆去都是思念她的事，思念她的病，思念他认识她的经过。

白国淳的母亲和谢克欧的父亲算是同祖父的嫡堂兄妹。他们的原籍是离T市六百多里的N县。白国淳的父亲在T市有生意，国淳是在T市生长的，与其说是N县人，实可说是T市人。

国淳的父亲虽在T市做生意，但他的爱乡心却很强。他在T市嫌来的钱十之七八都寄回N县去买田和建筑房屋。国淳在T市的法政专门学校第二年级那年秋，他的父亲一病死了。这时候克欧才从乡间出来，在一间高级中学校里补习。克欧认识苔莉也是在这时候。

国淳的父亲死后，国淳就废了学。他对他父亲遗下来的生意完全摸不到头绪。只半年间就给伙计们吃蚀完了，生意就倒闭了。国淳所得的遗产只有银行里存的六七千块钱。

国淳替他的父亲丧治时，克欧因亲戚的关系，跑过来替他的表兄招呼一切。因为在T市的亲属实在没有几个人。

苔莉是国淳在法政学校时代娶的一个很时髦的女学生——高谈文艺和恋爱的女学生。他们是自由结婚的，没有得白翁的许可。所以结婚后国淳在东公园的N街租了一家小房子安置她，不敢带

回家里住。

国淳向苔莉介绍克欧时，笑着说：

“这就是新进作家谢克欧——你所崇拜的作家。”

“你就是‘沦落’的作者？还这样年轻的！谁都不相信吧。”她脸红红地向克欧笑了一笑。“是不是？”她再翻向她的丈夫问。

克欧只脸红红地望了望苔莉，没有话说，他只注意着她高高地突起的腹部。

黛色的修眉，巨黑的瞳子，苹果色的双颊，有曲线美的红唇，石榴子般的牙齿及厚长的漆发没有一件没有特别的风韵。若勉强地把她的缺点指摘出来，就是身材太矮小和上列的门齿有点微向外露。

“她是个小说狂。”国淳笑着告诉克欧。“你要研究文艺最好请他教你。”国淳笑着向她说。

“是的，我以后要慢慢地向谢叔叔请教呢。”苔莉也笑了，很自然地向克欧的一笑。

——像这样的美人是不应当替人生小孩子的。克欧自认识了苔莉之后，觉得他的表兄是没有资格享受她的。他想他也大概还没有知道她的丈夫的秘密吧。

国淳因为清理故乡的产业——收田谷和店租——每年冬夏雨季要回到故乡的N县去。在乡里勾留三个星期或一个月才回来。

四

去年的暑期中，国淳循例回故乡去了。在这假期中克欧差不多天天都到苔莉家里来。在这时候苔莉的霞儿已经满周岁了。

一天晚上克欧吃过了晚饭又散步到苔莉家里来了。他走进来时看见苔莉和一个克欧从未见过的比苔莉还要年轻的女子对坐着吃饭，他觉得这个女子比苔莉还美些，第一她的肌色比苔莉的洁白些。身材虽然矮小，但比生育过来的苔莉富有脂肪。

"欧叔叔，我们可以安心到戏院去看映戏去了。我雇了这么年轻的妈子看守房了，一定靠得住的了。"苔莉接着克欧就笑说起来。

那个女子还没听完苔莉说的话就嗤的笑出来了。由她这一笑，他认识她是苔莉的妹子了，因为她笑时和苔莉笑时是一样的娇媚。

"你的老妈子退了么?"

"偷米，今天给我看见了，把她退了。"

"你这位令妹叫什么名?"克欧笑着问苔莉，一面走过来看睡在摇床里的霞儿。

"谁告诉你说是我的妹子?你猜错了哟。"苔莉快要把口里的饭喷出来了，快把筷子放下来，那个女子也像很喜欢笑，现在她也在笑出声来了。

"是苔云? 苔兰?"克欧再紧追着问。

"啊唷，不得了!连苔云、苔兰的名字他都晓得。"她们再哄笑起来。

"你自己告诉我的，你又忘记你说过的话了。"

苔莉早就告诉过克欧，她的父母的家计不很好，她的姊妹三人，没有兄弟，她居长，在女子中学读了两年就退了学。第二个名叫苔云，由高等小学出来就不再升学了，在一个女裁缝家里当裁缝。只有第三的苔兰现进了女子师范第一年级。

苔兰是她姊姊叫了来的。此后打算住在她家里，日间学裁缝去，下午三点多钟就回来。"苔莉家里不想再雇用妈子了。

等到她们吃完了饭，霞儿也醒来了。克欧就邀她们同到东公园里去乘凉。

"等一刻，周身都是汗了。不单背部，连腿部……你看!"她笑着略把她的右腿提起叫克欧看。果然在湖水色纱裤子的上半部渗了几处汗湿。"等我进去换换衣服，你替我看着小孩子，要替她扇。"苔莉一面说一面把一把棕榈叶扇子给克欧。

——她的举动，她的说话，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不客气

的。克欧想若不是他时,定会错猜她是对他的暗示了。

过了一刻,苔莉换上了一件淡绿的纱褂子,套了一件黑纱裙,电光透过她的纱衣,里面的粉红色的紧身背心隐约看得见。走近前来就是一阵香粉的香气。他觉得她的装扮是带有几分官能的诱惑性。

“快走,快走。快走出去吹吹风!再站在这里头又要流汗水的。”她一面说一面把霞儿抱起来。

“她不去么?”克欧看着苔兰问她的姊姊。

“今天轮她看守房子,明天轮我看守房子。明天就让她伴你去逛公园,看映戏,到什么地方去都使得。”苔莉笑着说,说得她的妹妹脸红红的低下头去笑。克欧也跟着苦笑起来。克欧有点怀疑苔莉是种醋意的说笑。

克欧跟着苔莉由她家里走出来。

“热真热!”苔莉抱着霞儿一面走一面呼热。只转了三两个湾,过了几条小巷,就走到公园门首来了。

五

他们还是到他们所常来的一个茶室里来。在这茶室里他们拣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南向的座位,两个人在一栋小圆桌的两面对坐下来,吃汽水,吃冰激凌。

他们来的时候客还少,等到他们坐了半点多钟,客渐渐地多了。他们见茶室里的人数渐多了,就叫跑堂的清了帐,两个人出来在公园里并着肩找比较幽静的地方去散步。

在公园里的花径上,在葡萄架上,在清水池畔也遇着几对的男男女女。

“走累了,我们在这里歇歇吧。”他们走到池畔小山上的六角茅亭中来了。亭里有个圆形石桌和几张石条凳。这时候抱霞儿的不是苔莉是克欧了。

"你多抱她,她不久就会叫你做爸爸的。"苔莉在一张石凳上坐下笑向克欧说。

"叫不叫爸爸不要紧,但霞儿的确帮助了我们不小。抱着小孩子出来,他们就不很注意我们了。"

"为什么?"

"他们猜你是霞儿的爸爸?"

"……"克欧觉得自己的双颊有些发热。幸得亭子里的电灯灯光暗暗的,没有给苔莉看见。

"是的,欧叔叔,你怎么还不结婚?"

"学生时代能够结婚么?并且也还没有发见可以和我结婚的人。"

"你不着手找,那就永不会发见你的理想的女性。"

"……"克欧只含笑不说话。

"听说做小说家的都是多妻主义者。你虽没有结婚,可是你恐怕在暗中活跃吧。"

——你的丈夫才是多妻主义呢,克欧心里觉得好笑,同时又觉得苔莉可怜。因为苔莉像不知道她的丈夫的秘密,还当自己是个有家庭的幸福者。

"你真的还没有和谁恋爱过?"苔莉再笑着问克欧。

"这时候还谈不到这些事。"克欧只摇摇头。

"我替你做个媒好么?"

"是哪一个?"

"啊啦,你还是想有个女性吧。真的,上了二十岁的男子也和女人一样吧,没有不渴望异姓的吧。"苔莉在狂笑。

"只问一问,怎么就说是渴想呢?"克欧苦笑着说。

无邪的苔莉说的话都是这样不客气的。克欧就很想说。

"就现在的我说,相知最久的只你苔莉一个人。"但他终不敢说出口,他怕说出来引起了她的轻视。

"我们回去吧。夜深了。等到警察来干涉,说我们是密会的野鸳鸯时就不妙了。"苔莉又狂笑。

"有霞儿替我们作证。"克欧也笑着说。

"莫太高兴了。附近的警察有认得霞儿的爸爸的哟。"苔莉这么一说,克欧更觉得双颊发热的厉害。

"所以我说,她可以证明我们是乘凉过来的。"

"你真辩得巧。算了,你把霞儿抱过来。"苔莉站起来了。克欧抱着霞儿走近她。一阵有刺激性的香气向克欧的鼻孔扑来。她把霞儿接抱了过去时,克欧的手触着苔莉的汗腻的手了,只一瞬间他像着了电,心脏不住的在跳跃。同时他也感到种微妙的快感。

离开了六角茅亭,他们沿着小山坡的草径慢慢的步下去。由小径和坡下的通路相联络是一段倾斜很急的石砌。克欧走到她的前头。

"让我抱霞儿吧。"

"不,我自己慢慢的下去。"

"那我牵你下去好么?怕滑倒了不得了。"克欧有了刚才的微妙的快感的经验,希望再有个机会触触她的汗腻的手。

苔莉看见他伸出手来,忙向路侧一退。它像怕他在这薄暗中对她有意外的举动。克欧看她退避,很失望的也很不好意思的先跑下坡去了。

六

他们俩默默地一前一后的走出公园门首来了。才踏出公园门,克欧就向她告辞。

"到我家里去喝了茶回去不迟吧。还有几条黑暗的小巷子,你放心让我一个人走么?"

克欧不做声的只得跟了她来。他送她到她的屋门首了,他才向她点一点头就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了。

约有一星期之久，克欧没有去看苔莉，往时苔莉有事要和他商量时，就会寄封信来或寄张明片来请他到她那边去的，克欧虽然硬着心不去看她，但心里却希望着她那边有消息来。

距开课只有两星期了。克欧觉得虚度过了这两星期就很可惜。快开课了。表兄也快要由乡间出来了。黄金般的这三两星期应当常去看她，尽情欢笑的。受着这样的小小的失意的支配就——她恐怕在望我呢。我还是当做没有那回事般的去看她吧。不，不，要去时第二天就该去的。强硬了这两个星期了，要得了她有相当的表示后才有面子去了。

克欧近这两星期为这件事苦闷了不少，也感着异常的寂寞。

——她是什么样人，你知道么？你的表兄嫂哟，你没有思念她的权利哟。假定她真的对你有相当表示时，不是小则闹笑话，大则犯罪了么？你还是对她断念的好。这样的变态的恋爱是得不到好结果的。克欧有时又这样的提醒自己。

但是，他的心上像给她着了色，他到后来觉得有时虽有这样的理性的反省，但是很勉强，很不自然的一种反省，没有看见她时或对她失望时，偶然间发生的反省，一看见她之后就会完全消灭的反省。

开课的前几天，他接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信里的意思是，她接得霞儿的爸爸来信几天就会回到T市来。霞儿的爸爸未到T市之前，她希望他能够来谈谈。她信里又说，她很望他能即刻来，苔兰也在望他来，霞儿也在望他来。她在后面有一行说他许久不来，她们一家人都是很寂寞的。

什么！有信来就该早点来！怎么挨到这时候才来？过去的两个星期不是很可惜了么？索性不去！克欧觉得前两个星期的黄金般的时光是给苔莉一手破坏了的。

接到她的信时是下午的四点多钟，那晚上他忍耐着没有马上跑到她家里去。可是那晚他通宵没有睡着。到了第二天，挨不到吃

午饭，他就在她的家里了。

七

克欧看见苔莉抱着霞儿开门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的，禁不住地双颊发热起来。但她还是和平时一样的对他始终微笑着。她像忘却了一切的过去。

“怎么许久不见你来！”她又像在嘲笑他。“病了么？”

克欧走进厅里待要坐下去。

“我们到后面院子里去吧。上半天那边凉快些。”

“苔兰呢？”克欧把手中的草帽放在厅前的桌上，跟着他到后院里来。

“她才出去，就回来的。她今天也没有心裁缝去。她买线去了。”

院子里只有一张藤床和一张圆形的小藤桌。桌上泡好一壶茶。苔兰像泡好了这壶茶后出去的。

苔莉看克欧在藤床上坐下去了后，抱着霞儿也过来坐在藤床的一端。他们虽然没有并坐着，但他们间的距离不满两尺了。

“这两星期旅行去了么？”苔莉才坐下来就这样的问了一句。

“天天在学校里睡觉。”

“你这个人真奇妙，一个人在学校里不寂寞？”

“没有回去的同学有四五十个，怎么会寂寞！你呢？”

“我？不单我，阿兰也这样说，你不来时我们家里很寂寞的。”

“表兄快回来了吧？”

“是的，公司里来信催他回来。催了两次了，他的假期早就满了的。不知为什么事迟迟不来。”

国淳是在T市的一家小银行里当司书。银行的经理是他的父亲的老友。他的父亲遗下来的生意倒下来了后，这位父执就招呼国淳到他银行里去。

克欧接到由家里寄来的信，约略知道了国淳迟迟不来的原因。

他听见国淳家因为苔莉的事起了个小小的风波。但他不能直接把这些详细对苔莉说，

“恐怕田谷的事还没清理吧。今年的收获期比较的迟些。”克欧只能这样的敷衍。

苔莉的今天的态度不像平日那样的活泼，像心里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般的。

“你今天像很沉郁的样子。身体不好么?”

“……”她只摇一摇头。

“妈，妈妈妈。”在她膝上的霞儿打了几个呵欠叫起妈妈来。她像想睡了。

苔莉解开衣襟露出一个乳房来喂霞儿。

克欧不敢望她，低下头去。彼此沉默了一会。霞儿衔着母亲的乳嘴睡下去了。

快近午了，四围像死一般的沉寂。克欧只听见由远处吹来的低微的蝉音。

苔莉抱着睡着了的霞儿进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她空着手走了出来。

“外面蚊蚋多了，让她在里面床上去睡好些。”她说着走过来坐在克欧的旁边。他们间的距离更近了。

她虽坐下来了，但仍然低着头没有话说。二人间的沉默又继续了好一会。

“欧叔父，你的表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该比我详细些。你不要替他隐瞒，你要真正的告诉我才对得住我。”

——克欧给她突然问了这一句，一时答不出话来。他只睁着眼睛呆望她。

“你不单是和他同乡，并且是亲戚，你当然很详知他的性质，你告诉我吧。我深信你是个很诚恳的人，一定不会瞒我的。”

克欧当苔莉是听见了国淳的家庭的状况，想骗她是骗不过了。

但把国淳的乡间的家庭状况告知她时觉得对国淳不起。并且国淳常常叮嘱他不要把他的秘密向她泄露的。

"他？他是个好人，再好没有了的人。他一点怪脾气也没有，气性也很好。这些你该比我详细的，要我再告诉你什么事呢？"

"是吗！男人是袒护男人的。你拿我和你的表兄比较，你爱你的表兄当然是情理中应当的事，不过我……"苔莉说到这里咽住了，她的眼睛里满贮着水晶珠，不一会，一颗颗的掉下来了。

八

出他的意外的她的流泪把他骇了一跳。因为他认识她一年多了，只看见她笑过从没有看见她哭。

"什么事，伤心什么事？"克欧着急起来了，他真不知要如何安慰她。他想凑前去，但翻想一想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权利。他马上也自责不该乘人之危以发展自己的欲望。

苔莉听见克欧这一说，她枕着双腕伏在藤桌上，双肩抽动得更历害了。

几次想把腕加在她的肩背上去问她为什么伤心，但克欧总觉得这种动机是很不纯粹的，很卑劣的。

苔莉哭了一会，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克欧。克欧接到信忙抽出来读。信像是一个女人写给国淳的，信中的大意是责国淳许久不到她那儿去。也许久没有钱寄给她，暑中回乡之前该到她那边去也不去，她想他现在该由乡间出来了，该快点到她那边去，不然她就要访上门来。

克欧读完了信后在信笺末和封面检视一回，都没有住址，邮印又模糊得很，看不出是从哪一块寄来的。但他骇了一跳，因为他发现了苔莉所不知的秘密外的秘密了。他更觉得苔莉可怜了。

——表兄完全不是个人了。但克欧又想，社会上本不少抱着三妻四妾的人，但没有人批评他们半句，假定自己和苔莉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恋爱成立时，那我们就马上变为众目所指的罪人了，社会上

像这些矛盾的事情本是很多的。

克欧现在觉得他的表兄和苔莉结婚的经过也很有知道的必要了。他想详细的问问苔莉，但又觉得现在不是好机会。

——把苔莉所未知的表兄的秘密告诉她吧。那么她定会投向我的怀里来。一般的女人发现了她的丈夫不是真的爱她时，她对她的丈夫的反抗心也加倍增强的，连克欧自己都觉得惊异，怎么自己会发生这样卑鄙的念头来。

——但苔莉这个人决不是能委曲求全的做人的妾的人。她迟早有一回会发现她的丈夫的秘密就是迟早会同她的丈夫有一次的决裂。就算表兄有本领能够把这些事情敷衍到底，苔莉的物质生活虽可以勉强过得去，但精神生活就太苦了，一生就这样的在暗影中过日子，这是何等可怜的事！她赤裸裸的把她的心扉打开让她的丈夫进来，但她只在他的心扉外徘徊，不知道丈夫的心开向哪一方面，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她是闭着眼睛在高崖上傍徨，下面就是深渊，她的前途是很黑暗而危险的，我该告诉她的，把表兄的一切秘密告诉她的。这样的立在危险高崖上的女性，我是有救她，警醒她的义务！

“苔莉！……”她初次呼她的小名，但她并不介意。她此时收了眼泪了，仰起头来睁着巨眼凝视克欧。

——不，我不能把表兄的一切告知她。告知她也可以，不过要附加两个条件，第一是和表兄绝交，第二是和苔莉决绝。第一条件还可以勉强做得来，至第二条件，在现在的我就太痛苦了。今后不能再来看她是何等难堪的事！但是告诉了她后，我和她之间的爱情继续着增长。她或终于投向这边来时，那我完全是个……至少社会的批评定说我是苔莉的诱拐者。

“怎么你的话又不说下去？你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真气死人！”苔莉气恼着说了后凝视了克欧一眼，表示她的愤恨。

哭后的苔莉，双目周围带着红色的晕轮，眼皮微微的浮肿着

来，脸色却带几分苍白。在克欧的眼中觉得苔莉另具一种媚力。一阵阵由微风送到他的鼻孔中来的发油和香粉混合而成的香气把他陷于沉醉中的状态中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不住地胀热，他早想过去把她拦腰抱一抱。但他觉着自己很危险的站在罪恶的面前时，他忙站了起来向苔莉告别。

九

过了几天，国淳由乡间出来了，克欧料定他们间在这几天内定有小小的波澜发生，国淳初抵 T 市的一天，他到他们家里去了一趟后，好几天没有到他们那边去了。

怕他们间发生什么波澜，不愿在他们间作调人，虽然是不到他们家里去的小小的一个理由，便是最大的理由还是不愿在国淳的身旁会见苔莉，不愿由看见国淳后发生出一种可厌的想像—她的身体还在受国淳的蹂躏的想像。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苔莉 并没有根据那封信和她的丈夫争论。她像忘记了那一回事般的又像对她的丈夫绝望了般的。

——论苔莉的性格，她决不是能容忍她的丈夫对她不[illegible]这欺侮的行为。虽然他这样推想，但她近来对她的丈夫像绝望了般的。从前国淳迟了点回来她总是问长问短的，可是近来她不关心她的丈夫回来的迟早了。他吃过晚饭的时候还不回来她就和苔兰，霞儿先吃。他过了十点钟不回来她就先带霞儿就寝。

克欧在这个时期中也很少到他们那边去了。他和几个友人共同组织了一个研究纯文艺的“紫苏社”，每月发行刊一次，发表他们的创作。本来就喜欢读小说的苔莉每次接到克欧寄给她的“紫苏”就爱不释手的读。读了之后也曾提起笔来仿作过。自她第一次的短篇“襁褓”经克欧略加修改在“紫苏”发表后，她对创作更感着一种兴趣了，除了看护霞儿之外的时间都是消磨于创作了，第二篇创作“喂乳之后”可以算是很成熟的作品，是描写一个弃妇和丈夫离婚之后带着一个小儿子辗转漂流，到后来她发现了她的第二个情

人，这个情人向她要求结婚时，她为这件事苦闷了二三个月，到后来她终拒绝了她的情人的要求，望着衔着乳嘴睡在自己怀中的小儿子拒绝了情人的要求。这篇创作发表后，得到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喝采。但文艺界只知道苔莉是紫苏社的新进女作家，不知道她是白国淳的妻(?)。尤不知道她是做了人母亲的女性。有些喜欢说刻薄话的青年学生就说苔莉是克欧的 Sweet heart，是克欧的未婚妻。

克欧早由学校的寄舍搬了出来，在 T 市的东郊租了一所房子和友人同住在里面经营紫苏社的一切社务。这个房子外面的墙上就贴了一张紫苏社的黄色条子。

国淳和苔莉间的沟渠像渐渐地深了起来，他不常回家，有时竟在外面连宿几晚上才回来，苔莉对他的越轨的行动像没有感觉般的，并且还希望国淳少和她接近少和她纠缠。

双十节那天，克欧到她家里来看她。他有一个多月足不踏苔莉的门了。

“我当你永久不会来我这里了的。”苔莉笑着出来迎接他。

“我不常来是怕妨害了你们的欢娱时间。”

“你还在说这话来嘲笑人？你看，我定要复仇的！”她说了后把双唇抿紧，向他点了点头表示她在恨他。

他们一同走进房里来了。克欧从前不敢随便跑进她的寝室去的。现在他跟着她到她的房里来坐了。

靠窗的书案上散乱着许多原稿纸。还有几册小说和文艺杂志堆在一边。克欧想她原来正执笔创作，那些书籍是她的参考书了。

“阿霞呢”

“兰背她到外面玩去了。”

克欧走到她的案前翻她写好了的几张稿纸，苔莉忙走过来夺。

“先生！此刻还看不得！做好了再把你看。”

但克欧早把那原稿抢在手里了。他高举起他手。她就靠近他的胸前仰着首拚命的把他的手攀折下来。不是克欧没有力，他早给

她的气息和香气溶化了，有暖昧的她的一呼一吸吹在他脸上时，他的全身就像发酵般的膨胀起来。原稿给她夺回去了，他只看见题名是“家庭的暴君”。

她还靠在他的胸前咕噜着怨他。一阵阵的由她身上发散出来的香气把他沉醉了，他听不见她说些什么。她到后来发现他是站在危险线上，才急忙的离开她，退出来站在房门首。

十

这年冬国淳循例的又回乡下去了。苔莉去年还在车站上送他回去，叮嘱他能够赶得上时要回来T市和她们母女度团圆的新年。今年呢她并没有留神他是哪一天动身的了。

过小年的那天。苔莉邻近的家家在燃爆竹。只有苔莉的家里是异常寂寞的。

吃过了早饭，克欧提着一篓红橘子两方年糕到苔莉家里来。这些东西安慰了霞儿不少的寂寞。

“陈先生说要到T市来现在到了么？”苔莉接着克欧就问他们紫苏社的同志陈叔平——驻×市的代表，也是常有创作在“紫苏”杂志上发表的人——由×市T市来没有。

“三两天内总可以到来吧。”

“他的散文真做得好。他怎么不进文科呢？他研究遗传？”

克欧只点点头。陈叔平是×市农科大学的二年生。

“小胡今年也不回家去。你们都到我这里来过年吧。我买了副新咔特，准备新年玩的。”

克欧听见小胡，心里就有点不快。因为小胡是个比他年数小的美少年。据苔莉说，他是她的同乡，他常到她这边来是为看苔兰来的。但苔莉愈向克欧辩解，克欧愈怀疑她。因为苔莉从前不很喝酒，现在也狂喝起来了。从前不爱晚上到戏院去，近来也经常晚出，和小胡一路出去到戏院看戏去了。

——看她近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样子。就算她不爱那个小孩子，但他们都是在性的烦恼闷期中……克欧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近来对苔莉为什么会发生出这些不必要的疑心来。也不知道自己近来为什么这么的关心她的行动。

——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姊妹。她有她的自由，你管她做什么。克欧气极了的时候也会这样的想着为自己排解。虽然这样想，但他心里总不当他所想的是正确的。

——我不知不觉的沉溺下去了！我的精神完全受着她的支配了。我该及早反省，不然我就难在社会上立足了，可是，我往后不能见她，不能和她亲近，我的生活还算是生活么？就算是生活，也不过是留下来的一部分痛苦吧。恨只恨她不该不告诉他一声私私的把我的心偷了去。现在我的心全在她的掌中了！

除夕的晚上他在苔莉家里斗牌斗到天亮。那晚上陈叔平和小胡都一同抹牌。初一在社里睡了一天，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来。他起来略用了些点心后，又和陈叔平出动赴友人的新年招宴了。

初二的早晨，克欧睡到九点多钟才起来。他吃过了早点就一个人赶到苔莉家里来。走到她家里时只苔兰一个人出来迎他。

"姊姊呢？"克欧看见苔莉不在家，心里有点不快。

"出去了。"苔兰望着克欧用很谨慎的态度回答，因为她直觉着克欧快要发怒了。

"到哪里去了？"

姊姊说告诉你不得，怕你发恼。"苔兰这句话没有把克欧激怒，倒把他引笑了。他想，苔兰竟老实得这个样子，完全不像苔莉的妹妹。从前克欧就向苔莉说过：

"苔兰美得很，你替我做媒好不好？"

"要她这样的女子做什么？比她好的多着呢？"

"她还不美？"

"十七八岁的女儿没有丑的。不过像胶制的人儿有什么趣味？"

苔莉的话不错，苔兰太老实了，太不活泼了。

克欧听见苔兰的说话后禁不住笑了。

“和胡先生出去的，是不是？”

苔兰只点了一点头。

“阿霞也带去了？”

苔兰再点了一点头。克欧听见阿霞也抱着出去了。心里比较的安静下来。但再翻一翻想又觉得阿霞这样小，决不是他们俩的监督者。他们要干时什么事干不出来？克欧由她们家里走出来时心里愈想愈气不过。他想就算你对自己绝没有一点爱时也当认明自己是国淳的表弟，他托了我来照拂你，那么对你我是有相当的监督权的。

但到后来他觉得自己的愤恨的动机完全醋意，他也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态度是太卑鄙了。

——我自己错了机会。她不是有几次向我表示和我接近么？我自己太无勇气了，我太和她疏远了。她对表兄早没有爱了，她由表兄把爱取回来了她在等着接受她的爱人。她当我是个候补者。现在她知道我是个怯懦者，无能力接受她的爱，她向他方面寻觅接受她的爱的人，论理是无可苛责的！目下的问题，只问你自己真的爱她不爱，爱她时就快些把她由小胡手中抢回来。不爱她时你就以后莫闻问她的事好。

十一

克欧自大年初二那天回来后，又有一个多月不到苔莉家里去了。在这一个月的期间中，他想表兄也该回 T 市来了，就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索性莫理她吧。在此期中苔莉也曾写了几封信来，说要他去和她商量什么事，但始终没有得复她一封信。

他有几次由学校回到社里来都听见当差的说苔莉曾来看他，听见他还没回来就走了。克欧也很想见她，但再一翻想觉得还是趁

这个机会切断了两人间的缠绵的情绪的好。料想到两个人再这样的敷衍下去，到后来彼此都不得好结果的。他有意的规避她，一早就出去，到傍晚时分才回来。吃了晚饭后又出去，到十一二点钟才回来。

二月中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她的一封信很愤恨并且很决绝的信，她信里说，她一点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痛恨她，不理她，就算她对他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也得明白告知她，让她改过；她只有常常思念他的记忆；并没有对不住他的记忆，就算他觉得她有对不住的地方时他也该原谅她。最后她在信里郑重地说，希望他能在最短速的期间内去看她并替她解决一件疑难的事件。

克欧读了这封信后不能不到她那边来了，他在门首敲了一会门，但打开门迎他的不是苔莉，也不是苔兰，却是克欧不认识的老妈子。

"你是新来的妈子？"

那个老妈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克欧转过脸来望里面，苔莉不像平时一样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厅前笑着迎他了。

克欧心里有点不高兴，但又不好转身回去。他元气颓丧地步进厅里来了。

——她自己心里不好意思，却用这样的态度先发制人。克欧站在她的门首看见她坐在床前的矮椅子上垂泪。蚊帐垂下来了，阿霞像睡着了。

"你来了么"？她只一抬头就低下头去揩眼泪。克欧来时本打算不先开口的，现在不能不先说话了。

"你为什么事这样伤心？"克欧把手杖和礼帽放在一边，在靠窗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来。

苔莉听见克欧问她，更哭得厉害，她用双腕枕着头伏在床沿上双肩不住地耸动。

"什么事？到底为什么事？难道我来错了么？"

“你不情愿来我这里你就回去吧！等我死了……”苔莉说到这里，更悲痛地哭出声来了。

“谁说过不愿意来!？你不喜欢我来我才不来!”克欧很倔强地说。

“谁又说过不喜欢你来！你自己疑神疑鬼的!”

克欧本想把小胡的事责问她的，现在听见她说了这一句不敢再向她提小胡的名字了。

克欧大胆的双手拍着她的肩膀，双手拿一条手帕要替她揩泪，她才止住了哭。

“谁要你揩!”苔莉站了起来向着他笑了，但腮边的泪珠还没有干尽。

“兰儿呢?”

“回我母亲那边去了。后天才得回来。你今晚不回去使得?”苔莉说了后向他一笑。

“我要回去，瓜田李下，犯不着给人说闲话。”克欧也笑着说。

“你这个人无论什么事都向恶方面解释。你放心吧。”苔莉也笑了。“你太看不起人了。”

克欧今天果然在苔莉家里吃晚饭了，和苔莉对坐着吃。吃了晚饭后一直谈到九点多钟才起身回去。

十　二

再过了几天，克欧也接到了他的表兄的信。这封信是来报知他，他的姑母——国淳的母亲——于三星期前逝世了。母亲死去了家庭不许他有住 T 市的自由了。他希望克欧能在春假中送苔莉母女回乡下去。前几天晚上苔莉要和克欧商量解决的事也就是这件事。

“看霞儿的爸爸来信的口气，他家里像还有人般的，若真另有女子时，我就没有回去的必要了。”

“……”克欧在这时候只能沉默着。

“你这个人一点勇气也没有。告诉我怕什么呢?人类又不是狗,又不是猫。这边姘一个,那边偷一个,也还像个人么? 你也忍心看着我当狗当猫么?”

“我有我的苦衷,你该原谅我,因为我对你太亲密了。”

苔莉点了点头后。

“那你春假期中送我们回去么?你若回家去我就跟你到乡下去看看也使得。如果他家里另外有人时,我就马上回 T 市来。”

“……”克欧只摇摇头。

“为什么?”苔莉睁着她的巨眼望他。”

“我们春假要到南洋旅行去,不得回家。”

“到南洋去? 几时才得回来?”

“来回恐怕要费三四个月的时日吧。”

“要这么久?”苔莉很失望的问。

“要游历十多个埠头,各埠停留一星期也就要三个多月的期间了。兼之来往的路程,恐怕要四个月以上的工夫呢。”

“那么我只好在 T 市等你吧。”苔莉的眼睛红起来了,她低下头去。

“还要等一个多月呢,我不是就要去的,你伤心什么?”

“迟早还不是一样去的。”苔莉的泪珠一颗颗的掉下来了。

“你无缘无故的又伤心起来做什么?你该保重你自己的身子。”

“为谁? 为霞儿?”

“也要为你自己!”

“我是前途完全是黑暗的人了。”苔莉说了后再掉下泪来。

“那不能这样说! 命运本来可以自己改造的。”

“真的么?”苔莉忽然仰起头来凝视着克欧。

克欧给她这一问,又觉得自己说得太快了。

“总之,我希望你以后对世情达观些才好。”

"我问你。前途没有希望,没有目标的人也能改造她的命运么?"

"到了有希望的时候,发现了目标的也未尝不可以。"

"那么,我就等那一天到来吧。等到前途再有希望的一天,发现了目标的一天!"

克欧要动身赴南洋的前两晚到苔莉家里来辞行。苔兰也由她母亲那边回来了。一连下了两天雨气温很低。阿霞睡了,他们三个围着个洋灯谈笑。苔兰有时参加几句话,她只谈她的裁缝工事。

"欧叔父,南洋不去不行么?"苔莉斟了一杯热茶给克欧。

"这回的商业实习是必修科目,要算成绩的。"

"学什么商业?你就专写你的小说吧。"

"对小说我还没有自信。在中国想靠小说维持生活是很难的。有一张大学的毕业文凭在社会上比较容易找饭吃。社会如此,没有办法的。"

"结局还是面包问题!面包的问题不先解决,其他的问题是提不到来讨论的。"苔莉叹了口气。

"……"克欧只低着头。

"你们男人真没有志气!像我这样无用的女人也不至于饿死吧。你们男人怕找不到饭吃么?"苔兰听见他们谈及面包的问题,从旁插了这一句。

克欧惟有笑。

"你们男人思想到底比女人长远,男人的名利欲就比女人大。无论如何重大的事物都不能叫男人牺牲他们的名利!我们女人就不然,女人所要求的,在名利之上还有更重大的东西。"

"那是男女性上的根本的异点,因为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受动的。女人的责任比男人的小的缘故。"

"那是什么东西呢?"苔兰抬起头来笑问她的姊姊。

"你做你的工夫!要你多嘴做什么"苔莉笑骂她的妹妹。

“我告诉你好么?”克欧笑向着苔兰。

“也不要你多嘴!你莫教坏了天真烂漫的女孩。”苔莉再笑着禁止克欧说话。

过了两天,苔莉、苔兰轮抱着阿霞到T车站的月台上来送克欧。苔莉洒着泪答应克欧替他照料社务后,火车就开始展轮了。

十 三

克欧由南洋回到T市来了。那晚上他在T江酒店的三楼上整晚没有睡。到了黎明时分才歇息一忽。等到他睁开眼睛时,腕上的手表告诉他快要响八点钟了。

茶房打了脸水上来,他匆匆地洗漱,洗漱完了就换衣服,他换上一套潇洒的西装,戴上巴拿马草帽,提一根手杖走了出来。

他把房门下了锁,把钥匙交给那个茶房后一直向楼下来。

工商业繁盛的T市一年间遇不到几天晴明的日子。坐在高深的洋房子里面看不见天日,所以昼间还是开着电灯的,二楼比三楼更幽暗,晚上的电光还没有息。扶梯下几个茶房东横西倒的脸上在流着腻汗呼呼的睡。二楼的空气也比三楼污浊,一股臭气——像由轮船大舱里发出来的臭气,直向克欧的鼻孔扑来,他快要呕出来了。

由旅馆出来后,在道旁站了一忽拚命的吸取新鲜空气,他的精神也爽快起来。几辆货车在街路上来往,还有一个卖豆腐的和二三个叫卖油条的小童。

他在电车路旁站了二十分钟。有一架电车驶到来了。他跳上车去。车中没有几个搭客,一个老妇人,一个商人模样四十多岁的男子,还有几个提着书包上学去的中学生。

电车在街路中央疾走。克欧望见两侧的店门没有开。电车到了仙人坡下,他换了驶向东公园的电车,再过了二十多分钟,他站在东公园门首了,他在公园门左侧转了弯,穿过了几长小巷,走到

N街来了。全是民房，只有几间小店的N街是很寂寞的一条街道。克欧走进这条街路上来时心房就不住地颤动，同时发生出一种恋恋的心情，他觉得这条街道的任何一家的房子，街道上任何一颗砂石都是很可爱的。

一家小小的房子站在克欧的面前了。他敲了门就听见阿兰的"来了"的声音。

克欧在厅前站了一忽，踌躇着不敢就进苔莉的房里去。因为苔兰告知他苔莉还在睡着没有起来。这时候阿霞由房里走出来。

"啊呀！阿霞长得这样大了！"克欧走前去把她抱了起来。他听见苔莉的微弱的声音了。

"请欧叔父进来坐吧"。

克欧抱着阿霞走进苔莉的房里来了，房里两个窗扇都打开着，空气很流通，光线也很充足，不像是病人的房子。

苔莉脸色苍白的枕在一个棉枕上。她望见克欧，她的心房好像起了意外的激烈的颤动。微微的惨笑在她的唇上浮了出来。

他和她彼此痴望了一会都没有话说。不是没有话说，大概是想说的话过多了，无从说起。还是阿霞先开口给了他们一个开始说话地机会。

"欧叔父，带我到外头玩去。"阿霞双手揉着她的眼睛，张开她的小口连打了两个呵欠。

"欧叔父才回来，你就这样的闹，他以后要不来了！快下来，跟兰姨到后面院子里去玩。安静点！"

"你的精神好了些么？今天身体怎么样？比春天就瘦减了许多了。"

双行清泪忽然的由苔莉的眼眶里流出来。她低了头。

苔莉望见阿霞还在克欧腕上，她忙叫阿兰。阿兰像在火厨下，不一刻就来了。

"你背阿霞出去买些点心回来。"她说了后又望克欧。"你早上

起来没有吃什么吧。”

克欧也觉得有点饿了，只点点头，可爱的阿霞听见买点心忙伸出双腕来亲向苔兰要她抱。引得苔兰笑起来了。阿兰笑时和她的姊姊笑时一样的可爱。

十 四

苔兰引着阿霞去了，只剩下他和她两个人了。

“你坐吧。你把那张矮椅子移到这边来，坐近些，好说话。”苔莉说完后向克欧微微地一笑。

“说话多了，怕你的精神来不及呢。”

“我没有病了。我的精神早恢复了。昨晚上听见你回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

克欧把那矮椅子移放在她的床前。他不忙坐下，走到床前替她把一面的帐门也挂起来，没有遮住的她的一双白足忙伸进回字纹褐然羊毛毡里了。她的脸上淡淡地起了一阵桃色，嫣然地向他一笑。笑了后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

——你看这种态度，完全是个处女的态度！谁说她是做了人的母亲的！这种羞怯的态度多可爱，多娇媚！克欧望着苔莉周身发热。他想我们间的爱达到了成熟期了，我该凑近前去搂抱她了。她决不会厌恶我，这是可断言的。就算她怕社会的批评不敢和我亲近，但她决不致使我面上下不去，我今就鼓着勇气向她表示我对她的爱吧。她决不拒绝我吧。平时她或因羞怯而躲避，现在在病中的她只能任我……克欧的心房突突的跳耀，周身也不住地胀热。

“苔莉！……”他只叫了她的名字，说不下去了。

苔莉仰起头来，把惊疑的眼睛望着他，待他说下去。克欧给她这一望，双颊通红的反说不出话来了。他这时候只不客气的把苔莉饱看了一会。她的脸色苍黄了许多，眼睛的周围圈阒一重紫黑色晕，口唇呈淡紫色，鬓发散乱，克欧想，苔莉的此时候的姿态在普通

男性眼中决不能算是个美人，但在我，除了她世界上再无女性了，他此刻才明白他所渴望的完全是她的肉身，除了她的肉色之外虽有绝世的丽姝也难满足他的渴望。

"尽望着人的脸做什么事！"苔莉恼笑着说。

"瘦是瘦了些，但是比春间更美了。"不可遏制的一种自然欲逼着他坐上苔莉的床沿上来了，苔莉略向里面一退，让出点空位来给他坐。她并不拒绝他的亲近。

"撒谎！病得不像个人了。我自己在镜里看过来，完全由坟墓里再抬出来的死尸般的。还有什么美！你这个人总不说实话，所以我……"苔莉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口气，眼泪再扑扑簌簌地掉下来。

克欧看见她伤心，后悔不该随便说话。他这时候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了。他想，能安慰她，同时又可以安慰自己的方法唯有趁这个机会—…苔兰她们还没有回来——和她亲近亲近，最少，亲个嘴吧。

——不行，不行！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做不得的！慢说这是种犯罪的行为，现在怀有这种念头自己都觉得太卑鄙了。经这一吻之后自己前途只有死亡或沉沦两途了！快离开她，我现站在下临沉渊的危崖上了。……但睡在他面前的苔莉像在向他不住地诱惑。他又觉得自己的飘摇不定的精神，除了苔莉无人能够替他收束。他的徨徨无依的心也非得苔莉的安抚不能镇静。

——迟早怕有陷落的一天，除非我们以后永不见面！但这是明知不可能的。我们若尽维持着这种平温的状态我们都要苦闷而死，这是预想得到的。我们若再深进，在她还可以理直气壮，在我是要受人的指摘和恶评了。恋爱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用于抵御社会一般的批评。就算我和她向社会宣布正式的同栖，在法律上虽是正当的行为；但在中国的社会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创举。到那时候有谁能谅解我们的恋爱的结合而加以同情呢？

苔莉看见克欧沉默着许久不说话。

“对不住，你才回来，我该喜欢才是。你看见我这样愁眉泪眼的，很觉得讨厌吧。”她用袖口揩了眼泪后勉强的笑出来。

“哪里！我把你引哭了，我才真的对你不住。病中的人，神经比较的脆弱，容易伤心，这是于身体不很好的，你要自己留意。”克欧大胆着伸出双手来牵她的手。她也不拒绝的伸出双手来让他紧紧的握着。

“手腕也瘦得这个样子。”克欧把她袖口略向上撩，给几条青筋络着的苍白的手腕前半部眼前露出来了。克欧还想把她的袖口往上撩。

“啊啦！”苔莉脸红红地把臂腕往后缩。“这样脏，这样瘦怪难看的。我两星期没有洗澡了。”

“对不起！”克欧也脸红红的，“太失礼了。”

“我是不要紧的。不过……”她脸色更红润起来了。禁不住向克欧嫣然地一笑。

“你喜欢时，让你握吧。”她说了自己把自己的袖口高高的卷起，可爱的皓腕整部露出来了。“你看瘦成这个样子，瘦得看不见肉了。”她红着脸避开他的视线。

“多美丽，多洁白的臂！”克欧也觉得自己太卑鄙了，但一种燃烧着的自然欲驱使着他摩抚她的臂腕。

两个人握着手沉默一会，苔兰背着霞儿回来了。

十　五

预想到未来社会制裁和非难，克欧终没有勇气向她取更深进的行为，也没有把自己对她的希望向她表示。但自那天回来后，他感着异常的苦闷——在由南洋回航的途中，每想念她想念至兴奋的时候，自己也曾决心这次回到 T 市后非拥抱她不可了，一切的社会的非难可以不听，未来的沉兴也可以不管，只要我们以为能度

我们的有意义的生活，有人气的生活，我已经达到这样的境地了——除了她就活不成的境地了。恐怕她对我也是这个样子吧。

——不知为什么缘故一看见她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无论如何未得她的同意之前。她不是早向我表示了么？“你喜欢时……”不是对我表示她的同意么？克欧那天下午回到T江旅馆来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觉得自己今天是错过了机会了。坐在她的身旁边，握着她的腕，距苔兰回来还有半点多钟的时间，她的病也好了大半了……我真错过了机会了！

——你这个人真无耻！你怎么会发生这种卑劣的思想来？乘她在病中去强要她，这还是个人干的事么！幸得对她还没有什么粗暴的举动，不然她以后要看不起我了，要鄙视我了。不，不，她决不会看不起我，就算我对她有爱的表示……她不是说“你这个人太本分了，一点没有勇气”么？自己反问问她“什么事时，她不是说“你像个感觉很迟钝的人”，说了后叹了口气。

克欧翻来覆去的想了半天，到后来还是觉得机会太可惜了。他想，苔莉现在定在流泪呢。她恨我不能理解她，拒绝了她的表示，不和她亲近，不和她拥抱，不和她接吻……的确，她是在渴望着男性的拥抱。

克欧又想到临走时苔莉和她说的话了。

“你就搬过来住吧。空租社的房子，多花费。且霞儿的爸爸也同意，他看见我决绝地不回乡下去，只得让我母子住在T市，他说过了年定出来看我们，要我请你搬过来住，有什么事发生时家里少不得男人 的。”

“让我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你怕我么？你放心罢，我决不侵害谁的自由的。”苔莉笑着说。

“不是这样说法。不过……”

“我和你们是亲戚，并且我和你也太亲密了。我们虽不至于做

出不能给人听见的事来，但恐怕社会还是要猜疑我们。”

“那以后再不来看我们了！是不是？”

“来看你们是很寻常的事。”

“那么我们只问我们的良心，能不能给人听见，能不能给人知道，我们是无能过问，也可以置之不理的。我们只问我们心里有没有不能给人知道的念头，有时难怪社会猜疑，没有时就不怕社会的猜疑。”

克欧禁不住双颊发热起来，他想自己还是想搬来的，自己的心早握在她的手中了。他又想自己太卑怯了，赶不上她的诚挚，也不能像她一样的有勇气。

——我爱她是很正常的！怎么我这样的卑怯怕给社会晓得呢？你爱她不算罪！你想不给社会知道密地里爱她，这才是罪！还没有决心完全对女性负责任以前，你是不能向她表示爱，也不能要求她的爱！

“苔莉，我不再对你说谎了，我实在有点爱你，我搬到这里来像住在喷火口旁边，迟早要掉进火口里去的。到那时这怎么办呢？”克欧很想说出这几句话来。但握着她的上腕时打了一个寒抖，沉重下去了。

紫苏社的几个友人星散了也是一个原因，并且苔莉说社里的一位S君对苔莉常怀着野心，对苔莉有不自重的表示过来，这又是一个原因，克欧实在不想回学校的寄宿舍去住。他在T江酒店住了两天之后到第三天跑到苔莉家里来复信，等她病完全好了后他就搬过来。

十　六

病后的苔莉比从前的风姿更娟丽了。替克欧扫除房子，替他整理书籍，替他折叠衣服，一切操作都由她经手，决不让给她的妹妹做，望着殷勤地操作的苔莉，克欧觉得她又另具有一种风致——年

轻主妇所特有的风致。她洒扫着在他面前走过时就有一阵香风——能使他沉醉的香风向他的脸上扑来。

一天早晨克欧抱着霞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看见苔莉在他的房里替他整叠被褥，叠好了被褥后又把克欧换下来的衣服一件一件的拿出去浸在水盆里。过一会又由厨房里拿了一把扫帚进来替他扫除房子。

“妈妈，休息休息吧。”克欧替霞儿喊苔莉做妈妈了。

“啊呀，啊呀。俨然主人公的口吻了。”苔莉笑说了后，红着脸看了一看克欧，随即低下头去。

克欧才觉得自己太不谨慎了，也双颊绯红地。

苔莉像知道克欧不好意思。

“就不认识我们的人来看，也不相信吧。这样的主人婆不会有这样年轻的主人公吧。他们都会猜我们是姊弟吧。是的，前几天邻街的邹太太过来玩，她看见你也是这样问，问我，你是不是我的弟弟。”苔莉笑着说。

“说就叫你姊姊吧。叫表嫂就不如叫姊姊方便些。以后我就叫你姊姊了。”克欧也笑着说。

“你不见得比我年轻吧，你是乙未？”

“不，属马的。”

“那么，我还比你小一岁，外面上看，我就比你老得多了，是不是？”

“不见得。”克欧摇摇头。“你还像个十八岁的观音菩萨。”他笑着说。

“等我过来撕烂你的嘴。”她真的笑着走过来，伸手到他的脸上来。克欧忙躲过一边。苔莉又赶上去。她笑得腰都酸了，走近他的身旁，伏在他肩膀上还不住地笑。那种有刺激性的香味薰得克欧像吃醉了般的。他若不是抱着霞儿，早就拦腰把她抱近胸前来了。

霞儿看见她的母亲笑，也跟着笑，听见苔兰由火厨里出来的足

音，苔莉忙离开他的肩膀，从克欧手中把霞儿抱了过去。

——她的表示不单于急进，也很大胆的，我的运命已经操在她的手中了。一切任它自然而然吧。人力是有限的。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了，不即日离开就快一点向她要求你的最后的要求吧。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决不是个办法。

“菜弄好了？”克欧听见苔莉问苔兰，才从默想中惊醒过来。

“都好了。你们到外面吃饭去吧。”苔兰抱着一个饭甑向厅前来。他们也跟了来。

克欧坐在苔莉的对面，占有主人的席位。每次吃饭时，他觉得他像个有了家庭般的人了。对苔莉只差一步的距离，但由不认识他们的一般人看来，他完全是她的丈夫了。

吃了早饭后，他挟着书包上学去，苔莉抱着霞儿送出去。他们走出N街口来。

“霞儿，回去吧。欧叔叔去买东西给霞儿，即刻就回来。”

霞儿哪里肯听她母亲的话。她一面挣扎一面哭说要跟克欧去。

“不得了！”苔莉抱着霞儿再跟了来。街路上的人在望他们。克欧有点不好意思。但他看苔莉的态度是很自然的。

“你家的老爷在哪一家公司办事呢？”街路旁的一个老妇人在问苔莉。

“不是到公司里办事。”苔莉自然的答应那个老妇人。但她并不辩正——并不辩正他不是他的丈夫。

“那么，到衙门里去的？”

“到学校去的。”

“真幸福，有这么年轻的老爷。”老妇人说了后便走了。

苔莉只红着脸向克欧微笑。克欧也脸红红的只低着头向前走。

苔莉抱着霞儿送克欧到电车路上来了。那边也来了一辆电车。他要上车了，他大胆的走近苔莉身边向霞儿的颊上吻了几吻，他的鼻尖几次触着她的右颊。

“霞儿，欧叔父去了哟。”

一阵暖香风扑向克欧的鼻孔里来。若不是站在大马路上就搂抱着她亲吻了。他坐电车里如痴如醉般的，他想，那时候马路上并没有什么行人。不该错过了这样好的机会的。

十 七

那天下午还没有到两点钟他就赶回来了。他觉得过了三四个时辰看不见她时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我终于陷落了。

克欧回到N街时，打开门迎他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在切想着的苔莉。他在途中就想今天回去决不再顾忌什么了，定要求她接吻了，但是苔莉才打开门，只望了望克欧的脸后忙躲在一边。

——她像知道我对她想有什么表示般的。平时她就不是这样的远远地躲开。莫忙，等一会她要送开水到我房里来的，那时候再拥抱她吧。

克欧望了望她就回房里来。她始终微笑着不说一句话。他把书包放下，把长褂子除了，就往床上斜靠被堆躺下。他周身发热般地焦望着他进来。

——最好不要抱着霞儿时来。抱着霞儿进来时就有点麻烦了。她在黑夜里苔兰和霞儿睡熟了后也会到我这里来坐谈过。她问我要不要热茶喝也曾问要不要点心吃。她也在这床上和我并坐过来。我握过她手，我摩过了她的背，我的只手也曾加在她的肩上，她也斜着身躯靠到我的肩膀上来。那晚上我何以会笨得这个样子，把好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晚上我何以这样的胆小，不趁那个机会抱着她要求接吻。

克欧等了好一会。还不见苔莉到自己房里来。他想，来时我由学校回来，她定跟了进来的，怎么今天像预先知道自己另有心事般的故意不到自己房里来。他等得不耐烦了，不能不由房里踱出来。

他听见她进厨房里去了的。他满脸红热的走到厅后的门边来，同时他也感着一种羞耻，他喊了她一声后，她在厨房里答应了，但不见出来。

"阿兰呢？"

"上街买菜去了。"她还是在厨房里答应，不出来。

"霞儿呢？"

"睡着了。"

"克欧想进厨房里去。但马上又觉得这种行为太可耻了，并且他感着自己的两腿忽然的酸软起来不住的颤动。他终没有勇气到厨房里去。

"你在里面做什么？"他的声音颤动得历害，他背上同时感着一种恶寒。

"烧开水。"她还不出来。

"你来！我有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她走出厨房门首来，但不走近他的身旁。她微笑歪着头向他媚笑。她的态度半似娇羞，半似暗暗地鄙笑他。

"请到我房里来！"克欧的声音愈颤动得很历害。他这句话差不多吐不出来。他的胸口像给什么东西填塞着，呼吸快要断绝了般的。

他回到房来了。她虽然来了，但在房门首就停了足，不进来。

"你为什么不进来？"克欧坐在床沿上再颤声问她。

"……"她只脸红地微笑着低下头去。

"进来吧！"

"我害怕！"

"害怕什么事？"他有点恨她了。

"这房子里除了我们，再没有一个人，我有点害怕。"

"那么你怕我？"

苔莉点了点头。

你今天回来得特别的早，你的眼睛也比平日可怕。我怕视你的眼睛。”

——啊！我的眸子已经把我今天的心事表示给她看了。我错了，我不该对她怀有这种奢望的。她真的像爱她的弟弟一样的爱我吧。我不当对她有不纯的思想的。她不能像我爱她一样的爱我。这完全是我观测错了的。

克欧虽然这样的反想一会，但他周身还是像燃烧着般的。站在房门首的苔莉今天在她的眼中就像由月宫里降下凡来的仙女。

他跑近她的身旁来了，她想躲避也躲避不及了。

“给我一个……”他搂抱着她了，把嘴送到她唇边来，但她忙用双手掩着口，把脸躲过一边。

“不好。不好的。克欧，快不要这样！”

她给了他一个——不是Kiss，是一个大大的失望！他脸色苍白的退回到床前躺下去了。

十八

那晚上的晚饭时分，他就不想出来陪她们吃，但他说不出不吃饭的理由来，经苔兰再次的催促，他只出来陪她们吃。每天吃饭时都有两个美人陪着他吃，和他很多说笑的。可是今天他和苔莉都默默地吃，一句话也没有说。苔兰看见他们不说话也不便提出话来说，她也默默地提起筷子来把饭向口里送。

克欧今天晚上少吃了一碗饭。吃完了第一碗饭就回房里来。过了一刻，他穿上了外衣走出来。

“我今晚上怕不得回来。”他望着苔兰说，他再不看苔莉了。

“到什么地方去？”苔莉忙站起来问她。

克欧像没有听见苔莉的话，急急地走出去了。苔莉痴望着他出去，她觉得刚才的确太使他难受了。

——他回来时依了他吧。怪可怜的小孩子。自己也是这么样

希望着的。迟早是要给他的……她看不见克欧的后影还在站着痴想。

"姊姊，什么事他为什么气恼得话都不说了？"

"知道他！？"她虽然这样说，但同时感着一种酸楚。

苔兰像有些知道近来她的姊姊和克欧间的关系有点不寻常。也不再追问了。

听见霞儿醒来了，苔莉忙回到自己的房里来。霞儿过了两周岁，但还没有断奶。她解开襟口把乳房露出来便回忆到克欧才搬了来没有几天的一晚上的事了，他初搬了来，一连几晚上她都抱着霞儿到他房里来玩，有时喂着乳走进来。

"这么大的乳房！"雪白的膨大的乳房给了克欧不少的诱惑，也失口叹美起来了。

"现在没有奶了，不算得大。霞儿还没有满周岁时比现在还要大，你看，现在这样的松了。"她一面说一面把第二个乳房也露出来。这时候她是半裸体的状态了，这时候克欧也壮着胆子过来按了按她的乳房。

"不紧了，是不是！"

克欧这时候像吃醉了酒，说不出话来，只点点头。他乘势手到她的胸口上来。

"不行！讨厌的！"她笑恼着说，他忙把手缩。

苔莉回想到这一点，她对他感着一种不满足。

——他太怯懦了。我的表示拒绝何当是真的拒绝他。我是想由我这种拒绝引起他对我的更强烈的反作用。但是他一碰着我的拒绝的表示就灰心了，就不乐意了。他这种怯懦的态度，不能引起人的强烈的快感的动作，未免使人失望。

她愈想愈兴奋起来。由克欧又联想到胡郁才来了，论肌色，小胡比克欧洁白，由一般人看来都肯定他是个美男子。论岁数，也比克欧年轻。

——他比克欧的胆子大得多了。他对苔兰对我都是一样不客气的。那个人除非莫表示，表示了后就非达到目的不可的。在电映戏场里并坐着就常常伸手到人的腰后或胸前来。有一次他也和今天的克欧一样要求我的接吻，我也拒绝了他，但他死不肯放手。用腕力来制服我，把我的头部紧紧的搂住不放，触着了我的唇才放手。他的举动的确比克欧强烈。但他平时的举动和说笑时就没有一种男性美。并且周身涂着香粉，时时发出一种女性臭味。他像永不会发怒的。看他就俗不可奈的。他这个人始终嘻皮笑脸的，他这种人是没有做家庭的主人翁的资格。他只图性欲的满足吧。暑假期中他竟跑了来向我作最后的要求。自从那次给我斥退了后，他许久不来了。现在克欧搬来了，他更不愿来吧。现在想来，他的痴狂的状态，强烈的举动，当时虽然有点讨厌但过后想来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

苔莉早就想由克欧和小胡两个人中拣一个作永久托身的人，她不迟疑的先拣了克欧。不幸的就是名义上和克欧是亲戚，在社会上由这样的名义就发生出种种阻碍——他们俩间的恋爱的阻碍来。若拣小胡，那就很神速的可以成功，社会也不能加以不道德的批评。不过小胡太年轻了，恐怕将来两人间发生出岁数的悬隔——容貌的悬隔时，就无幸福可言了。第二是小胡缺少男性的勇气。她恐不能长期间尊奉他为一家庭的主人公。等到发现了他无作家庭之主的资格时，以后的家庭幸福就难维持了。第三小胡虽然貌美，但没有一点风雅的态度，对文艺的理解一点也没有。对文艺没有一点理解的人就失了人生的真意义了。

——还是等克欧回来时，允许了他吧。苔莉这时候觉得克欧是她的唯一的爱人了，在这世界里再找不出第二个理想的男性来了。

十九

苔莉近来感到性的寂寞了，由性的寂寞就生出许多烦闷来。受

了这次克欧给她的刺激后，她的性的烦闷更深也更难受了。她几次都想自动的向克欧求性的安慰，但恐怕遭了他的意外的轻视。并且翻想一回又觉得女性是不该有此种无责任的享乐。一句话，她是渴望着克欧给她一个保证——以后对她的身体完全负责任的保证。她得了这个保证时，她的身体也就可以一任他的自由。

克欧一连两天不回来，苔莉就有点着急。但也没有办法。自己又不便出去到他的友人处打听他的行迹。

——他总不至于因这小小的事件自杀吧。他真的自杀时，就可以证明他是爱我爱到极点了。那么他死了后，我也可以为他死。最少，我是不再和别的男性同栖了的？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克欧回来了。苔莉姊妹都微笑着出来迎他时，他也不能不以微笑相报。

“这几天哪里去了？又到什么地方去旅行了么？”克欧常常说要旅行也曾邀苔莉一同旅行去，所以苔莉这样的问他。

当着她的妹妹的面前，他不能不答应她了。

“S港。”

“真羡慕！秋的海滨，很好玩吧，我也想去走走。”

克欧只笑了一笑向房里来，苔莉把霞儿交给苔兰抱，自己跟克欧进来。苔兰抱着霞儿往后院里去了。

他和她一同走进房里时，她走近他面前要替他除外衣。

“不，我自己会……？”

“你还在恼我么？”苔莉笑着问。

“不，我恼你做什么？”他也笑着说。

“但是你走了几天了，你的脾气我真怕。”她把他的外衣解下来就在他的床上替他折叠。一种有刺激性的香气又把他包围起来了。他像块冰消溶在温水里面了。他禁不住坐近她身旁来。她说话时的气息中就有一种暖香吹到他鼻孔里来。拼命地在享受这种香气，说不出话来。

"早晓得你会气恼到这个样子，我该给你……"她说到这里仰起头来向他嫣然一笑。

"什么？"他像没有听见她说的话，又像故意的反问她。

"啊啦，你还在装不知道。"她把他的外衣叠好了，她远远地坐在床沿的那一边。

"什么事了？"

"前天的事你忘了？"苔莉凑过他，差不多和他膝部接膝部了。出乎她的意外的就是他像无感觉般的对她迟迟的无表示了。她只痴望着她的脸。

"你前天不是对我要求……怪不好意思的。"她低下头去。

但克欧只摇摇头。这时候她反觉愕然。她深信他的心是一天一天的向她接近。怎么忽然的发生了一重隔膜呢——在他俩的心房间发生一重隔膜呢？她想，非叫他恢复从前的状态不可，非把才发生出来的隔膜除去不可。

她的一双皓腕揽在他的颈上了，把有曲线美的两片红唇送到他的嘴上来。更使她惊骇的就是他像她前天拒绝他一样的拒绝她了，他忙把她的脸推开。

"片面的爱最终是难成立的！你并不爱我，并不是诚挚的爱我，你是怕我恼你才爱我的！有何意义？"他很残酷的对她说了后，他也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无成立的理由，他也想马上把她搂抱过来狂吻她的身体上的任何部分，但他觉得这样的恢复原状是太便宜了她，自己也不能得满足的强烈的快感。就这样和她媾和，那么我们的爱只是微温的爱，我所感到的快感也只是微温的快感。要我们间的爱促进到沸腾点时，非对她加以相当的虐待不可，要我们所感知的快感达到沸腾点，就要在痛哭中把她紧紧的搂抱着和她接吻。

"你这个人真残酷！"苔莉还不松手，双手揽着他的颈把头枕在他的肩上来。她流了泪。

他望着她流泪，心里感着一种快感——能使他的五脏松懈的

快感，同时他觉得自己的心理完全是变态的。但他还更近逼一步。

“你喜欢小胡吗？”说出了后他才后悔。

“什么话！”她流着泪站了起来。她走出去，他也忙站起来捉着她的臂不放她走。她倒在他的胸上哭出声来了。

“你这个人真残忍！”她的肩膀不住地抽动。

“快不要哭！给阿兰看见了不是个样子。”他仍坐在床沿上来，她此时被抱在他的怀中了。

“不，不怕她。她早晓得我们的态度不寻常了”

此时候他觉得苔莉完全是他的了。世界上再没比坐在他怀中的苔莉可爱了。

不一刻他的舌尖上感着一种粘液性的温滑的感触。随后他又向她的颈部拼命地嗅。

二十

克欧自和苔莉亲吻之后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罪人了。

——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是一种罪。欲赎此罪非早对她表示负责任不可。非向她求婚不可！他抱着她狂吻了后低声的说：

“你能不能答应和我结婚？”他诚恳地说了后再和她亲了一个吻。

“你有这种勇气？此时还谈不上吧，结婚？全是骗女人的一个公式！这公式是靠不着的。我和你的表兄很尊严的举行过结婚式的。要什么结婚不结婚？不是一样么？我和你更要不到……”她说到这里不再说了。

“可是我们怕不能这样的就算个结局。”

“听之自然吧，真的到了非结婚不可的时候就结婚也使得。”

“……”他更把她紧紧搂近胸前来。

但是苔莉觉着克欧对她有比接吻以上的要求了，她忙摇了摇头。

“我们慎重些才好。我们莫太早把纯洁的爱破坏了。我们该把她再扶植长大些。”苔莉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她总直觉着克欧不是个能在社会上承识她为妻的人。

克欧听见她的否定的回答忙缩了手回来。他感着自己的双颊热得厉害。也觉得自己的这种摸索的举动太卑鄙。他同时发见了他自己的矛盾了。他一面对苔莉表示爱，一面又瞒着苔莉默许家里人替他在乡里向他方面进行婚事。

——故乡的人谁都知道，也承认苔莉是白国淳的第三姨太太。谢克欧娶白国淳的第三姨太太做正式夫人了。他像听见乡里人这样的讥笑他。他愈想愈没有勇气向她求婚了。

——名誉是不能为恋爱而牺牲的。恋爱固然神圣，但社会上的声誉比恋爱更神圣！换句话说，男人为自己的将来事业计，就牺牲他的心爱的女性也在所不惜的。谁也不能否定我们俩间的恋爱。但是她背后的确有一个暗影禁止着我和她正式的结婚，她是霞儿的母亲！她是白国淳的第三姨太太！她不是个处女了！

克欧那晚上和她们共一桌子晚饭。他不敢望她们的脸。他尤其不敢看苔兰。有时苔兰望他一眼就觉得他和她的一切秘密都给苔兰晓得了一般的，他的双颊又在发热。苔莉也很少说话了。她只低下头去吃饭。她觉得她的头壳比平时沉重，不容易抬起来。她尤怕看克欧的脸。

秋深了，晚饭后穿着一件衬衣，加上一件单长褂子走出来的克欧感着点冷。他低头在弯弯曲曲的接续着的几条暗巷里走。他像犯了罪——不，他的确犯了罪，意气消沉的低头向前走。

——不该的！燃烧着般的热爱给这一个接吻打消了。不是给接吻打消了，是给接吻后的反省遏止住了。

他快走到最后的连续接着电车路的巷口来了。他远远的望见由电车路射进来的灯光，他的精神也稍稍恢复了点

“喂！克欧！”

克欧忙抬起头来看，虽然背着光，他识得拍他的肩膀的是个同乡陈源清。他心里觉得很对不住这个友人，也很不好意思看见他。

“你到哪里去？”

“来看你的。”

“我就要到你那边去的。”

陈源清是省立大学的预科生，住在大学后面的一家宿舍里。由街乘电车去只要半个钟头，也不要换乘电车。

“那么到谁家里去呢？”陈源清痛苦地笑着说。

克欧本想折回来，但后来一想万一源清谈及那件事，给苔莉听见不不方便，尤其是今天更不方便。

“我们到C马路的咖啡店去喝红茶吧。”

“也好。”

他们便一同走到电车站来。只等了一刻，一辆电车到来了。吃晚饭时分没有几个搭客。他们走进来，各占有了相当面积的席位。才坐下来，车就开行了。

“老谢，刘先生答应了，他一回到家里就叫他的小姐寄张相片给你。”

克欧听了源清的这一句话，虽然好奇心给了他一点儿的快感，但一思念到今天下午的犯罪，胸口就像痛痛地受一刺。他敌不住良心的苛责了。他只低着头微微的勉强一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源清。

二十一

电车路两旁的电柱上的电灯都给一大群的飞蛾包围着向他们的后面飞过去。

“求婚，求婚。论理只有男向女求婚，没有女向男求婚的。你算是个特例，不要等到她把相片到来，你也寄一相片给她吧。”陈源清笑着说。克欧只摇了摇头。

"在女人方面先寄相片本来是很难做到的，她寄了来，你看了后说不要时，在她是很难堪的事，要受人嘲笑的。不过刘先生很夸赞他的女儿，他说他相信你一定不会拒绝他的女儿的。并且我也替你做了个强硬的担保，所以他答应叫他的小姐先寄相片来。"源清像在向克欧夸功。

"刘先生什么时候回到乡里去？"

"还有几天，教育厅那边的事交涉定妥了后就动身回去。"

源清完全猜不着克欧的心事，他只当克欧盼望刘小姐的相片早日寄来。

——叫他辞绝刘先生吧。也叫他不要再替我周旋这一门的婚事吧，真把婚约订成了时就害己害人——一连害了三人，但是无论如何想不出谢绝的口实来。并且对这位热心着为我作媒的友人实在不忍使他失望的。真的决绝地谢绝他们时，不但要引起他们对我的怀疑，并且也会减损我们之间的友谊。等到刘小姐的相片寄来时再想个口实把这件事搁下来吧，最好是刘小姐害羞不寄相片来。他坐在源清的身旁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再抬起头来望望源清的脸色。他和苔莉间的秘密——今天下午的接吻的秘密像给源清晓得了般的。他想向这位友人提提苔莉事，表示他对他是坦白的。

"苔莉也很可怜。她常一个人流泪。"克欧说了后故意的叹了口气。但他随即又觉得自己太可怜了，犯了罪要在朋友面前作伪，太可怜了。幸得是晚间，电车里的电灯也不很亮，源清没有留意到他的脸红。

"她的确太可怜了。久留在这里也不好，但回乡里去恐怕又有风波。一家里怎么容得下三四个女人！国淳也太无责任了。"

"他近来很少信来了。家里有了女人，像把苔莉忘了。苔莉说只要他按期把生活费寄来，他不和她同住也算了。能给一副资本给她做生意更好。"

"女人有什么生意好做？"

“她说，她想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带她的妹妹和女儿度日。她的妹妹又会替人裁缝，也有相当的收入。”

“国淳前时期来了封信给我，他要我托你带她回乡里去。他说，苔莉回去和他家里几个女人不同住，另外分居也使得。是的，我忘记告知你了，他对刘小姐的事也很替你出力呢。他叫他的大太太去向刘太太说，称赞你如何好，如何好。”

克欧听见了这些话，心里更觉难过，但他此时只能摇摇头微笑。

“看她无论如何都不情愿回乡里去，很坚决地。”

“那以后的问题不是我们调停人所能解决的了。”

——我或者就是解决这个难问题的人，只要向社会说一句话——宣布和她结婚。不过这样的解决太便宜国淳了。

二十二

刘老先生是N县中等商业学校的校长。他是个老秀才，没有什么商学的知识。因为他做这个学校的校长有七八年了，在县里的声望也还好，以后进的商科专门毕业生又都是他的门下生，所以得以保持他的校长的位置。克欧在N县的社会上本有点虚名，听说明年就可在商科大学校毕业，刘老先生就很想克欧毕业后回县帮他办学，做甲科商业学校的教务长。刘先生因为学校的事件每年要到T市来几次和教育厅接洽。他认识了克欧，觉得克欧的人才外貌都还好，所以托了他的学生陈源清替他的小姐做媒。明年刘小姐也可以在县立第三女子中学毕业，在N县，刘小姐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才貌兼备的女性了。

源清初次把刘先生的意思告知克欧是在克欧未赴南洋修学旅行以前。当时克欧没有完全答应，也没有完全拒绝，他的最初的态度就有点暧昧，他只说等由南洋回来后再谈。那时候他的心里也存点活动。因为他在乡里时就听见刘小姐有相当的美名。并且那时

候他也没有意料到他和苔莉间的爱会深进至这样的程度。

由南洋回来T市没有搬到苔莉家中之前，源清伴着刘先生特到T江酒店来访他。这时候恰好刘先生因为学校的事件来T市。他看见刘先生的诚恳的态度，并且是自己从前的受业师，当然很难推却，当时胡乱附加了几个不重要的条件就答应了。要刘小姐寄相片来也是这时候提出的条件中之一。他意料不到刘先生很爽快的容纳了他的一切条件。

一方面思念着苔莉一方面又向刘小姐进行婚事，克欧觉得自己的矛盾，同时良心上也发生出一种痛苦，听说刘小姐长得很标致，但到底未曾会过面而无从生出思慕来。苔莉近在咫尺，又是旧识，正在性的孤寂生活中的克欧每到苔莉那边去谈谈就得了不少的安慰及快感。自那天探病回来对苔莉的思慕愈深。并且苔莉的皓腕一任他摩抚之后每日沉醉着般的想和苔莉的亲近之心愈切，想和她亲近多享受些这种神秘的快感。

克欧从咖啡店别了源清回来苔莉家里时已经十一点半钟了。提着一盏小洋灯出来开门迎他的就是苔莉。

“阿兰，霞儿都睡了？”克欧望见换上了睡衣的苔莉，并且在这黑夜里只有她和他两个人相对，他站在她面前就感着一种刺激。

“早睡了，”她像留意到今天下午的事很不好意思的只管低着头。她的可怜的姿态又把他的心挑动了。

“你就要睡了！”两个人同上到厅前来了。

“不，有什么事？”她虽然望了望他的脸，但总不见平时她所特有的微笑在她脸上浮出来。她的眉头紧锁着。

“不到我房里去坐坐么？”

“……”她看了看他的脸就低下头去不说话。

“怎么样？你要睡时我也不勉强你。”他再笑着说。

“不，我还不得睡。有件小衣服没有缝成功。”

“那么，拿到我房里来缝。霞儿一时不会就醒吧，我喝了点酒。

一时睡不下去，很寂寞的。你过来谈谈吧。”

苔莉只点了点头。

——因为有了今天的记忆，她就变成了这样忧虑的人了么？那么她在后悔了。后悔和我亲吻了？克欧一面想，一面先回到自己房里来。

他回到房里后，开亮了电灯，就换衣服。换了衣服喝了一盅茶后，再坐等了一会还不见苔莉进来。他不得已再走出来看时。她个人凝视着楼上的小灯痴站在厅前。

“不过来谈谈么？”

“唉……”她心里像有迟疑不能决的事，她还不动身。

“要来快点来！”他的态度像有点忍耐不住了。

“……”她像怕他发怒，忙移步向他房里来。

克欧看见她来了，先退回房里来在床上躲上去。她只站在近门首的楼旁边，不走近他。

——怎么只半天功夫她完全变了！自经我的接吻的洗礼后，她就变为驯服的羔羊了。他望见她的忧虑的姿态愈觉得动人可爱。浅红色的睡衣短得掩不住纯白的裤腰，短袖口未能及肘。曾经他多次抚摸的一双皓腕在电光反射着，愈见得洁白可爱。

“过来坐吧。”

她点了点头，走过来坐在床沿上，只向他轻微的一笑，一句话不说，她像下了决心般地，她再不畏避他了。她想迟早总是有这样的一幕，管他以后对自己负责不负责，就现在的状态论，自己是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他是在沙漠中不容易发现的清泉了。明知以后非离开他不可，但现在不能不尽情的一饮，消消自己的奇渴。

“今天很对不起你了。对你很失礼的。”

“不，我对不起你了。一点不觉得什么。完全是我累了你，使你心里不舒服。”她低着头很正经地说。

“那么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人？”他虽说是故意和她说笑，但

同时也觉得心里有点卑怯的样子。

“我是靠得住的。不知道你怎么样?”她忽然的笑了。

过了一会她继续着说。

“但是我们的关系以后太深进了时,恐怕你不会不注意我们的旁人吧。你怕人知道?”

他硬着胆子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喝了点酒,兴奋极了。他坐起来把她搂抱着接吻——狂热的接吻。

“我们同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好么?”

她只点点头。

“那么,到S港去好么?到旅馆里时共住一个房子的。”

“我一点不要紧,只怕你以后要后悔。”

“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说。我本想保持着我们的纯洁的恋爱。纯洁的恋爱以接吻为最高点。但是现在……”

“纯洁的恋爱是骗中学生的。所谓恋爱是由两方的相互的同情和肉感构成的。”

“那么……?”

“讨厌!”她忙推开他。

他真梦想不到他会这样快的陷落下去。

她在他房里一直到午前的二点钟前后才出去。

“那么,明天晚上。”他望着她微笑着轻轻地回她的房里去了。

二十三

克欧第二天起来时已经响过了九点了。苔兰到裁缝匠家里去了。只剩苔莉母女在厨房里,她听见他起来了,忙走出来他房里去取脸盆和漱盂。

“今天不上学?”她双颊绯红的低声问他。

“我打算请假几天。”他也笑着说。

“为什么?”她睁圆她的巨眼问他。

“舍不得你”，他笑着说，“才成婚呢，就能离开么？”他笑着过来把她搂抱了一刻。

“阿啦！不好了！你晚上不是在家么？”她满脸绯红的。

“啊兰在家里总不方便的。”

“……”她自从一身的秘密通给克欧晓得了后，比平时更觉温柔了。她对克欧的要求始终取无抵抗主义般的。因为他的新鲜的青春之力——强烈的肉的刺激在她身上引起了比国淳给她的更强烈更美满的快感。她不单精神全受着他的支配。现在生理上她也是他的奴隶了。

克欧一个星期间不上课了。苔兰每天下午回来只当克欧是比她先回来的。他一星期不曾外出一步，整天地匿就着苔莉的身旁。苔莉除了背着霞儿出去买菜外也足不出户的。

“我们到什么地方度蜜月去吧！”克欧一天这样向苔莉说笑。因为他觉得在苔莉家里总不能尽情的欢娱。

“为什么？在家里不是一样么？”

“但是每天早晨起来看不见你，我总觉得是美中不足。

“真的，我也这样想。苔兰下星期因事回母亲那边去住一星期，你就到那边睡罢。”苔莉姊妹和阿霞是同在里面房里的一张床上睡的。

“但是只剩我们俩，左侧右面的邻人不会猜疑我们么？

“你怕人猜疑？他们早就有闲话了。苔兰亲耳听见下街井旁的老妇人说我丈夫不在家偷汉子呢。”

“真的？”克欧听见这句话心里已经万分羞耻了。看见苔莉的泰然的态度，更觉羞愧得难受。——那么我是个奸夫了！她呢？她对她的丈夫尚有理直气壮的主张！我？有什么面子去见表兄呢？我做了她的牺牲者了！到这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只有享乐，饮鸩般的享乐！我趁早觉悟吧。和她说明白，得她的同意后分开手吧！但是现在的我，沉醉于她的肉中的我，舍了她还能生存么？还有人

生的意义么？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是属给她的了。

“你在想什么哟?”她走过来坐在他的怀里。

“没有什么。”他只摇摇头。

“你怕他们说你的闲话?”她问了后脸上显出不舒服的样子。他马上直觉着她是在希望社会能够早点知道 他和她的关系。并且他知道她看见他怕社会的非难就怀疑他对她要求是不负责任的享乐。

“怕什么!”他勉强支持起勇气来。“就死我也不怕,还怕什么?”

一接触她的肉,他又陷于沉醉的状态中了。他在她的周身上——乳房、腹部、腿部——乱捏了一会,捏得她呼痛后,他才感着点快感。

她虽然有点讨厌他的频繁的要求,但仍然不忍他脸上下不去。她对他惟有忍从。

二十四

他们俩在爱恋的海中溺了两个多月了。他有时惊醒来时,忙把头伸出到水面来时,觉得四周都是渺渺茫茫的,不单不见一个人一艘船,连一片陆地都看不见。他觉得自己的前途只有黑暗。非再沉溺下去死在海底不可了。她呢？她像不知道这爱欲的海底是个无穷深的海渊,她不知不觉就要沉溺下去死在这深渊里面。她只攀揽着他的肩膀,她迷信他是能拯救她的人。她只裸体的攀在他身上流着泪和他接吻!

——她先掉进去的!我是为救她而沉溺的!可恶的还是她,诱惑我的还是她!

才把她搂抱到怀里来和她狂热的接吻,忽然的又恨起她来了。忙坐起来握着铁拳乱捶她的背部的臀部。

“你恨我时就让你恨吧。到你的愤恨平复。你只不要弃了我,不理我。”她流着泪紧紧地贴靠着他的胸膛。

“恨你，真恨你！”他拼命的捶。捶了后又和她亲吻。

“恨我什么事？”她流着泪问。

“恨你不是个处女了！”

“……”她听见了这一句，脸色灰暗地凝视他。她像受了不少的惊恐；她像听见他给她一个比死刑还要残酷的一种宣告。

“你的处女美怎么先给他夺去了呢？”他再恨地骑在她身上乱捶她的臀部和痛捏她的腿。

“对不住你了！真对不住你了！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你的任何要求我都可以容纳，只有这一件我是无力挽回的，望你恕了我吧。只望你恕我这一点！你的要求——比阿霞的爸爸的还要深刻的要求——我只有拒绝过一回，只有这一件事，望你恕了我吧。”苔莉痛哭起来了。

——只要你是个处女时，就拒绝我的要求，我也还是爱你的。他望着她的憔悴的姿态愈想加以蹂躏。

她比从前消瘦得多了。但他的冲动还是一样的强烈。不单和两个月以前一样的强烈，比两个月以前，要求也更频繁。蹂躏的方法也更残酷——使他感着一种耻辱的残酷，因为他，她近这一个月来没有一晚上不失眠，她觉得容许他的一切要求就是一种痛苦。但她不能不忍从他，忍耐着这种痛苦她只能在这种痛苦中求快感了。

有一次苔莉在酣梦中给克欧叫醒来。

“你还没有睡？”

“无论如何睡不着。××××××。”

她虽有点不耐烦，但不敢拒绝他的要求。她觉得接近着自己的脸的克欧今晚上特别的丑陋，她忙侧脸去。他只贪图自己的快感。但她所感知的惟有痛苦和可诅咒的疲倦。她睡在他怀里不断地呻吟。

“你讨厌了我了？是不是？”他看见自己的热烈的动作不得同等反应，就这么地质问她。

"为什么?我不懂你的话。"她蹙着眉头愈感着可咒诅的痛苦和疲劳。

"××××××××××××?"

"要怎么样才好?你要我怎么样,你说出来,我听从你就是了。"她觉得克欧近来对她的热情也不比从前了。除了性的要求外,没有向自己说过一句温柔话,也没有和自己筹商过他们的将来。自己的健康只两个月间为他完全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后就讨厌起来了。她终于流了眼泪出来。但她还勉强支持着拼命的紧抱着他,伸过嘴来紧咬他的下唇。使她很羞涩的觉得这些举动全是虚伪的。

"好好的哭什么?"他由她的身旁离开时叱问她。

"没有什么"她只扯着被角揩泪。

"你讨厌我了。思念起他来了吧!"他冷笑着说。

"你这个人真残忍!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她还没有恢复她的装束再攒进他的怀里来。

"那么,你思念小胡,是不是?"身心都疲倦极了的克欧触着一丝不挂的苔莉,发生一种厌倦。但她紧搂他,伏在他的胸部痛哭。

二十五

到了严冬的时分了,苔莉和克欧像醉人般的沉溺在爱欲的海中也快要满三个月了。苔莉近来发了一种惊恐,就是每天早上克欧外出时,只给她一个形式的接吻而不像从前的热烈了。早晨八点钟出去,直到薄暮时分才回来。也不像和两个多月前一样回来得早了。但她所受的蹂躏的痛苦却有加无减。

克欧也觉得苔莉和自己接近的态度是很不自然的,他觉得苔莉并不是爱他,完全是忍从他。想到两人的将来,克欧也找不出个很完满的解决方法来。觉得尽这个样子混,终不是个方法。他也未尝不知他现在所该走的只有两条——第一决绝的和她分手。第二就是早些宣布和她正式结婚。但现在的他是站在歧点上,对这两条

路都没有走上去的勇气，他并不肯定他自己的卑怯。

受着行动的驱迫，有一天克欧很早的由学校回来和她亲近。他以为迟回去，苔兰回来了时是很不方便的。可是事实和他所期待的相反。开门迎他的不是苔莉，是苔兰。平时他进来总可以在厅前发见笑吟吟的她，今天却看不见她的影子。

“姊姊呢？”他笑着问苔兰。

“在房里，”平时看见克欧回来也微笑着迎他的苔兰，今天却用惊疑的眼睛望他。

他走向她的房里来。他想苔兰若不跟进来时他就拥抱她了。苔兰果然不跟了进来，但叫他骇了一惊的就是苔莉坐在床前淌眼泪。霞儿酣睡在床里面。他想，莫非是阿霞病了么，看她的酣睡的样子，又不像是有病的人。

“你为什么事伤心？”克欧凑近她，但她伸出双手来拒绝他。不许他触着她的脸。

“我想，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克欧微笑着问她。

苔莉只是不理他。他就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两个人对坐着沉默了一会。

“你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用手帕把眼泪揩干了后问他。

“我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问你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苔莉有点气恼的样子。

“……”克欧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事气恼，此时只痴望着她，说不出话来。

沉默在两人间又继续了许久。

“受人的行动的牺牲者不单是娼楼中的女性了！”苔莉像对自己说了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克欧听她说了这一句，禁不住脸红耳热。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诚恳的对她负责的决心。想不出什么话来劝慰她，他只有失望地回到自己房里来。

他回到房里在书楼上发现了一张短笺。

“奉访不遇，甚歉。刘先生于日昨来 T 市。刘小姐的照片也带来了。明日请来敝寓一叙。

弟源清留字。”

克欧看了陈源清的留笺后知道苔莉一个人淌眼泪的原因了。他忙跑到厨房里来问苔兰，陈源清来时对她的姊姊说了些什么话。

“陈先生说，你快要定婚了。

——糟了。糟了！我该预早嘱源清不要告诉苔莉知道的。但是那就要引起源清的猜疑的，这也不是个方法。总之我不该再站在分歧点上迟疑。把刘家的婚事谢绝吧。早点宣布和她结婚。就事实论，她不能离开我而生存，我也不忍把她的一身——曾经我爱抚过来的她的肉身让给他人了！我当始终爱护她！

二十六

第二天晚上苔莉枕着克欧的腕，在他身旁休息的时候，他感着一种可诅咒的疲倦。她几次向他要求亲吻，他虽没有拒绝，但他总觉得自己的微温的唇像接触着冰冷的大理石般的。

“你哭什么？”克欧听见苔莉啜泣的声音忙翻过来问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近来觉得很寂寞的，一感到寂寞就禁不住流泪。在这么大的世界中像没有人理我般的。”她的双肩更抽动得历害。

“苔莉，你又在说傻话了我不是在这里么？快不要哭！”

“你的身体虽然在旁边，但你的心早离开我了吧。”

“她的相片不是让你撕掉了么？你还不能相信我的心？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因为要瞒源清，怕他猜疑我们？所以敷衍的答应了叫刘先生把他的女儿的相片寄了来。这完全是敷衍他们。不叫他们对我们生猜疑的。我没有看见过刘小姐，爱从何发生呢？你看我是个能够和从无一面之缘的女人结婚的人么？”

“那么你如何的答复了陈源清先生呢?”

“我今天对他说,单看相片看不出好歪来,最好请刘小姐出来T市会一会面后再行议婚。像这样的难题在深闺处女是很难做到的。这不是和完全拒绝了她一样么?”克欧说了后感着自己的双颊发热,因为他在对苔莉说谎。

他今天一早吃了饭,就跑到陈源清的寓里来。单看相片,他觉得刘小姐是个风致很清丽的美人,她的态度,虽有点过于庄严,但这是坐在摄影机前免不了的态度,最使他对那张相片——给苔莉撕掉了的相片——给忘情的就是在清丽的风致中他还看见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处女所固有的纯洁美——在她的朴质的女学生服装中潜伏着的纯洁美在苔莉的华丽服装中决不能发见的纯洁美。他觉得睡在自己怀中的苔莉美丽而不美严,他想到这一点就很失悔不该马马虎虎的就和苔莉混成一块的。她是国淳的第三个姨太太。处女美早给国淳蹂躏了的她,此后就为我的正式配偶么?要清丽如刘小姐的才算上我的正式配偶!但是,丧失了童贞的我再无娶处女的资格了吧。

父母听见刘家的婚事像异常欢喜,写信来表示万分的赞成。父亲在乡里是个比较多认识几个字的农民,梦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能够娶到刘校长的小姐。在父亲的意思,能够和刘家结亲,就多费点钱,变卖几亩田亦在所不惜。

克欧为这件婚事一个人苦闷了许久。他深觉得自己并不是不爱苔莉。他也知道离开了他的苔莉是很可怜。但利己主义的克欧终觉得组织家庭是不该在黑影中举行的。自己的正式之妻,是不该娶丧失了处女之真的女性。他是个怯懦者——虚荣心很强的怯懦者。他不能舍去他的故乡,没有伴着苔莉双双的逃到无人追问他俩的地方去的勇气。虚荣心促使他羡慕着日后和刘小姐举行庄严的结婚式,他期望着日后村人对他和刘小姐的礼赞——礼赞他和刘小姐是村中的King和Queen.

他终于把自己的一张新照的相片和一个金指环偷偷地交陈源清，托他转交刘先生作定婚的纪念品。

把相片交给了陈源清，到下午的三点多钟源清跑到商科大学来找他。源清一见面就告知他，刘老先生接到他的定婚的相片和金指环时万分的欢喜，说了许多感激克欧的话，并且要请克欧到他旅馆里去吃饭。克欧听见刘先生的诚恳态度，对自己深信不疑的态度——深信他是个有为的青年，以唯一的爱女相托而不疑的态度，他愈觉得自己是个伪善者了，同时也愈觉得自己卑劣。

他会见刘先生了。吃饭的时候，他再听见这位老先生说了许多腐败的但是很诚挚的话，什么"蒙君厚爱，小女得所托矣"什么"不独老夫铭感万分，即小女亦爱戴靡极"等等的话。在源清听起来觉得是迂腐万分，但在今晚上的克欧听起来，只觉得这位老先生的态度诚恳，他觉得自己的罪愈犯深了。

二十七

吃了晚饭，克欧和源清向刘先生道谢了后同走出来。电车到源清的宿舍前两个人分手了后，坐在电车里的克欧把思想力又运用到苔莉方面来了。

——太对不起她了！你始终既没有和她结婚的诚意，你就该早点离开她，不该再贪恋她的肉，试问和刘小姐婚之前你能离开她么？否，这是万不可能的，一晚上不昵就她时必定寂寞不堪。恐怕有了刘小姐之后也不能离开她吧。就算和刘小姐得结了婚，恐怕不能由刘小姐得这种欢乐吧。矛盾！完全是一种可耻的矛盾，真和刘小姐结了婚时，那你就杀了两个无辜的女性了——在精神是杀了两个女性了。那时候的刘小姐恐怕比现在的苔莉还要可怜吧！我不该这样胡乱的就和刘小姐订婚的。由这样想来，你还是爱苔莉的，你不过想把刘小姐来做你的装饰品以掩饰你的罪恶。那么做你的牺牲品的不是苔莉，却是刘小姐了。

——你怕要蹈国淳的覆辙了吧。

——谁是胜利者呢？苔莉还是刘小姐？

——今天是自己和刘小姐的婚约成立纪念日。但今晚上对苔莉怕难放弃而不向她求拥抱。晚间离开了她时就像浸在冰窖里般的。

“恭喜，恭喜！未婚妻的相片带回来了么？”苔莉改变了昨天的愁容。接着他时就微笑着这样的问着他。但神经锐敏的克欧直觉着苔莉的微笑是很不自然的。

“瞎说！谁和她订婚！不过不便使他们难为情，叫她把相片寄来看看罢了。”

“不必撒谎！不必瞒我！我决不会向你为难的，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你的订婚的经过告知我吧！快些！快把你的未婚妻的相片拿出来，拿出来给我看！”苔莉说到最后的一句，声音颤动得厉害，几乎说不下去了。

霞儿睡了，苔兰也跟了她的姊姊走进克欧房里来，她和她的姊姊一样的热望着看刘小姐的相片，但她想看那张相片的动机完全和她的姊姊不同。

克欧笑着把一张六寸的威洛斯的相片取出来，她们姊妹就在电灯下紧挤看。

“啊！真是美人！”苔莉很夸张的说。但由克欧听来，她的话中就有不少嫉妒的分子。

“阿兰，你的意思怎么样？算个美人么？”克欧一面除外衣一面问苔兰。但苔兰不理他，她像看不起克欧般的。

“姊，太瘦削了，是不是”身材还将就过得去，脸儿太尖削了些。”苔兰看了一会相片低声向她的姊姊说。

“你莫瞎评！谢先生听见你评他的未婚妻不好时要发怒的。”苔莉说了后很勉强的笑起来。苔兰也跟着微微的一笑。克欧知道她，若非她的妹妹站在她面前早就流下泪来了。他暗地里愈觉得自己

罪重。

苔兰先回里面去睡了。苔莉还在克欧的书案前痴站了一会，她觉得有许多话要向他说，但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她忽然掉下眼泪来了，忙移步外面去。克欧忙跑过来捉着她的臂，不让她出去。

“怎么样？今晚上就不理我了么？”

“有了未婚妻的人还要我这样不幸的女人么？”

她的泪珠更得多了。

“你说些什么？谁和她订了婚约？他们把相片送了来，不把它领下来使他们太下不去吧。我真的和她定了婚时，还反把她的相片取出来给你看么？”他一面说，一面和平时一样地把她搂抱过来。他看见她的可怜的态度愈想加以强烈的蹂躏。她对他原取无抵抗的态度的。他觉得今晚上勉强的拒绝他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了。结局只有减两人间的亲和力。她还是忍从他的一切要求。

“你真的没有和她订婚的意思，就让我把那张相片撕掉！”

他慨然的答应了她要求，她的气愤也稍为平复了。

“你哭什么”感着一种可厌鄙的疲倦的他听见她的哭音异常的讨厌。

“克欧！”她钻进他的怀里痛哭起来了。

“什么事！？你到底为什么事伤心！？”他叱问她。

“你能恢复你从前对我的心么？”

“我不是说过了么？我始终是爱你的！”

“我不信我能把你的心整部的占领。”她凝视了他一会后摇了摇她的头，她的眼泪再淌出来了。

“哭什么？你就把我的心整部的占领去吧。”

“我今生怕没有这样的幸福了。克欧，那天我们同乘马车赴××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并肩的坐着。你还替我抱霞儿。我那时候就想，如果社会都公认你是我的丈夫时，我是何等的幸福的女人哟！”她从枕畔拾起手帕来揩眼泪，同时叹了口气。

这时候克欧重新兴奋起来，觉得苔莉——腮边垂着泪珠的苔莉，更觉娇媚了，他翻过来把她紧紧的拥抱着。

“苔莉我始终爱护你，我就做你的终身的保护者怎么样？”

她也伸出一双皓腕来络着克欧的肩膀，颤声的说：

“谢你了！像我这样没有一点所长的女人，你如果不讨厌时，让我跟着你去吧。”她说了后更凑近他。

二十八

冬尽春来，克欧快要毕业了。他和刘小姐的婚约也早成立了，只等他在商科大学得了学位后就回乡里去和刘小姐成亲。

关于结婚的准备，家里常常有信来征求克欧的意见。他每次接到这类的信都很秘密地不敢给苔莉看见。幸得信是寄至大学转交的，克欧带回来就封锁在箱里，苔莉无从知道。他虽然不给苔莉知道，但每次接到家信，对苔莉就觉赧然的。

——自己近半年来的安逸的生活可以说全出苔莉之赐。住在学校里，住在外面的宿舍里哪里有这样舒服的生活！饮食衣履没有一件不替我关心，一般做妻的人对她的丈夫都没有这样的周全吧，单这一点，我已经万分对不住她了！何况她还安慰了我的性的的寂寞！单就这一点论，她可以说是我的大功臣了，帮助我成就学业的大功臣了。在一年中，在性的烦闷中的我没有一时一刻静坐在书案翻过书来。若没有苔莉，我早堕落了，跟着一班无聊的同学向商卖性的女性买欢了，幸得她安慰了我的性寂寞，和她度平和的小家庭生活，她是我的恩人！她施给我的恩惠不可谓不大了，而她所希望于我的报酬仅仅是一个虚名——希望我向社会承认她是我的妻。像这么一个廉价的报酬，何以还吝不给她呢？那么你完全是个利己主义者了，忘恩负义的利己主义者了。你只当她是件物品，要的时候就拿过来，不要的时候就丢在一边，你若不正式的向社会承认她为妻，那你的罪恶就比国淳还要重大了。

克欧每思念到刘小姐的婚约就这样的苦闷起来，但终没有决断力和勇气取消刘小姐的婚约。他总想能发见一个方法——一面瞒着苔莉和刘小姐结婚，一面瞒着刘小姐和苔莉继续关系的方法。但他觉得对付刘小姐容易，对付苔莉难了。

克欧的毕业论文提出去了，论文里面的几个统计表都是成于苔莉之手。看见她在热烈地希望自己的成名，克欧几次快要流泪了——感激流泪了。

——像这样区区的报酬不应再吝给她了。对社会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吧。

只因一个偏见——苔莉万赶不上刘小姐的纯洁高雅的偏见终在他和她之间筑起了一重不容易铲除的障碍物。苔莉也觉得近来的克欧对她有点二心了，也取了严密的监督的态度。

三月一日克欧把毕业文凭领出来了。他前星期就接到了由家里汇来的钱，准备在这几天内回乡里去一趟。他虽然还没有和刘小姐结婚的决心，但她觉悟到此次回去是免不掉有此一举的。

"你在这几天内就要回乡下去，是不是？"苔莉接着他就忙问这一句。

"想回去看见老父母。我二年多没有回去了，不过动身的日期还没有定。"

"你怎么不告知我？"她埋怨着说。

"我还没有十分决定，怎么告诉你呢？"

"早该决定了吧，早通知你家里了吧。"她冷笑着说。

克欧禁不住双颊绯红的，他知道她又接到国淳的报告了。

"我只回去看一看，要不到一个月就回 T 市来的。"

"我也跟你去，跟你回 N 县看霞儿爸爸去。他写了信来，要我趁这个机会同你一路回 N 县去。错过了这个机会，再难得第二次的机会了。"

"……"克欧只呆望着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哪一天动身，要先告诉我，我也得预先清理清理行装。”

“你到N县去后不再回来T市了么？”克欧着急的问她。

“你呢？”苔莉笑着反问他。

“我不是说了么？要不到一个月就回来T市的。”

“怕有人不放你回来吧。算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吧！为霞儿计，我还是回霞儿的爸爸那边去，到处都是一样的，没有真心为我……”苔莉说到这里说下不去了。两行清泪忍不住的流下来。

二十九

——自己是不能回N县去了。她要跟了来，那么我的一切秘密都要通给她知道了。万一她赌气的回到国淳那边去，那么俩人的秘密又要给国淳知道了。克欧觉得这个问题真难解决，他惟有恨起苔莉来，他总觉得苔莉讨厌，故意和他为难。他和刘小姐的婚约无论如何不能不回去敷衍敷衍。但让苔莉回到国淳那边去又觉得自己是受种侮辱。苔莉的身体虽经国淳之手曾有一次堕落，但经自己的手净化之后无论如何再把她让给他人，尤不能交回国淳！她把她和国淳间的秘密通通告知我了。我俩间的秘密再能让她告知国淳么？

克欧想来想去，他发现自己的意识的矛盾了。他也很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还是和国淳一样的对女性没有诚意的人，他深思了一回就想把自己践踏成粉碎。

苔莉近来的低气压拒绝了他向她的亲昵。每天看见她的忧虑可怜的态度又引起他的同情和怜爱。他早就想清理行装，至少他总想把他的书籍整理，但在她的低气压之下，他全无勇气着手。

疏隔了不几天的他和她都感着寂寞，都感着一种苦闷——到晚上感着加倍的寂寞的苦闷。在苔莉以为克欧总会来匿就她，向她求和。克欧也很想向她要求寂寞的安慰，但怕她的意外的拒绝伤害了自己的尊严，所以也不肯先向她开口。

他们俩间的低气压继续了一星期余。一天的早晨他起来时已经九点多钟了。苔兰背了霞儿上街买菜去了。他站在前望着，默默替他端洗漱水出来的她的可怜的姿态，心里觉得万分的对她不住。他很想向她笑一笑，但同时感着自己想她笑一笑的动机是很可耻的。为维持自己的尊严起见，忙忍着笑，只望了她一望。她给他望一望，忙低下头去。他觉得她的脸色更苍白了，双颊也瘦削了些。

"高先生那边信片来了，他信里说，近来到了很多新式的货样，K 商店要我们去看。他要你星期日那天到他那边去。"

高先生也是克欧和国淳的一个同乡在 Y 市小学校当教员。K 商店是 T 市顶有名的丝绸布匹店。高先生算是一个小小的股东。国淳还在 Y 市时，他们一家的衣裳是由高先生介绍给 K 商店包办的。高先生也是个风流不拘的人，除了故乡的太太之外在 Y 市还秘密地蓄了一个姨太太。他和国淳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他的秘密只有国淳和苔莉知道。现在克欧也知道了。

国淳还在 T 市时，高先生当然常过来玩。国淳回乡里后，他更频繁的到苔莉家里来。据苔莉最初的推测，高先生是为悬想苔兰而来的，但到后来又觉得他对自己也怀有相当的奢望。聪明的苔莉决不至受高先生的蛊惑的。自克欧住在苔莉家里后，高先生就罕得到她那边来了。

"谢先生是不是想向小乔求婚？"有一次克欧上学去后，高先生跑了来笑着问苔莉。

"说起来有点像有这种意思。到后来托我替他作媒也说不定。"苔莉为自己避嫌起见不能不凑着高先生说笑起来。

"小乔方面的进行未成功之前，大乔先给他钓上手就得了。哈，哈，哈！"

给他这一笑，苔莉禁不住脸红起来。

"讨厌的高先生！我不要紧，但谢先生的名誉是要紧的。你这个人就喜欢瞎开口！"

“我说笑的，我说笑的。”高先生忙取消刚才说的话。

克欧和苔莉以为他们的秘密除了他俩之外是无人知道的。他俩并没有留意到他们间关系比夫妻关系还要深刻了。他们俩当第三者的面前虽然不说一句话，但他们俩的似自然非自然的态度是难逃第三者的冷静的观察。苔兰不必说，N街的人们都晓得她和克欧的丑关系了。高先生也略知道他俩间的态度不寻常。

三 十

克欧给苔莉这一问才想到她前两星期曾要求他伴她到Y市去做两套衣裙的事来了。

“你从前是个人去过来的，你就个人去吧。”

苔莉低下头去，只一瞬间由她的一双眼眶里流出两行清泪来了。

克欧还没有得到苔莉的性的安慰之前，她常到Y市去。只抱着霞儿到Y市去，引起了克欧的嫉妒的猜疑，苔莉回来后他就半像说笑半像毒骂的说了许多苔莉听见难堪的，同时又会使她生出一种快感来的话。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了，她没有一天晚上不在他的抱中了。

“你现在相信我没有外遇了吧！”她媚笑着向他说。

“……”他只点了点头。

“我以后决不离开你了！决不离开你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欧看见她流泪，就联想到她曾说过这句话来。她觉得此时候的苔莉顶可怜也顶可爱的了，便趁这个机会忙走近她把她搂抱住了。

到了星期日他终于难拒绝她的要求，伴着她和霞儿到Y市来了。他们最先到高先生的家里来，打算在他家吃了中饭后才到商店去定制衣裙。

高先生很欢迎他们，不，他专为欢迎苔莉才带他们到他家里

来。始终向苔莉微笑着的高先生的态度引起了克欧的厌恶。他只坐了一刻，说要到一个朋友那边去一刻就回来，同时他觉得自己是很卑怯的，这种和苔莉疏远的表示完全是由卑怯的动机生出来的。其实这种和苔莉疏远的表示也难打消高先生对他俩的猜疑。结果只叫苔莉受一二小时的痛苦罢了，但他知道高先生是在希望着他给他向她说话的机会。他很决意的走出来是因为对苔莉有深深的信用了。

——那个高胡子一定对她有不妥当的表示。但我深信苔莉定会拒绝他的一切要求的。不过我不该这样卑怯的不保护她。我是她唯一的保护者了。我该快点向社会宣言对她负责。承认她是我的妻！克欧从高胡子的家里走出来后在街路上一面走，一面想，也觉得自己是世界中顶可怜顶无耻的人了。

——她最初的态度也太暧昧了。她若先向我提出条件——要我承认她为妻的条件时，我可不至犯这种罪。但她始终是默默地不表示态度或希望。问她是不是感着性的的寂寞，她就点点头说有点儿，那么我可以安慰你么？她只说了“谢谢”两个字。我们就借了“恋爱”的招牌深深地陷落下去了。到后来不知谁安慰谁的性寂寞，也不知道谁是谁的牺牲者了。一个人该为自己牺牲的人牺牲一切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该为她牺牲呢，还是她该为我牺牲？我们俩若就这样的无条件的分手，那就是她做了我的牺牲者了。自己也是这样的希望。为自己的前程计，为自己的地位计，不能不牺牲她了。为避免社会的恶评计，为满足父母的希望计，更不能不牺牲她了。若把自己的像旭日初繁荣昌盛的前途牺牲，丧失了社会上的地位，那就等于自杀！想来想去，得了一个结论就是牺牲她，否则自杀。

——父母只生我一个人，因为我求学，几年来花了不少的金钱，变卖了不少的产业了，父母在梦想，等我毕业后把这些产业恢复，不管他们老人的梦想如何，总不该叫他们老人失望，我要对社会承认她为我妻时，我此时就难再回故里去了。那么老人们所受的

打击就不仅失望，恐怕还要伤心而死吧。

——让她一路回N县去吧。让她回国淳那边去吧，功利主义者的克欧对苔莉虽不无恋恋，但为保持自己在社会上的声誉，为爱护自己的前程，也只好割爱了。

——那么你对她完全无爱了？不，我爱她，像爱我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爱她。我之陷于不能不和她离开的命运，并不是我个人的缺陷，完全是社会的缺陷！社会上的诸现象都是矛盾的。自己的恋爱和事业不能并立，这就是一种矛盾了。

三十一

克欧和苔莉回到家里来时已灯火满街了。苔兰早把晚膳准备好了。霞儿在电车中就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苔莉把女儿安置在床里睡好了后，就出来和他们一同吃饭。

苔兰听见姊姊们不久就要动身回N县去像小孩子般地流了不少眼泪。克欧很想替她同情又觉得无邪的苔兰太可怜。克欧想，小小的一个和暖的家庭就这样星散了，破坏这小家庭的责任完全该归自己负担。她们姊妹有此次的生离的悲痛也完全是自己造成的罪孽。

但是要结束的事情还是非结束不可，要分手的终非分手不可。只三两天工夫，苔莉把一切行装收拾好了。苔兰一面流泪一面替她的姊姊和克欧清理衣服和书籍，苔莉也跟着她的妹妹流了几回归泪。

"姊，以后霞儿就叫谢先生做爸爸么？不是回白姊丈那边去么？"

"姊姊的一身的事情，你莫再问吧。姊姊做的事是不可效法的。只望你以后要谨慎你的身体。不要随便的听人家的话。"苔莉说了后，叹了一口气。苔兰凝视着她的姊姊像无意识的点了一点头。

由T市回到N县去要到S港，由S港再搭轮船赴K埠，由K

埠转搭小汽轮，一天功夫就可以回到N县。

克欧打听到五月二十日轮船由S港开往K埠的，他和苔莉就决定于十九日的下午先乘火车赴S港，预定在S港歇一宵。

十九日的上午，他们把房子退回给房主人了，带不了的行李，剩下来的家具都由苔兰送回村里的母亲家里去了。下午在车站上时苔莉的母亲跟着苔兰走来了。

“谢先生，莉儿母女一路多劳你招呼了！你见了我的女婿时就替我多问候他几句。莉儿初到你们乡里去，什么事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请他宽恕宽恕。

克欧听见苔莉的母亲的嘱咐，脸上红了一阵又一阵。但他望望苔莉，她却在一边微笑着看看她的母亲又看自己。克欧给苔莉一看，觉得自己的双颊更加热得厉害。

“你老人家快回去吧。你的女婿怎么样你管他许多！”不要你嘱咐，谢先生也会很亲切的看护我们的，霞儿的爸爸还赶不上他的亲切呢。”苔莉无论如何都不情愿回乡里去，很坚决地笑着催她的母亲回去，她说后再望着克欧嫣然一笑。克欧恨恨的看了她一下，恨她太不客气了。很怕苔莉的母亲看出了他和她的秘密的关系。

苔莉的母亲和苔兰望着他们乘的大车开动了，才洒几滴眼泪回去。但苔莉像有个保护者站在她肩后。她一点儿不感到别离的悲伤。

“你怎么这样的不谨慎的！给你的母亲晓得了我们的秘密时怎么得了呢？”

“你还想不给人知道么？”苔莉低下头去，她像对克欧的卑怯的态度很不满意的。

“但是，还是不给你母亲知道得好。”他也觉得自己太无耻了。他也知道想秘密地向苔莉求性欲的满足而怕人知道是一种顶无耻的行为。

“迟早要给她晓得的。苔兰晓得了，她不会告诉我的妈么？”她

像很不快意的抱着霞儿把脸翻向车窗外了。

“苔兰晓得了!? 她说了些什么话?”克欧像骇了一跳的惊呼起来。

苔莉看见他的这样惊惶失措的态度,觉得他很可笑又很可怜。她禁不住笑了。

“我告诉她的。她有几次在夜里起来听见我还在你房里。她很不欢喜的来责问我。没有法子,我就一五一十的告知他了。我告知她,霞儿的爸爸是个靠不住的男人,在乡里早有了三房四妾。我也告知她,你答应了我们替我和霞儿负责,一句话,你的姊姊已经改嫁了——事实上改嫁了谢先生了。”

苔莉说了这一篇话,吓得克欧两个眼睛直视着她,只张开口说不出话来。

“这样的说了不可以么,这样的说不会错吧!”她睁着她的巨眼很正经的问他。

克欧像没有听见她的话了,他只听见下面的轰轰的轮音。铁道两旁的电柱和林木一阵一阵的向后面飞。克欧觉得此次的旅行像没有目的地般的,他有点担心了,他觉得自己太不顾前后了。若真的回N县去,怎么可以让她跟来呢? 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呢?

三十二

他们在S港车站由火车里走出来时已经响六点钟了。其站外丝丝地下起微雨来了。车站前的人力车都给先下车的人叫了去了。苔莉抱着霞儿,克欧提着两个随身皮箱慢慢的由月台上走下来时是一条地下隧道,在这隧道中一直走了五分钟才走到车站门首来了。

车站口没有一辆人力车。克欧把行李放在苔莉的跟前,自己冒着雨出去叫车子。

“对不起你了。”苔莉在他的后面说。她觉得自己还有相当的

"力"支配他呢,脸上泛起一种得意的微笑。但她看见他的背影,在雨中措着汗走的背影表现出无限的风尘的疲劳,她又觉得他也是个可怜人。他到底为谁辛苦呢?他虽然是个罪人,但他是无意识犯罪的。他现在是在赎罪中的羔羊了。一切罪恶的根源还是在我身上。害了 Antony 的当角 CleoPatra 了。

——我要安慰他才对。不该再埋怨他,胁迫他了。克欧,我虽然对你不住,但我诚心的爱你,这一点总可以得到你的原谅吧。你为我的苦劳。我一切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就算是种罪恶时,这罪恶也该归我负责而不在你!不过你现在是我的生命了,我再不能离开你而存在了!你像厌倦了我,论理我当让你自由,让你这个无邪的羔羊恢复自由。

他们赶到海岸的一家旅馆里来了。进了旅馆后雨越下得厉害了。

茶房带他们到楼上看了一间小房子,只有一张床铺的小房子。

"你就在这里歇一晚吧!"苔莉说了后才留意到立在他们傍边的茶房,很极巧的再添上一句,"你到外面朋友家里去也省不到多少钱。"

"太太说的话不错。房钱是一样的,不过省几角钱饭餐罢了。"

"谁说要省钱呢!"克欧着急的说,"我们怎么好同一间房子呢!"克欧早就向苔莉辩过了,到了 S 港——住有许多友人的 S 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同住在一家旅馆里。

"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此刻时候,你还这样没有勇气!"苔莉说了后低下头去叹了一口气。

在克欧意料之中的苔莉的讽刺,他像没有听见。茶房像有点晓得他们间的暧昧。

"这里一连三间房子都空着的。那一间有两张床。这两间都是一张床的。你们慢慢地看了后再决定吧。"茶房说了后微笑着下楼去了。

“克欧，你就在这里歇一晚吧。多开一间房子也使得。你一离开我就寂寞得难挨。尤其是在旅途中的客舍里的晚上，你也忍心放我一人抱一个小孩子在这里么？就算有友人来看我们，我们各住一间房子，他们也不至于说什么吧。”

他们争执了一会，但到了S港的克欧始终不能容忍苔莉的要求。外面的雨也晴了，他在这旅馆的小房子里和她同吃了晚饭后就走出来。说到朋友家里去歇息，明天再来凑她们一同到轮船码头去。

苔莉流了几滴眼泪望着他出去。

克欧也很想和苔莉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因为旅馆的设备，尤其是同床和浴室不住地向他诱惑引起了他不少的兴奋。

——不，不，这万万做不得！在S港的朋友们早晓得我今天会到S港来。我也答应了他们一到S港就去看他们的。就算我不去看他们。他们终会找来的。我和她的不自然的态度给他们看出了时……克欧像窃了食的小孩子还在拼命的拭嘴唇。

他走到街路上来了，待要转湾时，他停了足翻过头来望望旅馆的楼上，他看见苔莉抱着霞儿靠着扶栏在望他走。霞儿看见他停了足便不住地“欧叔父，欧叔父”的叫起来。她的眼泪，她的苍白的脸，她的意气消沉的姿态，都能使他的心房隐隐地作痛，听见霞儿叫“欧叔父”的无邪的清脆的声音更引起了他的无限哀伤，他快要掉下泪来了。

他不忍心再望她们，也不忍心再听霞儿的呼声，他急急地转了湾。看不见他们母女——像在沙漠中迷失了道路的母羊和小羔了，但小羊羔的悲啼还不住地荡进他的耳鼓里来，可怜的母羊的忧郁的姿态也还很明显地幻想在他的眼前。

三十三

——她的一生幸福全操在自己的掌中了。她也像信仰上帝般

的把她的一身付托我了，我不该使她陷于绝望，不该对她做人个Betrayer！我们可以离开N省离开祖国，把我们的天地扩大，到没有人知道我，没人知道我们的来历，没有人为难我们的结合，没有人妨害我们的恋爱的地方去！什么的爱乡！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立身成名！都是一片空话——听了令人肉麻的空话！结局是想利用这些空话来升官发财罢了！我还是抛弃这些梦想吧！我还是回到我们固有的满植着恋爱之花的园中去和她赤裸裸的臂揽着跳舞吧！再也不要说那些爱乡爱国，显亲扬名的肉麻的空话了！再不要对社会作伪了！还是恢复我的真面目吧！恢复我的人类原有的纯朴的状态吧！苔莉，苔莉！我真心的爱你！我诚恳的爱你！我盲目的爱你！除了你在这世界里我实在再无可爱的人！再无可以把我的灵魂相托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缘故，我总不能伸张我的主张，不能表示出我的最内部的意思。苔莉，这完全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缺陷，望你原谅我的苦衷，也容恕我的罪过吧！

克欧先到S港的一个中学校去找从前的紫苏社的同志。有四位同志——其中有会过面的，有没有会面的——都在这间中学校任课。伪善的克欧想到这中学校来寄宿一宵，表示他和她的友情是很纯洁的。

石仲兰，曾少筠，钱可通，刘宗金都是从前共组紫苏社时的同志，真格说起来，石仲兰和曾少筠才真算的纯粹的紫苏社的社友。钱可通和刘宗金两人虽曾在刊物发表过几篇文字，但后来领了一个政客团体N社的津贴，跑到N社去研究升官发财的方法去了。他们四个人先先后后都到S港中学来各占了一个教席。

克欧走到中学校时只找着一个曾少筠。其他三个吃过饭都出去了。

“你来了么？密司杜呢？”少筠接着他就问苔莉，因为她在紫苏社出入时和少筠认识了的。

“她在×旅馆里，我今晚上要在你这里借宿一晚了。”

"不是和她一同住旅馆么?"少筠用惊疑的眼睛望了望克欧。

"你说些什么!"克欧猜不着少筠是正经的问他还是讽刺他,免不得双颊发热起来。

"你看做过贼的人总是心虚的!你在T市可以住在她家里,现在到S港来同住一家旅馆有什么不可以?"少筠笑着说。

"你不要再瞎说了!我们到什么地方逛逛去吧。"

"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书店去好不好?"××书店是替他们出版文艺书籍和杂志的。克欧想去看是自己近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出来了没有。

"你再坐一会吧。他们快要回来了。等他们回来一路去。"

克欧听见钱、刘两个就头痛,但既到了这里来又不能不会他们。他真的等了一会后,石仲兰和刘宗金回来了,只有钱可通一人没有回。他们说他到N社去了,今晚上怕不得回来。

天上的黑云渐渐的散开了,像有点月夜,不至十分黑暗。他们共叫了一辆马车赶到××书店来。吝啬的店主人看见不常来的克欧来了,不能不在一家馆子里开了一个招待会。

书店里还有两三个年轻的伙伴喜欢他们的作品的。他们在馆子里吃了饭后都赞成到旅馆去看"家途暴君"的作者,顶热心赞成的还是书店里的年轻伙伴。因为是个女作家,他们尤热心的希望着去会会。克欧本想阻止他们,但恐怕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终于默杀下去了。

三十四

夜愈深,天气愈清朗起来。书店的主人改雇了一辆宽大的汽车送他们到×旅馆去。

"夜深了,我们明天去看她吧。"石仲兰苦笑着提出抗议来。克欧想老石真是我的知己了。同志们中我所敬畏的也只他一个人。我想说的话,现在他都替我说了。恐怕是他知道我想说,不便说出来,

所以代我说了的吧。

“不，不行，不行，今晚上就闹到天亮也不要紧”书店的年轻伙伴 K 在高声的反对石仲兰的提议。

“‘飘零’，里面的女主人公是不是杜女士？那部长篇小说顶销行，只一年多——还没有一年的工夫已经五版了。”另一个书店员 C 笑着问克欧。

“‘飘零’是写一个女作家，也是个未亡人，她对一个青年美术家生了恋爱。可是那个青年美术家对她若即若离，不甚属意于她，至女作家方面则误认青年对她的同情为恋爱。后来出她意外，听见那个青年和一个很纯洁的处女订了婚，便跑到青年宿舍里去，要求他对他的未婚妻宣告废约。但青年不能容许她的要求，她就当着青年的面服毒。青年待要要夺取她手中的毒药时，已来不及了。这个可怜的女作家就在一家小医院里受着青年的温爱的看护，很乐意地微笑着死了。她对青年说，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所希望的就是她临死时，青年能够看着她死。这个女作家死了后，青年大受感动若有所悟般的向他的未婚妻取消婚约，自己就往外国漫游，‘不知所终了’。”

克欧想，不错，这是自己在南洋旅途中思念苔莉时的创作，以苔莉为女作家，以自己为美术家青年，并将对苔莉及自己的直感延长下去写成的。本来算不得是篇杰作，但在对文学的批评的眼光还不甚高明的女学生当中是很受欢迎的。他给 C 店这一问倒不好意思起来了，他对 C 唯有苦笑。

“恐怕克欧对苔莉的关系不止那个美术青年对女作家的关系吧。”刘宗金无忌惮地插嘴说。

“瞎说我和他是亲戚，你们该知道吧。”

“到了这个时候还论什么亲戚不亲戚。”刘宗金始终不信克欧和苔莉间能保持有纯洁的关系。

“你在 T 市也常到××街上去玩么？”少筠问克欧。克欧摇了

摇头。

“那么你一个人在T市两年多能守你的独身主义倒真是个疑问。”刘宗金更紧迫着说。

“莫说那些无聊的话了!”石仲兰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后说。

——老石并不帮我说句话,不替我辩护。看他也有点怀疑我般的——不,不是,怀疑,他直觉着我是个罪人吧!好友,你该摒弃我,和我绝交。我实在再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了。按理我不应来看你,不应以犯罪之身来见你。掩着自己的罪,装着平常人般的来看你,那我又加犯一重的欺诈罪了!何况这次回去还想以犯罪之身去欺骗慈爱的双亲,骗取纯洁的处女!我犯的罪多么重大哟!克欧在汽车中恰恰和石仲兰正对面的坐着,他回想了一会,热着脸低下头去,不敢看石仲兰。幸得汽车里黑暗,没有人留意到他的脸红。

汽车停在×旅馆门前了,吓得旅馆的茶房们都跑出来。他们以为什么贵客或富人来留宿。等到他们看见了日间来过的克欧也从汽车里走出来,他们又很失望的退了下去。

三十五

幸得霞儿睡着了,他们怕吵醒了她,在一间小房里挤了一会挤得不耐烦就回去了。但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刘宗金还是用侦察的态度对克欧和苔莉。

“你这次回到那边去么?不再出来T市了么?”刘宗金看见了她就很开心的先问了这一句。他是全知道国淳在N县已经有一妻一妾的了。他曾向她示意过三两次,不过都给她拒绝了。他知道她的心完全趋向克欧方面去了,所以对克欧怀了一种嫉妒。他很想发见克欧和她的秘密,并且将这种秘密和证据提给社会。

克欧很担心苔莉说话之间不留神的露出破绽。他只能像囚徒般地默默地坐一隅待刑的宣告。

“得?我回N县做女傧相去。”苔莉哈哈的笑起来。

“谁结婚么?”

“还有谁?是他请求我回去看他们成婚的。”苔莉指着克欧对他们说。“他不管人喜欢听不喜欢听,他只管向着我说了许多新婚的梦话。他真是个利己主义者。”

刘宗金听见苔莉知道克欧和刘小姐的婚约,很失望的不能再说什么话了。

“你要留神些。恐怕是国淳托他把你骗回N县去的呀。”石仲兰再添上这一句,在坐的几个来客都大大的失望。态度也比来的时候庄重许多。因为他们知道了他们预先默认的完全和事实之相反了。他们觉得不单对不起苔莉,也觉得对不起克欧了。

第二天的十点钟,他们所搭乘的轮船F号由S港展轮驶向K埠去。

在海上,他们又恢复了埃田乐园中的欢娱状态了,由S港至K埠的轮船须在海上走三昼夜。他们在轮船的二等客室中共占了一个舱房。他们在船上和T市K街的家里时一样的自由了。他们在轮船里对搭客们都自认为夫妇,因为不自认为夫妇反会引起他们多方的注视与怀疑。

苔莉抱着霞儿走出甲板上来望海。克欧和苔莉并肩的凭着船栏眺望。他比苔莉对海的经验深些,关于海的知识也博些,他指着海面的现象——为她说明,这时候在舱面的搭客们都很艳羡这一对年轻的夫妻。视线也齐集到他俩身上,苔莉不时翻过脸来看他们。她觉得他们的注视时有点难为情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抬高——她在这轮船里算是个女王了,途了一等客室里的一个金发蓝眼有西方美人比她年轻之外。

克欧像知道距N县愈近,他接近苔莉的时间也愈短缩,对她的爱恋陡然的增加了起来了,除了到餐房里吃饭和饭后出甲板上眺望外,其余的时间都相拥着守在舱房里。他们俩惟恐这样短缩的宝贵空间过了,他们的欢会的时间也就无节制起来。

幸得这几来天海风不大，海面没有意外的波动。

第二天的晚上，苔莉看着霞儿睡下去了后循例的走到克欧坐着的梳化椅上来和他并坐下去。

她每次受克欧的无节制的要求，就感到肉的痛苦，但她又不能一刻离开他，她不敢对他有一次的拒绝；这许是她的偏见，她以为不抱这样的忍从主义就不能维系他的心。

“我想睡了，你怎么样？”苔莉打了一个呵欠把头枕到他的肩上来。但克欧低头翻读旧新闻，并不理她，“今晚上算了吧。可以？我先睡了。”苔莉微笑着站起来解衣裙。克欧此刻仰起头来痴望她了。

“不要望着我，请你背过脸去。”她斜睨着克欧作媚笑。

“……”他只微笑着看，不说话。

“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讨厌的！”她自己背向那边去了。

轮船轻轻地在荡动，她双手攀着榻沿，双手把黑文华皱裙解下来了，湖水色的长丝袜套上至膝部，桃色的短裤遮不住腿的整部，白质蓝花条的竹布衬衣也短得掩不住裤腰。跟着轮机的震动。衬衣的衣角不住地在电光中颤动。克欧看得出神了。他再细望她的脸部，薄薄的给一重白粉笼着的脸儿在电光下反映出一种红晕。

“令人真个销魂！”克欧从梳化椅上跳起来。

“讨厌的！不怕吓死人的！”她一面翻过脸来笑骂他，一面在除袜子。“你说什么！”

“我唱赞美歌，赞美你的美！”

“赶不上刘小姐吧。”她失笑了。

“几点钟了？”他听见她提及刘小姐便王顾左右而言它了。

“不早了吧。船钟才响了五响。几点？”

“那么十点半了。睡吧！”他凑近她。

“睡吧！”她低下头去，但双手加在他的肩上。

三十六

航海中整五天三晚的欢娱匆匆地过去了。五月二十三日的拂晓轮船进了K埠的港口。他们俩站在圆形的铁窗口眺望岸上的风景。

"我竟不知道K埠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市场！那边恐怕是市外的公园吧，门首植的一丛丛苏铁，果然是亚热带的风景。"她不住地欢呼。

顶闹热的海岸街道像电影书一样的移动到他们眼前来了。高低一律的西式建筑物不住的蠕动。海岸马路上有无数的走来走去的行人和几辆飞来飞去的电车。完全是一幕电影书。

"真好看！"他无意识的说了。

"真好看！"霞儿拍着笑着学着她的母亲的口吻，引得他们俩都笑了。

"那一个人有点像国淳！"克欧指着穿夏布长褂的男人对苔莉说。

"哪里？"她像骇了一跳，惊呼着问他。但她马上恢复了她的镇静的态度，因为她当他是说来试她的心的。

"你看那个像不像霞儿的爸爸么？"

"在哪里？"她跟着他所指示的方向伸首凑近窗口往外望。

"那边不是站着一个戴竹笠的，手拿木棍的巡捕么看见了么？"

苔莉点了点头。

"在那个巡捕的那一边走着的，现在走过去了你看！"

船身像快要靠岸壁了，突然的向后一退，那个巡捕和像国淳的人都看不见了。

"不是他吧！"她翻过来向他苦笑。

"他知道我们回来怕要出来K埠迎接我们。"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哪一天到K埠呢？

"啊!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动身时打了一个电报给他,把我们搭轮船名都通知他了。"他说了后脸红红的痴望着她——脸色急变苍白,神气也急转严厉的她。他自己也默认不告诉她而打电报给国淳,叫他出来K埠接她们母女的行为是欺骗,断定此种行为的动机也是很卑怯无耻的。他的用心焉能逃出她的犀利的推测!

"你这个人!真的……"她没有把话说下去,两行泪珠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表兄写信来要我这样做,我有什么法子呢?他只能把这句话来塞。

"算了,算了,我知道就是了! 你已经把你的心剖开来给我看了!"她收了眼泪翻向那边不再理他了。

轮船像停住,觉不着船身的微震了。一群旅馆的伙伴们叫嚣着跑进来,把霞儿惊哭起来了。

"有到××栈的没有!"

"有到××酒店的没有!"

克欧和她的舱房门还紧闭着,在舱门首走过去的旅馆的伙伴都敲敲他们的房门。

克欧也担心国淳走进来看见他们同占有一个舱房并且在白昼里也还紧闭着有点不方便,他把门开了,走出来站在房门首,他在黑压压的一群人中没有发现像国淳的人,一个个的旅馆的招待在他面前走过时就循例的问"先生,到××酒店么""先生,到××客栈么?"但只摇摇头。这些伙计们虽经他的拒绝,但走过去时还要向房里面张望。看见苔莉时就略停足瞻仰一瞻仰,克欧看见他们这样的失礼的状态,很着急起来。

克欧等了一会不见国淳来,他默默地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这个重赘的担子一时还卸不下,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计划很卑怯很可耻,但受着社会的重压不能不这样做。他在T市时就预定未抵K埠之前只管和她寻几天的欢娱。一到K埠接着国淳时就交回给国

淳，自己急急地躲开和她诀别吧。思念到这种对不起苔莉的计划，不自然的染有多量血泪的分手，克欧也未尝不觉得心痛——胸口像受着无数针刺般的作痛。但所处的社会如此，他始终不承认是他一个人有罪。自己和苔莉会陷于这样的不可收拾的状态中，国淳也该分提点责任吧，总之自己和苔莉的亲昵，罪不在她，也不在我，是一种不可抗的力使然的！

克欧想，国淳不来，我们只好再在K埠同住几天旅馆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心还受着她的吸引，他到了K埠，觉得她的肉的香愈强烈地向他诱惑。

"无论如何，我还没有离开她的可能！"

他最后叫了有名的T酒店的伙伴来，决意进T酒店。他要那个伙伴即刻把他们的行李搬上去。

"先生，让我去叫几个伙计来替你搬行李。你把这张招贴拿着。"

"你呢？"

"我要到前头那一舱去看还有客没有。"

三十七

克欧在T酒店开了两间面海相邻的楼房。到了K埠，他主张和她各住一间小房子。苔莉本来就反对，但她提不出什么口实来要求他同一个房间住。

"我一个人有点害怕。"她在晚间只能这样的向克欧乞怜。但克欧只向她笑一笑。她看见他的冷淡的微笑，心里很不舒服的，终于流下泪来。

"事实上还不是同一间房子么？多开一间房子是怕有认识我们的人来看我们时方便些。"

他们抵K埠后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国淳，要他出来K埠接苔莉母女。过了两天，他们接到国淳由N县寄来一张明片，说他一时因

事不能来K埠，望克欧即刻动身带她们到N市来。克欧接到这张明片时，有点气不过，他觉得国淳像故意和他作难般的，苔莉却希望着能和克欧在繁华的K市多欢娱几天。但她心里也有点不满，恨国淳对她们母女无诚意。

克欧想当晚动身，但苔莉执意不肯，她说国淳既然这样的无诚意，我们索性在这里多玩三两天吧。

"你看霞儿的爸爸信也不写一封！你这样辛辛苦苦的把我们带了回来，在明信片里该说句感谢的话才对。由T市到这里我们真累了你不少！"

"……"克欧听见她的话，禁不住脸红起来。他觉得她的话句句都有刺般的，他只有苦笑。

相邻的一间比较宽的，有两张寝床的房子空下来了，他俩就索性搬进去，共一个房子住了，由N城来K埠的小轮船是晚上十二点至一点之间抵岸的，前两晚上他们都担心国淳由N城赶到来，不敢尽情的欢娱。每晚上要等到响一点后克欧才走进苔莉的房里去。——

"真不自由极了！我看你很可怜！"苔莉笑着把他的头搂到胸前来，他一面嗅着她的肉香一面暗暗地羞愧。他想从今天起就和她断绝关系吧——斩钉截铁地和她断绝关系吧。但志气薄弱的他觉得终难离开她。以至于不能找到离开她的理由。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有点似爱，也有点似欲。

接着国淳不来K埠的信片后，那晚上他们共住一间房子，也不像前两晚上不自由了。

到了K埠的克欧精神和体力都不同程度的疲倦极了，尤其是才离开苔莉的拥抱他感着一种可唾弃可诅咒的疲倦。他觉得睡在自己身傍的苔莉万分的讨厌。她不管克欧的疲劳，看见他奄奄欲毙的态度，只当他是厌倦她了，她愈凑近他。快近六月的南国的气候已经很郁热的了，他觉得她的肌肤会灼人般的。

“你也回到你床上去歇息吧，我要睡了。”他催她快点离开他。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不客气的。自己的目的达了后就不要人了的。回到N县去时，怕少说话的机会了，我们趁这个机会多说点话吧。”她苦笑着说了后忽然的流下泪来。

“想睡的时候哪里能谈话呢?”他像不留意她的哭了，因为她近来哭得太寻常了，他知道她是患了歇斯底利症。

“日间睡了大半天，此刻还想睡么？你莫非是有病?”她伸过手去攀他的肩膀要他翻身过来向着她。

“日间不该睡的。日间睡了，夜间愈想睡。”他闭着眼睛答应她，他也觉得她可怜，翻过来机械的拥抱着她。

“你的意思怎么样？快到N城了。”她低声地问他。

“你呢?”他没有气力般的敷衍着反问她。

“你还问我？我想向霞儿的爸爸要点生活费就回T市去，也希你……”她红脸不说下去了。

“我随后也紧回T市去的。我要在T市的银行里实习。”

“不能一路回去么?”

“你想我好再跟你回T市去么?”

她点了点头。

“那你以后要什么时候才回来T市，靠得住?”她摸着他的胸口撒娇般的问。

克欧看见她的娇态，觉得自己的确没有离开她的勇气了。灼热着的她的身体再次的引起了他的兴奋。

“你还是歇息一会吧，我看你的身体不如从前了，也瘦了许多。”她摸着他胸侧的历历可数的肋骨。

半年间以上的无节制的性的生活把克欧耗磨得像僵尸般的奄奄一息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崩溃了，每走快几步或爬登一个扶梯后就喘气的厉害。多费点精神或躺着多读几页书就觉得背部和双颊微微地发热。腰部差不多每天都隐隐地作痛。他觉得一身的

骨骼像松解了般的。但他觉得近来每接触着她，比从前更强度的兴奋起来。他想这是痨疾初期的特征吧。

三十八

苔莉去了后，克欧很疲倦的昏沉沉地睡下去了。他也不知睡了多久，他像听见表兄国淳说话的声音忙坐起来。他感到背部异常的冰冷，伸手去摸一摸时衬衣湿透了大半部。他再伸手去摸自己的背部，满背都涂着有粘性的汗。他望望对面的床上，苔莉脸色苍白得像死人般的浴在白色电光下睡着了。

哪里有国淳？完全是自己疑神疑鬼的。他在床上坐了一忽，觉得房里异常的郁热，头脑像快要碎裂般的痛起来，他轻轻地起来下了床，取了一件干净的衬衣换上，跑出骑楼上乘凉。他望见满海面的灯火，又听见汽笛东呼西应的。骑楼下的马路上往来的行人比日间稀少得多了，但还有电车——没有几个搭客的电车疾驶过来，也疾驶过去，夜深了的电车的轮音轰震得厉害。

克欧在骑楼的扶拦前坐了一会，精神稍为清醒了些。他翻转身来一看，骑楼那一隅有一个小茶房迎着海风坐着一张藤椅上打瞌睡。他是轮值着伺候附近几间房子的客人的。

"茶房！"克欧把小茶房惊醒来。

"什么事？"小茶房忙睁开他的倦眼。他老不高兴的，站也站不起来。

"由 N 城来的小轮船到了没有？"

"没有到吧。"小茶房不得要领的回答克欧。

克欧望一望里面听壁上的挂钟，还没到十二点钟。

第二天晚上克欧要求苔莉搭小轮船到 N 城去，苔莉有点不情愿。

"霞儿的爸爸既然这样的没有责任心，我们也索性在这里多乐几天吧。"

克欧想自己是站在地狱门前的人了，还有什么欢乐呢。你讨两人的欢娱也不过一种消愁的和酒一样的兴奋剂吧。但他不敢在她面前流露出来。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在这K埠勾留了。久住在这里要引起他们的怀疑。

“他们是谁？”她直觉着克欧担心的不止国淳一个人。

克欧只有苦笑，不再说什么话。他感到自己的身心都异常的疲倦。今天的天气凉快些，但他的背部还微微地发腻汗。

——像我这样堕落了的病夫还有资格和纯洁的处女结婚么？不要再害人了吧。克欧回忆自己的过去生活并追想到自己的将来，他觉得自己是前程绝望了的人！害了苔莉。不该再害刘小姐了。他思及自己的罪过，险些在苔莉面前流泪了。

“你还是想快点回到N县去见未婚妻吧！”苔莉更迫进一步的嘲笑他。

“是的，我要回N城去看看。总之我不至于对你不住就好了。可以么？”他很坚决地说。

苔莉总敌不住克欧的执意，就当晚十点钟抱着霞儿和克欧搭乘了驶往N城的小轮船。

“真的只有这一晚了。”他们在这小轮船里也共租了一个小舱房。但他们终觉得痛苦多而欢娱少了。他们都预知事后只有痛苦和空虚，但他们仍觉得机会——日见减少的机会空过了很可惜。

“怎么你总是这样不高兴的？”他拥着她时问她。

“恐怕是身体不健康的缘故。两三个月没有来了，那个东西！说有了小孩，又不十分像，有小霞儿还在胎里时就不是这个样子。”她说了后微微地叹了口气。

“你身体上还有什么征候没有？”

“困倦了时，腰部就酸痛起来。下腹部也有时隐隐作痛，脐部以下。”

“不头痛吗。”

“怎么你知道我头痛呢?”她仰起头来看着他微笑。“那真不得了,痛起来时脑袋要碎裂般的!霞儿没有生下来时也常常头痛或头晕,不过没有近时这样的厉害。”她说后再频频地叹息。

“不是有了小孩子吧!”他像担心般的。

“恐怕不是的,有了身孕时,你怎么样?很担心吧!”她笑着揶揄他。

“没有什么担心。不过……”

“不过什么,你们男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图自己的享乐,对小孩子的生育和教养是一点不负责任的。”她再叹息,叹息了后继以流泪。

她患了歇斯底里病,我也患了神经衰弱症及初期的痨病了。我们都为爱欲牺牲了健康。不建全的精神和身体在社会上再无感知人生乐趣的可能,一切现像都可以悲观。她想独占我的身心,我又想和刘小姐结婚,这都是在“人生”的海中快要溺死的人的最后的挣扎罢了!

“你像患了妇人病。怕子宫部起了什么障碍吧。”

“……”苔莉只点点头。

小轮船溯江而上。夜深人静了,他们听见水流和船身相击的音响了。江风不时由窗口吹时来。克欧坐起来。睡在他傍边的她的鬓发不住在颤动。他把头伸出窗外去,望见前面的两面高山,江面愈狭了,水流之音愈高。顶上密密地敷着一重黑云。看不见一粒的星光。他叹了口气。

——像这样的黑暗就是我的前途的暗示吧。克欧感着万般的哀愁,若不是站在苔莉面前,他要痛快地痛哭一回了。

三十九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克欧回到N城来了。N城只有三两家

很朴实的客栈。克欧找了一家顶清洁的R客栈把苔莉安顿下去。

"我叫茶房到表兄家里去了。叫他即刻来接你。"

克欧的家离城里有十多里,今天赶不回去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回去。

克欧由R客栈出来,觉得一别二年的N城的街道都变了样子。他最先到一家父亲来城时常常出入的商店搭了一个信,叫家里明天派一个人出城来迎他。

他再到几位朋友的住家去转了一转都没有找着,最后虽然不好意思,他跑向商业学校来了。他是来会他的岳丈的。他明知他的行动前后相矛盾,——不单矛盾,完全是无意识的。他想有这种种无意识的举动,才叫做人生吧。

"校长不在校,出去了。"号房这样的回答他。走得疲倦极了的他站在学校门首痴痴地站了一会。

"要会会其他的那一位先生么?"号房只当他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要向学校商量。

"不,不必了。"他丢下一张名片给门房后又匆匆地走出来。

在R客栈的后楼一间房子里,夹着一张圆桌和苔莉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兄国淳。国淳看见他,忙站起来说了许多客气话向他道谢。

"到哪里去来?是不是看刘先生来?"国淳嘻嘻的笑着问他。

明知苔莉决不会把自己和她的秘密关系告诉国淳,但克欧近来的神经很脱敏,他猜疑苔莉至少把秘密的一部分漏给他的丈夫了。他只脸红红地微笑着答不出话来。

"啊!不得了!行李还没有点清楚就急急地出去了,说要看未婚妻去。"苔莉故意的讪笑他。

克欧又觉得自己的意思的矛盾了。他早想把苔莉母女交回国淳,自己好恢复原有的自己。但此刻看见苔莉和国淳很亲睦的谈话,又禁不住起了一种嫉妒。

——国淳在这里，我是无权利亲近她的了。他感着一种悲哀，同时又感到一种绝望。他坐了一会，国淳和苔莉不再说话了。他想尽坐在这里监督着她反要引起国淳的猜疑。他忙站了起来。

"你们久别了，慢慢谈吧！我出去一会再来看你们。"克欧勉强的笑着说。

"你又到哪里去？还没有会着未婚妻么？"她也忍着眼泪问他。

"不到哪里去。到朋友店里去坐坐就来。"

"你要回来一块儿吃个晚餐哟，"她知道他是因嫉妒走的，心里又喜欢又觉得过意不去。"是的，克欧你今晚上就回来一同吃上顿晚餐吧，我叫帐房特别的准备好了。"国淳赶着跟了克欧出来。

克欧听见国淳以主人自居——在苔莉房里以主人自居的口吻，更感到一种强烈的醋意，像受了莫大的耻辱，差不多要流泪了。

国淳送着克欧走下楼来。他当然是希望克欧的回避，好让他和苔莉尽情的畅谈。但他拍着克欧的肩膀说：

"你今晚上定要回来！我回去了后你要尽力的替我劝她一劝，劝她回我家里去。我家里的几个都很欢迎她，很可以共处的。"

克欧最觉惊异的就是他今晚上不想在这旅馆里留宿。

——他被她拒绝了吧 。克欧感着一种快感。他觉得自己还是个胜利者。

——他莫非怀疑我们吗，怎么托我劝她呢。他已经怀疑我有比他更大的力支配她了。他看出了她对我的怀想吧。托我劝她回家里去就是暗示我拒绝她的爱的。克欧想到这一点又感着一种不安。

"你今晚上还是在这里另开一间客房吧，到别的地方寄宿多不方便。"国淳继续对他说。

他看见国淳此刻的诚恳的态度又觉得很对不起国淳了。偷了他的妾，还要嫉妒，讨厌他，这不是强盗式的行为么？他知道了苔莉没有露出一点破绽给国淳看，国淳对自己也没有半点怀疑的样子，他安心下去了。

——那么，还是劝她回家里去的好，事情比较容易解决些。无责任的思想再在克欧的脑里重演出来。

“我想到商业学校去寄宿一晚，明天回家去。”

“太不方便了。你不怕人家的笑话？乡里人顽固得很的。”国淳苦笑着说，“你还是在这里歇一晚吧。望你今晚上尽情的劝她一劝。”

克欧看见国淳和苔莉对坐着说话后，顿觉得自己和苔莉相隔有万里之遥，他想昵就她的情也愈迫切了。

四　十

克欧在晚上的八点多钟才回到R客栈来。他走上楼上来时他们都围着一张小圆桌在谈话，除国淳和苔莉外还来了两个客人。

“回来了，回来了！’国淳看见克欧先站起来说。那两位客人也站起来。只有苔莉快快不乐地坐着不动，她像很讨厌那两个客人。

克欧认得来客中的一个是他的岳丈，他忙嘻嘻地笑着上前去握手。由刘老先生的介绍，克欧知道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客人是刘校长的堂弟，在商业学校里当会计的。克欧和他们周旋了一刻才坐下来。他偷望着苔莉，她的脸色异常严肃的，抱着霞儿背过那一面坐着，她像很讨厌他们，巴不得马上赶这两个客人出去。他们都不十分注意，只有克欧知道她的心事，他看见她的烦忧的样子，心里异常的难过。

“今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好么？学校里清静些，也方便，”刘老先生虽然觉得自己的女婿比从前苍瘦难看了，但他只当是在暑期中经了长途的旅行的结果，不过一时的现象罢了。他不知道他的女婿早没有资格和他的纯洁的女儿结婚了。

“刘老先生！急什么？就住在这里，谁会和你争女婿呢？”国淳笑着说。苔莉也嗤的笑了出来，她像很感激国淳替她说了这一句。

“哈，哈，哈！”刘老先生也笑了起来。

“嫂子明天会到学校里来吧。”那个当会计的像受了克欧的岳母的嘱托，特向刘老先生提了提，叫他约定克欧。

“明天尊夫人一定出来的。内人也要出来的，她想会会你。明天她大概会带小女同来吧。现在是新时代了，不比从前了。从前未婚的夫妇是难得会面的。哈，哈，哈！”

“谢谢。”国淳笑点点头。苔莉把嘴唇一呶翻向那边去，好像不愿意听那些话。不一刻，她抱着霞儿立起来回房里去了。

刘老先生和那个当会计的去了后是开晚饭的时候了。国淳像有特权般的跑进苔莉的房中去催她出来吃饭。克欧等了好一会还不见他们出来。他描想到国淳向苔莉的身上摸索，因为国淳是有这种下流的习性的，强烈的醋意再涌起来。他恨不得快把国淳轰出去，马上把苔莉抱过来。

——你明天是要和未婚妻会面的人！他对苔莉的赤热的欲望像浇了一盆冷水。

——管它呢！国淳把今晚的机会让给我了，只有今晚一晚上了！我还是拥抱她吧！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她！克欧也暗暗地惊异自己何以会变成这样堕落一个人，这样无良心的一个人！

他望着苔莉带着眼泪出来，国淳抱着霞儿跟在后面。

吃过了晚饭，国淳替克欧叫茶房开了一个小房间，请克欧进去歇息，他却跟着苔莉走进她的房里去了。克欧本不情愿听他们在隔壁房里低声私语，但又不情愿出去。他怕国淳对苔莉的意外的举动，他要守护着她。他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躺在床上静静地窃听她房里声息。国淳说话的声音很低，听不出他说些什么。

——他在向她要求吧。他当她经了长期的性的苦闷，他一要求，定可发生效力的。他不知道她，比他在T市时，有更强烈的新鲜的性的满足呢。克欧想到这里又觉得好笑起来。

四十一

由八点钟等到十一点钟，国淳还不离开这家客栈。克欧等得不耐烦了，他一个人在房里饱尝了又酸又辣的痛苦了。他忽然听见苔莉在隔壁的房里叫起来。

“不行！不行！你今晚上快回去！你让我再深想一回，决定了主意后再答复你！你快松手！莫吵醒了霞儿！”克欧听见苔莉这样的向国淳拒绝，心里虽发出一种快感，但听见国淳对她竟无礼的动起手来。他的胸口像焚烧着般的。一阵悲酸的愤怒结合起来的怪力差不多逼他跑进隔壁的房里去向国淳宣告决裂。但一向卑怯的他只一刻又忍了下去。

过了一忽，国淳脸色苍白地很失望地走出来站在克欧的房门首。

“我回去了。明天一早就回。请你多多劝她，劝她回我家里去同住。我从前虽骗她了，但以后决不会对不住她了。是不是？”

克欧点点头。国淳垂着头向楼下去，克欧不能不送出来。他站在客栈门首看着国淳跳上人力车去了后才回到楼上来。他还不敢就走进苔莉的房里去。怕国淳记忆了什么事物赶回来。但他早想和她亲近了，全身发热般的想和她接触了。他的胸口不住的悸动——像初和苔莉接近时一样的悸动。

快要响十二点了，他望着客栈的外门下了锁后他才走进苔莉房里来。她痴望着桌上的洋灯火在流泪。

“身体怎么样？”他走近她。

“……”但她不理他。

他看见她不理他，忙把房门关上，过来和她亲近。

“你还是看你的未婚妻去吧！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她拒绝他的要求。

“你就变了心了！你还是喜欢他！他有了安定的生活！”克欧用

这样的反攻的方法。他还没有说完，她的身体早倒在他的怀里了。她伏在他的胸前啜泣。

“他走了以后你怎么半天不到我房里来！？克欧，你还忍心磨灭我么？我们快点打定主意才好。”

“他们俩再次的经验了可咒诅的疲倦后，都觉自己的这种享乐完全和自杀没有区别。

但他还紧迫着她，要她把国淳对她的举动说出来增助他的快感。

“提他的事干什么？说起来令人讨厌！”

“你快说出来！两三个钟头没有声息，你们不知做了些什么事！”

“啊呀！恶人先控诉起来了！”她微笑着说。

她被迫不过，到后来她告知他国淳乘她没有防备，把她抱在膝上坐了一刻，并且伸手过来……”

“你怎么让他抱呢？”他恨恨地在她的背部捶了一拳。

“啊哟！”她只发了这一个感叹词后拼命地钻向他的怀里。

他继续着在她背上捶了两三拳。他的拳像捶在橡胶制的人儿身上般的，她不再呼痛了。

“你尽捶吧！捶到你的气愤平复！”她说了后又泣然地流出泪来。

他坐起来骑在她的身上，再在臀部捶了几拳后，又伏在她的腿部咬了一口。这时候，她呼痛起来了。她呼痛之后，他才略感着有刺激性的快感。

霞儿给他们惊醒了，狂哭起来。

四十二

第二天起来，克欧的头脑像要破碎般的痛得厉害，因为他昨夜整晚上没有睡。

——我不单是个罪人，也是个狂人了！我也是个没有灵魂的人！我的体内的血液早干涸了，我浑身的神经也早枯萎了，无论在精神上体力上，道德上，社交我都失了我的存在了！健全的事业是寓于健全的身体中的。像我这样半身不遂的人又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大概我在这世界上的生存时期也不久了吧。我不该留在人间再害别人，再害社会！我当早谋自决的方法！

——父母，我回去见一见！未婚妻也会一会吧！她看见只乘下一副残骸的我，一定大失所望吧。好的，还是希望她于我失望的好，免得日后害她伤心。

——苔莉近来也受着病魔的压迫，很痛苦的样子。我就把我的计划告诉她吧。她一定赞成的。我们前途再没有幸福可言了。就连那一种可耻的快乐也达了最后的期了，我们所感的惟有病苦和疲倦——有咒诅的病苦和疲倦！

——她对霞儿尚有点留意吧。她还比我强些。她万一不听从我的主张时又怎么样呢？不，她一定跟着我来的。但我的计划要早点告知她。让她多和国淳见面，思念到霞儿的将来，恐怕她要在他的面前屈服也就不定。还是早一点要求她一同取自决的方法吧。

克欧一个人坐在自己在小房里胡乱的思索一会，觉得脑部愈痛得历害。房子像在不住地震动。身体也比平时加倍的疲倦。

——我的健康没有恢复的希望了！慢说今后的事业，就连一天三顿的饭我都像没有勇气吃了。

苔莉循例的冲了一盅牛乳端过来。他待伸出手来接那盅牛乳，还没有接到手里，他的手就先颤动起来，牛乳盅拿到手里后愈颤动得历害。

"我起来时也是一样的手颤动的历害。喝了牛乳后精神安静了些。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这两天我的心总是乱得很。"

"苔莉，我们是在健康上已经绝望了的人！"他说 这一句后也细细的把自己的病状告知她。随后又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征求她

的同意。

苔莉听见克欧的最后计划，一时答不出话来。她像怀疑克欧是说出来试探她的，又像怀疑克欧已经变成了疯人了。

“我们不是定要照我们的最后计划做了。我们先到南洋群岛去。假使我们的健康有恢复的希望，我们就在海外另创一个世界吧。”克欧看见苔莉迟疑，再加了这一段说明。

“霞儿可以同去么？”苔莉问他。

“为霞儿的将来幸福计，还是交回她爸爸的好。跟了我们来，怕不是她的幸福。”

他们俩讨论了好一回，苔莉大概答应了。她只商量把霞儿托国淳的方法了。

克欧坐着说了好些话，他的腰部又酸痛起来了，他再向床里躺下来。他躺下来后就轻微的咳嗽起来。

——我的痨病大概是成了事实的了。

四十三

那天下午四点克欧和他的父亲回到旅馆里来。父亲在旅馆里坐了一刻，约他明天上午一同回家去。他老人家就到一个友人的店里去歇息了。

克欧会见了未婚妻后愈加伤感。

——自己的幸福完全由自己一手破坏了！像这样纯洁的美人儿，自己是万无资格消受了的。她的纯雅的特征决不能由苔莉身上发见出来。苔莉虽然美，但她是一种艳美，赶不上刘小姐清丽。刘小姐，我是无资格和你结婚的人了，我坐在你面前，只有自惭形秽。我去了后，望你得一个理想的配偶者——一个童贞的，终身诚诚恳恳爱护你的人！我死了之后也这样的替你祈祝的。

他到那晚上他把自己的书籍，原稿及毕业文凭都取出来付之一炬，他临烧的时候双手拿着文凭，双手指着它骂：

"你这张废纸害人不浅！因为有你这一类的废纸牺牲了不少的有为的青年！好的青年因为你牺牲了不少的精神，机械的在做死工夫！不好的青年也因为你干出了不少的卑鄙事来！我也因为你这张废纸受了几年苦。结局还是虚空！我今不要你了！"

他和苔莉把这些东西慢慢地焚烧了后已经近十二点了。那晚上她到他房里来了，他们已陷于自暴自弃的状态了。他像循着周期律般的到了每晚上十二点钟就有一度兴奋，有了痨病的症候以后更难节制的兴奋。到了第二天早上克欧周身微微地发热，他吐出来的痰里面混有许多麻粒大的血点和血丝。他这时候对这几口血痰惟有微笑。

到了八点钟，他的父亲很高兴的来了。他一到来就说轿子雇好了，要克欧收拾好行李即刻动身。

——克欧不忍心叫父亲失望，他勉强的支掌着病体起来。

"我的行李早检好了。这么多行李，轿子里面放不下吧。"

"不，行李叫个挑夫来挑。我押行李回去。"

"单为我雇了一顶轿子么？"

"怕你走路不惯，叫了轿子来。我差不多天天走路的，今天特别的乘轿回去。村里的人们要笑话。"

——以患病为口实乘轿子回去也未尝不可。但是父亲并不知道我有病。他以为我大学毕业回来该乘轿子回去。可以光宠光宠村里的破坏了的家园，可以光宠光宠虚荣心很强，但是又贫又老的双亲的。克欧眼泪差不多要流出来，因为老父在面前，他竭力的忍住了。

——可怜的父亲！你们哪里晓得你们的独生的儿子这样的堕落，这么样的不孝！在外面念了五六年书，把父亲累得一天天的喘气不过来。最近在T市时得他的来信说，听见我毕了业了，他也安心了，望我早日回来替他支撑门户。他又说，这几年来实在太苦了，因为我的学费真叫他没有一天好吃和好睡。他又说，我毕业后不论

能马上得职或不得职，总之先回家来看，看看老年的父母暮气很深的父母。他又说，能够和名门的刘小姐结婚就算是读书六七年的效果，可以安慰老年双亲的效果。他又说，家里还有几亩可以耕种的田，几栋可以蔽风雨的房屋，今后可以不再筹我的学费了而我毕业后又能得相当的职业；那么这几亩田，几栋房子总可望保存吧。

——可怜的父母！绝无野心的父亲！安分知足的父亲！你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不肖的儿子来！？但是现在我毕业了，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报答父母呢？此次回家的轿费都还要由父亲负担！父母所希望有报酬只有这些吧，村人送给他们的谀词，送给他们的高帽子吧。

“××伯，你的儿子在大学毕了业回来了么？’

“××伯，你的福气真厚，才生得出这样精致，这样有本事的儿子来！”

——父母因为喜欢听这些谀词，终于做了不肖的儿子的牛马！

四十四

克欧回到家里住了四五天了，每天莫不思念苔莉，他很担心在这几天内她要陷于国淳的多方的诱惑。

——不至于吧！她已经这样坚决地答应我了！不过天下事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还是快点回城里去好些。

克欧在家里住了五天，托名到城里找医生诊病，又跑出R客栈来。他到客栈来时，国淳早在苔莉的房里了，国淳看见克欧，忙走来要他在厅门首去说几句话。

“克欧，你到这里来，我自有要紧的话和你说。”

克欧看见国淳的没有半点笑容的严冷的面孔，他知道在这几天中有了什么缘故了。病后的他的心脏更跳跃的历害，他不能不红着脸跟了他出来。

“我是不十分相信这件事的，不过他们都这么说。我问苔莉，她

只不做声。缠问了她许久，她只说一任我的推测。总之她回我家里去与否的关键像全操在你的掌中了。刘老先生也听了点风声，很替你担心，你不久就要和一个闺女结婚的人，你还是坚决地叫她回我的那边去的好。”

国淳说了后拿出一封信来给克欧看。克欧一看就认得是小胡写的，因为他从前在苔莉那边看过小胡的笔迹。克欧略把那封信看一遍，信里的大意是报告他和她的秘密关系给国淳，并且列举了许多证据。

克欧把小胡的信交回国淳后，国淳再取出一封信来给他看。第二封是刘宗金写的了，也是把由 T 市 N 街探访出来的材料——克欧和苔莉的秘密材料——报告国淳。

克欧此时才知道国淳娶苔莉时，她已经不是个处女了。她的最初的情人另有一个青年。后来因为那个青年对她用情太不专了，她也就同他绝了交，各走各人的路。

国淳把苔莉从前的秘密告诉克欧的动机是想叫克欧莫再留恋她，莫留恋这么一个不值钱的女人。但克欧想，已经迟了，就在克欧和她未接近以前说出来也难挽回他们的这种运命吧。

克欧脸红红地听国淳说了一大篇后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国淳，他只低着头。他像有了相当有觉悟了。

国淳去后，克欧走进苔莉房里来看苔莉。

“他们把罪恶完全归到我们身上来了哟。他们说完全是我蛊惑你的。”

“还管他们的批评么？我们早点走吧！明天就走吧！”

苔莉望着睡在床上的霞儿垂泪。

第二天早上霞儿醒来时找不着母亲就痛苦起来。R 客栈的人忙跑到国淳家里去报信。

国淳在霞儿的枕畔边发现了一封信，信里面是这么写的：

——我这封信是流着泪写的。我之流泪并不是因为别你而悲

伤，我是为霞儿哭的。我原以抚育霞儿自任，即置我母子于不顾，我亦誓愿抚育霞儿使之长成。不过现在我早缺人生的气力了，恐无视霞儿长成的希望凡与我相识者日后都能记忆我的存在。

——国淳，我固负君，但君先负我，我两人间既无爱情之言，是亦无所谓谁负谁了。但霞儿是你的女儿，你有替我抚育她的责任。凡虐待我的霞儿者，神必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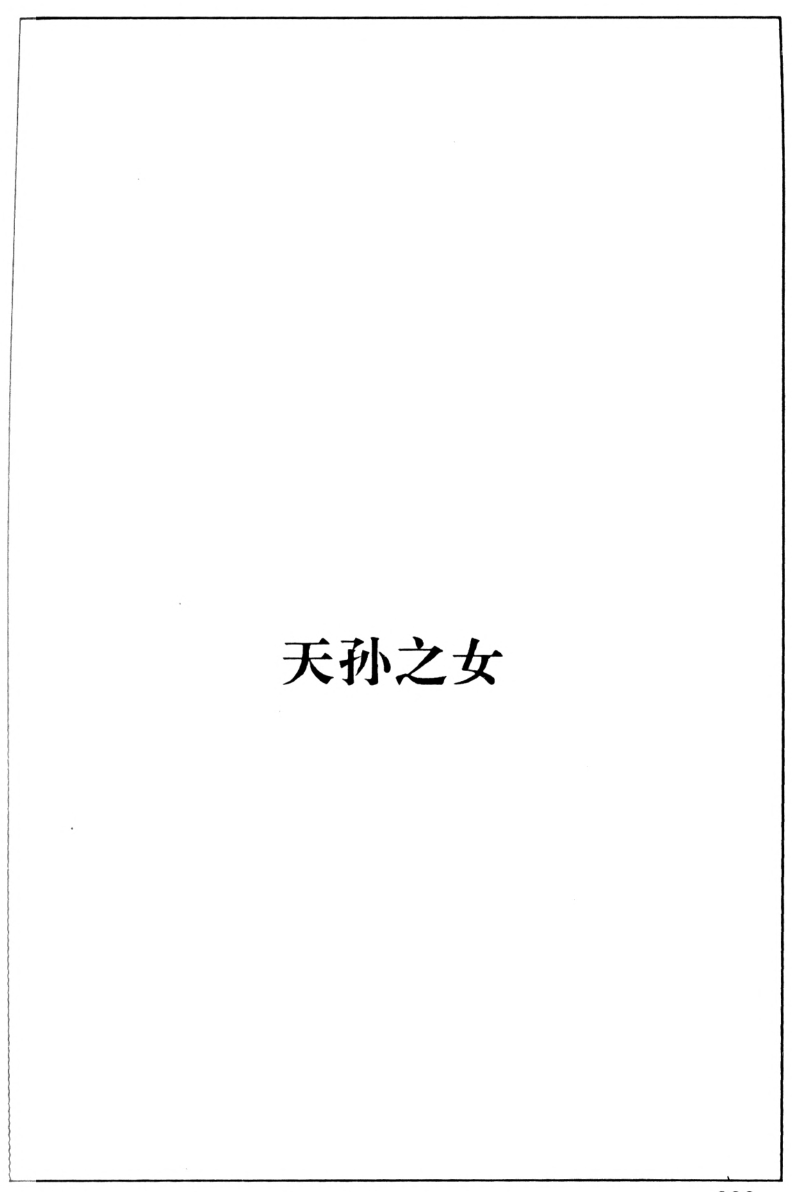
——严格的说来，我实未尝负人，实我所遇非人耳。男性的专爱在女性是比性命还要重要的。一次再次求男性的专爱失败了的我，到后来得识克欧。他虽然不是我的理想中的男性，但我终指导了他沿着我的理想的轨道上走了。并且我是再次受了男性的蹂躏而他是个纯洁的童贞，他为我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了。他为我牺牲了青春时代，牺牲了有为的将来，牺牲了他的未婚妻，牺牲了他的性命，跟着也牺牲了他的父母！那么，在这样高贵的代价之下，我也该为他死了！社会对我若还要加以残酷的恶评，那我们虽死也要咒诅社会的。

——由积极的方面说起来，为国，为家，为社会的方面说起来，克欧是要受“无能和不肖”的批评吧。不过就他的牺牲的精神方面说，他已经很伟大了！由你们对女性不负责任的人看来恐怕是望尘不及的伟大吧！

——最后再叮嘱你一句，望你善视霞儿！

过了一星期，K埠新报载六月三日由K埠开往南洋各埠的P轮船才出港口，搭客中有一对青年男女向海投身；大概是自杀，不是失足掉落去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脱稿于武昌



天孙之女

一

E是个探险家，但他的探险区域不是南非洲内部，也不是北极圈里，他的探险范围只是即于S戏院左右一带的魔窟。

盛夏的天，太阳烈烈地在头上辐射。我在D路口碰着了E。他每遇着我都满面堆着笑的，唯有这次他不单不笑，还像生了气般的。

“到哪里去?”E说话是广州口音。

“太阳晒这样厉害，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看见E是光着头我便这样地问他。望望他身上的山东绸西装，虽然洗过了几次水还熨很得漂亮。

“是的，嘻，嘻，嘿。”E此刻苦笑着说“我就是想买草帽去。”

“你原有的帽子呢?”

“踏坏了。”

“给谁踏坏了?”

“我的讨厌的老婆。”E又苦笑了

E说到帽子给老婆踏坏了，略知他们的家庭状况的我知道E的草帽定是做了他们间吵架时的牺牲品了。

于是我想像到E太太踏坏帽子时候的情形来了。

E定是到什么地方去探险过，给他的夫人发觉了，于是吵了起来。E敌不过他的夫人的吵骂，想拿帽子出去。但E夫人先把帽子抢过去了。

“又想到婊子馆里去么?”她一面骂一面把帽子丢在地面，随即伸出双脚来踏上去，帽顶就脱圈了。

其实是E太太冤枉了她的丈夫，E和我们那里会有闲钱去逛窑子呢。我们都是流落到上海卖文章为活的穷书呆子，挣来的低廉的稿费尚难维持一家的生活，哪里有余钱去逛窑子。看看电影已经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了。

天气太热了白天里坐在家中写不出文章来，只有流汗打瞌睡。

有一天我到友人H的家里去，看见E也在那里，H和E正在商量今夜里到什么地方逛去的。

“你是个有名的探险家，该带我们到新鲜的地方去见识见识。”H在笑着向E说。

“有一家东洋货，真长得好，从没见过有这样美的东洋婆，不像是公开的窑子，恐怕是一般人家的女儿秘密卖淫的”E又高兴起来了。

“留心你的新帽子，不要再给你的太太踏破了。”

“就是那个地方，前次就是因为到过那个地方看过来，回来对友人说了，没有留心老婆坐在隔壁房里偷听，所以闹出事来了，嘿，嘿，嘿，”E紧缩着双唇又在笑了。

“在什么地方？”

“W路中段的黄弄里，离那东洋妇人的家不远，有一间日本旅馆，弄堂小了，不容易找，在那边很少那样的地方，所以我想定是寻常人家的妇女出来赚钱的。”

“你到过日本会说日本话，要你和我们一路去，好当翻译。”H又笑向我说。

“好的好的我当然要参加”我说了后也大笑起来。

“我们三个人都是不能自由的，各人的家里也不便做集中地点。我们还是先约定一个地方，各人回去吃过了晚饭，就到那个地方去集中，一同出发吧。”H的提议。

“哪一个地方好呢？”我问他们。

“S戏院门首好么？”E说。

“马上出发不好么？”我提议。

“此刻才三点半钟，到那些地方去岂不是笑话么？”

先看电影去，看五点至七点的，七点钟出来随便在哪一家小馆子吃一顿饭，过后慢慢地散步到W路去不好么？”

“赞成，赞成！”E缩着嘴唇高叫起来了。

“钱呢？谁做东道？阿拉是没有钱的”H扩大他的一双鼻孔口，笑着说。

“吃便饭一两元我倒有，看电影的钱就不够了。”

“那我请你们看电影好了。”

他们三个于是流着汗由K的家里出来，在D路口搭了电车。

在距S戏院不远的前一站下了车，走过了几步到O戏院前来了。O戏院上演的电影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什么鸳鸯，什么情侠，什么泪，什么血，最肉麻不过。但E对艺术的嗜好就和O戏院差不多，今天又看见什么鸳鸯的广告了，就主张看O戏院的电影，经我努力的反对，才再向南行，一直行到S戏院前来了。进去一看，三点至五点的电影还没有演完。我抬头看一看壁上挂的钟，还没有过四点半，三个人就走出来在附近的几家小书店里胡乱地由架上抽些书来看，但都不是真心看书的。抽了一本，略翻一翻，就塞回去，再抽第二本。尤其是E，只三五分间，抽了十余种书来翻看。书架的大部分给他翻乱了，气得店员站在一边打呵欠。

就这样地看了一家又一家，不觉过了好些时候，也走了约有一二站车的距离了。

“五点了吧。”H警告我们。

三个人翻转头，沿着Pavewent指向M戏院来。本来大家的目的并不是在看电影，只想把时间混过去，混到黑了，就探险去。大家在M戏院前站着了，M戏院门首的广告是西女跳舞和歌剧，后面还有“裸体跳舞”等字样。E看见这些广告又惊叫起来了，拼命地主张要进去看。

“如要我带你们去探险，这就是我们的探险事业之一了。”E笑着向H说。

“我无所谓，随便那一家都可以。”

进去看看，于是三人站在M戏院门首演了几秒钟的无言剧，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地站了一会，终于听从了E的提议。

所谓歌剧不过是几个白俄的男女出来乱叫乱跳，全没有一点纪律，所谓的裸体跳舞也是叫了一个俄国婊子来做 model 给观众看看吧了。

M 戏院在一家跳舞场的四楼上。我们由四楼走下来时，过了七点半钟了。外面虽然没有全黑下来，跳舞场音乐已经悠扬地奏起来了。

E 一面走一面称赞这跳舞歌剧如何好尤其是最后一幕的 modelo 我们都不理他让他一个人去自歌自欢。

我们走到跳舞场的侧门前来了，两扇门扉上各镶着一块椭圆形玻璃，视线透过这两块玻璃，看得见跳舞场里面的舞女，个个都穿着靓装，凝脂般的双臂和胸部以上的颈项全部露了出来，三三两两散坐在几张小圆桌旁的椅子上，喝着冰汽水，在等顾客，一群看完了歌剧的人们包围着那两块椭圆形的玻璃，争先恐后地把眼睛凑到玻璃板上去。E 看见这个情形又心痒难熬起来了。他忙凑过去，便两块玻璃板上已经有好几个人头了。E 无论如何流着汗努力，都挤不进去。他那种样子叫人看见可笑。

两扇门扉打开了，走出两个穿孔雀色制服的仆欧来。

“不要尽挤在这里！请走开！”两个仆欧伸出双手向前挥，表示要赶开他们。

观众才散开，由楼上又下来一群人了。

“走吧。”我因为站得不耐烦了，忙向 H 和 E 说，但看 E 的额角已经紧贴着左边一块玻璃板上了。

“走啊！”H 也在催 E，但 E 一句话不回答。

“你这个人真咸混，有什么好睇呢？”H 蹙着双眉骂 E。E 翻转头，紧缩着双唇向着我和 H 嘻嘻地笑了一笑后，双眼又紧贴着那块玻璃板了。

H 看见那种怪样子，恨极了，忙走过去拉他的左臂。E 没奈何，只好离开了那块玻璃板，但还是一面翻转头向那边一面呵呵大笑

的说。

“真是春色满园，……看吧！”

“你这个人真无聊！看你说话，看你写文章，就知道你是个无聊的人。你天天在高叫革命文学，但说起话来，写起文章来，还是这样咬文嚼字的，一点不能通俗化平民化，什么‘看吧……春色满园啊！……什么春草碧色，春水绿波啊！……什么东风的恶作剧啊！’听见令人肉麻。”

周围的人们看见E似疯的样子，都睁着惊异之眼来望我们。

幸得我们走得快，我们才踏出 Pavoment 上，穿孔雀制服的两个仆欧又走出来赶人了。

我们由M戏院走出来，就在对过的一家广东饭店里吃晚饭。

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讨论探险的时间和地点。H的意思是要去看中国女人的魔窟，我是主张看高尚一点的西洋妇女，E则以不挠不屈的精神主张去看东洋货。

“东洋货一点没有意思啊！她们看见咱们中国人就很骄傲起来讨人厌。你是会说英国话的，怎么不赞成到西洋货那边去一趟呢？”我是看惯了东洋货的，无论E说得如何美，我都不相信。

“鬼确西洋女人比东洋货还亲热些。再讨厌不过的是小鬼，尤其是到中国来后的小鬼。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十分讨人厌。”

H和我一样地讨厌东洋货，但也不喜欢看西洋货。他是爱国主义者，在提倡国货。

“国货尽是劣货，并且多是有病的。”E反对H。

“又不是想在她们那边歇夜，打个茶围罢了。不懂话，尽对坐着有何意思！”

争论的结果，还是先去看W路横弄里的标致的东洋货。H看看壁上的钟，过了八点半，天色全黑下来了。我们刚刚把饭碗放下E就催着要走，K嫌还早了一点。

“不早了。过了九点，她有客，就看不着了。”E这样说。

我们会了账，便赶向W路来。E一面走一面挥动他的手，指了这家房子又指那一条弄堂，不是说那家里有漂亮的姑娘，便说那条弄堂里有秘密的人家，表示他对于W路这一带的地理十分熟悉。

不一会走到那条横弄里来了。弄堂里十分黑暗，一连十几家房子，外表都一样的建筑，并且都带上了门。E辨不出哪一家是那个漂亮东洋姑娘的了。

“好像是这一家。”我们走到弄堂中段徘徊了一会后，E指着一家房子对我们说。他想敲门了，我忙止住他。

“你的的确确记得是这一家么？莫敲错了人家的门，给人骂了没趣。”

总不外这三家”E笑指着和那一家相毗联的三家房子向我们说。

“你看，你没有认清楚，随便敲人家的门怎么行？”H笑着对E说。

“那有甚要紧，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了。”E再紧缩着嘴唇笑起来。

但E还是不敢敲门了，他又像刚才在跳舞场门首般，把头伏在那家门扉上，从门扉里窥看里面的情形。

“对了，对了！是这家了！”E伸了伸腰，站起来，高声地欢呼。

我也走前去倾耳细听了一会，果然里面是在讲日本话。

——花姊儿，澡堂空着了！一个小女儿的声音。

——你洗过了？你的姆妈也，……又是一个女人的柔静的声音。——是的才洗完。那个小女儿的声音。

“里面住的是东洋人，不错了。”我对E和H说。

“是吗？我记得清清楚楚，是这一家。”E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急地就敲门了。

——是哪一个？里面也有中国女人的声音，大概是东洋人家雇用的娘姨了。

“有客！”E 高声地应了后，望着我们笑。

不一刻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的中国女人，站在里面天井里。

“请进来！”那个女人说。

由 E 的领导我们一齐踏进一口小小的天井里来了。天井里固然很黑暗，望望上面堂屋里也只有一盏五烛光的电灯，看去十分幽暗。我们站在天井里，踌躇了一会，我真想退出来了。忽然听见里面有日本女人在用日本话向我们招呼说！“请到里面来坐。”

“请到里面去。”那个娘姨也跟着她的主人催足我们。

“怎么这样黑，不好走。”

“不要紧，不要紧。进去进去。”E 勇敢地在作先锋向里面跑，“他们的客厅在堂屋的屏风后，日本式的要除鞋子上去的”。

那个娘姨在前头引路，我们就跟了进来。转过屏风，果然是有一间大房，铺着日本席，向后面的两口大窗打开着，有些凉风吹进来。我们都感着凉快。E 就在那房门口的檐段上坐下去，除鞋子。

“看他急得这个样子”H 笑着对我说。其实 E 的那样倒是内行的。H 因为不知道日本习惯，看见要除鞋子，像有点难为情。

“这有什么客气的。”E 笑着说。

我也坐下来除鞋子，H 便跟着坐下来。

那个娘姨拿了三张垫子给我们坐，又端了一个小小的磁火钵出来，里面有二三粒红火炭，这是预备给我们吸烟用的。

我担心着东洋货会敲我们的竹杠，低声地问 E，前次来打茶围时，花了几个钱。

“喝一瓶啤酒一元。我们喝了两瓶。今夜里顶多三瓶够了”。E 说着，伸出左手的三根指头来。

“可以坐几个钟头？”H 问 E。

“那随便你不过她们会要求你们到楼上去。如果没有旁的客来，你又不上楼去，她们也尽陪着你坐，劝你们多用些啤酒，她们可

以多挣几个钱”E趾高气扬地笑着对我们说。我和H都是初次到这样的地方来的。

我们谈了一会话后，来了一个东洋货，并不十发好看。圆圆的脸孔，满涂着白粉，就像才从石灰缸里拉出来的，一对眼睛小得像鼠眼还尽望着我们笑，更看不出她的瞳子来。她手里拿着两三把日本纸团扇，分送给我们。

“天气真热”她对着我们行了一个叩头礼，说了这一句。

她的那种淫猥的样子实在引起了我的嫌恶。

但E已经捉住了她的左臂膀。

“啊呀，不好意思！”她笑着对E说中国话。

“有什么不好意思！”还是捉住她的臂膀嘻嘻地笑。“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这样咸湿了！”H蹙着眉头骂E。

“到这样的地方来了还能摆绅士架子么？”E笑着回答H。

“你说的就是这个么？”我问E。因为E平日对我们所称许的美人都是怪丑的。虽是无盐，只要他看中意了，也说是个西施。

“如果是这个，他真是太没有眼睛了。”

我们是说广东话，那个人只跪在一边莫明其妙地听。

“你叫什么名字(O——Hana)？”

“我没有名字。——Hana洗澡去了，一刻工夫就会来。”她用袖掩着口笑。

“你说的那一个叫什么名记得么？”

东洋名字不好记，他们好像叫她Honey Jam。”

“不是Honey Jam，是阿花在日本叫阿花儿的发音和Honey Jam相近。”

又坐了一会那个女人便问我们要喝些什么饮料。

“先拿两瓶啤酒来。”E抢快地向她说。

不要啤酒，喝汽水吧。”H要喝汽水。我更叫她先给一瓶啤酒四瓶汽水来合着喝。她答应了，站起来向里头去了。

汽水啤酒还没有送来，从里面又走出一个女人来了。

“是这个了！”E凝神静气地望着那个女人，拍着我的膝盖告诉我们。当然我和H都把视线集中到那个女人身上去了。

也许是先给E替她吹了，对于她的希望太高了些，此刻看来，那个Honey Jam并不是怎样的一个美人。她的眼睛太大了，和鼻儿的比例有点不称，只有那张嘴的位置和双唇的轮廓实在长得适宜而美丽。

她走进来了就跪下去，向我们磕了一头，说了几句“天气热”，“好来了”一类的客气话，但她没有半点笑容，不单无半点笑容，态度也像十分严肃的。H看见她那种矜持的样子，就讨厌起来了。

“看她的样子，是在摆架子，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呢。当了婊子还摆架子么？”

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幼，大多数遇见中国人便要摆出他们的一等国民的臭架子来。我听见H这样一说，也觉得这个Honey Jam有点讨厌了。既然当娼了，又装出那样高不可攀的样子来做什么？我不做声尽望着她。有时候她略抬起头来，视线便和我的相碰着了，再急忙地低下头去。

才从浴室出来，脸上也涂着白粉，但不像刚才的女人那样难看。粉香给一阵阵的微风吹送过来，也令人起了特种的感觉。尤是她穿的一件白质大蓝花浴衣姿态完全像日本中等家庭里的姑娘，并不像是个风尘中人，可惜脸色太苍白了些，没有半点红润，这是由灯光的反射可以看出来的。我望了她一会，觉得她比刚才更好看了。

“好不好？”E望着我和H问。

“马马虎虎，”H的回答。

“她像是个高丽人。是高丽人冒充日本人吧？”H望了望Honey Jam后笑着对我说。他这句话给她听出来了。

“你看我像个朝鲜人，是不是，不错，我是朝鲜人哟！先生们不

喜欢朝鲜人么?"她微笑着说。她笑时又另具有一种美。我想E之所以为她神魂颠倒,算有相当的理由了。我望望E,他一句话不说,也不笑,尽注视着那个Honey Jam。

她的中国话比刚才那个女的说得流畅,用不着和她说日本话了。

"你真的是高丽人?"E问她。

"日本人,高丽人,支那人,西洋人,还不是一样的是人么?随便你们先生说我是哪一国人我就是哪一国人。"她这时候的态度是十分正经的,敛住了她的微笑。

我们给她这样一说,倒不好意思起来了。

"你到上海来很久了么?"我用日本话问她。

"在中国住了有十二三年了。我到过大连、奉天、天津、北京、济南、南京。三年前才到上海来的。"

"怪不得你的中国话说得这样好。"

"不好,一点不好。承你多奖了。"

"你在日本的那一县?"

"盛罔县,有名的宰相,——给人杀了的宰相原敬,是我的同乡。"她又微笑起来了。

"你们讲些什么?今晚上便宜了你了。"E笑向我说。

"那你不是很小就到了中国来的?"

"我十四岁就跟父母到奉天去过来……"

Honey Jam在这晚上约略把她的身世告诉我们了。

嗣后我就常到她那边去,我和她只谈谈世情,她也忘却了她的目前职业,并没有向我要求过一次,陪她到她的房里去。她只当我是一个异域的知己,把她的可怜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我知道了,她的境遇引起了我的同情,而她对于一般的日本人的比评也着实有令我惊异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材料虽然散漫,但有加一整理的必要,于是我常常一个走去访她,后来给他们知道了,H倒没有说什么,

只有 E 不大高兴，说我骗了他，独占了花魁。每看见我，便把这件事提起来啾啾不已。这真叫我发气不能，发笑又不得啊。

二

晚春的一天午后，全屋里像死一般的沉寂，真是听不见一些似微音响。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樱花三五株正在盛开着。由日本陆军省派来的驻奉天的××联队长铃木牛三郎的大小姐花子，在她的父亲的官邸二楼上的一间精致的房里，正坐在窗前的一架大钢琴前，望着窗外的樱花出神。这大概是思春的表示吧。

一个年约二十的侍女走进来，惊破了她的沉思。

“小姐醒来了么?”

那个侍女走近花子的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后，笑着说。

“我没有睡午觉哟?”

花子的神气像有点不耐烦，摇了摇头正经地对那侍女说。

“小姐又来骗我了，才吃过午饭，我到小姐房里去，看见小姐睡着了呢。”

“我只躺了躺，就起来了的，不是真的睡着了。”

这时候听见外面庭院里有喧嚷的人声和马蹄的音响。

“阿敏，你出去看看为什么吵得这样历害。我的心里不好过，他们那些蠢男子要骑马，叫他们跑远一点，不要尽在我的房子的前前后后转来转去，吵得人心乱。……”

阿敏是那个侍女的名字。她出去后一会，花子小姐母亲，铃木牛三郎大佐的太太节子走进来了。她的肌色雪白，双眉浓黑，眼睛目深，苍白的额上有几处渗着微细的汁珠。

“花儿，不得了!”节子的仓惶的样子。

“什么事，妈?”

花子的 Soprano 的声音，她的态度倒很镇静。她深信驻中国的日本军人是握有最大的权力。有这种特殊的权威作保障，她想没有

什么事变足可使她发生惊恐的。

“你哥哥不会骑马，偏要跟田中中尉骑马到处瞎跑。在Y大马路上踏死了一个老妇人和一个三岁多的小孩。……”

“是日本人么?”

“不是日本人，是支那人”。

节子说了后又在叹气。

“妈，就踏死几个支那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哟。最多赔偿几十元吧。或许父亲会叫领事去向支那官厅交涉，加以妨害交通的罪名，只给点棺木费给她们家里就算了事，也说不定。……不要理他们支那人，就算了。他们敢向老虎头上来捉虱子么?”

花子小姐说了后哈哈笑起来了。

“但是，花儿，支那人虽然可欺，你父亲的名誉也不免要受累的。一群下流的支那人都知道骑马的是你的哥哥了，在磨拳擦掌骂你的父亲呢。”

“他们敢成群结队地走到我们官邸前面来么?”

花子作色地问她的母亲，Soprano的音调更高辣。

“不是的，他们哪里敢来这里。这是猪太郎由Y马路回来报告的。他说多得罪了支那的下流人也不好，他们是不怕死，敢牺牲的。”

“妈，不要尽去听猪太郎的话了。因为他是贫苦人家出身，动不动就提出贫苦人，有钱有势的人更该体恤贫苦人。你莫再听他的胡说！贫苦人的可怜，谁害了他们的？是我们有钱有势的人害了他们的么？他们自己不长进，怨得哪一个！……”

花子小姐说了后还是气愤愤的。

“但是我们生活太舒服了，想像不出贫苦人的痛苦生活来吧。尽力所能及，该对他们同情帮助的。”

“那是像老和尚说的话，我再懒得听了。妈，请你莫再说那些话了。如果还要说，就请你出去。……”

花子小姐说着打了一个呵欠，但又继续着说。

“爹爹什么时候才可以升少将？在支那地方住得讨厌了，我要回日本去了。支那人，叫人一看见胸口就作恶。我讨厌支那地方了！”

“你讨厌支那地方么？回到国里去没有住在支那样舒服啊。你不是爱穿支那服装么？回到日本去，就不方便穿了。……”

听见母亲说到这里，花子小姐当母亲是在讥讽她，脸上表示出一种不高兴的样子。

“都把它撕掉！谁喜欢穿它！住在这样污浊的支那，有什么舒服？”

“支那的东西什么都比日本便宜，底下人的工价又低，也好使用，不单挨得我们的骂，有时打他们也可以。在支那住惯了，回去定许不便的。”

节子说了后，便叹了口气。

“不过也太作孽了，你的父亲！”

她继续着再说了这样的一句。

铃木牛三郎用指挥刀砍破了一个马车夫老支那人的脑袋，脑浆迸裂了出来的当时的情景在花子的网膜上再映演出来。

那是在去年天长节（日本皇帝的诞辰）发生的事了。牛三郎一早起来，就把他大佐的礼装穿好，备上种种的金色和银色的微章，匆匆的喝了一碗味噌汤和一碗白米饭后，就说要到总领事馆去参加遥拜式。

“快去看李阿德把马车准备好了没有？”

牛三郎向一个姓欧的说。

李阿德是年约五十岁的马车夫，他在××联队本部当马车夫，当了十多年了。在人浮于事的中国，本不容易找着职业。李阿德因为有一技之长，所以能每月在××联队本部领二十元大洋的薪水。至于和他同伴由山东到辽东来的，还有好些人想在车站或码头谋

当一个苦力都不可得呢。他有一个堂兄弟，近来在大连码头谋得一个苦力的位置，每天可以有三百钱至五百钱的收入，便喜欢得不了；托了一个因事到奉天来的同乡，搭了一个口信给他。但是李阿德听见了那同乡的话后，知道在大连码头上当苦力的生活并不见得怎样好，其实是像在地狱时一样的受罪，所得也只是可以救饿罢了。若到了冬期，到处冰天雪地的时候，每天在大连市内，可以发现数十乃至百多名冻死了的苦力。

那个同乡叹息着这样说。

“那他们怎么能够挨过那样冷的天气呢？”

“夜里瑟瑟缩打着冷抖挨过去。一早起来到码头上流汗。休工的时候，就坐在货仓前晒太阳光啊。”

李阿德听了这些话，便联想起他日常所见的在奉天车站附近的苦力们挨冻挨饿的情景来了。他觉得自己能在东洋人家里服务，真是再好不过的命运，和在大连码头当苦力的堂弟比较起来，怕在天堂地狱之别吧。

“所以我说，还是到外国人——东洋人家里找一个长工当当是最稳当不过的。比在乡里种田好，比在都会上当苦力当然更好。现在是外国人的世界了，我们如果要生活，只好托庇于外国人才是最稳当的。在乡里种田么？年成好的时候，给那些兵老爷们剥削了去，当苦力又这样苦。你看，杨全兴，庄阿发，都在东洋老板家里厨房当长工，他们出来又胖又白，用起钱来阔得很呢，六七块钱一双的皮靴子他们也买得起。……”

“像你也不错啊，老乡！”

那个同乡——老吴——说了后，再叹了口气。

“可惜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福气大。大概是我的脾气太坏了，我简直见不得东洋人。你没有看见在大连住的东洋鬼的横暴啊；用手杖打我们，那是很平常的事；天天都可以看见。时时刻刻都可能看见啊！他们还常常用鞋尖踢我们当苦力和当车夫的。他妈的！我

们这类什么时候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外国人,替同胞们泄泄气啊!”

“恐怕不容易吧。他们的兵力强,钱又多。”

李阿德的口气像不赞成和东洋人有什么冲突,害了他的生活起动摇。

“……”

老吴只注视着李阿德的脸,一时不说话。

“你还没找到职业么?”

“我回来奉天,就是想进兵营的。他们不是在招兵么?”

“不容易吧。现在真是奇怪的世界。想当一名兵都不容易啊。”

“当兵不成,落草去,当胡子去,让他们日后来招安。”

牛三郎很威武地摇摇摆摆走出门首,站在阶梯上,看见马车已经在阶梯下等候着。李阿德站在马车前摇向他的主人恭恭敬敬地鞠了鞠躬。

牛三郎急速地从阶梯上跑下来。李阿德正在仰望主人住邸门楼上的钟楼,暗暗地叹赞主人邸宅宏伟。等到他看见主人怒气冲冲地站在他面前时,已经迟了。

他也莫明其妙,何以主人今朝上一看见他这样发气,赏了他两个耳光。他觉得给主人重重地掴了两掌的耳朵里面,不住嗡嗡地作响,颊上也辣辣地作痛。但他还是不能不向他的主人牛三郎频频地鞠躬,口里只管说,

“老爷生气了。对不住,望老爷宽恕。……”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牛三郎的第二次的巨掌又挥过来了。

“什么对不住!马鹿!”(马鹿是蠢才的意思)。

原来李阿德是用不熟练日本语说的,没有用最敬语说,所以又遭瘟了。但他还不明白主人为什么生气,这样地毒打他。他有些不能妨耐了。

“老爷,你为什么打我的耳光?”

李阿德这时候的声气有点粗暴而高辣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昨天再三嘱咐了你,要把新制服穿上,怎么不听命令?!”

牛三郎又是一拳,向李阿德头上打来。

“我换了这一套顶新的长褂子来了!”

李阿德忍着痛,向牛三郎连连地鞠躬。

“我们是要你穿我们规定的制服!”

那个仆欧滨口从旁高声地叱李阿德。

这时候,李阿德想着那套制服难看的样子来了。穿起来真是怪难为情的。头上戴一顶满清时代所常看见的古董品缨大帽,身上穿的红黄色的长褂子,就像牢狱里囚徒们穿的囚服般,胸部和背部还绣着“大日本驻满洲××联队本部马车夫”几个大黑字。李阿德觉得穿着这套制服会感到一种羞耻,所以平时很少把它穿上。他的主人也不见得怎样去责问过他来。他习惯了,知道不一定要穿那套制服了?”

“那,我马上去换那套制服就来好吗?”

李阿德问滨口。他的态度和声气,由牛三郎看来还是一样的倔强和粗暴。滨口把阿德的意思译给牛三郎听了。

“还来得及么?已经迟了!快到九点了!马鹿!”

牛三郎向着阿德的颊上,又是一掌。

“又不是我们中国的皇帝,穿了这件新长褂子还不够恭敬么?”

李阿德才说了这一句,不提防牛三郎已经拔出了他的指挥刀。

李阿德便这样地结果了他自己的性命。

从李阿德脑壳里迸出灰白色的脑浆来的惨状,很明晰地在花子小姐的网膜上再演出来。她心里也承认在日本驻屯军人压迫下的中国人的痛苦,但是父亲的功名和自己的物质的享受全是牺牲中国人民,压迫中国人民得来的成果。

“人种的差别是无方法打消的。意识不统一时,可以‘同一的意

识'，泯灭人种差别。但是意识统一了后，谁能断定不发生人种差别的问题呢？

花子当下这样想。结果，她断定中国民族是因自己不努力不长进才会受这样的痛苦，是无需乎去同情的。她是布尔乔亚的小姐，不知道她们和李阿德一类的人们间隔阂是除小小的理由民族之差别外，尚有更重大的理由。

三

花子正在和母亲节子争论，她的哥哥武雄穿着高等学校的制服走进来了，他看见他的母亲，便叫了起来。

"妈，真对不住了。我没有意料到闹了这件对不住支那人的事来。你去劝劝父亲，多赔几十元给他们吧。息事宁人算人。……"

"我还不是这样想。你的父亲回来了么？"

节子说了后叹叹气。

"回来了。他不问情理，只骂支那人混蛋，要把他们关起来，送官究治。……"

武雄话还没有说完。便给他的妹妹截住了。

"你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总是这样不争气。你如果是帝国军人的儿子，你如果身上还流着大和魂的血，那你就不该尽说那些长了他人威风的话。你说你研究哲学，我看你愈研究，愈把我们世代有军功的铃木家的家声弄倒霉了！"

花子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她哥哥武雄数说，愈骂愈起劲。到后来，满脸挣得通红了。

"欺侮弱者，肃削贫苦无告的小民，也算是大和魂么？马鹿！"

武雄的脸也红起来，在斥骂他的妹妹。

"武儿，她还年纪小，不懂什么，让让她吧。花儿，你也该懂点规矩，哥哥不是要受你指教的人，你知道么？"

"啊，你们母子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压迫我啊！我告诉爹爹

去！”花子说着，伏在钢琴的键盘上呜咽起来了。钢琴也同时发出高低不一的呜呜的音调而向应起来。

“真是个贱东西！”

武雄看不惯妹妹的怪样子，骂了这一句，想站起来走了。

“我不是贱东西！我不是贱东西！你才是个偷生子呢！”

花子听见她的哥哥骂她是贱东西，也不服输地又抬起头来高声地回报了他的哥哥这几句。

武雄听见花子骂他是偷生子，略望了他的母亲节子的脸。他看见母亲的脸在发红。他不忍再看。忙抢快走到花子面前，向着她的左颊，劈啪一响，批了一掌。花子的白嫩的颊上便显出一道绯红的掌痕。花子早倒在地面上了，不住地打滚。

“你打她做什么呢？”

节子这时候埋怨起武雄来了。武雄把劝慰妹子的责任交付了母亲自己便匆匆地跑出去了。

到第二天，武雄便给他的父亲牛三郎赶回日本去了。本来日本的各学校也早过了春假，都开了课，不是母亲死留住他，武雄是回东京的高等学校去了的。

那是二十一二年前，在中国亥革命前三四年的事了吧。

日本东京小石川区小日向台町有一家比邻近的房屋稍为高超而精致的建筑。房主人姓长谷川，是一个退了伍的军人，同时是醉心周公孔子之学，喜读中国古籍的人。日本的前一辈军人，尽是喜欢周公孔子之教的国粹主义者。他们以为他们的身分是天赋的，生而有之的，他们的地位是超越世俗的，他们的职能是忠君爱国，捍卫社稷，而这个职能是由神所授予的，不可侵犯的。故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对于其他的庶民——即一般的士农工商——保持着一种优越。一般的人民因应当为这辈占有优越地位的人而劳苦，供奉他们。但他们仍不承认他们和一般庶民是有经济关系，因为他们以和一般俗人谈经济问题为可耻的事。长谷川老人，也是这类人的一

个。

长谷川老人一生忠勤，节衣缩食，到了晚年，才把三十年来所贮蓄的尽倾出来，在小石川区买了这一家半新半旧的一栋房屋，买了房子以后，家计更加清苦了。幸得大的儿子虎大郎在一家私立法政大学毕了业，前年冬至琉球县厅当科员去了，第二个女儿节子，今春也在市立女子师范毕了业，才毕业就找着了一个小学教席，有月薪二十元的收入了。从大的儿子那边，隔月有十元或十五元寄来，加上长谷川老人退职后的每年二百元的恩赐金，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就勉强可以过去了。

大的儿子虎大郎到琉球去了，第二个女儿节子也在深川区立第三小学的教女员寄宿舍里寄宿，每逢假日或星期六下午才回来省规她的父母。幸得长谷川老太太，虽然年近五十岁了，但身体强健，还能够操作，无须雇用女仆。因为两老的生活实在简单。

长谷川老人的日常生活是读中国的古书，吟哦汉诗，有时也学学做诗，但是不通罢了。此外只是坐在火盆前（日本一般人家的客室里定有一座方斗形的火盆，不问寒热，盆中都炭火不息，预备烧茶及吸烟用的。）喝正宗酒。（日本酒名，与中国之花雕相似。）凡是日本军人没有不喝酒的，大概是以喝酒为他们的豪气的象征吧。

长谷川家里的房间空着的太多了。楼下连厨房间大小共有六间，门廊的四叠半当然不能用，但也还有四间可用的。老夫妇占了两间，一间大的作会客厅兼餐室。楼上大小共三间，有一间四叠半的小房是节子小姐的住室外，也还空着一间八叠的和一间六叠的。四叠半的节子小姐的住室和六叠的相联，朝南。八叠的大房间和那两间作垂直的方向，朝东。

把空房间召租是长谷川老太的提义。最初长谷川老人不答应。但在老夫人的意思，以为楼上两间如能租得出去，每月也可以多十余二十元的收入。现在的生活虽不十分困难，但想添制些衣服就不容易了。结果老人给他的夫人说服了。老夫人便叫女儿写招租贴，

贴到门首去。

“那不行！在门首贴着一张召租贴，太穷相了。我长谷川世代军人，怎么可以像他们逐什之一利的商人们开栈房般地拉客呢！那不是辱没我帝国军人长谷川的崇高门第么？”

“但是不贴召租贴出去谁晓得你家里有空房子出租呢？”

节子是顶高兴把空房子召租的、并且她主张要租给帝国大学的学生，不愿租给其他私立大学或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管他是那一家学校的学生，只要品格高尚，不欠房租的就好了。”

老夫人笑着说。

“你怎么不喜欢高等师范的学生呢？”

她的老父亲问节子。

“他们将来是教员的，品性还规矩些呢？”

她的老母亲也赞成租给高等师范生，因为她们的住家距离等师范学校最近，召租贴一贴出去，保管有很多高师生来看房子的。

“他们都是乡下老百姓的少爷们，多耕了几亩田便充阔了，其家骨头还是轻的，都是俗种。”

“这也不错。帝国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身体里面流着有贵族华族的血的公子们。T大将和A大将的公子们，不是在帝国大学念书么？他们是在贵族学习院高街道产毕业后考进帝国大学去的。”

长谷川老人听见女儿的说话，也羡慕起帝国大学生来了。只可惜虎三郎太无能，考不进去。

“但是，到近来也不见得都是贵族华族的公子们了吧。世俗的人们比我们会赚钱呢。你看近来几多无聊的商人，因为发了财，帝国政府也就封爵给他们了。你看，不是有许多用金钱捐纳来的子爵男爵们么？像你一生辛苦，捍卫国家，在满洲冒过几次险，打了几回大仗，你在奥元帅的第二军里服务，在南山一仗差不多送了性命，在盖平又冒了一回大险，最后又在黑沟台拚过一次老命，幸没有

死。俄国人没有杀死多少，只杀死了整千整万的中国人。像你这样有功国家的人，连一个男爵都得不到。你看他们有钱的泽荣一，大仓喜郎一班贱丈夫们，以实业家的名义，毫不费力地……”

老夫人的话还没说完，给他的丈夫大声一喝，忙住了口。

“胡说八道！马鹿！”

“帝国的名品是容许你们无知的妇人们瞎批评的么？他们实业得爵，当然有他们的为国的功劳。我在满洲转战之苦，不是有了结果了么？我们的奥军长升了爵，到后来封元帅，那就和我得了爵一样。你们妇人哪里懂得国家大事！”

老夫人给她的丈夫骂了后，不敢再开口了。便是节子小姐心里还是不服输，因为她平时就觉得当军人是最蠢，最可怜不过的。尤是日本帝国的军人，什么都不懂，又死不愿和世俗社会接近，结局只有当古董，年纪老后退职下来时，就无人过问了。

“太平时代军人就不值钱了。日本军人是早晚时价不同的。军人的任务是在谋国家的太平，但是国家太平了后，军人就没价值了。所以我学校里有一位先生说得不错，军人干的事是自杀的。……”

长谷川老人对于女儿却柔和点，不像对老婆那样加以斥骂了。

他们母女三人商量的结果，不把召租帖明贴出去，只在介绍房屋土地的商店里挂了一个号，托商店主人代介绍房客。

过了几天那家商店员带了一位年约二十四五岁的面白书生来了。长谷川老人听见有客来看房子，便像乌龟般地缩了头躲进后房里去了，只叫他的夫人出来招呼。

长谷川老夫人引了那位青年学生到楼上去看过了房子。她本希望把不和她的女儿的住室相联的、八叠的朝东的大房间租给他，每月房金八元。但是那位学生说八叠的房间大了一些，他要租那间六叠的。在老夫人的意思，八叠，六叠两间都是要租给人的，不过想把八叠的先租出去；其次，因为这个学生是外国人而不是日本人，

节子虽然不天天晚上在家里歇，但有时候回来和一个外国学生，尤其是支那人，——自中日战争之后日本人所顶看不起的支那人，——睡在只隔一道纸屏的两间小房子里，总觉得不十分妥当。其实这完全是长谷川老夫人的偏见。

但是，长谷川老夫人急于欲把空房子租出去，结果还是答应了那个中国留学生，把那间六叠的房子分租给他，附加的条件是每月租金七元。那中国留学生也慨然答应了，表示他并不是为吝惜金钱要租小的房子，他只说八叠的太大了，空空洞洞的。这使长谷川老夫人更加怀疑他是像是知道了隔壁的四叠半是她的女儿住的，故意要租六叠的。

长谷川老夫人跑下楼去了一趟，又跑上来说，她已经得了她的主人的同意，可以和那个中国留学生结口头的契约了。那个中国留学生便把了两块钱给她作了定钱，说第二天一早就搬过来。

"你的确不是朝鲜人？我的主人顶不喜欢朝鲜人，他说支那人还可以，若住了朝鲜人警察局里常常要走来盘查，啰里啰嗦。他还问你，念过王阳明的书没有？"

那个中国留学生不睬她，笑了一笑就告辞走出了。

"那个中国留学生的人相怎么样？"

老军人长谷川问他的太太。

"满标致。我从没看见过这样漂亮的支那人。但是他进的学校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他说他是早稻田。的确，他手中的制帽四角尖尖的。"

长谷川老人听他的夫人说了后，沉吟了一会望了望夫人，

"是个小白脸么？"

"算是一个吧。"

他的夫人笑了。

"顶讨厌的是支那人的小白脸。……"

他又在沉吟着，微仰起头，抽缩着鼻梁，在吸旱烟。

"为什么？"

他的夫人跪在一边问他。

"他们这类人在神田一带闹了不少的笑话。专爱和下女们勾搭。搬了来，住在节儿的隔壁房里，那只好叫节儿搬下来住。"

"谁会喜欢猪臭的支那人。节儿也不是那样的人！她是不喜欢住楼下的。"

过了一天，那中国留学生搬来了，说是姓赵名元钦。那天恰是星期六，赵元钦九点多钟和行李一起到来了，行李很简单，不消一个多钟点就整理好了。他便说要出去吃饭，并到朋友那边去，通知他们他是搬了家。

四

到了傍晚时分，元钦和一位友人回到长谷川家里来把格子门一拉，门铃便叮叮地响起来。他们在门廊的阶段上坐下来除鞋子。里面的一重纸屏还是紧闭着，但他们还没有把靴子除下，就听见后面开纸屏的音响，随着一是阵娇小的声音。

"回来了，请进！"

元钦忙翻转头来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姑娘，跪在里面的四叠半的房子里。虽不算是怎样动人的美人儿，但是个白晰的丰腴端丽的女性，那种处女的风情，就有不少的挑拨性。元钦一时看得呆了，不会说话，过了一瞬间，才说了半句不清爽的日本式回礼的话，那个姑娘便向他嫣然地一笑，他又不禁双颊发起热来。

跟在元钦后面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身体胖胖的，脸色苍黑，说话是山西口音。

"缥得很。不错呀！不错呀！老赵，你有福分！"

元钦听见，心里急得要命，很担心那个姑娘懂得中国话，同时也替这位山西朋友肉麻。

"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姑娘，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

那个姑娘就是节子小姐，今天下午才由深川小学校回来的。她让开路口，看着他俩上楼去了。他们上楼时，闻着由厨房里送出来的一阵烧鳗鱼的香气。

赵元钦是湖南人，他和这位山西朋友黄保山是在上海同学认识的。因为他们都爱喝酒做诗，更把他俩胶着了。

元钦还有两瓶由神田维新酒楼买来的白玫瑰，他们便对喝起来，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喝醉不会起腹稿做诗的。

他俩都是大饮家，愈喝脸色愈苍白，两个人都拿垫子做枕头躺在席子上了。忽然听见门外刚才那个女子的声音。

“对不住了，送开水来了。”

元钦忙翻身起来，把纸屏门打开，满脸娇态的节子姑娘提着铁制的开水壶，走进来了。

“赵先生，不要客气，有事尽管吩咐我做去，我妈也说，有事尽可以向她说一声。”

“谢谢你了。”

元钦脸红红的只说了一句。

“听说赵先生是早稻田……”

“是的，我是早稻田。”

“哪一科？”

她一面替他倒茶，一面问。

“商科。”

“怎么不进政治科呢？我顶喜欢政治科，不过商科也好呢。”

她只在斟茶，并不看他们。

“那我就改科，进政治科吧。”

“啊呀！赵先生真会说话。”

他和她同时脸红起来了。

元钦想日本的女子到底和中国的不同，比中国女子大方多了，不像中国女子忸忸怩怩的，他还知道她是当了小学教员的。当过教

员的女子，当然更出众。

“这位先生贵姓?”

“我是黄样!”

黄保山盘腿坐着，恭恭敬敬地回答节子。这次又把元钦急死了。他想，老黄来东京有半年多了。怎么日本话还说得这样糟，那有自称“某某样”的呢，吊起北腔讲东洋话，更加难听。

这时候，节子忙低下头去，忍笑不住般的。

“黄先生进的哪一家学校?”

“体育学校，——立会川体育精武会。”

黄保山正襟危坐着，吊起北腔，把日本话一个一个字地拖长发音念下去。节子听见，忍不住了，笑得伏在席子上。

元钦在长谷川家住了两个多月，季节也到了隆冬的时候了。他和节子之间的感情也日见融洽起来。有一次的星期六，节子才下课，就从学校深川赶回来。元钦在楼上，听见她在下面问她母亲。

“赵先生呢?他没有出去?

元钦听见当然感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但尽管还不见她上来，心里有点急，又有点气了。约摸半点多钟，才见节子穿着紫色的家常服上来。

“赵先生，好。”

她一进来便坐近他的书桌边，笑容可掬的。这样的亲昵态度，倒使他难为情，不禁脸红起来了。

“你今天回来得早。”

“怕你出去了，所以早些赶回来的。”

她的双颊微红的。

元钦听见，一时不好怎样回答，又过了一会，还是她打破了沉默。

“赵先生，我爹今晚上要请你喝酒。”

“为什么?”

"庆祝。"

"你父亲的生期么?"

"不。"

"你母亲的?"

"不是谁的生期,是因为你替我爹修改好了的几首汉诗在"太阳"里面发表了,还博得了主编人的赞赏,寄了信来,要我爹常常投稿。……"

"啊,那该庆祝的。你爹在下面?"

元钦也笑了。

"我爸出去了,到铃木家去了。"

元钦听见节子提起"铃木"两个字胸头便起了一种不快。他每听见"铃木"两个字,便有一个年轻的日本军人的影儿在他的眼前闪出来。他们称那个年轻军人为铃木中尉。元钦自已也莫明其妙。近来对于节子像抱着一种期望,常常希望假日或星期六快快来临,可以和节子见面。近来听见长川老人想把女儿节子订给那铃木中尉。——这是从她的母亲那边听来的话,——元钦便无端地恨起那个年轻军人来了。可恨的是长谷川老夫人,当做这件事是寻常不过的,只管把铃木这个人如何有为,前途如何有望的话,向元钦说。并且说,节子如果和铃木成亲,真是门当户对。

本来日本人家的婚姻事情和一个中国留学生之间,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自己求学之不暇,哪里管得房主人的女人嫁牛或嫁马呢。不幸的是元钦把节子的影儿深深地植在他的脑里去了。他每想到自己和节子的国籍不同,并且自己家里又有了妻室,几次虽想把节子忘掉,但已经迟了,深植在自己脑膜上的她的娇小的影儿,还来得及铲除干净呢。不单不忘掉她,他每看见她竟会发痴般的注视了。虽然没有向她表示过一句半句关于自己的对她的思慕,但他总希望由自己的痴情的注视能够打动她于万一。有时在她的四叠半的房子面前走过,看见她正跪在镜台前匀脸,便免不得站住

足偷看一看。其实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偷看会给她觉着，他想好借此向她传达自己对她的思慕。他闻着她的粉香有时也有几钞钟的陶醉，甚至于由楼下上楼，经过厨房侧浴室前，知道节子在浴室里时，也会顿过足想在浴室门上找出一微隙偷看在浴室里面的她。但看见浴室的门扉紧闭，无隙可寻，又不免暗地里长吁一口气，懒懒地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里来。他每想到自己和她这间有这样大的距离，便会感着一种焦躁。有时他竟恨起节子本人来，恨她不该不了解他的心。

但是近二三次，她从深川学校回到家里来时，何以又听见她在问她的母亲"赵先生呢？"或许她也有些意思了，不过她是个女性，不便对自己有什么表示吧。该先由自己向她表示呢。

自听见她的母亲提及铃木牛三郎中尉事，他又觉得是绝望了。

今天她这样高兴走到自己房里来，他当然是十二分感激，正打算鼓起勇气和她作更进一步的谈话，现在忽然听见她提起铃木来，刚才的热望又像浇了一盆冷水，跟着，胸口也便隐隐地发出一阵刺痛。

他俩又沉默了一会，还是节子猜中了他的心事，也幸得日本女子比中国的有教育，有训练，比中国女子 actiue，比中国女子对男性有理解，不会像中国女子那样笨，那样摆虚架子，虽然红着脸，但她终说话出来了。

"怎么我一说到铃木家的话，赵先生就这样不高兴起来呢？"

他给她这样一问，不好意思起来了，脸上红了一阵又一阵，他连说，

"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我怎么会不晓得，保管你是听了我妈说了些什么闲话。"

"……"

"是么？我一猜也就猜中了。"

他这时候抬起头来看她了。她的双颊通红，眼眶里盈盈地蓄着

许多眼泪，像十分兴奋的，再说几句话，就会掉下来般的。

他待想问她关于铃木家的婚事，忽然听见谷川老夫人在下面叫她的女儿。

“我上街去了，你好好的听着门哟。”

“晓得了。”

节子动也不动身，只回答了这一句。

元钦听见老夫人也出去了，更微微地感着一阵兴奋。在这一栋房子里只有自己和她两个人了，现在是她俩的世界了。

“你妈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概到酒店和肉店里去的。”

“我也想出去走走呢。”

“你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屋里，心里也过得去么？我因为你，……”

她说到这里，忽然又笑了起来，不往下说了。

“你因为我什么事？”

“因想见你！”

“想见我？”

“不吃午饭，一下课就赶回来。”

“那真感谢你了！”

元钦说这句话时，声音颤动得十分厉害。但他不管她听得清楚听不清楚，振作起勇气凑近她一些，坐下来了。

“你不是要和铃木中尉订婚么？”

他握着她的右掌了，她只摇了摇头翻过脸去看窗外的天色，像不好意思，不敢正视他。

“你母亲说要把你订给那个军人呢？”

他说了后，捉着她雪白的手腕送到他的嘴边来了，她便一点不拒绝。

“不，我的事情我自己作主，不与我爹妈相干。”

她一任他抚摸她的右腕,一声不响。

“你的手腕真美丽,真白得可爱哟。”

他鼓尽生平的勇气,才说出了这一句对她的赞美诗。

“我顶讨厌的是军人!”

她的声音忽然高辣了一点。他知道她是在故意表示她不愿意和铃木订婚。

“那末,节子君!……””

他的声音更加颤动了,但他还是吻着她的腕说。

“……”

她还是不翻过首来,他抬起头来看她了。这真使他骇了一大跳,在她的颊上纷纷地滚着泪珠呢。

“你怎么伤心哭起来了呢?”

“……”

她不回答,这倒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了,忙松了手,不敢捉着她的右腕了,也感着一种怕给她看贱的羞耻。

“你为什么伤心?是不是我捉着你的手腕,你不喜欢?”

他说出书呆子的话来了。

“……”

她仍然不翻过脸来,只是默默的。

“节子君,那你该告诉我,你为什么伤心?不然,我心里难过啊!”

“告诉你吧……”

她翻过头来,从衣袖里取出一方小手巾来揩了揩眼泪。

“你初搬来时,就给了我一个印象,——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的印象。我也看见过不少的像你那样的大学生,但都没有给我像你给我的那印象。但你是中国人,而我……”

她的眼泪再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恋爱无国界哟。”

书呆子的元钦，不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学习得这样一句的名句。

“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爹是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哟。他哪里肯答应我嫁中国人呢？我的哥哥又在台湾，一时不能回来，纵令他俩老不反对我爱你，我也丢不开他们跟你回中国去。但是我舍不得你哟？”

元钦张开口在痴听她的说话，比热烈的革命民众听他们的领袖演讲时还要热心，比热心的信徒听牧师的说教时还要注意。

“我，我也是……”

“我的心我早晓得了。你不在家的时候，我都坐在这桌子旁边。……”

她说着伸出左掌，微拍着他的书桌面对他说。

“你的日记我早拜读过了。——望你恕我，我偷读了你的日记。”

“啊！节子君！”

他再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他只伸出双手来攀着她的肩膀。她便伏在他的肩膀上了。

……

武雄是他们间的爱的结晶。既是使她在她的丈夫面前永不能抬头的原因，也是她的丈夫不顾品行，终年在外面放荡的原因。

五

铃木牛三郎在那年秋升了少将，由奉天调回大阪城当第××师团长了。十月中旬全家离开了盛京，搬回日本大阪市来了。

天空是花苍的，含有盐分的凉风一阵阵地从海面吹上来。花子吃过了午饭，歇过了中觉，醒转来时，已经是午后四点钟时分了。

他们在大阪住了一年。今年的暑假，花子和他的一个堂姊一同搬到须磨海岸来避暑。她们住的房屋是一个布尔乔亚商人赠送给

她的父亲的。

花子醒过来时，倾耳一听，全屋子里静悄悄的。她站起身来打算到厕所里去，打开房门站廓檐下，觉喉咙有点干苦，便向庭园里吐了一口涎沫。下女春子听见她起来了，忙跑过来伺候。花子看见春子便问：

"菊姐呢？"

"刚才栗原的少爷来了，看见小姐睡着了，不敢惊动，陪着菊子小姐出去了。

"一同洗海水浴去了么？"

"大概是吧。"

春子看见花子脸上表示出一种不高兴的颜色，知道她是在暗暗地恨妒菊子，忙补充了一句。

"栗原少爷拼死命要拉菊子小姐出去的，菊子小姐原来不想和他出去的。"

"不见的吧。"

花子好像是对自己说，不是专为答复下女春子了。她急急地跑进厕所里去，不一刻。就出来了，再走到厨房里去漱了漱口后，回到房里来便跪在镜台面前重新化妆。

菊子是牛三郎的哥哥猪太郎的长女，牛三郎年轻时的一切教养完全是由猪太郎负担。牺牲了哥哥，弟弟才有今日的荣。猪太郎在东京的生意，近年来不很好，只有一个女儿，恰恰又是进了大阪府立的高等女学校，所以牛三郎不能不接这个侄女儿到自己家里来住，和女儿花子一样地看待。

今年夏期的须磨海岸，实在热闹，京都，神户大阪一带的布尔乔亚（或官或商）的家族，大部分到这里来避暑。像花子菊子般的小姐们就不下百余十个。但是一般的批评还是推铃木家姐妹。单就她姊妹俩而论，一般又觉得菊子的面貌和姿态比花子的又胜一筹。于是今年夏须磨海岸的女王的荣冠，便给菊子夺去了。

栗原是个子爵的公子，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第二年生，家事也还不错，在权力和经济力的条件上都满足了花子的平日的要求。还有一条件能使花子神魂颠倒的。就是栗原堪称为一个翩翩的美少年了。

花子走出松林中来了，一面走一面想着栗原和菊子的事。她疑神疑鬼地猜想他俩一定是陷于恋爱中了。或许此刻两个人就躲到什么地去互相拥抱起来了，也说不定。有时候连花子自己也会惭愧起来，不该瞎猜到那样猥亵的场面。在花子看来，在世界上再没有男子像栗原那样完美的了。她当菊子也是和她一样的醉心于他，故意和她竞争这位美男性，于是她更加恨妒她的姊姊菊子了。

她的堂姊菊子是比她思虑较深的女子。菊子虽然不是怎样讨厌栗原，但也不能像花子那样狂热地恋爱他，她还觉得栗原的态度总不免轻佻了一点，所以她常常规避栗原，尤其是看见花子热烈地追逐着栗原，她更加疏远栗原了。但她有时候也会感着一种青春的丑恶的性质，于是心常常唾弃自己，斥责自己。

花子走到海岸边来时，最先看见风平浪静的海面，其次看见海面上浮动着的海水帽，又其次看见沙滩上纵横交错地散卧着许多半裸体的男女们。她在人群中寻觅了一会，看见了栗原和菊子，还有一个也像大学生的男性站在沙滩的一隅说话。她的刚才动摇不定的心现在安静许多了。她忙走过去，行近他们旁边来了。

"栗原先生！"

花子叫了的一声，便看了看那个像大学生的男人。

"我替你们介绍，这位是中华民国留学生丘景山君，我的同级友，……"

栗原笑着告诉花子，花子忙向那个姓丘的鞠了一鞠躬，她觉得他也和栗原不相上下的漂亮，只是脸色苍白了一点。

"这位是支那先生么？"

"她是陆军少将，勋二等，现任驻大阪××师团长铃木牛三郎

的小姐花子君。……”

这位姓丘的支那先生也向着花子点了一点首。

“真是难得的机会，今晚上请栗原先生和丘先生来我家里吃便饭。丘先生，贵国是麻雀牌的祖国今晚上就抹牌吧，恰恰四个人。……”

“她玩麻雀牌怕可以赶得上你们贵国人。她在满洲住了多年了，家里有好几副麻雀牌。”

“真想不到麻雀牌会流行到贵国来。”

那位姓丘的笑着说。

“在日本只有上等人家，有钱的人家玩麻雀牌。在贵国真是全社会的人都会玩啊。连革命志士和普罗文学家们都是赌麻雀赌得天昏地暗……”

花子笑着说，说得丘景山脸上红起来了。

“在日本只有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家庭会玩麻雀。因为要他们才有空闲来玩这个玩意儿。至于小布尔知亚和自由职业者们却没有这样的功夫，普罗阶级更不待言了。恐怕连麻雀两个字都不知作何解吧。”

“的确贵国的文明完全在麻雀牌上面表现出来了。贵国虽然没有什么发明，但单是麻雀的发明，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花子笑着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菊子站在旁边，听得不过意，忙把别的话来岔开了。

果然他们在傍晚时分都聚集在铃木别墅庭园里的六角茅亭里来了。不长进的支那先生丘景山，也居然跟了来观光，观光师团长陆军少将的别墅。花子不大理他，幸得菊子不时和他招呼。

因为要准备点菜色款待客人，单依侍下女春子是干不出来的。菊子当然要自己下手帮忙弄菜了。菊子让他们三个在庭园里谈笑，自己领着春子在厨房里，洗这件，烧那件，忙个不停。她加上一白围裙，真像是一家的主妇。春子也是十分敬尊她而看不起花子。

她在厨房里约摸忙了两上多钟头才出来，想在庭园里摘几枝野草花插到磁瓶里，做食桌上的装饰。她一出来，看见六角的茅亭子里空无一人了。她想，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于是她向周围望了一望，她看见庭园的那一头，给矮木林遮住了草地上，栗原和花子都躺着搂做一团，他两好像在亲嘴。

“啊呀！”

菊子看见那样的情状，骇了一跳，忙缩首回来。担心他俩注意到自己，当自己是来偷看的，不方便。于是菊子双颊发热地退回屋里来了。她想像到他俩的衣衫穿得这样单薄，天气又这样的炎热，难怪他俩容易冲动起来。菊子愈想像，觉得自己的双颊愈加热得厉害。

“他俩叫我来替他们整备晚餐，他俩却干出这样的事来，真是太侮辱人了。”

菊子当时真感着有点气愤，但过了一会，又觉得自己发恼得太无意思了。他们要干什么，尽他们干好了，与自己有什相干。吃晚饭的时分，他俩才走进来，好像没有那回事般的。

“丘先生呢？那个支那先生？”

“走了！”

“为什么？”

菊子再问他们。

“走了不就算了！和支那人一块儿吃饭，讨厌！”

“啊呀！花子君，你把他赶跑了的么？”

“要这样说也可以吧。”

菊子总觉得花子不对。但不便再说什么。他们三个人都默默地吃了饭，桌上的盘碗还没有收拾，花子催促着栗原伴她到海边散步去了。

菊子也不管他，自己看着下女春子收拾好了后，便去洗澡，洗好了澡，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来，端坐在书桌前，打算读点书。但因

为房里太热了，忙又起来，在庭院中和屋前后的空地里乘凉。她看见松林里的渔家灯火，别呈一种风趣。

她还是担心着花子的事。她相信无操守的花子是很容易陷落下去的。看看屋里的时钟，近十二点了，还不见花子回来。菊子再走出门首，来望了一望，忽然听见那边松林中的花子的笑声，但看不见她的影儿。菊子想，原来他俩躲到好幽静的松林中了，松林中的草地异常柔软，一种会使她脸热的想像便浮到她的思潮上来。她又听见栗原说话的声音了。

两黑影指向这边来，菊子忙退回庭园里来。栗原像是特意地送花子回来的。

"明天见！不要忘记了今晚上啊！……"

"是的，你也要永久地记着！……"

这是花子的 soprano 的声音。

菊子怕花子进来看见自己，忙走进屋里来。

回到房里，静坐了好一会，胸口还在突突地跳动。

听见花子进来的足音，栗原没有跟她进来了。

"菊姊！"

花子的声音不像平时那样安闲镇静，也带有几分悲寂。菊子一时没有回答。

"菊姐！"

花子已经推开纸屏站在她的房门首了。菊子心里虽然看不起妹子，但是面子上却不便表示什么。

"花妹！回来了么？快响十二点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来？"

"和栗原坐电车到神户市里去吃冰淇淋，才回来。他约我看电影，幸得我拒绝了。不然还要迟些才得回来。"

菊子看见她说话时双颊在发红。她这时候已经坐近她的姊姊的桌边来了。

花子像有什么心事，尽坐着不说话。菊子看了看她，想不到她

的脸色会这样苍白。她的精神也像异常的兴奋。胸口很明显地在跃动。满额上都是汗珠。

“你身子不好么”

“是的。莫……非是着了凉……”

“那就是早点歇息吧。也不早了。”

但是，花子总不动身，又过了二三分钟。

“菊……姊……！”

花子的声音含着一种不安和悲楚。

“……”

菊子再看她，满额都是豆粒大的汗珠了。

“菊……姐！……”

像小孩儿探求母亲一样的声音，像裂帛般的声音，菊子到这时候知道花子胸里一定是隐伏着一种疑惧和悔恨。大概的情形也就不难测推而知了。

“花子，你像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不要紧告诉我吧。”

又过了数分钟。

“菊姐，你看栗原为人怎么样？”

“那，我怎么晓得！”

“国立大学的学生，大概是品行方正的吧。”

“也难说。你为什么这样地问他？”

花子又沉吟了一会，才颤声地说；

“我不欺瞒姊姊，我写过几封信给他。……”

“那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写得大方，给何人看见都不要紧的信。……”

“但是我写了些关于爱情的话。”

“对男人何必急急地去表示自己的爱呢？”

“他捏着那几封信便来要求……了！”

“不要理他好了哟。”

"他……"

花子伏在她的姊姊的书案上呜咽起来了。

"哭什么呢？给下女听见不好看。"

"菊姊我实在爱他啊！"

"……"

菊子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她的妹子。但她不承认那便是真正的恋爱。她只疑心栗原是在京都做妇女运动的工作做够了，又跑到须磨海岸来勾引无邪的处女罢了。哪里是真心诚意的恋爱呢。如果是真诚的恋爱，哪有不正式地求婚的呢。

六

又到了秋深的时节了。铃木牛三郎的公馆的院子里有两株巨伟的梧桐。从树梢，不时有枯黄的叶飘下来了。

一天的晚上，牛三郎书房里的电灯，响过了一点钟，还没有熄。平时他是十点就寝的，只有近二三天晚来，他一个人危坐在矮书桌前，一直坐到二三点钟还不睡。

铃木夫人节子只知道丈夫在近数晚上在检阅许多公文，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事忧郁。她看见丈夫不睡，也只她醒着眼陪他。

听见丈夫房里的电铃响了，节子便把预备好了的咖啡茶端进来。她只看见丈夫的背影。他听见有人进来，头也不翻过来看看，

"去请夫人到这里来。"

牛三郎当听见电铃进来的是女仆，也不翻过头来看一看，就吩咐她请节子夫人。

"是我哟。"

平日虽和丈夫无甚感情，但近日来看见丈夫那样忘魂失魄地忧郁着，不吃饭，不睡觉，又不禁同情起来了。

"你么？他们都睡着了么？"

牛三郎的音调不单不像平时那样安闲，而且有点焦急。

从青色的磁灯罩下流散出来的电光射着散乱在桌面上的种种文件，像搬家前的景况，又像经过了兵荒的样子。

牛三郎的脸色是青的，眼睛是红的，不转瞬地注视着桌面的几件公事。

“他们都睡了，都睡了请你放心说吧，如果有话。”

节子此刻才注意到书房门没有关紧，午夜后的空气从外面侵进来，像冰一般的。

“我叫你来是要问问你的觉悟如何。”

忽然听见丈夫问她这末一句，节子真摸不着头脑，不好怎样回答。但她直觉着一定是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

“……”

“节子，我犯了罪，你不知道么？”

“……”

节子平日就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模范军人，不问多多少少，已经犯过好几次的收贿罪了，不过没有发觉，这是她所知道的。所以听见丈夫告诉她，他是犯了罪，也不见得怎样的惊恐。

“人一生哪里会没有半点过失呢。自古道，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你受苦，我也陪你受苦去。我是有了觉悟的……”

节子很镇静地回答她的丈夫了。

“过失，……不是小过失，……不是寻常的过失，我犯了大过失！……否，完全是件大罪案哟！以后不单师团长当不成，恐怕还要受刑事的裁判！几件罪案一齐发觉了！……”

“是那回的炸弹案么？”

“那也是一件案子，不过还有。……炸弹案是有上峰负责，我倒不怕，不过替河中大将遮遮丑而已。他是我的知已，我的恩人，我替他负了罪，他决不会辜负我的。……”

“那还有什么事件？”

“有几件贿赂案。……节子，真对不住你了！真没有面子对你

了！”

牛三郎说了后，低下头去了。

“我决不怪你的，把一切详细告诉我吧。”

“我真惭愧，真惭愧！堂堂一个帝国军人，赋有大和魂的军人，竟做出来了这许多卑劣的事，真是对祖国不住，对今上不住，对祖先不住，对父母不住，对妻子不住！都是那些有钱的商人们害了我，诱惑了我的。我现在还有面目见人么！我唯有一死向国人谢罪了，向今上谢罪了！……”

牛三郎说着，把双掌覆住了脸。

人谁无过，你现在有了忏悔之心，那就是没有罪了。不要再自责得这样苦。”

“都是黄金害了人啊！”

牛三郎再长叹一声，站起身来，走到靠壁的一张长梳化上躺下去了。

“谁都预料不到河中内阁倒得这样快啊！”

他再叹了一口长气。

……

节子夫人今夜里才听见丈夫亲口述他自己许多罪状，其中最重大的罪案是包庇一个资产阶级——纱厂总经理——殴毙了两个高丽工人。这两个高丽人死了后，他们的家人也就死的死，散的散了。日本的军人和无知识的商人共同欧毙一二名朝鲜人，本是值不得一般人大惊小怪的一回事。不过日本社会不是全无一个明理的人，他们里面也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也有一二个为弱小的被征服民族抱同情的人。那个纱厂主人欧毙了两个朝鲜工人，本来是可以构成罪案的，幸得他有钱，钱之力是神通广大的，他收买了司法官，收买了报馆的记者，并且收买了牛三郎做他的保护人。于是他所欧毙的两个高丽人的生命比狗还不如了。可恨的是那几个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竟把这件事证据确凿地暴露出来，说牛三郎得了

那个纱厂主人的贿赂，达万元以上。在中国区区万元的贿赂，本不算什么。但在政治比较修明的日本，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罪案了，尤其是全日本国民所崇拜的帝国军人犯了收贿罪！于是全国舆论便向着牛三郎下总攻击了。并且攻击牛三郎的干爷爷河中大将所组织的内阁了。

第二重要的罪案是驻满洲时候得了一个日本商人的贿赂，包庇他在奉天开了一家买空卖空的交易所，榨取了中国民族不少的膏血。最初牛三郎得赃五千元，以后每月还有五百元的馈赠。

……

"现在银行里还存有多少钱呢？"

节子这样地问她的丈夫。

"万儿块钱。我就是想把存扎交给你。不过法庭的检事明天不来，后天也要来的了。那笔钱怕要被没收拿去充公呢。"

——丈夫要革职入狱，所存在款又要充公。有赫赫的声名的帝国军人的末路就这样的么？我们是帝国军人的遗族，到了这样的状态，比支那人高丽人又能幸福多少呢？

节子心里这样想，但不敢说出来，也不敢正视她的丈夫，只低着头呆想。

"我们把存款转一个折子，把存款人的名字改一改，不好吗？"

等了好一会，听见鸡啼了。

"查得出来的！被查出来，不是又多一重罪案么？"

"……"

节子给丈夫这么一说，一时又没有话了。

"在支那就好了。支那比日本自由多了。第一户口无调查，第二有租界，第三军人和官吏可以马马虎虎，舆论和司法机关决不过问的。还是支那好啊！还是支那自由啊。"

秋深的天色变化得快，在早晨是晴明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忽然又阴暗起来了，像快要下雨。今天，牛三郎称病没有到师部里去办

公。菊子和花子一同上课去了。到下午二点钟，大阪地方法院派了两名检事和四各警察走到牛三郎的公馆里来。

前两天法院就出了传票，叫牛三郎去审问。牛三郎依特有河中大将做靠山，托病不出庭，所以法院特派检事来搜查家屋，并向牛三郎本人讯问证据。

等到花子和菊子从学校回来时，家屋算检查完了。不过由法庭派来的人们还没有走。他们的搜查像十分严酷的。牛三郎书房里的几口箱子和几张桌子的帛斗，都打开着。

第二天全日本的报章都把这件事登出来了，那天下午，牛三郎已经是铁窗中的人物了。第三天在报章上，新任大阪××师团长的姓名也发表了。铃木一家人当然要由××师团长的官邸搬出来，让给新任的人。

七

自牛三郎入狱后，节子携着花子飘泊到东京来了。武雄也废了学。他们在千叶县下，距东京不远的海岸，租了一家小房子，一同住下来。回想到牛三郎未失脚之前，节子每到东京来时真是炙手可热，不知有多少的亲戚朋友们，都来锦上添花，馈的馈，赠的赠。现在呢？节子到了东京，自动地前来慰唁的亲戚朋友固然没有，连节子亲身去访问了几个平日算是和牛三郎有肝胆交的友人，也尽是冷冷地板起脸孔，不大招呼。节子夫人在这时候只有长叹了一声，带了儿女寂寞地回到海岸的渔村中来。

牛三郎进狱后不到一个月自杀了，用一柄尖刀刺腹自杀了。听说他临死前，大骂河中大将不良。

存款一万余元被没收充公了。幸赖节子夫人自己有七八百元的私蓄，还有些首饰和高价的衣服，现在都不适用了，拿出来变卖，还得到千来块钱。在夫人的意思是想拿出来做个小小的生意，维持生活。武雄说，最好在东京神田开一家中国料理店。但是花子反对。

晴朗的一天，节子夫人带着武雄和花子上东京来了。他们在神田买了点物事，已经近十二响了。于是走到中国人开的维新号来吃午餐。花子虽然不喜欢中国人，但是中国菜是喜欢吃的，更喜欢吃中国炒面。她常说，吃过了中国面，日本面一点不好吃。

他们母子三人不敢多要中国菜，吃了一碟油鸡，一碟芙蓉蛋之后就叫炒面了。

“支那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他们只有三种本领，打麻雀，弄料理，和挖耳朵。”

花子一面吃面，一面这样地批判支那人。但是武雄听见不喜欢，当妹子又是在故意嘲讽他，待要加以斥驳，忽然听见楼梯口有人叫，

“铃木君！铃木君”

他们母子三人翻转头来一看，花子认得是去年在须磨海岸见过的中国留学生丘景山君，同伴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

节子和武雄本来认识丘景山，只有花子站了起来脸红地和丘景山招呼。她觉得丘不像去年那样讨人厌了，这大概是因为她看见他，就联想到栗原，想从他打听栗原的消息吧。花子这时候替她的母亲和哥哥介绍了后，又对他们说，

“这位就是栗原君的好朋友，京大法学的学士。……”

丘的朋友走进隔壁房里拣坐席去了。只让丘和那个日本姑娘周旋。他们就在那儿嚷起来了。

“不错呀！”一个吊北京腔的说。

“老丘真活动！”一个是操山东音的。

“他的东洋话说得漂亮啊！”又是一个北京腔。

“我，……本是卧龙岗！……”

最后一个，伸长颈项，便高唱起来了。

丘景山听着他们嚷，不禁脸红起来。

“丘先生栗原君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花子问丘。

“在东京呀”

“在东京？”

“毕业后就回东京来了，说要受文官试验。”

“住什么地方，你知道么？”

“他有很大的家在这里，”

“你说麻布区的栗原子爵邸么？”

“是的。”

“怎么，我……？”

花子说到这里，脸红起来了。看了看她的母亲和哥哥，又不敢直说下去了。

“你常看见他么？”

“在大学图书馆里常常看见。”

“丘先生，你怎么毕了业又不回国？”

花子怕多问了关于栗原的事，引起母亲和哥哥的疑心，因为此刻已经看见哥哥脸上表示着不高兴的颜色了。

“回国去，一时找不着适当的职业，只好再进东京大学院研究，再混两年看看。”

“还是领官费么？”

“庚款。向你们的外务部文化局请准了的。”

花子原想再问关于栗原的事，但看见哥哥的脸色太不好看了，只问了问丘景山住什么地方。丘便撕了一页日记簿，在纸上写了“府下千驮谷一七二四松山方”几个字给她。

花子原来知道栗原的住家是在麻布区。自到东京来后，一连寄了四五封信去都不见回覆。幸喜今天遇见丘景山，打算托丘觅一个机会，好约栗原见见面。

……

三月中旬的一天，外面空气虽然冷，但天色异常晴朗。早晨八

点多钟，景山还煨在被窝里，没有起床。松山方的主妇忽然在房门外敲门。

“丘先生起来了么？”

“什么事”

松山方主妇看见栗原打开纸屏走进去了，便自言自语地走下去了。

“近来日本的书生们都是睡到八九点钟不起床，大概是染着了支那学生的睡虫的习惯吧。”

景山明明听见了，又看见栗原走进来了，只好爬起身来，把被褥卷好。向壁橱里一摔。

过了一会，景山洗漱完了，走上来。

“栗原，怎么今天这样早就跑了来？”

“有点事情，要和你谈谈。”

“什么事？”

“慢慢谈吧。你近几天来看见花子么？”

“没有”

栗原像在沉思什么事一时不说话。

“我再不理你们的事了，花子尽在骗我。介绍女子的事还一点没有头绪。我的房子却常给你们利用来作幽会场。”

“要女性容易得很，何必着急。花子替你介绍不成功，我替你负责找一个好了。”

“……”

景山一时不说话。

“你是恋爱着菊子？”

“……”

“菊子怕不容易，因为那个女子聪明得厉害，架子也来得大。”

景山苦笑着说。

“丘君，我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看见花子君时,告诉他,我到大连去了;在一家公司里当职员,一时不得回来。这里有三百元,你替我交给她好么?”

“……”

景山看见栗原从衣袋里掏出一贴十元的钞票来。

“你俩又弄得不好了么?”

“不是有什么感情上的破裂。不过,……”

“那你真的到大连去?”

“不是的。我因为有别的原因不能再会见她。大概你总可以推想得出来。……因为她是臭军人之女,因为她是罪人之女。……”

“这件事我不便替你做。你还是托第二个朋友吧。”

“托不得其他的朋友。这件事给日本人知道了,马上会在社会上暴露出来的。”

“你又找着了别的漂亮货么?”

“不是这末的意思。”

“那,你不愿意和她结婚?”

“我是爱她的。不过我的父母不愿意。”

“你们日本人对于这点。何以还是这样的顽固。只要有爱情。怎么要受父母之干涉呢?”

“有许多苦衷,我一时说不尽的。”

“那,你太对不住那样无邪的女子了。你弃了她,她定自杀的。”

“……”

栗原脸上忽然红起来,但一瞬间又转苍白了,

“你不是也喜欢她么”

过了一会,栗原这样地问景山。

景山给他这末一问,便反省了一下自己。的确,去年在须磨海岸,一看见花子时,便觉得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可爱,从那时候起便悬想起花子来了。后来看见她是栗原的人,只好自怨没有福分。

但是有好几回，还是红着脸颤动着心房咽涎沫。此刻听见栗原想和花子离开，虽然不明白是何原因，但确有几分希望她俩的分离能够实现。

“不要说笑了，她是你的爱人。……”

景山红着脸回答栗原。

“丘君，老实告诉你吧。我实在有些怕她了。她生性多疑，又且嫉妒性很强。我真有些怕她了。”

“嫉妒是恋爱的里面。没有妒嫉，还算是恋爱么？她的嫉妒愈强，正是表示她愈爱你哟。”

“笑话！这样的爱我害怕。女子的嫉妒可以颠倒山河。不敢领教了。”

“我看，这是在思想上你和她不能一致的问题。……”

“说不上思想上的话。她是自我主义者。先有了一个成见在胸，以为男人是肯为女人牺牲的。她并不思念到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和男人的不同。想要做人的妻子，第一要有牺牲的精神。牺牲是全部的爱。至于嫉妒会丧失爱的。我看花子是没有这样的牺牲精神。她近来只是和我作理论之争，并不以真挚的爱来打动我。……”

景山虽然不服栗原的批评，但也并不为花子着急。因为他实在想和花子接近。

他们正在谈论，松山主妇又上来了。

“丘先生，有客。”

“她微笑着说。

“是那一个？”

“铃木姑娘。”

“铃木花子君？”

“是的。那个剪了头发的摩登女学生。”

“什么？她也来了！怎么好呢？喂！丘君，不要让她进来！不

然，你到下面去会她吧。”

“好的，我到下面会她去。”

景山实在也希望着他们不见面。

“松山伯母，那你下去对我说，我还没有起床，等一刻下来会她。请你引她到你的茶室里去坐一坐。”

八

景山走下楼来。站在客室门首就闻着一阵耐人寻味的香气。他一踏进来，看见花子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张垫子上，穿的是中国衣服，但是旧式的了。不过在日本看见倒算是新奇。

“你穿起中国服来，真漂亮呀！”

丘景山怕她知道栗原在楼上，故意装出安闲的样子，称赞她穿中国服装好看。

“不要说笑了。我昨夜里没有睡，今早一早就搭火车来的。这样早惊扰你，真对不住你了。……”

“不要客气。有什么要事么？”

“……”

她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他看见她的眼皮有点浮肿，样子也有点着急。

“你坐近一点来吧，好说话。”

景山知道了栗原对花子的态度已经若即若离了，便装出几分狎昵的态度。

“好的。……”

花子倒很痛快的，果然把她坐的垫子移近他的身边来了。但她不单没有半点笑容，还是带有几分怒气。景山想，大概是为栗原生气了。

“你在大学院里很忙么？”

“忙是忙。不过是自由研究，不限定时日，自己可以随时放假。”

“我今特意来，是为想求你。……”

“什么事？尽管说来。何必说得这样客客气气的？”

“真的？你可以替我帮忙？”

花子说了的紧咬住下唇，满脸浮着蔷薇色。丰腴的双颊更比平时可爱了。”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么？请说出来。只要我能力做得到，一定帮你的忙。”

“那感谢你了。”

花子说了后，叩了叩头。

景山看了看她的样子，知道她和栗原之间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不过尽猜也猜不出是什么一件事来。

“什么事？你急得这个样子。”

“那我问你，你近来会见了栗原么？”

“栗原？看见了，在一星期前。”

“什么地方看见他的？”

“在大学图书馆里。”

“扯谎！”

“怎么讲？”

景山也惊异起来了。

“我想他昨天，不然今天，定会来找你的。”

“的确，有个多礼拜没有看见他了。”

“那，今天他一定来看你的。”

“要我问你才合道理的。你什么时候会过他来？你们该天天见面的吧。”

景山故意嘲讽了这末一句，也算是对她的一种逆袭。

“我和他大前天才从T温泉场分手回来。他说以后不再见我了。还说了许多诬蔑人的话。真正是岂有此理！……”

“他很爱你的，大概是一时气愤的话吧。”

“所以我来求你了。”

“什么事?”

“我请你约约他,我们再见一面后,他不理我也算了。不过我想和你到上海去一趟,个把月就回来……”

景山觉得花子的话真是奇峰突起,摸不到头脑,待要返问她时,看见她已经双颊上满滚着泪珠了。她低着头从短头发下面看见她的雪白的颈项,真是有说不出来的美,他才知道女性美的第一条件是雪白的肌色。从今你一天施数十趟的脂粉,若是赤黑的肌色,只有增加你的丑态吧了,还赶不上不施脂粉的天然美呢。他觉得花子的最美的特征就是雪般的肌色。

“……”

“我当他一定到你这里来了的。或许再等一刻他会来也难说。”

但景山急于要听她到上海去的理由,忙问她,

“你要到上海去,干什么?”

“找个医生去。……”

过了一会她又说:

“以后再告诉你吧”……

据花子说,在前星期六,栗原还带了花子到信州山中的小温泉场旅馆里一连歇了三晚。

他俩都是耽溺着肉的享乐,全没有顾虑到将来。到了最后的晚上,当栗原搂着她的时候,花子便提出她的最后的要求了。

“我们该早日结婚哟!”

“结婚是个呆板的公式,有什么意义!我们就这样地享乐过去好么?”

“当然有重要的理由哟!当然有不能不结婚的理由哟!”

“花子抑制着自己的悲楚,快要流眼泪般地说。

“那是什么理由?给你的妈知道了么,我俩的秘密?”

“不是的。给他们知道了,又怕什么呢。”

"那是什么一种理由呢?"

"关于我的身相的事。"

"有病不好过么?"

"不是的。那个没有来了,怕是有了孕。"

"什么!怀了孕?"

栗原当时骇了一惊,脸色立即转成青色,双睛直视着花子。他只当她是有恶意地和他为难。

"你听见我们的爱有了结果,不喜欢么?"

"什么话!你不要瞎扯!傻女子动不动就说是怀孕。算作你的身体是机器,也不见得马上就会造成一个生命的。真是蠢东西!"

"……"

花子不提防给栗原这末一骂,一时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了。

"我的怀孕会妨害你什么?那么,你从前说的话一切是骗我的了?你……你,……你……!

花子回想到近来受栗原的蹂躏,——性的蹂躏,任他如何等的侮辱都一一忍受,图使他欢乐,图获得他的心。谁料得到一说及自己的身态,便反过脸来了。于是她悲不自胜,脸色苍白地伏在枕上哭出声来了。

"你尽哭,我也不能相信这件事。……"

冷冷的月色从玻璃窗口射进他俩的枕畔来了。

"你尽哭,便能叫我相信么?你说你是为我怀了孕么?那我不单不感谢你,还要诅咒你,我怎么会有小孩子呢?我最讨厌听人家说小孩子的。……"

栗原的大吻是嘲笑的,他卧仰着,不住地摇动他的双腿,拼命地在狂吸纸烟。

"你这话太侮辱人了。你说我身体里面的不是你的小孩子么?那你是疑心我,……"

花子的眼睛里像要冒出火来般的。

“这有谁敢保证呢？……”

栗原又吹了一阵白烟来，声调更加悠扬镇静的，只有那阵烟害得花子连连地咳嗽。

“你再明白点说吧。”

“我这近两个月来，只和你见三四次。你又住在海岸边，我怎么能天天看守着你？晓得你离开了我，干些什么事情。”

“呃……！”

花子更痛哭起来了。

“多哭些好听啊！”

又是一种冷刺的口调。

“啊！你！你！想不到你，……”

“那你一口咬住说是我的小孩子么？岂不是件奇迹？”

“那末，你和我的关系还算得是洁净么？”

“好的！让一步说，假定是我的小孩子，就该我一个人负责么？不得你的同意，怎么能叫你替我生小孩子呢？大概是我强迫你怀了孕的，所以这样地来和我为难。这件事不是你早有了觉悟的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单叫我个人负责，我是不答应的！”

“谁说要单你一个人负责？我现在不是已经把最重的责任负担上么？当然，我是有了觉悟才把身体许给你的，还在须磨海岸的时候。……我此刻还是有觉悟的。”

“那种觉悟是和你所想像的不同哟。我为了什么把我的身体献给你呢？”……你现在明明想推翻前约。假定你看不起没落了的铃木家，我不是青楼中人，专为你解决性欲的啊！……”

“你说，你把身体献给我了，那我也是一样把身体献给你了。我不是也一切都献给你了么？男尊女卑固然不可，女尊男卑也不见得妥当吧。男女是该平等的。你说你为我牺牲了贞操，那末我也为你牺牲了童贞。你只夸耀你自己的价值，是不公平的。天下哪有女性

的童贞一定比男性的高价呢？我们互为牺牲，是平等的。……”

“那你当我不过是个玩具了？”

“不要赌气！谁敢当你是玩具呢！”

栗原不住地呼出一阵阵烟来，她更咳嗽得厉害了。

“你此刻的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不是有意把我当玩具么？”

“笑话！因为你对我的爱太热烈了，为报答你的热情，才和你发生关系。我觉得对于你，我尽了不少义务了。……”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方法奈何你！我现在看透了你的心了！你刚才说的许多话是什么一种理论？稍为有点常识的人听见也会笑歪嘴巴！总之，是我瞎了眼睛！看错了人啊！我瞎了眼睛！我瞎了眼睛！我真傻！再傻不过了！我以为告诉你，我有小孩子了，你一定会喜欢的，谁料得到，……啊！我是再傻不过！我是瞎了眼睛！……没有一生相爱至死的觉悟，怎肯把一切提供给男人呢？去年暑假在须磨海岸，你不是对我说不要忘记那个可纪念的一夜么？你对我发了几多的誓言，现在就像没有那回事般地取消了。我到了今日身体起了变态的今日才认清楚你是怎样的人。原来你最初就立心立意骗我的。你当我是个无能力的女子，马马虎虎地骗过去，哪有这样便宜的！你看吧，你怎么变心，我都不管，我的心是不变的，我的心始终是和最初向你发誓时一样不变的！……”

花子的心转爱为恨了。她心里想，从今后不必遭遇恋爱于这个人面兽心的男性了。力所能及，唯有对他复仇。

“骂消了气么？近三更了吧，不要把隔壁房的客吵得睡不着觉。休息一下吧。”

“知道了！知道了！你这个人！够了！我走我的路就是了。”

花子的全身和声音同样地颤动得十分厉害，说的话差不多不成音了。脸色由苍白转土色，像死人般的。这恐怕是近二三日来性生活过剧的原因吧。

她突然地站起来了。

她把房门打开了。

“干什么！到什么地方去？”

栗原虽然有些担心，但仍然装出镇静的态度。

“我回东京去！”

“此刻时候怎么能走呢？也没有车了！到车站上去等到天亮。”

“你有本领走，就尽管走啊！”

花子不再说什么话，她真地把外衣加上，便走出房外去了。

栗原晓得旅馆门早关了。她如真地出去，旅馆的人们定把她拦住的。他暗地里恨起花子来了。正在高兴的时候，便闹出这事来，他也莫明其妙，心里虽然恨花子，但仍然忘不了她的肉体。

花子出去了后，他也坐起身来了，虽然假装镇静，但也不免有多少担心。他因为要和一个又漂亮又多金的资产阶级的小姐结婚，当然当花子是个妨碍者了。他也明知花子是真心爱他，自己也是相当的爱她，可惜的就是铃木家中落了，她便失掉了和他结婚的条件了。栗原和那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只会一次面，可以说彼此不发生恶印象而已。哪里谈到有爱情呢。

栗原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花子实在一点没有错。有过的还是自己。

——她如果怀了孕时，真是造孽啊

他正在痴想，果然听见旅馆的下女们和主妇在劝慰花子，也听见花子嘘唏的泣音。

“夫妇吵嘴算得什么一回大事呢？”

旅馆女主的声音。

“栗原太太，不早了，回房里去歇息吧。不要害你老爷担心呢。”

一个下女在劝花子。

“让我去当一个和事佬好么？”

又一个下女在说笑。

栗原到此刻时候，不能不走出来了。同时也起了一种残酷的念

头。

——不错，花子的命运是可怜的。但是我怎么能够为她牺牲我的前途呢？她离开了我，还是一样可以嫁人的。她真是再傻不过！她如果要钱，倒可以多给她些。她此刻是想以自杀来威吓我，或用别的方法来败坏我的名誉，对我复仇，那就未免太可恶了。此刻向她说几句好话吧，骗过了这一局，回东京去后再想方法。最好劝她打胎。我最终是不能和她正式结婚的，打了胎就没有事了，最多不过多给些钱给她。

栗原走出旅馆的门廊下来。他一掌抓住了花子的左腕。

"你这样地胡闹，成什么事体！"

他装出丈夫训戒妻子的神气。

"你不要理我，让我走去！"

花子在挣扎着，向栗原抵抗。

"不能让你走，不能让你走！"

"我和你已经是没有关系的人了！"

"一切是我错了。花子何必这样生气！有话慢慢说吧。快回房里来。"

"我不再听你的话了！你也莫再管我的事！我并不恨你，不怨你，总之算是我瞎了眼睛！不要抓住我，快放我走。"

"花子，请你原京我，刚才的确是我说过分了。我知道错了，你该原谅我。总之，有话慢慢商量好了。快回房里去！"

"老爷已经这样地说好话了，太太，你不该再执意了。回去歇息吧。你俩今夜里多亲热几回就没有事了。"

旅馆的主妇在从傍劝慰花子。

"那末，你不让我自由么？我就回房里去吧。但是，明天我一定要回东京去的。今晚上能监督着我，常时也能监督着我么？我是决心了的！……

"莫再说那些话，花子。你不知道我还是如何地在爱你哟！你

真挚地在爱我，我也在今晚上感觉到了。你爱我比爱你的生命还要真挚。的确，我太对不住你了。刚才我才想着。真是十二分对不住你了。我真惭愧！……务请你要原谅我，望你一生不要忘记我啊！”

他说到这里居然会呜咽起来。他把花子的上半身紧紧地搂抱住了。不问是她的唇，或是她的鼻，她的眼，他像饿狼抓鸡般地，当着下女们面前，便狂吻起来。

“谁相信你的话！”

她还是挣扎。但栗原还是像发狂般地在和她亲吻。

花子的心像又软了下来，给栗原抱回房里来了。他对她的脸上还是施以狂热的接吻。最初她有些躲避，到后来只沉默着一任他抚摸和接吻了。但她还是呜咽着，虽然在他的搂抱中，还是呜咽着。

“算了吧，不要哭了。你的心我都知道了。”

栗原抱住了在激震着的花子的颈项。

第二天花子说要回东京东，但是栗原把她留住了。

“多玩两三天吧！回东京去后，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出来呢？”

吃过了中饭，栗原说要到附近的山林中散步去。花子因为记顾着昨夜的事，不便说要一路出去。只让他一个人出去了。

但是不到半点钟，栗原满脸堆着笑容回来了。一走进房来，便把她搂住，不转睛地注视她的脸。

“尽看着我做什么？”

“看你真美丽啊！”

“扯谎！谁信你的话！”

“花子，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地美丽哟！只可惜……”

“可惜什么？”

此刻她微笑着问他。

“可惜美人一生育就会发生一种老态，把一切美的特征都断丧了。”

“真的?”

她凝视着他问。

“这是很平常的道理,还不知道么?”

“生育个把小孩,不见得怎样会衰老吧?”

“但是,一般说,生养一胎当过长岁数十年”

“真的?”

“我想是的。最少,胸部的曲线美就会消失的。”

“……”

花子在沉吟着不回答。

“花子,你喜欢小孩子么?”

“你呢?”

“我一点不喜欢!”

“但是已经有了身孕,不能不生育下来吧。”

“那也不尽然。”

“那有什么方法呢?”

“方法多着呢!”

“你就打胎么?”

花子像吃了一惊般地,脸色苍白起来了。

“那也是节制生育的一个方法。日本人真笨得可怜不管有饭吃没有饭吃,拚命地在竞争着生育。这个养十个,那个养八个,当做平常事,所以一般人毕生是为儿孙作马牛。”

“但是一二个小孩子也是必要的吧。”

“女人到三十四十岁间生一二个小孩子不迟。你还只十八岁,便生育起来,不是白白地糟蹋了你的青春么?”

“你的话也不错。但是打胎不犯罪么?”

“在日本是犯杀人罪。但到上海去容易解决了。到上海去,只要四天工夫,半个月可以把这件事解决了回来。”

“我俩无论如何,不能在最近宣布结婚么?”

“怎么能够呢？花子，我在社会上还没有找着职业啊！结起婚来，不是笑话么？假如你的身态自由了时，我们常常一块儿旅行，一块儿玩，多快活啊！”

花子半信半疑。她想要和栗原结婚，不能不堕胎。她沉想了一会，不禁又流眼泪了。

因为这件事，他俩又争辩起来。那天晚上，他俩便赶夜车回到东京来了。

九

花子和景山趁四月二日由神户启帆的长崎丸，于四日午后走到上海来了。第一晚在虹口大旅社歇了一夜，第二天便搬到吴淞海岸的小旅馆里住下来了。

她催促了景山好几次，要带她到医院里去解决这个身体的问题。但是景山总一天一天地推托。

“你不赶快为我解决这件事，又带我到来上海做什么？”

有一天花子这样骂他。

“栗原君不愿意为这个小孩负责任，你应该保护这个胎儿哟。”

“但是怎样地处置我本身呢？解决了这个胎儿，我回东京去或许还可以和他过共同的生活。有了这个累赘物在身上，我怎么能生活呢？我的父亲虽然犯了罪，但我铃木家还是望族，声名还是很金贵的。栗原不肯和我马上结婚，而胎儿又一天一天地成育起来，我怎么在社会上活下去呢？……”

花子说着流下眼泪了。

“到海岸去散散步吧。……”

景山很恳挚地要求她到海岸去望海。她当然不推辞，跟了他出来。

春深的江南景色，到处都是绿荫荫的。海面像一面镜子，只有时候由远处的渔舟送过来一阵阵的漪涟。泊在海口的两只中国特

有的小兵船，由岸上望去，就像小孩子的玩具。

“那也算是军舰么？”

花子指着那两只兵船问景山，问得他不好意思起来。

“南边兵船多走内河，所以多小的。。北方的兵船就有大的。可惜你不能到天津看去。……”

“不要骗我了！”

“的确的。谁骗你！……不过现在是飞机的时代了，不是军舰的时代了。”

景山对花子胡扯出几句，花子也不再向下问中国的军事问题了。

“刚才我和你商量的事，该快点进行。请医生来，还是进病院去呢？

“我想这件事情不应当做吧。”

“不快点，等他一天天地长大起来不更难了么？”

“我想你还是该快点结婚，这才是正当的办法。”

“但是不解决这件事体，他不和我结婚的。”

“你还在思念他么？”

“当然思念他。我也知道他是对我没有诚意。但我没有他，是无路可走的了。”

“真的无路可走了么？”

他俩在石堤上并着肩坐下来了。他不转睛地尽注视着她。

“你尽看着我做什么”

她对他作了一阵娇笑。在景山感着一种再不能忍耐的诱或性。他捉住了她的一只雪白的臂腕。但这在轮船上已经演过几次了的，她并不拒绝他。他误认她是有意于他了。

“你真地这样思慕我么？”

“花子我爱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男人都是这样说啊！……可惜，……”

花子再叹了一口气。

“可惜什么事”

“可惜你是支那人啊!”

这句话又把景山气得站了起来,满脸通红的。

“我看你完全认错了人。”

“什么意思?你坐下来,不要生气。……”

“你还在梦想和栗原结婚么?”

“我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是贵族,而我也是名门的女儿,陆军少将的女儿。你要知道,丘先生,我在日本是有身份的人啊。”

“但是,你没有钱,就把你和他分成两个阶级了。”

“那我和你便算是同阶级的人物么?”

“是的。你是由华族转化为普罗了。而我近来念了许多关于普罗文艺理论的书,和河上肇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获得了普罗的意德沃罗基,所以也转化为普罗了。”

你念了些什么书?“普罗的艺术,普罗的哲学,普罗的伦理,普罗的一切一切,……”

“你是从普罗艺术教程抄来的么,你以为单抄那几篇文章便可以摇身一变,变为普罗阶级,那是你错了!那些书,布尔乔亚的公子们都会读,都会抄啊!”

“但是我获得了普罗的意德沃罗基!”

“我看,就把你用化学的方法来分析,也分析不出半点普罗的特征来。纵令你能代表支那的普罗,我能代表日本的普罗,但我是天孙人种,你是汉族,同是普罗,但其间仍然有不能泯灭的沟渠在!”

“那我变成中国的官僚贵族,你能爱我么?”

“也不能。”

“为什么?”

“你这个笨蛋！我不是说过了，你是支那民族，我是天孙民族？”

“但是栗原要和大崎家的小姐结婚，不愿和你结婚，明白地是一种阶级斗争。你看吧！”

“他和大崎家的小姐结婚？”

花子惊得跳起来了。

“是的。结了婚就一同到伦敦留学去。”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栗原不许我告诉你。大概迟三两天，他们会在东京举行结婚式。”

“那我马上要回去回东京了。我要复仇！”

“他不要你了。你还是和我一块儿住吧。你的一身让我替你负责，连你的胎儿。他虽然是栗原的小孩子，但我是主张单分阶级，不问民族之差别的。”

“你这不长进的东西！谁要你负什么责！你回到上海来了，还要领留学的官费。赶快送我回东京去吧。你也得继续领庚款！”

“花子，我看你这样顽固，始终找不着出路的。你认错了阶级啊！我和你是同阶级的人啊！”

“不配，不配！你还是周身支那臭！”

景山和花子在海岸吴淞住了五天，于四月十一早又匆匆地赶上海丸回神户来了。不长进的景山因为对于花子恋爱过深，故虽受尽她的种种侮篾，还是像影子不离身般地跟着她。



一年之后。

花子因为哥哥武雄在大阪开了一家中国料理店，要和母亲同到大阪去帮忙做生意。

她自从在东京本乡E病院流产之后，有三四个月间没有看见丘景山了。出院之后，她听见栗原和大崎小姐早赴伦敦去了。社会

上一般舆论都是一样地称颂栗原和大崎小姐的美满姻缘。虽然有一二家小报馆，略提过关于花子的事，但仍然是以花子为一个浪荡的女子，引诱栗原罢了。并且向警视厅献计，要从严取缔这一类不良少女，免致贻害有为的青年。

在海岸和母亲哥哥度了几个月清苦的生活，她才感到经济不如意的痛苦了。武雄于月前到大阪去了，在工场区瑾内开了一家小料理店，专卖中国面食及烧麦，馒头之类。主要的顾客当然是工场的工人。料理店开张了一个多星期了，便写了信来，要母亲和妹妹一同到大阪去，免得他要担两头家。

花子又要离开东京了，忽然思念起丘景山来。她想临走之前，该去会一会他。至于她对栗原，自从流产之后，无所用其情也无所用其恨了。

——他虽然是支那人，但是个钟情的忠诚的男性啊！

花子坐在高架电车里，忽然思慕起丘景山来了，觉得自己从前有许多地方对不住他的。

——假如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爱我时，我就跟他去，不再到大阪去靠哥哥吃饭了。

在千驮谷车站下了车，到松山方去要走哪一条路，差不多都忘记了。问了站岗的巡警，才找着了那条路。

她在门外叫了两三次“对不住”，从前见过面的主妇才走出来，站在格子门内，她不认识花子。因为她自流产之后，姿态完全变了。

“看哪一个的？”

主妇这样的问她。

“对不住，我是来看丘景山君的。”

“丘先生么？他在前个月回国去了。”

“回国去了？”

花子骇了一惊。她想，丘回国，该通知我一声的。

“是的，前月五号回上海去。他说要参加革命去呢。”

给松山方的主妇一说，花子仿佛记得报章上近二三天来。连续地记载有许多关于中国动乱的消息。

——真对不住他了。自己拒绝他拒绝得太厉害了。有几次使他面子上太过不去了。不是当着松山方主妇的面前，她真地快要洒泪了。

花子辞了松山方的主妇，回到车站上来等电车，一面追溯过去，一面悔恨自己对丘景山太过刻薄了。自己本来不愿意和他发生关系的，但又故意地和他开玩笑，有几次对他表示过诱惑，到后来便辱骂他，骂得他一钱不值。他大概是受了我的刺激，发奋起来回国参加革命的吧。因为我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当他的面骂支那人不长进。

武雄在大阪南区的A町开一家小料理店，店面很狭小，除了一部分作厨房之外，简直不能住人。自节子母女来后，就在店后面弄堂里租了一间六叠的房子，母女两人看见这样狭隘嚣尘的房子便联想到日前的官邸的宏伟宽敞，不禁有今昔之感。

花子在哥哥店中当女招待了。每天一早，便加上白围裙过来店里工作。母亲节子则招呼和小商人的买卖往来。

一天早晨，花子一起身便打开房门，打算到厕所里去。她看见对面四叠半的房门也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一个年约三十岁前后的男人，苍白颜色，人中上蓄着日本人所常有的一丛短髭。他一看见花子，便微笑着点首。花子看他，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的，又像不曾见过面的，她只脸红红地在向那个男人鞠了鞠躬。

花子从厕所里出来，又看见那个男人站在厕所门首望着她痴笑。花子想，这真倒霉，又碰着一个不良少年了。她忙低下头，弯了一弯腰，在那个男人面前走过去了。

花子回到房里，才想起这个男好像有一二次作顾客到哥哥料理店里来过。

——他莫非是为我才搬到这里来住的？

花子想到这点，脸口又急激地跃动起来了。

一月之后，花子和那个男人间的友情成育到相当的程度了。她知道他叫荒川名陆，是一个退职中尉。他说他去年在山东济南驻防过来，在济南，青岛住了有一年多的岁月。

“要发财还是到山东。总之，在日本是赚不了钱的。要发财还是到支那去。他们说支那的国民性爱和平，其实是不长进。譬如你有一个支那友人，他如果有一件东西或玩具是你想要的，你不客气地拿过来摆在你家里好了。只要你态度强硬一点，他是不敢要回去的。一般支那人就是这样驯服的。日本真讨厌，太过法律化了，坐下来伸脚不得。在支那住惯了的我们，回到日本来真是倔蹩。”

荒川的酒喝得有八分醉了，长篇大论地在叙述他在济南时如何地欺侮中国人过来，如何地劫夺过中国人的东西。说了之后，表示出一种得意的颜色。

花子坐在他旁边，双腕给他紧捏住了。

“难道支那人受了许多冤屈，一点也不起来反抗么？”

“他们真是个无抵抗主义者。日本人在支那是特殊阶级，纵令他们有时兴奋起来抵抗抵抗，但结果是更加吃亏，所以到后来只好逆来顺受了。有些知识分子也写点暴露日本人的横暴的文章，但有人会骂他是国家主义者，所以他们对于日本人所加的压迫，像麻木无感觉了的。”

花子听见荒川这样说，半信半疑的。

“他们没有学校么？他们都不受教育么？”

“哈，哈，哈！说到支那的教育，那就再好笑没有了。支那的青年太堕落了。我去年署假在上海友人家里住了一星期，恰恰在隔壁的楼上住的是七八个支那大学生，看他们的样子是什么都不懂，也不上学，一天到晚只是挤在窗口跳望马路上的行人。每看见有一个年轻姑娘走过去时，便一齐叫号起来。在窗口挤懒了。便弹琴，吹箫，和高声放歌。从没有看见他们读过书。吃过了饭，便像呆鸭子

般地一个个走出街路上来，靠着壁墙乘凉。个个都有二三十岁了，大概他们每天所想的事只是希望家里寄款来制漂亮的西装，此外便是无时无刻准备着喉咙，等到看见有年轻女学生走过时，好叫喊起来。……”

“大学当局对于学生没有管理么?”

“在支那个个人都是像异常的疲倦，任何一个部门都是表示着疲倦。大概他们大学当局是疲倦于管理，学生方面也疲倦于求学。教授们的目的是在拿生活费，而学生方面则专注意于获得文凭吧。有知识的人们尚且如此，其他的当然不用说了。像这样的民族，还对他们客气干什么?”

“是的，我从来就看不起支那民族!”

花子敷衍着荒川这样说。她想，丘景山的确有些像荒川所说的，赋有无抵抗的性质，但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不中用。

“花子，我到支那去造一个新的世界出来好不好。”

“我虽然想去，但是，……”

花子想，哥哥认识了一个人家的姑娘，不久就要结婚了。他原来就和自己有些隔膜的，结了婚后，自己更是陌路人了。至于母亲，当然是跟哥哥吃饭的。花子想到这点，不禁伤心地思念起父亲来了。

六月中旬了，天气渐渐地热起来。花子答应了荒川的约，才吃过晚饭，便赶到公园里来。

“哪，你先来了么?”

荒川穿着一套漂亮潇洒的西装，挥着手杖，头上戴一顶巴那玛草帽，远远地望去，真是一个 Yonny Gentleman。

“你约六点，此刻六点半了哟。”

“那是我的手表慢了一点吧。”

他说着，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后，便不转睛地注视她的脸。她便低下头去了。

"坐下来吧!"

他一面对花子说,一面向一张铁梳化上坐下来。花子远远地坐在那一端。

"凑近些来!"

他像对她下命令般的。花子果然就凑近他坐下来。

"你下了决心离开日本,跟我到支那去?"花子点了点首。

"你不后悔?"

花子又点了点首。

"你舍得你的母亲么?"

"没有感情了,我早对她,……"

"那么你真心地爱我了?"

"……"

花子低着头呜咽起来了。

她想不跟他去也不行了。真是莫明其妙,何以把身体一许给男人之后,男人就会变态度的,不像未许身给他之前那样温柔那样能体贴人。

——恐怕自己要负大半的责任!何以这样轻率地就任他轻薄了。近半个月来,每夜里等到母亲熟睡后,自己便偷偷地爬行到他的房里去。他像赋有绝大的吸力,近来自己总不能离开他。想来想去,第一个犯罪的原因还是自己之性的饥渴。现在自己是性的被征服者了,纵令他是强盗,纵令他是杀人狂,自己也唯有跟着他走了。

"后悔了么?"

他大声一喝。

"不,不,……是……的。"

"那末哭什么?"

他捉着她的臂膀一拉,她便倒在他的怀中了。

"我此后只靠你一个人了!我丢了在日本的一切跟你到海外去,你不要中途又把我丢了哟!"

“你怎么天天在说笨话！不要再说那些婆婆妈妈的话了！怎么？你抵抗我？”

他摸着她的身体斥问她。

“不是的，谁敢抵抗你。回家里去不是一样么。”

“不耐烦！知道你妈是在什么时候睡着！”

警察会来的。给他看见了，被拉了去时，什么面目都丢了！”

“警察来，我打他一掌，不要担心。”

……

他俩循着在日本所常看见的习惯拥抱了一会后，都站起来向矮丛林整理衣服。

“我有事要访问一个朋友去。那么，明天下午四点，你先到码头上等我，搭赴青岛的日光丸。……”

“那么，旅费你都准备好了？”

“这些事要你姑娘们担心么？三千元早交正金银行汇往青岛去了。”

“那我才喜欢！”

荒川挥着手杖待要走了。

“你今晚上几时得回来？”

“说不定。”

“也不行了接吻礼么？”

她笑着对他说。

“谁耐烦中学生们喜欢玩的把戏。要做一块儿，就痛快地拥抱起来。不然，就赶快分开手。谁耐烦和你们小姑娘亲嘴，亲嘴不出半点头绪来。”

他挥动手杖，像卓别林般地走向公园外去了。

花子跟在后面，心里忽然又起了一种忧郁。

十一

花子终于到青岛来了。她今年二十岁了。

荒川到青岛来后的情况，并不像她在大阪时所想像的那样阔绰。

他们的行李是一赤皮 trunk，一个柳枝箱，这两件是荒川的。此外花子有一个信玄袋，是装她的一切衣服的。还有一个皮夹，是荒川一出一入都不离手的。花子想，三千元的汇票大概是在那个手提黑皮夹里面吧。

初到青岛，在武藏屋大旅馆住了两天，一切的享受倒能够使花子满足。第三天一早，荒川说出去找房子，只留花子一个人很寂寞地在旅馆里等。荒川早晨七点出去的，不单午饭时未回来，就连晚饭也没有回来吃。这两顿饭，她只是很寂寞地一个人吃。

十二点半时分，仆欧来问。

"要开饭么?"

"再等半个钟头吧。"

花子和荒川交际了二个多星期，深知道他的脾气。假如要做一件事情，甚至于吃饭，洗澡，若不得到他许可，预先做了时，他定要大发脾气的。所以现在虽然饿了，也不敢先叫开饭自己一个人吃。

但是不单等半点钟，她足足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见荒川回来。想叫茶房开饭时，茶房说已经过了时候，厨房歇息去了。花子没奈何，只得托茶房买了一个面包来充饿。有了上午的经验，在晚上的七点多钟，花子也就不客气地叫了饭来自己吃了。

过了十二点，才见荒川醉薰薰地走回去来。他一接着花子，便拥抱着接吻。

"ohm，yon are my dear，you are my love!"

荒川像影戏里的丑角，半唱半说地一面和花子亲吻，一面唱起来了。

"房子找好了没有?"

"真不容易!"

他只说了这一句,便扑地一响倒在床上去了。

"……"

她对他的态度虽然不能满意,但是亦无可如何了。

"想租房金八十两至一百两前后的房子。但是和一个朋友奔走了一天,没有恰恰适当的。……"

花子明知这是荒川的牛皮,但是恐怕指出来要挨骂,她只当它是他醉后的疯话。

"何必这样奢侈?房子住便宜一点的好。"她随便敷衍了这一句"

"在支那住房子不住好一点的会给人家看不起。我现在和友人们凑股,打算开一家大酒楼。半年之内,保管获利数万元。以后还怕无钱用么?"

"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还是不预先算进的好。"

"你总是爱说这样煞风景的话!蠢东西!"

"啊呀,我如说错了话,请你原谅我哟。"

"蠢东西!……啊!支那戏真不错呀!那些主角真唱得好!想带你去看看的,怕你吃不懂,白糟蹋了钱,哈,哈,哈!"

"你一句句都听得懂?我就不相信。"

"……"

荒川的眼睛直视着花子,又骂了一句

"蠢东西!"

"那末,明天搬不成功了。还住在旅馆里么?"

花子这时候低声下气地问他。

"要搬,要搬出去。这样贵的旅馆费,能够再往下去吗?"

荒川又吐出哀音来了。

"搬到什么地方去?"

"搬到安藤家中去暂住几天，再找房子。"

"安藤的房子还宽敞么？容得下我们？"

"马马虎虎。"

荒川穿的西装还是她在大阪公园时看见的那一套，但已经不漂亮了，满染着油垢，尤其是在洋裤上。大概是多吃了支那料理的结果吧。花子便想，荒川一定是没有第二套洋服了。

第二天一早，荒川所说的友人安藤果然跑了来，荒川很恳切地招呼。

"这位是安藤先生，我们找不着房子，今天暂搬到他那边去住几天。"

"那多搅扰安藤先生了。"

花子也恭敬地向着安藤鞠了一鞠躬。那个安藤呢，颜色苍黑，满脸烟油，人中上也和荒川一样蓄着一丛黑短髭。花子看见他的人像，就不能发生好感。他穿着日本和服，下面系着一条宽裙。当花子向他行礼的瞬间，他正探右手进左袖里去拿出一包纸烟和一盒洋火来，擦了洋火，吸上了纸烟后，又把那些塞进像大由袋般的袖里去了。于是双手便交叉着，左手藏进右袖袋里，右手藏进左袖袋里去了。他一面吸烟，一面狞笑着不转睛地看花子，看得她不好意思，忙低下头去了。

"不错呢！"

花子听见安藤对荒川说。她只当他是熟狎的友人的取笑，心里虽然不满，但只好忍耐着。他希望荒川能够快点找着房子，独立门户后，再进行生意。

花子略抬起头来偷看了一看他，恰好看见荒川在向安藤使眼色。荒川先一脚走出房外去，安藤也就跟着出去了。过了一会只是安藤一个人微笑着走进来。

"花子君，是初次到支那来？"

安藤像很恳切地问她。

“不，从前在奉天住过两年多。……”花子很想一气地把自己的身世说下去，显一显自峰的高贵。但深思了一会，又觉其无聊，便不再说下去了。她只想等安藤询问及是，再告诉他。自己是陆军少将的小姐。不到那时候，他一定会惊异起来对自己刮目相待吧。但是尽等，等了半刻多钟，安藤不再说半句下文询及她的身世。花子只得先寻些话来说了。

“安藤先生，从前你也是今上陛下所信赖的帝国军人……”

“Ei？——无聊得很！什么是帝国军人！？……”

安藤的话还没说完，花子再插口说。

“但是荒川这样对我说的，你和他从前是同在一个联队里。”

“那是荒川和你开玩笑的，我是顶讨厌当兵的……”

花子听见这话，胸坎里一颗炽热的心好像突然掉进冰窖中去了，一时不会说话，只凝望着安藤的苍黑的脸皮。

“……”

“……现在的世界如果没有钱，就当皇帝，当大总统，都不行了！如果能够赚钱，当流氓也不要紧。从前我是双肩荷一口流落到青岛来。那时的运命比叫花子还要惨，走去拜访几位有钱的帝国同胞，没有一个理我的，他们还骂我辱没了帝国的面目。你看，这不是笑话么？一个人快要饿死了，不能替国家挣面子么？国家从来对我没有关点恩惠。我在那时候才觉悟到要挣钱了。只要能挣钱，用什么手段都不必顾忌。果然，只七八年的功夫，我的生意做成功了。我有钱存在正金银行里了。帝国的领事馆也看得起我了。每年天长节宴会时，也有招待信寄来给我了。帝国同胞也这个叫安藤先生，那个呼安藤先生，来和我周旋了。什么国家！什么机关！什么政团！结果他们都是为这个而动的！……”

安藤说到这里，把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曲合起来作成一个圈儿给花子看。

“支那人说财可通神。财是什么？就是金钱！神是什么？就是

上帝！上帝做事还是看金钱的面目！一国的皇帝是天子，就是上帝的儿子，和耶稣同格的。不问是耶稣或是一国的皇帝，他们做事都要效法他们的父亲。所谓信徒，所谓得救，所谓勋一等，勋二等，所谓大将，少将；结果都是受着金钱的支配！哈，哈，哈！”

安藤说到这时喷了一阵浓烟，仰头大笑起来。

花子看见安藤以这样不庄重的态度去批评帝国军人，脸中已经稍稍抱反感了。及后又听见他笑军人笑得一钱不值，更加不满。但也无话可以反驳。

两人默然地对坐着又过了好一会，安藤再开口了。

“听说你的父亲是××师团长，是不是？”

花子听这一句，心里更加难过，脸上红了一阵又白一阵，当然无话可回答。

“我也为你的父亲同情。……由你父亲的案子看起来，更可以知道我的话不会错了，没有钱，什么都不行的！”

安藤接着又假叹息了一声。

这时候荒川和旅馆的帐房来了。荒川把帐单给安藤看了，一共三十六元零七角。安藤忙从怀里取出一本银行支票簿和一个水品印章来，写了一张支票，盖上印章，撕下来交给那帐房。帐房接到手里，再详细地审视了一番，才向安藤鞠躬道谢后，又再向荒川鞠躬。

帐房出去了后，安藤便催促他们动身。

“花子，你和安藤先生乘坐汽车去。我送行李马上来。”

“我事情忙，要快些走。”

经不过两个男性人催促，花子向荒川做了一个眼色，要他和她到后面去说两句私话。但荒川只当做没看见，花子差不多要掉眼泪了。无可奈何，忙走近镜台前去勾脸。荒川因为要收拾行李，走过镜台边时，花子便问他。

“你怎么不一路去呢？”

“行李谁清理呢？汽车上又载不了。安藤先生忙不过，也不能

久等我们。”

“那让安藤先生先走，我跟你和行李一块儿走吧。”

“不行！怎么你这样不懂道理！”

荒川作色起来了。花子看见他的苍白的骇人的脸色，心里又害怕起来，不敢再做声。

“那么，请你们到外面站一会。我要换一件底褂子，身上的一件，湿透了汗了。”

她蹙着眉头向他们说。

“安藤先生不是别人，不要紧。到他家里去一同洗澡时，怎么样呢？”（日本家庭有混浴的习惯。）

荒川笑着说。安藤吸着烟也哈哈地大笑起来。花子一想，荒川的话也不错，住在安藤家里进澡堂时，假如安藤有意要进来，有什么方法去拒绝他呢。

花子这时候十分怀疑荒川的人格了。她想，他如果不是品行不端，怎么这样年轻就退伍出来了呢。安藤对自己是有野心，这不难由他初进来时的态度和说话证明的。荒川家里或许还有正室，只把自己当妾看等。在日本的商人阶级和下流人共妾的习惯，是常有的事实。

——荒川如同意安藤向我进攻，那就十二分该死的了！

她脱去了外衣，只剩里面的一件粉红色短衬衣了。下面着的是同颜色的腰裙，她不禁双颊通红了。

“真漂亮！花子君的肉体和相貌一样的不错呀！一定有许多——”

安藤笑着这样说。但说到“……有许多——”三个字，又突然的截住了。

衬衣脱去后，雪白的胸脯和美满的双乳显露出来了。

“啊！再好没有！再好没有！”

安藤在喝采。荒川只站在一边痴笑。花子在这时候，真恨极荒

川了。同时羞愧得快要哭出来了。

——我是名门之女！我是陆军少将的小姐！他们何以敢这样地来凌辱我！？安藤说的话还是对了？

她急急地换了衣服，一面这样地想。

花子换好衣服，茶房便来说汽车准备好了。

“花子，那么，你快点跟安藤先生去。”

花子和安藤并坐在汽车里，心中异常地不安。汽车开动了后，安藤的态度更加傲慢。她正在沉思，安藤忽然拿了一盒洋火交到她手中来。

“替我擦根洋火！”

安藤嘴里含着一根香烟，把下巴向着花子一伸。他的那种傲慢的样子，真地快会叫她把洋火摔到地下。但她终于听命了。

她替安藤擦了一根洋火，点着了香烟，他便拼命地吸。一面吸一面把阵阵的白烟吹向她的脸上来。

“你的体格真好！真是肉感的，官能的！”

安藤说了后，又狂笑起来。她只红着脸，低下头去。

汽车的速度加快了，安藤忽然伸出右手来摸她的脸部，吓得她忙闪开身体，屈着背，翻向那一边。她真地恨安藤太无礼了。

“花子，有什么要紧！我虽然不是堕落军官，但我有钱啊！只要有钱，现在的女人不是人尽可夫吧？哈，哈，哈！”

花子想，自己猜的不错了。自己没有认清楚人，又误跟了彼伦。现在荒川又默认他向自己行其非礼了。第一次的栗原，已经不是人了。现在的荒川，比栗原更加不如了。

她正在思想一切的前后，不提防安藤竟敢伸出双掌来紧搂着她，伸前嘴来要和她亲吻。花子这时候不能不抵抗了。她只觉着他的短髭不住地在她的白嫩的颊上磨擦。他的手段更加暴厉而露骨了。花子恨极了，迫不得已。伸出右掌来辣辣地向他的左颊上掴了一掌。

“岂有此理！看你今晚上死在我的手里！”

安藤的苍黑的双颊上居然起了一阵赫红色。

“你当荒川会来看你么？不要发梦了！他一共拿了我五百金圆去了！”

花子给安藤紧紧地搂住了，再也没有办法，只是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她此刻才知道是给荒川骗卖了。

十二

花子进了山海楼，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只是呜咽着痛哭。看守着她的是一个年约四十前后的身体臃肿的女人。

“劝你不要哭了。到这个地方来了辛苦也得挨过这三个年头，过后就自由了。趁这三年间的机会，多积些钱，有了钱，可以不要再靠男人。多舒服啊！……”

那四十多岁的胖妇人坐在她的床前这样地劝她，花子虽然没有答话。但她想，现在又听见唯有金钱的能力最大的理论了 。最初她怀疑，现在她有点相信了。

花子到后来知道那个胖妇人是姓村山名静子。据她自己说，当她年轻时是山海楼的第一个名花，——否，她实在是在青岛的日本妓女中的第一人，弹唱，跳舞和面貌，件件都在八十点以上，兼之有一个富豪做了她的特别恩客。在经济上得了极大的助力，只一年间，她便恢复了自由，对于全楼妓女占有监督的地位了。也有不少的朋友劝她脱离山海楼，出去从良，但是过惯了 青楼生活的女人，一想到像呆板公式的家庭生活，便有些不情愿，所以还在山海楼当妓女的领袖。山海楼换了三个主人了，都留着她监督妓女。因为全楼的妓女对她都很信服。

经村山静子多方的劝慰，花子的思意有些活动了。重履日本故土尚且不情愿。何况回去见母亲哥哥呢。当然，更无为荒川守贞之

必要。但是自己一时又不能死。花子想了一个整天整夜，第二天便肯吃饭了。

她给室外的车声惊醒来时，是早晨的七点半钟。因为要到厕所去，便走出长廊下来。她看见一切窗户都紧紧闭着，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息的。那样暗的情景，几乎使她怀疑还是在半夜里。她还感着一种痛苦，就是空气非常的混浊，有些腐坏了有机物的微臭。花子觉得胸部闷不过，忙从厕所里跑出来，差不多要呕吐了。

好奇心引着她走向前面来。她在一个大厅房面前走过时，看见里面的地板上错综交叉地睡着二三十个女性。朝外面睡着的女人的脸上反映着由玻璃窗扉射来的晨光，越发苍白难看。花子想，这些女子一定是当服役的女仆们，不然就是无客光顾的下等妓女了。有些在梦中呻吟的，有些在发出奇高的鼾音，有些是袒着胸睡的，有些是穿一件露出雪白的双臂来。但都是脸孔丑恶得不堪一看。花子同时闻着一股臭气。

全楼是静悄悄的，连底下的人都没有一个起身。花子便大胆起来，走上楼来巡视。果然，在青楼中男女的关系比家常便饭还要平常，赤条条地伴着来客睡得非常甜蜜的妓女占多数她还听见有敲来客的竹杠的妓女。

“一晚上两次，这是一般地例规哟！”

“××××××”

“还得加两块钱！”

“你不要当我是个猪头三了！”

花子听见又好气，又好笑。她想，这位来客定是和自己一样不通世故的青年学生。她想到自己将来，也要过这样的肉糜烂生活，又不禁悲伤起来。

她看了许多不快的丑恶的现实，由这些现实，发生了许多想像，于是她怀疑人生了，怀疑世界了。何以像自己一类的女性要通过这样的痛苦的生活。她思索了一会，觉得刚才看见的并非现实，

像发梦般地。到后来，给屋后的中国人住家里的麻雀声惊醒来时，才觉得自己的饥肠辘辘。她又想，中国人的精力真强，一打麻雀定搓到天亮。有些到了天亮仍然不愿休手的。花子觉得自己，也手痒起来，想得个机会玩玩麻雀。

那天晚上，静子又走来了，要她一同到浴室去洗澡。花子给静子提及洗操，便想起昨天荒川说的话来了。她真怕正在洗澡中，安藤主人便闯进了。虽经静子催促了几次，她仍然踌躇着不愿动身。

"快些洗澡去！"

静子笑着催她。

"为什么？"

花子觉得静子之笑并不是寻常的笑，是另有意义的。

"你这个姑娘才可笑。天气这样热，不洗澡也过得去么？"

花子本来早就要入浴了的。经静子催促后，便换上浴衣，跟着她到二楼的浴室里来。浴室是纯日本式的，但用石材代替了木材，构造极其讲究，面积却比日本的公共浴堂小一点。

花子和静子共浸在浴槽里，十分适意，有点不愿意起来了。她觉得这间浴室比武藏屋旅馆的还要精致。她两浸了约摸有十分钟工夫，雪白的肌肤快全转变红色了，便从水槽里出来，坐在水槽傍的石段上把肥皂摆在面前，各用一个小木桶从浴槽里汲了一桶温水出来，正打算摩擦身体，忽然有一个赤裸的男性推开玻璃门走进来，虽然是在日本常见的习惯，但花子还是不免骇了一跳。她安神一看，原来就是这家娼楼的主人，昨天见过面的安藤。花子在这时候，羞得满脸通红，忙低屈着身体，双腿也挤得紧紧的。静子却不慌不忙，赤条条地跑在一旁，双手支在地面上，叩了一叩首。

"老爷来了么？请便！我们僭先了，失礼了。"

静子说了后，又叩了一个头。到这时候，花子才知道安藤在这家山海楼有这么大的权威。他在这家娼楼中俨然是个小国王了。于是她也不能不跟着屈了一屈腰，但脸色早已经由红转苍白了。

“你们洗你们的吧！”

安藤微笑着说，态度比昨天更加傲慢了。

“谢谢老爷！”

静子再恭谨地叩了点首，便跳进水槽里去了。不一刻，就跳了出来，盘腿坐在石地面上，静子便走过去替他擦背。

忽然有人在浴室外叫静子。静子对安藤说了一句“对不住”后，就推开玻璃扉出去了。花子也赶着想跟出来。

“我一刻就回来的。你在这里代我招呼老爷洗澡吧。”

静子笑着对花子说了后出去了。花子想再说什么话，也来不及了。静子从外面早把玻璃门下了锁。

花子像裸体石像般地站在浴室的中间；不知道怎样好了。

“过来替我擦背！”

安藤下了命令。

“……”

但是花子动也不一动。

“你摆什么架子呀！”

安藤站了起来，走近她，拉着她的双腕。

花子终于失掉了她的自由意志了。

不一会，静子回来了，她笑着问安藤。

“老爷，今晚上的试验怎样？”

同时她看见花子坐在石上脸色苍白地在流泪。

“她还在摆陆军少将小姐的架子，没有办法！”

安藤微笑着说话。

“啊呀！……”

静子在狞笑着望花子。

花子看见安藤又像野兽般地拥抱着静子，她忙背过脸去。

“花子君，你要学我们这个样子才能赚钱哟！你不该再发你的小姐脾气！”

又过了十分多钟，安藤走了。临走时他还对静子说。

“你要好好地加以训练。等一会，还是带她到我房里来吧！”

“晓得了。”

静子再跪下去叩头送安藤出浴室。安藤去后她便反过头来对花子说，

“老爷喜欢你，你不该再这样地倔强。他们求之不得呢！快点起来，穿好衣服，到他房里去吧！”

但是花子呜咽地哭了起来。

十三

花子像梦游病者般地跟着静子回到房里来后，还在不住地流泪。静子便把娼楼的规矩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凡是新买进来的娼妓，不问是处女非处女，最初三天是由楼主享受。名义是：招接来客的技术上的练习。凡是过于害羞或对楼主有所抵抗，及不活泼的女子常常还受肉刑的责罚。

当然，花子在那晚上也难逃此例。她忍气吞声地受尽了安藤的蹂躏及凌辱。安藤事过后，便向着她作一种难堪的狞笑，——由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狡诈残忍的凶汉的狞笑。日本人所特有的虐待弱者的狞笑——表示他是得了胜利。

“怎么样？你还在思念荒川么？”

安藤说了后哈哈地大笑。花子低垂粉颈，一声不响。

“昨夜里，他来过了，还陪着我喝了两升正宗酒。问他思念你么。他说，他还思念你，就不送你进山海楼了。……”

“……”

花子仍然没有话，但也没有眼泪了。

过了两天全楼的娼妓都知道主人十分喜欢这个新来的花子。过了三天，还不肯让她出来接客。每晚上还是把她占据着。静子也替她收拾过了一间比较明亮的房间，在三楼上，安藤需要她时，不

问昼夜，静子便来叫她，陪她到安藤房里来。花子想古时候的帝王大概就是这样地淫乱无道吧，自己就是像一件器具的宫女之一了。花子最初受安藤的肉体的凌辱时，精神上感着一种难堪的痛苦，但过了二三夜，比较习惯了，不像最初那样难过了。不过还有两件事使她感着完全丧失了女性尊严的是每次到安藤房里来时，安藤都是赤条条地喝着烂醉，或盘腿坐着，或仰卧着等她；其次是他们当性交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静子一些也不回避。尽坐在旁边不动。花子有时候也向静子吐露了些不平，静子便笑她迂腐。

"在娼楼中，这些也算是一回事么？你将来出去接客时，一夜里招待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客，也说不定的哟。你又不是和那一个男人结婚，做夫妻。也怕人家看见，害羞么？"

花子在山海档住了一个多星期，渐次认识了几个妓女了。她还没有出来接客，但每天总有一二个同事到她的房里来向她道贺。花子也莫明其妙，她们对自己所贺何事。过了几天，花子才知道她们因为看见她在主人面前得宠，才来道贺的。

山海楼替花子取了一个新名子叫做嫦娥，把花子的名字废了不用。她自来山海楼后，完全失掉了自由。每日的起居生活都是由静子摆布。每夜里规定要到安藤的房里去侍寝，这在花子是最痛苦的。但经过了四五晚之后，就习惯了。只当自己是一副机械，一任安藤的轻薄，但她始终没有对安藤笑过一次。当安藤凑近她时，她便把头侧向一边，不看他。

经过了半月之久，安藤还没有叫花子出去坐在栅栏里，招诱嫖客。静子看着有些不高兴，渐次有烦言了。

有一天，花子在安藤房门首走过时，她听见里面有静子的声音。

"花子这么多的钱，不早些叫她出去做生意，尽是你一个人把她拥抱着，看你怎么去叫她们心服呢？普通的试验期只是三天，至多五天。你这次破坏了同行的例规，叫我怎样去向她们讲规矩呢？"

“哈,哈,哈,你在吃干梅子?”

安藤的猥鄙的笑声。

“谁和你吃醋!你要干一百个姑娘,我也不相干!她们里面不是有在说闲话的么?”

“谁敢在背后说老爷的闲话,拉过来赏她一二十皮鞭!”

“你这样不正经,谁怕你呢,”

静子说了后,又还在呶呶不休。不过声音低小,听不清楚。

“好了,不要吃醋了。今夜里不再叫她了。你来一个吧。”

安藤再哈哈地大笑起来。

“那才是笑话!谁稀罕陪你睡觉!我只问你什么时候替她广告出去?”

“你想什么时候好?”

“今天在报上登广告,明晚叫她开始做生意吧。”

花子听到这里,更加伤心起来了。她想,日本是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但是做皮肉生涯的女人也是甲于全世界。自己不幸生作女子身,不幸父亲做官失了脚,弄到自己卖肉的自己都操纵在他人手中了。

因为听见静子说要在当地的日本新闻上登广告,第二天花子便很留神地去翻看各种报纸的广告栏。果然,她发现了这栏内的一段广告,标题用三号字写着:“山海楼新进名花。”下面的本文的四号字,写着:“本楼新近由日本内地物色聘来美人一位,年才一十九,花名嫦娥,精通各艺,准于本晚在本楼候教,有志君子,盍兴乎来”一小段广告文。

——他们当我是一件新从日本输出来的商品啊!

花子看见了那个广告后,暗地里叹了口气,一阵悲酸之泪又接连地落下来了。

于是花子想到今晚上要穿着盛装坐在栅栏内,像动物园槛内的动物一样,给往来的客人玩看,真是十分难堪。

花子一个人坐着，正在悲伤，忽然听见有人在室外叫她，

“花子姊姊！”

“是哪一个？”

花子忙揩着眼泪问。

“是我，妙玉！是文子。好进来么？”

花子听见是最近才认识的，和自己说得来的津川文子，忙说，

“请进来！”

文子进来了，看见花子双眼绯红，本来想说几句道贺的话，现在不敢说了。

在同事中，只有文子最常到花子房里来谈论互相慰藉。花子比文子长两岁，文子今年才十八岁，但自进山海楼来已经满一年半了。

他俩对坐着沉默了好一会，还是文子先开口，

“花姐姐，你今晚要见世面了。你要多留心才好。不然，静子那个老婆婆……”

文子说到这里，声音放低小了点。

“……她便有许多闲话。稍为做错了事，或伤害了她的感情，恼起来时，她会假公报私，执行同业的刑罚的。……”

“那要怎样才好？”

“最好能够成事，今夜里碰着了阔客，替你做一个场面就好了。”

“没有人要我怎么样？”

“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静子她们一定要批评你，说你是没有本领，不会引诱嫖客。还是招引得嫖客好些。不然，要坐在栅栏里，坐到二三点钟，回来房里还不得睡，要挨打挨骂呢。”

花子听见文子说得这样可怕，不禁心寒胆颤起来。她想，娼楼原来是女性的活地狱啊。

“自己坐着睡着了怎样呢？”

“哪里睡得着呢？有许多人监督着你。现在天气热还不要紧。到了下雪时分，要坐到下半夜的二三点，真是难挨哟。”

“……”

花子再流泪了。

“我们日本女子真是命苦。我们日本帝国有许多陆军，有许多兵船，但是保护不了在海外营皮肉生涯的我们，天孙民族的女儿们。”

文子说后叹了口气。花子听见文子说话的口气，像是在日本内地受了相当教育来的。

“你进过高等女学校么？”

“哪有这样的福份！……才进高小一年级，就被卖到这里来的。”

“你也是三年的期限？现在过了一年半，只差一年半，就得恢复自己的身体了。”

“哪里？我是五年期限的！”

“前借金多少？”

“三百圆！”

“三百圆结五年的契约？”

“前借多和年限的关系没的定规的，因人而不同。总之，我的父亲吃了介绍人的亏就是了。大概给介绍人吞去了二百圆。至于三年或五年，是临时谈判的。因为当时我父亲快要给地主拉去坐牢，急于要款，其次是介绍人看见我年纪小，所以订了五年的契约。……”

文子说到这里，眼眶红起来了。

“那你比我还要迟了，还有三年半？”

“再等三年半还不能脱身呢！”

“为什么？”

花子惊异地问。

“一年间卖肉的钱，先要偿利息，然后还本。假如你患了病，不单无收入，反要向主人借钱调医。旧的利息上滚利，新的借款又要加息。不增加年限替他工作，有什么办法呢？我的身体本来不好，偏偏又碰见许多斩千刀的花柳病鬼，害得我一年中有半年住病院！……”

文子流下泪来了。

“借款要算利息的么？”

“岂敢！高过当铺利。当铺的一分八厘，这里的由两分至两分半！”

“你的呢？”

“顶高的，——二分半”所以我说，如我碰见了那个介绍人，我定咬他的肉，他欺侮我的父母是耕田佬，强迫我的父亲纳这样高的利息。我的父亲当时本不愿意的，但是那个介绍人说，这又不要我父亲白拿现钱出来偿息，只要我来青岛后，运气好，多遇贵客，多挣些钱，不消五年，在三年四年之内能够回来也说不定。我父亲因为被地主迫得要命死了，才含着眼泪打了指模，承认了这样苛罚的契约。你看他们剥削得多么厉害！”

文子说到这里，取出一条雪白的手巾来揹了揹鼻子。

“……像我身体这样多病，想脱离这样的活地狱，大概是无望的了。所以我也自暴自弃地不管前途死活如何了。医生禁止我喝酒，我偏不听他的话。近来我连香烟都抽起来了。人生真是没有半点意思！此刻我由嫖客感染到的恶病，我都忍耐着不说出来了。因为说出来了，又要住病院，多负债，那不是自己延长卖身的年限么？这里的医生检查疾病比日本内地的马虎，所以我也乐得把恶病传染给其他的嫖客。我想，凡嫖客尽都不是好的，不必对他们讲良心，因为他们都是把我们女性当玩具玩，这岂不是岂有此理么！”

“啊！可怕的花柳病！嫖客有病没有病，怎么验看不出来呢？”

“难看出来的。这到提防不了的事。慢说问他有病没有，他如

指名要你时，就明知他有病，也不由你拒绝了。因为我们是丧失了自己的女性啊！……管他有花柳病，到医生那里去多打一枝针，多洗涤几回下部，就没事了的。这倒无关紧要的。我们无法解决的。我们无法解决的，就是主人方面的剥削榨取太厉害了！……”

花子听见文子说了后，越发颤栗和伤心起来。她真是闻所未闻。于是她想，荒川骗卖自己，到底拿了安藤多少钱呢。安藤曾向自己说过一次，是五百，至于利息，大概也是二分半吧。荒川决不会和安藤争执的，横竖又不要他来负担。她真想不到自己常以为夸的日本帝国——有许多像自己的父亲般的军人拥卫着的帝国里，也还有这一类的吸血鬼，这一类的恶魔存在着！这些吸血鬼，这些恶魔，该应是单限于支那才有的。

十四

文子还继续着说：

“我的父亲世居熊本县饱托郡，姓南名辰次郎。从前数代的祖先起，就在村里替地主耕田。前年因为适逢天旱，兼有蝗虫，秋收一无所得，不单白白地丢了许多耕作费和劳力，地主那边催地租还像阎王的催命符般，郡长也帮着地主来催讨，限我父亲五天之内要筹出来偿纳，不然不单要把耕地收回，还要送我父亲入狱，我父亲恰恰在那时候，旧的痨复发，睡在床上，一筹莫展。兼之新年快到了，还有几柱小帐也不能不偿还。有一天，我母亲忙忙急急地从外面跑回来，看见我站在门首，便顿了顿足痴看了我一会。过后，我才知道那时候的母亲正在为我伤心呢。母亲看了我一会后，就走进父亲房里去了。我因为要看守着小弟弟和小妹妹，没有跟进去。那时候，我虽然只是十六岁，但也有几分知道贫困的悲哀和双亲的痛苦了。自己常常怨恨自己无能力不能帮忙父母。我当时只希望母亲到父亲房里去，能够商量一个办法来，把欠地主的地租偿清，把市里几柱债务还清后，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一个安乐的新年就好了。

“我的小妹妹名叫富子，前年才六岁，——其实是才满五周年，——我的父亲最痛爱她。从四岁那年起，就跟父亲一床睡。因为母亲又生了小弟弟了。除父亲外，大概是没有人哄她玩。过于寂寞的缘故吧，她每天都是啼啼哭哭。我母亲因为父亲病了，债主又继续不断地来讨帐，弄得心烦意乱，看见小妹妹哭，便会冒火起来，拿起竹鞭来，向富子的大腿上和屁股上抽了几下。于是小妹妹更加伤心地痛哭了。我看见当然心痛，因为父亲病了，妹妹不惯寂寞，怎么能怪她哭呢？但是，看见母亲近几天来不吃不睡地勤劳，又怎么能够怪母亲呢？我在这样的时候，总是自己悲叹自己的无能，不能帮助父母。

“第二天，富子病了，大概是感冒吧（文子说到这里，重新流泪了。）她害怕母亲，又看不见父亲，只是死拉着我，要我陪她。当她惊醒来时就说：

——姊姊呀！姊姊呀！拼命地哭喊，喊得烦起来，又去骂小妹妹。

“第二天，我在父亲寝室前走过时，听见父亲在叹息。

——文儿太可怜了！你该预先和她说明，不要害她吓病了。

“我听见父亲这样说，真是摸不着头脑。只知道问题一定关于我一身的了。母亲接着便说：

——当然要告诉她。但是到了这样时候，事在必成了，条件虽然苛刻一点。除以此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尽让她跟着我们这样穷爹穷娘，又有什么幸福，什么快乐呢？

——好的，就这样办吧。

“又听见父亲在叹息。

——那么明天就叫那个介绍人过来，把契约给你画一个押，人银双方交割，让他带文儿到旅馆里去。听说一共有三个人要到青岛去的，其他两个也是穷苦佃农家的女儿，今年过不得年的。

“我听到这里，才有点明白，但只当母亲想把我卖到青岛去当

酌妇，（日本酒楼的女招待）还没有想到是来这个地方，替安藤这个吸血鬼挣钱呢。

"傍晚时分，母亲叫我到父亲房里去。我一踏进房门，就看见父亲苍白颊上垂着泪珠，不转睛地望着我。母亲倒老气横秋地看见我进来了，便说：

——文儿，有话要和你说的。坐下来，慢慢和你商量下吧。

"母亲拿了一张垫子给我。我远远地离开着他俩老人坐下去了。——一切都是为穷所迫，父母不长进，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时候，只好要求儿女帮忙了。我们都知道你平日是孝顺不过的女儿。……"

"母亲先开口说了这样的一段空话，反促起我几分的反感了。"

——什么事，母亲，请你简单地对我说吧。妹妹要我去陪她呢。

"想着妹妹在病，我又有些伤心了，说话的声音，便有几份悲激起来。"

"母亲便把一切详细告诉我了。听见他们要把我卖身到娼楼中去，真令我震栗了半个钟头。但是望着他俩老人都在呜咽着，我也只有陪着哭，再无勇气抗辩了。

——文儿！……

"父亲只叫了我一声，像上气不接下气，说不下去了，只听见他在哭。"

——总之，做父亲的不长进，害了你了！文儿！……你，……要，……恕宥我啊！"

"可怜的只是父亲一个人，当下我是这样想。我对于母亲，当时不知为何道理有点不能谅解。但到现在想来，母亲也自有她的苦衷，当时我实在错怪了她了。第三天，母亲很早就出市里去。约摸是十一点钟时分，带着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四十前后的女人回来。这对男女就是山海楼的代表，来我们村里募集娼妓的。至于村中的那一个人向她们推荐了我，我就无暇问了。

“一切谈妥了，十元钞票三十张，一枚不错地由那个男人交给我的母亲了。那个年四十多岁的妇人便催促我梳洗，好一同到市里的旅馆里去，明天一早就要搭火车赴门司赶船。——什么衣服都不要，只带随身的一二件就够了。到青岛后再重新再制。你们乡下人的衣裳，带到那边也不合适穿。”

“当我的母亲问她要带些什么东西去的时候，那个女人便这样地回答我的母亲。

“我垂着眼泪梳头，梳好了头便把自己仅有的一件顶新的衣服穿上，到父亲房里去向他老人拜别。一想到今生今世恐怕没有再见他老人的希望时，我不禁痛哭起来了。父亲当然也陪着我哭，母亲也站在一边洒泪。父亲呜咽了一阵，使咳嗽一阵，当我临走时，他只哭着断续不定说了这末一句：——希望明年?……的年辰好。…希，…望，我的老病，……早…日好。……两……年内，蓄存了钱，……我，……我，一定，……到支那去……看你啊！……把你的，……身体，……赎回来，……我才肯死啊！……”

“我再去看妹妹时，又听见她在叫喊：……姊姊，有人来捉我了！姊姊快把我紧紧地拉着吧！

“这真叫我要心碎肠断了。摸了摸她的额角，怪烫人般的。大概是因为温度太高了，她在梦魔吧。

“我搂着妹妹亲了一回嘴，自己直觉着以后也不能再和她见面了。我在当时的惨痛，真可以拿‘生离死别家散人亡’的八个字来形容了，我想世间最大的罪恶莫过于破坏人的家庭，离散人家的父母、兄弟、妻子。

“母亲送我到市内士界屋旅馆来。我从来没有住过大旅馆，觉得这家大旅馆完全是天堂了。母亲双眼绯红的送我到旅馆后，立即又出去了。但不久又赶回来，买了一小盒的梳打饼干和一篓桔子，要我带到船上吃。——母亲省点钱，留来过年吧。我不要那些东西哟！

"我蹙着眉，但是真心诚意地说。不过母亲误解了我，当我是嘲讽她，睁着双眼直望了我一会，眼泪便掉下来了。——既然买来了，就搁在那里吧。

"那个老头子笑着对我的母亲说。我想着那些饼干和桔子的代价，不禁又伤心起来了。我真地不吃那些食品！如果吃了，不是蜻蜓咬自己尾巴么？

"母亲因为要赶回家里去，坐了一回对我说了许多要保重身体的话后，便向她们告辞。我在这时候，对于母亲忽然又恋恋起来了。我一个人送母亲从房里走出来，母亲朝里面厕所那边走。——母亲，你走错了路，要走这一边。正门在那一头。

"我这样地对母亲说。——不是的，文儿，你到这里来，有话对你说。

"我当母亲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完，只好跟她到厕所傍边去。——文儿，母亲这回十二分对不住你了！但是父亲的辛苦你是知道的，你要原谅你的父母是出于万不得已的哟！

"母亲再次凄然的流下泪了。——母亲，那些话都不用说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好好地看妹妹和父亲吧。妹妹如问我到哪里去了时，你要说，我跟学校的同学们远足去了。……

"我说到这里，也咽住了。母亲还在迟疑了一会。过后她突然地拿出两张拾元的钞票来，要我接收，预备在途中作特别的费用。——我不要这些钱！

"我流着泪说。——文儿，拿去吧！全数给父母用了。太对不住你了，你自己也得用一二十元。如用不了，拿去买一个好一点的戒指带在指上，作算是父母给你的，做一个纪念吧！

——家里少钱用，拿回去给弟弟妹妹们多做几件衣服吧。气候今年特别冷呢。我不要钱用的。

十五

“到了山海楼，照例受到那个吸血鬼的蹂躏。谁料得到我的处女之夸就丧失在这个犯过欺诈罪案，住过三年牢狱的凶徒手里。

“我不单受了他三天的凌辱，他还对我加了私设的肉刑，我的两条大腿给他鞭得紫一块黑一块，罪名是一点不听训练，不肯摆动身腰去迎合嫖客。其实是我在最初晚上拒绝了他的缘故。他凌辱了我三晚上，还在报章上登广告，说我是个新由内地来的二八处女，去欺骗嫖客。

“山海楼以世面的处女为理由，第一夜的游乐费，标价至五十元之多。我吃了晚饭便坐在栅栏里正中的位置，在我背后的壁上贴着一张大红纸条，上面写“新进名花妙玉，二八处女”几个大字；这就和支那人执行野蛮的斩头刑罚时般，在罪人的背上插一枝小白旗子，上面写着“监斩什么要犯一名某某”的字样；没有两样的意思。我偶尔翻转头来一看，就觉着一种莫大的重压，也觉得是受一种重大的侮辱。他们明明是在拿女性来开玩笑啊。

“和我并坐着的几个同事，都争先恐后地伸出手去招呼在街路上往来的行人。有些同事竟不客气地向支那人招手说：——支那先生！支那先生！请进来玩玩！”

“我坐在那里，真似古人所说的坐在针毡上了。听她们喊二句，我背上使起一阵寒栗。花名叫丹桂的一人是近五十岁的老婊子了。她在山海楼足足过了二十五六年的卖肉生涯。因为面貌太丑了，一个月中好的时候只是二三个晚有顾客。每到冬天，一连二三个月都没有一个客来过问。所以她的债务一天一天的高积起来，满了三年，再延长三年，过了六年，又延长三年。……就这样地延长下去，现在是第九次的延长了。她说今生也没有出楼的日子了，走出去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这样老丑了，当然也没有人要了，只好老死在这山海楼里了。问她在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不自杀呢？她说，她还不

想就死，想再看几年的世界是怎样变动的。她又说，一个人哪里能够这样快死的，人是为生存才走到这世界中来的。她的职务只是打扫厕所，洗涤便桶，夜里多半是陪厨房的大司务或仆役睡觉，骗他们的几角钱买香烟和酒。现在她的希望，——唯一的希望是在一个月中能拉三五个顾客，给点小钱给她，并请她多吃喝些东西。她的牙齿十个有八个掉了，都镶过了义齿。夜里搽上了胭脂水粉。不见得怎样难看，若是在白天里看见她，真是像个从地狱里拉出来的青脸鬼婆婆一样，真吓人。她的身上大概只剩下一重皮缠一把骨，更没有肉血的了，和僵尸没有两样。她的顾客也只是黄包车夫一类的穷苦工人。但她还老不自重的，看见支那式的大学生穿着漂亮的西装走过去时，便高喊起来，——你那位支那大学生先生真漂亮呀！你恐怕还只是二十岁左右吧！没有结婚吧！

“她发出这样不伦不类的讲演，那些支那学生当然翻过头来望望她，是不是他们所物色的漂亮的姑娘。于是她更热烈地向他们招手。——请进来玩玩吧！——脱尽衣服的玩玩吧！我也只是十八岁！你们看看，我多漂亮，我的双颊和嘴唇多红润，我的脸色的皮肤多白皙。你们看，我的牙齿不是像珍珠般地可爱么？我也和你们一样会喝酒，喝到星眼朦胧。最少，我还可以到你们青年的革命阵营中混一混呢。来，来，快来！你们支那青年大学生哟！一全夜两块钱！玩一次一块钱！你们如果有意思，打一个八折吧！来！来！快来！……

“那个老婊子真是不要脸，尽是在歪头扭颈地向那些支那革命青年吊膀子，看得我真是背上起了一个阵寒栗又一阵寒栗。亏她依老卖老地还说得出那些肉麻的话来。她完全没有认识革命的民族性，阶级性和时代性。她虽然老丑，但是天孙民族。至于那些青年们是猪臭的支那民族。她是被资本家榨取得没有半点血肉了的普罗列塔利亚，而那些西装穿得派派的支那青年最少是布尔乔亚乃至封建余孽，军阀，官僚，地主等的公子，换句话说，是第二第三阶

级的遗物。最后，论时代性，她虽然是普罗，但没有获得普罗的意识形态，她所抱的思想还是第二阶级的思想，最少也是拥护第三阶级的思想，换句话说，她是现代的第四阶级的人，但是她的思想是百年前的第二阶级的思想，最少是五十年前的第三阶级的意识形态。至于那些支那革命青年是思想极其飞耀的青年，他们的生活，行动，衣服等无一件不是布尔乔亚式的，但是说起话来，写起文章来，又像是获得了普罗的意识形态的人物。阶级性，及思想的时代性上分析起来，尚如此其复杂，如此其烦难，不容易使日本的老丑婊子和支那的漂亮革命青年一致。何况是革命问题！

“那些支那青年看见丹桂那样无耻，想和他们混成一团，心里虽然觉得她可鄙，不无廉耻，但也不便当面剥她的脸皮，只对她傻笑了一阵。看了看她在栅栏里所演的疯状，略向她老而无耻的婊子，——没有一贯的主张的老丑妇，——敷衍敷衍而已。至于和她实际地混在一起过夜，在支那青年——有自觉的革命青年——是做不到的。他们虽然同情于她的被榨取的普罗的地位，但他们仍当她是没有改变意识形态的不可救药的，欲在黑夜中投机的封建的余孽。

“丹桂有时也走到我的房里来，流着眼泪诉说她的苦境。她说：

她在年轻时，每夜里都有顾客。这些顾客都像拜菩萨的愚夫愚女，向着我献香。我每天只要数这些钱香，数目多时，我欢喜，少时，我便不高兴。谁料得到一年老一年，顾客也就一年少一年。我真可怜啊！我从前是在丸山楼的，因为客少了，从丸山楼跑出来，便跑进山海楼来了，但顾客还是一样少。于是我更加搽脂擦粉，努力革新我自己的一身，青年嫖客讲演投机。但结局还是无效。我真悲观啊！

“我听见她的惨诉，便安慰她说，

——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这是时代决定了的。你的时代已经过了。你对于社会所尽的力量已经够了，不必再去勉强地投机。你的投机结局只是混乱了革命战线。因为时代已经把你决定了不

能在这时代恢复你年轻时代的工作。你无论如何讲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人相信你能革命。一百人听见，一百个人都在笑着说：丹桂姊想投机哟！

“最初的一晚，等到九点半还没有顾客来过问我这个新见世面的美人。那个母夜叉（指静子）便走前来对我说：

——你也该活动一下，投机一下，向外面来往的客叫一二声，也得伸出白嫩的掌来向他们招招。

“这可迫的我没有办法了，我更加低垂着首了。

——不说话也使得，但是伸出掌来招一招总可以吧。—“静子这样地教导我。无可奈何，我伸出右掌来向群众招了招。不提防，静子坐在我的身傍，竟替我演讲起来了。这真地把我吓了一跳。原来那个母夜叉是在利用我，把我当一个傀儡，好任她自由地驱使的。我明明不是处女了，她偏替我造谣说，我是个处女。我才十六岁，她偏捏造说我是十八岁。我的名字叫文化，她偏说我的名字是妙玉。

“到了十点钟，果然有一个日本药店商人走上楼来，指名要新问世的我。我当然不能拒绝，给静子领着，跟那个客人回到自己房里来。这时候，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我的身体可以说是变成一件机械了。那个母夜叉又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地招待嫖客。但我不知道一点儿要怎样招待的好。我想，凡是嫖客所要求的，都一一听从，大概就不会错吧。于是客人问一句，我便答应一个是字。问两句，便答应两个是字。但是后来，给静子听见，又说我的态度过于呆板过于冷淡了。

“恰恰第二天是星期六下午医生来检查时，说我染得急性的淋症，于是我就不能不进医院了。

“一个女友听见我要入院，便走来看我。

——你的运气真坏，才接一晚上的客，就碰着花柳病的。

“我当下怀疑，有花柳病的到底是昨夜里的客，还是那个吸血

鬼的呢？

——也好，入院总比坐在那个动物栏里好过些。

——但是你要增加你的负债了。昨夜里向那个嫖客敲了些钱么？

——谁要他的钱！

——你这傻家伙！我们当了娼妓还想得清廉的声名么？俗语说得好，“日本婊子支那官吏”是最要钱的。你不敲嫖客的钱，那你将来定吃苦！

——敲来的钱归自己私有么？

——一半归公，一半私有。但要交存帐房。

——那我不敲还好些。

——那你就要增重你的负债，延长你的契约年限了。

“约这个朋友一说，才明白想恢复自由，就要蓄存多量的钱了。但是，自动地开口向嫖客讨钱，是多末不好意思的行为呢！

“我在病院里住了一星期，每天上午九时由医生洗涤局部之外，便没有事情了，或坐或卧，由自己的意思。可惜一间大房子里共住二十四个病妇，空气不很好。稍为差一点。不然，这一星期来，在我是住在再快乐不过的天堂里了。

“一星期后出了院，回到山海楼来，自己又忧郁起来了。向那个母夜叉说，想再休养一二天，但她不答应。那天晚上接着一个支那青年。这个异国学生性情极其温柔，但我来青岛不久，没有方法和他交谈。他看见我不会说中国话，他便讲起了英国话来，这叫我更没有办法。他说了半天中国话，又说了半天的英国话，看见我只对着他傻笑，没有答话，他便从洋服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来，在日记簿上写了一行汉字给我看。

——我是中国近代无产文学批评大家。

“我摇摇头表示不懂那一行汉字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再写。

——我有一妻一妾了，现在我又爱你。

“因为我看见有‘爱你’两个字，便操发音不十分正确的英话问他。”

——You love me?

——Yes because I am a Philosopher of love.

“我又摇了摇头表示不懂。于是他又再抽出自来水笔。开始写汉字了，像他平日写批评文章那样迅速。

——我是个恋爱哲学者，同时是个革命批评文学家。我的恋爱是离开了肉和血的恋爱，神圣的恋爱。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是神圣恋爱的主张者。

“他写得一塌糊涂，使我更不明白了，只向他打了一个呵欠，接着摇了一摇头。他像看见和我谈恋爱应谈不成，只好赶快取直接行动了。那个恋爱哲学家同时是革命文学批评家马上扑到我的身上来，想来撩我的衣角。我想懂得恋爱哲学的人也该有这样的行动么。

“和这位支那的文学青年敷衍一夜，第二天一早，他给了我四元的赏金。等到他走了后，静子便跑进来问我。”

——那个客人赏了你多少钱？

——两元。

——真的，不要以多报少哟！

——为什么？

——给我们觉察出来时，要加倍罚的。你的钱也没有地方安置。你不能到外面去。你所要的东西又由帐房代买。仆役们守着娼楼的规矩，只替嫖客买东西，不替你们上街。你不知道么？进病院去时还是一样，这边随时有人监督着。你们的房间被褥和衣服等，每期六要检查一次。

“给她这末一威吓，我脸红红地把四元的钞票交给她了。她便警戒我，下次不该再这样地扯谎，并且对我宣布。

——这四元内，两元归公，我得二八扣，办事人得十分之一，缴

同业费十分之一，警损十分之一，尚存一块钱是归你私有的。

——四元的赏金，我只得一块钱么？

——你这小女儿真不懂世故！

“她用鼻尖向我嗤笑一阵，走向帐房那边去了。

“可怜我的运气太坏了。到了星期六医生来一检验，又说我染到了梅毒菌了。我几乎疑心医生是故意和我为难呢。

“又住了两天医院。第三次的星期六，又被送到病院里来了。这次染的是恶性的淋病，侵犯了子宫的内膜，足足住了三个星期才出院。到月底帐房结一张清单来给我看，我又多负债一百九十余元了。托帐房买的东西，差不多比实价贵一倍，还要加上利息。可恨的是十个嫖客九个是有花柳病的，真害得我惨啊！于是在我这个身体，像履得一个循环的公式——接客——住病院——接客——住病院。我两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反覆地演下去。”

十六

花子听了文子所说的这些可怕的事实，觉得今晚上坐进栅栏里去接客，比上断头台还要痛苦。但再想，这是逃不了的，于是又生发出种奇怪的心理，希望天色快点黑下来，好出去尝尝坐栅栏是如何的滋味，纵令是一种痛苦，也想尝尝那种痛苦的如何的滋味。

花子坐在栅栏的正中内，看见外面拥挤着许多人，在不住地叫呼，吓得花子的胸口拍拍地震动了。她不敢向外看，只是低着头，她听见有日本人在高叫“不坏”，也有中国人在叫“好”。

花子坐在栅栏里，忽然想起母亲和哥哥来了。

——我飘流到异国来，这样地受罪，他们一点不知道。……

她想到这层，无端地酸楚起来，眼泪便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

——还是不给他们知道的好。

她再这样地想，但同时又觉得能够给他们知道自己的飘泊，也未尝不好。这并不是为想求他们的援助，只想叫他们也替自己伤伤

心就够了。

花子由母亲,哥哥,便想起死去的父亲来了。

——日本的师长尽是由中将充任。父亲得河中将军的知遇,以少将的资格升任师长,并且答应父亲,一有机会,就替父亲升中将。……啊!真是顷刻间的荣华。两年前是陆军少将师团长的小姐,此刻是飘零异域变为青楼中人了。

她不管栅栏外有许多人在看她,竟呜咽起来了。

"疯了么?怎么最初一晚上就哭了出来了呢!真是不吉的前兆!山海楼该倒霉了!

静子在旁边叱骂了她。文子坐到一边,也忙走前来劝慰。至于嫉妒她的,却坐在一边冷笑。

"新名花嫦娥哭了!大概是不愿接客吧!。

花子听见有个中国人站在栅栏前这样地说。

"要六十元,贵了一些。若是二三十元,乃公也来尝尝新鲜的滋味!哭着更好看了呀!

一个像日本商人的在涎笑着作谑评。

花子坐在九点钟来了一个中年的中国人,要她去陪宿。花子到这时候,不觉得支那人和日本人有怎样的差别了,也不觉得支那人比日本人更讨厌了。她又想,顶讨厌的支那人也不见得比安藤荒川那样讨厌吧。

花子跟着静子陪那个中国人回到自己房里来时,静子便对花子说:"你要好好地招待这位支那先生。支那的嫖客大都比日本人慷慨,他们虽然穷,但对于嫖的,喝的,吃的,赌的,都比日本人慷慨。……

静子说到这里,那个支那嫖客忽然笑起来了。

"啊呀,你先生也懂得日本话么?"

静子脸红红地问他。

"……"

那个支那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那真十分对不住了,请原谅我多嘴了。"

"不要紧,你骂得很对。不过我是个例外。我是初次到你们这些地方来的。"

那个中国人的日本话真是说得流畅。这真难怪静子和花子两个怀疑他是日本人了。

花子当晚上就知道了这个中国人是姓李名明年,原籍吉林省,十年前在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就回国来专门制造香水香肥皂等化妆品,家里十分富足,在香港、广州、厦门、汉口,也有支店。自己是工场技师长兼经理,因为营业上的关系,在最短期内打算把总店迁到上海去。

他又对花子说,他在日本住久了,喜欢日本女子。从前也曾和一个日本女学生结过婚,但后来因事离了婚,现在还是想找一个日本女子帮忙。

"在中国真不容易找到好的日本女子啊。"

他这样说了后,便凝视着花子。花子给她望得不好意思了,脸红红地忙低下头去。

"嫦娥君,你替我介绍一个好么?"

李明年笑着说。

"我自己的身体都难得自由,哪里会替人做媒。老实说,自到贵国来,还不满二十天呢。"

"能够找到像嫦娥君那样标致就幸福了。"

"啊呀,好话,好话!"

花子脸又红了。

那晚上花子感觉到李明年这个男子,真是十二分的温柔。这是她初次尝着支那人的滋味哟。

第二天早晨,李明年要走了,给了她二十元,但她拒绝了。因为听见文子对她说过,他们剥削的太厉害了,索性不要了。

“我今夜里还得来哟。”

“请早。”

花子像新得知己，对于李也自然地恋恋起来。他俩像是尝着新婚的滋味了。

一连十余天，花子都给这位姓李的占据着。当然，静子也表示出十二分的欢迎，因为她想，这定是支那的富豪了，最后他定有多量的赏金给她们的。

花子和李明年间真是如胶似漆了。他在山海楼也差不多花了五百多洋钱了。山海楼对他有了信用，他要求静子，要带花子出去上酒楼，看电影。当他提出要求时，便私送了三十元给静子。

“李先生，我们没有不相信的，随意带她出去玩玩吧。不过，这里的规矩是要叫一个老妈子跟着她出去。在日本不要紧，在支那地方，李先生是知道的，歪人多。……”

李明年听见，略沉思了一会。

“好的，好的。有老妈子跟了来，再好没有，可以招呼我们。”

“我也是这样说。……”

静子又翻过头来向花子说。

“你真福气大，遇着李先生，你们真像是一对夫妻。哪有半个月间，不换一个生客的呢？不是你的福份大么？”

静子走了后，他俩便准备到公园中散步。他们一走出门，奉了静子的命令的老妈子，便像日本警视厅的侦狗，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走。

因为老妈子跟了来，李明年使带她们到一家中国酒楼上，找定一间小房间，她便走进来，叫老妈子坐在房里的一隅，给了她一大碗的三鲜云吞面，那个老妈子真是喜出望外，对李明年谢了又谢，她只热心顾吃了，不管他俩在低声说些什么话。

“花子，明天晚上我要动身到上海去了。因为那边的支店打了电报来，说那边机会很好，有生意可做，所以我要到上海去一趟。

……”

“几时能回来呢？”

花子凄然地说。因为她才从李明年的身上尝着恋爱的滋味，忽然听见要分离，不禁伤心起来了。

“那说不定的哟。如果那边的营业不能放手，恐怕一二年内也不能回来。因为我们正打算把总店搬到那边去。”

“……”

花子忽然流下泪来了。她想，李明年一走，自己又要接生客了。这在她精神上是十二分痛苦的。虽然是无聊的军人的遗血，或许还有几种特殊的因素在她的体内环流着，她总觉得每晚上要掉换一个男人，是件奇耻大辱。

——我是帝国军人的小姐，我是名门的女儿怎么可以当娼呢？

她曾把这样的意思告诉过李明年，李当然极表同情，曾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话去劝她。不过她的弱点，就是舍不得死。

“你走了后，我怎么样呢？”

她忽然呜咽起来了。

那晚上，他便劝她一同逃到上海去。给他这样一说，她又怀疑这位支那先生是个歪人了。但过后又反想一下。

——跟了他去，总比禁锢在这山海楼里强些。看他的行径，纵令是个歪人，也不会像荒川那样坏吧。

“我决意跟你逃走，你替我想个办法吧。”

“你真地爱我么？”

“我对你的心至死不变。”

“无论我做什么事干，你都跟我一块儿么？”

“在这世界中，再没有比你再能使我开心的人了。”

“我和你不同国籍哟。你能忘掉你的祖国跟着我来么？”

“你比我的祖国，比我的父母，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他俩商量妥了，到明天晚上还是一同出来上酒楼，把那个老妈

子留在酒楼上，他们便捏造一个口实脱离了酒楼，马上坐汽车赶九点钟开往济南的火车，再由济南搭火车南下，一切行李不带，只穿随身衣服。

“沿途恐怕有喜欢作威作福的支那军队来盘查，我们假装日本人夫妇就容易过去了。”

“你本来就不像支那人。大概你是久住了日本的缘故吧。”

“花子，我们已经结成夫妻了，我们是同心一体的了。我也不再瞒你了，我实在不是支那人，我是高丽人。高丽人能努力自图解放，是不难赶上支那人的。”

“自图解放？解放什么？”

“从日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做一个独立国家，使高丽民族恢复为独立民族。……”

“像支那一样起来革命么？支那虽天天说革命，但没有听到解放民族的呼声，你们高丽人能够特别注意民族革命，那一定不难赶上支那人的革命。”

“你不赞成高丽人对日本起来革命么？”

“那些事情与我不相干的，我是丧失了国，丧失了家的人。现在的我，只有跟你一个人走路，任你到什么所在，我都跟着去。……”

“那就是所谓恋爱无国界了！”

“大概是吧。”

她当着李明年的面前，口里虽然这样说，但总觉得高丽人也公然敢反抗日本人，是不妥当的。高丽的劣等民族怎么可以和日本的天孙民族争平等呢？她还是有一个偏见，就是嫁支那人虽然可耻，但又比嫁高丽人强些。她虽然有这许多心事，不过已经和李明年有了誓约。总之，跟他到上海后再说吧。——我和她的恋爱或许是还未成熟。不然，何以一听见他是高丽人，自己心里又起了另一种的感想呢。

十七

花子到了上海的生活，并不像当她由青岛动身时所想得那样好。李明年和她在闸北B路的一条小弄堂里租了中国人住家的一个前楼和一间小亭子间共住下去。昼间是烟尘蔽天，夜间是郁热异常，花子看见这样的生活，就不能相信李明年是有生意在上海了。每天她都是郁郁不乐，尤其是外出去，单留她一个人在家里，听着弄堂卖小头的整天不断叫喊，她更加发闷，他们卖小头的都是发出一种怪声，花子当然听不出他们卖什么东西。有时在前楼伸出头来望望，有卖凉面的有卖油炸豆腐的，有卖生果的，有卖青菜的。花子想这是有名的上海如何以比青岛污浊呢？

花子最以为难过的就是没有厕所，要坐马桶。每天早晨倒马桶的来后，全弄堂便臭气薰天。她觉得上海真是难得住下去了，有机会时，还是逃回日本去吧。最使她感到痛苦的，就是每天都遇不着一个日本人，她的精神比住在山海楼时更加痛苦。

有一个娘姨住在亭子间里，是专为烧饭买菜洗衣裳而雇佣的。但由花子看来，真是污浊不过。娘姨弄出来的饭菜，她真是不敢下筷子。饭碗拿在手里，是油腻腻的。她几次要求李明年带她出去逛逛，但李都推近来为生意事太忙，要生意的事弄到有些头绪时，再搬房子，只叫花子忍耐着再等半个月。

李明年天天出去，有时当天不回来，等到第二天才回来。如果当天回来，也要过了十二点以后。

"你何以忙到这个样子呀？"

"有人想和我们竞争做这一门的生意，所以要秘密地神速地进行。这个月内特别忙啊。明天星期日，稍微有点空，带你出去逛逛马路吧。你想到公园里去么？"

花子听见，欢喜得像由樊笼里解放出来的雀儿，又投身到李的怀抱里来，表示感谢他。

第二天他俩十点多钟才起身，便吩咐娘姨弄饭。吃过了饭后，已经十二点钟了。花子便化妆起来，她要穿中国服。

“你今天穿日本服出去吧，穿日本服到公园里去方便些。”

“日本服不行了，太旧了一点。”“不要紧。”

花子便把只有一套的日本服穿上。在脸上和颈项上厚厚地涂了一重白粉。她在中国街上走过时，街路两侧挤着许多车夫，苦力，卖小头的，和垂着清鼻涕的小孩们呆呆地看她，把她望得不好意思起来了。

“多讨厌！我说还是穿支那服好的。”

“不要紧，走出租界上去，便有不少的日本女人穿日本服的。”

他俩走出北四川路来了，李明年带着她向新公园那一头走去。

“原来上海有这样好的街路！”

花子像小孩子般地欢呼起来。因为花子和李明年初由下关抵上海时，是在夜间，在北站的小旅馆歇了一夜后，就直搬到现住的人家里。她一个月来足不出户。

“这里是租界，不是支那人管的。是外国人管的，才有这样好的街路。”

李明年这样地对花子说。

“支那的革命成功了几年，怎么市政还没有半点成绩？”

“革命虽然成功了，贪官污吏还是和从前一样，——否，比从前更厉害了，所以革命政府成立了两三年，市政府还是一点不进步，街路还是一样狭小污浊。”

花子看见街路上有不少的行人，有三四个支那青年，一面走路一面说话，他们像在争议什么重要问题，个个都是磨拳擦掌，口角流沫。又有二三个青年站在电柱下，花子当他们是搭电车的，但是电车来了，还不见他们上车，公共汽车来了，也不见他们进去，他们的眼睛只是在呆呆地转着专注视来往的少女，送了这个，又迎那个，看见稍微漂亮一点的女子，便“啊！喂！”地发出一阵尖锐的怪

声。花子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怪样子也没有听过这样的怪声音，不禁在身上发了一阵寒。李明年和花子走到一条横马路里来了，又听见像刚才那样的尖锐的怪声音，忙抬头来一看，看见有三四位未来的支那主人公，穿着短裤，一个个坐在窗栏边，挤着看街路上的行人。看见花子在他们窗前走过去时，也是一样“啊！喂！”地发了一阵怪声。

——马鹿！

花子骇了一惊，翻转身来看，谁跟在后面骂她。原来是一个日本巡捕，穿着黄斜布制服，挥着短棍，仰起头骂那几个从窗口探首出来作怪样子的支那青年。那几个青年给日本巡捕一骂，便像乌龟般地缩头进去了。

“那些都是吴淞中国大学的大学生哟。支那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这样不长进的，”

那个日本巡捕行近他俩面前来了，这样对他们说。因为花子穿着日本服，那个日本巡捕当他俩是日本夫妻。

“谢谢你了。”

花子向那个日本巡捕鞠了一鞠躬。李明年只站在一边，微笑着不说话。

“你们两位在日本的那处地方人？”

那个日本巡捕很客气地问李明年。

“他是支那人，在日本留学过来的。”

花子替李明年答应那个巡捕，那个日本巡捕听见李明年是个支那人，态度便改变了，不像刚才那样恳切，注视了李的脸孔一会，点首礼也不行一个，傲然地向那头走开了。

“什么道理哟？”

“知道他！不要理他。”

李明年和花子也约略推得出来的，那个日本巡捕前后表示两样的态度，完全是因为听见李是支那人，便看不起他，更看不起嫁

支那人的日本妇人了。不过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不便说出来。

花子行了两步，略翻转头来望那窗口，那几个支那大学生又伸出头来了。

——巡捕走了！

——走了？

——走了！

——好出来了！

——啊！——喂

——啊——喂！

最后又是两阵尖锐的怪声音。

“那些支那青年大概是患性的烦闷病吧。”

李明年笑着对花子说。

“那就该堂堂正正地去进行恋爱，去找喜欢的女性，何必做出那样辱国的怪样子来呢？”

“像那样寡廉鲜耻的样子，当然找不着女性。他们每天凭着窗口望街路上的女子，是一种望梅止渴的方法吧。”

他俩慢慢地走到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面前来了。看见有许多水兵在里面操练，门首摆着六七台的铁甲车，花子的心脏忽然地又涨热起来。她心里也在暗暗地叫起来：

——啊！光荣的日本帝国啊！

——啊！光荣的日本军人啊！

——啊！光荣的日本海军旗啊！

她几次想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李明年，但怕他不愿意听，忍耐下去。

“还是做日本人民好些，是不是？”

他俩差不多要走到新公园门首来了，她忽然这样问他。

“为什么？”

“还是日本国强，日本人到处有威风。”

“妇从夫籍，你是高丽人了哟！”

“但是高丽人不是和日本人一样么？”

“马鹿！”

花子给李明年一喝，不敢再说什么了。两个一同走入新公园里来了。

公园里面的游人大半是日本人，背着博带，衣着长袖的日本妇人和日本小孩子举目就看得见。这使花子不觉得她是在外国公园里，有像在东京逛上野公园一样的感想。

他俩在公园里转了一个圈子，李明年遇着两个青年，站着和他们低声地说了些话。花子听着好像是说高丽话，她想大概是他的同乡了。随后她又看见李明年从衣袋里取出几封信来交给那两个青年。

由公园里出来时，花子又多心地问明年，

“那两个青年是谁？”

“是同乡，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研究的。”

“你给许多封信给他们做什么？”

“叫他们转交给几个朋友，托他们替我找一家大洋房子，做办事处。”

花子也就不再问了。她还不知道上海的日本领事馆调查住上海的朝鲜人比调查日本人还要严厉，也监视得十分周密。尤其是有些没有程度的日本巡捕和领事署的警察，常常多方地欺凌他们，所以住上海的朝鲜人都不愿意住在租界上，反喜欢住在中国街上，因为中国街里自由，没有详细的户口调查。

过了几天，果然搬家了。搬到曹家渡方面的中国街里的一所大洋房子里。四面的风景也很好，花子到这时候，才心满意足了。

有一天，有两个像瘦臭虫般的支那警察便来调查。李明年穿着漂亮的西服，花子穿着时髦的日本服走出来，支那警察的一个看见住客是日本人，便搔了搔耳朵，看了看另一个警察，不像来时候那

样威风了。

“写我们的名字麻烦些，他们要时常来罗嗦。填你的名字吧。”李明年这样地征求花子的同意。

“好的。”

李明年便填了一个“铃木花雄”的名字。“够了，够了。”

那一名中国警察，便取了一张油印的户口调查表，写了“东洋人住宅”五个怪丑的字，贴在洋房子的门首，便算了事。他们像看见日本人就害怕。

“你看支那人做事多简陋，多马虎。稍微用一点心都不情愿的。”

“要这样才好，要这样才不麻烦。那是泱泱大国风啊！”

花子也笑了。

十八

过了一星期，在新公园遇见的那两位同乡也搬来同住了。他们占有楼下会客厅后的一间大房子。李明年和花子是住在二楼的前楼。三楼是摆有一张长桌，像个会议室。花子和他们两人，同住了三天后，知道他们的姓名了，一个姓金名仲荣，一个姓朴名玉树。这两个人每天除出来一同吃饭和花子见面外，差不多全没有和她说话的机会。他们不是闭着房门在里面抄写，便是到外面去跑跑。有时也看见李明年到他们房里去。一进去也是关着房门。这有些引起了花子的反感了。

金和朴搬进来一星期后，是星期五的一晚，吃过了晚饭，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几个高丽人，在三楼的会议室中开会，一直开到十二点以后才散会。

“你们聚会着讨论什么事？”

花子等到明年回到房里来时，便这样地问他。

“没有什么。是同一道的同乡，聚谈聚谈罢了。以后还是常常

聚谈呢。因为我这里房子大些，地方又清静。我也嫌房金太贵了，分租出去给他们做俱乐部也好。你看怎样？”

“那由得你的意思。他们做什么事的？”

“有读书的，有做生意的，——大多数是买高丽参的。”

嗣后每星期他们都来开会的，有时一星期一次，有时一星期两次，不一定。花子有时也去参观过来，他们都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不拘形式的。便他们说话都是声音低小，态度沉静。不像支那人开会时那样的轻浮叫号。说到好笑时，也是真挚地笑，决不会像支那人那样虚张声势地哈哈地高笑起来。花子真辨别不出支那人和高丽人的国民性孰优孰劣！

有一天，李，金，朴三人都出去了。花子一个人守着这样深大的洋房子，觉得十分寂寞。楼下虽然有妈子，但和她语言不通，在花子实在不觉得有这个妈子存在。

她一个人闷不过了，便一个人出来搭公共汽车，到上海租界里来看热闹。自搬到曹家渡这方面来，花子自己也莫明其妙，时时想到虹口一带多住有日本同胞的地方去看看。于是她坐了十号公共汽车，再转二号的公共汽车，坐到狄斯威路口下了车。她看见左侧右面有不少的日本商店，又起了一种对故国的憧憬。她正在蟾望日本商店里面陈列的种种化妆口和衣履，忽然听见一阵轰轰的车轮音，她忙翻转头来看，一连七辆的铁甲炮车，含接着向南一直驶。铁甲炮车过后，是一队机关枪车，随后是一大队担枪的陆战队。

“他们为什么事出动？”

花子问那个日本商店的店员。

“没有什么。是示威运动，吓吓支那人罢了。支那的假革命青年都是怕死胆怯的。”

那个年轻店员微笑着说。

花子也跟着日本海军陆战队，沿着北四川路向南行。她靠左边的铺道上走，望望这边又望那边。她又看见几个日本巡捕很不客气

地在拦途搜捡支那人的身上。连在日本是个爱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的花子,看见日本巡捕那样的横暴,也有些抱不平了。

她行了一会,走到横滨桥南首克明路口,碰见了前一次为她骂应着窗口发出怪声的支那大学生的巡捕。她微笑着向他行了一个鞠躬礼,那个巡捕当然满脸堆着笑容走前来招呼。

"少奶奶到什么地方去?今天只一个人出来么?"

"是的,出来买点东西。"

"你的主人是支那先生?姓什么?"

花子沉想了一会才说

"他姓李。"

但是花子说了后又后悔起来了。

花子本来生得满漂亮,而这个巡捕又是下层阶级出身的,还是独身,更觉得花子是个天仙化人。又因为她是嫁支那人,便不免起了几分野心。

"少奶奶住什么地方?"

花子原想不告诉他的,但不自觉地又把现住址说出来了。她想,他不过是随便问问地吧,想全念下去都要费一番工夫的住址,他哪里能够记得牢呢。

"什么地方?"

那个巡捕拿出一本日记簿和一支铅笔来了。这可把她吓着了。她想捏造一个,又怕他责问,并且自己对于上海的地理一点不熟悉,也捏造不出什么地方来。

李明年的住址便给她告诉了那个日本巡捕。

花子回家来后,他们还不见回来,她稍觉安心了一点。她真担心那个日本巡捕会找到这个地方来。李明年曾对她说过,他是顶讨厌日本人的,不愿意和日本人见面。她想,万一那个日本人找了来,怎么了呢?给日本巡捕知道了他们是高丽人,又怎么得了呢?"

但是过了几天,不见那个日本巡捕来访,花子稍觉安心了。

又过了半个多月，李明年忽然接到日本领事馆寄来的一封汉文信，要他和花子一同到领事馆去询问关于国籍的事件。因为花子到上海来，没有在日本领事馆警务处报到，到底曾否脱籍，有查问的必要。

“怎么日本领事馆知道我们的住址呢？是你去告密了来么？你想陷害我们，那我们也就和你拼命！”

李明年说着，就一拳向花子脸前打来。花子跌倒在地面上，呜咽起来了。

“并不是我告密。……”

花子想把那天出去的事情招出来，但话还没有说出口，明年的第二拳又挥过来了。

花子索性不说了，只伏倒在地面痛哭。

由领事馆送信来的两名私服警察，听见他们夫妻在里面格斗，知道有变，忙跑进来看。李明年看见那两个日本矮子未得主人的许可公然跑进来，忙用日本话斥他们。

“不得主人的同意，怎么闯进我们房里来？”

“我是为保护日本女来的！”

那两个日本私服警察强顽地说。

“我打我的妻子与你们不相干！”

“她还没有脱离日本国籍，不能让你们支那人虐待！”

“出去！快滚出去！”

这时候，金，朴两人也从他们的房里走出来，态度很镇静地像有了最后的决心。

“不出去！你们快跟我们到我的日本帝国领事署去！我们有话问你们！”

“快滚！”

李明年高声在叱那两个矮仔。

“不快走么？”

那两个日本私服警察各拿出一枝手枪来指向着李明年。

"岂敢！"

李也从裤袋里取出手枪来了。

"你这个支那人也公然这样大胆的！"

"他们是高丽人！不是支那人！"

花子还是坐在厅里的一隅啜泣。爱国的念头忽然冲动起来。

花子的话还没说完，砰砰地起了几声枪声。

等到中国警察跑进来看时，三个男的一个妇的仰卧在地面上，都是受了枪伤，但没有致命。调查的结果男的是两名日本私服警察和姓朴的，女的是花子，李明年和金仲荣却逃走了。

可怜的中国警察竟自告奋勇，帮着帝国主义者的巡捕和包探们严格地检查这家高丽人的秘密机关，也帮着日本巡捕把朴玉树捆起来。这本来是不足怪的现象，因为中国政府素来是受日本公使或领事的指挥而行动的。

十九

花子在一家病院里把伤口医好了后，便和那个日本巡捕姓池田名竹三的开始共同生活了。她对于池田的学识人品虽不能满意，不过一回想到自己的经过，虽然是陆军少将的小姐，但给栗原荒川骗奸了后，当过娼妓，受过家藤的凌辱，做过高丽人的妾，到现还能够和一个有正常职业的日本人做内缘夫妻，也可以说是十二分的幸运了。

和池田共住了两个多月，她才知道他的性情非常的暴戾。仅仅两个月间，这个陆军少将的小姐已经挨了池田几次的铁拳和脚尖了。并且池田喝酒喝得非常厉害，喝醉了后便昏天黑地的乱打人，有时抓着雇来的支那妈子，拼命地追。有时捉着同弄堂的支那小孩子们乱打。回到房里来后，只有花子是他的对象了。

因为池田的暴戾，使花子愈加思念到李明年的好处。池田的凌

辱固然是一种肉体上的痛苦，但还有一件事使她精神上最感受着极大的痛苦的，就是她近来才发现自己怀着那个高丽人的胚种。

有一天，池田脸色苍白，精神颓丧地走回来。脚上的鞋还没有除，便向床上躺下去了。

“怎么样？不舒服么？我替你把制服脱下来好么？”

“马鹿！”

“为什么事这样发气？如果我有不好的地方，我谢罪就是了。”

花子抱着巨腹向床上的池田瑞三鞠躬。

“你替那个高丽人生育小孩子，也想叫我负责任么？”

“不是想让你负责任。不过，……”

花子凄然地说。

“早叫你去打胎，又不听话！”

“你自己说怕领事馆知道了，会来干涉。”

“马鹿！”

池田又高声地一喝。花子不敢回话了。她怕说错了，又惹池田动怒。

第二天池田一直睡到十点多钟还不见起床。平日他七点就起来，吃了早点，就到巡捕房上工去的。花子看见快响七点了，忙走到床边去叫他。

“马鹿！不要吵！”

花子只好忍着饿等他起来。一直等到十点过了，才看见池田慢慢地坐起身来。

“洋火！”

花子听见池田叫洋火，忙把洋火送到床边去，给他擦着了一根。他一面吸烟，一面把和服穿上。

“不穿制服么？”

池田摇了摇头。

“今天巡捕房里放假？”

“马鹿！”

池田洗漱完了，喝了一碗味噌汤，吃了两碗白饭后，便匆匆忙忙地穿着和服出去了。花子真推想不出池田为什么不出勤的道理来。

池田出去后，一直到傍晚时分才回来。他的态度不像今早出去时那样难看了。一看见花子，便笑容可掬地把她搂着亲吻。

“天气变得真快。怎么你忽而低气压，忽而高压？这个样子，我不喜欢！”

花子坐在他的怀里，伸出右手来捏他的嘴角。

“工部局把我开除了，那些英国鬼尽是老奸巨滑。凡是危险的，要牺牲的事就叫我们日本人去干，他坐着统治支那人享大利。稍微有点错误，他们不说他们的命令错了，却把责任推到我们下级身上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日本人和英国人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很相似，同是帝国主义，同是向支那侵略。在经济上或许有些冲突的地方，但在巡捕房里共同做事，我们黄人又情愿听当下级员，听他们白人的指挥，他们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但是到了事情办过火一点时，他们便把责任都推到当下级给人员的异种人的日本人身上来了。我从前也太蠢笨了，对于英国的上级巡官，尽是唯唯听命。现在想完全是因为每月数十元的薪水支配着我。昨天听见他们要开除我，我知道今后的津贴无望了。我也就敢向他们反抗了，臭骂了他们一顿。”

“你说了一大篇理论，我虽然不甚懂，不过我觉得日本人和白种的英国人联合起来凌虐支那人是不妥当的。从前我住满州时，也觉得支那人是应当加以压迫。但是二三年来受了种种的折磨，有些觉悟了，我们贫苦人是不是应该和支那同境遇的人开诚布公地联合起来才是永久之策。所谓军人，所谓陆战队，所谓巡捕，结果是为每月几块钱的工资，便当了有机的机械。”

“但是，所有条件，境遇，资格，完全一致，又会发生民族性的冲

突吧，这是谁也不敢断定它不会发生的。”

“那些闲话都不要说了。我只问你，今后怎样生活下去呢？”

“我和一个朋友，想在陆战队本部附近开一家小酒楼，专做海兵的生意。我那个朋友说，初开张时，要借重你去招待，多拉生意。因为你实在是罕有的漂亮啊。”

池田说了后，又在花子的嘴上狂吻起来。

“你想当乌龟么？”

花子有些不高兴起来，但是还是苦笑着，捏了捏池田的嘴角。

“那里话！你只是当招待罢了。做秘密生意的，另雇有几个下女。”

“我不喜欢！”

“那个朋友出资本，你只去帮帮忙，他便可以给你三分之一的虚股。……”

“亏了本怎么样？”

“决不会的。有了那个生意，我再慢慢地找职业去。往后我们的生活就快活了。我已经和那个朋友约好了，每天要给你一块至一块半的薪水，所得外水半数归你，每天响了十二点准定要放你回家来。”

“虽然不做生意，但也是一样的卖笑生活。我不愿意干！”

“支那古时的司马相如卖酒为活，卓文君尚且出来当炉。你是我的卓文君啊！你不出去，我们以后的生活实在不容易哟。”

“你看我的腹部像个什么样子！也能当招待么？”

“到临月前个把月请假休息就是了。”

“……”

花子想了一夜，结果听从了池田的劝告。过了一星期，便帮着池田的友人山崎五郎在D路口，把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开张起来了。店门首挂着一个长约一尺半，宽约五寸的长方形黑漆金字木牌，上端刻着一个像商标的锚钩，下面是“海军指定食堂”六个金

字。门楼的匾额是白底黑字，斗大的日本式草书，“寿司”两个字。（醋饭团，日本食品之一。）窗口还挂着一横木牌，上面写着许多日本的食品名字：

志留古（日本汤饼）

善哉（蒸糯米饼）

牡丹饼

红梅饼（都是一种糯米软糕）

面食各种

蒲烧（烧鳗鱼）

刺身（生鱼片）

天妇罗（蚱虾球）

做了一个多月的生意了，虽然有三三五五的海兵来光顾，但平均起来，生意总不算好。通计起来，并不能赚钱。

池田天天也到来这店里看看，极望生意能够旺盛。但是到后来，每天来时便要喝一回酒，喝得山崎五郎讨厌起他来了。最初的一星期，山崎还忍耐着。但过了一星期，山崎便对花子说要从她的薪水把池田的酒钱扣下来。因为这个缘故，池田对山崎便发生了一点恶感了。

一天的下午六点钟前后，来了三个日本水兵。在这时候恰好其他的两酌妇到洗澡房去了，只有花子在店里。三个水兵中的一个叫大柳的，在这个月中来过好几趟了，其他的两个，也像是来过的，但花子“不认识他们。

“啊呀！大柳君，请进来！”

花子一接着他们便满脸笑容地行鞠躬礼。

“花子君，今天越发漂亮呢！”

大柳说着伸出左手来摸了摸她的胸部。

“啊呀！讨厌！”

第二名水兵也走上来笑着说。

“我也要享平等的权利。”

“不行!”

花子一闪身躲在柜台里去了。

“花子君,你认得大柳,不认得我么?”

那个水兵假装出严厉的脸色。

“不认得就不认得! 有甚方法呢!”花子按着腹部浅笑。

“乃公是大精虫! 海军上等卒! 你不认得?”

他睁着双眼扑上前去。

“精虫? 你怎么取这样可笑的名字?”

花子再一闪身,笑着说。她逃避到厨房门口了。

“我决不放过你!”

那位上等海兵大精虫再赶上前去,花子想再逃,但来不及了。她给大精虫紧紧地搂抱着了。

“去! 去! 我们×××去!”

他搂着花子就像凶鹰抓小雏鸡般地,不消一刻工夫被拉上楼去了。花子虽然在挣扎,但终于没有效力。

三名水兵拥着花子上楼来。山崎看见只是笑,因为这样的现实,在他是看惯了的。楼上叫了两升酒上去,不一刻又拍着手叫。

“再来两升。”

山崎欢喜得笑吟吟得自己把酒瓶送到楼梯口来。

山崎刚从楼梯上下来,就看见池田从外面走进来。

“阿花呢?”

池田问山崎,他的脸色不像平日那样的高兴。

“……”

山崎看见他的不高兴样子,也以不高兴的脸色相报,不回答,他径向厨房里动手做蒲烧。

“阿花呢?”

池田的声音略略高棘了一点,跟着山崎到后面的厨房里来。

“当了酌妇不该陪客的么？不愿意她做生意，就叫她回家里去好罗？”

“你说些什么？”

池田有点生气了，态度转严重了。

“说些什么吗？说正经话呢！”

山崎冷笑了。

池田看见山崎的那样态度，从前当巡捕时候的气性几乎要发作出来了。他恨山崎不是支那人，若不然，他不拔手枪也要饱尝以老拳了。

池田待要斥驳山崎，忽然听见楼上花子的悲鸣。

“嗳哟！谁来救救我！”

池田听见花子的哀音，丢开了山崎，忙走上楼来。

那是什么一种情况啊这把池田气得要发昏了。

大概是花子长得太美丽了，在海兵们看来更是了不起的美丽，都对她垂涎起来吧。

她的衣角被他们撩起来了，大腿部也露出来了。

三名水兵在哈哈地大笑，按着花子的胸部的正是大精虫，这是池田当巡捕时就认得的，不过没有交谈过罢了。

“畜生！你们干些什么？辱没了你们的帝国！”

池田的话还没有说完，便伸出双拳来捶大精虫的肩背。

“畜生！”

“畜生！你敢干涉乃公么？”

“什么？精虫！”

大精虫一翻身和池田格斗起来了，大柳和第三个水兵神奈川也站了起来，帮着大精虫把那个前任公共租界巡捕房二等巡捕擒住了。他们原来有几分醉了的，又赋有不愿服输的武士道精神，于是轮着你一拳我一脚的，把池田打得喘气不过来了。花子看见这个样子，大哭大喊着，跑下楼，走出街路口来。

“巡捕！巡捕！打架的！快要打死人了！快来！快来！”

不一刻，一个撒克逊人种的一等巡捕带了一名三等印度巡捕，两名四等支那巡捕走来了。他们都不除靴子，急忙地跑上楼上来。这气得山崎五郎连呼：

“倒霉！倒霉！”

他们看见是日本人和日本人打架，支那巡捕站在一边不敢动手。只听见英国巡捕向那个印度巡捕咕噜了两句，印度巡捕便走上前来牵大精虫的手。大精虫一伸手，狠狠地向那个印度巡捕的颊上掴了一掌。

“你是什么狗民族的！当我们的奴隶还不配！”

忠驯的印度巡捕很能尽职，不也回手，仍然捉着大精虫的双手。

一等民族的英国巡捕发怒了，满脸绯红地在骂那三名水兵。大概是责备他们不顾国体，不守纪律。大柳和奈川给英国巡捕骂了几句，便不敢再凶狠了。日本虽然蛮干，但还是怕英国的。

英国人的头等巡捕拿出手枪来了，一面守着三名日本水兵，一面向着那两名像木偶般的支那巡捕再咕噜了几句。一个支那巡捕便到下面去叫山崎打电话到日本陆战队本部去。

二十

生平最崇拜帝国军人的花子料不到这回受了他们的欺侮，并且还害了内缘的丈夫受了周身的重伤。第二天，花子当然不再到山崎那家酒家去出勤了。但是不到一星期，那家酒店也就歇业了。

池田和花子因为经济的压迫搬到中国街里，在一家裁缝店的楼上，租了一间小亭子间，一同住下来。每天吃两顿都是花子自炊。池田只是出去逛逛，回来便躺在床上。他俩的生活还是靠花子的手艺——扎纸花和编织绒线——维持。花子的身体一天天地重起来，但还是一样的操作。纵令苦得没有出路时，也不敢流露一二句，因

为一道苦，池田便会怒骂起来。“你替朝鲜人生杂种也要老子为你负责吧？”

池田还有许多不中听的话，骂得花子双泪直流。

——自己是军人的女儿，一生信仰帝国，崇拜军人，到了今朝才知道国家和她的军人一点不能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还是自己一人。像那些暴戾的军人，横暴的巡捕，对同国人尚且这样不讲理，怎么怪得支那人死不肯和日本亲善死要排斥日本呢。深想起来，所谓国家真是没有半点意义，她的军人也只是专保护他们有钱的，哪里保护得到我们穷人。本来我们穷人就不需要国家的保护，不问有国家没有国家，穷人还是一样的穷，好了，今后自己该觉悟了。

有一天花子抱着大腹走出菜市里来买些小菜，她住上海有半年之久了，学会了几句上海话，不像池田那样笨，住了二三年还是满口日本话。

她正在和一个卖小菜的讲价钱，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在问她。

“你不是铃木花子君么？”

“啊呀！”

花子吓了一大惊，忙翻身来看。

“啊！丘先生！”

她只叫了这一声，泪珠无端地便扑扑簌簌掉下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给街路上的人看见了，不雅观。我们同到那一家馆子饮饮茶去好么？”

“……”

花子呜咽着一时不会答话。她觉得在这里遇见丘景山真是“他乡遇故知，”有说不出为的悲楚和快意。

“怎么样？”

“今天不能，我就要回去了，怕他，…不，不，一言难尽，……我就要回去了，丘先生，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一有空，便来找你。…”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来望你好么？"

景山笑着说。

"我的地方不能告诉你，——否，我住的地方污浊得不成话，你看不得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住所呢？"

"是的，告诉你也可能。不过……"

景山又踌躇了一会。

"不过，怎样？"

"怕我家里的多心……"

景山笑了一笑，注视着她的脸说。他看见她比从前消瘦，脸色也比人前苍黑了，只有腹部比从前膨大，但在他，觉得她还是保留着有许多风致，还是和在日本时一样的动人。

"丘先生，结了婚？……啊！这是应该的！"

才擦干了眼泪又陆续地掉下来了。

"……"

景山看着她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告诉我吧，你的住址。我该来拜访丘太太的。"

她的眼眶里还蓄着泪珠，但脸上又浮着笑容了。

景山把住址告诉她了，她跟着背念了一次，又念一次。

"记得着么？写给你好吗？"

"不用，不用。你的住址，我决不会忘记的。"

"你的住址不能告诉我么？"

"此刻不能。等我到你家里去时，或许，……"

景山还在注视着她的腹部，这趟给她觉着了，她双颊绯红，把脸背过一边。

"花子君，告诉我，你也组织了家庭么？"

"……"

花子给景山一问，又掉下泪来了。

……

花子回到家里来时，池田又在骂她是不是偷汉子去了。花子不做声，忙把桌上的汽炉烧着，开始弄饭。

吃过饭后，池田穿着和服出去了。花子便把自己的小包袱取出来，里面有一小包的文件，都是从前许多思慕她的男性写给她的情书。她把那包文件拆开来，一封地翻，她找着了丘景山给她的几封信：

"我所爱慕的花子君哟！使我不能不怀恨你的，便是你轻忽了我对你的热情。……你在须磨海岸初次给我的印象，使我的灵魂变为你的奴隶了。无论你是怎样地侮辱我，我都一切不计较，……我相信我的诚恳终有感动你的一日。……当我知道你和林拳君有特别关系时，我并不绝望，也不灰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不能深爱你，——否，他是不能真爱你的。你或许会疑心我是挑拨你俩的感情，但我有方法可以证实他是只想利用你来解决他一时的性的追求，而不是能始终和你共同生死。恋爱是神圣的，在恋爱未完全成立之前，或许有秘密之必要，但一旦成立了，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是可以堂堂正正地进行两人的婚事。栗原君，他只假恋爱之名而盗取你的处女之夸，以解决他一时的性的烦闷，过后他便会弃你如敝屣的。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人物，喜欢外场的人物，他的心目中的妻子是另有庄重端丽的佳人。；他决不愿意娶轻浮挑达的，像你一样马上写起情书来给尚未深知的男性的女子为妻。……"

"……栗原君不是表示着不能不为你所牺牲了么？你这个年轻无知而又喜浮华的子女，哪里不会落他的圈套？你虽然是少将的小姐，但还是个不通世故的小女儿。……此资赴上海堕胎，我是不赞成的，最好不去。假如你能每天分出一二十分钟来思念及我，那我对于你之身体可以负完全的责任。……你铃木本家现在没落了，这足以证明我是不慕荣利。……"

花子想，自己对于这封信曾答复过了，是写他不自谅。现在想来，真是十二分的罪过了。

此外还有两三封写得极其沉痛诚挚，在花子当时，心里也不是不知感激，但是存在着一个偏见，即天孙之女不能下嫁支那民族。现在遇见了丘景山，何以又眼泪傍佗。这明明是自己在替景山向自己报复了。

花子知道池田一出去，非到傍晚不回来的，于是她便对镜化妆起来，换穿了一套较新的中国衣服。她走出电车路口，搭了电车，到丘景山家里来了。

丘景山表示十分欢迎，也替她向他的夫人介绍了。他只说是从前在日本认识的一个友人的妻室。

景山问了她别后的经过，但她却不回答，只是落泪。

丘景山的夫人出去了，花子忽然问景山。

“现在天气寒冷了，不知道吴淞海岸的风景是不是还和春间一样，我真想去看看哟。”

“……”

景山尽注视着她不回答。

“那家小旅馆也不知道还在开着么？”

“还是一样吧。”

“我来上海后一次也没去过。你如有空，还可带我去逛逛么？恐怕尽是催人眼泪的材料呢。”

她又在流泪了。

“你的身体不是寻常的身体，该保重些哟。不该尽去伤心的。”

“丘先生，你该知道，在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你更和我有密切关系的人了。我所以伤心哟。”

“你的丈夫呢？”

过了一会，景山这样地问她。

“以后我写信来告诉你吧。”

她说了后稍微停顿了一会，又继续说，

“人就是不容易死！……”

他俩谈了半天，景山终于答应了她在下星期六伴她到吴淞去吸吸海上的潮气。

二十一

花子和景山在吴松海岸玩了半天后回来，自己也觉惊异，何以景山还是这样地深爱她。不过她不忍再去爱他了。她心里虽然想自己是无资格嫁景山的了，也不愿再去搅乱他的家庭的和平，但她十二分思念丘景山却是事实，自从在吴淞的小旅馆中呆了半天，受了景山的洗礼之后，她的灵魂便像给她摄取去了。她把景山和池田比较起来，一个是天堂中的上帝，一个是地狱中的魔鬼了。未见景山以前，和池田共住，尚能相安无事，自遇着了景山，尤其经吴淞小旅舍里半天的行乐以后，回来坐在那个乌烟瘴气湫隘嚣尘的小亭子间里，真是一刻也难过了。

——看他去吧。……不行，不行！纵然他不讨厌我，他的夫人也会讨厌我的。我既然爱他，就不该去搅乱他的家庭的和平哟。——假使他能够离开夫人，而自己又从池田的爪牙之下逃得出来时，那人间也是天堂了！……可惜自己当给栗原弃了时，不该拒绝了他的要求的。

有一天池田又喝得醉眼陶然地走回来。他一看见花子便拥抱起来乱扯衣服。在他以为是表示他的爱，而在她只当是地狱中的恶魔。不过敌不过他的暴力，无论什么时候都只当做一副机械，任从他捉弄而已。

“阿花！”

他事后叫了她一声。

“……”

阿花不理他，重整衣服坐起来。

“怎么这样不懂理呀？”

池田就向着她的肩膀挥了一拳。

“啊哟！……”

她虽然感着痛，但忍耐着，决不愿意哭。她想自己的眼泪决不再贱价地为这个无聊的人洒了。假如景山追我时，我或许会痛哭起来吧。

“怎么还不答应我？”

“什事事？”

花子不望他了，只倔强地反问。

“我再不能养活你了！”

池田在怨号。

“早就明白了的事实，还等你此刻来说吗？”

“你瞧不起我啊！”

“我只瞧不起我自己，哪里还有功夫去瞧不起别人呢？凡是会瞧不起人的，都是蠢材。我只瞧不起我自己，最好是各人都先瞧不起自己。”

“那结果不是一样瞧不起我？”

“你要这样解释：我怎么能够奈何你？”

“那么我们分手吧！”

“巴不得！”

“我早知道你是变心了！”

“像我们的关系，够不上说是变心不变心。”

“有个朋友要你去当他的老板娘，你愿意不原意？”

“离开了你后，我的身体由得我的自由。——否，现在我也是有自由的。”

“你想一个人跑开么？没有这样便宜的事！看你能够自由么？”

争论的结果，花子才知道池田要她出去营秘密生涯，帮助他的生活费，所谓有老板娘，完全是扯谎的。在北四川路中段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那胡同里面住的多半数是由日本流到上海来的破落户。有经营小浴室生意的，有经营理发店的，有当助产妇的，有

秘密卖淫的。其中有一家理发店，店主名叫堤格二，店名叫做日华轩，店员尽是女的，所以一般下流的日本人和支那人都趋之若鹜。这些店员在白日替客人理发，在夜间另营秘密生涯。那个店主堤格二只是坐着喝酒，剥削她们由肉体换来的剩余利润。池田不知在什么时候和堤格二结成莫逆了。

"你有相识的漂亮点的女人么？在店里的，姿色太平常了。若有一个出色点的进来，生意会更加旺盛的。"

"一个女人到这里来每月可有多少的收入？"

"那没有定规的。一晚上能多做至二三十个客人，就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了。"

"你们的扣头呢？"

"扣实了的，一个来客三元，我店里要一元二角，本人得一元八角，如果是稍微出色一点的女人，不消一年，可以有数千的积蓄呢。"

池田听见堤格二的说话，他的心忽然胀热起来。他立即看见花子手中拿着一束一束的钞票给他的幻影。

经池田多方的压迫和花子本身的考虑，她觉得自己如不能死，就非赚一笔大款不可。何况自己进过山海楼的人，至想和景山共同生活又明知今生今世是绝望了的。于是她和池田订了一个严格的经济契约，便答应搬进日华轩来。池田也搬了来，在夜里替日华轩看守正门，有空时跟着日华轩所特聘的流氓到马路上去拉客。每看见穿漂亮的支那服或西服装的支那学生过时，也跟着那个流氓叫起来：

"进来看看吧！有漂亮的东洋姑娘！"

前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二等巡捕池田氏现在穿着一件苍色的支那大褂站在黑暗的巷里替日本野鸡拉客了。

花子因为临产近了，搬到日华轩来后，只跟着她们几个先进学习剪发，及替客人拧热毛巾，有时也可以得到三角两角小洋的小

帐，但都给池田抢去了。

店门首的玻璃窗上，另贴有一张白纸，写着几个丑的黑字？“中华民国诸君大欢迎，……招待周到，……消毒完备，大廉价，……剪发小洋三角，……剃头小洋一角半”等字样。

按主人的意思，因为花子的腹部太大，快要临月了，要产后才可接客。这可使池田急死了。他走来向花子商量，要请助产妇来催产。

“只注射一针，一点不痛苦的。”

花子也觉得腹部大了不方便，能够早一日产下来早一日快活，便答应催产。据产婆的诊察说是，尚差半个多月，花子的身体又不见得怎样虚弱，不赞成催产，但是池田固执着要早产，产婆便替花子注射了一针。

花子产下一个女孩儿来了。池田要把小女儿送给人，但是花子不肯。她觉得小孩儿离开了母亲是再可怜不过的。

“要我如何地受罪，要我如何地过耻辱的生活都使得，但是小孩子要留在我的身边。请乳母的一切费用由我担承就是了。”

花子吻着小女孩儿的小嫩颊流着泪向池田说。池田看见她态度这样地坚决，也不敢再违背她的意思了。因为他还要靠着她生活。

“这个小女儿像你呢，眼睛完全一个样子。”

堤格二望着花子怀中的婴儿对池田说。但池田听了后，一声不响，只向地面吐了一口涎沫。花子看见反觉好笑起来了。她看见池田好像在说：

“什么东西！倒霉！我哪里会生这个小孩儿！高丽种呢！”

花子产后三个星期，生理状态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因为向堤主人借债过多，不便再拒绝不接客了。从这时候起池田更加奋勇地穿着苍色支那大褂，在黑暗的街头巷角跑来跑去，替花子物色有钱的顾客。

到底花子是个美人儿，虽然是在产后脸色不很好看，但把胭脂和白粉擦上，不费力地把其他的同事压倒了。最初的一夜，就有十八个嫖客，花子一直忙到午前三点多钟才睡。但是到了第二天便周身发热人事不省了。据医生的诊断是，急性子宫内膜炎。

花子病了两个多星期才出院。日华轩的债更加积多了。她当然还要继续那种秘密的生涯。

二十二

阴历的新年快要来临了，她们的理发生意比平日忙，但是夜间的生意却冷淡起来了。

二三个月来，花子的生意很不错。日华轩的债务快要偿清了。自己也制了些衣饰。但是每早起来站在镜台前，颜色却不如旧时好看了，身材也比从前瘦缩了，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姿态讨厌了。下了几天寸雪，气候十分阴冷，花子的腰部不住地在抽痛。她现在虽然不愁没有钱了，但在这人世上却没有一件事物足以维系她的心了。她对这一切都是抱悲观了。勉强地说，可以安慰她几分的只有在呱呱地啼哭着的婴儿了。她替这个女儿取了个“丽子”的名字，当然她是为纪念李明年。

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晚上，堤格二和池田正在痛饮。关于酒的一件，他们是知己。花子抱着丽子在替他们斟酒，忽然听见下面的僮仆在叫，

“花子君，有客找你！”

花子听见，忙把丽子交给池田抱着，她跑下楼去招呼顾客了。

池田已经有八分的醉意了，看见花子要他看小孩子，有些讨厌，不过因为花子下去，是为做正经生意，于大家都有利的，不便拒绝。他刚把丽子接抱过来时丽子便啊啊呀啊啊呀地悲啼起来了。

“这才讨厌呢！哭得老子不高兴喝酒！”

他说着伸出双掌来在才满三个月的小婴儿的屁股上狠狠地打

了两掌。丽子更狂哭起来了。

“这小的婴儿怎么挨得你的痛打呢？太造孽了！”

堤格二忙止住他。

“什么！朝鲜种呢！留下她来做什么？”

池田再露出两列牙齿来，咬切了一下，在小屁股上拧了两下。

大概是小婴儿哭得没气力了，只是在嘶嘶地啜泣。

“这样小的女儿也聪明。你看，打了他两掌，就怕痛不敢狂哭了。要阿花才拼命去宠徇她。哈，哈，哈！”

池田因为要喝酒，把婴儿抛到土席上去了。丽儿再狂哭起来。

“这才讨厌呢！闹得人家喝酒没兴会！”

池田拍了拍手，僮仆走上来了。池田操着不正确的上海话问他。

“花子姑娘呢？陪客到睡房里去了？”

“她和客正玩得高兴吧。可怜小女孩儿在这里哭得惨。哈，哈，哈！”

堤格二喝醉了，视线朦胧地望了望那个生下来才满三个月的朝鲜种。

“哭得人不耐烦了。”

池田站了起来，大概也是喝醉了。他再把丽子抱到腕上。

“丢到晒台上去，让她冷一冷吧。”

他双手抱着丽子，把晒台门打开，他看见外面又纷纷地下起雪来了。丽子像敌不住寒风的吹袭，哭声嘶嘶地转变低弱了。

“人类虽然不是上帝，也不是猴子，但是日本的天孙人种和朝鲜人种始终是不同的哟！日本人决不会把支那人看作兄弟一样的，支那人也是决不会和日本人融洽的。除非上帝再来做一番工作，把人种改造一下，把全世界的民族改造为一致的。……”

堤格二喝够了酒，在大发议论。这时候，池田把丽子抛到晒台的地面上了。一阵阵的雪花向那小婴孩的身上吹落，她果然不啼哭

了。

“啊！冷得可怕！”

池田忙把晒台门关上，再开始痛饮。等到十二点钟的时分，花子送了客出去，回到他们房里来时，他俩已经呼呼地睡在土席上了。

“丽儿呢？”

花子摇动池田的肩膀，叫醒他来问他。

“唔，唔，唔，丽子，……丽……子。”

他又倒下去睡着了。

“丽子呢？”

花子带哭音的问他。

“唔，唔，唔。……”

他还是不省人事。但花子只当他是假装醉态。

“你不说出来么，我叫巡捕了哟！”

“在晒台上！”

“在晒台上？你疯了么？”

花子再不会说话了，眼泪像新揭开的清泉一阵阵地涌到苍白的颊上来。她忙把晒台门打开。那里看见丽子！全晒台都给雪粉遮住了。那边小小的一堆雪粉，里面的大概是那朝鲜种了。

“啊！啊！呵！呵！”

花子把丽子抱了回来，摸摸她的小身体，完全像一块冰块了，这时候花子真是哭得死去活来。她本身就像失掉了指南针，同时又望不见灯台，在惊涛骇浪中飘转的轮船。

丽子死了，她的一切希望之丝都剪断得干干净净了。虽然有时思念着丘景山，但他到底是支那人，和她之间，总有一道难越的沟渠。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个死字了。

当夜，堤格二和池田给巡捕带往巡捕房去了。临行时，他们还在傲然地说：

“这算得什么！不过弄死一个生下来仅三个月的朝鲜人呢！这算什么！那个小孩儿又不是日本种！”

花子到第二天离开了日华轩，她想自杀，但终于缺少一点勇气。

——我是个帝国军人的遗种，何以这样的懦弱不振呢。到了山穷水尽，前途渺茫的今日，还没有勇气自杀么？这岂不是辱没了帝国军人遗族的名誉？岂不是辱没了铃木的家声？

但是事实上，人类是不容易死的。一个月之后，花子经一个友人的介绍，再进桃花宫跳舞场当舞女了，花子到了这个时期，在性质上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她吸烟了，同时也喝酒了。聪明的陆军少将小姐，只两个星期间，一般的跳舞都学会了。从在桃花宫开始舞女的生活起，她就改穿西装了。她的体格比较高大，在街路上走过时，辨不出她是东洋人还是中国人。

女性的第一条件是貌美。技艺却是第二、第三义的条件。花子的跳舞不能算是熟练高明，但她的顾客最多，往往通宵没有一次间断，苦得她虽在冷天也汗流额颊，腰痛骨酸。

她在桃花宫不用铃木花子的名字，改用了中国式的女性的名字，由花联想到叶，她便改名叶爱娜了。

花子当了两个多月的舞女，又有了数百元的私蓄了。物质的享受虽不算十分奢侈，但也尽够她受用了。但花子每天还是悒悒不乐的。她感着精神上的空虚，有时候她十分地思念丘景山。

有一次，她走去访丘景山，她心里想，自己虽然不应该破坏了丘的家庭的和平，但是和丘做最亲密的朋友，丘的夫人应当的容许的吧。自己若不能和丘常见面，那自己完全是个活尸了。

但是走到丘旧日的住家来时，房子已经换了主人。问现住的房客，丘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得要领。再问看弄堂的人，还是一样。花子非常伤感地走了回来。

她在一家白俄家里租了一层楼，自己住前楼宽敞的房间，雇佣

的一个女仆住后头的亭子间。一切陈设是原来有的，经花子加以修饰后，焕然一新，完全是一间布尔乔亚高雅的住宅了。花子望着房中的陈设，便回想到和池田在中国街上同住一间小亭子间时的可怜。

有许多日本商人和流浪到上海来的日本的第八九流文士，都在竞争着追逐花子。这使花子觉得十分好笑，也觉得日本人的世态炎凉。于是她又回忆到冻死在雪堆中的丽子来了，她又洒了不少的眼泪。

因为要殓葬丽子，花子奔走了十几家平日认识的友人，向他告贷。但是结果十中八九都享以闭门羹，其余二三家有的给她二元的，有的给她一元的，有二三家是寄附五角钱的。结局还是由住在那个弄堂里的支那人所组织的慈善会领了去埋葬了。

花子到那时候，不单完全丧失了国家的观念，她的脑海里也没有"日本"两个字了。纳重税豢养海陆军人，但是像自己一类的贫苦人民从他们得了些什么利益呢？

二十三

花子住的是白俄住家的三楼，二楼的亭子间住了一个中国青年，今天又搬出去了。房主人瓦留得夫斯基便把招租帖贴出去。听说当晚就给一个中国人租去了。这是临天亮花子由跳舞场回来时，女仆告诉她的。

花子近来常常患腰痛。医生替她诊察了几次，又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只是说肾弱而已。

"要节制节制性欲才好。"

年轻的医生笑着对她说。"啊呀！你这讨厌的医生！我自从进跳舞场后，没有和男性接触过来哟。"

"但是无论如何，你是从那方面吃了亏的。最好以后完全独身。"

医生很恳切地对她说，说得她脸红起来了。在过去，她想，的确是过了无节制的性生活，——由栗原而荒川，而安藤，而李明年，而池田，进日华轩后，便算是最糜烂的生活了，所接触的男性不下百人。她哪里敢向医生说明呢。

第二天早上十点多钟，花子要到厕所里去。走下到二楼来时，她看见二楼亭子间门首站着一个男人，手里拿着毛巾和牙刷。

“啊！”

她看见了这个人，差不多骇得要倒下去不了。那个男人也不转睛地看她。她颤声地问那个男子。

“不是丘先生么？”

那个男人也睁着圆眼睛惊异地问她。“你也住在这家屋里？”

“住了一个多月了，在三楼上，你的家眷呢？”

“送回乡里去了。……”

“那你只一个住在上海了？”

“是的。”

“你还在那家大学里带课么？”

“野鸡大学的薪水不可靠，我辞掉了。”

“那你往后打算做什么事体？……啊，站在这里说话不方便，请到三楼我的房里来慢慢谈罢。”

景山看见花子的居室陈设得这样华丽，生活这样美满，他想花子一定是跟了一个薪俸颇厚的会社员，(洋行办事人)在过布尔乔亚的生活了。他的姘头此刻大概是到洋行里上工去了吧。只留她在家里。

他俩的话越说越多，两个人都忘记洗漱了。等到女仆来说开午饭时，两个人才一同到洗面间里去洗漱。花子很恳切地服伺他，替他倒漱口水，又替他拧毛巾。

“你和我一同吃饭吧？”

“我想到包饭馆里去包半个月的饭。”

“天气渐热了，外面饭馆里的饭吃不得，以后就和我一起吃饭吧。”

景山想，要和她的丈夫同一桌子会餐，这是何等难堪的事呢。

“不方便吧，你有你的小家庭，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们和平。”

“小家庭？我只是一个人哟！”

这时候花子的声调真有几分怨慕，像在恨景山不能理解她。她实在是常常思念他啊。

“怎么你只是一个人！”

景山有些惊异起来了。

“是的，我在过一个人的生活，专等着你来哟！”

她说了后，不禁脸红地一笑。

他俩便一同吃了午饭。她一面吃饭，一面告诉她的近来的生活。只把日华轩一段的经过隐匿着，不说出来。

“我的小孩儿殇了哟！”

花子思念到丽子，又惨切地流下泪来。景山忙劝慰她。

吃过了午饭，景山说要出去看一个朋友。花子问她为的是什么事，景山才长叹了一声，把他近来的苦况说出来。

“在上海，现在我们知识份子的生活真难。老实告诉你吧。我刚才说我辞掉了那家野鸡大学的教席，其实不是我自愿辞掉的。……”

景山说到这里咽了咽涎沫。

“给学生赶跑出来的？听说你们支那的大学生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和教员冲突。”

“学生能够赶教员又好了。其实他们就完全不上课。个个都只在头上歪歪地戴一个鸭舌帽，装出流氓的样子，到教室里来也还是戴着。……”

“不要再去批评那些无聊的大学生了。我只问你，为什么离开了那家野鸡大学？”

"给当局封了。不单我们那一家，一共封了四五家。因此在上海便增加了一大批的流氓了。"

"你现在的生活呢?""现在学习翻译，写写原稿，打算做作家了。……"

"那很好，希望你写一篇杰出作品来，好得诺贝尔奖金。……"笑话，笑话。我倒不希望做文豪。我只希望我的译稿能够变为洋钱。……"

景山说着苦笑起来了。

"你只翻译? 不创作么?"

我不是翻译文艺书，我是翻译社会科学书。现在上海只有翻社会科学书最时髦，大家都争着翻译。内山书店每到一本稍为有点系统的书，不到一个月内，就有翻译本出来，有时有两种译本。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生活之苦了。他们的大多数不会从俄文原本直接翻译，而是由日文译本重译。但也不客气地写'什么斯基，什么夫原著，中国某某译。'你看竟有这样无责任观念的普罗革命文学家。我却不敢。如果译，也得申明重译自某种译本。总之现在的翻译界混乱极了，都是为生活而已，何常是真心为革命文化……"

"所以我说，你是无聊的人。说起话来就是长篇大论的理论，而没有勇气去实地干!不要去干那些无聊的事了，还是跟着我来跳舞吧。你今天不要再出去了。吃了晚饭，陪我到桃花宫去吧。"

以后花子便把她在桃花宫当舞女的事告诉了景山。景山本来最喜欢纸上谈兵地写革命理论文章和进跳舞场的。现在知道花子可以天天陪他到跳舞场，自然地心痒难熬起来。

这个新从日本回来的革命理论家，就这样无条件地给一日本舞女软化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也现出了原形，转化为个人主义的立场了。

二十四

一天晚上,还没有过十二点钟,花子不高兴地就离开了桃花宫,也不告诉景山知道,一个人急急地跑出去。景山忙从后面赶上来。

景山站在她的肩后问,但花子不理他。

"要叫汽车么?"

"……"

花子还是不做声。

"要汽车,我去叫来。"

"不。我一个人搭电车去。"

这时候,她才冷冷地回答了这一句。她待要走向马路上去时,恰恰一辆空汽车在他俩面前走过,景山便把它叫住了,他拥着她走进汽车里来。汽车开动了后,他频频地去吻她的嘴颊,想搏她转嗔为喜。

回到家里来时,景山无暇回自己的亭子间里去,忙向花子道歉。

"你今晚上跟那个漂亮的支那姑娘去吧。还尽来要求我做什么?"

"你未免太吃醋得厉害了吧。你和许多的客周旋着,没得空。我坐在一边闷得不得了,随便和那个舞女跳了一个 Waltz 并不是就和她有了什么关系,也值得你这样地生气么?"

"总之,今晚上我不高兴和你见面,有话明天说吧。你回你房里去吧。让我一个人深想一番后,再和你说话。"

景山没奈何只得退回到他的亭子间里去了。景山下二楼去了后,花子一个人坐在房里,流了不少的眼泪。

——他的心是变了。最少,他是厌弃了我。他前天汇款给他的老婆,当我不知道,这明明地证明他还是十分思念着他的妻子。他

的生活由我负担，他赚的钱却寄回给他的妻子。结果，我最少担负了他的妻子衣食的一部分。天下那有像我这样蠢笨的女子呢？他的心——只一个多月——已经不属于我了。那我又何必恋之于他呢？自己所爱的男子非完全归自己所有不可，非从那个男人得到确实的归自己所有之证据不可！一个月来，忍着肉体上的种种的痛苦，忍着他的性爱的残虐力，日前斗争，为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想捉住他的心。前天晚上，因为汇了钱给他的妻子，便来向我要钱，给了他十元，他便买了一双白帆布鞋给那个舞女了。真正是岂有此理！

她愈想愈伤感。大概是自己色衰了，大概是自己的肉体失掉了维系他的心的力量了吧。医生曾劝告我要绝对地节制性欲。因为他，牺牲了我的健康，以满足他的要求。自己只想向他表示自己还是充满着“活力”(Wital force)，其实自己每和他接触时，真地比死还要痛苦。费了这样大的气力，受了这样的痛苦，是不能无报酬的。现在还能让他走向其他的女性方面去吗？自己的生活像沙漠那样干燥，有了他才有几分的湿润。如果他再丢了我，那自己便不能做人了，只是一块石，一块瓦片了。

——或者是自己对他的热力还不够程度吧。

她仰卧在床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舍不得景山。她又有些后悔刚才对景山的态度太坏了。万一他一个人也在多方的思索，到后来决意丢自己时，怎么样呢？于是她又焦急起来，很想立即跑到他的房里去。但是腰部又突然地抽痛起来，两肩膀像冷结住了般地不能转动。

——那个人的性欲比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一个男性厉害。池田和安藤已经够厉害了，不幸地是自己身体衰弱之后才遇着这个人。不然，自己是何等的幸福啊！对栗原之恋失败后，就该和他共同生活的，那末自己是何等的幸福啊！

花子，在近来，由肉体上说，她实在有些讨厌景山的强烈无节

制的要求。但在精神上说，她已经做了他的奴隶了。

有一次，景山说去看一个住在苏州的友人，有两天晚上没有回来，花子便不能忍耐那样的寂寞了。当她忍耐不住时，便一个人走到二楼亭子间去，卧在他的床上，嗅了他床上的毡子又嗅他衣架上的衣服，一面嗅一面拼命地去回忆一个月来和景山所过的性生活之痛苦及欢乐。但同时又禁不住要想像到景山的家庭。——他是欺骗我的。虽说是看朋友去，这完全是欺骗我的。其实他是回家里去了。他大概在搂着他的美丽的夫人和两个小孩子亲吻吧。只留我一人在这里孤孤伶伶的。

她想到这层，忽然又痛恨起景山来了。同时也一样热烈地思慕他。她觉着自己的双颊在发热，她忽然发见他临走时换下来的衬衣和内裤了。于是她忙爬起来找着那几件衣服，拼命地嗅，她闻着了景山肌肤所特有的臭气了，同时感着一种麻痹。这种臭气若是给其他的女性闻着，一定掩鼻而过的。又若是其他的男性的臭气，花子也定掩鼻而过了。

她嗅了又嗅，在肉体上感着一种陶醉了。她无端地又冲动起来。但一想像到景山和他的妻相搂着的情形，不禁双黯然地起了一种焦燥。

——从前自己难为了他，现在他向自己报复了。自己一个月来，为他受苦够了。

第三天晚上，景山很迟地回来了。恰恰花子也因为心地不快活，没有到桃宫去。她一看见他，也无暇责问他了。总之，他能回来就是万幸的了。于是她像小孩子般地欢跃起来，她立即投向他的怀中去。景山也一样热烈地把她紧搂住了。

她坐在他的抱中，撒了一回娇，流了一阵悲欢之泪，便感着一种陶醉。她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幸福之境了。只要两个人在一块，世界便是圆满的。

花子对着景山，也不是完全不会想念到他的妻子，有时也想向

他提及，劝他丢了故乡的妻子，一心一意地和她共同生活。但在想说出口之前，又感着一种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资格提出这样横暴的要求了。

——他能否和他的妻离婚，自己都可以不必去管，只要他时时睡在自己的身旁。自己能够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完全是因为有他的存在。只要他能决心死，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死的。

她思前想后，足足思索了两个多钟头，听见响两点钟了，她起来走到面街路的窗口，把窗扉打开，想冷息一冷息她的昏热的头脑。她伸首向外面一望，像下过了几阵疏雨，街路上非常润湿，没有一个人影。她再仰头看看天上灰白色的云间，朦胧地流露出新月之光来。云块以极大的速率在奔驰。她感着外面的气温比室内的冷得多。

她在窗前站了一会，觉得寂寞得难挨了。她决意到景山的房里去，于是走下二楼的亭子间门首来。她把门一推，顺手开了。房里的电灯像白昼一样的明亮。她望了望床上，景山蒙着毡子睡着了，她行近他的床前，无意识地伸手去摸了摸他的左颊，像火般的热。她又摸了摸自己的颊，却像冰一般的冷。她便爬上床挨靠着他躺下去，把冷颊偎到他的热颊上。他睁开眼睛醒来了。花子便像小钉碰着大磁铁般的，被吸住了。

"怎么你的颊冷得这个样子?"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又摸摸索索地向她要求了。这叫花子不知道拒绝好还是不拒绝好。她想他对自己还没有半句悔过话呢。此刻自己若又当做没有那回事般地和他接触起来，那以后更难制服他了。她虽然这样想着，但还是禁不住要把脸埋伏到他的宽博的胸坎里来。一种又似情恋又似怨恨的情绪，再把她的眼泪催出来了。

——真是现世报！真是天罚！从前鄙弃他鄙弃得一钱不值的，现在是，自己的生命完全操之于他的掌中了。

"你为什么哭?"

她不回答，只埋首在他的胸坎里尽哭。她真有些想咬破他的胸口，溢出血来时，她便浸首在这血液中。她这样想着时，便紧咬着他的衬衣，更进而咬着了他的胸肉。

“啊！痛！”

他用力推开她一些，但花子像发了狂般地紧咬着不放。

“你疯了么？”

他不能不采用自己防卫的手段了。他狠狠地拧了下她的嘴角，她才松了口，但悲哀地哭出声来了。

“你尽这样疑心我，叫我有什么办法！”

“你快点发誓，永久不离开我。不然，我们今晚上就一同自杀去。你要发誓，除我以外，不得和别的女性接近！”

“我是永久和你一块的。不过因为有小孩子的关系，暂时不能和我的妻离婚罢了。”

“你这不冷不热的话，我不赞成！”

她哭着摇头。

“花子！”

景山这时候情欲又燃烧起来了。她觉得他和平时拥抱自己时一样地热烈，——像野兽般地热烈，她感着欢快，同时也感着一种不足。

她给他拥抱着，很想再提及他的妻的事来说。但因又一想到自己的过去，一顾到自己的残骸，觉得实在无资格去咀咒景山的妻子。

花子伤心，景山的情热便愈高涨。他的情热愈高涨，她便愈驯服地一任他的轻薄。过了一会，景山推开花子。

“你这样的怀疑我么？”

“当然怀疑你！”

“我为你受了莫大的牺牲。……”

“你为我牺牲了什么？”

"友人间说我做了你的男妾。我们的团体也把我除名了！"

"你们有什么团体？"

"文学革命团体。"

"算了吧！像你们那样今天写什么同在一条文艺战线，明天说获得了普罗意织，让你写一百年文章也达不到革命成功的目的。"

"当然，一方在是为革命，一方面是为自己生活啊！"

"算了吧！不要再去丢丑了！革命的先觉者为革命努力十余年，为革命的牺牲也极大，结果还得了反革命之罪名。你们只写了一二篇似是而非的革命理论文章，讲演了一二回肤浅不堪的文艺理论，便赶上了革命先觉者，比革命先觉者更加革命了？我真不敢相信！你还是每天晚上跟我到跳舞场去吧。你不是也喜欢玩麻雀么？我也可以请两个朋友来，凑凑脚天天地家里和你搓麻雀。"

花子算止了眼泪，只睁着巨眼，在恨恨地注视着景山。

二十五

他俩间又平安无事地过了约三个星期了。景山没有一晚上离开过她，也没有和别的女性发生过可疑的关系，对于她的态度也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热烈而真挚。但她近来总是无端地会感着一种忧郁。莫可名状的激怒，常常因小小不足计较的问题而摇头。她虽然根据理性想把它抑制下去，但终于抑制不住。秋已过去，冬又快到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比去年更衰弱了，膝部以下无时不是像冰般地冷，腰部一天天地抽痛得厉害。在一月之前，有景山在面前，精神上尚得着几分欢乐。到现在，虽仍然舍不得景山，但也有时看见景山会感着疲倦而打呵欠了。

所谓欢乐，也不是在本质上的欢乐了。欢乐之后一定有生理的病苦跟着发生。她的身体已经崩坏到这样的程度了，有时候想像到欢乐的场面，便会同时感着一种失望。她虽然知道和景山的关系早过了全盛期，但还想用自己残余的势力去征服景山。因是，她在精

神上和肉体上，更感受着极度的痛苦。

到后来，花子有了一种哀伤的自觉了。女性所恃以维系男性之心的是美与健康两条件。在前期的自己，是具有这样的资格。现在呢？两者都丧失了！对于美尚有人工的方法去敷衍，至对于健康，她真没有办法了。

但景山还是像猛兽般的仍然继续着对花子行肉体的虐待。他像只贪图自己的欢乐，而不管女性方面的死活。但她对景山仍然不敢拒绝，因为怕他以此为理由转向别的女性或妻子方面去了。她只管忍着痛苦，想在不满足中求满足。但是一经投到景山的怀中，她才知道自己早失掉了资格，她所感受到一切的比地狱中的刑罚还要痛苦。事过之后，她所获得的是什么？是会催她呕吐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

"你怎么一点高兴都没有，讨厌了我么？如果讨厌我时，可以直白地告诉我，我是可以走的。"

"没良心的男人！你讨厌了我吧，你想用逆袭的方法啊！"

她抚摸着腰部，忍着痛说。

有一天她再去叫医生诊察。结果医生告诉她，她的病症是产后房事过度，因为子宫尚未复原，受了刺激，惹起了子宫歪屈症和慢性子宫内膜炎。于是她问医生有什么办法。医生告诉她，除施手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她回来后，想把自己的病状告诉景山，自己进病院去受手术。她想，要把自己的身体完全整修好了后，才能够征服景山吧。聪明的花子是应当有这样的决心的。但是惰性和神经衰弱，终于使她的决心钝化了。她想，景山现在定是讨厌自己的病身。自己进病院后，知道几个月后才能出院？谁又敢担保对于肉之要求那样强烈的景山，不会另变方向或回家去看望妻子呢？

想到这层，花子想，纵令烧尽了自己的躯壳，还是暂时不入病院的好，只姑息地天天下午到医生处去洗涤洗涤局部，回来后仍然

和景山支持着两人间的残局吧。

但是花子的健康终于不能支持这个残局了。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她进了病院。进院的前一天晚上，她哭着对景山说：

“你要记念着我哟！你不要离开我哟！我为你，弃了我的国，弃了我的家，在这世界里，我只靠你一个人！”

当然，景山答应了她，他会天天来病院看她，他决不至于对不住她。花子虽然不能全信他，但到了今日不信他又如何呢。

进院之后，医生说，要休养三五天才可施手术。但她自进院后，精神十分兴奋，一连几晚睡不着觉她尽在思念景山的事。同时也担心着自己的身体不知道崩坏到如何的程度。最后她又发出极度的悲观的思想。

——死了算了！早就该死了的！到地下见丽子去吧！

下腹部不时发作微痛。略一劳动，便变为激烈的剧痛了。头脑昏沉沉的。她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真有不能一刻须臾忍耐的。

第二天景山来了，坐谈了一点多钟，就走了。她也因为下腹部和腰部激痛厉害，看他走了。也不见得怎样地恋恋。但是第三天他便没有来了。

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过去的事情一幕幕地在她的脑膜上重演了出来：——在满洲当驻屯军司令的小姐的时代真是南面王不易，——在大阪当女学生时代也不失为是黄金时代，——和栗原进行恋爱的时代更是甜蜜蜜的时代，——……到了现在，是帝国军人陆军少将的小姐的最后了！

——最爱自己的在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父亲和丽子！至于景山在前一期或许是真心爱我，至于现在，靠不住了。一般的人们何以都是这样的炎凉啊！他们说，世界中有所谓有善人的，专对贫，病，弱的人们表同情，并加以拯救。但据自己的经验，并没有遇着一位这样的善人。

一连几天都不见景山，也没有信寄来。花子又有几分愤恨和焦

争急了。近几天来，下腹部和腰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但是有时仍然会自暴自弃地冲动起来，想像到景山的肉体。这种完全失掉了意识的陶醉，——麻痹的陶醉过后，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疲劳更加激烈，终使她陷于半生半死的状态中了。

在施手术的前一天，她接到景山从他的乡里——杨州——寄了一封信来，她忙拆开来读。

"至亲爱的花子君：我虽然离开了你，但仍然无时无刻不思念你。我之离开上海，并非为你时常所猜疑的厌倦了你。我离开上海，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因政治的关系，不能不暂回乡里躲之。第二是我的第二个小孩子病得太厉害了，不能不赶回来看看他。万一，……"

花子看到这里，恨得眼睛里快要发出火焰来了，把还没有看完的信一片一片地撕得粉碎了。

——我不是病得很厉害么？也不为我担心！万一我……支那人还是没有良心的！

她一气恼，腰部和下腹部再居痛起来。一阵阵的酸痛之泪不住地从苍白颊上滚下来了。

——这时候，死的黑影忽然地向着她袭来。她觉得这真是该死的时期了。

——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从前是有点怕死，现在却是觉悟了的！

——最没有良心的是支那人！最残忍的是日本人！自己便是死在这两个人的手中了！——池田和丘景山！——丘景山和池田！——支那人和日本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缺点，——他们在互相轻蔑，互相残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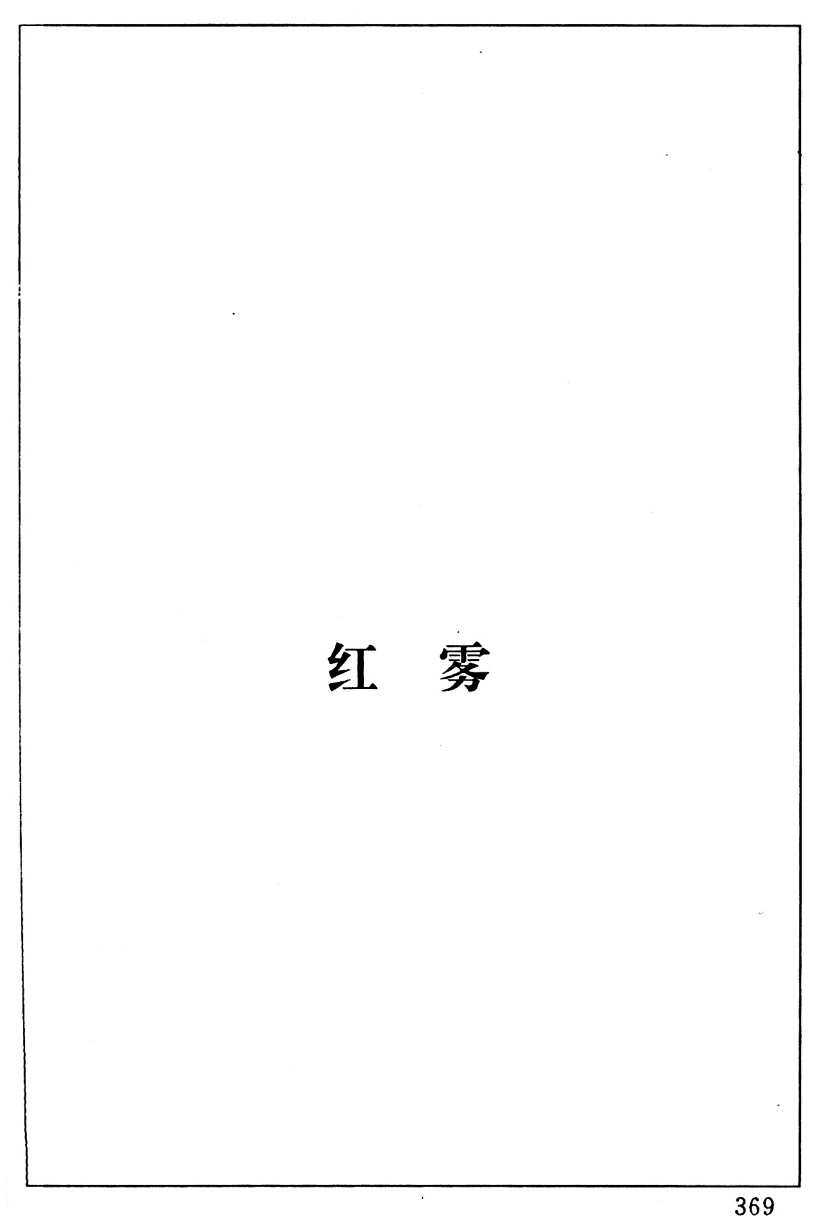
大概是花子在人世的痛苦还没有受尽，受了手术——切开子宫——的结果，病症居然一天地恢复起来了。两个月后出院了。人

类是不容易死的！她出院之后，仍然要继续图生存。这真是上帝专和人类开玩笑啊！

她和另一家跳舞场立了契约，同时寄居在一个秘密的日本人家里。到后来，她觉得营秘密生涯比舞女生活收入多而劳苦少，她便再专营秘密生涯了。

她的住所终给探险家 E 先生发现了。由 E 先生的介绍，作者认识这位女主人翁。“天孙之女”是由这位女主人翁供给的材料，由作者整理起来的一种实录。至于行文之草率，当然作者要负责任的。

1930.6.11 夜，12 时，脱稿于上海



红 雾

一

丽君刚才打发搬运夫把行李运走了后，就发现还有一个网篮留在亭子间的一隅，给搬运夫漏搬了。她看见了后，半是无意识地轻轻地顿了顿足。

——糟了！怎么处置呢？

她想网篮里的东西本来不是怎样重要的。两个铁制的茶叶罐，一副今年由汉口出来，过九江时才购置的茶具，——一个磁盘，一把磁壶，十个茶杯。还有几套半新不旧的衣服，只能留作家常服穿的，想全数送给娘姨，又觉得有些可惜，所以索性用几张旧报纸包好装进网蓝里，打算带着走。此外有两双皮鞋——一双是高跟的、一双拖鞋和一个打汽炉。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她想，因为这个网篮，特别叫汽车装着走，有些不合算，但是像这样一个重赘的东西，怎么好提着搭电车呢，望了望街路但不见有一辆黄包车。站在亭子中间，她又歪了一歪首，只一瞬间，她带着几分夸张的神气，表示她很有决断而且活泼。提起双脚，当当地一直跑下厨房门首来：

"娘姨！快到马路口上……"

她又歪了一歪头。

"做什么事？"

那个年约四十多数的娘姨正在替她的小孩子们洗几件小衣裳，听少奶奶有事差遣，便撩起衣角，先揩干她的双手。

"我赶快去叫一辆黄包车来！……马上要！……"

"好的。"

娘姨不像她那样紧张，很从容地踏出后门，站在街路当中了。

"娘姨！"

丽君又叫了一声。

"……"

娘姨顿着足望了望她。

"到北四川路去的黄包车要多少钱?"

"我从乡里出来上海,由码头上到亲戚家里坐过一次的黄包车,以后就没有坐过车子,也是中国街上的。租界上的要比中国街上的贵些,大概至少要四五角钱吧。"

看着娘姨去后,她又走上前楼房里来。虽然这次的出奔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但望着熟睡在床上的两上小孩子,也不免有几分心痛,无端地掉下了几滴眼泪。

——自己还够不上做女丈夫啊!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还这样酸酸楚楚的演出许多难看的丑态来做什么呢?丈夫对自己完全无爱了。他之还在敷衍自己,不过是为小孩子,想来利用我替他把小孩子养成长大罢了。谁还会这样傻呢!

她虽然是这样地想着,但又禁不住在阿二和阿三的嫩颊上吻了一吻。阿三熟睡着了,不知道母亲在和她作最后的接吻。阿二到底比阿三大些,并且是男的,给母亲最后的一吻,便在梦中伸出小手来在他的小颊上拂了拂,他好像是当有苍蝇停在他的小颊上。他向里面一翻身又呼呼地熟睡回去了。

——你俩醒来时,找不着姆妈,别哭啊!

她再叹了一口气,又走到亭子间里来了。

——最初听了父亲的忠告,何至于和这个男人结婚。近六七年来真是忍声吞气,受了不少的罪。现在可不能忍受了。自己只恨当时岁数太轻。又麻醉于自由恋爱的思想,没有深思,只顾外观,看见他西装穿得漂亮,用钱用得阔绰,便给他骗上了。他只为自己做了一套平常的衣服,便对他浃髓沦肌般地感激起来,终于失身了。现在想来真觉可笑,也觉可怜……也不能单归咎于他。自己也有错处的。像自己和他哪里说得上是恋爱,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性闷烦。在那时候饥不择食便和他勾搭上了。于是和父母决绝了。一生中,单只生我一个女儿的父母,现在怎样了呢?也还是和七年前一样,在

乡里过平和的生活么?

丽君思念到父母,又有些伤感起来。但是在她眼前幻现着的父母的影儿,真的是一瞬间。她的思索仍然转向到丈夫身上来了。

——二三年来,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品行不端。第一因为自己在这社会上是孤立的人了——譬如有一次把自己的苦情向堂姊妹申诉,姊妹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是自己结婚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无所归依。第二是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尽去敷衍他,宽谅他,不和他计较。到了今日,真是不能敷衍了。他的轻笑的态度,明明像是在向自己说:"你这女人有甚能干?能够把小孩子抚养长成,就算是你的最大本领了!除此外,只乖乖地坐在家里吃饭过日子就是了。丈夫在社会上做的事,也用得着你来管么?"他是完全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人只当自己是一副机械了。那我还能忍爱么?不向他反抗一下,他更会看不起自己了。

她在沉思,娘姨带着车夫走来了。她听见娘姨在下面叫她,才觉得此刻真的非走不可了,不禁又怆然地快要流泪了。

"叫车夫来,把这件行李搬下去。"

她才说了这一句,便有些悲咽起来了。

车夫把那个网篮安置上车里后,便请丽君上车。

"大哥儿回来,你告诉他,妈妈过几天就回来。你要好好地看着他们啊!"

丽君的喉头早有些辣辣的,不能再多说甚么话了。

"少奶奶旅行去,几天才得回来?"

"说不定,少则三天五天,多则一星期……身体太坏了,不能不去休养几天。"

她的后一句话又像是对她自己说的。

她坐进车子上去了,车辆开动了,她还听见娘姨在后面说:

"只几天工夫的旅行,带这些行李去干什么呢?"

接着还听见她在后面啾啾地说了些话,但听不清楚了。

车子走到街口转了弯，丽君再次翻转头来看时，已经看不见自己的房子了。她忙把一方小手巾搁在眼鼻之间，有几次她真想叫车夫把车子拉回头了。

——还是那几个小孩子害我苦了几年啊！

当她坐的黄包车走到四川路桥上时，有两名红毛兵指挥着二三个中国巡捕要她下车来，检查她的网篮。她恨极了，也后悔不该省几角钱，不叫汽车。但到了时候，也无办法了，只她听任异种的白人指挥下的同胞们的检查和侮辱了！

二

八年前的暑假，丽君才十八岁，跟着父母到牯岭租了一家西洋人的房子，在那里度夏。

丽君的父亲姓朱名伯年，是柏林大学出身的化学博士。伯年的性质非常顽固。因为他的专业是化学，每遇着友人和学生，都高唱他的化学救国论。后来有一个学物理的友人忠告他说：

“单靠化学如何能救国呢？”

“那就改为理化救国论吧。”

“单提倡物理化学两门还是不行的。”

“那，自然科学救国论是千真万确的了。”

像伯年一类的理化学者是这样顽固的。所以他对于他的女儿的教育。也是一样的顽固。

一天在山顶起了蒙雾，相距五尺，便看不见人了。朱博士一家人，当然不敢出去散步了。朱太太在她的房里清理丈夫和女儿的衣裳。朱博士在他的书房里准备下学期的讲义。朱太太把衣服清理了后，便走到丈夫房里来。

“又在编讲义了么？使人看见都头痛啊！每年由春到冬，总是这样东抄抄西抄抄，抄了十多年了，还抄不完么？何不拿去出版呢？永久可以用作教材。”

“你姑娘婆婆们懂得什么！每年都要添加些新材料才算是好的讲义。并且我这部讲义是秘本，发表了后，我们靠什么吃饭呢？”

“丽儿呢？没有到这里来过么？”

朱太太不再谈化学讲义的事。想向丈夫提出女儿的事来讨论。

“不在她房里么？”

“我去望了望来，没有在她房里……”

朱太太说了后，又叹了口气。

“外面这样大雾，也出去散步了么？”

“又出去了吧……”

朱太太想把自己的猜疑——在昨天有几人证实了的怀疑——对丈夫说出来，又怕丈夫生气，搅乱了神经，不能安心继续编讲义。

“她十八岁了，看她也无心读书了，还是早点替她拣一个相当人家，结了婚事。”

过了一会，朱太太这样说着叹气。因为丽君近三四晚都托辞到外面去乘凉，一直到夜半更深后才回来。这只有朱夫人知道。博士只热心于翻化学书和编化学讲义，全没有心事理及女儿的事。

“陈鸿康最好，岁数虽然比丽儿长十二三岁，但这在外国是很平常的事。他的有机化学真学得好，毕了业叫丽儿和他结婚吧。明年冬毕业，还要等一年半，我也打算留这个学生在教室里当一名助手……”

朱博士含着雪茄微笑说。他以为在这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研究化学。至于男女婚姻，不过是在社会上发生的一件偶然现象，也是可以随便配置的，最大目的也不过是维持种族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朱太太则以为不然，她觉得在他俩间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丽君的婚事了。

第二天的下午三点半钟时分，丽君居然伴着一个穿潇洒的西装，看去和丽君一样年轻的青年走了来。朱太太看见女儿这样大胆地伴着一个男友嘻嘻哈哈地回来，心里有点不高兴。她原来站在正

门的阶段上的，看见他们从屋前的石路上转进转墙外门里来时，便退回里面去了，表示她是不高兴看他俩的怪样子。

他俩居然走进屋里来了。

“妈妈！”

丽君一跳进门廓里，就叫了她母亲一声。朱太太在里面房里虽然听见了，但不高兴回答。只当没听见。

“妈妈！”

丽君又叫了一声，走近她的母亲房门首来了。原来牯岭的石构的屋子，量积都很小，只要行两步脚，就走够了全屋的。同在一家小石屋时。当然没有听不见声音的，朱太太到此刻只好回答了。

“什么事？”

“啊！我妈在房里！”

丽君活泼地笑着拍了一拍掌，便伸出白嫩的左掌向外头招一招。

“来！快过来！我替你介绍。”

她说了后，又向着她的母亲说：

“妈妈，他就是李梅苓先生，在南京时我和妈说过的，现在他也到牯岭来了。他说要拜候爹爹妈妈呢。”

朱太太便想起在南京时，丽君从上海女校回来，说认识了一个同学的哥哥姓李的，如何有学问，如何有见识，家事如何好。看丽君的样子和意思，是十二分的中意那个小白脸。她老人家正在沉想，那个小白脸李梅苓也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朱太太的房门首来了。

“朱伯母，好！”

他的音调非常之自在，脸上也一点不会红，面貌又清清秀秀。这些又给了朱太太一个好感。她不能不略欠一欠身，回答他一个点头礼。

“坐吧。……请进来。”

丽君和梅苓便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

“爹爹在用功么？他想拜见爹爹去，可以么？”

朱太太知道丈夫的情性顽固，便说：

“你爹此刻不得空吧。写得正起劲的时候，搅扰了他，又怕他生气呢。”

梅苓听见，很伶俐地便说：“那末改天有机会时再拜候吧。”

朱太太和梅苓谈了一会后，觉得他还不错，知道他的父亲是个上海相当的殷商，不过有七八个兄弟，稍微差了一点。最后又听见他在上海一家私立大学专攻政治学。她想，这在博士是最难通过的一件事了。否，不得父母之许可，先和年轻的男性结交起来，已经是博士所最厌恶的。何况他老人的心目中又有一个陈鸿康呢。

在东京时，陈鸿康常来他们家里，又瘦又黑，穿一件粗布长褂子也脏得不堪。丽君每看见他来，都不十分理睬。当鸿康坐在博士的书房里时，博士便会叫女儿过来说：

“像她们自由女学生那样轻浮，交结男朋友是不可以的。但是也不可太拘谨了，该正大光明地出来交际交际，应酬应酬。陈先生在这里，和你妈进来坐坐吧。”

“好的。”

丽君应了一声，但在书房门首跑步般地走过去了。等了许久，也不见进来。

“年轻女子总是这样害羞的。”

博士笑着对那个高足说。

“Ei，Ei。”

鸿康虽在表面上肯定老师的说话，但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他早听见过人说，朱小姐丽君是再活泼不过的女学生，在上海交结了不少的男友。

现在梅苓走了。朱太太把他的鸿康比较起来。学问程度之差如何姑且不说，问问自己的心，还是替女儿表同情呢。

三

次年晚春的一天。

朱博士由学校回来，精神十分疲惫，脸色也非常之不高兴。当然，第一原因是近数天来丽君违反 他老人家的意思，执意要嫁李梅苓，第二是学校的校长，因为化学教室的经费问题，和他发生了意见上的冲突。

前星期，朱太太替女儿提出李家的婚事来说时，博士真可以说是达到了勃然大怒的程度了。

“你看那个纨绔子弟，究竟有甚好处！贪他家里有几个臭铜钱吗？”

“贪他年轻相貌好有学问呗。”

这是丽君的回答，虽然不是当着父亲的面说。但他的父亲间接地听见了。

“无聊的东西！她如要嫁那个纨绔子弟，我就不认她是我女儿！听她怎样做去吧！”

博士气愤愤地拍了几次桌面这样说。

朱太太看见今晚上丈夫那样的不高兴，不敢把女儿逃往天津去了的事告诉他，也不敢把女儿留下来的信给他看。只她一个人苦在心头，暗暗地洒泪而已。

丽君差人送来的给她的父母的信里虽说和梅苓到天津——在这时候因为生意的关系，梅苓的父母都到天津去了，要过二三个月后才回到上海——结婚去，其实他们还是在上海，在法租界桃源村分租了一家人家的三楼前房，一同住下来。虽未曾举行正式的婚礼，但他俩早行了夫妻之实，整日整夜在享乐。知道他俩的住所的，只有梅苓的妹妹梅英。

朱太太到后来也听见女儿并没有到天津去，还在上海，不过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无可奈何，很想将差就错，成全他俩，要求他俩补

行一个结婚礼。但看见丈夫为女儿的事气得差不多要发疯了，神经有点错乱，还是不敢把意见向丈夫提出。她一面安慰丈夫，一面又思念女儿。朱太太的眼泪也只好向肚里吞了。

自丽君走后，朱博士的夫妻生活真可以用“晚景凄凉”四个字来形容了。

丽君和梅苓的所谓新生活过了两个多月了。在未同栖之前，以为将来的共同生活定有不少的幸福和快感。但过了一个月之后，彼此都觉得所谓性爱生活也不过如是如是，平凡得没有一点奇趣。他们都在想：世间的盐米夫妻所过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吧。怎么我们的热烈的恋爱不能发生一点影响，不见得比平凡人有更高的幸福和快感呢？过了两个月后，他俩不单感着日夜无停歇的性生活平常，也实在有几分嫌厌了。

还有一件事最使丽君伤心的就是催梅苓快举行正式婚礼，向社会承认她为妻。但他尽是推延，理由是还没有毕业，父亲不同意，只好暂时守秘密，并且他更进而笑丽君迂腐。

梅苓和丽君同栖半年了，她有时候感到寂寞，便思念父母，思念母亲更切。因为有孕了，梅苓又上学去了时，她更感着高度的寂寞。即令梅苓在家里，但也不像初同栖时那样热烈地拥抱她了。女子一失身于那个男人之后，她在那个男人那里，便不值钱了。

还有一件事便丽君失望的，是共住之后，梅苓的经济状态虽不算顶拮据，但也不能像她所预期的那样阔绰。关于她一身的装饰，从不曾有一次使她满足的遂意过。有时候想直接地向他要求，但又担心他会嫌恶自己，说自己只顾奢侈，失了一家主妇的资格。到后来她才知道梅苓的父亲是异常吝啬的，除供给他的儿子在学校中应需者外，是不多给一文的。他只能私自地向母亲讨点补助。

自有身孕之后，每天早晨对镜时，丽君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黄起来了。她想，自己本来是发育过早的，现在和梅苓出去，已经有朋友说，自己比梅苓苍老一点。这是何等伤心的事啊！一想

到生育之后，万一因为色衰不能维系梅苓之心时……于是她在暗中又无端地悲楚起来。

凉秋九月的一天晚上，梅苓陪着丽君赴剧场去看有名的"白杨剧团'上演《茶花女》。据梅苓说"白杨剧场"的明星有几个是他认识的。

他们持有优待券，在离演台面前第五排的正中占了两个座位，K剧场虽然朽旧了一点，但舞台的装饰和照明，因有导演者的指挥，算极适宜，不会像一般有熟练的新剧团那样会促起观众的反感。

观众虽不算挤，但也不算少。丽君和丈夫在剧场里坐了约半点多钟工夫，幕里面响铃了。舞台前的乐队也开始奏乐了。绣有伊甸乐园——亚当夏娃的裸体像——的缎幕面前，乐队的Conductor在不住地挥动他手中的一根小竹棒。顷刻间，座席中观众的动摇静止了。那面幕也渐渐地升卷起来。

幕开了，第一场面是茶花女的应接室，女仆配唐拿着一枝鸡毛扫在洒扫台椅。

"这就是有名明星潘梨花么？怪难看的！"

"不，不是潘梨花。那是不重要的角色，扮茶花女的女仆的。"

梅苓笑着回答他的mistress。

第二个登场的是某伯爵，坐在火炉前的女仆谈了些话，就下去了。过了一忽，主角明星登场了。观客不期而然地都拍起掌来。她从舞台的右侧门上，观客全体都凝神静气地把视线集中到那个茶花女身上去了。这种状况不知道是何道理，却引起了丽君的反感。她当时便注意丈夫的态度。梅苓像给舞台上的茶花女施了催眠术，微张着嘴，双眼直视着那个明星潘梨花。丽君看见丈夫的那个呆样子，不禁起了一种似嫉妒的感情。

由头至脚浴在彩色电光中的茶花女，戴着孔雀色的帽子，蔷薇色的夜会服。(dress)肉色的长统丝袜，同色的高跟皮鞋，胸部挂着

一朵鲜红的茶花。

“啊！真美丽！”

观众一阵赞美声。

“果然名不虚传！”

又是一阵赞美声。

丽君再偷望丈夫的态度，他一声不响，还是像刚才那样凝神静气地注视着台上的茶花女，灵魂像给台上明星吸引去了。

“发昏了么？”

丽君轻轻地推了推他的手臂。

“um，um！”

从梅苓的口角流下几滴涎沫来了。大概是因为开张口太久的缘故。他忙拿袖口去揩了揩嘴角。

台上的茶花女把帽子除下来，在正中的圆桌上，像十二分疲倦地，投身到一张沙发上，半躺半靠地坐下去。脸颊上不搽白粉，嘴唇上也不点胭脂，真是天生丽质。五官配置得十分匀整。不是西施再世，在现代哪里还找得着这样典型的美人呢。

“的确是个美人！”

过了一会，梅苓才说了这么一句。

“这就是潘梨花么？”

是的！”

梨花，怪俗的名字。”

“她的原名不叫梨花。因为她的肌色最白——从没有看见过有女性的肌色像她那样白的——所以叫她做梨花……肌色之白，是美人的第一特征啊！”

“知道了！知道了！我的肌色赤，够不上给你赏识！你找梨花去吧！”

丽君酸酸地怨怼着说。

“潘梨花！潘梨花！”

丽君还听见许多观众在低声地念她的名字。她想台上的女性，真是十二分的光荣了，比南面王还要光荣了，怪不得现代的摩登女子都喜欢进剧团当明星呢。当了明星，有许多逐臭的男性来巴结，物质的享受虽穷奢极侈，也不怕无人供给。丽君在这时候，只恨自己缺少一副艺术的天才了。不然，可以把这些蠢男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呢。

她望望丈夫，他还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台上的茶花女。她再推了推他的手臂。

"um，um，um！真好！"

涎沫又快要从口角流出来，他忙用袖口止着他。

四

那年冬，阿大出生了，因为有了小孩子，丽君更罕得陪着梅苓出来社交和游乐了。梅苓也在私立法科大学毕了业，在交涉署里，借父亲的后援，获得了一个挂名秘书领干薪的位置。于是他每日借名办公，朝出暮回，十分忙碌。就连星期日，也说有许多应酬，上午虽然在家，但下午以后一直到夜间十二点前后，决不会回家来的。这常使丽君孤坐在家中，暗自洒泪。

有一次的夜间，梅苓在临天亮的四点多钟才回来。丽君因为担心着他，并且小孩子啼啼哭哭也终夜没有睡。等到梅苓回来，她略诘问了一二句，不提防梅苓竟作色起来了。

"那才笑话！堂堂一个男子是单为妻子做奴隶的么！你要这样地禁锢着我，那就彼此离开好些。社会上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干呢！和外国人打交涉，也要拖着妻子一同去么？"

丽君给丈夫这么一叱骂，便语塞了。她只有用她的最后的武器，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梅苓不理她，他倒在床上，便呼呼地睡着了，只留丽君独自抱着婴儿，眼睁睁地到天亮。

——恋爱结婚的结果是这样的么？

她常叹息着这样地想。

过了新年在丽君还是过一样平板的酸苦的生活，而在梅苓则一天甚一天地在外面过他的沉溺的生活。他俩在家庭中，虽在盛夏时节，也像水晶宫般，冷冰冰的。

到八月中旬，气候最炎热的时期，梅苓的父亲染了霍乱症，一病身亡了。梅苓是相续人，便继承了一切财产。故父亲之死，在他并不感到半分的悲痛。老实说，他还有几分希望父亲能早日死呢。现在居然达到了目的了。

梅苓现在承续了父亲的财产，有挥霍自由的资金了。由于金钱之力，一日之后，他便升任为交涉署的科长了。在丽君对于丈夫的升官，本该欢喜的，不过看见丈夫近来的放浪的生活，她只觉得这是可喜而非可贺的事情。

凉秋九月的一天，法国领事馆为该国的一个纪念日，举行游园跳舞会。梅苓夫妻当然也在被招待之列。

现在梅苓需要他的夫人同伴了。

"法国领事招待我们，你去么？"

社会都知道丽君是梅苓的夫人，他当然不敢伴别的女性同赴法国领事的游园会，怕惹起人家的恶评。

"我不想去。谁还有这样的高兴！"

但经梅苓再三的要求，丽君还是跟着丈夫出席了。

"尽是这样愁眉不展是不对的。做外交官的夫人，要活泼些，要多交际。"

梅苓低声地在教训他的夫人。

"我的性质是这样的，不善交际，有甚办法呢？"

丽君坐在广厅的一隅，心里只想念着家里的小孩子，虽然交托了乳母，但总是有点挂虑。

音乐队开始奏乐了，跳舞会开始了，一刻间电灯变成紫绿色。二三流的来客便一对对地在跳舞起来了。

丽君在无意识地看他们跳舞，心里总是不高兴。正在沉思着，翻转头来一看，原坐在自己旁边的丈夫梅苓，不知跑往哪里去了。当然，这是给她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几乎想流泪，但忙极力地忍住了。

——这真正是岂有此理！要到什么地方去，也得告诉我一声！……大概是自己今晚上过于冷淡了他吧。……算了，算了，不必理他了！他已经对自己有些变心了的，还顾得这些形式上的事体吗？

于是她望了望全厅里来客，又不见有丈夫的影儿。她想，或许是上司来了，他走去伺候去了吧。听说财政当局，外交当局，几个大人物今晚上都会到会呢。

她又看见许多穿着礼服，手里拿着高帽子的来客，聚在一张桌子的周围，在谈论前方的战事消息。

丽君坐了一会，见丈夫还不回来，就想一个人先叫汽车回去，索性不理他了。她站了起来，从广厅的一个侧门走出，便望得见一个大花园。丽君给晚风一吹，虽有几分怯寒，但想吸吸新清空气，醒醒头脑。她在一丛矮木林旁边走过去时，忽然听见那一边沙发椅子上有人在坐着谈话。

"你说那个小白脸么？"

一个女子的声音。

"是的，你认识他？"一个男子的声音。

"交涉署的秘书长，是不是？他姓李，至于名字，我记不清爽了。"

"不错。他是个美男子。但是他的品行顶坏，真是个逐臭之夫，到处偷鸡吊狗。"

"管他品行坏不坏，我又不是想和他结婚。"

"他对你说是秘书长是骗你的话，他不过是个不重要的科长。"

丽君听到这里，知道他们在评论她的丈夫，很想看看，到底那一对男女是谁。她便在路口的一株大树后躲着，专等他们出来时，

偷看看是哪一个。

“我要到跳舞厅里去了，有话改天谈吧。”

那个女人又在对那个男子说，听得出她是有些讨厌那个男人。

“我跟着你去。今晚上至少你要和我跳一次舞，这是你前天和我约好了的。”

“你这个人何以总是这样讨人厌！又不会跳舞，拉拉扯扯的，扯得人难为情。你还是回你们队里去拿枪杆子吧。”

他们走出路口来了。那个女子先走，丽君认得她是潘梨花。至于跟在她后面的是个又高又胖的黑脸大汉，虽然穿着西装，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个武家伙。丽君不认识他是哪一个。看他们的情形，并参考他们的会话，她不难推知丈夫已经和那个潘梨花有了相当的关系，而这位武家伙是在和丈夫争风的一个。丽君在这时候的心理，一面恨梨花，一面又对那个黑脸大汉表同情。

丽君懒懒地回到跳舞厅里来时，来客在鱼贯着走向食堂那边去。她因为找不着丈夫，不知道跟着大家进去也呢，还是不进去好。

“你跑往哪里去了！”

丽君听见梅苓在后面喊她，忙翻转头来看，梅苓气喘喘地赶到她面前来，拉着她的手，并着肩走到食堂里来。

“我要问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丽君不服输地反驳她的丈夫。

“总长来了，不该去伺候吧！中国有一句俗谚，‘要肉吃，俎边企’。如果想图功名利禄，非竞争着和上司接近不可。”

“你们做事！专为一身的功名利禄吗？不是为革命，为社会，为国家么？”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这样想呢？”

“为个人生活。我们好好地经营生意不是够了么？何必出去做官呢？希望你出去做外交官，是想你能够为国家尽点力。你只问你有无能力，你不必去演那种丑态，在上司面前和同僚争宠！纵令你

能争宠于一时，但你的能力和你的权贵阶级的思想还是限制了你的事业，结果只是当一个技术人材而已。中国的政客尽是近视眼的，没有一个能看到十年以上的将来，而只汲汲于自己的虚荣权力！此即中国之所以二十年来的内乱不息的大原因！"

"算了吧！你这个姑娘，懂得什么！也在瞎谈起政治来！"

"那，你们从事政治，是专为个人的功名利禄了？"

"当然！位置只是一个的，不互相倾轧，互相竞争，怎么能得到手呢？谁多接近上司，谁就多得机会上进。干政治工作，第一要黑良心，你稍讲一点良心，便会给人暗算的。"

"当然啊！还要时时刻刻向多方面讨好，使多方面都能信任自己，不受任何人的反对，就容易出身了。"

"我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这样卑鄙可怜的人，八面美人或许是处世秘谈之一，但是不受人排挤，不受人攻击的人，能做伟大的人物么？我到今日才知道你这样不长进，这样无耻！"

梅苓给老婆骂得不会辩驳了，最后只说了一句：

"不要多嘴了，宴会的时候。"

他俩在指定的席次坐下去了，就看见法国领事站了起来致欢迎词。来客尽都鼓掌起来。法国领事讲完了后，有一个国人起来译成英国话，后来又有一个中国人再把它译成中国话。其次是某总长和英国领事的英文答词，却没有人把它译成中国话了。最后是日本领事站了起来，叽咕叽咕地说了一大篇话。有许多西洋来客和中国来客都在打呵欠。在日本领事附近坐着一个矮胖子，便睁着圆眼恨地注视那几个打呵欠的中国人，对于西洋人他不敢。日本人的爱国心到处都是这样的表现出来的。日本领事蹙着眉头，把谢词念完了后，坐下去了。一个日本人便站起来，也把它翻成英国话，居然博得了大家的鼓掌，但不像最初几次的那样起劲了。

宴会完了后，大家又涌到跳舞厅里来。有些男客分散到吸烟室里去，或花园里去。他们不是为逐艳，便是为钻营。大多数的男女

还是在热心地跳舞。

五

丽君坐在一隅，真猜不出潘梨花以什么资格也在被招待之列。她想问问丈夫。因她深信他是能够熟悉梨花的事情。但在这时候，梅苓说总长要走了，须得去伺候送行。丽君知道了丈夫的做官主义后。也就不在去干涉他了。

"等我当公使时，就带你到外国去，你也该把跳舞学好一点。"这虽是梅苓从前对也说的笑话，但丽君当时也真的抱了几分希望。但由今晚上的情形看来，自己是无望的了，也觉得是不希罕的。

她坐了许久，仍不见丈夫回来。她正在沉想忽然给一阵激烈的鼓掌惊醒了，忙抬头来看，同时听见左侧右面的人在喊：

"潘梨花来了！"

"梨花的跳舞最好！"

"看他和那个美少年跳得多好，多熟练！"

丽君跟着他们的视线望去，果然看见潘梨花，因为她的半裸体的装束，容易认出。但是一看到她的 Partner，丽君差不多要失神地倒在地面上。

梨花的一双雪白的臂膀全露出来了。除了左腕上两个痘痕之外，真可说是白壁无瑕。一双腕上带着几副金钏和真珠钏。胸部和背部的上半节也全露出着，尤其是高高地耸着的双乳，隐约可以窥见。青春的热血就在这雪白的胸脯里面在奔涌，足见是有魅人之力！像她那样的蛊惑性，那个男性不会陷进去呢！丽君看见梅苓的白绸衬衫紧紧地触着梨花的乳峰，他的双膝也时时抵着她的脐下的部分。丽君再不能忍耐了。

——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走吧！走吧！非和他离婚不可了！

丽君这样想着，同时希望来客们不认识自己是梅苓之妻就好了。但是事实上刚才已经遇着了三五位女友，都是认识她和梅苓

的。于是她希望不要再会着那些人。

Orchestra 演奏得愈热烈，同时跳舞的人们也跳得愈热烈。青年的男女们都是周身环流着热血，精神也十分的兴奋，许多没有 Partner 的男女都站起来物色对手。丽君只有孤独地坐在一隅悲叹自己的无能及可怜。

他们跳 Blues 了。女性的马跟皮鞋和地板相击触的声音更加夸张的响亮。这更加引起了丽君的反感。那些在跳舞中的女性，个个都一面跳一面哈哈地笑。但在丽君总猜不出她们好笑的理由来。有些卑野的男子，乘对手的女性张开口笑时，便伸嘴前去要求接吻。这使丽君看见，更觉难堪。

丽君想不看梅苓和梨花，同时又禁不住要偷望他们。同时视线和梨花碰着了。梨花像知道她是梅苓的妻，故意表示出一种不庄重的笑容。丽君忙背过脸，歪了一歪嘴唇，也表示对他的轻蔑。但她自己还是这样地想：

“她虽然卑鄙，但今夜里的胜利确是归她了。”

丽君的胸中像燃烧着一般的焦躁，也感着侮辱。她有几次都昂奋起来，想采取自己的行动，找一个年轻的男性作 Partner。

在暗绿色的电光之下，不住地在摆动的男女之群，裸露着的丰满雪白的臂膀，装饰着金刚石和珍珠的颈项，由领下达到乳房边袒露出来的桃色的胸脯，五光十色闪烁着的衣裙。腕和腕互相搅络着，膝和膝互相相摩擦着，嘴和嘴也互相接近着，彼此互闻得着呼吸，互感得着胸里的鼓动，受着音乐的 Rhythm 的翻弄，青年男女们的肉以敏捷的感觉在颤动，同时他们的血也以急激的速度在奔流。

一个刚从某私立大学出来的漂亮的文艺青年耿至中今晚上也在被招待这列。他的父亲是银行界的巨子，因为年老了，法领事知道他不能来，所以招待了他的儿子耿至中。

丽君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是常常和耿至中在各种集会上见过面

的，两人间的交情早达到有说有笑的程度了。丽君原来很爱他的，无奈耿至中的性情豪放，不耐心于追逐专一的女性，和她讲爱情。他对女性是主张合则来，不合则罢的主义；而丽君是有几分顽固，主张男女之间交际是要先经过一定的期间，察看相互间性情能吻合否，然后进行第二步的工作。

“算了吧。你不中意我，算了吧。我只问你，你每天定要跑到我的寓里来坐半天不走，不算是有爱情了么！若你只想叫我花花钱，你可能享享乐，那你这个女人就不堪……”

因为至中和丽君的性情在这一点不能相一致，所以她另又找着了梅苓。自梅苓进了交涉署当职员，她便觉得梅苓确是比至中能干，遇着至中时还把梅苓进交涉署的事提出来说。至中只嗤之以鼻。因为至中知道他俩都是虚荣心重，而说话行动又多是不由衷的。

今晚上她又看见他。她此刻才相信至中比梅苓率直，也比梅苓诚恳。从前思慕至中的感情又不禁悠然地抬头起来。她看见至中比暑假前消瘦了些。

“啊！你一个人坐在这样暗幂幂的地方做什么？梅苓和那个女优跳得正热烈呢。”

他在丽君的面前走过时，很恭敬地向她鞠了一鞠躬，带嘲讽的口调说。说了后便和她隔一张小圆桌对坐下来。

“……”

她不禁双颊绯红，半晌没有话说。等过了一会，她略抬了抬眼睛，恰和他的视线碰着了。她才知道他在热心地不转睛地注视她呢。他笑了，她也笑了。

“你想跳舞么？”

“怕跳得不好。……你呢”

“我想跳，但是找不着适当的 Partner。”

“那边不是坐着许多小姐们，你可以随便去找一个。”

"不容易。"

"为什么?"

"有的不会跳,有的不愿意和我作伴,有的太丑了……"

她笑起来了,听见他也在夸张地高笑起来。一大部分的来客的视线都集中到他俩这边来。她感着不好意思,但同时又希望能够给梅苓看见,也算是复了仇。他还在继续说:

"小姐们少有大方的,跳舞起来总是忸忸怩怩。我最喜欢找一个有了丈夫的年轻的漂亮的Mistress作伴……"

"啊呀!"

丽君有点神经过敏,忙敛了笑容,叫起来。在这瞬间,她才感着自己爱丈夫心还是不可侮的。同时她总怀疑,至中之心是对她不正。

音乐和跳舞可以说热烈到白热的程度了。青年男女们互相拥抱着,或喘着气息,或低声细语在回旋。尤其是女的都像是完全失了神,一任男的拥抱着狂奔。

Foxtrot是挑拨的淫猥的。但是大多数的青年男女们都欢迎这种跳舞。看着他们的狂热的态度,丽君更加兴奋起来。丈夫尽留恋着梨花,并不回到自己这边来,挑引了她不少的反感,同时音乐和色彩对她也是莫大的诱惑。

隔着一张小圆桌,她的手腕不知在什么时候给至中握住了。

"我们也去跳一个Foxtrot吧,赶快!"

"我跳得不好"

她脸红红地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搂着你跳,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就可以了。"

"……"

她斜睨了他一眼,但是无力拒绝了。

——也好,给梅苓看看,复一个仇,消消气。他俩互相拥抱着像一个涡卷般流进大队的跳舞群中去了。丽君觉得四肢软瘫得动弹

不得，一只手攀着至中的肩膀，一只手握着他的腕，一任他紧搂着，像在半空中回旋。他给了她不少的刺激热烈的气息，有刺激性的香气，胸部的压抑，腰部的抚摩，膝部的抵触。

“讨人厌！”

丽君高声骂他，但给音乐压着了，没有人听得见。纵令有人听见，这在跳舞场中也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有甚么要紧。梅苓对梨花怕还要更热烈呢。”

至中只是傻笑。过了一会，他再抽脱她的双手，摸了摸她的胸部。

“讨厌鬼！”

她再苦笑着骂他。

“我们为什么要跳舞？”

“不知道！”

她装出恼恨的神气。

“告诉你吧，跳舞是促进我们间这类的感情的。”

跳了一会，他俩回到座边来休息。大概梅苓还没有注意到他俩的跳舞，不见回来这边看她一看。

大概是夜深了的关系。在跳舞中的青年男女们的动作更加激烈，更加露骨了。第二次丽君和至中再跳了一个 Waltz。这趟，跳舞的动作比较能自主了。因为她的 Waltz 跳得最熟练。但是至中像吃醉了酒般的，对她的动作比刚才更加不客气，更加露骨了。他不时伸嘴到她的颊边来，但每次她都躲开了。

“大家都说，你专做这类的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恋爱，有这事么？”

她红着脸笑问他。

“谁说的？这些有闲阶级的青年吃父亲的饭，穿父亲的衣，专爱造别人家的谣言。”

“不管是不是他们造你的谣，你自己谨慎一点好了。”

他俩又回到座边来休息。喝着汽水谈恋爱问题。

“你还没有找着对象么?”

她喝着汽水问他。

“失掉了你之后,就没有比你更理想的女性了。”

至中笑着尽注视她的脸。她不好意思,忙低下首去。

“不要太客气了。高帽子戴不起!”

她苦笑着回答他。

“你不要怀疑我此刻对你有什么野心。我也不是奉承你。我的话是由衷的。在你未结婚之前,不觉得你是怎样好,但是现在,又觉得你是个相当的女性了。”

“……”

她此刻再抬起双眼来注视他了,她起了一个怀疑。

——他说不是对我有野心,怎样刚才的动作又那样露骨那样激烈呢?对了,他不是真心地在精神上恋爱我,他只想诱惑我,一时利用我的肉。一般的朋友都这样地批评他,专逞面貌漂亮,零零碎碎地去追求许多女性的肉。他是有名的色魔!

她这样想着,忽然又对他警戒起来。但是刚才受了他的肉体的接触,她的精神上和生理上都起了动摇,只觉有几分舍不得他了。

“再去跳一个 Aoxtrot 吧。”

至中拉着她的手掌,要求她起身。

“不行了,我疲倦极了,让我休息一会吧。”

她的双腕按在小圆桌上,她的脸伏在臂腕上了。

在这瞬间,梅苓走回来了,他脸色苍白地没有半点笑容,望着至中点了一点首后,便声音辣辣地质问她的妻。

“伏在桌子上做什么?”

“有些头痛。”

丽君不抬头,只回答了这一句。

“‘头痛’怎么又跳得这样高兴?”

"你一个人太高兴了，我便该寂寞的么？"

她仍然是伏着不抬起头来。他听见他的妻的泣音了。他再回首来望望至中是怎样的神气，看见至中一个人在狞笑，他心里更加冒火，很想痛骂至中几句。但因为自己先有了弱点，同时也怕在大庭广众之中，失了体统，忙忍了。

"头痛得厉害时，我先叫汽车送你回去怎么样？"

"你呢？"

她仍然伏在桌子上说。

"……"

他再望了望至中，至中又在狞笑。

"我们一路回去吧。"

梅苓像下了决心。他待想叫丽君再等一忽，好让他去向梨花告辞，忽然听见有一个女人在后面叫他，他听见就战栗起来了，像触着了电气，忙翻转身来。

"mr 李，和我再跳一回 Foxtrot 吧。就想回公馆去了么？"

丽君听见丈夫能够和她一路回去，稍为转了一转心，有些欢喜了。但刚抬起头来，忽然看见梨花身体又不住地战抖起来了。

六

梨花这奇突的态度不单使梅苓夫妻发生了惊异，就连至中也有些意外，于是他再次狞笑起来，走过去和梨花握了握手。

Miss 梨花，我们可以跳一个 Foxtrol 么？"

至中说了后又笑着看了梅苓一眼，不等梨花的回答，双手便搭在她的肩上了。梨花忙躲开身。

"有什么要紧呢，跳一回吧。"

他仍不肯离开她的身旁，他看见梅苓脸上再表示出一种嫉妒的神气：

"不和你作 partner，我要和 Mr 李跳！"

梨花尽望着梅苓的脸，丽君看见这样的情形，才觉着自己丈夫比至中漂亮。她真担心丈夫再给梨花争了去。

“不早了，要回家去时，赶快一点。不然，我一个先走了。”

丽君怨怼着对梅苓说。

“怎样就想回家去了么？再跳一回 Foxtrot 吧！”

梨花嬉笑着对梅苓说。

梅苓的脸上红了一阵，但一刻间又转成苍白。丽君的眼睛里燃着嫉愤之焰，同时双唇不住地颤动。只有至中一个人站在一边狞笑。

“不跳舞么？”

梨花捉着梅苓的手不放。梅苓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般地苍白了：

“你……你…你是…哪…哪…哪一个？”

丽君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啊 Mrs 李，你不认识我么？我却认识你呢。我是潘梨花，Mr 李的好朋友。——我们只做好朋友没有什么不可告诉人的事哟！你可以和 Mr 耿跳 Waltz. ——你的 Waltz 真跳得好。我也可以和 Mr 李跳个 Foxtror 吧。”

丽君给梨花这么一说，气得脸色由红转紫，由紫转黄了。

“Mr 李要陪他的太太回公馆去了，还是让我和你跳一回吧。”

至中故意这样说，说了后，又看看梅苓的脸色。

“你也和尊夫人跳一回 Waltz，再回公馆不迟的。”

至中再以冷讽的调子说。

梅苓待想说什么话，但颈项给梨花揽住了。他想挣，怕失了梨花的欢心，以后便无从问津了。答应和她再跳一回，又觉得对丽君不住。

Orchestra 愈奏愈热烈了。跳舞的青年男女们一对对地像走马灯在回旋。

“再十五分钟回去吧。”

梅苓翻转头来苦笑着对丽君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已经给梨花拽进人群中去了。

“……”

丽君气得一句话不会说，喘着气走出跳舞厅外来。

“我们再跳一回 Foxtrot 不好么？”

至中跟着她走出来，但她不理他了。

领事馆的招待员和看门的看见他们出来，很恭敬地行了敬礼。

“真的要回去么？”

至中再诚恳地问她。

“不走干什么？”

她怒斥他。

“那我送你回去。”

他说着叫他的汽车夫把一辆精致的小汽车驶了过来。她也不管是谁的汽车了。把车门打开时她就走进去了。

他俩坐进汽车里后，汽车开动了。

“马上要回你家里去么？”

“不回去干什么？”

她冷冷地回答他。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好么？”

他并不知道她有满肚子的气没有发，他真是不识时务。

“到什么地方去？”

“Mr 李今夜决不会回家的。我们到旅馆里去……”

他摸着了她的手掌，把它紧握着，低声地说。

丽君在这时候胸里的血潮正在以最大波幅在激振。一群跳舞的男女们还在她的眼前旋转，梅苓和梨花相拥抱着跳舞的姿态也十二分明了地在她眼前跳跃着。他俩的腕和腕，脚和脚，胸和胸的接触也是活现的。

——丈夫早给她占领了！

他正在烦恼着这样想时，不提防至中突然地握了她的掌后又来摸也的腿部。也正恼恨得没有泄气的地方，听见至中要求她到旅馆里去，便借题发挥了。

“放屁！快停车！我走路回去！”

她摔开了他的手。

“不去就算了，何必发脾气。”

至中屈了屈腰，哀求她不要生气。

“你真是全无廉耻！”

她再骂了他一句。

“不要骂了，我送你回家去就是了。不过，丽君你要记着，假如日后梅苓和你不能相容时，你要来找我，我可以替你想办法啊！”

“放屁！我个人的事我自会处理，我决不会求人。”

至中再没有话说，只一直看丽君回到她家里去了。

丽君回到家里，望着睡在小床里的阿大，流了好一会泪。她深信丈夫是给那个婊子梨花占领去了。想他今夜里回家是绝望了的。

由梨花便想连到至中曾告诉她在法国领事馆里的，追求着梨花的军人是怎样的人。

——梨花所要的不是金钱么？怎么堂堂的一个师长都不能打动她的心，反死咬着一个小小的交涉监科长不放呢？

于是丽君又联想到那个师长一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前，没有人理会他。大概他是不会跳舞，不然就没有女性愿意做他的Partner．他只坐着运用他的鼻孔去呼吸，呼空气时鼻孔便扩张起来，吸空气时鼻孔再收缩下来。

据至中说，他姓杨，前方正打大仗，怎么他还有这样的空闲呢？他也是醉心于梨花的一个，并且很疾恨梅苓。至中还说，怕梅苓将来要吃他的大亏，因为在现代的中国军人是占有绝对的权威，谁也不敢抵抗他们的。谁和军人争风，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不知死活。

丽君想到这层，又有几分替丈夫担心。

——他心里早没有我了。怎么我还是这样地思念他呢？

丽君再伤心起来流泪了。

她听见屋外的汽车音，知道是丈夫回来了。她想，自己不希罕他回来的，怎么听见他的汽车，胸头又会有几分松懈下来呢？

梅苓走进房里来，丽君再伤心起来流泪了。

"算了，算了。我不是回来了么？不过在交际上逢场作戏罢了。你千万不要多心……"

"……"

但是丽君不理他。

"她是有名的交际明星，认识的要人很多，不能不和她敷衍敷衍。你当真我是爱她，那是你错了的。"

经了丈夫多方的劝慰，她才止住了哭。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中，除和丈夫妥协外，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做个 Nora 吧……不，不，不，还不是个时机。

女性到底是女性，终于屈服了。她不能不信丈夫是和梨花没特别的关系，纵令不能信，她也要强迫着自己去信。但她所怀疑的，在她胸里，还是作一种疑点存在着。

七

因为阿大有乳母看护，到了次年秋，阿二出生了。同样，到了第三年冬，阿三也出生了。荏苒光阴，到了今日，阿三也满二周年了。

在这四五年间政局变化了几次，梅苓的钻营术也日见进步。现在居然在京里外交部做什么司长了。当然，他的政治上的地位是由金钱造成的。他的官运虽然日见享通，但在上海的他的生意，因无人监督，却一天一天地不震，到后来，都歇了业。梅苓终于成了一个 Salary man 了。他的收入虽然不少，但是他放浪，还是和从前一样，所以入不敷出。丽君抱着三个小孩子在上海的生活，仅靠所管

业的一家店子的租金百余维持了。故丽君在最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

像这样的夫妻问题，在现社会是再平凡不过的。不过在丽君却是件很重大的问题了。她又曾间接地听见梅苓对旁人说：

“哪里！说不上离婚不离婚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和她举行婚礼。在法律上还不算正式的夫妻。在那时候是情人制最盛行的时代，我和她只是一对情人罢了。打倒夫妻制，拥护情人制是当时青年间——不分男女——的口号。她自己也是赞成的。现在我和她之间的爱情，经过了性的接触之后早冷息了。我们不算是夫妻，也不算是情人了。各人都有随便行动的自由。”

丽君听见丈夫有这样一番的议论，便悔恨误听了当日浪漫的颓废的青年男女的邪说，没有和梅苓正式行个婚礼。现在想从法律上向他要求点生活保障费都不可有了。抱着三个小孩子，今后怎样处置呢？小孩子一天天地长大起来，所需的教育费也就增加起来，丽君真是在受难中了。

“岂无父母在高堂……今日悲羞归不得……”

丽君想，白乐天这段诗，大部分是为自己写照了。于是她垂着泪把那段诗反复吟哦了一会。

妾凭短墙弄青梅，
君骑白马傍垂杨，
墙头马上遥相望，
一见知君即断肠。
知君肠断共君语，
君指南山松柏树，
感君松柏化为心，
暗合双环逐君去。
到君家舍六七年，
君家大人频有言，

聘则为妻奔是妾，
不堪主祀奉频繁，
终知君家不可住，
无奈出门无去路。
岂无父母在高堂，
亦没亲友还故乡，
潜来久未通消息，
今日悲羞归不得，
为君一日恩，
误妾百年身！
寄言痴小人家女，
慎勿将身轻许人！

丽君愈悲伤，忽然听见老妈子来报有客来了。

"是谁？男的？女的？"

她这样问娘姨。因为至中约了她，今天会来看她。她虽然不能十分赞许至中对自己的行动，但自己近来确实是太寂寞了。梅苓差不多半年没有回来上海。新年回来时也只住了二晚，但只有一晚上和她敷衍过来。在她本不稀罕的，但又不能拒绝。两人间的情感还赶不上三四十度的水温。近来至中较常来看她了。她断定他是抱着野心来的。但看他又不是怎样有热烈的表示。所以丽君最近对至中的感情是有些希望他有热烈的表示。同时又有些害怕他会有热烈的表示。总之，他近来的心烦意乱，焦躁不堪，的确有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了。

"是朱太太，杨太太，马太太三位。"

这是娘姨的回答，说得丽君也笑了。

"还有牛太太，嵇太太没有呢？"

"真是这样的凑巧，她们一同来了。"

"请她们上来吧。"

丽君一面说一面把睡着了的阿三安置到摇床里去。

三位夫人高声响气地跑上楼来。她们都竞争着向丽君说客气话,像礼拜堂里的合唱混淆起来,丽君反一点听不清楚了。

最胖的朱太太在铁丝床上坐下来,铁丝床顿时起了振动,一瞬间凹陷下去。朱太太的屁股就像坐进一个窟窿里了,她每到人家里,都喜欢坐到人家的床上去。大概是因为一般的椅子太小了。承不住她有胖体。一般人对于这个矮胖者的批评是女作男权,有须眉气慨,身体强健。他对于前者虽然接受,但对于后者她却不顾认。她说,她每月不服当归芪熟老鸡,她便不能行动做事。

其次是杨夫人,身体瘦小,每说起话来便像要哭般的,这是她的特征。譬如,"啊不得了,""啊要命死了,"就是她的口头禅。又如有朋友问她:

"是新制的衣裳么?满漂亮呀。"

"你不晓得,真的是没奈何的,一件衣裳都没有了,所以借了十多块钱来制了这一套。"

这是杨太太的回答,因此她便得了悲观论者的绰号。

最后的马夫人是短小精干,口才最好。她原是性情率直,爱做抱不平的人。常常不惜牺性自己去代人努力。但因多嘴的关系,反有许多人不喜欢她。因为她肌色微黑,一般人替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做黑鹦鹉。

她们三人的岁数和丽君差不多,只是朱夫人岁数大一点,今年三十一岁了,其余都是廿五至廿七岁前后的。她们和丽君是旧日的同学,她们今天来访丽君,完全是为开同级恳亲会的问题。

她们才坐下来,马夫人便开始演说了。其实她不是演说,只是对一般友人下批评及报告最近在妇女界发生的新事件而已。所以她又有上海妇女界时论家的绰名。

马夫人虽然在痛快淋漓地讲,但丽君不像平日那样高兴听了。她担心至中会失约,同时又怕他此刻就闯进来,给她们看见了不妥

当，最少也会给这位黑鹦鹉做材料。朱夫人也像不愿意听，伸出一双白胖的手来掩着口打呵欠，一连打了三次呵欠，那位上海妇女界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了第四次，朱夫人再不客气地发出音响在打呵欠了。马夫人才渐次停止了她的多辩的口才。于是杨夫人也有一个简单的报告。

也是从前的同学，嫁给一个私立大学的文学教授，最初和丈夫感情至笃，可说是幸福的夫妻。但到后来，那位大学教授忽然和一个友人的妻子发生了关系，便虐待起那个同学来了。每月在他们间，波澜不绝。那个同学姓章名秋霞，因为再挨不过丈夫的迫逼，逃到杨夫人家中来躲了几天。杨夫人两夫妻劝她回去，并且答应愿做调停人，说服她的丈夫。但秋霞无论如何不肯回去，只托杨夫人的丈夫代她找独立的职业。

"那位大学教授是知书识理的，怎么也这样欺侮我们女性哟？我们要在妇女界造起舆论来对他下攻击。他是侮蔑我们女性的蟊贼！你们的意见怎样？"

马夫人又在出风头了。

"晓得秋霞愿意不愿意你们这样干呢。万一弄得不好，不是使他们夫妻的感情更加分裂么？"朱夫人说了后又打了一个呵欠。

"我们是为我们全妇女界对妇女之敌下攻击。不能为秋霞个枉屈了我们的主张，牺牲了我们的主义！怎么你们不拿出半点革命精神来干呢"

"关于这个问题，扯不到革命问题上去吧。不要小题大做，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幸福。"

杨夫人也和朱夫人抱同一的意见，主张调停。她还主张调停人要多几个，力量大些，并劝丽君也加入来。但丽君只坐在一边默默地听，一想到自己的家庭，真是自扫檐前雪都无暇了，还能管人家的瓦上霜么。

"你们都是妥协论者，没有半点斗争的精神。只要于个人有利，

就投身敌人的怀抱中也有所不惜！还有资格谈妇女革命么？”

丽君平素是颇得她们间的爱重的，所以朱杨两夫人要她加入她们的群中，以后再多拉几位同学去会那位大学教授。马夫人是主张先开同学会讨论这个问题，对那文学教授取鸣鼓而攻的办法，如开会结果良好，再扩大宣传，开全上海的新妇女界大会，最少要达到最低限的目的，即是把他大学教授位置弄掉。

“这于秋霞有什么利益呢？”

杨夫人问上海妇女界时论家。

“你真是个悲观论者！我们要为妇女界争气！要打倒这班臭男子！——专欺骗妇女的臭男子！至于秋霞姊可以自找职业，独立地生活下去，何必再和那个臭男子妥协呢？就是我们女子太好了，太无勇气斗争，所以男子们才敢得寸进尺地欺侮我们女性。”

马夫人又在气愤愤地发议论了。丽君也觉得这个黑鹦鹉的话句句成理。

——的确，女人太过于敷衍男性了。今后的女性该自己振作起来，以叛逆的精神对付男性。丈夫如找一个情人，做妻的便要以叛逆的精神去找两个情人……

丽君想到这点，真是十二分恨她的丈夫了。

“做女人的真是可怜！因为经济不能独立处处受尽男子的气。何以所有男子都是这样薄情，没有专爱呢？在自己秘知的范围内，能够和睦地幸福地百年偕老的夫妻，真是罕见，真是百中无一啊！”

朱夫人的家庭在她们间算是最幸福的。她在这时候的态度真有些像吃饱了饭卖馒头。她之出任调停，也只是因为坐在家里闲着无事，当作一个慈善事业干干而已。

八

关于夫妇间不睦的问题，丽君尽想也想不出好的方法来应付。有了小孩子尤难应付。最后只有骂丈夫无良心一法而已。

“总之是男子不好。”

马夫人再这样说。

“秋霞也有错处的。”

朱夫人又打了一个呵欠在说。

“何解呢?”

杨夫人的湖南口调。

“她找丈夫找错了。当日她选择丈夫,只注意面貌和年轻两条件,其他的条件都没有深加研究。当她找着了这位大学教授时,欢喜得不得了,走来向我说,男的比她小三岁,又是个小白脸。丈夫比自己年轻,自己将来定是吃苦的。所以我找的对手是个伯爷公。”

朱夫人操的是广东腔的正音。

“丈夫因为年轻,就该放荡么?”

杨夫人说了后,又说明女性所受的最大痛苦是嫉妒中的痛苦。

“看着自己的丈夫和旁的女子发生关系,哪有不恨的呢!”

马夫人又发挥了一大段恋爱专一论。

“这也的确是痛苦。想马上和男子离婚。一时又做不到。有了小孩子,更难离婚了,只有一个人受苦。纵令你提出离婚的问题来说,在男人方面是求之不得的,结果反成全了他和那个女子的结合……”

朱夫人说了后望了望丽君。丽君忙低下头去。

“把丈夫让给旁的女性么?那不如杀了干净!南无阿弥陀佛,你没我也没。秋霞太没有勇气了,不把丈夫杀死,也该把那个敌人杀死,横竖丈夫是不爱自己了的!”

马太太的议论是主张拚命。

“那又不必。如果不愿和丈夫同栖,再慎重地找一个候补者也是正当的道理。”

杨太太说了后,无意中又看了丽君一眼。

“那我不能表示同意!那是示弱于男人了!我们女性该放弃旧

日的无抵抗的精神。我们对男性要取斗争的态度。最少要使男人不能立足于社会。”

“哪里！现在社会的当权者是男性，他们男性是互相拥护的。法律和社会习惯都是他们男性造出来的，对于男性的性爱犯罪差不多不加制裁，只制裁女性。所以欲以和另一个女性发生关系的罪名使那个男人在社会上失足，那是不可能的事。”

“女人能够不嫉妒就好了。因为有了嫉妒，才有苦闷。”

丽君到这时候才叹着气说了一句，大家都笑了。丽君也跟着苦笑了一会。

“夫妻不睦本来是寻常的事情。要不到旁人来调停的。他们应该自己起来和好的。”

朱夫人说了后又一个呵欠。

“那也不尽然，如果男的另有了情人时。”

杨夫人低声地带着哭音说。

“我看这件事还是拜托妇女解放家傅女士，让她去和秋霞的丈夫闹一场最痛快。”

马夫人始终不愿意妥协。

“你说那个雌老虎么？”

朱夫人一说到雌老虎，大家一齐笑起来了。

“如果和那个老虎商量，她一定说，快快离婚，快快离婚，不管谁是谁非，离了婚再说，对于男性一点不用客气，一点不能留情。这是雌老虎的平日的论调。……”

杨夫人说了后再把雌老虎的近状告诉她们。

“前星期我在公共体育场走过身时，看见挤着许多男男女女，我走前去一望，那个丑妇人正在热烈的讲演，宣传妇女解放。她总爱把动物来比拟人类的。那天她又把蚂蚁来比拟人类了。她说，男人是工蚁。女人是蚁的女王。工蚁要群集到女王蚁的面前来听命令。我站在这里，所以你们都群集到我面前来，说得听众的男子们

都哄笑起来了。”

于是她们又笑了一阵，朱夫人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过后，她才揩了揩眼睛说。

“她那个雌老虎不知破坏了多少人的家庭，离间了多少人家夫妻间的感情！她总是叫女性要脱离丈夫，团结起来，向男性反抗。这个办法怎么能够实行呢？作算舍得开丈夫，也舍不得的儿女哟。”

“这是因为她太丑了，不能嫁人，所以发出这样的议论来。现代的人，无论判断什么事象，都是这么主观的。”

杨夫人的说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悲观的，消极的。

“女性如离开了男性，那一生都是过寂寞的黑幂幂的生活。谁能够绝对地反抗男性呢？”

朱夫人的话在马夫人听来，完全是一种哀音了。

“你们都是喝了丈夫的迷魂汤，处处替男人辩护，长了男性的威风，太不该了。像我们受了教育的女性还这样的无自觉，在男性面前屈服，那么女性要到什么时代才能解放呢。你们对男性太示弱了。”

马夫人很愤慨地说。

“Mr 马，假如 Mr 马一有外遇，你便马上和他离婚么？”

朱夫人问马夫人。

“不单和他脱离，还要控告他，加以法律的制裁。凡是侮辱女子的人格的男性，我们都要极力加以攻击。现在我要问你，假如 Mr 朱有外遇时，你怎样对付他？”

“我家里的决不会干出这名堂出来的。因为丈夫有外遇没有外遇，定全是由做妻的对待丈夫的方法而决定。丈夫之有外遇，妻该当负一半责任。”

“那你是以三从四德去向丈夫讨好，是不是？这样的女性，太不长进了。”

马夫人说了后在冷笑。

“把家庭整理好，使丈夫从外面回来能够得到安慰，是妻的责任。不愿意组织家庭，又是一番话。既然组织了家庭，做妻的就要负责任使家庭圆满，使家庭和暖。”

“你的意见怎样？”

丽君忽然征求杨夫人的意见。

“我没有意见。丈夫有外遇时，我真的不知要怎样对付才好。我想最好是像Mrs朱那样，先有把握，不使丈夫陷入迷途。万一陷入去了，就要赶快劝丈夫回心转意。……”

“他仍然不回心转意时，你怎样呢？”

马夫人以嘲讽的口气质问杨夫人。

“那只有一哭了，只有听天由命了。”

杨夫人真是个宿命论者。

丽君觉得她们的对付丈夫的办法都不是彻底的平等的。Idsen已经指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给我们了，何以一般的女性都没有留意到呢？最后和丈夫对抗只有这个方法了，于是她更希望快点会见至中了。

九

愚园路的尽头处，近兆丰公园有一所新筑的高爽的洋房，站在那洋房的露台上，梵王渡一带的野景可以尽收入视角里面。近这一带地方，在春晴的时期，不消说是人海中鲫，即在残冬时候的景色，也可以说是在上海绝无仅有的。

在天气晴明的日子，每天下午三点时分，在兆丰公园左近散步的人们，便看得见那家洋房的晒台上有一个穿淡色西装的女子，坐在一张沙发上在眺望野景。

“不知道是哪一个党国要人的洋房子？”

“不是总长以上的人住不起那样阔的房子吧。”

“恐怕是东洋人的住宅啊。”

那一班借名读书浪费父亲以血汗挣来的钱，害得他们的父亲天天叫头痛的逐艳的青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在猜度那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洋房子的主人。

“这一带的洋房子的住客都是有钱的人啊。恐怕那家洋房的住客是个有钱的宁波商人吧。那个漂亮的女人，像是个当小妾的。”

青年们在一家小烟纸店里买纸烟，无意识地问了问卖烟纸的人，卖烟纸的人也不过把他的臆测告诉了那些好事的青年们。青年们叼着纸烟，各拿着一把网球拍，悠扬地走进公园里去了。他们的样子，的确是布尔乔亚公子化了的。

那家洋房子的主人才搬来一星期又两天，所以邻近的人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有钱人。搬进来的当日家具行李之多却惊动了左侧右边的人们。

过了半个月之后，他们才知道新洋房的住客是上海有名的明星潘梨花。她自今年春起，在一家最大的影片公司当明星了。以扮悲剧的女角得名，上海的人差不多没有不知道她的名字的。

左侧右边商人自知道住那家洋房子的并不是什么党国要人，又不是宁波的布尔乔亚，而只是一个女优，就觉得目前过于浪费了他们的注意和尊敬。

“单靠电影公司的薪水不能过这样奢侈的生活吧。恐怕她还兼当了某要人的小妾呢。”

因为每天有许多汽车载着老少肥瘦不一的男客来看她。便引起了邻近的人们的猜疑。

他们虽然望得见梨花常走出晒台上来眺望，但还没一个人认真看见梨花的真面目。无知的人们便发出许多奇怪的谣言。有的说梨花每天早晨起来要用几十个鸡蛋白去摩擦她的全体，摩擦了后才入浴，浴后便披上法国制的薄纱衣走出来，她的雪白身体任何部分都能窥见，真像一幅美人图。听见过这种谣言的青年们的心便振荡起来了，常增到那有洋房子的门首徘徊，有时候竟从铁栅的门

隙窥视里面的客堂。

梨花有一个女仆，比她大两岁，名叫阿珠，面貌很不错，不过脸色微黑一点。她可说是梨花的心腹。但梨花过这样豪奢的生活连阿珠也不知她的钱从何而来。阿珠最初以为是由梅苓供给的，但看梅苓近来的生活决不有这样大的经济能力。最常到这里来的还是梅苓，其次最常来的是杨师长。不过杨师长不像梅苓般常常在梨花房里歇夜。他只常常是上半天很高兴走了来，到下半天或吃过晚饭后便很颓唐地出去。

阿珠又常常听见梨花和杨师长争论钱的数目，使她感着一种惭愧。她有点不满意于梨花之冷淡了杨师长。她常看见杨师长忧郁地走了后，梨花便一个人睡在床上流泪，但不满一点钟之后，她又恢复了欢快的状态，步出房门首来问，李先生来了没有。

梨花近来大概每日都很欢乐，半个月间可以说完全足不出户，只专心于室内的装饰。她的关于装饰的知识真能使装饰美术专家惊倒。色泽和光线及陈列的形式都是十分调和。假如在调和上缺少一件东西。她可以牺牲高价去买了来。关于这点，她常和杨师长冲突。阿珠到后来才知道一切的用费是由杨师长供给的了。

梨花所喜欢的房子有两间，一是她的寝室，面南，和露台相毗联，东西双方有长方形的窗口，室内装饰虽不算华丽，但无论谁进来都发生一种清楚之感。

第二间房便是相邻的 Salon 了。在这间大客堂里，装饰极其华丽。她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娱乐费完全是平民阶级的血汗。她以为她是特殊阶级的人物。这样的穷奢极侈，是分所应享的。她收集有种种形式不同的台椅，把台椅收拾在一边，可以容二三十人的跳舞。

她因为看多了电影，无日不在发痴梦想做女王，要一切男性都环跪在她的面前，要他们以她的颦笑为颦笑。

她坐在电炉前的安乐椅子上，正在回嚼昨夜里和梅苓的拥抱，

同时又感着一种寂寞。她只感着一种疲倦——亦是一种空虚。她无事可做,便想睡了。但她又觉得自己是在等着谁般的。

“今天天气这样冷,谁也不会来吧。自己想留梅苓再住一天的,但是又觉得有点厌烦。结局还是让他走了。他大概回他老婆那边去了吧。”

她正在想,有客来固然是很厌烦的,但是她又希望有谁会来和她谈谈,来解解她的寂寞。像这样的心情在她每天都会发生一二次。她想有这样通情的来客就好了,不会使她厌烦的,当她寂寞的时候走了来,向她谈谈开心的好笑的话解解闷,在她未打呵欠以前,能够知趣告辞的。

她听见有人上楼梯的足音。Salon 门口站着的是个黑脸大汉杨师长。

“是你么?”

她说着打了一个呵欠,杨师长原来是满脸笑容的,看见她打着呵欠问这么的一句,便敛了笑容。

“你还约了有谁来这里么?”

“你又多心了。”

她忙站起来笑着迎他。

“站在那儿冷,进来向火炉吧。”

她说着拉了另一张安乐椅来,安置在她的对面,在电炉的那一边。杨师长在这瞬间才有点歉意。

她一方面可怜这个武家伙蠢笨,为自己花了这样多的钱,一方面想着梅苓昨夜里对她说的话,又可怜自己之无耻。

“你把生活节约一下吧。不然就搬到南京去。”

“我在南京住不惯。”

“那你另找一所小的房子来住,每月二三百元的生活我可以为你设法。只不要超过三百之数就好了。”

“每月没有千元之数,我哪能过活呢。”

"那以后怎么得了?"

"所以我说还是暂时敷衍他,等到我们有了钱时再搬家。到那时候再和他决绝不迟。"

"那太无耻了。你固然可以忍受,但我实在难忍受。我觉得一个人——尤其是女人,要在物质的生活上能熬苦,才算是有志气,才能说强话。你既然不喜欢他,那就不该再要他的钱,不该受他的津贴……"

梅苓的话,理真气壮,说得她双颊发赧。但是梨花再三仔细地思寻,仍然难放弃这样舒服的奢华的生活。她只答应梅苓到下一个月再来决定主意。

十

"Salon 里面太热了一点。"

杨师长除了外套,再解外衣。他当了军阀几年,忘记了因为风雪载途,不知冻死了多少人的事实了。

他把外套和外衣挂在椅背上,他的那种举动便引起了梨花的烦厌。因为椅背上挂着衣服,室内的装饰美便失了调和。

"门首不是有衣架么?"

她苦笑着要他把衣服挂到衣架上去。

"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有什么可以马虎的。挂在那椅背上,多难看。"

梨花作色起来向他说。他才把衣服送到衣架上去了。他回到电炉面前来时,不禁要拿出一方手帕来揩额上的汗。

梨花所等的好像不是这个人,但也不惊异这个人之来访。老实说,她希望他来,尤其是希望他带款来。但在一方面,她又有几分怕见他。

她刚才坐下来。视线便和杨师长的碰着了。或许是她的神经过敏,他的眼色比平常有点不同,她的胸里也顿时起了一阵暗云。

“他今天恐怕要提出什么难题来谈。”

她当下这样想。他替她租了这样宏伟的邸宅，每月还支出不下千元的费用给她，他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当然她早知道了的。

“可怜他追求了自己几年啊。也为自己用出万多块钱了。不再满足他的要求，他定会断绝自己的生活费了。到那时候，梅苓和其他的朋友合凑起来，或许有五百多元的供给。但仍不能过从来那样舒服的生活。怎么样好呢？”

今天她又向他要求加雇一个西菜的厨子。

“啊，啊。”

他只是微笑着，不像往时那样作彻底的肯定的答覆了。但在从前一有要求，他就“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回答。

他还在继续着微笑。梨花忽然感着一种苦闷，沉默下去了。在他俩间便起了一种不纯的空气。梨花又像有了觉悟，她也不能不有这种觉悟。她虽然有了觉悟，但仍然感着一种不安。

梨花最害怕沉默的。于是勉强地说了些关于中外的电影的话来给杨师长听。杨师长也故意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一面尽注视她的双峰微突的胸部。

她说了许多话，感着疲倦了，忽然又沉默下过。她只等杨的发言或动作了。但杨还是沉默着，只在注视她。他觉得无论在她的肉体上，说话上，或在性格上，都是一种新鲜味，是他在从来所接近的女性身上所不能发现的。他相信自己的经济之力是不难征服她。在不久的将来，她的身体定归自己所有。于是他又感着一种快慰，同时也增强了他对她的固着力。

他俩仍然沉默着。她知道杨师长是尽在注视她的脸。她真不知要装出如何的表情来才好。她不能恼怒，也不能忧郁。若装出过于温柔的表情，则更加危险。她只装出一种平凡的表情，略加以微笑而已。

“梨花，你搬过来后，一切都齐备了吧。”

杨师长开口了。

"大体好了，不过，……"

"不过什么？"

给杨师长一问，她羞得双颊发红，低下头去。

"有什么，尽管说来。客气什么呢？"

"……"

她仍然低着头。

"不过什么？快点说来。"

"不过手里又没有了。"

她此刻才抬起头来，向他作了一回媚笑。

"就用完了吗？那才吓人啊！"

"多买了些家具和装饰品。"

"五千元就完了？"

"五千元有多少呢？什么物事都贵了。金价高了，洋货涨了价。"

"我近来也拮据得很。"

"那我向他们借去吧。"

梨花趁势沉下脸来说。

"笑话笑话。你要用，就当衣服也要筹措出来给你。你此刻要多少？"

他忙赔着笑说。

"随你的便吧。"

"五百元够么？"

杨师长又走到衣架前去，从外衣的内袋里取出一本支票簿来，再从后裤袋里检出一个小方形的水晶图章，就在一张麻雀台上写了一张五百元的支票交给梨花。梨花接过来，撩起衣角，把支票塞进大腿部的长筒丝袜的伸缩带底下。在这瞬间，杨师长趁势搂住了她的颈项，要亲吻。她忙一翻脸，他便在她的脸上狂吻。

"可以了吧。"

梨花笑着推开他，同时感着一种羞耻。

“自己和卖笑妇有何区别呢？”

他像不肯这样地甘休，待想进行第二步，忽然听见楼梯上又有人上来的足音。

Salon 的门屏给外面人推开了，站在门首的正是李梅苓。

杨师长恨极了，登时沉下脸孔，不和梅苓招呼。幸得梅苓是外交家。

“杨师长，几时来的？”

他笑着解除外套，向杨说。

“唔，唔。”

杨取出一个烟斗来，插上淡马菰，呼呼地在吸起来，把脸翻过一边，不理梅苓。

最欢喜的是梨花，她正在无法抵抗杨的时候，梅苓会跑了来解围，真是喜出望外。

“你又走了来做什么？”

她说了后才后悔，于是看了看杨的脸色。

“我们想开一个跳舞会，在明天晚上，多请几位青年们来乐乐。Mr 李是帮忙我办这件事的。Mr 杨，明天晚上你也来参加吧。”

“谁和你们这些无耻之徒一起闹！”

杨气愤愤地说。

“啊呀！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话？”

她惊异地问。

“我的话是不求别人理解的。”

“你这个人才可笑。”

她笑着说。

“我是可笑的人。但我不要骗人家的钱！”

当着梅苓的面，梨花给杨这样地一说，十分难过，她的脸色顿时红了一阵又白一阵。

"谁希罕你的钱!"

"不希罕时,把那张支票还我!"

她气极了,忙再撩起衣角,从丝袜底下抽出那张五百元的支票来。丢到地毡上面了。杨师长把支票拾起来,沙地一响撕成两段,再折着一撕,成四片了。

"再会!"

杨师长走近衣架前去取衣服,梅苓不便看着他们闹忙走进她寝室里去了。杨看见更加气恼。

"我出钱给你养姘头么?"

杨师长临出 Salon 时,这样骂了一句。

"……"

梅苓当时感着一种难堪的侮辱。但是到了这个局面,也只好笑骂由他了。

杨师长走后他再走出 Salon 来。

"迟早有这么的一天,叫你早和他断交,你又不相信我的话。"

"不要睬他,不久他又会来的。"

梨花嬉笑着说。

"……"

梅苓觉得梨花太无耻了。但不便有什么话说。

十 一

"你上半天才回去,怎么又走回来?"

她的全身埋在安乐椅里面,懒懒地问他。

"天气太冷了,不想回南京去,索性过了这个礼拜日再走了。"

"没有回家去么?"

"……"

梅苓一时没有话回答。

"没有去看你的丽君去?"

“看见了。”

“她怎么又肯放你出来呢？”

“她有她的爱人。”

于是他告诉了她，当他回到家里去时，看见丽君和耿至中正相对着喝酒。他气不过，所以走回她这里来。

“是吗，我早叫你不要回去的！……”

她才说了这半句话，阿珠走进来告诉她，有电话来了。要她到电话房里去接电话。

她跟着阿珠出了 Salon，便觉有点冷。到了电话室，把受话器拿在手里。

“你是那个地方？……大东旅社？……啊，杨师长么？”

她说到这里，又好笑起来了。

“我吗？我是……你所喜欢的梨花哟！”

她听那边也在哈哈地大笑。

“你问他么？……刚才走了，Mr 李，……那个像女人般的小白脸，谁爱他呢？你不要多心……真的，没有一个客在我这里…到你那边去？……二楼十二号房？……让我想想。……你刚才太对不住我了！……谁要你谢罪！……但是支票还是要的哟……五百元的不要了……多少？……至少也要一千！……可能？……那请你等半个钟头…一定来的，不要心急。哈，哈，哈！……一些些会！”

“什么爱情都是假的，结局唯有金钱。金钱是恋爱的培养料。”

她才把受话器丢开，就叹了口气。杨师长虽然答应给她一千元，但交换条件是要到大东旅社去。冬至前后的日子，近四点多钟就像黄昏时分了。他是张着罗网在等着自己，伸着他的一双铁腕在等着自己投身到他的怀里去吧。

她刚回到 Salon 里来。梅苓便问她。

“谁打来的电话？”

“公司里打来的。”

"有什么事情?"

"今夜里的月色好,很海的那段夜景,想在今晚上摄映。"

"那你夜里不能回来的了?"

梅苓失望地说。

"说不定。就能回来,也在半夜以后吧。"

"我跟你去好么?"

"不好的,你是有身份的人。我不愿意你到那些地方去。"

"……"

他忧郁着,一时没有话说。

她笑着安慰他。当然他一点也不怀疑。

梨花走了后,梅苓一个人闷闷地坐在电炉前翻看《三国演义》,但一个字都输不进脑里去,他闷坐一会,阿珠端了一盅咖啡来给他。

"你知道梨花姑娘到什么地方去么?"

"不知道。好像是大东旅社有客打电话来要她去。"

"大东旅社?她常常有客叫她到旅馆里去么?"

他惊异地问。

"这有什么稀奇呢,只要她喜欢的。"

梅苓听见,心里十分难过。他想,原来她从前所说的话都是骗自己的啊。从前自己为她牺牲了一切的家产,最近为她牺牲了妻子、家庭及名誉,以为总博得到她的一个真挚的爱字了。真的没有了金钱,恋爱也就跟着消灭么?

梅苓对梨花一怀疑,跟着便有几分气愤,于是不免思念到丽君的好处来。

"还是回家里去吧。"

他忽然发生了这样的念头。但他同时又想到大东旅社去看看梨花到底是会那个男人。

他下决心,便走出来叫了一辆汽车,赶到大东旅社来。他想,她

不知在那一号房间。他揩着额上的汗水，先在三楼的酒楼部转了一转看不见有像梨花的影儿，也听不见像她的声音。他在跳舞场面前走过时，听见里面的音乐已经悠扬地奏起来了。他想她或许在里面吧。他便推门进去。但才踏进跳舞厅里，又后悔起来。因为他才想及她从前曾告诉他她是十分讨厌这些无聊的小跳舞场，决不愿意进去的。她如要跳舞，定到各家帝国主义者所经营的跳舞场去。

他坐在跳舞场的一隅，丢了六角钱，真的没有坐足三分钟，就出来了。他再到楼下查了查各房客的姓名，看见有杨君字样，便猜疑是杨师长叫她出来的。不过看见刚才他们那样决裂的情形，在生性好胜的梨花，决做不出来的。并且住客中就有十几个姓杨的，怎么能够到间间房里去察看呢。他再在酒楼部徘徊了一会，才决意走了。

电梯停住时，隔着铁栅，他看见梨花一只手抱着大包东西，一只手插在杨师长肩胁下，正在那里等电梯。

“呃！”

他差不多要跌倒在电梯里了。

“啊！ Mr 李！”

杨师长站在电梯外，很得意地叫了起来。但是梨花一句话也不会说了，脸上苍白得没人色。电梯的铁栅门开了。梅苓急急地跳了出来，飞奔地向外跑。

“梅苓！”

梨花带哭音的叫了一声。但梅苓头也不回转来一看，跑出旅社外去。

亡魂失魄般从大东旅社跑出来的梅苓，一时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好。他叫了汽车，坐进去了后，听见汽车夫问他到什么地方时，才说到法租界的K路去。丽君的住家是在K路。

他回来家里看见三个小孩子都睡着了。满屋静悄悄的，只不见丽君的影儿。

“少奶奶呢？”

他问娘姨。、

“和耿先生一路出去的，好像是说看电影去。”

“……”

他再没有话说话，娘姨便上去了。房子里虽然很暖和，但他的心是十二分荒凉的了。他看着呼呼地睡在床上的三个小孩儿，不禁凄然地流下泪来。

他觉得在这家屋子里一刻也坐不稳。杨师长和梨花相互拥抱着的猥亵的想象及丽君和耿至中互相携手的亲密想象，交互地在他的眼前幻现出来。

“还是到哪一家旅社里去歇一宵吧。明天赶回南京去，不再理她们了。”

他待要站起身来，忽然听见娘姨在下面招呼客人的声音。

“少奶奶不在家？”

梅苓听清楚了那是上海妇女界时论家马夫人的声音。

“下半天出去的。少爷倒在楼上。”

“李先生在家？”

梅苓听见马夫人步上楼梯的音响了。

十二

“Mr 李，你不替我想个办法，我非打你不可了。你们男人家都是没良心的。”

马夫人看见梅苓劈头就是这末一句，弄得他摸不着头绪，只得坐下来和她敷衍一下。

“Mrs 马，有什么事？”

“你还不知道么？我家里的也公然敢找着姘头了。你想该死不该死？你们这班男子都是没良心的！”

“你骂你的老公，不要株连及我，Mrs 马。”

"你还不是一样的赤佬。"

"Mrs 马,你如果再这样说,我可要失陪。"

梅苓说时,立起身来。马夫人忙走过去扯着他的衣角,不让他走。

据马夫人的叙述,当她和朱杨两夫人为同学章秋霞的事看丽君的时候,她已经约略知道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不过程度还不是怎样深。好是爱强的人,怕给同学们晓得了讥诮她,所以忍耐着以待丈夫的反省和改过。她并不想以对付章秋霞的丈夫的严厉方法对付自己的丈夫。

但是马先生并不知道老婆的苦心,他的放荡还是一天甚一天。

"我已经没有方法对付他了。你是他的好友,平时他是很听你的话的。"

马太太说了后竟长叹起来。

"你何不和雌老虎商量去?看她能替你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吗?"

"旁人的事可以和她商酌。我自己的事怎样可以告诉她呢?一告诉了她,她便要迫着我决裂地和我的丈夫硬干了。那不是愈搅愈丢丑么?"

马夫人之嫁马先生是再婚的了。因为她的性情太激烈,和先一个丈夫只同栖了半年,就离婚了。马先生贪她有几分资色,便和她合上了。但一同栖之后,互相发现的缺点一天一天地多起来,而当日所谓恋爱也超过了山顶,只朝这面的山麓下降了。

"我看你如不愿和他同居,还是分手的好。"

梅苓无意中说了这一句。但是这句话正是当日丽君向她诉苦时,她向丽君的忠告。

"但是你替我试劝劝他,或许会回心转意过来也说不定。

"你还舍不得他么?"

"轻易的离婚,在女人是再在痛苦不过的事哟!"

“你俩本来就没有举行过结婚仪式，有甚要紧呢?”

“但是社会上谁不知道我们是夫妻呢?”

“两人间已经有了芥蒂，就同住着也是不快活的。”

据马夫人说，马先生近来一连几晚不回来家里歇。在她有一晚不见他的面，是再苦闷不过的。并且按常例，丈夫一回来，第一件事是要捧着她的脸接吻。这是他们的日课。这样的接吻就像一种补品，能给她一种活气。但是近来丈夫虽然有时回来，也不给她这样的安慰的接吻了。

马先生的姘头是一个女招待——一个贫苦的女学生流落到咖啡店里的女招待。现在他居然津贴了她一千多块钱在霞飞路中段一条小弄堂里开了一家小咖啡店。马先生每天由公司出来，便到那家小咖啡店里去，不常回家里来了。有时回来，也是在夜半响了一点钟之后。每星期六夜里，还要和那个女子开一回旅馆，尽情的享乐，对不十分认识他们的人，居然自称夫妇。

“最可恶的是在旅馆里，那个大婊子也竟然冒充我的姓，称妻王氏。你想是不是岂有此理！让我的姓给那个淫贱的女招待偷了去。……”

马夫人渐渐又昂奋起来了。在她的脸上，梅苓平日觉得是有一种美的。现在也完全消失了。她的眼睛里只闪耀着因嫉妒而起的险恶的凶光。两颞颥也像量一种暗色深进去了。两边突起的额角也呈暗褐色。大概是因为他忘记了周到的化妆。

“真可怜!”

梅苓当下这样想。

马夫人尽是继续着骂她的丈夫。梅苓想，丈夫的放荡的在妻是这样难堪的痛苦么?据马夫人的口述，最使她难堪的是前星期六晚上伴朱杨两位夫人和雌老虎到E戏院去看电影时，发现丈夫和那个女招待也在那里。

在赴电影戏院的途中，她们在汽车里还在讨论夫妻间的问题。

“像马太太就是幸福啊。绝对地管得住丈夫。在我们女性中，要马太太才配称是女丈夫。”

“真的，我如果发现了丈夫有错脚时，决不妥协的。”

马夫人在那时已经知道丈夫有点靠不住了，但爱强的她，仍然在夸张地主张她的女权讨论。

E 戏院除电影外，还添上演从美国来的 Comi－copera。构成派的舞台装置和外国女优的跳舞博得了一般布尔乔亚的喝彩。

马夫人和女友们在同一列的席位上坐下来后，便听见丈夫的声音从薄暗的前列吹送过来。

那是日常听惯了的丈夫的声音。马夫人骇了一跳，伸一伸颈项，向声音的发源处望去，果然看见前面并坐着一男一女，一个是马先生，一个是他的姘头女招待刘小琏。

今朝晨一起床就跳出门去了的丈夫谁梦想得到他会陪着那个贱人来这里看电影。马夫人的脊髓像冻结成冰，周身打抖起来了。

“可惜了。开了幕。”

雌老虎翻转头望着马夫人说。

“是的。”

马夫人完全失掉了意识。她像在梦中般地坐下来。她免不得望了望丈夫那一边，她的丈夫和那个女招待的坐席是距他们前五列偏左的位置。

刚才以为是眼花看错了。现在看来一点不错，还是他的丈夫的侧影。越看越逼真，越逼真越不想望他们，越不想望，就越想偷看他。当时的马夫人真感着万种的矛盾。

她们都称赞自己是最有力量支配丈夫的。像这样的场面给她发现了时，怎么好呢。

马夫人再无心看电影了。望了望丈夫那边，又偷望望雌老虎的神气。她恨丈夫，同时又怕她们看见了丈夫和那个姘头。她全无心看，也全无心听了。她只伸出双手按着胸中的激烈的鼓动。有时候

只低着首沉思。

“像这样的场面真深刻！”

雌老虎半笑半叹地说。

“呃？”

马夫人只当雌老虎看见了她的丈夫，故意嘲讽她。她此刻才知道章秋霞所处境遇之苦了。

“不论世间里有整千百万个做丈夫的如何的放荡，但自己的丈夫是受着自己的约束绝对靠得住的。自己是盲信了丈夫，同时也盲信了自己的力量。”

马夫人这样想着望了望女友们，很担心她们注意着她的丈夫。丈夫和那个女招待那样亲密的样子，给她们看见了时，自己就要剥面皮了。

银幕上的场面正是爱愁达到了最紧张的场面，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表示时，便有“有情人都成眷属。”

Orchestra 在热烈的奏出恋爱之曲，坐席中的恋爱之侣大体尽都紧张起来，互相紧握着手。

“那边的不是 Mr 马么？”

到后来，朱夫人终发现了马夫人的丈夫。

这时候的马夫人再无力嫉妒了。她只担心女友们会提起她的丈夫的话来说。她想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人先回家去了。

“我有点不好，头痛得厉害，我先走吧。”

马夫人向她们告辞。

“何必呢。看完了再走吧。”

电影演完了一段落，暂休息十五分钟。全场内忽然明亮起来。马夫人真担心丈夫翻这头来看这边；忙站了起来，决绝地向她们告别。她自己也莫明其妙，何以在这时候这样地害怕看见丈夫起来了。她站了起来，但仍然免不得又要向丈夫那边偷望一下。她看见丈夫和那个女招待也挽着手站起来了。她更加恨了。

"快点走出戏院外去，不要碰着他。"

她急急地向外走。

"雌老虎不知要怎样地笑我了，说我只会干涉人家的家庭，不会管束自己的丈夫呢。"

"啊！Mr 马和一个女朋友牵着手呢！"

马夫人走到石阶段口，还听见朱夫人在这样说。

十三

梅苓和马夫人敷衍了一会，还不得要领。看看近十一点钟了。那个海上妇女界时论家只好走了。

马夫人走后，梅苓一个人寂寞地坐了一会，但是梨花的影子还在他心头上一起一落，到后来，他下了决心，仍然乘汽车赶回梨花的家里去，专待她回来，质问她一切。

"或许她只是为经济问题去和那个无聊的武人敷衍敷衍吧。她从来没有对我失过信，她说今晚上一定会回来，大概不会骗我的。"

梅苓于是决意回到愚园路梨花的家中，专等她回来欢聚。他在弄堂口下了车就听见了丽君正由弄堂里出来，在和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他说他没有回南京去，一定在那个婊子的家里。怎样又黑幂幂地不见一个人影，也听不见人声呢？"

梅苓听见丽君这样地对一个男人说。他躲在一株街路树后面，偷听他们的说话，并且知道那个男人一定是耿至中。

"或许他们到跳舞场或旅馆享乐去了。我看你这个女子完全有奴隶性根。"

至中的声音。

"但是我不能这样简单地就和他脱离。你的提议，让我回去多考虑一下吧。"

梅杨苓听见丽君这样说，不禁凄然起来，同时联想到梨花和杨

师长还在旅社里，便觉得十分对不住妻子了。

“今晚上还不能回答我么？”

“Mr 耿，我是做了三个小孩子的母亲了。你还能真挚地爱我么？”

“你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啊！”

“梅苓最初也向我说过这样动人的话啊！”

他还听见他的妻苦笑了后又长叹息。

梅苓望着至中和丽君并着肩在马路那一头的黑暗中消失了。因为夜深了，他精神颓丧地叫了门，走进梨花家里了。

丽君因为在梨花家里没有发现梅苓，刚才向至中的情热便减灭了些。两个人走了一会，在一家汽车行前止了步。下过了雪的马路，给北风一吹，路道便铺上了一重厚厚的冰层，很难走动。丽君觉着自己的趾节，冰冻得完全失去了感觉，快要掉下来了般的。丽君让至中叫了一辆轿式汽车，一同坐进去了。

丽君和至中虽然并坐着，但各怀着各的空想。彼此也异常神经过敏的。有好一会的沉默。他俩不约而同地都凝视着车前的汽车夫。丽君固然希望能够看见丈夫，至中也极希望把梅苓在梨花家时的情形给丽君看。不过他俩的用心不同，丽君是想促丈夫做最后的反省，至中却欲促丽君因此对她的丈夫绝望。

因为马路的凹凸不平，汽车有两三次跳了起来。他们俩的身体常常碰在一块。于是他俩互相退缩到一边，各表示各人的矜持。但有时候因为汽车的狂奔，时竟继续至数分间之久。有一个瞬间，丽君自暴自弃地这样想，

“就让它这样地继续下去吧。”

因为她当时感着一种似甘非甘，似苦非苦的快感。

丽君感着借交流作用从至中的强健的身体传流过来的热气了。她愈觉得自己的末日快要来临，她像是被抛出世界外去了的一个孤独人，一种孤寂和悲哀便从黑暗的心底涌了上来，像在时刻地

迫她和至中接近。她又听见坐在她身旁的至中在微微的叹息。

“真的和这个男人逃到日本去么?”

至中曾向她挑动过,要和她一路到日本留学去,所以丽君此刻忽然会发生出这个想象——以非常的势力诱起了她的情热。

“这也算是一种复仇?”

她又这样地一想,同时一种爱欲之力便以不可防御之势发展起来,促着她和至中接近,或许因为是时间太晚了,神经疲麻了,无力振作的了缘故吧。

汽车仍然在奔驰,车体摇动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像这样苦闷的一夜,若不和他任情地耽溺下去,要我一个人孤守过去,是再痛苦不过的了。单我一个人,嫉妒的爱欲之火会把我烧成焦黑的骷髅吧,否则我一个人定会自杀吧。”

她像受着一种恐怖的威吓。她正在思索着脱离这个恐怖和烦闷的瞬间,忽然发现了一线的生路,就是今晚上唯有和至中相搂抱着任情地耽享一夜糜烂的享乐。

不知从那一个瞬间起,她的臂被挟在他的肩骨下了。他的双掌也按在她的只膝上了。

“让他吧。我就堕落下去也是没有罪的。梅苓先对不住我啊。”

不纯的自暴自弃的念头继续在她脑里发生出来。

“我自动地向至中要求,他决不会拒绝吧。——不单不拒绝,还要跪在我的膝头下吧。”

丽君的热烈的好奇心全注意到至中的身上去了。

至中仍然在沉默着,丽君此刻倒有些恨他了。汽车驶出大马路上来了。

“到哪个地方?”

汽车夫到这里问了问他们的行方。

到“Aster Hous 去。”

至中向车夫说了后,又翻转头来问丽君:

"可以吧?"

"……"

她没有回答,只是双眼睛直视着车前的两道光影。

"丽君,你不知道我是如何的爱你哟!"

突如其来地,至中紧搂住了她的颈项,要求接吻。丽君也像失了神般地,一任他了。她虽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应,但也不能总是全无感觉。

狂吻之后,至中更大胆地尽搂着她不放手。丽君虽时时稍事抵抗,但结果还是一任至中的轻薄。

在 Aster House 的一间客房时他俩的情感是不顾前后的,变为盲目的了。

"你不后悔?"

当他搂着她问她时,

"一点儿不会。他还是常常和梨花……"

她打算为自己的罪戾辩护,但还是不能大胆地往下说。

"真的? ……"

他喘着气欢笑得话都说不下去了。的确,今晚上的胜利者不是杨师长,也不是梨花,不是梅苓,也不是丽君,而是这个耿至中。

丽君给他搂抱着,看见他在痴笑,心里又感着一点不快和后悔。但是深陷到这样的程度了,还能脱身走吗。

"他虽说深爱自己,但在他一方面,或许他也看不起自己呢。自己是做了三个小孩儿的母亲的人了。怎么这样容易就允许了他接近呢。……以后要自己去追求他,不是他来追求自己了。在这一点,女性便失去了权威和价值了。"

在这瞬间,她又冷了半截。他虽有极热烈的动作和表示,在她却无力去表示反应了。但是因为梅苓许久没有回家来,她到底还感着相当的快感。

事过之后,在她眼中的至中好像比刚才骄傲得讨人厌了。他像

死人般地躺在床上不起来，只是微笑着看丽君起身来清理一切。丽君在这瞬间感着一种莫大的侮辱，同时回忆到刚才自己迎合他的种种猥亵的举动，她便感着满脸热了一阵又一阵。

在汽车里所有的热情完全冷息了。她忽然思念及家里的三个小孩子了。于是她后悔今晚上之过于轻身了。

“不早了，上床来睡吧。”

“……”

丽君刚从厕所出来，听见至中叫她，一时不知要怎样回答才好。她有点想回家去了。

“来！快点！我有话告诉你。”

有什么话？”

丽君心里实在有点厌烦至中，不过今晚上已经和他深陷进于不可挽回的境地了，又觉得非维系着他的心不可了。她强作欢笑，走近他，坐在床沿上。

“我十二分的爱你哟！”

他捧着她的脸说。

“我不相信！你一定还有很漂亮的爱人。你只借我的身体，来……”

她说到这里，便沉下头去，不能向下说了。

“没有这样的话。我可以赌咒。我对丽君如有欺心，天诛地灭！”

“要这样我才欢喜。”

但是她自己也莫明奇妙地竟滴下泪来了。他忙坐起来，再次拥抱着她，一面极力安慰她，一面和她亲吻。

她看见他轻轻地咳嗽一二次，再炽热起来。这真是她所预想不及的。她想，这一点，他的确比梅苓有趣。

在平时，至中像处女一样的温柔，十二分可以博得女性的信用，言语行动完全表示出他是一个典型的青年绅士。但到情欲发作的时候，就把女性当成一个奴隶，尽情地加以蹂躏了，狞恶得像夜

叉般的色魔。

丽君虽然尽偎在至中的怀里，但觉得他还是和梅苓一样的恶心。他所演的丑状比梅苓所演给她看的，还要丑劣难看。她想，他的举动大概和原努时代的野蛮人没有两样吧。

至中等到力竭气尽后，便呼呼地睡着了。他不管丽君愿意不愿，一翻转头就睡下去了。剩得丽君一个人躺在床的一隅，眼睁睁地望着吊在天花板上的斗大的电灯。她看了一看手表，只是一点又过三分。她决意走了，忙把短裤结好，衬衣穿好，走下床来，再把外衣穿上。她并没有什么留恋，只觉得今晚上自己太潦草了，便宜了至中。

她走出旅馆叫了汽车赶回家里来。使她起了一个极大的惊异的，是她看见梅苓一个人很可怜地拥着棉被倦睡在一张沙发椅上。在青色的电灯罩下央出来的他的脸孔，完全没有半点血色，苍白得可怕。丽君看见这样的情形，胸头像给刀刺了般的，尤其是回想到刚才自己赤条条地和至中相拥抱着的情况，更感着一种片刻不能耐的羞辱的苦楚。

"虽不会对不住丈夫，但对不住儿女是的确的了。"

她看着丈夫梅苓，觉得他不像从前那样可恨了。她只承认今夜里和至中的那种行动，是十二分对不住梅苓了。

"你此刻才回来么？"

梅苓的怨叹的口气。

"你怎么也回来了？我当你是在梨花家里歇夜了。"

"不要尽说那些酸话了。我问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来？怎么此刻才回来？不怕小孩子找不着你，哭起来么？"

"我自己一身都不能管了，还能管小孩子么？"

她心里虽然觉得对不住丈夫，但是还尽装出强硬的态度。

"你到什么地方去来？"

梅苓还尽在追问

“说出来，你不要生气哟。”

“我生什么气哟。”

“我昨夜里找我的情人去来。”

“你的情人是谁？”

“数不尽！高兴找哪一个就找哪一个！”

“丽君，不要尽说那些气话了。我还是十分爱你的哟！”

他站起身来，扑到丽君身上去，把她搂抱住了，在她的脸颊上，嘴唇上，狂吻起来。在这瞬间，丽君也莫明名妙，她虽然觉得至中比丈夫新鲜，便是人唯求旧，丈夫还是比其他的男子可爱，比其他的男性有重厚的压力啊。她一任丈夫的狂吻，好像这样的洗礼可以减却她刚才的许多罪孽。流着泪一句话不说。临天亮了，她疲倦极了。

十四

丽君不明白丈夫今夜里是何意思，对自己特别地爱抚。但她十分疲倦了，流着泪，——因为觉着今晚上的人生的矛盾和滑稽而流泪，——和丈夫敷衍了十多分钟后，便睡觉了。

“丈夫如能洗心革面，从今日起不再有放荡行为时，那么自己也可以和他恢复和好。”

她临睡时这样地想。

“……但是我身体上已经受了致命的伤了。至中这个人能够再放过我么？”

她想到这点，又感着一种重大的痛苦。

“就这样地马虎下去，对丈夫为不忠，对至中又不信了。丈夫怎么不早一天来向自己忏悔呢？”

等到她一梦醒来时，已经红日满窗了。她看见梅苓还呼呼呼地睡着，双脚架在她的肚皮上，和平日一样的无邪而可爱。于是她更后悔昨夜里的孟浪。她轻轻地坐起来，但还是把丈夫惊醒了。

“还早呢。再睡一忽吧。”

"小孩子早起了身，出去玩了。我要看看他们去。"

"外边有娘姨看着，怕什么？"

他尽揽住她的颈项不放手。

"怎么你今天这样的讨人厌？"

"丽君，从前我恋着梨花，那是我错了。现在我后悔了。不爱她了。我们恢复从前一样的圆满的家庭吧。我以后只专为你一个女人而生活了。望你不要再出去和那些无聊的男子交游，也望你恢复从前对我的笑容吧。"

"……"

她坐在他的怀里，不转瞬地注视着地板，好一会没有话回答。她这样想：

"自己虽然不一定是想和丈夫妥协，但是有了在昨夜里和至中演的那一幕，反转使他脱离丈夫的决心变钝了。"

过了一会，她觉得只有使丈夫对她取反抗的激烈才能够使她对得住丈夫般的。于是她故意去激动她的丈夫，说：

"我不愿再受你的怜爱，也并不想受任何一个男子的怜爱。我知所有男人都是靠不住的。你还是回到梨花那边去尽情地享乐吧。"

"梨花不要我了！"

梅苓哭丧脸地说。她看见这样样子又觉得丈夫可怜。

"怎么梨花不要你了呢？"

"她爱上了杨师长的金钱，不爱我了。"

"她那样深爱你的，也居然和杨师长发生关系了？"

"是的，我昨夜里在她家里守候至三点多钟，还不见她回来，所以我回到家里来。"

梅苓再把他在大东旅社看见杨师长和梨花的情形告诉了丽君。

"梨花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你就不要她了？"

"是的。她没有真心对我了,还爱她什么?"

他正经地说。

"……"

她沉吟着,像在思索什么事情。在精神上说,她对于丈夫仍然是恋恋不舍的。但是有了昨夜里失身于至中的那一幕,她非离开丈夫不可了。

"假如我也和另一个男性发生肉体的关系,你还能够和从前一样地爱我么?"

"丽君,My Dearest 不要说笑话了。你决不是这样的女人。你对社会是有相当的认识。我是深相信你的。"

"不管我是怎样的人,我只问你假如我真的和别的男性发生了暧昧的关系时……"

"那我更加恨你哟!比恨梨花还要更加恨你哟!"

"……"

她的圆圆的脸儿不禁红涨起来。不一会儿颗泪珠挂在她的双腮上了。——"阿三仔要妈妈呢。"

听见娘姨抱着最小的女儿从下面上来。丽君忙离开了丈夫的怀抱。

丽君把阿三仔接抱过来时,又洒了几点眼泪。

"阿大,阿二呢?"

她问娘姨。

"到法国公园玩去了。"

"阿桂带着他们去的么?"

"是的。"

阿三仔给母亲抱着,便止了哭。

"过来给爹抱一抱看。"

梅苓坐在一边,看见阿仔满可爱,忙伸出双掌来向着小女儿拍了一拍。但是阿三仔呀的一声,忙躲到那一边了。

"三个小孩子也全不认识你。你哪里有资格配做父亲呢?"

丽君以怨怼的口气对丈夫说。她说了后,抱着小女儿走向洗面间时去了。梅苓想,不能再睡了,也走下床来,把外衣服穿上。这时候忽然听见娘姨又在上面叫起来了。

"少奶奶!"

"啥事体?"

丽君口里还衔着牙刷,从洗面间里走出来,向楼下问。

"有客来了。"

娘姨的回答。

梅苓听见有客,很担心是从梨花那边打发来的人。同时丽君的胸口也在咘咘地跳动,她猜一定是耿至中无疑了。

果然,耿至中不客气地从下面跑上楼来了。他也完全没有预想到梅苓竟在家里。

"啊! Mr 李,没有出去么?"

至中有点不好意思,好容易才问了这一句。因为有昨夜里的经过,他的脸上表示出一种胜利之色。

"我们才起身,还没有洗刷。请在楼下坐一坐吧。"

梅苓知道至中是为她妻而来的,但也不便怎样,只叫他到楼下去坐坐冷板凳。

"……"

至中不回答什么话,他只以有意思的眼色看了看立在旁边的丽君。丽君脸红了,忙向他作了一个媚笑。

"耿先生不是别的朋友,同自己家里人一样了,请到我们房里去坐吧。不过还没收拾,凌乱得很……"

丽君却要至中到他们寝室里去坐。他也不客气地持着手杖摇摇摆摆地走进他们寝室里来了。他看见丽君才起身来没有修饰的姿态,更加动人。若不是梅苓也在房里,他真要扑到她身上去了。

当梅苓走向镜台那一边去时,丽君便伸出左手来捏了捏至中

的右腕。他也乘势捏了她一把。但不一刻她看见镜里面的丈夫的脸苍苍的沉下来了。他俩忙敛了笑容。

梅苓扳起脸孔走向洗面间里去了。丽君把阿三仔安置在沙发椅上后,便走过来搂住了至中,拼命地亲吻。连她自己也捉摸不住自己是什么心理了。昨夜里和丈夫接触时,便后悔和至中草率地结了关系。但是今早晨一看见至中,又觉得有无限的情热没有宣泄般的,比新婚的丈夫更有意味。在学问上,人格上及外貌上,至中不见得高于梅苓,但是在性的一点,她像做了他的奴隶了。因为至中对她的蹂躏,实在比梅苓刻薄,比梅苓残酷,这反转使她不能离开至中了。梅苓只以至中对丽君的手段对梨花,不敢以之对妻子,这更使丽君对梅苓失望。因为梅苓常两三月不回家来,有时回来,她仍不能获得强烈的性爱的刺激。所以丽君的心也就渐次地远离她的丈夫了。

他俩拥抱着热烈的接了一阵吻后,至中问她:

"下半天能出来么?最好今天我们到新新酒楼吃中饭。"

"让我想想看。"

"要快点决意。等下他回房里来了,不好说话。"

他催促她。

"可以吧。"

她微笑着说。她骑在他的膝上,再和他接了一个吻,便站起来过去抱阿三仔。因为那个小女孩儿等她的母亲等得不耐烦,哭起来。

听见梅苓在室外的脚步音,至中再在丽君苍白颊上吻了一吻后,对她叮嘱了一句:

"十二点,至迟十二点半,一定要来哟!"

"……"

她抱着阿三仔只点了点头,报了他一阵深意的媚笑。

梅苓一进来,还是目光四射地在侦伺她们的举动。至中看见这

个情形，便站起身来告辞。这正合梅苓的意思。

“那个痰火鬼，真不自重，时常走来。不要把肺痨传染到我们家里来了！”

梅苓看见至中走后，故意这样说。

“他的身体这样白胖胖的，也有肺痨病吗？”“他也患初期的肺病，哪一个不晓得。”

“……”

她听见后，一时又无话了。尽站着发痴。

“今天有太阳了，天气好些。丽君，我们到公园去走走好么？”

他拼命地想挽回妻的心。但丽君仍像没有听见他的说话。

“怎么样？”

她虽然抱着阿三仔，但给他拉到沙发床边来了。他要求亲吻。

“可以么？”

“不是你的老婆么？谁拒绝过你来？”

她说着又掉眼泪了。

“怎么？我看你心里定有不快意的事，快点说出来，我可以替你排解。”

“……”

她只摇摇头。

梅苓捧着妻的脸热烈地接吻。

“你不要把至中的肺痨菌传染给我了。”

梅苓故意和丽君取笑。这可把丽君激恼了。

“放屁！你莫要把梨花的病菌传染给我了。”

她说着站了起来，急得梅苓也跟着站了起来赔礼。

“我是说笑的。何必这样地认真起来生气。”

“好了。你不要尽在家里麻烦我了。你看你的梨花去吧。”

“我看你多喝了那个肺痨病鬼的口涎，便发疯起来，不顾丈夫儿女了！”

梅苓恨起来了，骂了妻一句。

“你先不要妻子，此刻也有资格骂人么?你会找你的情人，怎么禁得我去找情人呢?”

“你真的和耿至中有了关系么?”

“你一点丈夫气都没有！你管我和他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了关系又怎样？没有关系又怎样?”

丽君不等梅苓说完话，便哈哈地笑起来了。

“求之不得！”

梅苓看见丽君的态度这样倔强，知道硬说下去就要决裂了。

“过去的事彼此都莫责问了。丽君，我们恢复从前的和暖的家庭吧。”

梅苓坐在沙发上，低下头用左手的三根指头支着额，发出哀音来了。丽君见丈夫这样可怜，一时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的好。

过了好一会，她唏嘘地流泪了。

“我想我和你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分手好。”

她说了后，拿了一方小手巾来揉鼻孔。

“什么？丽君，你说的是什么话?”

梅苓颤声地说。

“一切话也不必说了。我也不责备你了。你也莫来干涉我。总之，你离开了我，可以做个自由人。我离开了你，也可以做个自由人。彼此恢复了自由，才是幸福的。”

“那你想错了，以后要后悔的。”

“或许是想错了。但这是应各人的主观而不同的。在我不觉得是怎样错的。我忍耐着等了你六七年。但是到了今天，是无法追救了。”

“怎么到了今天，便没有态度法追救了呢？我可以不问你的过去，只要你今后做我的贤夫人就好了。”

“我要和你离开。因为你从来只是为自己打算，只知利己，以为

女子是完全应当为丈夫牺牲的。”

“但我不想离开你，丽君！”

“那是我一个人想离开你了。”

“不是双方同意，所以希望你能反省一下。”

“老实说，在两天前我还是不想离开你的。经过两天内的反省，才知道要离开了你，彼此才有幸福。因为这件事我苦想了几天，连头脑都想痛了。”

丽君的声调含蓄着有无限愤恨的悲哀，颤动得很厉害。

“为什么要这样苦想呢？”

“社会上谁都知道我是你的妻。但是数年来，我不是只担个虚名么？我想连这个虚名都不要了。我本来不想这样快就离开他们兄妹三个，到了今日，为我个人的前途计，我不能再等了，不能不离开他们小兄妹三个人。所以我苦想了几天……”

丽君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那是你的误解。我在过去虽然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但照现社会的习惯说，我觉得决不是会引起你和我脱离的一件大罪。所以我希望你要把度量放宽一些，我以后也多留神些就好了……”

“你的话听来也是一篇道理。不过那是我的主意。你是看重现在社会的习惯的。至于我是想打破现社会的习惯的。我要信从我自己的主义。你不能使我屈从你的主义。所以一刀两断，决决绝绝地两不相涉最好……”

“丽君，你还得再深想一番，不要潦草地干了，到后来反悔。我因为在外面做事，当然不能专为一个家庭，还要为国家、为社会，所以有些应酬和交际。譬如我和梨花的事，也不过是想从她多认识几个党国要人而已，何尝是真心爱她。因为她手段高明，交结有不少的名流和要人，有时候要利用她而已。丽君，我还是真心爱你哟！”

“……”

梅苓的辩解，对于丽君的燃烧着的愤恨的心火，还赶不上半滴

雨水的效力。她只当丈夫的话不过是一种空虚的音响。

梅苓看见丽君不回答，以为她是有些转意了。忙拉着她的左腕，再要求和她接吻。

“快不要做这样的丑态！”

丽君像忽然在想着什么事，十分嫌厌她的丈夫了。

“不情愿么？这是爱的表示哟！昨夜里好好地亲热过来，怎么至中一来过后，又变态度了？”

“不是真挚的爱，假亲热，多么难看呢？”

但是梅苓仍然过来想搂抱她。丽君抽身站了起来，一阵热泪又扑扑簌簌地掉下来了。为什么会落泪，丽君自己也莫明其妙。她也恨眼泪流得太唐突无理由了。若梅苓当自己还是在留恋着他而流泪，岂不是大笑话么。

梅苓看见丽君在流泪，以为有转机，更加柔声下气地劝慰她。她看见丈夫那样柔声下气的丑态。心里更厌烦。

“你无庸对我谢过。我对你也没有有什么过失。不过我的感情早离开你了。”

丽君说到这时，免不得想到昨夜里和至中在 Astor House 里狂热的情景。于是又觉得自己的内心未免太丑恶了。

十五

到了十二点钟时分，娘姨来报告愚园路那边差人送有信来。梅苓听见忙跑下楼去，不一会赶上来，就拿帽子，穿外套。说要出去一趟。这更给了丽君以一个事实，使她理直气壮地到新新酒楼看至中去了。

她和至中居然成为恋爱同志了。她觉得和至中的关系决不是丑劣的，而宿命的，必然的，自然的。在新新酒楼算是第二次的拥抱。但他俩都感到像是有数年的旧交了。他俩互相搂着亲吻，并不感着半点脸热。他俩在这样的新境遇中，也不会失掉他们平素的镇

静，总之，他俩对于这样的密会的态度，是及安闲的，大胆的。

最后至中对她说，常常要到旅馆去是不很方便，也不甚经济的。他希望她至少能隔天到他的寓里来。他在浦柏路的一个白俄的家里租有一间 Boarding room 是个适当的幽会的场所。当然丽君答应了。

"每天坐黄包车来好了。要车费我先给你几块钱吧。"

他笑着对她说。

"谁要你的钱！……车费要得了多少钱呢？"

她虽然镇静地说，但不免感着多少耻辱。

到了夜间十点多钟，她们都精疲力竭了。至中才叫了汽车送她回家里来。她看见阿大一个人还没有睡，在垂着泪等她。她便起了一阵心痛。顿时流下泪来。

他们的计划就这样的决定了。差不多是她天天到他寓所里去。半个月之后，他的猥鄙的态度——狞笑着在期待她态度，虽然会引起她的一种肉的刺激，但同时也给她以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到后来，她不得不接受他五十元的津贴了。名义是给她祝寿，买衣服和皮鞋赠给她。接到了他的津贴，使她的精神上更感着痛苦，而他对她的态度也更猥亵，更倨傲了。

"自己完全是一个青楼中人了。"

她暗暗地叹息。她想最后的方法唯有向社会和他正名义了。

至中像没有什么诚意与她过永久的同栖生活。他像依恃他的强烈的野性和坚韧的腕力，可以征服她。的确，睡在他的腕中的她，真是丝毫动弹不得。他的这些深刻的态度，也促起了她的自暴自弃的反作用。

她每当从黄包车上跳下来，一踏进那家弄堂时，胸口便突突地跳跃，下腹部里面也像有个涡流在不住地回转，周身都给一种热情包围住了。敲了敲他的房门。

"是哪一个？"

至中在里面一定不忙开门，先要这样地问。

“是我！”

她当然要颤声地回答这一句。

门便开了。看见他的那样猥鄙的状况，她自然地要急急地把房门闭上，他像死尸般地躺在床上，她只能向着他苦笑，禁不住走进去搂着他的颈项。满房里顿时漂散着微温的粉香，和反射着的雪白肌色。

经过半个多月的接触，至中才发现这个做了三个小孩子的母亲的丽君还有这般的美丽，也不曾预料到她会这样的 Active。她以同样强烈的反作用伸出双腕来搂抱他，她的脸上也同时发出有光的微笑。有时她像狂人般地紧紧地抓住他，她的态度愈狂热，愈使他觉得她可爱。柔润的红唇，闪光的星眸，富有曲线的胴体，像蚯蚓般地转动，更促动了他的凶焰，同时也可以说从她的肉体内迸出火来迎合。在她只有燃烧着般的血潮，紧迫着的神经，沸腾的蒸发着般的气息。她的狂热，真是他所想不到的。

她早现出了她的娼妇的本性。他的肉身只是做了她的情热的导火线。他常常在逸乐中满足了后，才开始爱她的。在数年间潜伏着的她的情势在他的撩拨，像火山般地爆发出来了。

至中当然只当她是一个情妇。但这种态度使她感到他的双腕比梅苓的更有力气。他的动作比梅苓的更为强烈。他的举动虽比梅苓的猥鄙，但更有深味。总之，和这个情欲强烈的男性接触之后，她的心理和生理上也起了激烈的变动。神经敏锐的女子的一切本能性，以从来未曾有的威势激发出来了。在她的纤瘦的苍白的身体中，常常涌着狂热的波浪。有时候她是像十二分无耻的，先暴露出她的全体来，由她的头部至足部都发生一阵神秘的战栗。连他看见也有时会替她脸热起来。

他终于感着疲倦了。但他怎敢对她直说呢。他仍要和她敷衍。他觉得从前的几个情妇并不像她那样露骨，那样 active，他渐次觉

着接吻之无味了。不过对她仍然保存着几分的享乐的好奇心，所以他还没有辞退她。他也曾自动地向她请求过三五天的休息，他确有些厌倦她的素体了。但是寂寞地过了二三天后，又会像醉人般地思慕她的热烈的亲吻。

结局他战败了。他的战败使她回忆到她的丈夫所说的话，他是患初期的肺痨病者。但他病了十多天后，又继续他们的幽会了。她在赴他的寓所的途中，坐在车子上这样想。

“我们的关系虽然达到相当的程度了。但彼此还没有接受对方的全部。这恐怕不能持久的。今天还要向他提出最后的商议才可。”

但是到了他的寓里，幽会还是和日前一样在暗默中举行了。不知是什么理由，她今天对他总是怀着一种恐怖。她只默从了他的要求，没有日前那样的兴趣了。

事后她还伏在他的胸膛上喘着气说：

“至中，我们往后怎么样？不是要想一个办法么？”

“是的，该想一个办法的。你的意思怎样？”

“你呢？我是个妇人，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跟着你去。”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们到日本去暂住一两年么？不然，就到香港去。”

“你是真心为我的，是不是？我为你牺牲了梅苓，牺牲了……”

她吻着至中流泪了。

“此刻才来说那些傻话么？只怪你舍不得小孩子。不然，我们早到日本去了。”

“我只想带阿三一个小孩儿和我们一块儿走。”

“那不能够。我顶讨厌小孩子的。有了小孩子，我们还希望什么幸福，快乐？为小孩子牺牲了自己，是再愚蠢不过的事。”

“……”

丽君低垂了颈项，没有话回答了。阿大、阿二、阿三三个小孩子的不住地转动的巨墨的瞳子立即在她的眼前幻现出来。她忽然地

悲伤起来，快要流泪了，忙极力忍住。

“我此刻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了。假如你又丢了我时，梅苓虽然没有和我决绝，但是我已经和你结上了这样深的关系了，还能够回到梅苓的怀里去么？”

接着她又告诉他自半个月以来，她完全拒绝了梅苓，不准他侵犯她了。这完全是为他啊。

“你们不是夫妻么？我不相信！”

至中以说笑的口气说。

“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人！”

她伸出右掌向他的左颊上批了两下。过了一会儿，她再问他：“怎么样？我们要快点决定主意。”

“有什么怎么样？走就是了！我们还是先到日本去逛逛吧。等我明天到书店里去叫他们往后把我的稿费版税寄到日本来。我还要和书店订一个特约。我们以后的生活费才有着落。”

“我只是佩服你，单靠一枝笔，能够有这许多收入啊。”

“那是靠不住的。”

“比做官靠得住吧。”

“最好是做官，一点不费力的，可以挣大宗的款。在中国最好当军阀，其次当官僚。无可奈何的知识分子才靠笔吃饭。哪能长久靠得住呢？”

给至中这样一说，丽君又悲观起来了。在从前，她只听见一般人的批评，至中是中国的戏剧大家，替影响公司编一部剧本，便有二三千元的报酬。每年写二三部剧本，就可以过极舒服的生活了。现在听他说来，又好像极困难的样子。

“听人家说，你的剧本很值钱，至少每部也有两千元的稿费。”

“话是不错。但要有人向你买。近三年来，我只卖了两部剧本。的确，有一部是三千元的，但是那一部只卖得一千二百元。三年间仅靠四千二百元，哪里够用呢？所以我近来的生活，还是靠零星稿

费，和从前所写的一二部书的版税。”

丽君想，尽谈论这样无聊的经济问题是没有意思的，反转减少了两个人间的热度。她只要求他早日带她离开上海，不论到日本去亦好，到香港去亦好，她实在不愿意再和梅苓见面也实在不好意思再和梅苓见面了。

在临走的前晚，为三个小孩儿整整的哭了一全夜。她写好了一封信，在趁船东渡的一天，投邮寄给南京的梅苓，说明她跟至中东渡的理由和经过。

十六

至中和丽君自东渡以来，忽又三四个月了。至中从前来过日本一趟，在东京住有一年之久，知道东京烦杂，不便读书，所以带着丽君在京都近郊租了一家小平房，度同栖的生活。

三四个月来，每天过的都是热烈的拥抱的生活。丽君改穿了日本式的衣服，又另具一种风致，把至中的渐次颓丧的热情挽回了好些。

京阪神一带的名胜都游览尽了。吉野山和岚山的樱花也散落了。季节已经入了乍阴乍晴的初夏期。丽君也渐渐觉得两人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平凡，每日只是烦闷多而欢乐少了。她的日常正经生活，除替至中抄誊稿件之外，便是烧饭和洗衣服。最初是以一种好奇心从事的，过了二三个月之后，就感着疲劳和痛苦了。

“我们雇用一个下女吧。”

有一天丽君告诉至中，她的腰部有些酸痛，大概是因为烧饭洗衣服，多蹲了时候。

“经济上不允许我们啊。”

给至中这么一说，丽君便想起两星期前，他把译的一篇二十余了的稿件寄往上海书店去，昨天由邮局退回来了，这可给至中一个大大的打击，在邮局里的存款只有七八十元，是她所知道。她也曾

为这件事担心，因此提出来向至中说过。但听他的口气又像一点不忧虑，很有把握般的。她又想，自己的私蓄三百多元，也为两人的生活，早用完了。最初一同逃出来时，决了心什么都可以为他牺牲。但是到了今日，觉得她自己的三百多元，只是奢侈地花了。一点不切实际，实在可惜。这些本该由至中负责的。

还有一件事足于使丽君抱悲观的，是由近来和至中的接触，知道他是患了什么毛病，已经传染到她身上来了。天气渐渐地热起来了，她也愈觉得身体不如从前了。不单腰部常常会酸痛，近来下腹部也时时隐隐地作痛了，多行了几步，便像会掉下来般的。至于头脑，差不多是每天都在发晕，晕得什么事都不能做。她早想到大学病院去叫医生诊一诊，因为她有一个同乡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研究，劝过她要早点治疗，等到日后病势重了时，反为麻烦。她便和至中说了。但因为一时经济的拮据，至中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她的提议就在暗默里打消了。当然，她心里头是十分不愿意的，觉得至中对她的健康太不经意了。同时，每天又还要操作，烧饭，洗碗筷，抹台席，洗内服，劳作得不堪时，她便不免有几句牢骚。

"像你这样不能同甘共苦时，就请回上海去吧。每天总是这样嗟声叹气的，妨碍了我的研究工作。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够单给一个女人歪缠着，每天说婆婆妈妈的话呢?"

"……"

她给他这么痛骂了一番，伤心极了，一句话也不能回答，只低着头一面流泪，一面洗他的内衣裤。她的头脑内部，便像给铰剪刺着般地巨痛。

吃过了午饭，至中穿得十二分漂亮，说要到图书馆去查查参考书。但她不相信，她知道他又和他的一个朋友在大学文学部选科念书的姓郭的一同到什么歌剧场去看歌舞女优。至中近一个时期，每从外面回来，高兴时便会搂着丽君对她说他今天看见了如何美丽的日本女优，又在浴堂里看见了如何漂亮的裸体美人。丽君听见，

心里便没有好气，因为他在形骸上虽然是拥抱着她，但他的精神却飞到那个美丽的女优和那个裸体美人身上去了。她想到这层真想一手把至中推开。不过一想到这定会引起两人间的风波，结果徒增长自己的懊恼罢了。于是又忍耐住了。

她一声不响地望着至中出门去了。从前他一个人出去时，定要和她亲一个嘴的。近两个多月来，他俩不再行这种仪式了。她把小矮桌上的碗筷收拾到厨房里去后，只堆在一隅，也懒得下手洗了。

以矮书桌前痴坐了一会，阿大、阿二、阿三的可爱的脸儿一个个像走马灯般地轮着在她眼前幻现得十分明显。她禁不住伸出双手来想去抱阿三，却搂了一个空，她便呜咽地哭出声来了。

自跟至中出来，从没有思念过那三个可爱的无邪的儿女。在夜里因为有至中睡在身旁，也不曾有一次梦见他们三个小生命。不知为什么缘故，今天竟深刻地思念起他们来了。

“啊！放荡的爹爹先害了你们！残忍的妈妈又丢了你们走了！你们此刻在啼哭着想你们的妈妈吗？你们乖乖地长大起来吧！残忍的不中用的妈妈，你们莫去想她了，啊！阿大，阿二，阿三哟！你们知道你们的妈妈在什么地方么？你们的妈妈走后，爹爹还是一样地不理你们么？……”

也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他俩的性生活早过得厌倦了。有一天她看见他和她接了一个吻后，就是一个呵欠。她看见这个情况，便感着无限的悲哀和寂寞。

“如果你可以答应我时，我真想设法托人向梅苓交涉，把阿三要了来，我们也热闹一点。”

她苦笑着说了后，便感着一种惭愧，同时希望至中有个回答，不能作肯定的回答，就给她一个否定的回答也好。但当她望见他的脸色时，她便感着一种极大的侮辱和绝望。因为他听见她的说话后，顿时沉下脸来，等了好一会，才略抽动一下他的鼻孔，嗤了一嗤，一句话不回答，脸色像将枯的荷叶般的苍黄。

她又觉得梅苓说的话也并不是造他的谣言了。她近来常看见他一面写字一面干咳，也时常闻着从他的气息发出了一种恶臭来。

“和梅苓同栖，尚且难全始全终。和这个病人同栖，还希望白头偕老么？”

她坐着痴想了好一会，下腹部忽然抽动了一下，便起了一阵腹痛。她忙跑进厕所里来，在厕所里蹲了一会淅淅沥沥地下了一阵液体。她忙低下头去检视一下，是一种黄白色的粘液，还混有些像蛋壳蛋白间的皮膜一样的白膜片，同时散发出一种奇臭。她看见后，又起了一阵昏晕。她快要昏倒在厕所里了。

好容易才收拾干净了，立起身来，就听见门首有人来了在叫门。她忙伸手支在墙壁上，慢慢地从厕所里走出来。

十七

来客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同乡严子璋，在医学部附属医院研究的留学生。她勉强支持着，请他到里面房里坐下来。又忙到厨房里去，说要烧开水。幸得严子璋拼命地止住了她。

她觉得在这世界中，对她最亲切最关怀的只有这个同乡了。异域飘零，已经有无限的伤感，兼之所遇非人，一误再误，终至精神和肉体双方都受了极度的痛苦，在这样悲惨的境遇中，忽然得到这个驯谨质朴的青年的慰籍，她就些像久旅沙漠中的商队，忽然发见了清泉般的。

她当然把近来的苦况告诉了他。同时因为他是医生，也把她的不堪告人的病状告诉了他。

“女人的血液循环不良，常常会引起这样的毛病。或许是你身体太弱了。我替你诊察看看好么？”

严子璋虽然断定她是从至中染到了不良的性病，但不便唐突地说出来。第一怕把她吓倒了，陷于绝望，会引起难预料的悲剧。第二怕给至中知道了，怀疑他是离间他俩的感情。

“那谢你了。”

“请你躺着，让我诊察你的胸部，看肺部有没有障碍。”

她是穿着日本服，要解开胸部来虽然不算麻烦，但觉得单和一个青年相对，要袒露出胸部来，未免伤了她的尊严。她红着脸，踌躇了一会。

“如你不愿意，我也不敢相强。最好你和至中一同到我们病院里来诊察……”

严子璋一面说，一面把才取出来的听诊器再讷回到衣袋里去了。

“……”

她想，她几次对至中说了，要他带她到病院去诊察一回，但都给他不置可否的态度打消了。她的身体的确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有了健全的身体才能够谈其他的事项。还是信赖这个青年医生，把身体调治好了，再说吧。

“不是不愿意，不过怪难为情的。”

她红着脸向着他笑。

“我们当医生的是看惯了的，一点不觉得什么。有病怎么可以秘密不给医生诊治呢？”

他苦笑着说。

“是的，只要病能够好。”

她说着，躺在土席上了，也自动地解开了作 V 字型的襟口，雪白的胸脯和双乳便露出来了。严子璋以严肃的态度，听诊了一会，又在胸坎处按了几按，敲了敲胸骨后，她便把胸脯掩起来了。

“肺部没有问题……”

他才说了一句。她便坐起来接着说：

“我想定是生殖器官患了什么毛病吧。”

她这时候的态度却一点不会害羞了。

“但是，你们不会患这些毛病的吧。你们结了婚几年了？”

她和严是在故乡小学校时同过学来，自她跟着父亲出来上海后，和他了别二十年，没有会过面，此次在京都，还是先由他认识至中，以后才会见他，互谈到过去的事，才知道两人是幼小时代的同学。但他还不知道她是有前夫李梅苓，做过三个小孩子的母亲的女性呢。

"有四五年了。"

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这么一句。

"你们结婚后生育过来么？"

"……"

她沉吟了好一会后，才摇了摇头。

"那你们间，一定有一方面身体上有障碍的。"

"什么道理？一定要能够生育才算健全的身体么？"

"男女双方，如果是常态的身体，应当生育的。不能生育，当然是身体上有障碍了。"

丽君想，自和至中同栖后，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据严子璋的说话，一定是从至中身上传染着什么病毒了。

"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了。都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戏剧家易卜生害了我了。没有念他的《傀儡家庭》，自己决不会丢了丈夫，丢了小孩子和他逃出来的。"

她这样地想了一会。忽然流出眼泪来了。

"怎么忽然伤心起来了？"

严子璋看见她双腮上垂着泪珠，惊异着问她。"没有什么。"

她摇了摇头，不便告诉他，她是在思念小孩子呢。

"你定有什么心事，何妨告知我呢。"

他以诚恳的怜惜的口气问她。

"我想回上海去，住在这里，寂寞得不耐烦了。又不懂话，一点意思也没有。天天坐在这间小房子里，像坐牢般的。"

"的确，你们回上海住，还便宜些。至中又不是进了正式的学

校。他只想在这里抄抄书罢了。其实回上海去还是一样可能抄的。金价又高了，要由中国汇钱到这里来，真不容易啊。”

“他天天只是迷恋着日本的女优，款也不打算筹，书也不打算抄了。”

“你还是在这里把病治好了后再回上海去吧。有了病，什么事都做不来了。”

“我近来对于什么事情都是悲观的。大概也是因为身体有病吧。”

他们便商量定了，明天他来伴她到大学医院妇人科去诊察，看患的是什么病症。

第二天，在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子宫内膜炎。病源是由于感染了淋菌.这是在显微镜下检查她所下的黄白色的粘浆证明出来的。

严子璋站在一边，帮忙一个医生替她检验局部，她已经十分不好意思了，忙翻过脸去。不敢望他的脸。及听见他讷讷地告诉她她是患性病时，她更难堪了。当时的感情，有点像听见裁判官对她作死刑的宣告。

医院方面告诉她，最好是住院才容易治疗。因为这种病，要多多洗涤。每天来一次总不大方便。并且多走动，多坐车，也于病症不利。严子璋便把这个意思翻译给她听了。

“让我回去和至中商量了后再决定吧。严先生不是别人，对你说也不要紧，我们近来的经济状况实在太困难了。”

她说着眼泪便从眼眶里滚下来了。

“每天到病院去诊察和住院费用，所差无几的。如果至中的手头上不便时，我替你先垫些出去吧。”

她听见忙向他鞠了鞠躬，表示感激他。

“你主张我住院？”

她再微笑着对他说了这么一句。

他送她回到家里来时，至中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不在家

里。他坐了一会，把关于这种性病的注意及调养向她说明了。她只脸红红的低垂着透明的颈项听。听到有些不好意思的地方，便不得已望着严子璋笑了一笑，骂他讨人厌。

严子璋临走时，还向她叮嘱了一句：

"医生叮嘱我要告诉你，患了这种病症，再和至中亲热不得，要节制一下才好。"

她听见又脸红起来，再骂了他一句讨人厌。严子璋走后，她便一个人在沉思。

"莫非他也对我有什么分外的怀想？"

她想象到那一点，便感着半分得意，半分羞愧。

"不，决不会有这件事的。他是个医生，又明明知道我是患了这样的传染病，他还会思念我么？"

她一想到这层，又像受了一个大打击，十二分地失望了。

但是她自从那天以后，每日都会思念严子璋这个人了。相隔天数太久不能和他会面时，便感着一种寂寞和焦躁了。

"这样的心理状态莫非就是恋爱的表现？"

她一个人在思疑。于是她觉得严子璋的诚恳的朴质的像女性般的温柔的性格，真是十二分的可爱。

到了夜里，当至中向她要求时，她便恨恨地斥骂了他一番，并要求他要负责送她进病院去疗养，否则她唯有自杀了。望着丽君在不住地啜泣，同时回想到去年春他自己在上海每天到一家专门花柳病的病院去治疗性病的情况。他还不是个像中国今日最新的军阀官僚全无心肝的人了，也承认害了丽君的实在是他自己，故他无勇气为他自己辩解了。他承认了她的要求，赞成她第二天就搬进病院里去。

"离开了她，自己也可以更自由地尝尝日本女子的风味啊！"

他当时又发生了这样的欲念。于是他说笑般地问她：

"你进了病院后，容许我和日本女子交际交际么？"

"我再没有心绪管那些闲事了。我是在半死状态中的人了!"

她再流泪了。大概又是思念着国内的阿大、阿二和阿三吧。

第二天上午,她进了病院。在病院中住了三四天后,就听说至中把家解散了,改住在一家下宿屋里去了。

十八

丽君在病院住了两个多星期了,子宫病的治疗颇良好。子璋每天或在上午,或在下午,一定会来看她一次,安慰安慰她。至中最初一连五天,每天下午都来看她一次,过后便是隔天来一次了。从近来,一连四五天都不见来看她了。

有一天下午子障走了来。在丽君的病室中有两张病床,她初进来时,只有她一个人。但在前天又来了一个病人,于是她有个病室的同伴了。子璋和她说话时,也感着几分拘束。

"今天他来了么?"

子璋在她的病榻前坐下来时,便这样地问她。

"还不见他来。"

丽君回答了后,微微一叹了口气。

"一连四天不来了。"

子璋的心理半是希望至中永久不会来看她,半担心至中是因为看见他和接近得太密了,恼恨起来,索性不理她了。

"连今天是五天了……他不来也算了!"

她最后以愤慨的口气说。但说了后,还是流泪。他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了。

前天才搬进来和丽君同病室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日本女子,他的眼睛巨深,脸色红润,完全不像一个病人。但是双颊部异常瘦削,表示出一种哀伤的面影。

"她也是患性病么?"

丽君低声地问子璋。

“不。她患心脏病。”

子璋略翻过脸去望了望了睡在对面病床上的日本少女，看见她也在睁着巨眼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俩。

“这么年轻，就患了心脏病，真可怜！”

他叹了口气。

“你对女性真是多情啊！”

丽君笑着对他说，子障忽然脸红起来了。

“有病的人是应该对她同情的。”

“做你老婆的人，一定是很幸福的。”

丽君说着注视了他的脸一会，等到他的视线转向到她脸上来时，她又低垂了颈项。

病室里沉寂得像荒山中的古寺了。连低微的咳嗽都听得见。

“你有工夫要多来看我啊，严先生。我一个人在这时，真是寂寞得会害怕起来。”

过了好一会，她又这样地打破了沉寂。

“好的。你如不讨厌我时，我定来的。”

他微笑着说。

“……”

她只恨恨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又垂下泪来了。他忙握着她的双手道歉。

“如果我的话唐突了你，请你恕宥我，不要生气。”

她给他握着手，一句话不说。其实她是无话可说了。她对子璋只是满腔的感激和爱慕。但这样的心情怎么能够对他说出口呢。她只恨自己是多经了风尘，不是个健全的纯粹的女性了，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像子璋一样的纯朴的学生呢。

他俩还紧握着手，忽然听见有人在病室外敲门。子璋听见敲门的音响，胸口比丽君的更跳动得厉害。他想，这个来客一定是至中了。他忙离开了座位，跑到门边去，把门扉打开。站在他对面的，果

然是耿至中。

“恰恰好，严先生也在这里，给我猜中了……”

至中一看见子璋，便高声地这样说。子璋只觉得他的话中是有刺的，自然地脸红起来了。

“像我患了这样讨厌的病症的女人，你还怀疑我有什么吗？”

丽君沉下脸来向至中发牢骚。她一面流泪，一面继续着说：

“我不会说日本话，严先生不来招呼，不来当个翻译，叫我像哑巴般的住在这里，怎么样呢？”

“不要发牢骚了。谁会怀疑你什么呢，你近来总是这样多心的。”

至中忙苦笑着安慰她。

“我不知道要如何地报答严先生才好呢”。

丽君揩了揩眼泪后，半像对子璋说，又半像对她自己说。

“应当报答的，应当报答的。由你的意思去怎样报答吧。”

至中的这句话，在丽君和子璋听来，又有些刺耳。

过了一会，至中告诉他们，他明天即赴神户搭上海丸回国。因为有一家大学聘他去当文学教授。他回上海去后，自然把丽君的住院费寄来，并且托子璋要多费心些替他照料照料。当然，子璋也不能推辞。

“我的病好了，退了院时，怎样呢？”

丽君的态度还是很不高兴的，这样地质问至中。

“回上海来就是了。动身前，打一个电报来给我，我会到码头上来接你的。”

丽君因为近来日见倾心于子璋，更觉得至中是满身俗气，满身病毒，也打算把疾病治疗好了后，不再和他亲近了。

“你一到上海后，就至少要汇百元的日金来给我哟。”

当至中临走时，她再叮嘱了他这一句。子璋当他们夫妻(?)有什么秘密话要说，忙退出病室外去。他站在室的廊下，便起了一种

想象，即他俩最少在相搂着亲吻吧。于是子璋凭空地起了一种无名的嫉妒。

“糟了，糟了！我陷入情网里去了！”

子璋在暗暗地叹息。

至中走后，又过了两个多星期，果然不失约地寄了百元日金来。丽君便把全数交托子璋了。

“你替我保管着吧。我住在这里不要什么钱用。住的用费，还是拜托你替我清算呢。”

子璋想，她说的话也合道理，于是无形地便替丽君负上了经济的责任了。

丽君住院快要满两个月了。据主管的医生说，不久便可以退院，最多只要两个礼拜。丽君也觉得身体精神比从前好得多了，不会天天头晕了，也不会天天腰痛了，当然也不会再下那些黄白色肮脏的粘液了。她的身体一恢复了健康的状态，对于世事又有几分抱乐观了。她每天所抱的希望就是和子璋间的恋爱的成熟。她在明知子璋是在思慕她，不过她又担心日后子璋察觉了她是一嫁再嫁之身，兼之患过了性病，不知能否和她结婚。所以她近来只为这件事焦心了。

“严先生，我什么时候可以退院？”

“你的病已经完全恢复了。要退院马上也可以退院，不过医生说，多洗涤一两个星期稳当些。”

“真的完全好了，我的病？”

她喜欢得流下眼泪来了。

“我天天看着你的，怎么不晓得。”

丽君想到子璋天天在看着她的局部的治疗，便羞得满脸绯红了。

“做医生的人，都是坏透了的！”

她仍然红着脸笑向他说。

“怎么说?”

“当我治疗的时候,你们不是在笑着说许多话么?真是岂有此理!”

她装出恼恨的样子看了他一眼,她的视线像会勾人般的。子璋便坐到她的床沿上来了。幸喜那个患心肌病的少女出去了,不在病室里。

他再抚摩着她的曾经他抚摩过几次的皓腕。

“你退了院,就要回上海去么?”

子璋问她。

“不。没有伴,我要等你一路回去。”

“我要考完了毕业试,再等一二星期,领得文凭后,才动身哟。”

“就等到明年,我也情愿。”

她说了后,斜睨着他一笑。他俩都不约而同地脸热起来了。他待对她有所表示,那个患心肌病的日本女人已经推门进来了。

十九

子璋因为要领毕业文凭,在京都尚有一月的勾留,不能就送丽君回上海去。至中自从那回寄了一百元的日金和写了一封微温的信来后,便无消息了。在丽君则以为她的前途只包围子璋才有结果,所以至中那边没有信来,她也不去追究。不单不追究,有时候子璋向她提及至中,她反为发烦起来,不愿意听。

“丽君退院后,气色比从前好多了。看去比进时至少年轻了七八岁。

“你现在像一个女学生了。”

子璋笑着对她说。

“你总是这样刻薄的,爱取笑人!”

她大胆地伸手向他的右颊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手腕便给他提着了。

"替你找一间贷间好吗?"

"不,我不懂话,我要和你住在一块。"

"我住的地方也是人家贷间,不方便请你去一同住的。"

他苦笑着说。

"不会找一家贷家么,恰恰够两个人住的。"

"过个把月工夫就要回国了,还去租贷家么?"

"租了贷家,在这里多住几个月,等秋凉时再回去不好么?上海热得可怕。人家都想在这暑期内来日本海岸避暑。你反向热的地方跑,不是傻子?"

子璋也觉得丽君的话有道理。但是住京都还是一样的炎热,他想那不如索性在近海岸找一家小房子来住下,等领得了文凭后,便和丽君日夜相守,共度过这个炎夏吧。经了几翻商量的结果,决定了在琵琶湖畔租了一家小贷家,两个人便搬过去同住。距大学虽然远了一点,但子璋只有实习,不要上课了。每天一早搭火车到市里来,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最初搬来时,双方都很矜持。但丽君服侍他,却比服侍至中周到。每天吃过了早饭,她定送他到车站边来。傍晚时分,她也定出来门首张望,或竟走向车站,望望他回来了没有。

他俩很欢快地吃过晚饭后,便争着要洗碗筷。

"你去用你的功吧。这是女人家做的事。"

"但是你太劳苦了哟!"

"没有事的。你还不是一样劳苦么?"

"丽君,你对待我这样好,我不知要如何地报答你才好啊!"

他颤声地说。

"……"

她只望了望他,就翻转身走向厨房里去揩眼泪了。

她洗了碗筷,又提着开水壶来到他的房里,替他泡茶,于是相对地喝着热茶谈了些关于日本的风俗人情的话。看看快响九点了,

丽君便替子璋把被褥铺好。

“我不再妨碍你的用功了。我也要去睡了。明天还得早起床。”

她微笑着向他告辞，退回隔壁的四叠半的小房里去。

“不要紧，再谈一会吧。”

子璋隔着一套纸屏风叫她。

“不。我要睡了。”

“丽君，你真的日本化了”。

“什么意思？”

她在隔壁房里笑着问。

“你像日本女人般地会体贴男人服侍男人啊。”

“让我一辈子当你的下女吧。”

这不是她笑着时的声音了。

“不敢当，不敢当。”

但是从隔壁房间里，不见她有回话了。他倾耳细听了一下，她好像在四叠半的小房里啜泣。他觉得她真是个可怜的女子了。于是推开了屏风走过来，看见丽君伏在枕畔在呜咽。子璋明知她是为他而哭的，但他正踌躇着，不敢仓猝地就对她有什么表示。看见她这样地伤心，他便跪在她的侧边，攀了攀她肩膀。

“丽君，怎么好好的又伤心起来？”

她揩眼泪了，只摇摇头。

“至中许久没有信来，你是想念他，想回上海去么？”

他实在是爱她了，所以残忍地再试探了她一次。她更呜咽起来了。这次却伏在他的怀里流泪了。他也不能自然地双手加在她的肩背了。他真想搂着她亲嘴，但一想到今后的社会的批判，又失掉了勇气。

“自己才从大学毕业，前途像旭日之初升。万一因为她妨碍了自己的前程的进展时……”

他这样想着，便无情地站起来。

"丽君,我的话说错了时,请你恕我啊!"

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反使她大大地失望了。她再伏在枕上,竟痛哭起来了。

"子璋!……"

她颤声地叫他。这是她第一次呼他的名字。

"什么事?"

他再蹲身下去问她。

"如果我在这里有什么会妨碍你时,那就让我先回上海去吧。我一个人会走的。但我不是回到耿家去,我是自己会……"

"你说什么话?我们约好的,等我领得了文凭后,就一路回国去。"

"我以什么名义要求你同伴回国去呢?"

子璋给她这样一问,真是无话可答了,过了好一会,他才说,

"我打算在上海开一家医院,你可以帮忙我么?"

"我又不是学医的,能够帮助你什么事?"

"但也有许多事要人打理的。"

"……"

她仰起头来,双眼绯红地看了他一下,便想,

"这个人不会爱我的了。他说的尽是敷衍的空话。的确,我是没有资格配他的了。想和他结婚,实在太过分了,他还像个小孩子呢。"

第二天,丽君不能起床了。子璋走过来检查她的体温,近摄氏四十度了。她看见子璋,便高声骂起来。

"梅苓!是你害了我的!是你这个放荡鬼害了我的!"

子璋也莫明其妙,不知梅苓到底是哪一个。他打算再替她诊察肺部。当他想解开她的胸部时,她又忙拦阻住他的手。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不准你再来亲近我!我的病都是由你传染给我的!"

她睁着一双绯红的眼睛，怒视他。他有点害怕了。摸摸她的额部和腕，都会灼人一样的。他打算到市里去备些药，便站了起来，想向外走。

“子璋！你丢了我一个人走么？也好，也好！你走吧！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吧！我一点不害怕的。你当我是没有路可走了？哈，哈，哈！我可走的路还多着呢！我有阿大、阿二和阿三！作算他们不理我，也还有琵琶湖、黄海和黄浦江！那些地方是我安身的地方。你不要担心我会拖累你哟！”

她一边说，一边狂哭，哭得子璋也伤心起来，流泪了

“她完全疯了。要快些替她退热。”

他想着便决心地走了出来，他还听见她在房里呼喊。

“好了，你走罢！你一个人走罢！你不睬我也不要紧！琵琶湖在等着我啊！不过，子璋，我不会对不住你哟！我死了后，你还是我的人啊！”

丽君病了一个多星期才起来，面部清减了许多，面色也转苍白了。但在子璋，反觉得她的姿态比从前动人了。

丽君的病才好，接着就是子璋考试忙的时期，但也只有三四天。丽君还是起来和从前一样地服侍他，不过比从前少说话了，也不常看见她的笑容。她真有些像新雇来的下女，有时候竟默默地蹙着眉头。

“你太辛苦了，我对不住你啊！”

有时候她俩相对着吃饭时，子璋这样地安慰她。

“在经济上我连累你了，就做你的奴隶我也……”

她呜咽起来，话说不下去了。

“丽君，快不要这样说！……”

他也有些悲楚了，忙放下碗筷走近她身边来。摸着她的肩背说。但她仍然是低着头流泪。从前他对她是称Mrs耿的，叫了二三次后，她便不许他这样称呼她。于是在一个期间内，他不叫她Mrs

耿，也不敢叫她的名字。及进病院后，有一天，他竟叫她的名字了。在那瞬间，她感着有无穷的快感。但是一直到现在，每天他虽在叫她的名字，他的态度总是这样微温的。于是她又不觉得他之呼她名字有如何的可贵了。她近来只是感着一种失望。

又过了两个多星期，子璋领到了毕业文凭，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了。

“我们一礼拜后就可以到上海了。”

他笑着向她说。

“我不想回上海去。”

她很冷漠地说。

“为什么？”

他惊疑地问。

“我是无家可归的人了！到了上海，你叫我回什么地方去呢？”

她又悲哭起来了。他也觉得这确是件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好一会，他无话可答。

二十

他俩终于回到上海来了。在G旅社开了一间房间，略把行李安置好了后，子璋就说要出去找耿至中。

“今天不准你一个出去！”

她恼着对他说。他感着她的威力，便不敢动身了。但是他想，驮着这么一个女性，又不能和她正式同栖，在国外还不要紧，现在回到国内来，在上海会遇着不少的朋友，万一因此做了他们茶前饭后所谈的对象时，如何好呢？这对自己前途有很大关系的。他感着一种不能言喻的痛苦了。他想送她回至中那边去，但同时又舍不得她，怕离开了她后寂寞。

那天晚上，他和她还是和在神户旅馆时一样的欢乐。由京都出来神户时，在海岸旅馆里住了一宵。他坚持了数月之外的节操终给

她毁坏了。他恨她，同时一样地爱她了。当旅馆的下女来请他们入浴时，

“你先洗去吧。”

他让她先去洗澡。

“你先去吧。”

她也微笑着让他先去。

“我这里的浴室满宽敞，你们夫妻俩怕什么。一同进去吧。今天客人多，不要一个个地入浴，多花了时间。”

给下女从旁这么一说，他俩都脸红红地互看了一下。

“那么，我们一路去吧。”

她操日本话，笑着诱惑他。

大概是命运规定了的。他只沉吟了一忽，怕跪在一边的下女怀疑他俩是不正常的情侣，不得不说了两个字去回答她了。

“好的！”

那个下女便送了他俩进浴室里去了。他到底是个医生，在浴室里还挣扎一会，但终给她降服了。

在海上，她恢复了在琵琶湖畔未病以前的欢悦的状态。他虽然感着幸福，但一思念到前途又觉得有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隐忧。在她则以为是获得最后的锦标了。

“你在日本住了十余年，有了不少的日本女朋友吧。”

她获得胜利之后，这样地问他。

“说没有，你也不相信吧。交结过一二个女学生，但都脱离了。程度稍为高一点的日本女人都看不起中国人。纵令和中国人发生了关系，还是要脱离的。像一般中国留学生娶回来的日本妇人，在日本是属中下流的了。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留学生带过一个学问好的日本女人回来。”

“你有了日本女人做朋友，怪不得许久对我都这样冷淡的。”

“怎么说我是冷淡？”

“你许久都不睬我啊！”

她红着脸打了他一掌。

“丽君，这是正经话。我俩已经有了这样深的关系了，看见至中。怎样对付好呢？”

“怕什么？和他脱离就完了！我不追究他，他还能追究我什么吧？我真要向他要求赔偿损失呢。”她红着脸说。

“她是你的丈夫啊！”

“他不是我的丈夫！”

“在你，对他虽然有气，但社会上的事情不是这样简单地一句话可了的。”

“他真的不是我的丈夫。我从来就没有和他结过婚呢。”

“你不是有了小孩子么？”

他和她同住这么久了，但到神户海岸旅馆里他才知道她是生育过来的人。因为她的腹间的象征告知他了。

她在这晚上，才把她和至中的经过告诉了子璋。子璋听见后，也才觉得自己的负担实太重大了。他虽然在贪恋着她，同时觉得实在难和丽君成为夫妇，因为她的过去太复杂了。

“你不思念你的小孩子么？”

他这样地质问她。在他以为丽君是不该丢了小孩子跟至中到日本去的。和至中发生关系虽然可恕，但不必因此便离开了小孩子们。他并不知道她有她的苦衷。

“思念和不思念，结果要还不是一样么？”

她说了后，低下头去。不一刻，眼泪流出来了。他也不便再问了。

子璋和丽君搬过了几家的旅馆。他日间忙于奔走开设小医院的事，夜里便回来和丽君过糜烂的生活。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会堕落到这步田地的。人奔走了一个月余，还没有头绪。他想放弃这个计划了，原因是他的父亲，虽然有些积蓄最初答应他拿出钱来开医

院，但到后来又吝惜不肯了。他的父母要他先回乡里去一趟，然后商量开医院的费用。但他执意要先把招牌挂起，然后请父母到上海来共住。当然，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让丽君别累着了。

炎酷的暑期渐次地过了，朝夕都感着秋风沁人肌肤了。大概是季节变化的关系吧，丽君常常一个人悲戚起来，偷弹泪珠。她觉得和子璋的同栖生活也渐渐地转变为平凡，一点不神奇了。虽然平凡，她还是不能不死抓着这个人。这个心理更时常促动她的悲情。

他因为事业不能发展，近来也不像从前那样活泼，面上常带着几分忧郁的色彩。他俩的情况有时候，在一间小房子里，——从白俄人家分租来的 Boarding room，——竟像楚囚相对，好半天都沉默无言。

她近年也发见了子障的性格上的些许缺点了。当然，她不敢因此便说讨厌他。子璋因为从小时就到日本去，少受了本国的教育，习染着日本学生的古怪脾气甚深。这是有时候会引起她的反感的。

子璋回到上海来后，也像日本人一样地看不起他的整千整万的同胞。他以为除了受过日本教育十五六年的他之外，在支那是没有一个要得的人了。他的意思好像在说，中国的一切事情要他一个人来包办才有办法，此外的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至于他每和日本人说话时便谦恭得卑躬屈膝，而遇着初认识的中国人，却板起脸孔，装出大学者的态度来。他的那样不自然的行动，实在会使丽君看见后替他肉麻。

据他的意见，以为中国之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完全是中国人——除了他一个人以外的全部中国人——本身的不长进，他痛骂革命前后的政治是完全一样，实质上没有一些改变。

“假如你做了国民议会主席，能够把中国统一，弄好么?”

“有什么难处。日本维新后的政治就是我们的圭臬。”这是他的回答。

子璋因为奔走一个多月，认识了几位先进的同学。因为家里的

父亲不肯寄款来，医院当然开不成功了。他原想回故乡去一趟。但丽君又苦留着他。到了九月初旬，有一个先进同学姓吕的，才推荐他到一家野鸡医科大学里去当教授。他才算有职业了，他想与其在上海闲处，就不若尝尝大学教授的滋味，混混饭吃。聘书接到了后，他便趾高气扬地走来对丽君说：

“我当大学教授了。在日本，教授不是这样容易当的。”

她听见后，想对他说破那家医科大学是野鸡大学，也不敢了，因为怕减少了他的高兴。

“给多少薪金？”

“月额一百元！”

“谁不知道是月额呢？你说起话来总是这样多日本腔调。”

“在文法上没有什么错吧。”

他笑着说了后，便走到装书的木箱面前，把几部医学用书和医科大学词典翻了出来。

“你担任的是哪一门科学？”

“解剖学和病理学。”

“听说那家学校的学生嚣张得很，常常会驱逐教员。你去上课时得留心些。”

“不要紧。我提供出最新详细的材料给他们，就不怕他们不拥护我了。”

“要编讲义怎么样？”

丽君知道子璋从小到日本留学去，没有把中国文学弄好，写了三句文章，就有两句不通的。近来和几个友人的通信，还是由丽君代笔。

“我先把它编好，文字上还是请你借我改削一番，然后拿去复印，你看好不好？”

丽君只点了点头。

九月十日，子璋接到了那家医科大学教务处的通告，请他于十

四日那天出席,行开学礼并讲演。他接到了那封通告后,真是乐不可支,把那张通告高高地贴在床头的壁上。

到了十四那天,他很早就起身来,洗漱刮须。他有一套 Swallowtail 是领毕业文凭时做的。他曾穿着这件燕尾服到各教授处去辞行过来。今天因为是行开学典礼日子,并且他是初次当大学教授,所以要丽君拿出来给他穿上。

“穿平服吧。那套像古董般的礼服,穿着不要给人家笑了。今天天气又热……”

“不。一定要穿那套 Swallow,不穿 Swallow,不尊严。在日本,Soallow 是通常礼服。你不知道么?”

他终把日本式的 Swallow tail 穿上了,样子倒还不错。临走时,捧着丽君的脸亲了一个嘴。

“你是个大学教授夫人了!”

他笑着对她说。

“谁希罕!”

她笑着推开他。但笑他走了后,她又觉得他的这句话是很可贵的。

二十一

子璋穿着 Swallow tail 坐在电车里时,就有不少他所深恶痛恨的支那人注视他,或望着他傻笑。于是他更恨支那人的不知礼仪了。大概是背心扣得太紧了,他觉得周身在发热,额上和鼻梁上也渗出好些汗来了。

下了电车,再叫黄包车赶到医科大学来时,虽然看见有三三五五的学生在校院中踯躅,但不像是举行开学礼的景象。他才踏进校门,胸口忽然跳动得很厉害,双腿也有些软瘫得提不起来。他略略偷望了一下在校园中踯躅着的学生,他们的脸色不是苍便是黑,脸上也没有半点青年人的快活的表情。个个都像龙华寺里的罗汉天

尊，神色可怖。子璋偷看了后，胸口更加跳跃得厉害了，他忙低下头去，提起八分软瘫了的双腿，急急地走向事务所来。他一面走，一面想。

“那些便是支那大学生了。怎么个个都像天罡地煞般地这样可怕呢。大概驱逐教员的就是这些人了。”

他的额上和鼻梁上的汗水愈渗愈多了。走到事务所里来时，精神才安定了些。他一面取出手巾来揩脸额上的汗水，一面向一个事务员问是不是今天举行开学式。

“还早呢。说是十点钟，其实要十一点才来得齐吧。此刻还没有到九点，严先生来早了一刻。”

子璋给事务员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里有图书馆没有？”

他问事务员。

“没有什么图书馆，只在教员休息室里备有两本字典，一是德文的，一是英文的。从前有一部医学词书，给一个教员借了去，没有送回来。也是因为欠了他的薪水。”

子璋和事务员谈了半个多钟头，不会像初来时那样的拘束了。事务员告诉他知道，这间医科大学的经费全靠学生薪水来维持。子璋听见大大地失望了。

到了十点半钟，才看见有二三个教员走了来，或穿中国长衫，或穿很旧的西服，他们对于今天的开学式，好像不觉得怎样郑重。又过了半个多钟头，才看见校长乘着汽车走来，同乘的有一个教员，据事务员说，是本校的教务长。他们两个也是穿着平常的西装。子璋便觉得自己身上的 Swallow tail 有千钧之重了。尤其是看见有许多学生注意他时，更加局促不安。

那个教务长的样子很清瘦，才从汽车里跳下来，但连打了几个呵欠。校长是个大胖子，身材不高，脸色很黑，但始终是微笑着，看去是个和蔼的君子人也。子璋由吕君的介绍拜候过校长一次，所以

校长和几位重要教授握握手后，便走到子璋面前来，向着那套 Swallow tail 打量一下，很亲热地微笑着和子璋握了握手。

"不该穿燕尾服来的。"

子璋跟在教职员中走向礼堂里来时，便有所感触般地微叹了口气。

礼堂里都坐满了学生，约有一百几十个。子璋看见他们，胸口又跳动跃起来了。他想。他们何以个个都是这样可怕的。

经校长宣布开会后，大家都站起来跟着校长读总理遗嘱。可怜他当了几年的校长，还没有把遗嘱念熟，他把"凡四十年"念为"凡四五十年"了，又把"务须依照余所著……"改成"务必要照我所著的……"了。有些学生在下面，便咕咕地笑起来了。

遗嘱念完了后，校长又作了一场的讲演。第一段略述本校的沿革，第二段夸赞本校的精神和特点，第三段恭维教职员的热情和学生的努力，第四段希望学生要拥护母校，向外多多宣传，才能够多吸收学生而使本校发展。

其次是教务长的讲演，这却把子璋骇倒了。他最初把在昨夜里多玩了两圈麻雀牌的话公开了出来，其次说他今早一直睡到十点钟仍然不能起床，等到校长来接他时才勉强地爬起来。他又说，不单没有半点准备，不能说什么话，连早点都没有吃，只是洗漱了就跑了来的。他就这样地用滑稽的调子说下去，已经引起了神经脆弱的学生们的一阵哄笑。最后他又引证许多疾病之例，牵强附会地来说明求学。这简直是胡拉胡扯。但居然也博得了学生们的哄笑和鼓掌。

还有二三位教授也讲演过了，都说得声调铿然，娓娓动听。有的很自然地扯到时局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去，听得久住日本二十多年的子璋眉飞色舞了。他想起，日本人常常批评中国人说，尽是郑子产式的人物。现在看来，果然不错，真是个个都善于说词。

最后校长向学生介绍这位穿燕尾服的日本京都大学出身的新

医科学士了。在这瞬间。子璋胸里便像有几个吊桶此上彼落地搅得他周身发抖了。又经学生们一气的拍掌，真是把他拍得魂飞魄散。但是迟早要登台的，他想还是趁这个机会练习练习好些。于是他挣扎着提起软瘫的腿，走上讲台上来了。才踏上讲台，他才觉着他的手足都颤动得十分厉害，他忙伸出双掌紧抓着桌沿，低下头去。他的姿势差不多匍匐在案上面了。

“鄙人……兄弟……是……那么……昭和三年……不……是那么是1928年……京都……日本京都帝大出身的医学士！……又，临床实习了一年多……专门皮肤花柳和产科妇人科……不过，我平日喜欢研究精神分析学和生理学……那么，丁度，一日本话是“恰恰”的意思）……对不起，说了日本话出来了……恰恰我是担任本校的生理解剖……那么，是我的最大荣幸了……皆样，（诸君之意）是习医学的……”

学生里面有笑了起来的。子璋的头额上的汗水更渗透得多了。

“……也听过Freud的名字吧……Sign und Freud，他对于精神分析学割合的（“比较的”之意）有组织的研究和主张。不过在他没有深研究之前，也偶然地发现过……即于1880年，他在奥国京城维也纳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名叫Breuer的治疗一个年二十一岁的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子，她的病状是右腕痹麻，眼球运动不灵，又不能喝水，到后来，精神错乱，常常陷于昏迷的状态，这样的病症是很珍奇的，（又用日本话说）……是很古怪的……她……这个女子有一个她极亲爱的父亲，患了大病，她是在看护她的父亲时得了这种的病症。她发了病，就不能看护她的父亲了。她的父亲就死了。实在是脚气之毒啊！（“可怜”之意）……”

子璋讲到这里，听见校长和教务长也在笑了。但他仍不能中止他的讲演，他再往下说，学者诸君也像听入神了般的，礼堂里比刚才沉静了些。

……Breuer对于这个女子施行的催眠术，想由催眠术减轻她

的病状。Freud 对于这件事情，是抱有很大兴趣的。最初，观察女子的病状的发展，后来考查她在昏迷状态中的谵语和她的思想有没有怎样的关联，他使那个女子陷于催眠状态了，即是暗示思想之自由解放。果然，她说出了她的优美的、可哀的空想来了。那是她看护她的父亲时候的事情。她把空想说出来后，果然她病状也就减轻了。于是聪明的 Freud 便这样想，若使病人回想起病发当时的情状及和它关联着的事情，及把由这些情状和事情有所生的情绪解放了时，可以减轻病状，除去心中的暗影吧。于是他更继续着探究，果然发现了许多事情。即那个女人，在未病之前，有一日走进她平时所不喜欢的女教师的房里去。她看见她讨厌的小狗正在吸玻璃盅里的水。于是她心里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是教师，不敢说什么废话，只是忍耐着。Freud 使她把在那时候所隐忍着的怒气发挥出来了，她有六星期之久不喝一滴水，现在她喝了很多量的水了。她的苦恼的恐水病的发作也完全消失了……又当她的父亲睡在病床上时，曾问她是什么时刻了。这时候她眼眶里满蓄着泪。看不清楚时钟的针，又不敢把眼泪给她的父亲看见。她把时钟移到前面来。她看见时钟面比平日看的大了几倍。这就是她视力发生障碍的原因……又有一晚，她的父亲发热得非常厉害，她正在担心着从维也纳市里所请的手术医师之能否到来。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右腕垂在椅子的后面，陷于梦幻的状态中了。她看见从壁里面走出一条黑蛇来，想咬她的父亲。她惊骇起来，要追逐那条蛇，右腕便麻痹起来，没有感觉了。她看着自己的手指，渐渐地化为蛇了。因为这个幻觉她就发生了右腕麻痹和感觉昏迷的病症……像这样的在消失了的记忆中探究病源，促起病人的回忆可以完全把病症治好。Freud 称这样的新治疗法为 Talking Cure 就是谈话治疗的意思，或是烟囱的扫除 Chimney sweeping……这是在医学上的一种新的进步，新的发明。以后凡是学医学的人，都不能不参考这种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在精神病科和生理学上要特别采用这门新学问

问……这是我一点点的贡献……完了。”

子障因为穿了 Swallowtail，从初进礼堂时起一直到现在，汗水不曾停歇过。因为怕示弱于人，才拼命地把昨晚上的思想百科辞书中看来的精神分析学项下的辞条背念了出来。他虽然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但学生的鼓掌还是零零落落地不十分起劲。他又觉得学生们太可恶了。

散会之后，那个教务长靠近他身边来问他。

“严先生，你那篇讲演，是不是从日本的通俗百科书里抄来的？”

子璋给他这样一问，满脸通红了。他便向那教务长顶撞了一句。

“中国的科学哪一件不是从外国书上抄来的？你有你自己独创的发明么？”

“哈，哈，哈！严先生真痛快。的确，他们——日本留学生——所谓有普罗文艺理论，所谓社会科学，抄了二三年已经抄得可以了。到了饱和的状态了。”

子璋在那家医科大学上了两个多星期的课，听讲的学生一天一地减少。子璋看见这个情形，心里便起了一种忧虑。子璋虽然受了多数学生的误解，但也还有二三个知己，即有二三个明理的学生，知道子璋的教授态度的诚恳及教材的丰富，要算是校中第一人。不过教授法差些和不时说些日本话出来，是他的缺点。

有一天，子璋由上午到下午，一连有三个钟头的课。十二点钟下了课后，他在校中吃了便饭后，无意中再步进刚才上课那个教堂里来，他看见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碗口粗的字：

“打倒日本人化了的饭桶教授。”

看见了这几个字，子障的恨恨的态度真有些像给敌人掴了一个嘴腮，气得满脸发青，周身打抖起来了。虽然他早料到有这么一天到了，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学生这样快就叛变了，竟向他下哀的美

敦书了。他忍着眼泪，回到教员休息室里，装出静样的子璋，提了皮包，轻轻地走出校门外。

"中国的大学生这样的嚣张，这样的不讲理，像自己这样的无抵抗主义者，想在中国教育界谋口饭吃，是没有希望的了。何况教育界也和军人官僚一样，是有阀的，不问人材可否，只要能当他们的走狗。我还是回乡里去向老子弄些钱来开一家小小的病院吧。"

于是丽君在上海住着等他，让他一个人回乡里去了。

二十二

开往长江上游的轮船大都黎明时分展轮的，子璋要在前晚上的十点时分落船。他的行李很简单，只带一个小皮箱和一件小被包，在吃晚饭前，丽君已经替他收拾好了。他所有的重赘的行李和书籍，都交给丽君看管，所以她也就相信他一定会回来，不再儿女情长地抓住他不放了。

虽然算不得是生离死别，但在丽君仍觉得有万分的凄酸。那天两顿饭她都没有吃。在起程前的子璋，因为满腹思虑，也不能吃饭。但到了八点多钟的时分，他俩都觉得有些饿了。

"天天吃白俄餐馆的饭吃得讨厌了。我们到S茶楼去吃点广东菜好吗？"

由他们的 Boardihg room 到S茶楼只有百多步路，行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他俩在 Salon 的一隅，拣了一个僻静的坐位相对着坐下来，他们才喝了几口茶，子璋便笑着对她说，

"丽君假如我回去不再出来上海时，你怎么样？"

"我只相信你。我没有怎么样。"

她惨笑着说。他在电光下，看见她今晚上的脸色特别的苍白。

"丽君，假如我死了时，你又怎样呢？"

他再苦笑着问她。

"你的最后也是我的最后了！"

她竟泫然地流下泪来了。

“对不住你了。我是和你说笑话的。何必这样伤心呢?”

“……”

她摸着小茶壶盖只是默默的。

他虽点了许多菜,但是她不能举箸了。他也因她的寡欢而无心吃了。

他俩正在相对默默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满脸通红地狞笑着走前来,同时闻着一阵酒臭。

这却把他俩吓了一大跳。

“想不到你俩这样舒服地在这时相对饮茶!”

“啊!”

子璋骇得跳起来。虽然没有喝酒,但是满脸通红了。至于丽君的头部,像戴有千钧之重的东西抬不起来。她只觉得自己的周身在发热。

“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至中再狞笑着说。

“坐吗,请坐。吃点东西好吃?”

子璋客气地站起来招呼他。

“我吃过了。我在那边吃过了。”

至中指着站在那一隅的正在散席的三四个友人,对子璋说。

“我们也要走了。”

“那一路走吧,你们住在什么地方?丽君,怎么一句话都不说,近来身体好吗?”

“我高兴说时就说,不高兴说时就不说,我身体好不好,也与你不相干了。”

她冷冷地不向着他的脸说。

“啊呀!啊呀!哈,哈,哈!”

“我们走吧。”

她向着子璋说。子璋也因为急于要乘船，便叫了堂倌来给他算帐。

“你摆什么架子？我又没得罪你。”

至中更进前一步，走向她的身边来了。他的这样的流氓态度，真把子璋吓倒了。

原来子璋这个人性质是很柔懦的，又因久住了日本，完全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所以无情的。

友人们都欺他柔懦无能，用了他的血汗水挣来的钱，还要在背后骂他。一般朋友看透了他的弱点，即是高声地向他吵，定是可以屈伏他的。

子璋走了后，丽君更加寂寞，有半个多月足不出户。除午晚两顿到白俄餐室去吃饭之外，都是一个人闭着房门，看看小说或睡觉。子璋走后的的第十八天，她接到了一封挂号信，扯开信封来一看，在信笺里夹着一张邮政汇票五十元。她更十分感激子障了。

“这个纯朴的青年才有信用啊！”

她流着泪感叹。

那天下午她便出来搭电车到邮政总局去兑款。把款兑到手后，由邮局里走出四川路桥口来时看见至中涎笑着站在那里，像有意识地在等候她。

“丽君！”

但他装作没有看见他，急急地横过了马路，站在分站下等电车。她担心他会跟了来，但终成为事实了。她当时觉得此刻的至中比一年前的梅苓还要可恨了。

“你住在什么地方？”

他又走前来究问她。

“我不能告诉你？”

她脸也不翻过来看一看他。

“你不告诉我，我就尽跟着你走，跟到明天天亮。”

"……"

她有点害怕了，不知要怎样回答他才好。

"丽君，你要明白我，我是你的同情者。我们能够再做好朋友固然好。你若不答应我也不难为你。我们单做普通的朋友也未尝不可能吧。"

"我们彼此都没有关系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不好吗？何必再这样牵牵缠缠的？"

"……"

至中一时没有回答，好像在思索什么事情。这时候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她便走上去，打算到H公园玩一回再回家去，免得他跟了来，给他知道了她的住所。当然，至中跟上车来，他走近来和她并着肩坐。她觉得他真讨厌了，但不能拒绝他。

"你到上海来后看见过梅苓么？"

他忽然问了这么一句，她听见像着了电般的。她想这真是蔗滓未了柿核又来。这些垃圾尽扫也扫不干净了。但同时又有点希望至中能够告诉她梅苓的消息。

"……"

她只是摇了摇头。因为思念及那三个小孩子，心中又起了无限的悲楚，忙忍住眼泪低下头去。

"自你走了后的梅苓的生活实在可惨啊！"

"他没有在南京做官了么？"

她到这时候，免不得要问一问了。

"早撤差了。带着这么多的小孩子，生活真不容易啊。"

"……"

丽君听见至中说及她的小孩子，心上便像受了利刃的一刺，同时在 Aston House 一夜的情况又在网膜上重演出来。随后又联想到梨花来了。

"他不和梨花来往了么？"

她又想从至中听听梨花的消息。

“他是穷光蛋了。梨花还要他么?梨花早跟那个师长到香港去了。”

“梅苓现在干什么生活?”

“我没有看见过他,听说住在唐山路那边,在一家中学校里当英文教员……”

因为要详细地知道梅苓的消息,她想住的地方告诉至中也不要紧吧。如果他太罗嗦了时,再搬家不迟。于是在R路口下了电车,引至中到她寄住的白俄人家里来。

二十三

丽君自听见梅苓和小孩子的消息后,久积郁着的心房像喷火山般地爆裂了,十二分地想见见小孩子们一面。她托至中去打听梅苓的确实住址,但过了二三个礼拜,仍然是不得要领。

“你知道他的住址,不告诉我吧。”

“你还想回到他那边去么?不行了的!听说他已经续娶了。”

“我不思念他,我只想见小孩子。”

她自然地流泪了。

据至中说,梅苓自丽君逃走了后,不久,南京的职务便被撤差了。他因此病了一场,经一个多月之久才愈。在这样惨痛的期间中,三个小孩子又日夜啼啼哭哭,尤其是阿大阿二日夜呼喊着“妈妈”,觅他们的母亲。梅苓听见,一面恨骂丽君,一面可怜小孩子。幸得忠诚的娘姨,早晚替他照料小孩子的事,让他在外面为生活而奔走。

病后的梅苓的生活一天一天地穷迫。因为过去的放荡,友人们对他完全失了信用,所以求职和告贷都是失败了。到后来好容易才找着了昔日在教会附设小学校念书时的一个外国授业师,以信仰宗教为条件,在教会附设的初中部谋得了一个英文教员的席位,每

星期担任二十四小时的功课，月薪六十元，但一年只发十个月的薪水，梅苓便率着三个小孩子在这家教会里跟着牧师们唱赞美歌和念祈祷文了。阿大进了教会的初等小学一年级，阿二也进了幼稚园。阿三交给娘姨看护，生活虽然不像从前那样舒适，但总算安定了。

"我此刻才知道教会的必要了，原来可以安插我这样失业的人。"

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真心地信仰，他只为生活而信仰，那个主管牧师也像知道他不是真心的信仰，所有中学部的中学教员都轮流着在主日说过教，只没有叫他去登台。为此他心里便郁郁不乐，以为主管牧师对他有什么不满，担心初中的教调席会占据不住。其实完全是梅苓的神经过敏。初中部有一个女音乐教员，面貌平常，不过肌肤倒很白，是个信仰基督的女教徒。但她巨眼情深，一看见梅苓便知他是个卓卓不凡的人物，决不是那些饭桶教员碌碌无能之辈所能赶得上的。这个女教员姓谭名玛丽，也在小学部兼课，因为阿大的面目清秀，聪颖过人，十分爱他，知道他是梅苓的儿子，于是常常和梅苓谈论到小孩子教育的事。经久之后，她才详悉了梅苓的不幸，由同情而恋爱，他俩终得了主管牧师的承认，在都会里简单地举行了结婚式。

结婚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是平稳无事，但是呆板的易厌倦的宗教活动。梅苓和玛丽间，可以说彼此什么秘密都可以公开了，只有"信仰上帝"在他们间是种秘密，都不敢把它揭穿。有一次，梅苓对于教会的行政略加以批评，玛丽脸上便表示出不然的颜色，梅苓也就不敢多说了。他并不是怕老婆，他只怕自己的话说错了，间接地给主管牧师听见了，自己的地位要发生动摇。

丽君听见了这些消息后，当然对于梅苓更无所用其情，无所用其恨了。不过思念小孩子的热情，却未尝一刻消失。

"世间所谓爱情，除掉了父母对儿女的外，没有真挚的爱情了

吧。”

她这样想着，一连一个多星期都到唐山路，保定路，昆明路一带去走过来，想碰一碰能否看见自己的小孩们。但结果只是失望。

子璋有三个多月没有信来了。她有些担心起来。她怀疑，莫非他真的在乡里和另一个女子结了婚么。因为从前她曾看见过他的父亲寄给他的信说，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重大问题是要快些订婚同时结婚了，她知道他是个尚未订婚的人之后，包围他的念头愈急，同时也以同程度的心忧虑两人的将来终难免分离。

她的生活渐次窘迫起来了。至中常常来看她，但没有半个铜板资助过她的生活。她也没有向他告贷过。

一天，北风吹得异常的凛烈。丽君连欠了三个月房金了。再不付房金，房主人就要下逐客令了。

她因为每天的房钱，所有衣服一件一件地当完了。天气这样寒冷，但她的住室里还没有生火炉。她正在愁闷得不堪的时候，至中忽然跑了来。

“看电影去么？Isis剧院演《Singing Fol》是有名的影片，译名可歌可泣。我怕你看了要哭呢。”

“怎么我看了就会哭呢？”

“情节是哭小孩子之死的影片。我看你每天总有一次，在为思念小孩子而流泪，所以我劝你去看这个影片。看了后尽情地一哭，以后可能不要再为他们哭了。”

“的确，我也莫明其妙。我自己愈穷困愈寂寞，我便愈想念我的小孩子……”

她说着又掉泪了。

二十四

仅仅三个月间的练习，丽君的美貌和技艺同样博得了社会的最高的评判。无论那一家的报章都赏赞丽君是N社明星中的第一

人。但凡君知道这些赞词都是男性的虚伪的捧场,完全置之不理,她只尽情地研究她的艺术。

至中居然以保护人自任,丽君每次出演,他都跟着来。丽君的同事都猜至中是丽君的丈夫——最少是个情人。

"他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她当他的面,向她的许多同事否认和他有何等的关系。

"有一二个情人又有什么要紧呢?"

"世间还有这样笨的女人么?拼命地巴结男人,但终给男人遗弃了。我最看不起那样的女子,我是最不喜欢把自己的身体归某一男子的所有。要女子私有几个男性才对的……"

"你的思想变的这样快,真没有办法。"

过后至中苦笑着这样对她说。

至中知道丽君在那一天领薪水,他便走了来,二十三十元的向她借。

"你怎么近来这样的不长进?"

她说着向他的左颊上掴了一掌。

"那你非借钱给我不可了。"

他摸着微红的左颊苦笑着说。

"没有!"

因为在这三四个月间,她借了不少的钱给他了,同时她也想贮蓄点钱了,所以不情愿再多借钱给他。

丽君愈觉得金钱的可贵,便愈决心实行她的私有几个男性的主张了。经验了几个男性的结果,她认识了一个姓陈的,比至中更有名的编剧家了。她从这姓陈的,才知道至中所编剧早过了时代,决没有人肯替他上演。现在他的生活是等于无业的流民了。

丽君虽然在主张女性不该降格去取媚男性,但是自结识了这个姓陈的文学家后,又陷于恋爱中了。陈因为和 N 社的当事人不睦,另组织了海棠社,当然丽君也就转到海棠社来了。

海棠社因为是新挂起来的招牌。每次公演都是收入不偿支出。但陈仍在做将来发达之后可以像N社般地赚利的好梦。经费不足的时候，便要丽君拿出私蓄来帮助他。丽君心里虽然不情愿，但终是不能拒绝。

陈每天都是给许多像花般的女明星包围着，在导演他所编的新剧，不免引起了丽君的嫉妒。

丽君从一个女同事那儿听见陈的秘密了。陈是某都会大学的学生，到美国去了半年，得了硕士的学位回来。有人批评他的硕士制造得太快了，但是后来看见梅兰芳到美国住了二三个月，也居然得了博士的头衔回来，并且有诸多名士替他捧场，于是一般便不非难陈硕士了。他们想，陈文学硕士总该比梅兰芳强些。陈硕士在某教会大学肄业时，和一个妇女发生了恋爱，后来因为陈硕士不信仰宗教，他们便不能结成夫妇了。听说那个女学生嫁了一个中学教员，生活不算怎样好，而陈硕士对于她却时时还在思念不止。

陈硕士近来都是和丽君同起居。天气渐热了，丽君和陈硕士另租了一所宽大的房子，楼下作海棠社的事务所，楼上便归他们居住。同住的还有三个女明星和两个男明星。

"陈先生，我们结婚吧。"

她们都称导演的做先生。丽君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保以一定要要求和陈硕士结婚。

"我们的海棠社渐渐地有发展的希望。若和你一宣布结婚，海棠社的声名会马上倒下来。我们事实上已经和结了婚一样了，何必要那些形式呢。她们看见了也会不热心。这与社的发展大有关系的。你再忍耐一年半年吧。"

"我想社不能发展也算了。只要我们的生活能够安定，我们能够幸福。"

她知道了陈硕士的心不是完全归属于她。

"那不行，海棠社是我们的社会事业，怎么可以让它倒闭呢？我

的意思是，宁可牺牲个人，不能牺牲我们的团体。你无论何时总是这样个人主义，自己打算。不行哟！”

“那你不能和我结婚？”

“这件事还要多考虑一下才好。我们已经组织了剧团，就要对社负责。马上结婚恐怕于社不利，所以要作缓一些。”

“我们不组织海棠社也不会没有饭吃吧。我只想和你过幽静的生活，两个人种种花草，养养小鸟儿。”

陈硕士愈冷淡，丽君便愈热烈地追求。陈硕士用了她不少的钱，也是她对他不能放手的理由。

她再次迫他要和她举行婚礼。陈硕士便说：

“我们是献身于艺术的人了，不能再有家庭之累。结婚是一种形式，我们要实质，不要重形式……”

丽君有一个同事姓王名文贞的，她住在三楼。平日谁都知道她是不佩服陈硕士的人。

“他是硕士哟，学问总比我们高些吧。”

“我知道他是硕士，一点人情都不懂的。他对我们只是卖弄策略的技巧。”

“但是，有了恋爱有什么办法呢？”

丽君苦笑着说。

“他恋爱你？我不相信！从那个身上能够分析出半点恋爱的成分吗？他满头脑的金钱，哪有闲心思和女性谈恋爱！至于你们喜欢他时，他是来之不拒。哪一个不受了他的油嘴滑舌的欺骗？”

丽君给文贞说了后，半信半疑的。

“但他向我表示了许多的话。——关于我们将来的话。”

“那都是一幕的演剧。外表看去像是个热情家，但是虚伪热情哟。外表看去很像艺术家，但他的卖艺术像是个拦街卖膏药的商人。”

但是迷恋着陈硕士的丽君，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文贞对他的批

评。她便驳文贞说，

“陈硕士近来编通俗的剧本完全是为维持海棠社，为维持大家的生活，他如果生活稍为安定一点。不难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的。”

“最伟大的艺术家又值得什么呢？”

丽君和文贞因为此次的争辩，有好几天彼此不开口了。

一天晚上，陈硕士和一位年约三十余岁的绅士走了来邀她同到沙利文去吃晚餐。丽君当然很喜欢，巴不得想在今晚上做个东道，并且硕士对她表示出十二分的热爱，当着那个绅士的面和她亲了个嘴，她更乐不可支了……

（以下缺12页书稿，其情节只好留给读者去想象了。）

二十五

……

又是一响的枪声。梅苓也倒在地面上了。

“梅苓！梅苓！”

她伏在梅苓的身上，痛哭着喊他。

“梅苓！你为什么要死哟？”

她紧搂着他，在他的唇上吻了几吻，感着他的体温还没有完全冷息。她想快去叫医生来。忽然看见梅苓的苍白的双唇在微动，她忙把耳朵凑近他的唇边。

“阿大，阿二，患了伤寒，在赤十字……”

以后便听不清楚了。几个巡捕走上来了。他们在检查伤口和多端的盘问丽君。丽君恨极了。

“你们且慢问闲事，先要救人！快送他们到病院里去吧！”

这时候陈硕士给一个巡捕拉着走上楼上来了。他看见丽君虽然流着泪，但还是威风凛凛地在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们辩驳。

“丽君，这些事和我没有关系的，不要连累及我啊。”

陈硕士在哭丧着脸对她说。

“你这一班博士硕士们真是全无廉耻，只顾利用贫苦的平民图你们自身的享乐，平民的痛苦是一点不管的。社会上要你这班人来干啥！”

丽君在叱骂陈硕士了。

“丽君，何必这样生气来骂我。他俩死了，我们恰恰好，可以结婚哟。”

“你们就是这样地风来随风雨来随雨的投机的博士硕士啊！”

丽君到第二天下午由巡捕房出来后，忙赶到赤十字会病院来。一间窗口朝西的小病室里，有两张小小的铁床，铁床上铺的也是极粗陋的毯褥。一张床上睡着一个小孩子。他们兄弟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了。

“啊！阿大！啊！阿二！你们不认得你的母亲了么？”

丽君虽然哭着喊，但是他们兄弟只微微地了睁了睁眼睛，又睡回去了。她想去抱他们，但给医生阻止了。她看见两个小孩子嘴唇都枯干得转变黑色了。

据医生说，小孩子患伤寒本来容易医治的。阿大、阿二因为患病之后，还在外面露天睡觉，兼之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所以把病势增重了。恐怕没有希望了。

丽君因为这间小病室太热了，主张搬到楼上的头等房去。

“头等房一天要十元的住院费。”

看护妇从旁告诉她。

“不管多少钱，一定要搬！”

她说着从手提夹里取出一束钞票来，交给那个看护妇。他们看见丽君的服饰，便也不敢轻视了。忙准为两个小孩子换凉爽些的宽敞的病室。

“妈——！”

丽君听见阿大声音低微地在叫“妈”，她想，这一定是指那个名

叫玛丽的女子了。丽君忙走到阿大床前，把脸凑近他：

“阿大，你的妈妈在这里哟！在你的枕头边哟！你在痛恨你的妈妈吧。无情的硬心的妈妈害了你们了！一别两年余，你还认得你妈妈么！这两年余来，妈妈虽然不在你们身边，但是妈妈的心是常常跟着你们哟！阿大！你……去不……得，……你……如要去，……让……妈妈……跟……你……一路……去……吧！”

她哀哭着诉说。她像不管阿大听见听不见，只想借这样的哀诉，减少她心头的痛苦。她的眼泪滴在阿大的眼睑上了。他睁开了眼睛，又叫了一声：

“妈妈！”

她看见他的眼里都起满了赤泡。

“你认识你的亲妈妈么？”

她再呜咽着问阿大。

“你不是我的妈妈，走开去！”

阿大发躁地怒号。

经两年余之久，他们的小小的脑中早没有他们的生母的印象。假如有时，也只是恨的印象吧。

她此刻才知道人生的最大痛苦就是对儿女没有尽抚育的责任，害儿女早殇，临死时仍得不到儿女恕他们的罪过啊。

“阿大，我是你的亲妈妈哟！”

但是阿大仍然闭上了眼睛，再不理她了。

夜深了，病室里除了丽君的呜咽之音外，像死一样的沉寂。她望着两个气息奄奄的幼儿，忽然想起 Singing Fool》的《Sonny boy》的歌儿来了。她低念了一会，唱着：……Let me hold you nearer,

One thing makes you dearer:

You've your mother's eyes……

……You're sent from Heaven,

And I know Your worth……

The angels grew lonely，

Look you'cause they're londly，

Now I'm lonely too！

虽然在午夜时分，她也痛哭起来了。

阿大阿二的病终于无法挽回了。看着他们小兄弟死了后，她像被宣告死刑的囚犯，反转不像他们小兄弟未死前那样悲痛了。

八月立秋日，她痛哭着送了两口小棺木到西郊埋葬了后，她也准备结束她的生命了。

她有一封遗书，在一家报端上发表了，是在距阿大阿二死后的六天。

美心我的朋友们，你们要承认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女性！不过我的穷凶极恶，并不是对父母之不孝，对丈夫之不贞，而是对儿女们没有充分尽为母者的责任，结果杀害了他们。简单地说，我是害了三条小生命的杀人犯！他们终不能恕宥我的罪恶弃我死了。现在我以为可以赎我的罪过的，只是从他们于地下！我有些积蓄，希望你们替我分赠给处境和我的儿女相同的小朋友们，在中国实在不少如丧家小犬，不得父母的抚养——这本是他们应要求的权利——受饥寒病疾的苦缠而被淹没的小孩子们。最后叮嘱你们一句，我死之后，要把我尸骸葬在我的小孩儿的坟墓旁边……

1930.8.4日早脱稿于上海

（宁）新登字 01 号

张 资 平 情 爱 小 说
黑　　恋
红　　雾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30 印张　360 千字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7-01395-2/I·411
定价：26.80 元（套）



责任编辑：袁凤影
封面设计：阿　香

[宁]新登字 01 号

“男女性上根本的异点，就在于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

她越来越感到性的寂寞了，由性的寂寞产生出许多烦恼……。

他强烈的肉的刺激在她身上引起比丈夫更强烈，更美满的快感。她对他惟有忍从。她不单在精神上受着他的支配，在生理上也是他的奴隶了……。



ISBN7－227－01395－2/I・411　定价：26.80 元（套）